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五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6/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五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敬業八卷

〔明〕楊鼎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

讀禮記略記四十五卷附讀三禮略記一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二六〇

檀弓二卷

〔明〕牛斗星集評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四九〇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張氏敦臨堂刻本

五二一

禮記敬業八卷

〔明〕楊鼎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敬業

八卷》提要

楊緝菴禮記敬業序

今學士家罔不喜談經
學而于戴記尤甚蓋割
裂餽飭既便于饋貧之
糧而刻畫風規亦近於
射名之計予恒從行卷
中見世之能人俊民矢
口經術私心輒愧其腹
笥及取古今傳疏合而
質之本文以覆之世之

沿勦者不勝斷鶴續鳧
之歎而家世一經未遑
芻獵茲京山楊公甫第
時宇內已翕然佩服其
公車言及下車出政未

序二

暮月而有成乃復不惜
帳中秘出其禮經敬業
以嘉惠來學甚盛心也
公初業本毛詩中歲來
遊于松與同人談禮而

善之發帙繙誦恍若身
遊三代盛時親見先王
之法宮名器自大小戴
以降訖孔鄭諸家不啻
登堂而面訂其訛益以

序三

知宋陳氏集說之功不
小故公爲是書字櫛句
比複簡單章靡不攻苦
刮磨融液貫串其魁全
楚捷禮闈洵有自也今

世頭白一經者孰不牽
附大義以爲有得及操
刀使割則葉龍不雲羊
鶴罷舞令人以經學爲
口實吾觀公之爲政寬

序四

不市德峻不厲威胥吏
凜惕于秋霜赤子溫沐
于今日而寸長一善無
論學士大夫鮮不葑菲
收而谿谷下豈非溫柔

敦厚之旨合恭儉莊敬
而施之者乎嗚呼必如
公者始可以言經學矣
今是書出宇內之知公
教者當益深被公澤者

序五

當益衆異日高議王墀
之上揚厲風雅修明制
度所關至大且遠而予
恐夫世之觀者遜爲讀
戴記一家之書于他經

無所與故述其書成之
大凡與不揣之私慨以
爲有志經學者勸

治下通家弟張履端

雲翎父拜書于桃源

庚子

之考槃



禮經敬業序

經世之務皆其人之質性
以相取如孟之於水孟大水
多孟小水少分寸之間不可
溢也而其理則載之六經六

朱子

經者古人治性之書也性治
而天下治矣今歛啓之儒叩
其所習之經茫然不解惟日
疲咀時菟之腴以肥其心而
澤其口世人亦愛其皮顏從

而收之甫得一官已入於千
年之閭室矣余從闈中得伯
鉉楊子其文樸質而在嚴知
其非詭士也出而盡讀其稿
無一言不本之先民當此集

卷之二

音魅語時獨能屹然為文波
之柱至挹其人則澄之不清
清之不濁而開朗之神儀實
足以照青霞而映白日目前
求經之士伯鉉其第一選矣

一日出而著戴記敬業以示
余則又見攷詞選義析異鈎
深於四十七篇中無益公車
業者應闕者闕之略者略之
展卷披閱洞穿心目無假藉

卷之三

摻是鄭孔應陳諸家皆所未
備者茲備矣乃知人之質性
善不以徑教治之而出則木
朽石頑決無以成干霄潤崖
之器君既能以六經治性又

時以其所得之意與古人之
變化互相廟切知從以應天
下之事猶一映耳君今且試
為邑無求別理縣譜執此以
送可也

朱本四

康年春日晉中友人朱之俊
題



禮記敬業總目

卷之一

曲禮上

檀弓上

卷之二

王制

曾子問附

卷之三

文王世子

禮器

禮記敬業八篇目

卷之四

郊特牲

玉藻

喪服小記附

少儀

卷之五

○學記

雜記上畧

喪大記附

卷之六

曲禮下

檀弓下

○月令

禮運

內則

明堂位補

大傳

○樂記

雜記下畧

不及者非禮則教
訓或不所不周矣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消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離訟所以正曲直明是非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一主于義一主於恩
恩義非禮則不能定

官學事師非禮不親
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也非禮則不親其師一說官學猶言遊學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放左右之局分職以蒞官布政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四者禮記敬業八采之一曲禮上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禱祠以末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香為事祀以安為禮四者皆以供給鬼神誠出于心莊形于貌非禮則不能也姚舜問謂禱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是以撝節上而文而言撝撝抑也○恭敬只是心常肅將撝節只是心常收撝退讓只是心常謙抑明字要體會恭禮難服布於天下而與體只在一心于節文中求之則真意及胸完得恭敬撝節退讓之心便有的明何如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

聚麀 程音生鹿音呦
味不亦禽獸之心可見禮是
人鹿性善淫穢化日鹿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聖人作字生也○使人以有禮有字重看有固
有也定有也使人以有禮便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禮記敬業八采之一曲禮上
太上帝王之世不得宜其德足以及人而不貴其德
以三王之世不得宜其德足以及人而不貴其德
以二王之世不得宜其德足以及人而不貴其德
以一王之世不得宜其德足以及人而不貴其德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禮
而安者也安危以利害言下二節是推所以安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

負者事于加服者事于紳雖卑賤猶必有尊也
為人性所固和人情所同然非聖人強而作也
保亦有高遠難行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法攝以內無素定
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知好禮則有得于內而在
外者莫能奪矣不驕不淫不攝未便是矣以人之
所由以安者也蓋不驕自不至高亢以取禍不淫
自不至侈肆以取禍不攝自不至放恣為非以取
禍矣豈有不安者乎反是則危○一說安危俱在
正上謂心在天理上則安在人欲上則危不驕等
類記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考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期音其

十年始學蒙養之端聖功之始也二十曰弱血氣
未定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道而冠
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始有妻室責以師人之知
望以理之義也四十曰強道明德立可出仕為
士以事人治官麻之小事也艾髮之蒼白如艾之
色也此時更歷指練德成矣服官政為大夫以
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耄者稽父之稱指使者
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也傳謂傳家事於子
也耄者昏忘憊憊愛也耄者老而加已矣悼者幼而
知未及雖或有罪情不出于故不加刑于壽以
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靜無不守于養放
日而為先王于十年而與其德使使修德於
以定其志氣也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
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弊天下治安有由然
哉○新裁云生事業以初學為本家養基聖功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行役以婦人適四加乘安車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禮記禮運人卷之一曲禮上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以後及時有為四年知止

禮記卷之五

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在席，省其安否，則同類也。喪平等也。恐乎則恐，傷視之志，故在群衆，俯仰之中。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凡人子謂父在時也，不及不受也。周禮一命受駟，再命受馬，三命受牛，四命受采，五命受服。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及車馬，則其體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及車馬，則其體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及車馬，則其體備矣。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命也。敬之詞。于父，一舉足一出言，不忘親可知。孝子之行，以爲其父，一舉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友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友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

出則告遠，入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親顏色，故言面游有常，身不他往，恐眩視憂習有業，心不他

恒言不稱老

少親志而不敬，則其壽亦不長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則肩隨之。肩隨並行而差退，如鷹行也。○細坑父事兄事者，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

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爲饗。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不爲

祭祀不爲此。尸取上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也，人所不安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可須臾忘，雖不見形，然心常想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可須臾忘，雖不見形，然心常想

差。蓋聽不于有聲。于無聲。視不于有形。于無形。分明有潛字。嘿。險。志意相通。形神無間。意若只在未說。便淺矣。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音音紫。

管言人之過也。服事也。聞人所不見也。苟訾苟笑。所謂服闈也。登高臨深。所謂發危也。此皆辱親之類。孝子不為也。○新義云。服闈亦只如納履。冠之。凡高者必危。危則險。險而未甚高者。此三句。然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請孝子不但不要誇。亦所不為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飲不有私財。親在而以財專己。是離親之志。親在而以財專己。是離親之志。親在而以財專己。是離親之志。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湯評子云。純如李績為是。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而無父曰孤。人生三十以上有室。則有代父之端矣。除不稱孤。三十以下。父母早喪。平居亦稱孤。當室。謂適子當家者。與眾孤異。冠衣不純采。不忘親也。

幼子常視母誼。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誼所以習其誠。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童子衣裘。則迫近成人。衣下有裳。亦成人之禮服。皆非童子所宜。立必正。所向之方。不偏有所向。○云。常視無欺。所以養其心。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無傾邪之志。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咄詔之。則掩口而嚙。○音音紫。提攜。或高提其手。或平攜其手也。兩手以奉其一。謂長者。則向童子。謂長者。則向童子。謂長者。則向童子。謂長者。則向童子。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遵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為人師者。○禮無二。故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分矣。趨進者。懼有敬與之。而行所以承意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高而有向背者為丘。平而人可陵者為陵。鄉長者所視。恐長者即所視。以相語。則便于應對也。不指者。有所指。則見者有所呼。則聞者駭。○登城。二句。推開說。雖恐見聞。然亦不約。其不謹處。○白。人生十年至此。皆言事親敬長之禮。而類記之也。

將適魯求母固。音向。就館而不能無求于主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于人。非為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上主人之堂。而揚其聲者。使主人知之。也。屨。在戶外。惟長者一人。跪在戶內。戶外有二屨。

屨音據。上主人之堂。而揚其聲者。使主人知之。也。屨。在戶外。惟長者一人。跪在戶內。戶外有二屨。

并戶內一處為三人矣三人而所不問于必
是密謀故不入也○三履乃設言之辭開宗屬言
者聲徹曰聞○此必師弟朋友
親戚燕處往來無摺介將命者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屏戶開亦開戶
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逆為音詞

入主人之戶視下而不舉目兩手當心如奉扇然
雖有視瞻而不為回轉皆嫌下人之私也開闔
拒後來之人也扇門闔木也逐闔之盡也

母踐履毋踏席拒衣趨陽必慎唯謹
母踐履不叩扇長者所脫之屨也踏猶踐也登
席不由前為踰席是登席當山前也欲便于坐故
掘提其衣履限由席角而升坐也既坐定又當請
干應對○新美趨陽謂不敢中席而坐故坐于席
解者說由席角而趨陽○又曰趨陽者趨於陽也
雖儀文不節然收斂心以曲體人○心○皆○之○久○使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闕門也當門之中闕東為右○舊註主人入門
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
以實敵主也○上月林云出入只是自往就從
君說未是不敢以實敵主亦無謂此處那有真主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
為肅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容而入

讓于客○客先入也為猶布也○每門謂大門至
寢門也○大夫士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士一門
寢門最
內門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降
此門乃寢門外之門也○承上講客言入右所以
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降等其列半于主人
也主人固辭不敢當客之
尊已也○客兼朝聘說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
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步

讓登欲容先升也或主人分尊客不敢當故主人
先而客繼之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兩足相
合也連步步相繼也先右足先左足而後相
也主人每上一級必以右足先行而以左足聚
則面必向西矣賓做此○主客交相辭讓退避不
違使人起敬起慕豈有念矣不平之譽哉○拾音

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趨

惟薄也薄簾也武足也取強立意接武足跡相接
也行而張拱曰射難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
堂上地也地不可趨也執玉不趨
也○室中地也地不可趨也
坐坐不橫肘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坐坐不橫肘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橫肘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為不便于受者○
自將適令至此皆言主客之禮以及行坐之容而
之也

凡為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抑而遮其
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音決扱音扱

凡為長者養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抑而遮其
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音決扱音扱
一掃箕箕上置其七兩手掣箕當掃時一手捉
箕一手舉大袂以掩掃于帚前且掃且遮故云

而此... 長... 奉席如橋

請席何鄉請任何地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

踐席乃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扼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

以便起...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

言僂音暫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謔毋雷同必則古咎稱先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于所請和響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以恐師以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若已之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不見起

燭不見起

禮記禮運人卷之一

尊者之前不叱狗

讓食不唾

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

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因事有所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

而侍

少間須少空閑也復白也退也左退于左右退

母側聽母嗽應母淫視母怠荒

遊母偃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

欲髮毋遊髮音替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索裳

禮記禮運人卷之一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侍者或退往就屨而著之則必跪而舉屨所以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侍者退去或為長者所送則必面向長者而著屨

離坐離女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離之謂參三相成之謂參

必散而不成

自名于至此皆詳名與字之制○辨音

○凡進食之禮左般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胸右和載音志天音和漆音喬胸音如

凡者通稱然有別止禮指大夫士燕饗而言者肉帶骨曰載純肉曰醢載左載右小剛柔也飯左羹右醢醢也膾炙之異故在般載之外以崇之醢醬食之故在載之內以進之葱蒜乃加而薄折曰脯補修之中屈者為胸細者為末脯修處酒末以醢醢也其末在右以食脯修者先不修予食也○葱蒜蒸葱也○前音志漆音喬胸音如

客若降等就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禮記禮運卷之十一 曲禮上 二十

爵而畢降于主人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于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于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般之序偏祭之

延進之也祭食之禮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般之次序而祭之偏也○段問云祭食食字乃上食居人之左食字食固多品然但祭其所先進者而後進者不祭若載則犬豕牛羊各一其物是不可不偏祭者觀本文明明著註糊塗

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辯音偏

三飯者謂三食也禮食三殮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進客食載者以載為加食載之後乃可備食殺也○辯音偏

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虛口食竟而飲酒湯口使清潔及安食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言無九之節

其食不飽其飯不澤手謂進饋也凡以稱饋之施而已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搏音團

取飯存者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故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搏音團

禮記禮運卷之十一 曲禮上 二十二

毋啗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啗食者謂食之毋齧骨者謂食之毋反魚肉者謂食之毋投與狗骨者謂食之毋固獲者謂食之

毋揚飯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于飲食之急也毋以箸貫其匕之便也

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

亮客飲醢主人辭以羹羹音格刺音刺醢音海亨音亨

羹之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啗取食之菜蔬命中之調和也口啗止不宜以物刺齒飲醢以其味淡也啗者啗羹羹者為其和之缺醢醢者為其味之淡使主人厭然致辭是謂主人也故亦不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炙噉音瘞

不齒決者當治之以手也大約口炙而
併食之曰噉食也○噉音瘞是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

後客坐

自從也齊謂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
徹以授主人贊者此亦謂降等之客耳○齊音同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

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酬音醜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

禮記敬業八卷之一曲禮上

王

之澆者不寫其餘皆寫澆音且

敬君賜故不敢棄核君食而臣為之勸備君以食
之餘者賜之若其器可洗滌者則即食之或不可
洗滌者則傳寫于他器而食之不飲口滌之責也
○一是不敢棄核惠一是不敢棄君惠核猶懷之
而為事君之物有不懷之者乎器尚
不汚而為事君之裏有不潔白者乎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餽餘或助祭或為尸所得餽之餘肉也此即父不
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以食餘之物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貳益物也侍食者雖獲餽核之重而不辭其多也
以長者在前則失之儀因其有賓而已偶或配于
生越眾賓而
則失之儀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絺

為大夫累之士壺之庶人斲之斲音此全不之利

為天子削瓜者斬為四段又橫斷而以細為中
之壺也若為諸侯則半之而不四析如花開不
斷也○細為中壺之而進者累也○不四析也楚之
者去壺而已斲者斲之而已此等級不同是公庭
禮會之時大夫以上曰為者有司為之士庶人不
曰為者自為也○斬義云此亦論論食瓜之禮天
下如是諸侯如是大夫以下如是自進食至此皆言
飲食之禮而類記之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晉疾

止復故

齒本日別此中人之
制考子之疏節也

禮記敬業八卷之一曲禮上

王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設之變于正席也
專單也不與人共坐也

水潦降不獻魚鱉魚鱉音魚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佛音弼

獻車馬者執策綬

策是馬杖綬是上車之繩車
馬不可以上堂故但執策綬
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甲冑也冑兜鍪也鎗大與釜小與冑自
知有限矣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虜者操右袂。

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也。操右袂防有異志也。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書為尊。執右契使得合。吾左契而取粟也。鼓量器名。獻粟者尚儀以待取。故執契獻米者。即納之于彼。故操量。

獻熟食者操醬齊。

齊齊為食之。上齊齊同。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于人也。以上八節皆獻物之禮。首節順其時。次節視其性。三節以下惟獻杖末。是將其敬操右袂。是處其變。餘皆足舉其要也。按古者田宅皆屬于公。雖采地亦不得擅賣。故入采之一曲禮上。

而。有春秋讓以彷彿許者。此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弣音撫。悅音稅。取其勢之順也。筋角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略折。而見其悅之重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上人之拜。而少逡巡。遲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以避拜也。附音附。鄉音鄉。與音與。然後受。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

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接下亦執簫也。

進劔者左首。

進亦進也。首劔指環也。客在左。主人在右。劔首為尊。以尊與主人敬也。

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鐃音鐃。

戈鉤不銳也。刃當前而利。鐃在尾而鈍。不以刃授敵也。鐃音鐃。

進矛戟者。前其鏃。

矛如錐而三廉。戟兩刃。皆有橫刃。即今之戟也。鏃為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駭也。

進几杖者。拂之。

拭去也。

效馬效牛者。右牽之。

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為便。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牽。其畜也。

禮記微子入卷之一 曲禮上

執禽者左首。

禽鳥也。士虞人之執首尊。故執持而以首授主人。敬也。

餼羔鴈者。以續。

餼覆之也。書布為雲氣。以覆羔鴈。賜其文也。此卿大夫之饋。續音會。

受珠玉者。以掇。

以兩手共承之。恐其墜也。

受弓劍者。以袂。

以袂承接之。而不露手。恐其褻也。

飲玉爵者。弗揮。

不可振去。鈴。恐失墜也。

揖人必違其位

禮以變為敬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障有喪春不相

相春人歌以助春也

里有殯不巷歌適莫不歌哭日不歌

哭日不

遇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

不笑臨樂不歎

臨樂當人作樂時不歎亦為非嘆所也

禮記卷之十一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介冑曰至此為一節惟見人弗能言不問其所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揖人必道其必常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其必常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其必常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其必常食不嘆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

君與大夫或大夫與士同途而出各乘其車遇可

數者大夫敬信十士敬倍于大人也庶人畢服

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
大夫有罪以入議定之議所不教則受刑此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周禮比命大不躬坐獄訟其有罪則從入議議所不教則令適向師氏以受刑不令人見所以全國體勵士節也

兵車不式武車緩旌德車結綬
兵車華路也武車緩旌也德車結綬也武車即華路也武車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車結綬也

史載筆士載言
史載言將以閱也然之史史官主史官之屬考故史載筆載言本是國君常御之事而載之兵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塵埃也鳴鳶則風生則塵埃起所以備塵埃者塵埃起處必有敵衆故也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車騎敵之遊兵也鴻飛也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士師敵之兵也虎皮在前則其或潛而與我或疑而為我而載我是不可不備故來與以示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

前有犽獸則載豹狝狝音皮狝

犽獸虎狼之屬，狝獸亦有威，此使象為備，自前有水至是，見其威，有備之象。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其怒。

行軍族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鎮軍，招搖非斗之第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自北來之，于上以指四方，使我陣整肅也，急謀其怒，言迫作士卒之怒也，招搖言在上者，統領中軍，有下仰之，則上怒也，言急而父言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爲怒，始能所向有功，故爲旗物以招其怒氣。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進退有度者，不愆于六步七步，言伐五伐也，左右有局者，谷有部，亦不相亂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

此見其爲存制之師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者屯軍之壁，卿大夫不能謀國，故多壘，此深足辱矣，至田里之事，則士亦與有責焉，玩亦字，便有專責卿大夫之意。

則埋之，牲歿則埋之。

不情謂當敬也，人所用，賜也，故焚之，鬼神所用，陰也，故埋之，四物皆用之，以交于神明，不焚不埋，則不巳，慎乎。

用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此謂士助君祭，則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宰栗乃謀，禮不諱，嫌各二名不偏諱。

嫌各，音同都，不偏諱，謂可卑諱，○始成而諱，是之，不智也，故將葬，則有賜諱，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從新之令。

邇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廟中不諱，如有事于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

夫人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其所屏宮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外事，如治兵，起師，創盟，會之類，內事，如宗廟之祭，皆以剛日，內事，如宗廟之祭，皆以柔日。

即月令之七窮較是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筭則受不然則否

言凡者兼敵者降等而言也主人有受與否之異下正申言此條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溝

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也

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拘音溝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客以敬主婦人宜乘安車犬馬止充庭實而已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也黃髮若出則過卿位而入里則未到卿位而下與物大與也人國不馳也車馬驟疾人

禮記禮運入卷之一曲禮上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自御也御音過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耳菱音剗

菱音剗有所技括不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者生時所乘而葬時用為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掩神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

凶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懸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以相背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以相向為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以為敬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矣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廣效不矣者奇音肌效音慨

象地蓋員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星員中規方

輅象制木輅象仁凡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

地之德周旋觀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

立視五轡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立謂立於車上也轡規也車轡一周為一規車上

國中以策擊郵勿驅塵不出軌

馬式擊不得志驅但瞻視馬尾若轉頭不得過軌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衣朝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以綏授已謂儀之而不用皆敬也若非朝則僕者授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獨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平

或謂其君物也此以足感路馬獨有誅齒路馬有誅

或謂其君物也此以足感路馬獨有誅齒路馬有誅

或謂其君物也此以足感路馬獨有誅齒路馬有誅

是皆如其故不可作兩層
看這正是求與終處

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
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夫本國固不忘其故猶當備其義之輕重而行之
去雖三世而舊君猶繫其爵祿于朝蓋德與義于
祿之承襲而未忍於終也此人往他國仍舊其子
本國之君未絕其好也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
宗子冠娶妻必告必必赴必不忘也若其國已久
其義已絕可以改其故矣然猶必待與起而後
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也舊云有列于朝
謂舊君猶在其族人于朝如此則兄弟宗族猶存
不必說矣何必添若字恐以為爵祿有列乃指其
前世官籍而言蓋本國或以舊臣之籍虛設以俟
尚與其子猶之宗祿也若無列則則籍矣如此看
似與猶存不至流重而若字為應矣○集解云詔

禮記卷之八 曲禮下
告也謂與本國卿大夫吉商往來相計告也○反
告宗後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與起而後從新則
不忍忘舊
之心益見

君子已孤不更名

親及更名孝
子所不忍也

巴孤暴貴不為父作證

凡貴人外累其生平為之證君命也士沒鄉國人
利證者公論也如父初死無證或後子驟貴而作
之是彰於者無述而以子
貴要名非所以敬親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笏側龜於君前有誅

皆不敢其職業而
場上者故有罰

筭几杖席蓋重素珍絺綌不入公門

筭筭幾席謀几杖簾自尊席以坐以蓋以蔽日
與絺綌以涼體皆嫌晏安衣裳皆素嫌凶服

苞屨扱衽履冠不入公門

苞屨以薦剛等為履也扱衽切表
扱衽于帶間使哭踊也履冠喪冠也

書方衰函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書方以方板書贈歿之物告于柩者
不以告不入用必告而後人也

公事不私議

私者如謀于暗室計于近侍之類不私議言當君
臣一心合聚眾臣公議其可否而行之不可私議
則視國政如家事恐便于私而于公家之禮未當

禮記卷之八 曲禮下

木說到專
政上亦可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君子凡有位者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廡庫馬
廡藏物欲其不之用也故次之居室安樂而後故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和和也大夫始造家事者大夫祭
祀欲飲祀供牲牢故曰犧賦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
不帶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官室不斬於丘水

祭器可假服不可假
也斬丘木則志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

侯說者
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

天子有后
天子有后
天子有后

禮記敬業人
禮記敬業人
禮記敬業人

天子建天官
天子建天官
天子建天官

典司六典
典司六典
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
天子之五官
天子之五官

六卿平邦
六卿平邦
六卿平邦

邦第詩好
邦第詩好
邦第詩好

刑暴顯而
刑暴顯而
刑暴顯而

司馬司空
司馬司空
司馬司空

司士司寇
司士司寇
司士司寇

司五刑
司五刑
司五刑

天子之六官
天子之六官
天子之六官

六卿平邦
六卿平邦
六卿平邦

邦第詩好
邦第詩好
邦第詩好

刑暴顯而
刑暴顯而
刑暴顯而

司馬司空
司馬司空
司馬司空

司士司寇
司士司寇
司士司寇

司五刑
司五刑
司五刑

天子之長
天子之長
天子之長

伯是職
伯是職
伯是職

其擯於
其擯於
其擯於

天子也
天子也
天子也

曰天子
曰天子
曰天子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狀如屏風天子依而立負之百兩而對諸侯

寧者門屏之間人君視朝所於也以待諸侯之至

處也秋覲以見君其朝朝皆受于朝天子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朝受享下殿門內而序朝朝者天子也

伊德函深和款之極也... 伊德函深和款之極也... 伊德函深和款之極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

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此言侯國之臣... 日某國之士陪重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者... 滅同姓也... 禮記卷之十一曲禮下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以不顯諫為至... 諫者諫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儼人必於其倫...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姑服衣若干尺矣... 若者未定之辭...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勿曰未能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勿曰未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長稍長也禮莫重于祭...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長稍長也禮莫重于祭... 故以能否分長幼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勿曰未能御也... 典謂者主賓... 客告請之事...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謂矣勿曰未能典謂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勿曰未能負薪也... 疏意云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故對之詞...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以輿地之物... 以輿地之物... 以輿地之物...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有宰則有承地矣... 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不假有田祿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以車數對... 以車數對... 以車數對...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庶人受田有定制... 畜數之多寡存乎此...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地...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地... 此述論祭祀之法... 方祀祭其所居... 之方而已不在境內者不得祭...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

毛色純者曰犧養于解者曰肥未得而用之曰索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得祫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此下凡二十一物自牛至魚往說也自水至鹽

豕曰剛鬣

鬣音列

豚曰脯肥

脯音突

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

犬曰羹獻

可為美

雉曰疏趾

開張

兔曰明禋

以上商說以肥臘為

脯曰尹祭

脯欲粿

橐魚曰商祭

商度其燥濕之宜

鮮魚曰脰祭

脰音短

水曰清滌

水玄酒也

酒曰清酌

以上水酒以清潔為至

黍曰薺合

薺音香

梁曰薺蕪

其莖葉又香

稷曰明粢

粢音咨

稻曰嘉蔬

蔬與蔬同立節疏則茂盛嘉美也以上黍稷稻粱以香明為上

韭曰豐本

根本

鹽曰鹹饗

鹹音祖

味曰鹹饗

咸音祖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免音問，居音姬。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循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循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平以免，免本五世之服，朋友成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為服之，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却而後而繞于背也。檀弓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成于他邦而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上
無主者蓋欲以服非所服，議立非所立，兩疑問云：彼所行既非禮，即明自以非禮正之，猶可挽回其失，何必身為過禮之平耶？○文王舍長子微子，舍適孫臚，蓋以賢不以適也。仲子之子賢乎哉？故夫子斷以立適孫臚，蓋以適乃萬世常道，必其適不尤，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鮮不召亂矣。○厥音遞。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不止飲食也。至成，猶言終身自少至老，死而後已也。事君，事親事師皆禮之大者。禮由中出，其有隱無犯，有犯無隱，無犯無隱，心義道，陳註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俱屬支離。

○子之先君，死而不葬，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僕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僕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之先君子，指伯魚言。吾先君子，又指孔子言。子思因門人問而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言。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授禮而為之，隆殺也。然孔子年十九娶宋開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固以名之，至六十六而開官夫人卒，則出妻之，事未可也。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上

卷之十一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順音懸。

稽顙而後拜，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仰交手成拜，如常也。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意，不若先稽顙自致其哀耳。故孔子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勿到。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法胡大切。

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處也
古不修墓敬遠之至無事于修也
○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平者而夫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醜之矣遂命覆醢

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其似
也○古傳無醢之文此不知何據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說不須知正言哭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句士則弗之忘矣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悲故忘日不樂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

禮記禮運人卷之一禮行上

皆以為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

得合塋於防慎引去聲防音都曼音高

史記紀與類氏野合生孔子紀於塋于防山山是
孔子疑其父慕處毋諱之也按廣記紀有九女而
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末婚類氏類有三女父
問曰爾大夫先聖王之裔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
三子孰能為之妻其幼微曰曰從父所制何問焉
父曰即爾能為之遂以妻之然則野合之說豈可信
哉野合不可信則諱慕之說亦不可信且類氏之
女孔子年二十四矣豈有終母之世不來父墓所
在至母殯而猶不知者乎且聖人禮法之為乎又
毋或殯於衢路如知者乎此與前防墓準皆
當刪去○慎字疑問不作引字言如此其慎重也
見有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益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
之心也蓋音去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

于歎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

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申生事

○魯人有執神而歌者于路笑之夫子曰此謂責

禮記禮運人卷之一禮行上

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此夫子

曰文多乎哉論用則其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上國為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歿之國人浴馬有

流血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謀自此

始也責音奇隊音墜

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國人掌馬者及浴

馬見流血在白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遂誅其赴

敵之功以為誑焉誑之言而約之者也生無爵則成無

爵上不應誑有誑則有誑矣乘丘之戰非義敗績

非與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以誑加上亦非誑也

音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瞻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

然曰嗚呼華而瞻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華

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身之

反席未安而沒說者發著者則懼者據呼者吁者音五

禮記卷八十一 檀弓上

華者畫飾之美好脫者節日

之平聲○脫音莞發音責

○始如充充如有終既殯如有所求而弗得既葬

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禫而廓然望音稼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鑿曰爾母從從

耳爾母也爾蓋榛以為築長尺而摠八寸摠音切

從從太商尾尾太廉斧即斧也用榛木取其朴也

束髮曰摠以布為之亦取其儉也既束其木末而

摠之餘者又重于摠後入寸也縚妻夫子兄之子

故于其姑之喪而教之摠也縚音切鑿音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大祥後間一月而祭名禫樂但縣而不作雖比次

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此雖過禮而愛親之

心勝故夫子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

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當為疑經十日而成笙歌與前章論月則善之

言相背良既祥自屨無絢編冠素紕有子知孝弟

為仁之本恐未必絲

屨細縷急於從吉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與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

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

禮記卷八十一 檀弓上

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人亦皆弗忍但限于禮耳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

首仁也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

公益祔祔音附

合墓始

子謂公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舊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朱子曰業謂築簾

上一片板於前樂也則禮有可樂則謂可樂也陳

壽翁曰業者弦誦羽籥之書誦者樂律詩歌之文未知孰是

○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問也與

申祥子張子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与羣物同歸故曰死

○曾子謂子思曰優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破音并

三日中謂也七日則幾于成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攝代行也冉子知其以則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

伯高歿于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成曰赴兄弟出而內所親者父友皆已而外所親者師以成已之德其親視父友以補已之德其親視弟以成弟之德其親視朋友以補已之德其親視此不遇交而巳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哭則平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成之

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爾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不墜于親而墜于子故曾子罪之也而曰謂女試言之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未嘗見齒者不惟不刷牙不笑也三年皆然故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此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涕出而無物以將之則涕為徒出矣心說脫同

○孔子在微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送葬往葬如父母生時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神而反不知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此孝子之至情也虞虞祭也喪禮以哀感為本祭禮為末故夫子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蓋以和平之情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在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尚左禮記禮運卷之一 禮記上 孔子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城

能宗子子殆將歿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負手反手即後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隨在作舞賓之者孝子不忍或其親賓之子此示猶在階以為上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上賓夾之故言其而不言滿也夢坐于兩楹之間而見殯奠之事是以殷人享殷禮故知將歿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禮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記禮運卷之一 禮記上 孔子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塋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祖

負夏猶地也且謂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竟行也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也

此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惟不
反之乎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
出祖之事勝于我之所說出祖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不
人曰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禭裘而弔也主
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
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經音送

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成之時
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地

○子貢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莫未忘也若玉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
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不及者今反過之而俯而就子張是
過之者今反不及而過之而昂之為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
芻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強人之母以壘其毋
也不可既壘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
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碩子柳之弟其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
布錢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來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亡之

○公叔文子升於段丘蓬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

也歎則我欲壘焉蓬伯玉曰吾子樂之則愛請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
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泣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言
由已以傳于後繼言使人有繼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速
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

人君子益猶猶爾縱音總折音提

縱縱急于趨事之貌即遠也折折從容中禮之貌
即止也遠而至于委節則縱縱又流為騷騷矣止
而至于怠則折折又流為鼎鼎矣猶猶則遠而不
是○釋音
總折音提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
也

取具嫌過為身後慮也若
以人言子服字未詳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
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
之者也

姑姊妹之服期嫁則子負之
期故曰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孔子曰之矣而致之而不仁而不可為也之矣而
致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器
木不成榘琴瑟張而不平笙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

不備

無箕其曰明神味之也亦音沫箕音音音巨

之成謂以禮法送子成者也。不仁無愛親之心也。不則無獨理之明也。先王為明器以送成者。竹器則無燥絲而不成其用。瓦器則粗質而不成其黑。尤之漆木器則燥而不成其難。新之文琴瑟則難。張絃而不平。笙則雖備具而不和。雖有饗器而無懸掛之箕篋。凡此皆以有知無知之問待成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不致成亦。

○有子問於曾子曰。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疾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

禮記卷之八 檀弓上

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

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問音聞南宮敬叔死。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禮記卷之八 檀弓上

古之人。胡為而夾其親乎。古之大情夏后氏之言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恭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財。無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杜橋之母之喪。官中無槨。以為活也。杜橋於禮

○子游問喪。其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欲首足形。還。墜。槨。

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黃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必音類

司士知禮而請于子游子游不據禮答之專輒許諸則如禮自巳出矣所以起縣子之譏也叔氏子游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知如至乎大痲則如之何羊音五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上

李本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屬

君母和妻恩義淡矣所爾和適之貌

○國子高曰塋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稱舉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焉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言對上有此四者之形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斧則險而易就故俗謂之馬斂封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用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屢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違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子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存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上

檀弓下第五

○季武子寢疾，嬖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
亡矣。」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場音場，說音脫。

嬖固存種曾點廢禮

○子張歎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武曰：「齊衰
不以弔，曾子曰：『我乎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
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
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下

卷之十一

以告舅，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
實。父歿之謂何？又曰：「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
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歿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歿之謂何？或
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稱頌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稱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稱頌
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稱頌，則遠利也。則非忍也，不忍也，不忍也，不忍也。
銘明旌也。以先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或說歿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歿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溝，毋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曾子曰：「吳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禮記卷之十一

檀弓下

卷之十一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君七節，遣車七乘，大夫五節，遣車五乘，晏子焉知

禮。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

禮矣。」

大夫以禮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曾子曰：「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都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

前節云晝夜哭此又云不哭
或疑初死時猶以為賢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
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
夫

有子言喪禮有踊我初不知何所為然除去之今
見孺子號慕若此乃知哀情在於此踊亦如此
子之慕也夫此一說謂見孺子慕者孝子之情
在於斯其事即是何必為踊節乎其當去明矣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先王制禮處有過情者故立為哭踊之節以殺其
情微猶殺也處有不及情者故為之與起衰經之
物統之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愷愷斯戚
戚斯歎歎斯碎碎斯踊矣品節斯之謂禮

人喜則思陶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
間舞斯陶一句是哀樂相生品節此二塗使踊舞
有數始無直情徑行之弊
可以長久故云斯之謂禮

○吳侵陳斬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便於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括音啓

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不殺厲不獲二毛今

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

與有無名乎

○知悼子卒朱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賈

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賈入寢歷階而形

醉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降趨而飲賈音快

平公呼而進之曰賈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

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賈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悞

是以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賈洗而揚解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母廢斯辭也至于今既畢

獻斯擗解謂之杜舉解音志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成音鹿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疾衛寡人不亦貞乎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上所以為後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龜音台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

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

無槨稱其賤斯之謂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

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執

的

衛有犬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疾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

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也也音通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

卿卒不經也音通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

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音班封音空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也音通

二者皆借制華不可機封亦不

般斂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戰於郎公叔馬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

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躒往皆歿為魯人欲勿殤

重汪躒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

勿殤也不亦可乎為音通重音重音音

傷久之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盡國之過夫子已心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

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可子躬諸射之

斃一人人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

止其御曰御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楚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者石報音賜

有工尹路而無商陽今吳師之事實當時與事者但

禮記卷之五

力然者沈非人之禮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釋於路畫宮而受弔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

於繁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齊莊公

詳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

臯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

長於斯也買道而塋後難繼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自

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節政夫子曰小子識之節政

猛于虎也此言其苦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

曰我其已矣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

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

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

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解佳買切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

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

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邈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徐君使容居坐。容居進疾玉。其使容居以饗。是謂。

禮諸侯相為親。食惟天子之大夫。可以合諸侯。徐君以玉禮自處。使臣合辭。稱疾。妄也。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

易簡易也。于。運也。有廣遠之意。臣禮簡易。若禮。大徐君以諸侯而簡天子。容居以大夫而此諸侯。難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禮。亦不敢遺其

禮。昔我先君駒。聖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禮。

言。請用天子命。諸侯之言。齊大餽。駟。駟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負食。然來。駟。駟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疾。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辨者。集賢者。改。

曾子說。可食。不足。也。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大。若。此。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聖。然。失。

勝。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為。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溇。其。官。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齊。書。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祭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齊書。

獻文子。趙武。諡也。張老。善頌。趙武。善禱。陽門之介。大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風。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而。民。說。殆。不。可。復。也。說。者。謂。死。而。開。之。善。善。哉。見。國。子。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不。其。孰。能。當。之。扶。服。音。荀。荀。

孟子。為。齊。梁。二。君。策。者。據。此。章。殆。不。可。復。也。天下。孰。能。當。之。之。意。耳。○。換。服。音。荀。荀。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卷。音。卷。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沐。音。荀。荀。首。古。天。子。射。侯。之。樂。歌。狸。之。言。不。來。也。諸。侯。不。來。射。之。此。記。為。所。思。者。不。來。望。其。備。然。

而至此也。班固通執手，既見握手也。卷拳。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而後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

趙文子，晉大夫趙武也。叔譽，羊舌肸，字叔向，九原也。即九京。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將極於晉，豈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并者，專權擅者，強立。

其勇犯難，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勇，犯難也。文子，公孫固及河，授壁請難也。他日高爵厚祿之詩，故曰仁不足稱。

我則聞武子，將和其君，不忘其躬，謀其身，不遺其友。

晉人謂文子知人。

隨武子，士會也。會，武子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賦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

賦，謂初又賦入也。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寡生不交，利必不屬其子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盍則績而蠻有國，范則冠而肆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陸香錄

匡，背發似筐也。范，峰也。蜂頭有物，似冠，蟬也。蟬，長在口下，似冠之絃也。蠻，范比成人，蠻，比子臯。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經而奚若？危者注

危，久病，廣度之人，假計向天，世。

曰：天則不爾，而暴人之疾子，句虛，毋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暴經而奚若。

句，以聲神別。

曰：天則不爾，而暴人之疾子，句虛，毋乃不可乎？

曰：天則不爾，而暴人之疾子，句虛，毋乃不可乎？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市，以示

一卷終

京山楊鼎熙緝庵父習

王制第六

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秦開阡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幸其書籍有存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為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令於天子附於諸侯田附庸

天子之三

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所以內必視外者出則為列國之君入則為王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士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以為代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大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十卿祿

次國小國不言大夫上者多寡同大夫可知也

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當其下大夫

夫而後大夫九犯者各卿大夫謀國不謀大小之家

夫而後大夫九犯者各卿大夫謀國不謀大小之家

夫而後大夫九犯者各卿大夫謀國不謀大小之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當也

千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即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並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九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此只論籌故。個如此算法。其意。國必因山川形勢無從齊一之理。未封人而待有功者。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開田。於音頌

諸侯中。猶屬天子。豈以神物所。貨。出。非。諸侯所得。有也。不以。即不以封之意。○陸音。諸侯。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陸音。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陸音。

此節宜看二內字。有。制。也。天子百里之內。所。之。足。異。物。非。所。也。天子百里之內。所。之。足。異。物。非。所。也。天子百里之內。所。之。足。異。物。非。所。也。

千里之外。設方。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八州。八伯。五十六。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日。二。伯。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衛。○陸音。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衛。○陸音。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陸音。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陸音。

天子五年一巡守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禋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

春生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中月者見巡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然泰山地宗也東方之山莫高于此天高故煇燁以上宗也故望而祀之皆告至也告至然後觀諸侯之宗也○諸侯見後即就見百年先王澤高年於歲即問于諸侯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志淫好僻

既訪時政知然後觀民風大師陳詩以言志采錄而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矣歸觀民風也然後觀民風物之好惡則民風之好惡可知矣○此節因民以驗上之所好惡也

命典禮考時月定且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考時月定且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有甲乙先後考而定之恐其差也法律禮樂制度故因巡守所定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山川地之望也故不舉者削地焉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

不順如茶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時者祖宗所傳故紕爵焉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

畔畔者君誅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善民風俗齊民好惡奉天道而時日月皆順遵王制而律禮樂制度衣服之皆同外則敬山川神祇于民者益其封地崇其爵等以示勸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饗假音格福音你

天子將出禘乎平丘宜乎禘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

造乎禘造音操于同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無故喪冠戎之事也考禮正刑者就其朝之時據天子之典而為侯國之法也而自稱考其所用之禮以不其朝而致之天子者故曰以尊于天子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對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祝音祝

畢成皆可祫祫者合也祫嘗祫三祫祫者合也祫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祫者合也祫嘗祫之主不與也祫合也○祫

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禘者大祭也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諸侯禘祫禘一祫一祫嘗禘烝禘
禘者大祭也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蕞夏薦麥秋薦黍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蕞夏薦麥秋薦黍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擗賓客之牛角凡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擗賓客之牛角凡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市廛而不稅
市廛而不稅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夫圭田無征
夫圭田無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田里不穀墓地不諱
田里不穀墓地不諱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報任加
報任加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

成之也。○度字。善訓丈尺。非也。只是先定一節。其
制。度。而。系。之。如。造。為。地。圖。而。已。○時。四。時。天
時。因。地。利。而。時。運。即。因。天。時。以。量。之。非。兩。截。事。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凡居民林必因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官

凡居民林必因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官

凡居民林必因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官

凡居民林必因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官

凡居民林必因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官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
得也

之鄉... 吾之... 術已... 而日... 之所... 一... 者... 俗... 同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禮記... 有... 鄉... 不... 簡... 不... 遠... 命...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不帥教者移之左如初禮

遠於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

而升之學曰俊士... 其及... 夫論... 之...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造者

禮記... 此... 學... 術...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記...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禮... 必... 王... 俊... 皆... 之... 正... 之...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日棘東方日帝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棘急也欲其速成也
也寄者暫寓而終歸之意雖已屏之終身不齒然
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者蓋國子皆世族之親
與庶人疎賤者異故親視而有禮焉不與諸王
太子以禮至元士適下而附之使不與諸王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造者毛

樂正不兼導而告于王乃令司馬子之爵祿也
司馬掌簡職名之進士者自外之內自下之上而
禮記禮書人卷之二十一 五刑

致君澤民
從此始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後祿之

司馬既辨論矣然必待定于王者亦不敢專之意
也司馬所辨論進士也無不賢者又必論其賢者何
道賢者何道司馬所辨論也無不賢者又必論其賢者何
道賢者何道司馬所辨論也無不賢者又必論其賢者何
道賢者何道司馬所辨論也無不賢者又必論其賢者何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馬
發師旅之役也十者升自鄉學原受教于司徒故
仍命司徒教以車馬蓋密武備于教之意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肋決射御
射御之技上之人但論其力之優劣時或適四方
以有征代之事則論其股肋以決射御不嫌為處
以力哉

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
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都出
鄉不與士齒

不貳事欲其無異器不特官欲其有常也以技名
者則故不得與為士者齒然心出而歸者于
其本鄉有族人知成之者亦與此者齒
之故也為大夫之臣亦與此者齒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
從輕赦從重 刺者次

而是非者都辭是在人者正明以聽獄訟蓋必得
其當然後問之鞫以廣詢于眾又問之獄也
當殺者然問之鞫以廣詢于眾又問之獄也
當殺者然問之鞫以廣詢于眾又問之獄也
當殺者然問之鞫以廣詢于眾又問之獄也
當殺者然問之鞫以廣詢于眾又問之獄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制刑也刑猶合也天論天理也天之理至公無私
必使刑與事相副麗也凡有罪責而當刑者
即一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義以成之
六而思法或持此而犯法可以原其罪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之為言，求辭皆其猶人之百形，皆以故曰側也。
然則曰成也，又以其辭其而或曰，若其一成，則
故又曰成也。刑者，刑之君，可不于未成之先，而盡其
心也。故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通於下，去必如此。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通於下，去必如此。
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更改制，摩挲法，以或，皆足以亂政，故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成獄聽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

然後制刑。又作宥

成獄聽史，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
史，掌文書者，正，正師之稱也。棘木，外有刺也。一書
曰不聽，再書曰聽，三書曰聽，四書曰聽，五書曰聽。
三公，謂三公也。三公，謂三公也。三公，謂三公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刑罰之意，以嚴，無赦也。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之為言，求辭皆其猶人之百形，皆以故曰側也。
然則曰成也，又以其辭其而或曰，若其一成，則
故又曰成也。刑者，刑之君，可不于未成之先，而盡其
心也。故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通於下，去必如此。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通於下，去必如此。
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更改制，摩挲法，以或，皆足以亂政，故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禁，司禁有節，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
示之以教，過之命，則人自輕于犯禁矣。豈能齊之
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之不敬也。

器不中慶不粥於市。兵車不中慶不粥於市。布帛
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所以禁民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所以齊其眾而使風俗之同也。
闡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聖聖教養人
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
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少矣。故令司
闡者執禁以譏。蓋又自其所從來者而禁之也。具
服異言。則又因此而并禁之者。異言浮辭邪說也。
衣服易見。故直曰禁。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太史所職者。典歷代禮儀之籍。制有禮事。則保
簡策中。所記之禮儀。及諸惡。以奉而進之。天子
于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記教也。簡策所
記。所當行。而諱惡。所當避。故諫教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考課之典。不厭則察。置之權。不於故。有歲終質
之法。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助。凡會。及王
冢宰。虞。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于其歲之
其質。質者。質于上。冢宰。冢宰重其。而齊戒。以受
其考正其。其否也。

大樂正。大司冠。冠帶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市司市也。用官司市。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
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受之。成從司會。而質
于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焉。樂正之
質。司徒受之。司冠之質。司馬受之。司市之質。司空
受之。各以其類也。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而後休老。勞農
成歲。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于三官。三官達于
司徒。司徒。則還報其于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
平。報焉。此受質。受上之質也。休老。勞農。如蜡祭。飲
酒之類。成歲。事。制國用。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
制國用。即歲抄制國用也。此上質成之法。只重
三個齊戒受質。司會與三官。為六卿之屬。其職最
重。故特言之。而百官。則大小臣工。俱在其內。但百
官之廢置。皆由冢宰。則百官之質。似宜冢宰受之。
而謂達于三官。及司徒。司馬。司空。之受質。未必無
其誤。

凡養老。
此因上休老。而推及于養也。養老之目。有四。養三
老。五。更。養于孫。放于國事之。父。祖。養致仕之老。養
放于四代。而養。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即一歲之禮。所以。而
夏后氏以饗禮。

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即一歲之禮。所以。而

殷人以食禮
食禮者禮之始而食禮者禮之終也此以禮而食而食而禮也

周人修而兼用之
其禮以修為主此禮也而兼用之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者國中一小學也國者國中一大學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替亦如之九十使人
八十者禮之始也一坐再至替亦如之九十使人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飲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異糧異其糧也宿肉隔日備也飲膳食之善也常珍珍味也

不離寢應飲從於遊可也
不離寢應飲從於遊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給衾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給衾

冒歿而後制
冒歿而後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德
就其室以珍德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秋
七十不俟朝八月告存九十日有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大夫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大夫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其形制之大也皇亦修而兼用之也深衣自布衣
其形制之大也皇亦修而兼用之也深衣自布衣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諸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

般人學而祭編衣而養老

編生編編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此上四節見養老與祭典並重

凡三王養老皆引

三王養天下之老皆行引戶校年之令而賜賜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癯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若從從去者從家使而家于此者若養養皆王政所宜恤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瘠蠶跛躄斷者休儒百工各以其器養之

瘠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休儒短小者此六類皆廢人而于百工之技未必一無所能故各因其能而應給之瘠音因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道音因

父之齒隨行凡之齒馬行朋友不相踰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無乘而行也徒食無羞而食也盛世君必好德俗尚和敬故無之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

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

沙千里而遠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恒山

此是分服以象計以爲朝貢之節也不足謂之四有餘辨之遠近玉盛時各有不盡之地特聲教版

如非貢賦所限也中隔以事外美如此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

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以其祿恐地之不足也增其爵恐權之不足也以其監于侯國量地所出惟臣之意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

士

湯沐者齊祭之義此節禮大臣也視元元士者錫于中修其純無雜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

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世子止得世國而不世爵而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者使必以德爵必以功此所以不世

○六禮冠昏祭鄉相見
禮也世子雖不世爵必待君之賜木賜爵不
大天子之冠也大夫之冠也士之冠也庶人之冠也
豈惟不世爵哉此見禮之為威勸之權不可及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
衣服事為異別處是教也

事為者百工之伎藝有正有不與別者五方之器
城有同有異度量有長短小大之數制有多寡
禮與之端皆司徒所必齊者也

月令第七

出泰呂不棄漢儒標之篇中大尉官也
九月頒朔十月頒來年然泰令也其書成於
泰而月之有令不自泰
始夏小正亦月令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

首言天象之所也蓋春夏正建寅之月營室在
南方之中占天象以授時為治之首故十二
月皆首以日辰與春且中星為治之首故十二
日在某者見日一歲一週天也此于寅月而揭天
象之所在不可作因
天象而知月之建寅

其日甲乙

此及下二節言時令之所屬也甲
乙用事於春春木王故下做此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口重木官
之臣○只言二神司春令祀之之意當于本交外

其蟲鱗其音角律甲太族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菽麥稷三者種屬平土

鱗蟲木之屬五種屬為木雜此曰音調樂于春以
角為旺也律者候氣之管中管應也太族即律天
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臭即氣也酸羶
者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
在戶之內春陽氣出故五祀以戶
為祀祭鬼脾木也○菽音漆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此記寅月之候也
不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此及下節言居養之所宜也
青陽左个太極東堂非偏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疏以達

鸞路車有鸞鈴者馬八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夢以金玉而先為羊屬金二者皆也越木於金之疏以達者春物時其土而故器之刻鑲者使文理龍疏直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和天子乃齊立春之印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

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

有不愆

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節在木位迎春東郊祭德之布必本于令而令則德和令也慶與貨之類惠賑貨之類總命相布德和令之舉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始

日月星辰之行于天都有宿離有經紀太史之司之也不可少有或失而必以宿離為始宿離地維行也經紀天文進退進退之經紀也初始曆家推步之經紀天文進退進退之經紀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以習舞之樂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正上辛也祭天而祀以后稷為神元辰郊後吉日也載耒耜于車也參保介之人也保介以勇士為車中而衣甲者祭天之人也保介以及御人皆是乘車人子在此御者居在中右左右以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澆審端徑籍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

之田事既饒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命布農事也命內之也農事于天下也命田之使無差也農事也也所宜之五穀也審端徑籍善相丘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樂正者以習舞之樂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樂正者以習舞之樂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樂正者以習舞之樂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樂正者以習舞之樂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

禁正伐木

禁正伐木

禁正伐木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繼我始母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中

律中夾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時之候也

天子居青陽太廟

青陽太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必存諸孤

擇元印命民社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于高禘之面

是月也日夜分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此

先雷三日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配正權衡音勇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石二十斤，角五分，角十分，權秤錘也，衡執以平量器者，則以角其長短，大小之制，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音勇。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廟，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田既墾而未布種，正春耕之際，閭廟，閭，閭閻也，廟，廟神所棲，在上者，借民力以修之，俗之謂也，音勇。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音勇

下竭也，毋竭，毋竭以禁漁者，毋漉，以禁田者，蓋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音勇。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此用上旬之丁，則也，用丁為文明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音勇

祀，謂時祭也，小祀，不用牲而代以圭璧，恐傷生，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音勇。

律中姑洗音勇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音勇

天子居青陽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音勇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

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凍。音勇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

可以內。音勇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賤，振乏絕，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在心曰德及人為德無謂之德無謂之德
紀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
在內則命有司奉行
者同一賢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為名士自
德惠不必推利澤及人上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
此皆其職也

田獵置罟羅網畢鑿獸之藥毋出九門九門者

置罟皆捕獸之器羅網皆捕鳥之器小網長柄謂
之罟用以捕兔也鑿獸射者用以自隨也
藥毒藥也此皆田獵之物也
畢門城門遠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
置罟皆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籩簞植者治籩名舉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羽拍身也戴勝
戴者重也若自天而下也曲植籩也植籩也
以架曲植籩者籩而籩也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勸

卓鄉迎時氣也躬桑躬自採桑也禁士婦女使不
得為容觀之飾減省其儀線縫紉之事也二者皆
為勸勉之使盡力于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政政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牙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五庫者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金鐵等是也
而多寡之數
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料也審察也良善也察之
筋齒齒齒無不善也
百工咸理監于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

上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
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
時序二是不得為淫巧之器以蕩動君心使生奢
侈也
審察也審察所以制器之具此則言制器
之制器所以制器故貴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禮也敬業入奉之二月令

大夫親往視之禮記

孟春習舞仲春習舞釋菜習樂矣至此兼習容大
合以觀其成蓋以助宣陽氣也
其樂也其樂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
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于弱牧之地欲其生
之蕃也若其牛牛之數以備稽校多寡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音責

難者以和氣勝平氣亦災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
百姓由之氣不和也
氣之不和也難音難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發女中

畢宿在卯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即神農

其禮祝融

祝融氏之子名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饗祭先肺

散音止上中音東下中音仲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火之

禮記農人乘之二月令

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心月之候王瓜色和感火之味而食

天子居明堂左个

明堂左个太寢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

器高以粢

粢者赤色深者朱川器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誠

行無不欣誠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飲

命太尉贊樂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太尉秦官各禁後以不言贊謂月而升之賢良以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伐大樹者正民愛物也

木之長者母壞以繼之草木之高者毋墮以增

禮記農人乘之二月令

實也

是月也天子始蠶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勸民毋或失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必麥秋臣

時樂夏于麥則以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懲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救察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一以給郊廟之賦
後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列命婦養蠶亦用因此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音射
禮樂不從示敬也其有不敬則流意禮如越席祭樂如鹿鳴天保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元中且危中
元音剛
東井在井和

律中蕤賓
蕤賓律也

小暑至蟬始鳴反舌無聲
蟬始鳴音室即鳴者決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者草木始茂蟬鳴音室而反舌者反舌之鳥也反舌者其舌能伸能縮其舌伸則能言縮則不能言也

天子居明堂太廟
明堂太廟南
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狝
鞀音均
均音均
均音均
均音均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雪帝用盛樂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雪者呼是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虞
百縣縣內之邑上有司至朝司禮之官此百縣即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雛音雛
雛音雛
雛音雛

令民毋艾藍以染
艾音刈
藍之色青青者赤之類刈

毋燒灰
亦為傷火氣耳呂紀灰作炭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者草木始茂蟬鳴音室而反舌者反舌之鳥也反舌者其舌能伸能縮其舌伸則能言縮則不能言也

毋暴布不以力于盛陽

布者陰功所效不可
以小功于盛陽也

門閭毋閉

一則順時氣之宜
一則使暑氣之宜散

關市毋索

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
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重囚益其食

提者拔出而
寬假之也

游北別羣則繁騰駟班馬政

駟班馬政駟音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於生分

以下三節首言陽極陰生之時次言致謹于身百
官句言致謹于刑定安陰德推其致謹之故也夏
至日長之極此時陽盡而一陰始進一進一退不
似天與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
者死死生于

君子齊戒

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
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齊戒而掩身無躁止聲色薄滋味此皆節者欲以
定其心使不燥定其氣使不耗也○新裁云心氣
不可分屬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
重心為主所以工夫亦從齊戒為本○和去聲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助陰抑陽或陰盛而刑
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致謹如此所

以疑定矣陰使徐徐而進至于陰去陽道相當陰
斯成而不為災矣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集
解云靜事無刑凡事皆靜而刑則不用也晏爾雅
云柔也所以定心氣靜事刑者以安定柔陰之所成
就也蓋此時不助陰亦不抑陰惟養吾身之
太和守國家之至治使其不爭而自成焉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鹿角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
感陰生而角解半夏居夏之半而生
木董感微陰而榮發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內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是月也

用大如火明之類南方火仰于火旺之候而用火
于此恐陽氣太盛而為火仰于火旺之候而用火
望臺榭正其陰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炎中直奎中

柳宿在昏
為火之

律中林鍾

林鍾
木中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此節末月之候至溫厚之極也前此兩月皆溫風
居其充之極也蟋蟀生于土中此時未飛但
居其充之極也蟋蟀生于土中此時未飛但
居其充之極也蟋蟀生于土中此時未飛但

天子居明堂右坐

明堂右坐
南堂西偏

天子居明堂右坐

明堂右坐
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鱉登龜取龜

四者皆陰物乘陰而成故命漁師如此

命澤人納材虞

此時長於故命納之以備用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飭以養儀並令民無

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

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

四監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常也百縣水祭禮之時飲秩易養儀牲以供祭祀節和奉祭神遠而祭靈近而親無上

是月也命婦官桑柘勸農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

黃黃倉赤莫不稷良毋致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為旌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編官祭人也制職文章采之二色相兼者以為祭服也黃倉赤赤之采不雜者以為旌章也天子龍袞諸侯黼以別文王建大常諸侯建旒以別旌章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真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

舉大事以提養氣毋發令而後以妨神農之事也水

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

真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毋舉之以播養氣蓋祭必發令以徵集民衆未及往役之期而預祭召役之令使民衆未及往役之期而神農之事妨矣提養氣動散長養之氣也水潦

盛昌正見養氣之盛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

舉大事而傷其氣則是不宜於造化施生之道知能無天殃乎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

土之氣潤故蒸而為濕大雨亦以之而時皆東井之所主除草而燒之而大雨行於其則草不復生故云利以殺草時日熱其木之氣如湯草之燒爛者可為田疇之實又可使堅土松

中央土

土于四時無呼不在於無定位氣專氣而寄于辰戌丑未之末各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未月在火金之末又居一之中故特揭中央于未月在此以成五行之序然其帝其神又天子所居俱

其日戊巳

戊巳十干之中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孫也

其蟲倮

倮音保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人爲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土寄旺四時。宮音亦冠于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象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其臭香。其香皆屬土。

其祀中霽祭先心。古者未有宮室。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通光。而兩霽之後。世因名室中為中霽。亦土祀也。凡祭必先其所。此獨先心者。心居中之。又土能生。物故實。其相濟而不實。其相克也。○音音浦。

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

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旒。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圓以閔。國音員。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卯。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肺。音音肉。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肺。音音肉。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物。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于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時而動矣。

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陰成之稱。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左个。太寢西室南偏也。

乘戎路。兵車也。

駕白駟。白馬黑鬣。黑曰駟。

載白旒。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稜角也。亦矩之意。義深則廉。義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誅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人間的。正直為義。

人秋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王者可令不義之大
橫行于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所以扶
上天之義氣也詰而誅之正是征正以明吾所好
在義所惡在不義使彼知慕義而求畏威而化乃
順彼遠方之道也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教慎罪
刑務搏執

籍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曰禁則非假
令邪見于行故慎以罪之曰慎則非濫刑務事也
搏執也執拘也務博執不如息也

命理贖傷察創視振審斷決獄訟必端刑戮有罪嚴
斷刑

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
筋骸斷者骨肉皆絕也嚴者謹重之意○命字實
重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肅也

天地始肅則陰氣將盛故不可使靡也苟贊化者
嚴而不寬則陰道本不足而終吾乃助之使有餘
而靡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各效
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漁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也
在酉酉中有異星好雨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以其達嚴肅之令也
大官者公卿之類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以其達收
敬之義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且觜觴中
角在辰
星之次也
觜觴音茲瑪

律中南呂

首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

此記西月之候首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雁來自南
而來北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仲春言玄鳥至此言
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所美之
食養羞者養之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

是月也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時以陽氣陰盛為秋入以陽衰陰盛為老
順時令也几杖以安其身飲食以養其體行糜粥
也糜即粥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亦循其舊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

反受其殃說者統

刑法之令前月已行此又申戒之言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

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

其饗考音其者神三不不保其

宰主牲都祝告神者全色不其體無其養則肥其養則瘠物色

日錄養大不日養得其養則肥失其養則瘠物色

或詳或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解言皆

天子乃藉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薦寢廟難音難

獨言天子難於除通時之陽者也陽者君象故

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風通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宮修國倉音音倉

農事畢故可以與土功城郭都邑工之作于上都

地員曰實方曰審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趨音促積音志

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促之

也來以助谷之不足多積聚者危可以為歲備者無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廢

麥所以續舊谷之盡而及新谷也

尤利于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蟄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

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量

此與仲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關者貨所也市者貨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

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納貨賄也此皆以便民

用之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此皆以便民

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矣四方之貨必指商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數如土功經役合諸侯舉兵動衆之事皆不可

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

春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

房在卯大

律中無射射音亦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蕪射乃祭獸戮禽

此記心月之候以仲秋先至者為主

者為賓爵為蛤飛物化為游物也鞠色不一專言

黃者秋祭金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色以黃

為正也祭獸者祭之于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

天子居總章右

此記心月之候以仲秋先至者為主

總章右个
酉堂非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宜此

務內申務藏物于內也會合也合天也藏之令
也宜出則悖時令也新裁就財用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饒

農事備收百谷皆欲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舉之
以神而籍田所歸之神倉將以供來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寒氣
而至也

上下命樂正入學習曉

是月也大饗帝句當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饗也此月大饗也饗者皆用犧
牲也秋也視全共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印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節
之事無有所訾

天子總命諸侯以制教自縣為來歲受朔所宜
法貢數各以道里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五戎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與力之強弱
各以類

命僕及七驥威駕載旌旒投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

徒指非而誓之

天子乃厲鉞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友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此

亦順秋也

天子乃厲鉞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友

天子乃厲鉞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友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木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項者凡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記亥月之動屬蜃此亦物化為物也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離于辨虹狀而曰藏不尚克制故也

禮記教業入卷之二
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心是音現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殿為殿

北堂之西廡也

載玄旂衣黑衣

服玄玉食黍與粢其器闕以禴

闕者中竟而能受養者上帶而能飛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月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成事恤孤寡

成事死國之事者孤寡即成事之妻了恤之即以賞之也因殺氣之盛而感成事者之義故賞其後

是月也命太史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殺牲取血而參龜與筮所以據卻不祥也占兆者明其理而待用也龜者審易書之休咎所必預凶災筮而審卦之吉凶太史之職也

是祭阿雩則罪無有掩蔽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備

數多寡也。惟梓厚物有貴賤之別，有大小，有解。有故，有口，有口。有故，有口，有口。有故，有口，有口。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政作數者治。
效，呈也。諸器皆陳，則土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精諸器，謂功致力，密緻也。刻也。刻名于器，以考工人之誠偽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詰其詐偽之情也。余註俱說祭器，不必添出諸器。以本文原無諸器也。不功致者，窮。

是月也，大飮黍。
因黍祭，黍而與。大飮，黍飲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

割，謂祭而勞乎民也。祈，謂卜也。宗，謂天宗日月星辰也。祠，謂祖也。社，謂土也。公社，謂國社，大社也。門閭，謂國門閭也。臘，謂祭也。臘祭，謂臘祭，祭先王也。先王及五祀之神，勞農，謂國社，正屬勞飲酒之禮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以仲冬，大閱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罾，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悲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且軫，中且軫。

律中黃鐘。
斗在斗星，紀之次也。

水益壯，地始坼，鶡且鳴，虎始交，圻音朱，鴝音昌。
此記日月之候。鶡且鳴，鶡鳴求旦之鳥也。虎始交，虎而不孕，以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之生也。圻，音。

天子居玄堂太廟。
玄堂，太廟北。太廟，太室也。

飭於農。
警戒農必必之志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開。
順開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固也。蟄，謂其也。

地氣沮洳，是謂發天地之厥。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以。

暢，充也。謂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于內故也。一說天地之氣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以因而閉，則生意條達矣。故以暢月名之。發，開也。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與此文法同。蓋此月一陽初生，唯安靜以固養，斯可爲他日發之。蓋此月一陽則反閉爲暢，失時令之謂也。蓋命之曰暢，以此。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察

過巧女工

乃命大酋林稻必齊粢黍必時漉熾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六物必齊以下六事大酋酒官之長也酒以供祭
祀有容故于既後命大酋監之林音德魯音成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渎吳川名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
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穡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斃山林菽藿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

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罪之不赦要其
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業諸生藻

陰陽業與夏至同諸生者
萬物之生機也海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也而此
言去聲也言靜也而此言寧也蓋仲夏之陰精也而
此時之陰精也言欲也則盛陽未至于其極也言欲
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言欲寧則齊戒也言欲安則
寧身而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嗜欲然不止
寧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得陰陽之所定也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也而此
言去聲也言靜也而此言寧也蓋仲夏之陰精也而
此時之陰精也言欲也則盛陽未至于其極也言欲
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言欲寧則齊戒也言欲安則
寧身而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嗜欲然不止
寧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得陰陽之所定也

不至于爭也
事字該得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歐荔音例

此又言下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華凡物感陰者
腥感陽者香陽方長故始生出也結猶解也解脫
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枯潤潮涇也
十二月惟子午皆再記其候詳于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籟

陰盛則材成
故伐而取之

是月也所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季冬之月自在葵女督妻申且氏中氏音耶

女在示玄
釋也

律中大呂

雁北鄉鵲始巢雉始雊雊音姑

此記丑月之候雁北鄉順陽而復也雉火畜
感于陽而後有聲鵲木畜麗于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

玄堂右个
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雩雩禘出土牛以送寒氣

春季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以陰氣
極盛下及於人故云大雩也雩禘謂四方之門皆
裂牲以禱也不但九門而已月建在丑丑
為中土能利木故作土牛以禱送寒氣也

征鳥厲疾

乃華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機至此窮盡還次玄機窮于紀者去年季冬月與月相會于玄機至此窮盡還次玄機星回于天者星回于天而復其故也終歲者一年之終也終歲者一年之終也終歲者一年之終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稷之粢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

稷之粢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羣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十二月要訣

正月東風始立春 惠民守典擇元辰
布農習舞牲毋牝 伐覆稱兵不可行
二雨安萌祭社連 有司省圍祀棋前

同鈞修闔母焚竭	水薦萊師圭幣專
三桐薦鞠覆舟來	行惠司空備水災
禁獵躬桑審五庫	樂親書數國難裁
四蠲立夏賞行欣	習合賢良并繼增
締始虞徒獲穰麥	藥刑收蘭耐觴成
五暑倭報雩祀祈	雜嘗挺益繫騰驅
日長齊靜陰方定	鹿解南方高跳宜
六濕漁澤秩舞候	梁采無差祭服隆
行木無與神主令	雨行殺草土疆豐
七涼秋立任功臣	修制贖傷不可廢
禮祀嚴集人卷之二	
農穀既登防水潦	封侯割地禁須申
八百養老飭衣裘	殺當循牲麻犬嘗
築郭趣民勤種麥	平鈞來旅慎因友
九鴈來宿號令嚴	神倉霜降吹聲宣
饗嘗制縣戎駒厲	炭墜趣收嘗稻先
十水冬立蒙阿裘	閉塞循行坏固周
飭紀効功黍飲舉	祈年講武水漁收
十一米壯飭固族	卷首祈祀詰收蒸
藪虞短至陰陽定	芸箭罷官塗闕嘗
十二鴈鵲効磔征	祀神魚薦入堅冰

計耕合吹收薪燎 次紀專農饒典牲
十二月內日所繫及昏旦中星皆主二十八宿只仲春之昏以井不可的指故舉張仲春之旦以斗不可的指故舉建孟秋之昏同仲春之旦耳所不及者箕昴鬼張四宿如管室不是室則為五也

禮記敬業卷之三

京山楊鼎熙緝善父習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維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內豎。內庭之小臣。御。直日也。子朝。父朝。惟朝夕一禮。今文王日三。只是時刻。放親不下。全提。猶真親。纔過得一日。莫音暮。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嘔。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王必在視。寒。煖之節。食

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始。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也。在。容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餘。勿得再進。惡其不敬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識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不敢有加。文王事親。至無所容。加也。旬有二日。乃閒。乃記者。記文王或瘳之期。以起下文也。疾。漸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

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成王幼。不能治。周公懼。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又王之為世子也。

此節見以報。事殷之心。

成王幼。不能治。周公懼。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又王之為世子也。

禮記敬業本卷之三 世子

又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觀效焉。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節。蓋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為世子之道也。然伯禽世子之欲成。亦必如成王。而示之為世子之道也。君之前。以法繩其下。是謂抗。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學。效也。士。俊選之士也。必時。四時各有其教。使有常而志有定也。干戈。武事。故于除。羽籥。樂事。故于時。以不與然。要重世子。治之。任教之。不可。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贊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贊

凡行釋教則必合樂合樂也如備其聲容以敬德也惟國有山喪之故則但釋奠而合樂取常事以致孝也大成樂者追作六代之樂也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重道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選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善乃進其

此人以若試投試則不令與賢才列必成之使此舉說三事而其後次論辨之方與辨至後論議者

禮記卷第八之三 世子 禮記卷第八之三 世子 禮記卷第八之三 世子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整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

債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立學之初制禮樂器成既塗象畢而用幣于先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

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

敬而溫文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與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

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人則有保出則

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言在傳... 成王幼不能...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 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法於伯... 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君之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爲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 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法於伯... 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有之取若不能...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也故世子齒於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物一事也齒于學是也三善者一文一武一君臣
一長幼世子與同學之人序齒相讓國人觀之曰
君若我而與我商讓何也曰父在若在長在禮應
如此則三大倫明矣夫一齒讓而明三大倫則
治國者豈必他求亦教世子以齒讓而已君父在
斯世子為臣子齒讓而居子臣之禮節所以尊親
其君父也故為君者必教之齒讓使知為子事
為臣事也故為臣者必教之齒讓使知為父事
仁讓通于國矣古語所謂樂正主詩書之義父
主于成就其德後一人大孝而萬國皆正或此
以齒讓而國治之謂也○國人觀之指百姓
因兩我字作同事之人有便後了與國治不相
數曰字乃為國人問答語氣耳舊謂不知
者問之知者曉之不通○後三學字首效

周公踐阼

難進難退入奉之王世子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
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同姓異姓諸侯之子弟自卿大
夫及士庶人皆謂之公族正於公族謂掌公族之
政而使之正也孝與于愛以明父子弟與睦友以
明長幼此下文之大指也○也言處公族之道與世
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也使庶子之為政於公
族者教之父子長幼盡公族之人孝弟睦友子愛
盡為政之道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公族之人朝見于公之路寢是為內朝此時異姓
之臣不與則立于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
而南一以齒為序父兄必居上子弟必處下貴非
同姓所論也○其朝于公向通管兩節首節使之
知一體之說屬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若朝見於路寢門外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
尊卑為序不序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為朝見
之位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公族之卿大夫士助祭于公則如外朝之位以序
立宗人者掌禮之官故于廟中按百官以職事以
爵頂位來隨其尊卑以為前後也以官頭事來隨
其職掌使各供其事也時異姓畢集故庶子治之
如此

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特特辨餼片受爵在先獻次之登餼最後今餼叙
之耳受爵者受尸之奠爵拜祖脫也獻者酌酒以
獻尸致孝享也登餼者禮畢尸出登堂而餼其餼
昭神惠也三者之禮必以嫡嗣任之此意公族之
庶子無祭其先之禮何則知為士禮以大夫之嗣選
士而無此禮者祭自祭則上嗣即非世子又非公
也族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以齒上已言之此又補出庶子治之與司士
為之相對以足前意三命謂子弟有三命之貴也
不踰者以齒也○疑問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
常時之禮故復提庶子治之以冠下矣恐不即指
上文臣有貴者以齒也○愚疑登餼節指為士禮
似亦無嫌庶子治之前謂中上內朝臣有貴者以
齒語既犯重表亦不接以臆度之登餼節或就宗
廟助祭世世出此三事言之見上嗣之重耳祭統
云凡饋之道每變以象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
惠之象是兼異姓說此或應指同姓則先上嗣也
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齒爵獻大
夫尸飲九以齒爵獻士及羣有司此所謂獻或即
君酌尸後獻同姓卿大夫士則先上嗣也又云凡
賜爵則為一穆為一鬴與昭高穆鬴穆尚是旅則

特與此所謂交納或即受君所賜旅開之辭以
上嗣為先也庶子治之即緊承此節說雖有三命
上嗣外言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

大車喪事也區為君皆斬衰然升殺之多寡則各
依本親故精麤有異庶子於公之喪序則精臣位
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繼者在前者亦以次注
但公喪雖于公族之內有相為服者亦以次注
人皆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
次于主人之下庶長人在上為喪主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
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人之初一人之
身耳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為
應記敬業人參之三

其在軍則守於公
公出軍而遷營則之主以行庶子別守衛處主
軍中○舊註備說作○謂迂主非備主也史記
○王載木上○謂為文○
○字○
○字○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字○
○字○

○字○
○字○

大夫士之婦子也○
伯父叔父官以廟言室以言貴室○
○使神維在外而常有所依守公室○
○若有其主也○
○若嗣者解以下有君臣之道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

族之相為也空弔不弔空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賙
賙承舍皆有正焉

應記敬業人參之三
○字○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緘劓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官刑

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
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

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
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

三老更事而兼知
五行之道曰五更

造餼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出饗之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

珍羞之具省畢親出饗之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

際退下作階而酌禮以款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養者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之道也

文一出迎老更將入門遠作樂擊發醴以饗之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初老更受命於西階下而令受畢及升堂

禮記卷之五十五

德音之致蓋清廟以承聖德肅肅肅肅乃德音之

中與相和以加者老更言及人倫則發揮德性者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和上而備樂所作之樂與所行之禮也言樂不

止登歌又有樂舞所行之樂與所行之禮也言樂不

下以管奏文王雅清象舞之曲中舞武王大武

與樂合奏足以通達人之神明與起人之德性

有神有德不專指學士凡在中者皆然若臣之位

本有貴賤之等本別向以情篤高卑作階而養

分有特階北而正其位與第皆固形之攝告之

象於斯須義終履之實上下之義行矣蓋勢維脫

願設于儀節也

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

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行禮必用樂禮終則樂亦終闕終也此時畿內諸

侯及卿遂之吏皆與禮廉天子命之反國各行養

老之禮是于其終而又使仁思備及也諸侯固

有東序群吏既以東序言者邇遠之吏各有家塾

黨序而言東序以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太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

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覆其

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養老始於古如聖人記述前代之事而修事也

人道莫大於孝老近乎親與地熱思慎慮因親及

禮記卷之五十六

因長及長也其舉之也豈徒然哉首具而本其

心之要者出也以其敬也言父子君臣之道合德音

獻而修之以孝養也言父子君臣之道合德音

之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言父子君臣之道合德音

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之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之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之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之命而通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紀之以義

講學以耨之

禮義曰可治也然或謂其必必講學以明其理也

本仁以聚之

仁者人心之渾然一理也學是逐事逐物遇欲有

播樂以安之

治情而至心則力無可補聖王惟播樂之樂而後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遠也

禮者禮之空也節為虛位至制節則有實迹

義者藝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藝事也藝之見于事者易為而義則為之分於仁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義雖為仁之節然必由仁以發則仁定為義之本

德立而萬善出也人則謂為順此特其用耳

仁則為之體一心得之者即事即物在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

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

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

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此反譬以申聖王教人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而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

華克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禮記卷之五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言治情之功也情以順為極達也達則

無不通天下皆遊於禮之中亦指聖王之德

尊大也為義而道小臣廉不虧所守官職相

正君不姑也臣以率也者分職以奉上也

以相為也安仁也者以禮相與朝聘以時

久相不也治至于大順所以天下之

死事無也如修義之禮念也蓋耕田

力何有之也人修義之禮念也蓋耕田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空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
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
謂之不知禮

禮之爲禮合於天時之所安設於地財之所宜
不時之取無難於供也蓋天時各有所宜而
用而不取鬼神官各有才而天時各有所宜
山用魚鼈居澤用鹿豕得之則有不齊物曲
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
鬼神弗饗應順禮則君子不以爲禮
不可矣上禮者守天時居山以魚鼈爲禮
禮記卷之三

止說四句中問着鬼神饗與不饗一句便完備無遺
此是文章之妙處地財言說有措置得宜之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
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
懼則上之制禮也節歲

定猶成也數賦稅之數也定國之數謂國之成數
類則以地之廣狹爲制蓋天子諸侯大夫地有
年之上下爲等此隨時而不同者也大殺謂歲
而稅大減也匡恐也不匡無所憂也此則
上之制禮有節財而推所致耳○故守承上
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而推所定數也與年之上下
國之數猶言國之定數定數即地與年之上下
者地之廣狹一定而不移年之上下隨時而不同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空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舊聿追
來孝

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成體
虛乃天與賢之時故堯舜不得而授夏商未也天
除暴之時故湯武不得不放伐詩大雅文王有聲
之篇革急也德謀也惟追先王之德而致其方來之
孝耳引之以見文王之德而致其方來之
也○時乃變通之禮順體空稱乃經常不易之
易○向說禮都說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
也○禘交放伐就是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倫亦祭也父子天倫故言道君臣人倫故言義倫
倫禮也天地則有冬至夏至之祭宗廟則有禘
禮記卷之三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
社稷有新報之事山川有望祀之事鬼神人鬼天
神也天子所祭之神則其體重諸侯所祭之神則
其體輕也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賓客謂朝聘及大夫士相見也用與交必須財
物皆義之不得不然者義則合宜故又曰安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
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質龜不藏圭不臺
門言有稱也

以他物

琥璜

琥為虎形璜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于圭璜不可
專達必待用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祭亦
以時幣也周禮小行人琥以繪璜以繡

鬼神之祭單廉

鬼神之座異于人
假多重以為溫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旅衆也君視朝于大夫每人
一攝于士則衆大共一攝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
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三 禮器

獻以爵賤者獻以斝尊者舉爵五獻

之尊門外缶門內甒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周官典命宮室以命飲酒節自上公至于男各有
差此宮室貴大也

大路天子曰大去斗曰大升易曰太房此器四貴大
也尊者惟至四重卑者止于一重

也宗廟之祭通天子諸侯大夫士言之貴者主人
賤者佐食也尊者尸也卑者主人也

鼎自舉也爵容一升散容五升解容三升角容四
升于男五命故其享禮五獻

大者則至大在門外稍大在門內君尊
極小陳之在堂人君而尊而尊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
堂上高於堂下也

有以高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

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周制燔柴于泰壇祀于壇下
掃地而設正祭禁盛酒尊之器木為之因以為酒

戒也廢猶去也樹亦禁也但無足以其形似木樹
故各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壇為高不壇為

下廢禁則又下矣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三 禮器

天子六綵裳纁裳九章諸侯武七章或五章天子
之大夫三章以數多不能備舉故各舉一章該之

見分漸等文漸盛也龍繪于衣龍首卷然故謂之
龍袞龍如斧形龍狀兩已相背皆繪于裳春纁赤

色天子至士皆朱玄裳纁而獨于士言者士無繪
纁也水藻潔而文因以名纁焉見制冠上有藻纁

文也下此則殺之而因乎
命然朱綠藻未嘗不同也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

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黼禴此以素
為貴也

祭天為敬之至者不為文飾之美折旋揖讓所以
施于外資見父之族黨不可為此容也天子唯

之稱祭天之大路朴素無飾以滿越為席也
尊股曰犧尊犧者以供祭而名也此尊以

布為覆籩櫛白木之有文飾者枚沃盥之具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此引孔子之言而中之以結上文孔子謂禮當省察以其有不豐不殺之異記者引之言所云不豐即吾少小下素為貴之謂所云不殺即吾多大高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許萬物大禮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用心捕物則心在物故曰外心蓋天地之德發揚于兩端而音偏于萬物其理之所該者大物之所成者博安得不以多為貴乎此行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于射以備物也禮論到多少大小高

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說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其發德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凡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須知天之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香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不可少當其少便若不可多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冥契與者此禮之所以為稱也舊都作郊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內心主于存誠故不以備物為敬蓋天地之德發于萬物其極致處甚精而不粗微而不顯縱橫取天下之物終是粗顯不能稱其精微是以行禮之君子主于存誠于內以慎其獨蓋以吾精微之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尊猶重也重其在內之說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此可見先王制禮空少者不可多空多者不可寡惟稱其心而有承奉不失守定着這

是故君子大夫而祭謂之禮匹士大夫而祭謂之儀君子大夫以士言也匹耦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曰匹士據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謂之為稱也謂之

管仲鏤簋朱紘宏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禮記數乘入乘之三禮卷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濫矣

大夫祭用少牢不宜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論其極小謂並豚兩肩不足以揜豆耳豈狹隘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離

承上言管晏皆不慎也君子行禮不可不慎其分而慎焉蓋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令上不侮下不借乃眾之紀也紀散則眾亂矣所以恐目故借以為喻慎之惟鮮亦曰慎之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引孔子之言而釋之夫子所以能此者蓋得其行之道也慎者戰之道如在者祭之道也

君子曰祭祀不祗不塵蠶不索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毳

此言祭祀之禮君子記者自謂祭以事神為主若祈私福則不誠也蚤也蚤也祭有常時若以先時為快則不敬也蚤也蚤也祭有常時若以先

冠昏之禮莫告有常儀若為善之而更設他祭則

定數不以多味為美

夏父弗祭人姓名也弗祭公祭立逆于國本則公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祭是逆祀而弗止也

臧文仲公之族也公祭公祭公祭公祭公祭公祭公祭

禮記教義入卷之三

麻弗基為宗伯與禮乃移則公置備公之下夫聞

大非禮矣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

燔柴於輿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凡祭火神則燔柴

而祭饗神宗婦祭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饗

所以報其為飲食之功是祭老婦而非火神也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撓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而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大小見前

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其曲禮也

百體缺何以成人設施乎禮而不當亦與禮之

而損等矣何也禮原大小顯微之異人若任情

精意盡則此皆設之不當而與禮之不備同矣故

不可也然則設禮不可不當也

戶也當乃可以為禮否則如禮何哉

致亦歸于一不得其一則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且當矣如此看則一乃所以當也下文所謂誠節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敬致其敬而誠容有美

禮記教義入卷之三

禮雖不同其誠則一而竭情盡敬致其敬少下

文為貴是也此誠之存于內也蓋攝禮

之大端如此若語辭此中上致一之意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

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捩也

音隻

音隻

音隻

音隻

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呼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繁七日戒三日欲慎之至也

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魯郊以後稷配先于類宮告后稷然後郊也清泠并州川之小春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太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縣三月繁繫于縣也七日欲敬齊也三日欲齊也方祭而先有所事未祭而繫牲齊戒皆行之有漸次者敬慎之極致如此也池音沱

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賓主相見之禮有損介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皆緩而不迫和而不乖故曰溫之至也舊註云溫蓋藉也損詔以承藉賓主相步以承藉樂工如玉之有幣以承藉之而文采可觀也疑問云損詔相步舊解恐未然按禮行于聘問則有損禮行于祭祀則有詔如詔于庭詔于堂詔于室是也又按樂之奏也有文武相雜其舞也亦有步武綴兆總若是不迷猶禮之有損有詔

禮記徵義入奉之主禮器

若是其從容也故稱取相步二字對損詔言耳亦有見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反本復其初然之心也修去也樂上如澤神之意也二者皆謂之不忘其初禮于凶事不用詔告以愛親者人心之本然辨踊哭說不必詔告故不詔之所以復其本心也禮于朝廷養老更賓賢能之盛事必以樂而樂之亦以蕩滌邪穢消融滯澹復老者賢者本然之良心也此二者反本之事也朝事以樂何樂註云

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

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

下章可詳矣而設棗棘之疏為郊祀之飾此三者修如也樂器終也割肉欲中其音節也莞細棗棘除去穀之稊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人胸中若無節度則藻鑑昏雜觀物亦不能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故察人所行而不由禮以察已作事不執禮以爲要則放蕩而無檢出言不以禮爲主則虛誕而無檢不敬不儉先無節于內知又何以觀物哉可見禮為事物之極致而欲察物必以禮也節字虛禮字實二句一虛一實一翻一覆講節字禮字俱着已說所謂禮安在作事出言是也若已無禮何以觀物

禮記徵義入奉之主禮器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廟父必敬於日月為高必

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聲登聖聖音尼

財物帶玉牲牛黍稷之類致推行也大事謂祭祀之大者順天時為朝廟父必敬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聲登

見禮樂所關甚大而不吝不憚也故曰蓋古語君子謂王者與接也如有事于宗廟朝廷則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者始也何禮不德樂不德而志事一如先王俾世常治無亂心新義云

志曰與人與此二意何干須知禮樂只是個和道

和道禮樂所自生也生于序也樂所自成于和也

禮樂故先王制禮以節事使人一身一舉動皆受程序

禮樂之可以道志使凡所趨者皆宜觀其器而和其

工之巧微其器而如其人之知豈有觀德樂而不知

事無不節志無不和則自生自成人者使德樂之

不與人與此大便是一物無時無處無時無處而

得此禮樂非止器數之末總只一箇和字

禮記卷之三 禮器 幸

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奉以進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

祭用幣告神乃殺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

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則若生祭而卿大夫從山

則夫人主祭而命婦從

所饗者制制薦獻之類三者主祭助祭皆然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定者訂

詔告也牲人以幣告神蓋在庭也此神宰牲時

殺牲取血毛人以告神于室此神宰牲時

定定熟肉者之既熟避尸入室乃食也相盛羹

吸定而告神于室此是為熟未食之前也然亦即

謂牲時事道言也三詔位各不同行禮者之心蓋言

未求神于庭而未必得或得之于室求神于室而

未得或得

設祭於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此於上而禘於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禘祭於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禘祭於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禘祭於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禮記卷之三 禮器 幸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滷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

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

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

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祭也言王事明非諸侯所得有也三牲

牛羊豕也腊陳也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得

四海九州之歡心也道豆所薦品皆四時和氣

之生也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也金性至和納矣

邦所貢之金于廟示金之和也玉以比德陳束帛

在廟而加璧于廟示玉之德也所以見諸侯

德以尊天子其情意之所如也天子與諸侯

衆諸侯之財也令陳之於廟以示天子與諸侯

天下人皆不得私其所有也自三牲以下皆是

禮記卷之三 禮器 幸

禮記敬業卷之四

京山楊鼎熙緝菴父習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犬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犬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郊用特牲諸侯用天子用犢非若祭社稷與賜諸侯之用犬牢也其貴誠之義天子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中言人以見特牲之用犢也郊用特牲用犢二項平說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郊特牲

至敬者郊與大饗不饗味而貴氣臭言不饗味而但貴其氣臭也○舊以不饗味貴氣臭兩分不知至敬句原一直下不享味即是貴氣臭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修而已矣

非特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天子之敬諸侯亦有然者諸侯來朝天子待以客禮在廟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行饗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服修於庭前然後設餘饌此二者皆不饗味貴氣臭之義蓋鬱鬯有臭亦無味既修無味亦有臭也○諸侯為賓作鬱灌在後殿丁亂切又音加

大饗若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若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王若享客之禮諸侯席三重而君禮敬則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禮則席三重

侯適卿來聘則禮當三獻則介則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則大夫故謂之席若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禮則是降國君之尊以敬大夫之卑蓋大夫之尊則君之名雖介禮則客也○大饗有門三獻之介以天地言大享謂以洽祭言大享謂設饗以天子饗諸侯言大享謂三重席而酢以諸侯相享言也三重席不重只引起下文

饗稀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稀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神清禱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神清禱

無樂則神清於虛嚙之辭這義字與陰陽之義則下句難接且下文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都不消用了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郊特牲

曰飲養陽氣則饗稀為陽而食嘗為陰矣曰凡聲陽也則有樂為陽而無樂為陰矣此所以為順陰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

諸侯朝天子以客禮特之敬稱賓而得行燕享之禮燕則大門是寢門字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各詩時邁之篇也奏之以示賓主和易中有一嚴敬之節也嘆之嘆美之也此句與示易何揚上賓上義之節也歌者即上升歌也貴之貴其自然而精也樂由二外陰禮樂所自萬物得則陰陽言陰陽之功用惟陰陽和能令萬物得則陰陽

之禮樂。自無不和。故先王時。實取之。以李仲堯
云。原說禮樂之妙。說到陰陽以見其功用之大耳。
觀樂由陽來。兩句明是合一之
理。若以萬物為禮樂。於理未安。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
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
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當真之法。與前大異。不同。旅幣。是說言之。旅。陳
也。實所陳之幣。各隨其次。故曰無方。龜。鐘等。又
實之。則也。不。服猛者。言德威。推。能。服。猛。暴。之。人。
也。不。德。者。言。往。進。此。有。德。之。玉。于。有。德。之。天子。也。
也。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知。字。和。字。
也。是。問。云。人。所。向。往。將。在。德。矣。恐。非。往。進。之。說。亦
是。

禮記卷之四 郊特牲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天子百燎。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侯。所以申信
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
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特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以已
物而私覲。若大夫往。則大夫之命。亦不當以已
則為中。信之公。而大夫往。則大夫之命。亦不當以已
何為於諸侯之庭。而私覲。始無嫌耳。而庭實私覲。
傳于諸侯之庭。蓋人臣之義。
無外交。所以一心行吾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
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諸侯之宮。擊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錫音陽。

宮。擊。天子。擊。磬。也。白。牡。天子。用。牲。之。禮。也。玉。磬。天
子。樂。器。也。朱。干。設。錫。冕。以。舞。之。則。天
子。樂。器。也。朱。干。設。錫。冕。以。舞。之。則。天
子。樂。器。也。朱。干。設。錫。冕。以。舞。之。則。天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繡。門。旅。樹。及。坫。地。三。條。繡。黼。丹。朱。中。衣。是。一。事。繡
繡。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
服。之。裏。
衣也。

禮記卷之四 郊特牲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勝於此相貴以等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
三桓始也。

相貴以等。謂禮相尊貴。以等列也。此是禮不足以
以其貴。相賂。以貨。賂。不足以取其富。相賂。以利。于
不足以取其幸也。諸侯有困而已。故不敢。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周存夏殷之後。封為上公。使世守天子之禮。賢就
禹湯功德。猶者。可以已。而猶如此。厚之至也。
不過二代。謂殷
隆于二代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周存夏殷之後。封為上公。使世守天子之禮。賢就
禹湯功德。猶者。可以已。而猶如此。厚之至也。
不過二代。謂殷
隆于二代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此寓公亦謂臣其子矣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君對也南面而答陽北面而答君則其職業豈容不盡哉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矣家臣若又稽首於大夫似一國而兩君矣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大夫朝服以祭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禮記敬業卷之四

禮與射難於相應故美之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屈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

失之矣

釋祭之明日又祭也釋是堂上接以祊是于室內未禘皆一時事釋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室今乃于庫門內祊當于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而祭市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皆違于禮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

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社以祭土而以陰氣為土故于壇上北面若水北橋下南向祭之此與陰氣相對而奠其享也甲為十干之首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立社以祭社以神道尊地而不敢襲也地與天同功則地道誠神而人當神之矣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之禮為鄉大夫之祭主祭土神于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皆以示其為萬物

禮記敬業卷之四

唯為社稷出里

單盡也為祭社之事則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焉蓋每家一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為祭社之事而田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則使丘乘供之四也為丘四丘為乘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社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災也。草生其後例。苑田節開視也。兵器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于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起。皆是人為之。誓法習衆習熱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是軍旅之法。習衆習熱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能取諸利。謂欲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餘。命者殺獲取合。皆有定制。犯命者必誅。不使之犯命者。正末以道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所得仰詩所。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誦法而貪下之。所得仰詩所。云。大冠不盈之意。以戰則克。晉氏于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摘訓云。兩個以觀。總是以習軍旅。之事。未西句分應上兩項。謂觀其習變。求以柔服。其相暴之心也。觀其不犯命使之不貪所得之禽。也。求服其志。故有勇知方。而以戰則克。不貪其得。則克。以祭則受福。只論聖耳。還不宜分應。

○天子適四方先柴
所適必先柴。以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也。與車轡馬。跡遍天下者。異矣。

禮記卷第八 卷之四 郊特牲 七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舊註。郊祭者。乃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不知迎長日。乃日夜之日。主日。乃日月之日。如何。扭定。迎長日之至。講捕訓云。主于迎日。乃主意之。主日。乃主實之主。推其注于迎長日之至。故主。平日。此說得之。天地之性。不相似。性只就形氣上淺。為之。以便與天地之性。不相似。性只就形氣上淺。說。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饋。貴誠也。郊之用辛也。

問郊之用辛日何謂。
周之始郊。日以至。
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日。是辛日。此後未必皆辛。乃不以冬至日為期。而必以辛日為期。恭反齋戒。自新。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郊。卜。牲也。告卜之事。于祖廟。而後行。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龜。以卜。而于禰廟。此親考之義。

卜之。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于其中。射以擇士。因名澤宮。其日卜。竟。自可。即以祭祀。誓。戒。未。執事。春。而君亦聽受其命。是當受教諫之義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四 郊特牲 八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犬廟之命。戒百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于太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遺。鄉為田。蠲。弗命而民聽上。
祭。按。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示。民。嚴。上。使之。知。所。畏。避。知。所。供。奉。也。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途。反。道。路。之。土。使。新。者。在。上。也。郊。內。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命。而。民。自。聽。從。正。所。謂。嚴。上。也。

祭之。王被袞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象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疏音早

素車，股木路也。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郊所以明天道者，言天道幽遠難測，郊以大報乎天。郊則安得不則天之道，使其功德之大如排天而下。耳。然則安得不則天之道，使其功德之大如排天而下。耳。原之，此句與社所以神地之道相類，不可把則。天就作。明天道。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上帝者曰滌牛，祭后稷者曰稷牛。滌春，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下牲禮記，稷人春之，國郊特牲。九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春，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人本乎祖，故以帝祖配。

大蜡者，比諸侯一國之蜡為大也。八，神春先齊司農，謂表駟、遺虎坊、水庸也。伊耆氏，神農也。索，求索其神也。舊註，伊耆，老也。據通鑑，神農一名伊耆氏，作蜡祭，以耒耨，鞭草木，則伊耆乃神農，非堯也。堯名伊耆。

蜡之祭也，主先齊而祭司齊也。祭百種以報齊也。齊與魯同，先齊是持功之神農，非炎帝也。主言齊，八神之主也。司農，上古所饗之官，非周家后稷也。先齊，謂齊百穀之神也。齊之，以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

饗農及郵表，饗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唯音拙

農古之田，饗有功於民者，郵表，饗農也。田畔相連，饗處，逆為郵舍，田饗，居之以督耕耨，禽獸，即下，猶虎也。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義之盡也。至，有功必報，義也。而下及禽獸，則義之盡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自先齊以至郵表，饗人皆知其功，至于禽獸，則未必知，故又言之。鼠豕害稼，食之者為有功，故迎其神而祭之。正使之必報之之義也。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勝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祕辭也。反其宅，安其所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蟻蝗之屬，草木各歸根于藪澤。禮記，郊義，不春之，即特牲。十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蜡神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仁之至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既蜡而服，先祖五祀，則服黃衣，黃冠者，勞農以休息之也。黃，土色，黃衣黃冠，為草野治田之服，服其服以息其。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尊，尊野服也。

結祭之職，諸侯貢禽于天子，以爲祭品，屬大羅氏之掌，其貢禽使者，藪草莖而至，是尊野服，以見爲忠敬也。

羅氏致鹿與如，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鹿田，獵所。漢女則所俘于亡國者，客貢使也。請畢將之，羅氏出鹿與如，而以王命詔戒之。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意以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樂，上豈可好樂無厭，淫德不修乎？新義云：論諸侯以突出大羅氏三節，益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

天子樹瓜華，不欲藏之種也。
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言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廢廟之用，而不可收，欲久藏之，種惡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四 郊特牲 十一
與民爭利也。意以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上豈可好貨無厭，貪利無已乎？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也。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以記其豐凶也。其國歲凶者，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虛妄費也。按者，寬而繼之之意，既蜡而收，敬結聚，則民皆休，故不興起事功也。此章自黃衣而下，皆因神之致，相其功于幽也。幽明皆得，此蜡之所以爲善也。○務其力于明也。幽明皆得，此蜡之所以爲善也。○務去。

恒豆之蕓，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舊言此諸侯用豆之禮，如饋食之豆，此恒豆也。祭水，饋尸之豆，此加豆也。蕓，酢米也。水草，肉本。一水一陸，相間而設，所以表品物之備。○天子恒豆，加豆，陸產兼用，水陸諸侯不得與，故鄭氏以此爲諸侯之祭，然義在交神，不在天子諸侯之別也。徐通承上節，極有理。

蕓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蕓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也，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卷音衣。

禮記卷第八 卷之四 郊特牲 十一
此明祭神之義，在誠不在味也。不可耆，謂不可貪食。安樂，謂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樂。武，萬舞之地，不可窺處，以自突。宗廟行禮之器，不可用。以爲便交神明之義，如此。○細看通豆，祭者，在神。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稟之，亦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巳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後底。
幾音祈。

是而後底。
幾音祈。

未有五味先有和木自備讓先有鹿布明之服其禮之異也雖刻錄之也委漆飾之數限也宜循所也

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用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外也

鼎俎何以奇處天也陽也遷豆何以偶處地也陰也黃目黃齊也黃金鑊其外以爲日也厚名厚用野鬱鬱之有芬芳之氣列于黍尊之上故云鬱氣之上也中中央之色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巳參醴醢之美而酌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禮記

禮記卷之四 郊特牲 十一

用鸞刀者鸞鈴之聲調和而斷割其肉其意義爲可貴也○黃其義且處只言貴有其義存焉不可因斷字遂作仁美之義音

○冠義婦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敵之可也

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不聞有番下之緇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屬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收棄之可矣

通于冠於降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宇之敬其名也

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醮酢曰醮客位在戶階之間加有成加禮于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使其知克廣志意以辨尊服也初冠義服時而後禮義

委貌周道也童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三者皆緇布冠先王制之有追故以道名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華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帶皆始加之冠○母音牟追音堆

周弁殷哱夏收

此各是時王所制爲三加之冠弁名出於弁樂樂大也哱名出于無條履也收飲其髮也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弁之布也自與代皆以素爲髮而繫積其髮故云皮弁素積也三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禮記卷之四 郊特牲 十四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爲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從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歿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禮無生而貴言有德乃有位也故其冠但用士禮立諸侯以繼其先世矣故其冠亦用士禮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降殺也使其無德則不得爲大夫故其冠亦用士禮有位者古無謚無位者古無謚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此總結前冠義以下義字所包甚廣不止冠義已也尊其義少人去尊之夫義五句轉德透出箇義可尊之意曰難知便見非祝史之專而明其義者君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由此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成不嫁

此以下至人之序也言昏禮之義附托也托于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符意必誠而非虛文辭以道情必腆而不輕實腆善也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善信者禮記卷第八卷之四即特牲

施之則以事人存之則為婦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地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以正始自以正終故共半而食一與之齊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故夫成不嫁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個導之也男先乎女正猶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執摯與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曰敬章別四然後字皆言其不易也有別則門之內倫理明而思義為室家宜而父母順而父子以親父子有相親之恩便有相親之義故義生此字即生則相親之生義生則人倫之間皆然有禮以相接故曰禮作由是推之宗國天下無一不得其所而萬物安矣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切從父兄嫁從夫夫成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示躬親其事也躬親其事所以示親受之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總執綏授綏言得天下極言其效也大門女家之門先婿車在前女從男婦車隨之夫者丈夫也知才智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親迎且致齊戒是事鬼神陰陽之道蓋求助而為社稷主合二姓而為先祖後不得以禮記卷第八卷之四即特牲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平粗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是以三王雖作為共牢之禮而粗外之器皆如古用陶匏也盥饋舅姑卒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燔祭句用氣也
此以下至篇和皆言祭禮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禮以血為神下室次應腥肉下室謂次應赤也下

隋祭之時以黍稷養而祭尸... 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而祭... 與水皆陰而黍稷與齊乃地產... 報陰也... 惟管陽間胎也... 合蕭與黍稷... 氣上并亦屬陽... 賦月中之水... 水說齊從祭齊加明水... 之物不待言矣... 明水言總之為貴新也... 只在陰陽取諸月中上見之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 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 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禮記疏義 卷之四 郊特牲 九

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 以見之... 蓋也其服至如此... 之誠在內... 于孝士之祭稱孝孫... 侯有國卿大夫有宗... 人等尸之禮... 相者或詔威儀... 以主人再拜稽首... 其所以自致肅敬之心

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 矣舉犂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祭也... 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腥肆爛膾是一事... 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 與水皆陰而黍稷與齊乃地產... 報陰也... 惟管陽間胎也... 合蕭與黍稷... 氣上并亦屬陽... 賦月中之水... 水說齊從祭齊加明水... 之物不待言矣... 明水言總之為貴新也... 只在陰陽取諸月中上見之

縮酌用茅明酌也... 祭必用酒故以說酒之法... 體齊制事所用縮之義... 以茅籍于下覆于上也... 言欲沖醴齊則先用此明酌... 也

釀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醴酒... 釀酒沈于清汁... 沈酒... 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 汁獻即... 香汁也... 之汁獻... 循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

循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所涉三酒... 其法故... 也名不... 醴酒... 釀酒...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泛言祭有三者之例... 福一以...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

都

齊用玄冠玄服所以陰幽其思也見所祭精誠之感

內則第十二

內則猶言家法中間多言士大夫禮以為上下之通例據篇首總冒一篇自應一章分之則委觀養子二論而已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天子冢宰師之貴故命冢宰降下其德教于民下節至終章皆德教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鞞糾搢笏鞞音酒搢音施

立教自孝始故首言事父母之道與洗手也盥漱口也也以梳理髮曰櫛以緌緌髮曰緌緌髮作髻說

禮記卷之四

注

而加簪以固之曰笄又以櫛束髮而垂餘于髮後

絲結于領下以爲固者曰纓纓之餘者下垂曰緌

端玄纁纁用衣用素也釋以素爲纁大帶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斲刀礪小觶金燧觶音今

左右各有所佩佩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斲以持下小觶以解小結者

金燧用以舉火也

右佩玦捍管遺大觶木燧

玦射者著于右手大指以鉤決開方者捍拾也指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於者管筆張也遺刀室也

大觶以解大結木燧除則用以鑽火者遺音逆

佩

偏束其脰自足至膝也

屨著綦

綦屨頭之飾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衣紳

衣紳者玄端緇衣之上加紳帶士妾服也

左佩紛斲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纒施繁裏大

觶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繁裏音盤

黃管屨在管中也施繁裏者爲貯箴線纒也衿纓

衿纓有絲也○蔡云衿纓衿間有絲方紐而身之

之物也若以衿爲衿纓爲香囊恐于上于事父母

之可見○衿音

禮記卷之四

注

及所下氣怡懽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漿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苛疥也刑被髮摩也溫承藉之義敬者

或適于肅故又柔色以承藉尊者之意

醴酒醴毛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醴音移

醴厚醴醴薄醴也毛羹以菜雜肉爲羹

棗栗飴蜜以甘之葦苴粉榆芡滌澆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粉音文

飴餈也免新鮮者莖乾陳者言莖苴粉榆芡物或

用新或用陳也滌澆也滌澆也滌澆之滑者也

疑者爲脂釋者爲膏○黃音九

免音問葉音考滌音史澆音漏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緹拂髦總角紉纒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男未冠女未笄則其禮有未備焉容臭香物也不佩用而佩此者示未能御事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朝朝父母也長者已冠笄者也具謂所進之膳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欽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凡內外者不但子婦而已也孺子言最幼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禮記卷之四

五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欽席與簞縣衾篋枕欽簞而禱之

社野席也何趾趾何何也其坐時則少者執坐牀以與之坐而御侍者舉几以使之憑其附而起也則欽席與簞云云簞最為親身思其或汚故既欽而又以篋之○禱音獨

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厄匱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莫之敢飲

傳移也故與牟感黍稷厄感酒醴盛水篋篋謂從父母舅姑之餘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既食恒餒父母存家子御食群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餒

佐餒謂勉之使食而后餒其餘也既食恒餒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者恐母餓食心傷故侍之食也于時家婦代姑家子御食不暇于佐餒群子婦則佐餒如初如父在時也旨甘柔滑孺子餒以慈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

噦噦帶也噫噫聲也噎噎聲也噎噎聲也睥睨視也洩洩由鼻出者○噦音噎噎音艾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

禮記卷之四

五

衣衾綻裂紉箴請補綴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

不見言即掃除也和灰用灰湯也以線買箴為紉箴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

燂湯也潘潘水也澣洗面也其神時皆備是禮也○燂音澣潘音澣澣音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莫之而后取之

言內言外言其事也皆坐皆跪也諸地而就地以取之皆遠嫌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問不持，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溷浴，浴室也，擗，猶陣也。○溷音通。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嘗，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禮記敬業八卷之內則

五

人代之謂尊者使人代之為也，弗欲者，弗欲其代也，姑使之，姑教使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愛之愛此子婦也，縱之使之為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不表禮，不明其失禮之罪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後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諫，罪指父母言，撻，撻之殺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所生也，若及也，或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記敬業八卷之內則

五

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冢婦。

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不友，不敬也，無禮，不敬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不敢並受命於尊，雖出命于卑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則受而獻諸舅。

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或賜之謂承私親兄弟所賜也。舊亦香草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舊音禾。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別姑所不受者。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人宗子之家雖乘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

禮記卷之四

三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猶若也。歸遺也。謂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等物也。獻其上等者于宗子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用而不可獻者。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齊戒而往助祭祀以致宗廟之敬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梨曰攢之

撰須臾切。粗梨切。

此皆治擇之名。膳之言去其毛令清潔如膳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闕

此及下節言養生同而稱分異也。大夫五十始命未為其老故無常膳有闕則有常膳矣。闕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者。

天子之闕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堵一

達者自房而達于夾室也。于房中五一房之中而五闕也。大夫卑而無幾故遠之而亦于夾室然止于三闕士則但于室中為土堵以度食而已。五者三牲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一則食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禮記卷之四

三

曰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其心。喻父母于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其德行也。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微言也。乞言而禮亦微。是共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閣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闈掌中門之禁
寺掌內人之禁

男女不同梳枷不敢懸於夫之揮梳不敢藏於夫之篋筒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欵枕篋篋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直者曰揮橫者曰梳梳以竿為之

笑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滌慎衣服櫛緹并總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名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

禮記敬業八卷之四內則

三

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

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婦者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作動作之時姆女師也

子生男子設孤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孤帨為男女之象與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犬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體負子賜之束帛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若以三牢之禮接見其子宰大夫其設禮之具生之三日將行此禮前期使大士十之吉者抱之此吉者遂宿齋朝服俟于寢門外至此日內人以子授士士承而抱之以見于父詩永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于遠大也然後保母受子于士而抱焉至此則見子之禮畢矣宰乃以體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勞之食子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犬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犬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夫特楮天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禮記敬業八卷之四內則

三

此三日負子之後人君養子之禮諸母諸妾可者謂傳御之屬可為子師者教以善道曰師慈母母安其寢處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

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井自

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貴人卿大夫也由自也所具之禮如朝食者以示

豐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出也

東房出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飲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其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飲敬師也言當敬
教使循善道也作咳聲以示愛也記有成謂當記
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
早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
成于尊也適寢後夫之
燕寢○運音斷辨音偏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如養禮

宰屬史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藏于家之書
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閭史州史
皆其屬史也入食如養禮謂與其
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始之禮也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

三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諸侯名
世子之禮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諸侯名象子之禮外寢燕寢也本
在內以視側室之在旁者則為外地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湫澣風齋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餞遂入御

內寢謂適妻寢如始
入室如來棟時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
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
之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擯者傅姆之屬也
君所有賜謂君所備愛特加恩賜者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此諸侯夫婦相授受
之禮祖尊故無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餼

禮記敬業入卷之四

三

見于公宮以告辭也餼
者考其功勞言有賜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士與大夫皆臣也其適子妾子有同時而生者雖
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大未與婦禮
食之前故曰旬而見蓋分甲故其禮畧也○旬
讀為均一說如字讀十月為旬或不符三月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

循其道

天子諸侯皆君也冢子嫡庶子亦有同時而生者
然冢子見于未食之先執手以致其敬嫡庶見于
已食之後但循首以致愛而
已蓋其分尊故其禮隆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肇革女肇綵

祭小囊盛悅巾者男德也女廣
緣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
方名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比十年出就外傳寄宿於外學書詩

比謂朔望與六甲也
書謂六書詩謂九藝

表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襦袴皆下服不以帛為飾也
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諒謂諒也
諒謂諒也
諒謂諒也

十有三年學樂論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禮記卷之四
內則

詩曰樂歌之謂樂也
樂謂樂也
樂謂樂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

學不教肉而不出

始學禮謂成人之適當習古凶軍實嘉之五禮也
冠而始服備故衣裘帛大夏再樂樂之文武兼備
者季弟百行之本故務梓行之博學而不教不恐
所學未精也此乃蓄其德美于中而不自表見之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友孫友視志

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夫猶常也
師也孫順朋友而悅其志之所尚舍已從人唯善
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
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方物謂義事理之宜也謀屬言慮屬心方物
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烹治絲繭織經

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蓮豆菹醢
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至十歲則恒處內也
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也
執麻也
織經也
織經也
織經也

教以女玉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
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蓮豆菹醢諸物以禮相
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於容德
中于女工終于祭

禮記卷之四
內則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

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勞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遠音祥卷

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字玉之雜采絲繩也貫

玉于藻故曰玉藻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深延

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延

在其上也龍卷龍于衣表也祭祭宗廟也此以

文為貴也此下五節皆天子守禮以為天下則

而不敢稍自放伏者玉藻龍衣自然穆穆而不取

放及玄冕皮弁玄端皆所謂先王之法服也

玄纁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端音冕

玄纁之纁冕三纁也纁一纁服以朝則纁纁則朝

中于東門之外南門外之明

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

禮記敬業不奉之周玉藻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虫

此和上之禮辨言也加於而居明堂左為正

陽固非正用故闔左由在立于中者右之中也聽

禮之變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饒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犬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皮弁服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疋之布天子常

日視朝服之朝服用皮弁而朝食即之者不取

常服也樂也日中而饒謂日中而食也朝月朔也

常服也樂也日中而饒謂日中而食也朝月朔也

常服也樂也日中而饒謂日中而食也朝月朔也

常服也樂也日中而饒謂日中而食也朝月朔也

常服也樂也日中而饒謂日中而食也朝月朔也

辛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警

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祭服燕服之總各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

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燕服此節即加玄冕者

動書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之樂言有專職欲天子有所畏而謹言動也

胃也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三月則四益也
與君 同施 與君 同施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
雨君不舉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
功不與大夫不得造車馬

上以竹為笏而刺飾其本君摺之以自賤也
不賦以寬民財不與土功以寬民力造制作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大司馬所繫有天地四方之象各以四方之
與體辨之從所下之象各有宜所謂卜人定龜
史定墨君定體

禮記祭義不來之謂玉藻
也史定墨君定體以刺其本君摺之以自賤也
以觀其所繫若後墨而折大謂之也廣若裂其旁
破細出則謂之墨折亦謂之兆折也體者先王之
形體定次定其容與墨有成述者體則吉凶
變化有隨時變遷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故須君
定之○一說定體在未卜以前故君有獨重若既
既之休咎則史事
耳極有見○墨音問

○君羔裘虎犴大夫齊車鹿辟豹犴朝車士齊車鹿
辟豹犴

辟豹犴之皮捕緣也君德純潔似羔故用羔裘重
似虎故用虎犴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犴其
文章煥發故用豹朝車
亦謂大夫○犴音直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其雨
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使進象筭書思對
命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

禮記祭義不來之謂玉藻
天子播珽方正於天下也

珽亦珽也挾然無所諛故謂之珽
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音舒遲之美前有所畏則共進計邊前詘者員
後其首也後直者下所正方也讓于天子故殺其
上也
茶音舒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
故笏之上下所皆員而殺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此共下四節皆言席上之儀臣侍君之坐若側旁
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則退或有席
君不許之退則與君共坐一席大夫常引而退
于君視黨之下亦不致與君者同席也

者旁側之喻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則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生否則躐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求于前也

讀書食命則齊豆去席尺

齊豆書與豆齊也豆去席尺恐汚席且便也書亦如之恐汚聖言且便于覽誦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辨音備

禮記·卷之四

玉藻

三

四

以客禮待之矢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飲以祭禮也飲而俟者當羞畢而後飲以利滑喉中俟君食乃敢飲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飲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近食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字自嘗羞故也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其飯飯亦先飲以利口俟若飯而後飯也羞近者但于近處食一羞也品備備也嘗遠食必自近始也

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殮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殮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食與而覆手以俛山之兩旁恐有礙位所藉之物以飲殮飯助飽日殮若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殮明不致以先君而飽也一殮之後君單食而再殮手則臣又飯殮如是者三明後君飽而俸也君不竟殮飯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和容禮故得以已無授從者不客之者固非容禮不以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俵單俵音迭

主人勸侑而客不盡食以食于人不宜飽也水漿非盛饌故不祭若祭則太壓降卑微如有所畏則矣俵音迭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

而色猶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禮記·卷之四

玉藻

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屣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言自衛之貌坐地也跪而取履就隱僻處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斝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崇古也而特祭饗野人則用酒禮不下庶人也野人之外未有不尚玄酒者君坐必尚尊示惠言君出而君尊之也而大夫士則設尊在樽上兩樽之間等側次之而不面尊臣不敢專惠也君則未有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續纁者會也

天子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纁玄為天之色朱為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也諸侯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于大夫士故用纁纁則雜以地之色纁則雜以土之色也齊冠齊成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用玄以陰幽思也丹則赤色而文綦則文色而質亦尊卑之辨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禘之冠也

縞生絹也武冠紕也縞冠凶服而武用玄則吉蓋係為祖既禘之冠如此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素紕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紕也冠與卷身皆用縞而以素緣之子為父既禘之冠如此

縵綌五寸惰游之士也

縵冠素紕而綴之垂者五寸以其失業故配之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不率教被屏棄之人服之亦以耻辱之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綌

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畧少威儀也綌以致飾故有事後綌

朝玄端夕深衣

大夫士在私朝及宗朝夕所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服深衣以適體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袖口也齊者裳之下畔要者裳之上畔袷裳前後交接之處也袷之連衣者謂袷也凡深衣之制袷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具袷數此要度也齊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袷則在身之兩旁此袷度也肘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袷度也

長中繼袷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線廣寸半

著于身外者名長衣著于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衣與深衣制同而名異繼袷尺者幅廣二尺一寸以半幅繼袷袷口而掩覆一尺也此與深衣異袷袷袷三者則其所同也袷曲領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是布而中衣用帛不相稱

士不衣絨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者為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失位可平也

表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

表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衣貴用之線紅碧紫駢五方之間色裳賤用之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褻褻綌綌則見體表表者無傷衣而表在外也襲表者掩之而不露陽衣也四者皆為

縵為縵縵為袍縵為緇縵為縵

此四時之燕服也縵新綿也縵舊絮也衣之有者者用新綿則謂之縵用舊絮則謂之縵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縵有裏而無表者謂之縵

縵等衣名也縵等衣所以得谷也

縵為縵縵為袍縵為緇縵為縵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朝服不可以聽朝朔日必先服皮弁聽朝卒朔而後服朝服故夫子別而言之蓋聽朝重于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亦孔子之言禮樂刑政未合于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此亦自愧之意能自愧則必將自責自修以求至乎其道矣此聖人所望于天下者

唯君有黼裘以普省大裘非古也

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羊裘天子郊服也國君衣黼裘以普軍故省耕餘蓋黼為斧形君道賞斷而視省皆宜斷以行之也今僭服大裘則不可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禮記卷八 卷之四 玉藻

君狐白之白毛皮為裘而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左右用虎狼示威猛之術而已士不得衣狐白裘之白者少子愛不潔衣也○君衣五節皮裘屬主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緞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也狐之青毛皮為裘降于君之狐白也豹皮為袖降于純用狐也以玄色之緞為裼衣欲與青相稱也

麋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

麋鹿子狝胡地野犬終者黃之色視新受聘享服也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羔謂神也祿朝服羔裘蟠祭息民衣狐裘凡裼衣象裘色凡大夫士俱不得衣狐白惟君衣之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人所服其人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帶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帶主襲故不在美君在則盡飾以為飾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充美猶言掩寒其華美也尸尊無所不敬故襲聘享執玉無飾與執龜以下則襲無事則裼亦謂於君之所弗敢充者以之禮已竟無事則裼亦謂於君之所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敬有二體或以文為敬或以質為敬此裼襲所敬不相因也

禮記卷八 卷之四 玉藻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

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者鮫魚之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竹本以象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指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

此承上文言笏之所用也見于天子謂諸侯朝天子與射以說德謂諸侯大夫鄉射皆謂之說可忽者故無說笏入太廟所以事神說笏則簡矣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車而免則事

可以勝職故說之免其明也謂務必與手者
執事也及有執事于朝則亦不再盥其已盥
也○見于天子等事始末以示例當事免
則脫之正見無事不脫不重在脫上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遺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
畢用也因飾焉造者標

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遺受命
諸君所而受命也書于笏慮遺忘也畢用言每人
皆用之也故因而文飾
之以為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但天子諸
侯則從中以上稍漸殺至士大夫士則又從中
殺至下皆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其殺處止廣二寸
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然觀前章摺契前後無員
無殺則此注
特帶言之耳

禮記敬業不卷之四 玉藻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素熟絹也辟絲也終辟從腰後兩耳及
結紳終竟此帶盡緣之也○辟一作紐

而素帶終辟

而字下缺諸侯字諸侯
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
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緇也率與紳同謂緇緇也謂紳士以練為帶
惟單用之而緇紳其兩邊不若如大夫以上合帛
為之腰及兩耳皆不緣
惟緣其紳○率音律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居士道整處士也縞以示文帶
于即居士門人用生絹以示質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
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并並也組則帶之交結也約束也鞞繩也長齊于
帶帶字即紳也紳帶之垂者鞞鞞也結即紐約
之餘組也以帶之紐約言之自天子至弟子皆合
並其組用組以約其廣三寸而其長則與紳齊乃
紳之制何如士三尺自腰而下為帶此定制也
司微便下應推三尺有五寸則非定制也夫士
既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可知有司二尺有五寸
則有司外皆三尺可知觀之于游管曰三分帶下
紳居二焉言人長三尺是紳之長乃因人身而酌
之而非亦以三尺為然言惟結與紳齊雖鞞亦然紳
鞞結其長一而已矣○此節
單為紐約言總以稱為貴也

禮記敬業不卷之四 玉藻

大夫大帶四疋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

再練四寸

大夫以上大帶皆四寸若雜帶則天子諸侯上朱
下綠大夫外玄內華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緇士帶
廣惟二寸而再練要一匝以成四寸耳豈若大夫
以上四寸哉大帶是帶雜帶是帶之緣○一說大
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無箴功

凡帶皆有紳而長絲也則皆細密
而不見箴功此君大夫士所同者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束即紐約帶亦紳也收勤勞者或有事則收之
于手或走則擁之于腋恐約跌失容也此主大夫
士言
肆音肆

拜可以伸其敬也士若見于大夫則先拜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古人佩玉左右各有所中之者徵為事羽為樂
角為道宮為節羽為物徵為行宮為止
羽為左左為無事
之方也○聲音無物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做出
來此心東得在體樂上則宮羽徵角不
期而自中這中在自己心裏聽出來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之應門謂之趨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采齊詩之和者肆夏詩之嚴者趨或失于急行或失于緩故各歌以爲節中規員也中矩方也進而辭則其身容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禮記教業不卷之四玉鏘

揚之趨行周折進退各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可聽也君子兼天子以下皆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也○此推上文玉鏘之中由動容之有節也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相應在車一句帶說見無時無處不致其敬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之樂而非辭之心無自得入也○采齊鄭謂小雅楚茨篇夏周時邁篇采齊有鐘式序在位之說故云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此謂世子若在謂在君所也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故不佩玉然非去之也但結縵其左佩之發不使玉之有聲雖佩猶非佩耳右之事佩如縵遂之屬則設以待用焉蓋進退而無居方得設佩玉如常今朝則必結之也此句中明上意○集解云左則結宮羽之佩遊宮為君也右則垂徵角之佩事與只固無嫌也亦有理

齊則結佩而爵鞶結又音葛

齊者不華故以紱結其佩而又屬上之結屬也爵鞶以爵色之常為鞶也本土服但齊則諸侯大夫亦服之○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帶謂革帶凡佩玉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瑣而為聲所觸之下其形似牙也于玉比德于玉不比他比之德也○于玉比德與聘義比德玉而擬無象之德度凡精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後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之

禮記教業不卷之四玉鏘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璆玟而緼組綬此音璆璆玟音秋氏

玉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璆玟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天子有純潔之德可比于白玉而體乎天道諸侯則德宜靜而體乎陽道大夫則臣德宜動而體乎陰道世子之德美而有文上之德
粗而未顯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牙之環其廣五寸孔子燕居佩之蓋不以禮服之正佩祭施之燕居乃謙德之意若禮服之正佩固必因分而用玉用色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請君所而拜謝焉所謂再拜敬之至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諸侯之卿大夫賜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未命之乘服不敢即乘服也疑問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與也弗敢即乘服者其當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註言諸侯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云云不知何據集解新義俱從疑問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頭及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禮記集解卷之四 玉藻

賜輕故唯拜受于家不又明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賁賤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自言獻于尊○當如少儀所云致馮賓于有司及贈從者之類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祴乘路車不式

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祴而襲是欲充寒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用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授之食在口則吐之

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闕西大夫其上下鄉之介則從賓後稍近東而求辨其稍西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禮記集解卷之四 玉藻

此賓謂闕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人謂入門稍近闕恐當尊也闕門限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不得各自成迹也分尊故行緩若大夫行則足跡相躡外漸里故行步稍廣而速也士則兩逆相間中容一逆分極此節為行步極廣也廟中禮法之地徐趨者皆用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中武矣此說大夫之行與士之行不同於君與尸之行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自當疾趨若其禮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引而變移其常度也

玉色

如玉之可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予一人無對之稱

伯曰天子之力臣

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禮記卷之八

皆自稱之辭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

公子曰臣孽

公子稱臣以遠為君也稱孽不匹遠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士為家臣自稱于所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其後使若驛傳之供給遠之使令也自稱于外大夫則曰外私別于已所事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謂非行聘禮而以他本私命使往也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為主人故稱擯私人已之為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離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擯離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賓讀為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此申上文之意

明堂位第十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禮記卷之八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武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祝。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枹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百舞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御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南。重。檐。剝。楹。達。榑。反。坳。出。尊。崇。北。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

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黃。桴。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未。禋。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替。宗。殷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翼。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三。百。周。三。百。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與下面無不... 民不與焉... 是而有餘之謂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辨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

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父子君臣長幼男女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

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

有別

於父族則從大宗小宗以合聚其族之親使無

離散廢犯之弊於他姓之女來歸者則卑者為婦

尊者為母以婦與母之治昏姻交際會合之

名分顯著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

逆之禍也○此承上文言男女之所以別同姓句

不重起下文耳名若而男女有別且輕帶個效驗

若說得太重則下句人治之大無用矣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此申言主名之義不重服也
上只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四世同高祖者五世共承高祖之父各不道為同
姓之人故降殺之無服但帶喪送葬之際為祖免

而巳六世共承高祖之祖各不謂高祖以上姓
為正姓或為廢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名為氏也○
此承上言有別而言
同姓不與之禮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者周道然也

處姓雖別於世然有世系之正姓以繫之而姓未

嘗別或雖單于下然有合族之食體以終之而食

未嘗殊故雖百世之遠無通婚之事也○都云周

道猶云周行或曰周人之道則夏商有同姓為婚

者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

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服喪也○此道也親親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

尊君也名者若伯叔母子婦弟兄弟嫂之屬出入

禮記禮義不卷之四

者女在室為人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臣在他國

或來本國之屬長謂成人幼謂諸孺從服詳下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從夫而服夫黨夫

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以恩也徒空也非親屬
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
子服母之君妻服夫之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
母謂而公子為君所服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
無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
無服也○此道也親親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
尊君也名者若伯叔母子婦弟兄弟嫂之屬出入
禮記禮義不卷之四

此其人為誰公子是也蓋公子方一階上不得宗
別下未定後世之宗一階統領有此三都則所謂
皆為大宗而此小宗大宗皆為祖矣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都為其庶兄弟
之為士大夫者立遠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
使此庶子宗之此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然繼
世宗法亦不外此故曰公子之宗道也○上節但
以其統領之事言此則言其為宗道所寓所謂宗
道即繼祖之宗道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則宗道不
可見而即於其統領之宗見之此節只要別
出宗道二字不重申有大宗而無小宗句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讀為施在旁而及之曰施同高祖以外則族屬
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族之親者各以其屬為之服

禮記卷之四

大傳

也猶禮乎受我而厚之之意○疑問云六世親屬
可移者何也繫之以姓云非外親者自屬而不
敢散也如此解可應前同姓從宗合族屬及後發
宗故收族等語亦有理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於禘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

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

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

也

此樹者王者親親之功故也親親仁也而相親不
可不親也而禘亦不可不禘也自義率祖順而下
尊祖則親之所自出也故尊祖則親之所由繼
也而祖則親之所自出也故尊祖則親之所由繼
者不離散也收族則宗則有合故宗則親之所由繼
也而宗則親之所自出也故尊祖則親之所由繼
同族故重社稷重者不敢輕忽也宗廟與社稷
官族故重社稷重者不敢輕忽也宗廟與社稷
之厚也官得其人則政清故刑罰中則財無
克民故庶民安生樂業而食貨有所資故財無
其成故曰百志成也民心厚而刑罰成也治至於禮俗
不作而禮俗成也禮俗成則人心厚而刑罰成也治至於禮俗
周頌清廟之篇文王之德豈不與天下皆樂乎禮俗
於人無厭數於人乎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
效驗此可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則然後樂則君之

樂乃為民而樂自不為人所厭數矣○徐註云百
姓即是庶民愛者上之加愛安則下之自安也疑
問云百志成還主在上者言謂民安物阜則禮樂
教化事皆可為而百志成也禮俗刑字即儀刑
刑字言風俗易而自相儀刑也俱甚妙可從○化
行俗美便自可樂不必說到協氣嘉生薰為太和
新裁云專重人道不惟其為人道所以其道在親
親下皆親親所以致之理不是效禮俗刑皆隆仁
義之道以厚親而用習成風也然後樂樂本君來
盜親親君心之樂也人亦各親其親至於樂則生
愛義敬之念渾融於吾親此方是真樂

禮記卷之四

大傳

也

少儀第十七

言小節蓋曲禮之餘義

○聞始見君子者辭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

君示尊長之稱如固辭之固凡請見或不許而再請然後加固字以致其切今始見而即曰固

君子也階者升進之喻言實請見之辭不得階指主人也階者主與賓相等者罕見與敵者久不相見也亦曰聞名不嫌與見君子同也亟見數見也無問君不階者而皆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見罕見曰聞名遠見曰朝夕誓曰聞名也

其過是恐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

子善於某乎

品味有偏嗜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僻道藝有異尚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學之不厭曰習

成日習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法言法行自無可疑此大德之必謹也器械不度

利餘恐人以非心議已不願大家之器恐人以備

竊疑已不毀寶器之取恐人之或怒已此細行之

必於也○疑問解不疑三句曰凡性分職分所當

禮記敬業不卷之四

為者在躬者也直任之而不疑度量權衡及他器

械民生所必資者是民械也悉從上之制作而不

備參考

○不貳問問下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已有卜筮則不可貳問嫌於賈也人有卜筮則不

可輕問嫌於干人之私也○徐註通節俱作在已

問卜筮說曰字是心口密度之詞未知是否○郝

解俱作問人凡以事問人不答必有隱則不貳問

貳再也如問人卜筮且問口所卜為義理乎為心

志乎如義理可再問心志不再問恐有隱也即不

貳問之類如此說

煩以禮也，不請所之，不敢叩其私也。平尊長之喪，俟其有事哭泣時，不持頂，恐尊長持哀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尊者不使執琴瑟，則不侍禮執而鼓之。

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
無故而畫地，或弄手以爲容，當尊者之前而揮扇，皆不敬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先設楛於中庭，矢倚楛上，二人爲耦，更迭取射，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總取四矢也。

侍投則擁矢
投壺之禮，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悉擁抱之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尊上，其負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無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亦如之。主人待客之禮，亦如此。角，擢進而取之也。馬者，射與投壺之勝，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見見客亦如之，謂甲初即或作客，亦如是之。洗爵以請，不敢以容禮自居也。一說，不角，不擢馬，尊長角勝負，不擢馬，政是不通。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而拖諸

轡，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執君之乘車，謂執君乘車之轡也。用御必安，今君未升而僕先在車上，故跪以示不敢安也。劍在左，以便右抽。今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綬，正綬也。君所執，散綬，散綬也。僕所執，僕在車前，而君

自其後升，故負良綬于背，申之而者，垂綬之末於前也。拖諸轡者，引綬之有餘者，于車闌覆茵之上也。負良綬申之而，此是定禮，以申之而者，而拖諸轡，則所以重君之綬也。以散綬升者，僕初升時，不敢用君正綬也。此時君方出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後步也。步，即前禮驅之五步而止是也。○作五項看，通。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人之見君子也，見則宜請退，則不宜請何也。朝廷燕遊，師役則以退爲貴，而無嫌於請也。見君子而請退，則嫌有厭殺之心矣。○朝廷人所競進，故於其還曰退，勇退之意，燕遊不可久，故曰歸，有所止也。軍旅宜行休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禮說敬業入卷之四
運，轉動之也。澤，光澤之也。還，履，謂轉而正之，示敬者也。請退，固不可，然當君子之倦，則可。此禮之權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無怨，遠罪，就入者言。此言筮任者，不可輕進也。乞假，從事之小節，且要量。况事君乎。○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之作爲也。要量，上無怨，君臣道合，遂與君致治之願也。下遠罪，膏澤下民，無尸位素餐之尤也。

不窺密，不旁俾，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視人之隱密也。密，謂與人狎，謂論說故舊之非輕也。不莊重，謂非厚重者所爲也。○樂解云：不說人舊日之故，崇厚也。疑問云：不道舊故，包得廣說故舊之非，固非君子之道。即有恩德及彼，而見彼

言語亦非長厚者之所為也。極是。○郭云：生平舊故，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於道字更為喫緊。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君有過，諫之可也，諫之則不恭，諫不從，迷之可也。疾之則大傷，以下美上，易失于調，以是諫非易失。

○毋拔來，無報往。拔者，報作赴。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報是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一為進，從喜事，為退，速無恒也。○郭解：掘起曰，拔，急反曰報，皆急疾之狀，即詩云：其為飄風之意。此亦一見。

禮記卷之四 少儀 李尤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循枉，言行邪枉，當改以從直，不可循襲也。君了以誠待物，不可逆料其將然。○郭解：毋瀆神，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毋循枉，不循行枉曲，所謂務民之義也。毋測未至，不逆其將來，所謂行法俟命也。三者皆循理素位之事，比舊說更妥。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論。

依於德，謂所得於天，都當依之而不違。也。說諸論，變通之道也。以上為士之論。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人之衣服成器，而訾毀之，詔尤之道也。所聞之言，語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人誤。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蕭蕭雍雍。

○取俎進俎不坐。五美字一作儀。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象張之善，齊齊者，全齊而能定也。皇皇者，求而弗得也。匪匪者，行而不文，翼翼者，載而有輔。蕭蕭者，祭之盛，雍雍者，聲之雅。如此，則象美會而德容盛矣。○焦解云：祭禮之皇皇，亦云美大，但在容貌上說。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敬無不在。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跪也。燕即祭畢之燕。

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

禮記卷之四 少儀 李尤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為僕於君子者，或升或下，必授綬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也。凡僕之理，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乃下而還車，以式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朝祀尚敬，佐車成獵之副車也。戎獵尚武，言所謂始乘則式者，貳車則然，佐車則否。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此因上文貳車而遂言貳車，又以貳車而及車馬衣服也。服車所乘之車，服劍所佩之劍，不齒弗賈，皆貴賈貴者，塚之道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經 95—145

先刃月向前也後刃不以刃向國也
將軍為尊其行伍皆左方欲其無費收也士卒之
行伍尚右方示
有必死之志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戰
隱情以虞

此言五禮之要賓客謂于賓客也恭以容言敬以
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有和好之意軍旅當思
慮危險隱密已
情以度微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居左若賓酬主人之爵
與輔賓之介之爵主人受酢之爵與輔主人之僎
之爵皆居右見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並而主
與僕不待言矣○俱儀禮作適古字通用賓象天
主人象地左為天道右為地道蓋濡魚者進尾冬方腍夏右鱠祭
所尊者為地道所尚蓋濡魚者進尾冬方腍夏右鱠祭

禮記敬業八之四少儀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相禮者為君受幣曰贊幣由君之左者以幣自人
末尊賓也傳君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以辭自君出
辭卑也○重詔辭土幣持形之耳人君威命靈爽
動天下俱在詔辭由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靈
之義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酌者之左南
也君尊為上尊上尊在南諸臣之尊以次而列於
北

尊壺者面其鼻

凡尊及壺皆以其鼻向君
所謂惟君而尊示專惠也

○飲酒者襍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禮

醢亦而飲酒也醢冠而飲酒也飲酒者
也然醢醢者有折俎則醢醢矣故不嘗羞禮
小事而當醢醢也步行者飲酒者必嘗羞禮
故養也然未行爵則不先嘗羞禮而後食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坐坐

醢醢有折俎固不坐矣其非醢與醢者皆折俎才
有不坐者惟就俎取祭及祭竟反之於俎則皆立
而為之若有燒肉在俎亦如此禮若尸尊則又祭
反皆坐矣同一折俎也醢醢則全不坐賓客則坐
祭反亦坐矣燔帶言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衣服在躬
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尚得
有知乎罔言其虛生於世也○學
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亦此意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禮記敬業八之四少儀

攝祭者其辭恭
主祭者其辭讓

○國家靡敝

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
馬不常秣

禮記敬業卷之四終

禮記敬業卷之五

京山楊鼎熙輯庵甫習

學記第十八

此篇記教學之義而歸之本

○發慮慮以求合乎憲守常法也求謹厚之人而用

之不能感動衆人○辨解讀音小即以小爲義近

於率強考韻註讀誘爲善也辨讀音小即以小爲義近

通讀問○辨解讀音小即以小爲義近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其心也遠彼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然

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以成俗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也必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先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立學爲先務先命而後書典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有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先

命曰學學乎其此之謂乎

此言教學皆所以爲學之義上言王者興學此勉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

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此言與學化民之實也古者開卷之道有門門

之入也皆理學也天子諸侯之學曰庠教黨序

每歲也每歲有入學之士中年與所升後選焉比

年則考校其進退不稱也則考校也則考校也

青之向也則考校也則考校也則考校也

息怨樂羣則於學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也取交擇取益者而友之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然自立而外物不得以奪之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云離經辨志等句已言是學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博論隨其類而取之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樂羣樂羣方親師而取之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非二也曰辨志辨志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又曰辨志辨志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所論惟博習道藝所宗必得其人取友是須以成

其道志以適道故以離經辨志

爲考校第一義也則於學也則於學也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

學之道也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有教有學便是化民。城子幼生小童也。亦時時。學。聖。師。士。之。事。而。成。大。學。引。以。比。幼。學。之。童。始。以。鄉。則。化。民。必。由。學。而。至。於。此。可。見。哉。○。玩。前。面。如。欲。究。其。必。字。及。這。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詞。想。見。得。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為。要。也。若。說。快。了。便。失。記。者。之。意。矣。○。娥。音。曉。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此大學始教。指國學而言。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釋奠於先聖先師。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祭。示道尊而後使學者。皆知敬之也。○先聖先師。體道以立極。故始教必先致敬焉。學道之益。全存一敬。敬心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雅也。詩三。謂於小雅中而肄習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皆君臣燕樂。樂相勞苦之辭也。官其始。於入

學之時。始而即。謂之。使。管。也。道。使。他。日。效。勞。於。王。事。也。聖。人。教。人。居。官。下。便。要。他。用。故。始。教。便。令。肄。此。三。詩。若。謂。以。居。官。之。美。誘。其。初。志。非。教。者。之。意。矣。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齊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而。鼓篋。出。其。書。籍。等。物。蓋。鼓。篋。能。召。人。趨。焉。之。心。鼓。篋。出。者。逐。願。以。進。其。業。也。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孫。者。如。不。染。之。意。○。篋。音。切。孫。去。聲。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即。板。也。楚。荆。也。用。二。物。為。杖。所以。收。其。威。儀。也。○。一。說。威。畏。過。收。其。威。謂。約。束。之。使。知。敬。畏。也。若。以。不。重。則。不。威。收。則。不。細。事。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議存其心也幼

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禘。祭。五。年。之。祭。天。子。不。五。年。不。視。學。所。以。使。游。學。者。之。心。志。也。時。以。典。籍。名。物。使。之。觀。而。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幼。者。聽。而。弗。問。蓋。一。問。則。辨。復。往。來。有。與。師。立。持。之。意。此。唯。成。人。纔。可。在。幼。者。則。謂。其。稟。賦。之。心。啓。其。速。成。之。意。故。禁。之。聽。而。弗。問。亦。未。必。知。設。有。頓。悟。者。能。禁。不。知。乎。自。皮。弁。至。此。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節。目。也。記。言。已。任。者。而。學。則。先。其。職。業。之。所。急。未。任。者。而。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向。即。先。此。七。者。大。倫。之。謂。也。○。新。義。云。引。記。言。只。重。兩。個。先。字。先。字。正。與。大。字。相。應。曰。太。倫。便。見。不。可。以。不。先。矣。不。必。拘。定。記。者。本。意。其。實。所。事。所。志。不。可。以。不。先。矣。他。日。在。官。則。施。諸。事。所。謂。先。事。也。此。通。是。責。成。教。者。不。可。不。以。是。為。先。也。○。那。解。時。觀。謂。時。時。觀。省。即。無。行。不。與。之。意。○。百。昭。示。不。假。言。語。使。默。識。自。得。故。曰。存。其。心。湯。平。子。亦。有。此。意。謂。此。觀。字。與。後。相。觀。而。善。觀。字。一。樣。此。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強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而於其退息。而安焉。蓋為學之道。能與然。後能安。而於其居學。則不能安。于強持。禮之正業。既不能安。其居學。則不能安。于強持。禮之正業。既不能安。大學之教。所以有正業。又有居學也。敬之法。如此。其容。學者。即欲不密。其功。得乎。由是。藏身。於大學。之時。則修治。其正業。所習。者。專。而。志。不。分。退。息。於。

燕居之際則遊玩其居學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於
其學易成也操操操琴瑟之弦學之然則於
矣於詩矣難服見弁衣裳之類學之然則於
矣與意興起而不自已也通節以重獨立於
荒蹊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故以遊之
意在與藝的與字中得來○解博依云學歌深
先學博指依承然後聲和於詩博博通手搏擊聲
也修作治也息安靜也游從容也各字分疏亦妙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輔而不反也先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
此之謂乎

承上矣而謂有善教以致君子之誠修遊息如此
由是所學既窮所得自深安親樂信而不反正業
皆為吾有矣敬孫務時敏厥修息遊厥修乃來
言進修之益如水之源而來證安親樂信而不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言及於敷進而顧其
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林其施之也悖其求
之也僻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
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也佔視也果簡也訊問也今之教者但呻吟
其佔視之簡讀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難
學者而所言又纒纒不止一端也顧其安不本
學之真心實意也不盡其林不能因林而篤盡其
之真長也其施於教者如此其悖由是學者之所
求每多拂戾安見有藏修息游之功哉隱其學而
以所學自表是諱所短也疾怨其師若欲之難而

不見其益雖勉強終業而必速去之以其強弱而
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視安樂親信者得失判然
矣○集解從吳氏多其訊言為句及於數進而不
顧其安為句其求之也拂講所求責者恒拂於情
隱痛也俱有理佔音現律音拂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
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
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可言可以致也時者不後之謂節
等級也孫者不先之謂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
乙者觀而效之摩言摩厲之也當教者論有此
四法則學者各獲其益發道充樂而不墜矣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行音早

燕朋燕辟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
文四者相反也○扞格難勝謂所發與所禁相抵
拒而禁不能勝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
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
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知教之所由興廢然後法戒明而可為師以導之
而不牽率其必進強作之而不抑之使進開其
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端如是則進開其
不苦其難精心自思而教不慮於感矣

哉。○教諭，教使曉喻也。喻，字下得極好，有不言自
明之意。凡教貴諭，以不言不專在論說上下文曰宰
字和易思，不必照應上節。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
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
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知者，知其失也。多寡，以知言。易止，以行言。或失則
多者，誇多，或失則寡者，畏難。苟安此四者，其心
不同。失雖在外，而所以失則在心。必知其心，然後
能知其失，而救之也。司教者，有長善以救其失，而
不務所以知之哉。司教者，有長善以救其失，而
新哉。云云。心之莫同，還要說好。多者，從道問學之
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道問學之說而失之者。也。
易者，狂之者。也。止者，無難焉者。也。止者，謂之
德。德，自守者。也。此是本質上的病，可以中道救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言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微而善也。如善哉
言乎之善，罕譬而喻，比方之辭，久而自能感動人
也。善教如此，則能使學者繼其志矣。○使學者繼其志，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學者繼其志，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學者繼其志，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
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
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
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前言師之教也。此又推其治人。見師道之大也。至
學至於學也。至學有難，易其質有美惡也。博喻，謂
循循善誘，不拘一途也。長，一官之長。君，則一國
之君。治人者，非真為長也。○使學者繼其志，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學者繼其志，
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使學者繼其志，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凡則
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
無非面，所以尊師也。

嚴者，尊禮嚴事之意。非真知道義者，不能嚴師。故
曰：難無其面，不與以臣位。大學之禮，養老乞言。老
更立西階上，陳面曰：稱朝云。玩一凡字，不獨為君
者。然據本節以嚴師，則以嚴師為君，亦不
妨。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
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
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
之道也。撞，音狀。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撞，音狀。

樂記第十九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蓋十一篇分爲一
篇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一篇分爲一
一與此同餘十二篇記無所從也
狀王與諸生共採周官及諸子音樂記二十
四卷與此不同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然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發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凡音之起也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人心之感

於物也物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

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

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

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

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

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

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

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

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

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光

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有

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聲

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有

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氣

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有

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文

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有

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質

有文有氣有聲有光有臭有味有容有狀有勢有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

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

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導其志之所

謂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

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于慎其所以感之者所

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二字只

承感物而動說所以端作樂之本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所感而人心之感由於干

文即謂成

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粘戀之音矣

官屬土而聲至濁於五聲獨聲故爲君象商屬金

而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聲半清半

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其聲

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物財物也羽屬水而

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五者不

亂則無粘戀之患矣○情音沾戀音滯

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

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制節制所以使民無過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禮廢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禮記禮運人壽之章樂記

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此言禮樂之功用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禮廢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

新上之樂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禮廢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刑罰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禮記禮運人壽之章樂記

則禮行矣

此詳禮樂之功用也禮樂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竭則魚亡禮廢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天之於民也天無則民散禮樂之於民猶地之於民也地無則民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禮記禮運第一。此言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

而天地之意也。未直說也。上文必易必簡。已。亦有辨此處和節。功用處言也。祀天祭地。對上。格地祇出亦可見。明也。一說對上交和節意。遍。以禮樂言和節。在人心。明並見同和節意。

疾樂之文也。簋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揚。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言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禮樂皆人心之節文。非由天降。故其感人之功。而祀天祭地。

禮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依。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禮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依。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言天地之別，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言天地之別，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
樂之哀樂之樂皆以禮終樂也禮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後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黍稷也黍稷為酒謂飲酒以所奉之祭也
此明禮樂之用則歸于正人情也惟酒生禍故有
百拜之禮以節之蓋酒食原非以節所以合其
中之歡也節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縱恣所以
以正淫也所以後而經淫之非一端也
以哀其始有嘉禮以樂其終則哀樂之
心之和不適為天下之福本其樂以作樂如先王之
得不得樂以成其人深而後風易俗樂之妙如此先王
禮記卷之五

主上說若出題從樂德至末又當推禮樂者所
以使民之行象君之德也所盡性者所以使
民自緩其淫也○聖人之所樂不重只起善民心
三句善民心三句又只起若其教感人深二句正
善民心之實為則達神與德道之所感者深外
則移風易俗化之所行者遠也○哀之樂之內已
含有節字意哀樂之分二句却是承上二
句而總言之○上所行細細詳所成日俗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
民思憂

此原先王作樂教民之實民有血而情則無
常心術形焉則音聲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也此等音則民心之哀思憂感也○夫民
此之性情應感處說起方及其所著之教非中庸

首一條而此語却與篇首相照應說者似以首二
句為性細玩無常字句已到篇上無常正與莊
物相起說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
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
在內

嗚嗚慢曼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嗚嗚慢曼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嗚嗚慢曼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嗚嗚慢曼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廉直勁正進誦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直勁正進誦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直勁正進誦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流辟邪散滌成淋灑之音作而民淫亂
流辟邪散滌成淋灑之音作而民淫亂
流辟邪散滌成淋灑之音作而民淫亂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憊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任而不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不留聰明淫樂應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發聲亂色
不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發聲亂色
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禮記敬業入卷之三十一

承上言樂動于類故君子作樂必修身以爲之
反情復其情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
知在內德之爲百體志行於內外則志無不和
無不成矣疑問云請於性之欲也欲無不和行
其類則此志常自適而無不和故曰反情以和其
類以成其行也善而性然愛其行爲可成故曰
類以成其行也善而性然愛其行爲可成故曰
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爽百度得數而有常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禮記敬業入卷之三十一
也於有終始則高下異宜然小助大助而
相成儀有終始則高下異宜然小助大助而
相成儀有終始則高下異宜然小助大助而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樂之爲言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何亂之有小人反是君子能以道制欲故心廣體胖而樂
患失其心或亂亦終于不樂而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矣可以觀德也

承上文而申結所以君子復情以和志而修其
躬廣樂以成教而治乎民及樂教行而民向道則
可以觀君子之德也此節只重德意餘俱在
樂教之端也蓋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德音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承上觀德而言德根于性樂奮其志是德其實而
樂乃德之華也金石絲竹特其器也蓋樂之有詩
所以言其志也詩成而歌所以咏其聲也歌之有
足而手舞足蹈所以動其容也三者本于性之有

禮記卷之五 樂記
可以括起耳自其呈露處則曰端自其敷布處則
曰華本於性而樂之化則曰樂行倫濟之類也
則有化蓋註以氣化作天地不是文明即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者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
三節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振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由心出此心之動也心動則形于詩歌之聲樂而
形象見于此此是聲而飾也樂必先有本有和然後
有節以成樂是聲之飾也樂必先有本有和然後
先鼓以下不為以君子之心以動樂之始也樂之
先擊鼓以下不為以君子之心以動樂之始也樂之
先擊鼓以下不為以君子之心以動樂之始也樂之

則聽之而好其樂也感發其心而無尚之德以則聽之而
則聽之而好其樂也感發其心而無尚之德以則聽之而
則聽之而好其樂也感發其心而無尚之德以則聽之而
則聽之而好其樂也感發其心而無尚之德以則聽之而

禮記卷之五 樂記
知樂則知其德也德者樂之本也樂者德之華也
治飾亦不可無也文者節奏聲之飾也樂必先有本有和
然後有節以成樂是聲之飾也樂必先有本有和然後
先鼓以下不為以君子之心以動樂之始也樂之

樂也者始也禮也者報也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童禮報情反始也

直叩其心後來自始也禮報情反始也

於內有報通焉樂記通符俱是樂內而禮外也至此以禮屬樂從其向外處言之也以報屬禮從其向內者言之也施報字只借以見其發達收餘處而舊註及以韶武人物字入講不通樂樂見於生之禮禮反其自始之體唯樂其自生則德見於樂故曰禮德即可以觀德意唯反其自始則禮復其初故曰報情反始報情猶言稱情稱情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線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所謂大輅或象金或木業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車也蓋龍于旂而旒數則九非諸侯之旌乃天子之旌也蓋為上而包舉之具用青黑以為線雖用之諸侯言天子之寶龜也不特此也又或從之以牛羊之羣而其燕享實鼎俎者亦無不備夫諸侯之所有皆天子之物者豈借用哉蓋出於天子之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育于萬物屈生者曰區區直生者曰曲曲之無變也

曰區區謂角分皮之骨者又曰角角之有枝曰節

伏體伏而生子也孕氣妊孕而有子也噴水及生

而胎敗也強氣行不乖物生不窮皆作樂以

擊和之所致也觀樂則禮可知矣○區音勻酪音

格雅音寓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致宗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記卷之五樂記

三五

也樂師北面則童子有司皆北面而君亦南而矣

之禮則在上下而南面有司樂師皆於禮樂之技能

列而尊宗祝商和辨於禮樂之儀文巧則在前

而樂之末節也先王則和序之德與藝下事後

季敬之行與事而兼備是謂有上有下有先有後

也然後以其有上有先者為制禮樂之原又以其有

下有後者為制有之制於天下也上下之位言

先後以辨言此在北而與後尸後尸人處已見了

德成四句只言此在北而與後尸後尸人處已見了

耳不必又頂童子樂師辨於禮樂之儀文巧則在前

難於中為德見於外為行事與藝亦無兩樣自所

謂木為樂自謂樂則不遺玩通而文氣跌下只要

而口有上有下云云輕重之意見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

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

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浴亂以

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

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三十六

觀文侯魏斯也初命為侯者○觀之故唯恐臥好

之則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惟恐臥好

廣之大無好聲也拊亦鼓類也上弦以琴瑟則拊為

之節○下匏與笙簧則鼓為之節○拊與笙簧則拊為

合相○待擊拊以擊之然後○擊之○擊之○擊之○擊之

是日○是日○是日○是日○是日○是日○是日○是日

以觀此○以觀此○以觀此○以觀此○以觀此○以觀此

也擊之○也擊之○也擊之○也擊之○也擊之○也擊之

於是得於心○於是得於心○於是得於心○於是得於心

不足以此○不足以此○不足以此○不足以此○不足以此

古中得之○古中得之○古中得之○古中得之○古中得之

古樂之言○古樂之言○古樂之言○古樂之言○古樂之言

客矣○客矣○客矣○客矣○客矣○客矣○客矣○客矣

會之二○會之二○會之二○會之二○會之二○會之二

樂終之○樂終之○樂終之○樂終之○樂終之○樂終之

新樂之發也

此曲也今樂之舞則進退偃仰行列雜亂弊則奸邪滲洩沉溺不反與進退偃仰和正以廣者異矣優非優侏儒人之短小者優孫同猶猴也併優之人故為短小戲舞如猴泥雜子女雖文字亦不知別樂終無可言者豈如古樂之可道乎○疎意發字作昭著看新裁云當動字看就是大學其機如此約攪字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

禮記卷之五

三七

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禔俾於

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修之古者上古盛時也四時當調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大當大化之均調也民生既厚則禮教可興故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人道之紀綱蓋倫理不同恩義盡之言父子則主恩者可以言君臣則主義者可以言故是為紀綱也若此則君臣之禮立則倫理備矣此則樂之謂也夫樂者音與聲之謂也音者聲之謂也聲者心之謂也心者德之謂也德者下之所歸也樂者德之華也德有華則樂有聲樂有聲則德有光德有光則民有歸民有歸則天下大定天下大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王道成王道成則天下歸心天下歸心則天下大定矣此則樂之謂也夫樂者音與聲之謂也音者聲之謂也聲者心之謂也心者德之謂也德者下之所歸也樂者德之華也德有華則樂有聲樂有聲則德有光德有光則民有歸民有歸則天下大定天下大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王道成王道成則天下歸心天下歸心則天下大定矣此則樂之謂也

音之謂樂者見得此等德音方叫做古樂正與今音不同類類大樂者氣字相呼應引皇矣之詩言王季明類類大樂之德可以為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為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山之而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作也不可做哉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鞀磬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教音達香音端

溺音淫濁之音也鄭音好為淫淫淫及非已之色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安女色由其志之溺衛音趨促而疾速由其志之煩齊音佻傲而邪辟由其志之騷此四者以其淫色害德鬼神不享是以祭祀弗用也

禮記卷之五

三八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承上祭祀弗用而言古樂之可用於祭祀也敬和俱主倫理講官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故然不亂者所形容清濁高下迭相和實倫理之故雖然同聞者所播越夫敬以和有和敬相濟意如是雖先祖之聽亦既聽之又何事之不行哉事字推廣言之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謹好惡言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對臣曰君以人言也對民曰上以位言也意念所向處曰言也言也詩犬雅板之篇心謹好惡言樂講中門向心易也詩明好惡不可不謹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鍾磬筦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爾醑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唯樂音誘民之易故聖人
作爲鞀鼓以下六者之音此皆質素之聲和敬之
寓也故曰德音由是用鐘磬筦瑟四者華美之音
以贊其和武舞文舞以備其容贊文兼備如此何
所用而不宜哉此所以祭宗廟先祖是聽幽可交
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爾醑酢明可交乎人
也與姓助祭者實臨爾聽之則貴列於上與列於
下宗族之中得朝廷官序之宜矣同姓成在者尊
卑長幼同聽之則尊長在前卑幼在後今日所行
可爲後世之法矣正樂之用如此君知知之有不
感化者哉○德音只就質素上見正樂之和敬由
此在始處二之字俱指德音和之舞之正見樂後

禮記敬業不卷之五 三九
乎文意○按
音腔揭音甲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

各節上句是端下則皆其所寓之意只見樂聲中
自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不必作感人之
說又添出一層意思只作所寓之義不涉感人之
義自說得去○鐘鏗鏗鏗或說令嚴明之義今屬
則氣自足○或說令嚴明之義今屬
以立以立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必思哀怨之聲必爲
之惻然故欲是家能立廉也○絲者妻切有廉則
則之義○有廉則志不誇于欲
而能立故聽之而思志義之臣

竹聲濇濇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簫管之聲
則思畜聚之臣

竹聲濇濇有會合人心聯疎爲親合異爲同之義
人心會合則近悅遠來而能聚衆矣故君子聽之
而思畜聚之臣

鼓聲之聲譟譟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
禮記敬業不卷之五 樂記 單

其聲譟譟能使人必勇往直前而可以
進衆故君子聽之而思將帥之臣○前之言武臣此
專指將帥蓋師以鼓進而進之儀則在將帥也○君
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隨所聽而致思○吾心
所動自契合於樂聲之

武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

舞者各有部分而振舞者以夾之而進象武王濟民之事武王待諸侯之來朝見也○事登濟者教之師用發也若曰剛功業登濟則急于官天下矣久立于緩又武亂中避久之一事故下詳言之觀章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自明

廢民弛政廢士倍祿
○投者舉而從置之辭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行商容而復其位者以德行復商容之位也弛政解嚴紂之處政也倍祿倍其祿也○反商讀作及商禮記卷之五樂記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畔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千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棗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與樂同以血塗之也倒載乃向後也建讀為鐵鎮也樂箱兵之具以建樂閉藏之示不用也○曰知不復用則知武王用兵非得已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韋之射息也禘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者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放散軍伍習射於郊學之中左郊之東學右郊之西學射時歌狸首騶虞之詩以為節禮射以教德說劔以教文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恭以教敬是為五教合下文養老教弟則為六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六者之物皆反射之所為而以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雍容規為詳密豈一日之所能為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成之久立之久待天急於當天下之心遲而久又必候以待天也○醕食畢而以酒蕩口也禮樂射周道也交通

禮記卷之五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子諒作慈良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子諒作慈良

○不言而信二句是贊辭如印契心○和不可
○作人信人成到此緣了得致樂治心故收歸門致
樂以治心者也○不言而信是自然之至誠即中
庸不言而信意不怒而威是自然之至敬即大學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禮記敬業卷之五樂記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其外則莫不承而天理之發也○

訓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也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

此一節通論也如人心萬理咸備本自廣和
也執其千戚之類皆無人行於此也志意得
成至六成之類皆無人行於此也志意得
動靜也正者立之時有行有止有進有退
樂為天地之教命身以教人惟樂則能贊成
於樂中者易至過不及和者易至乖戾而
按此節通論也如人心萬理咸備本自廣和

禮記樂書卷之五樂記
本有而適之曰樂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
不使放心形氣得靜非志意得廣乎除可
無是結簡聲音動靜之不一聲音動靜在
而得其正矣皆樂之功也故又曰齊者天
印也其結上紀命在聲容上看知不可從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
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樂始於心之私心也發而中節者謂禮也
可謂盛矣心之私心也發而中節者謂禮也
喜怒無可自疑其飾在樂與禮先王用樂以飾

用軍旅鉞鉞以飾怒喜怒各中其節故天下莫不
和且畏樂要全在得儕上清好惡之源調樂和之
節全無一毫私心所以得儕方能使天下隨吾心
之喜怒而得儕樂能治道焉能治道則一人之喜而
者喜為天下公怒之道非得儕而飾以禮樂者安能
○樂者樂字乃聲容之樂與軍旅鉞鉞一様兩飾
字輕看全重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
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
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
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
禮記樂書卷之五樂記

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
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人之德性不同各有所宜之聲歌取其與也夫
也執例云主張也寬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而不安動柔順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者多無智而詐偽廣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德於太雅雅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能治於人者常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正而治於人者常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於能治於人者常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哀思而治於人者常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後也夫有治於人者常會而小雅會而大者多聲歌取其與也夫
已則為有德而歌所以敬揚之也動已謂性天之

流即陳也人之性情德行與造化相... 物性命各異其性... 宜字一列... 等字一列... 反無分... 常把時來... 大和... 直也... 的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禮記樂業卷之五樂記

也見利而讓義也... 商齊失傳... 代也... 也... 分也... 無懼也... 是也... 忘也... 保也... 宜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禮記樂業卷之五樂記

也見利而讓義也... 商齊失傳... 代也... 也... 分也... 無懼也... 是也... 忘也... 保也... 宜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禮記樂業卷之五樂記

中鉦...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禮記樂業卷之五樂記...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

古樂記二十三篇名考... 皇氏曰自篇首至王道備矣為樂本自樂者為同至所與民同也為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為樂... 也每十二篇僅存其名謂之樂記

禮記卷之五 祭義 昭本昭頌實公是也

禮記卷之五 祭義

五十一

雜記上第二十

此篇皆記喪禮雜儀而卜筮之末又附以諸事故以雜記名篇除不詳者錄十五節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

紳見重於爵弁爵弁重於玄冠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士不可弁而祭於已士可弁而祭於已此記者推類之誤也

○暢曰以栒杵以梧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栒也同栒栒木也批七同梓梓者栒為曰梧為杵栒香而梧潔也批狀如匙畢狀如又牲體在饗主人用批升之入鼎又自鼎載之入俎其用批時執事者以畢助之此二器皆祭以棘喪祭以桑皆

禮記卷之五 雜記 刊刻其柄與其柄之末以致飾也

五十四

雜記下第二十一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必誠必信為敬悲痛慘怛為哀哀過則為瘠瘠僅足以盡哀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安為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極內也不稱則為偽服有斬齊輕重之殊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其若父母之喪自故之情信書策所不能載者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已之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要便各盡其禮耳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子者有德之備或曰東夷之人子也非特美其能行是禮亦美其能變是俗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為伯叔母齊衰不伏期服重而情輕為出嫁姑姊妹大功服輕而情重知此義則能由乎禮文矣此

禮記卷之五 雜記

五十五

○孔子曰管仲鑊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一為階上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

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二而

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粟有餘而倍焉君子耻之

由之喪家公使孺患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

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耻言為政之君子德不凡以稱位而失之君子所耻與鄰夫之患不同衆寡均而倍謂我後事之人數均于彼而彼功倍於我是我不足以使人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所知也

未知其樂謂無禮儀無可樂也孔子言農民終歲勞苦而後有此蜡祭以休息之乃人君一月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

弓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疲猶民久勞而不息則力倦久息而不勞則志逸文武弗能言難矣王與王不能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文武弗為張弛乃人君張之弛之也張弛乎說

禮記卷之五 雜記

五十六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疾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言二人為其所與遊者邪僻故相誘為盜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為之服官于大夫謂由大夫而仕於公也

○贊大行曰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周禮大行人掌大質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此贊大行謂贊助大行人職事之言也

此贊大行謂贊助大行人職事之言也

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刻及以玉為之則同其籍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米于其上用朱白者三采每米畫二行是為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由文公至哀公凡七君言下執事謙詞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

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禮記敬業卷之五 雜記

此謂昏禮納徵也束十卷也實用五疋從兩端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五匹則五兩矣必言兩者配合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

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此通言韠之制韠即蔽也會即頭也居摠會之處故名焉去上五寸謂與上韋帶相去五寸也上端及旁皆緣以爵韋謂六寸中滿之表裏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所紕之韋空下五寸也純以素所空之五寸橫緣之以生帛也紕緣也所以飾紕緣之緣者參之正藻則韠之全制可知也○旁緣曰紕

紕音巡

喪大記第二十二 闕

禮記敬業卷之五 終

禮記敬業卷之六

京山楊鼎熙緝庵甫習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記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禘郊祖宗及中間七廟禮則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關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祭法二字乃一篇之大指下皆祭之法也其餘不詳篇首之義堯王既立宗廟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禘矣猶謂祀止始祀未足以盡追遠之意故推

禮記敬業卷之六 祭法

始祖所自出也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也猶謂祀止人祀未足以盡尊敬之意故祀天子如而祀始祖配也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祀則祀止大禘未足以盡孝享之意故祀黃帝則其有德而立世室以祀之也堯為有功堯子虞為有德下世自此出也顓頊于虞為有功堯子虞為有德下世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泰壇即圓丘泰折即方丘泰祭尊神之辭壇高而祭之使上不至於下而地之氣亦不至於壇上此天地所與用騂犢者尚赤而貴誠此天地所同

埋少牢於泰畤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大夫立三廟曰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此降於諸侯也

適士二廟曰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此降於大夫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此降于適士也

庶士庶人無廟或曰鬼

庶士庶人無廟或曰鬼

禮記卷之六 祭法

○王為羣姓立社曰犬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主統天下故曰羣姓一國則曰百姓而曰大社在廟門內之在曰大社以其土天下之土也王國者以其土一國之土也侯社在公宮之右曰

社在縣門內之在曰大社以其土天下之土也王國者以其土一國之土也侯社在公宮之右曰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

泰厲曰厲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尸或立齋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尸或立齋

為羣姓自為與上節同為國即為百姓也司命王

齊祭之神見周禮春官文曰第四星也中霽門行

尸處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

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祀之者因氣類相屬而不忍其無祀也○集

解云司命官中小神主督察三命皇氏謂文昌第

四星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

此至篇末原祀典為報功之意法施於民謂創

法以施於天下後世也天降曰雷人作曰志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禮祀教業入卷之六 祭法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

百穀使民知播藝以其為農官故名棄周之始

周棄之子孫又為農師夏之法以繼農業此二人

先後有功故夏之前則祀農以為稷夏之後則祀

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杜預謂湯

既勝夏變置社稷乃廢柱而祀棄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

為社

堯能賞均刑法，何以義終。

能賞，賞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釋位得人也。

舜勤眾事而野次。

祭，謂天下野次。巡守而崩也。

鯀鄣鴻水而殛，禹能修鯀之功。

鄣，壅也。修，治也。其事而改正之。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

正定百物之名，則因名以充其用而民不惑于名。而末明者，增之也。遺。

契為司徒而民成。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六 祭法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謂百姓親而五品遜也。

冥勤其官而水災。

冥，月令冬之水神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又曰：作虐以亮。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

民者也。

文治，如治政之政，以及服事殷是也。自農桑至虎，以功治。武王，如治政之政，以及服事殷是也。自農桑至虎，以功治。武王，如治政之政，以及服事殷是也。自農桑至虎，以功治。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聖賢之祭，固以其功烈矣。至于日月星辰之祭，則以其垂象而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之祭，則以其生物而為民所取財用。是亦由其功烈也。祭則突，此節收拾前。王宮夜明等祭。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六 祭法

七

然如何以若存兩項分頂。湯平子力破此說。但謂
致愛句。可頂致齊節說。致慈句。可頂祭之日節說。
似亦不必。看來此二句。只宜會意講。不必板板分
要說得自然。此不忘。正由愛慈之不忘也。安得不敬
上。是即心之愛慈。形為著存。此是即親之著存。益
致其愛慈也。敬養二句。接上敬字來。進一步說。終
身不辱。則愛慈之至。親無時不著存于吾心矣。思
終身不辱。則愛慈之至。親無時不著存于吾心矣。思
去。只是追慕。這一思。而思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全
歸的。不。大。這一思。而思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全
是前五思的張本。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親。此日為忌日。不用。不為他事也。非以為不祥。而
忌日。言此日志切於親。而不敢盡其私也。終身。遇
進。一步說。言君子豈惟思終身不辱而已哉。還有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益
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
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天。可。祭。而。人。子。祭。此。禮。之。常。然。唯。聖。人。孝。子。能
饗。之。蓋。饗。之。為。美。心。鄉。之。也。心。鄉。之。而。能。饗。之。
豈。徒。尚。其。儀。文。已。歟。不。作。無。可。視。君。主。亦。歸。尸。之
前。已。能。鄉。之。矣。命。婦。相。也。是。禮。之。節。君。主。亦。歸。尸。之
相。也。夫。人。主。亦。命。婦。相。也。是。禮。之。節。君。主。亦。歸。尸。之
而。此。心。之。敬。忠。實。欲。其。饗。也。是。則。所。以。鄉。之。也。齊
齊。整。肅。心。無。不。愉。愉。和。順。心。無。不。盡。勿。勿。猶。勉
勉。即。忠。敬。之。懇。切。處。也。此。三。句。也。之。為。臨。尸。不。作
推。之。事。可。見。孝。子。心。鄉。乎。親。而。能。饗。矣。饗。帝。可。以。何
推。之。事。可。見。孝。子。心。鄉。乎。親。而。能。饗。矣。饗。帝。可。以。何

三句專就君與夫人說。方與
孝子相合。不兼大夫命婦。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
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此及下節皆承孝子饗親言之。如不欲生。似欲隨
之。誠如見親。則必哀。若祀高祖。則稱曾祖。以
孝子視親。則必哀。若祀高祖。則稱曾祖。以
然。非文王不能。有是事也。不。然。非文王不能。有是事也。不
借。以。言。文。王。祭。而。思。親。之。事。蓋。光。明。祭。之。時。也。此
明。日。不。能。安。寐。以。為。昨。既。享。而。致。其。來。今。日。去。矣。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趨以歎。已祭
子贖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
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
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
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
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何恍惚之有乎。夫何恍惚之有乎。

奔和措之天下莫不觀感與○安往不行○

如立極之謂○即盡心○即字要○即所謂身教也○

以事親二句○即指貴有親貴用命○乃承上起下○

語○說就人君言○似與上教睦敬長犯重丁○四個

民字○即天下之民○有分齊家治國平天下者非○

說孝而曰慈睦○可見俗語慈孝非無所謂但

子之孝○得如父母之慈○人人大舜皆參矣○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

至也○

國門近郊門古亦異道不得相干敬之

至言大君之敬無有以感化乎人民也

祭之曰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饗○既入廟門○麗于

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卦取胙○骨乃退○燔

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禮記禮運第六

祭宗廟之謂之禘○禘之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禮記禮運第六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祭於廟曰禘○禘於國曰禘○禘於天子○禘於諸侯○禘於大夫○禘於士○禘於庶人○禘於閭閻○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闋○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萬物生於天○故郊以報天○

故以日為主○

故以月為配○

故以朝及闇○

以月配之○皆所以報天○

以報天○故郊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

和○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

○以致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也○

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

則微矣○

禮記禮運第六

禮記禮運第六

以使鯁加以鬱也。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此。見問作禮請。

禮記禮運第八卷之六條義 二十
此詳言祭禮也。既立氣為神，魄為鬼。二氣既行，又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

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古與始，其所由生也。反之復之，不使忘也。君子有
偶于以竭力從事，以致其親，不敢有弗盡也。從事
合于耕性，言冬籍田也。故者見之繁，所以為
固也。乘報也，戴冕者，敬其事也。千畝在南郊，未
為正陽百畝，在東郊，謂諸侯。少畝在天地，專謂天
子。山川社稷先古，兼謂諸侯。先古，謂諸侯之尊
也。齊盛即榮，盛是謂籍田也。天子諸侯之尊
而躬為之，故曰敬之至也。反古二句，先說他心來
報本之心，是以致敬之至也。不敢弗盡，俱從這心來
尤以致其敬，一旬為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
應，敬故則情發，敬則力竭，不敢弗盡，亦互見也。
言則為敬，自其不肯不竭力，言則為不竭力，力
處後或曰，敬之至也，或曰，不竭力，言則為不竭力，亦互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
躬朝之，犧牲祭，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其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

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其孝之至也。
自養獸之官而下，即敬人，身養其物之時也。自君
召而下，即充人，繫於畜之時也。歲時，比歲之時也。時也
獸官躬朝省，肥膏也。必齊戒沐浴為君之物，重也
色純曰饗，饗充曰禴，凡此皆祭牲也。必取于獸官
所養，非此不用也。敬屬君，說官養之，以預備其
肝。故曰敬之至也。皮弁，素積，在天子為視朝之服，在
諸侯為視朝之服。將祭三月，前君召獸官之牛，納
之，于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卜之，吉然後
養之於滌。每月朔望，君着皮弁素積，巡視其牲，以
致其力，擇卜之審而省視之，勤故曰孝之至也。
說躬朝謂朝天子諸侯，以聽擇朝之令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
有三尺，棘牆而外閉，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宮室之禮也何有三宮欲其高道紳于墉防外患也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以非常居之室而人皆在外也大斯之朝季春朔旦也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諸侯之夫人立三宮半於六宮也必上以擇者以為祭服故決于神也桑采桑也戾至也食蠶養蠶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率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禮音祥音擇
歲既單矣故曰歲單卒蠶養蠶之事終也率繭以示

于君告成功也皆後遂以繭獻夫人別內事也夫人見之而曰此所以為君服重之之辭也副禕也婦人首飾禕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用此謂用副禕以盡禮于已少牢以加禮於人也古人皆用此者以敬君服不可易也

及良日夫人縵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縵遂朱線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孟夏之吉日也縵所以取絲于黃以盆盛水置盆中以手入盆振出繭之結也夫人之縵止於三次掩手盆中猶三揖之意也既縵之後則練染之為朱線玄黃色備則繪練之為黼黻文章也縵先王先公也祀先公者諸侯也敬之至也三節而言

曾子曰孝有三犬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

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尊親如為天子父之類弗辱即不虧體辱親也養則養口體而已公明儀問曾子弟子以不辱之事問曾子曾子不敢當也父母為善之意未形有以先導之已形有以順承之皆以論之于道正弗辱之孝故君子弗辱之直養言但養體耳諱辭也看來三者的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為聖賢便是尊其親為聖賢之親了不必天子乃為尊也且看下先意承志諱以道尊親便是尊之至者其次能養保守弗貽辱于親此尊親便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禮記敬業人卷之六祭義

身為父母之遺體則榮辱共之矣以起下文當敬之意居處事君之類即行父母之遺體也涖官臨其官也莊以容言敬則事在其中遂謂懸其所當然也非莊且及親故也此節只見得人隨行皆於父母有關為人子者不可不慎其身不必謂承上弗辱言父母遺體不但與之以形併其形而體而遺之五者是踐形上五者各盡其方完得個體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

享孰羶膾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

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其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也。

惠。天產也。故其臭。麇。牲屬也。熟地產也。故其臭。繇。
殺。屬也。稱。養。也。稱。願。者。有效。法。之。意。可。見。眾。德。
稱。願。乃。所。謂。孝。也。稱。願。者。有。效。法。之。意。可。見。眾。德。
之。本。教。口。和。其。身。之。所。行。則。謂。之。孝。亦。從。中。
來。然。這。個。養。可。能。也。敬。身。以。將。其。養。亦。從。中。
非。安。不。足。為。敬。非。安。不。足。為。敬。非。安。不。足。為。敬。
及。于。父。母。乃。可。謂。孝。矣。仁。禮。以下。五。者。見。孝。之。無。
任。不。在。正。信。以。實。言。強。以。果。敢。言。五。此。字。指。中。言。
義。以。宜。其。身。而。存。仁。此。是。仁。此。是。仁。此。是。仁。
禮。這。便。是。履。此。奉。餘。數。此。奉。餘。數。此。奉。餘。數。

禮記敬業八卷之六
反此和則辱親而為則戮之民矣。人于不可不慎行
其身上節行父母之遺。禮。敬。不。敬。乎。已。見。得。當。慎。行。
其。身。了。字。就。四。句。是。一。個。翻。頭。說。至。眾。之。本。教。二。
個。翻。頭。歸。到。能。終。所。謂。終。者。何。慎。行。其。身。是。也。至。
此。方。說。
出。生。意。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
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極。言。孝。道。之。大。為。古。今。天。下。所。共。由。也。置。者。直。
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者。布。也。推。者。自。此。而。推。之。
于。彼。也。放。者。至。也。準。則。也。大。海。之。準。也。塞。于。上。下。
橫。言。之。而。普。于。四。方。其。大。如。此。故。施。諸。後。世。而。無。

朝。夕。其。道。不。易。古。今。人。心。也。詩。之。所。云。正。推。而。放。諸。東。西。諸。
北。海。而。準。天。下。人。一。心。也。詩。之。所。云。正。推。而。放。諸。
四。海。而。準。天。下。人。一。心。也。詩。之。所。云。正。推。而。放。諸。
言。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者。前。言。孝。道。之。大。足。以。包。羅。乎。
四。海。即。天。下。莫。能。載。意。後。言。其。道。之。無。處。不。行。即。
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意。施。諸。後。世。所。謂。通。于。古。
今。推。而。放。諸。所。謂。達。諸。天。下。只。言。古。今。天。下。共。一。
孝。之。理。原。無。工。夫。準。者。一。也。亦。不。必。作。準。則。講。施。
諸。句。對。下。推。準。言。非。與。上。天。地。四。海。對。也。○隆。慶。
丁。卯。德。天。程。抽。出。四。海。頓。下。四。句。轉。語。云。天。地。不。
可。窮。後。世。不。可。即。自。其。橫。
乎。四。海。者。言。之。亦。說。得。去。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仁。者。仁。此。者。也。故。愛。樹。木。禽。獸。仁。之。發。也。孝。
之。寓。也。引。夫。子。之。言。以。証。其。不。可。不。時。之。意。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
禮。記。敬。業。八。卷。之。六。祭。義。二。五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
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此之謂禮也。

此。三。者。以。分。言。也。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
耕。之。勞。凡。功。也。諸。侯。加。于。天。子。尊。卑。之。義。行。乎。
孝。功。勞。及。而。不。令。名。如。于。天。子。尊。卑。之。義。行。乎。
思。物。物。皆。也。無。不。備。以。自。盡。者。如。父。母。無。所。則。嘉。
樂。有。無。問。費。賤。俱。得。以。自。盡。者。如。父。母。無。所。則。嘉。
樂。有。無。問。費。賤。俱。得。以。自。盡。者。如。父。母。無。所。則。嘉。
必。求。分。所。應。得。之。粟。以。祀。之。事。親。之。禮。此。為。克。終。
而。不。泰。也。○月。林。云。博。施。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備。
因地。利。立。田。里。教。樹。畜。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備。
物。為。不。匱。之。實。博。施。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備。
物。四。海。各。以。職。來。貢。或。養。以。天。下。武。祭。以。天。下。何。

匱乏之有諸說備物皆如此解從舊註也。蔡舟仲云博施其恩物皆沾極是今從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志孝也今于志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不出不出門也。可謂孝。謂孝在全歸也。可謂全。則全歸之工夫也。頃步以下。則君子欲念念全歸。以致孝也。無人為大。是要起到父母上。見得人之為大。雖生養於天地實生之。于父母也。全歸兼形性。不虧。不虧全形。不辱。不辱性也。舉足一段。見不虧。出言一段。見不辱。○頃字鄭作時。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貴德尊賢也。德重則爵尊。民樂不知爵之貴矣。故禹承之以貴爵。然其終也。上遺尤而澤不及下。故

湯承之以使民皆富。然其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故武王承之。以親為貴。夫門代皆盛王也。所因所革。豈不盡善。使商可不高。亦如德商當知。隨時而損益。然人而未有遺年者。則年之貴乎親。下久矣。何也。人道莫重於事親。而老近於親。事親之久。尚齒即為之。次也。尚齒之重。如比所貴乎親。道親視長。長除却親視。便是長長了。故曰次。○全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承上言齒之必尚如此。故其教通行而民共守之。○無朝廷實下四節之。皆朝廷雖尚齒。然亦未嘗廢齒。○朝杖而尚齒也。古謂朝之德。君臣皆七十。使十朝杖而尚齒也。君有問則為之。布席于堂。而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達通行也。

行肩而不偃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牌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少者之肩不與長者並。非隨行之。差錯則直隨其後。蓋兄之齒。隨行父之齒。隨行也。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見老者則。○則。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老衰憊者。窮寡者。不遺與之齒。讓也。窮言其力。寡言其數。皆謂長者不犯不暴。○齒。齒之。○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狎狎。狎音免。

多也田單分命則長者受賜多也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五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復待修乎

軍旅衆以義成之而弗敢犯也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三十八
結上文也朝廷政之所出故言發自此而道路則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偏僻之所故言至復待則郊野間曠之地故言放亦至也軍旅則用武之地文事易廢故言修不修也成守之而不犯也朝廷向另看自朝廷而發所以行至修放也發如弩之從括一動而迅速莫禦且能穿札破堅雖孝弟自朝廷而發下但行至族修且使人疾守而不失非中於衆之真心不能也死之弗犯即足終身由于孝弟不敢違心處守之固也成守活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三十八

視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下五節皆因尚齒而並及之然則節節皆記不詞彼言武王初政此則言周制亦皆諸侯不習詩書禮樂而有德者西學西郊之學敬德教之修德也籍田之祭盛禮也先賢先代之明德也朝覲之祭盛禮也先賢先代之明德也耕籍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皆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親而化

而醜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

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也

由大學來謂民之化從大學食五更而來此即五教中舉養老一節言之而推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

四學莫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天子齒太子與同學者亦齒不以貴加人也此因上文大學教弟而言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意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

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待于意迎之致敬也觀諸侯之德他務未舉先見百年之老至如八十九十者或東行則天子即西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三十九

行弗敢輕過或西行則天子即東行弗敢輕過謂必見之也然此老無所言則天子即欲有言須就其家不得語諸途也此亦巡守尚齒之禮也一說諸侯待于境

見百年雖諸侯之待不暇顧也一說以其入境而見見境內之老者故先說備諸侯待于境不可說

是未見諸侯而先見老者二說未知孰賢愚意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亦所以敬諸侯之弟也

也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三十九 禮記卷之六 祭義 三十九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

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夫大故而入

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齒

此言鄉飲酒禮一命貴矣爵齒于鄉也三命雖不齒爵齒于族三命雖不齒爵齒于朝也

不敬先蓋以七十節而在朝若舊與之揖讓豈其
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以首三句為遺貴之長者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
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此明尚齒而類也順道也德即善也卿大夫諸侯
之也也薦猶歸也長者謂師者祿以詔功爵以詔
德也禮實以物成諸宗廟言于宗廟中命之也
順道也天子受命于天故讓德於天諸侯受命
於天故歸諸天子大夫受命于諸侯故薦于
諸侯士庶人分極也故內則本之於父母外則存
之於長老而曰天子諸侯大夫受命于諸侯受命
歸于所尊以示不敢自專故曰示順若伐善擯命則于
所總以示不敢自專故曰示順若伐善擯命則于

禮記卷第八 祭義

三十

倫逆知○薦進也要與讓字歸字看得合若誤作
薦揚就似人之善了自有自專曰逆不自有自專
便是順下若說示顯于
天下則庶人何所示乎

管子卷見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
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

此亦承上順道而言聖人養文周孔也建者參任
之意陰陽以氣言天地以象言也所以昭明
道者先代聖人參任天地陰陽之情狀造為易書
則吉尚之理具矣後世有所不明者則易書之
也禮處南面以神明昭之也○自來處北而
臣禮自居也○神明明即天之心○自來處北而
明不敢自專以尊奉乎天也○

臣之助也○逆即為逆曰此子一人之尤也
所以明不殺伐已長以尊賢人也○欲猶示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
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
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
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
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
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
志也術同也

齊者一也莊者敬也○有是心以慮祭祀之事慮
之則必其慮官室則必其慮百事則必其慮禮
之則必其慮及祭之日必其慮其將來也○顏色必
溫足
之行必有戰兢之意如懼其將來而不及盡我親
愛之情者然及其奠之也意其將來矣容貌必溫
身必誠如親祭之則送尸而神亦往矣其立也卑而
不抗靜而不動文正而不苟如神之既往而將弗
見者然及祭之後氣則陶陶然和志則遂遂然得
嘉美而為善常在身而無違耳之聞之見之結諸心
者形諸色○每事循省無一毫之遺憾是則孝子愛
親之志也○新裁云通節以結諸心慈善句結諸心者
祭之儀度也耳日句結諸心慈善句結諸心者
句結諸心者形諸色而為術省也

禮記卷第八 祭義

三十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右陰也地道所尊社稷土穀之神亦地道而屬陰
也左陽也人道所尊宗廟祖考之靈亦人道而屬

也陽也

止也。謂齊言其義同也。此段文法錯綜只散。散之謂齊言其義同也。此段文法錯綜只散。散之謂齊言其義同也。此段文法錯綜只散。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亦散齊七日。

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

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

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羞，齊人

薦盥此之謂夫婦親之。宿作肅，此者總齊音際。

承君子乃齊而訶期祭日也。宮宰，守官也。宿，備戒也。太廟，始祖廟也。齊，裸之辭。以圭璋為極，太宗

禮記卷之六 祭統

也。此節係也。雖稱本夫，而稱之於夫，亦稱也。此節係也。雖稱本夫，而稱之於夫，亦稱也。此節係也。雖稱本夫，而稱之於夫，亦稱也。

又觀就舞位以祭，蓋事尸之道。莫大于得人，惟心一誠，其祭也。竟內共樂皇尸，率羣臣以樂。皇尸，示能得其歡也。正與天下竟內樂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武宿夜，武舞。舞，舞也。武宿夜，武宿夜也。此詩則重升歌，武宿夜。武宿夜，武宿夜也。此詩則重升歌，武宿夜。

舞則假于戚也。禮也。顯者之意。周人先求諸陰。而尚與則重。禮也。顯者之意。周人先求諸陰。

夫祭有饒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

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饒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饒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親政矣。

之也。則自尸以下。莫非餽尸之餘。可知矣。此正人君施惠于民之術也。施惠是政。乃其術寓餽禮中。則餽可觀政矣。可。以祭。未而不知。

是故尸饌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饌。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何言惠術也。查即廟中之施。已有象矣。謂起也。四人者。君與三卿也。士上士也。禮樂之具也。出室也。進徹謂既進而因徹。餽也。百官謂中下士及百執事也。自君親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與由尊及卑。禮意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六 祭統 三九

及聖所以別貴賤之等。以漸而祭。則人無不及。所以與起施惠之象。是故所餽者。不過四簋之黍。而施惠之法。適見其修舉于廟中也。諸侯六簋。言四簋者。留三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餽也。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在其中。夫惠施于竟內者。此廟中。維祖考所居。有限之地。然廟中。有竟內之象。焉。故四簋黍。維稷而兼之。所與者。遠矣。或曰。陽厭。即初祭也。○廟中。句諸說皆云。虛說一說云。廟中。行禮之象。即竟內。行政之象。俱欠玲瓏。看來上面。明有與施惠之象。則此句。不過點出竟內二字耳。即就施惠說何妨。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祭者。澤之大者也。蓋上有大澤。則必以漸而徧及於下。但引領以待于下。知惠之必我及也。大澤之施。無不引領以待于下。知惠之必我及也。大澤之施。如此。今所謂餽禮。自君卿及百官。衆皆均及。李無有上重而下乏者。大澤之義。豈不由此見之乎。吾故曰。餽可以觀政也。乃祭及不惟可以觀政。亦可以立教焉。夫祭之為事。甚大矣。其與舉牲羞之物。無不備也。其儀也。非徒文具。究本之身心之誠。而順以備者也。本于誠敬。而備物。則祭意所寓者。法其始教之本與。何也。教之事。其大端不外尊君孝親。然必上有明君。而後諸臣服從。乎君。上能尊君。祀宗廟。而後竟內之子孫。順孝。乎親。是盡道端義。禮記卷第八 卷之六 祭統 三九

於此而思。孝之教。始生也。道者。當然之理。蓋則無所不備。而忠事之教。始生也。道者。當然之理。蓋則無身。歸之崇祀之內。也。○蓋道端。義德是個順字。正見身教處。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慢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

此又以事君之事。明教生之意。非君者。必身行之。道不以事君。而上下。不以此所惡事。所謂身行之也。祭者。所以而推。可見君子之教。人以此忠。必由君道。端義以本。此順之極。至於祭。則以備物。其意。此意。由順。則可以教。忠孝於天。故曰。祭者。意。只重身。行。祭。矩。意。不必。經。人。由其。本。便。是。順。之。

引莫作兩肩蓋所謂本者何願是也此處點個本
字隨透出順之至三宗正欲起下祭之順為敘之
本以應前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非敘之道也
此敘字以事上使下言君子之教也此敘字以尊
君示親言唯祭由于順則不陷親于非理而孝親
之敘生不越禮以犯義而忠君之敘生故曰祭者
教忠教孝
之本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
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
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禮記敬業入參之六祭統
明之道也
是顯著也

人生則形體具故夫婦在于有別故則精氣無間
故共設一祀正祭福告神于室明印釋祭則出在
廟門外之祭不
知神之所在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也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
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
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
也

凡祭失筮族人兄弟
之子無父者為八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
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
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
禮記敬業入參之六祭統
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
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
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舍音釋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祫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說見王制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禘禘於春莫感親之與物備來是順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莫感親之與物備往是順陰義而祭也陽至夏而始禘陰至秋而即禘二氣既勝于夏秋則二祭亦重矣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曰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草也艾者刈

禮記卷之六 祭統

聖

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也爵以禮田邑雖實而不盈及于無功刑罰示德而不行于有罪義也義屬乎陰故于陰盛之時行古記可交則人君行墨刑室以味行刑則臣之謂草不致艾其既秋政之謂也味行刑則臣之謂草過於上則下節先以四時引到禘嘗又以禘嘗陰義也以上三節先以四時引到禘嘗又以禘嘗引到行政原不重此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哉

也明其義則知也事祭中之儀物也全猶不盡也如義之實在君不在臣以臣祭君重實其義也也如祭之日而祭則不祭則不祭而始祭而祭也

禮記卷之六 祭統

聖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于祭統之於器莫重于鼎也莫重於銘也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于鼎也自名者謂自名于鼎也稱則稱之以名也稱則稱之以名也

而文...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令施于烝葵鼎此衛

孔惺之鼎銘也...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古之君論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管也子孫纂之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禮記... 卷之六... 祭統... 四十九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
 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
 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
 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
 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
 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
 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禮記教業入卷之六

五十一

其人之有是德則得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之有
 是德而又無是病則深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之有
 而見其國人之德則其德而見其在上下之教也。每句
 四字下獨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雖
 就人之善言未可全說得好緣下面有失故也。溫
 和厚柔順教爲實厚端重。大抵德性中和而詩
 和厚柔順教爲實厚端重。大抵德性中和而詩
 本溫厚和平要使人各得其性。故得詩教者如
 此。疏通知遠要使人各得其性。故得詩教者如
 要使人不迷於事理者。考古闕深書則紀載治
 無使人不迷於事理者。考古闕深書則紀載治
 神精有得於易教之研究。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屬而無間斷。所措之言。則此。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正是非。而事辭在焉。故如。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教。再訂。愚者智不足。而厚。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也。煩者。於集於文。而。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是非。非。於集於文。而。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言辭。爲能以彼事比合。此。微心靜有得於易教之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
 金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
 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
 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
 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此之謂也。

禮記教業入卷之六
 五十一
 禮記教業入卷之六
 五十一

○發號出令而民詭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
 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
 不與。

禮記教業入卷之六
 五十一

此不待其味而自使之得所人亦不知其味之功也故謂之信天地之害也者縱之而不能斷其能除而夫之乃果來紛紛而為剛德之所發故謂之義器也○和仁義信雖各就上句見出然其在君身相乘似說效了如何曰伯王之器○新義云伯王二字只當治天二字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斷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禮者大中正之道君子審禮則由禮者為誠寬不由禮者為姦詩人無過情而國得其正矣信乎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經解 五十一

禮之可以正國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儀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隆者其崇重之也○由者其踐行之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踰越禮法之惡人以其惡故俯於編氓而謂之民敬讓者禮之體奉宗廟以下皆敬讓之作用也夫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可以安上由乎○引孔子只要透出其善於禮不可以安上治民硬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

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歆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

禮記敬業人卷之六 經解 五十二
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所從來舊矣故曰舊禮先王隆之緊承禮教說去隆字與前隆字相應待其既亂而力挽之教化顯而易見乘其未亂而預為之教化微而甚神前而禁亂之所由生曰所由生即是止於未形意蓋為親義序別者則人人自由於其中自無越於其外其徒也遠也又訣從而知之所以為微也止邪則善自徙善徙則罪自遠乃出此入彼者○若猶苦壞也

禮記敬業卷之六 終

禮記敬業卷之七

京山楊鼎熙緝菴父習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禮而曰大重之之說專謂稱揚之甚○哀公謂言禮者過於尊禮孔子言不但尊之以言循且尊之以行通章要味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

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

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民之所由生全於世惟禮為最大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上下以臣言位次也男女之禮冠笄之類是也昏姻昏禮是也罕見曰倫罕見曰數朋友之會是也天地民生所自出倫理民生所自屬也禮一資於禮以節事之辨別之可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矣禮正人之所當尊敬者也故在上之君子從而尊敬之豈特言禮者尊之而已哉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也

君子既尊敬乎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蓋禮因人情為節文君子所能亦百姓所能但須先覺者覺之而不廢其會節者使之因時以行禮而不廢其期會因事以行禮而不廢其品節也○疑問云

易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也禮者合之會正是以其所能教百姓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甲其宮室車不雕斲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

禮者君之之行禮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予其衆以伐有

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致，以為是也。明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幽為祭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見服豈為過哉？請少進言，更畧有以教我。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

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道合而後萬物生，德二姓合而後人道成。故曰萬世之嗣。所謂繼先聖之後也。遂言者，既答而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治宗廟以下，所謂少進也。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鬼氣、歸天，形鬼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君為祭主於外，夫人為祭主於內，則天地之神明足以配合之，而無不格。蓋君已

禮記卷之七 哀公問

五

能配而夫，夫協君配之也。直，古作新，上下之敬。即在朝廷，上見之君，章男教，聽外治，夫助君正。各定分，明婦順，以贊化，則臣工責其用敬於上下者，足以立之，而無不敬。蓋君已能之，而夫以協之，物耻足以興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先昏禮，其為政之本也。此觀之，為政必以昏禮為立上下之敬。要者，立字，不必說到感化處。夫子激魯君行昏禮，全在二耻字上。為政先禮，二禮宗以昏禮言，又在宗廟朝廷二禮之先，有昏禮自然有宗廟朝廷之禮，而政於是乎出矣。○部解直言，謂正名也。名正故言順。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違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此因上文大昏并及敬身而復推之於民也。見而親，則敬妻也。冠於除，敬子也。有道言有義，此為無不敬。即指敬妻、敬子、敬親而言。此所以不敬也。無不敬，即指敬妻、敬子、敬親而言。此所以不敬也。此身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身與妻子，人皆在上之人，是妻于身三者，乃百姓之象也。敬吾身以及人之身，敬吾子以及人之子，敬吾妻以及人之妻，所謂推己及人之道也。蓋太王愛民，所行皆已及人。三者，百姓之象也。說身以及身，三句，方定指上。象說，以人各敬身，敬妻于盡之極，之物也。振，國恥。三綱正，庶物有協，氣嘉生，薰為太和意。○云太王之道者，以太王愛敬妃而國無怨曠之民也。必引愛敬妃之君者，自敬妻言也。○部解大王猶言大別。

禮記卷之七 哀公問

六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驕，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承上敬身為大，故問敬身言。勸皆出於敬者，敬此而民一有過，言民便以為辭，一有過動，民便

以為則言動何可苟乎君子之言成文而不過
動之成法而不通則則不待今之文而自然
敬其所成以心言恭以容言則君子之
為人所厚方謂之能敬身成則君子之
身只是意之為式意上之言動既過則作辭作則亦
自相背於過了勿如舊說把作辭作則說好了到
言不過辭方是言之成文動不過則方是動之成
法這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為之所以民日樂於嘉
言善行不待命令而自敬恭其上此乃作辭作則
之善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
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
是為成其親之名也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

禮記敬業卷之七哀公問

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君子俱以德言成名猶言完名百姓因敬恭而適
其所印則必曰吾君乃君子之子是吾使親得為
君子也非成親之名乎古之為政以下又因成親
成字而言愛人可以成身總之愛人以成身即言
動不過以敬身之事亦即下所謂不過乎物之事
但文法錯綜明人與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
一體中不能遠乎身也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
一物不能不有其身也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
是仰何物作而不能樂天雖有此身亦不過血肉
之軀何以成哉要皆不愛人所致能愛人則能成
身而成親矣○三個君子與前節君子與兩君子
俱指親君子之子方指人君說○集解云百姓歸
之名為句猶言與之名也○又云愛人者親親而
仁民不愛人則不能保有其身因而不能居易困
而之極故不能成身

哀公問身必如何乃謂之成身乎孔子對曰
如和耳則和而聽之如目則明而視之如心則
必如其本然而不少踰其身者但此又渾融言之耳
所謂言動不過以敬其身者但此又渾融言之耳
愛人亦已包在內○不過以是盡明
當然乃對達理言非對太過者言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
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
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哀公問曰天道何謂也孔子對曰天道者天所
之所謂道也○天道者天所運轉之理也○天道者
德之流也○天道者天所運轉之理也○天道者
道之流也○天道者天所運轉之理也○天道者
閉止其久也○天道者天所運轉之理也○天道者
於四於顯於後世明此天道也○天道者天所運轉
所以可貴也○樂有四段然前兩段為一類後兩
段為一類久即是不已不閉比不巳進了一步已
而能不息而感物成物成又進了一步徐註云唯其
能久故漸摩浸潤不待有所作為而萬物自成此
功用之妙即天道之不待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甚
矣○集解云天道不過乎物即貴乎天道

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蠢者
蠢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記
也○公曰天道之對人於微於故欲于以卑近之說
教我使我記之於心也○然孔子下文復以不
過乎物為言蓋實理之外無後卑近之說矣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
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是故孝
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雖然變容肅敬貌仁人主事天官之孝于生時親
言之仁孝止是一人親事天正是一理能
不過乎物則以事親者事天以事天者事親為父
母身之問之天地完人而身道有成者即此即上答
成身也於是公悟而言寡人雖聞此言然無奈後
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是有意行其言矣故大子
以為是巨之福臣以君行其言為福也○忽出仁
人孝子乃文法錯綜處即此數句該盡通篇無窮
轉折所以為簡切之言兩事字細看皆在繼志述
上說非區區祭祀奉養之粗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

禮記敬業不卷之八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逸子曰給奪慈仁

從言至於禮泛言諸事因及禮也周流無不徧隨
處而皆禮所到也子貢先于張而對故曰越席不
中不中禮也處已當敬接人當恭遇事當勇然不合
於一時而已遂悖也給似慈仁而慈仁反為所給
故時辨也周言其不給流言其不溢慈以愛言
仁以禮言禮則者覺情意之滿然似慈非慈
有勇而覺誠意之微到似仁非仁故曰不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
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師前二一過一不於子產一人有過有不於能
食不能教過於慈不及於嚴也過不及也于貢

因問何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也夫子以為其禮也
必禮矣夫禮固所以裁制乎人而使歸於中者也
○禮乎禮即與君子人與君子人而歸於中者其
制中定不能外禮禮在人心原是天然之中却似
制定的一般人人渾全乎禮之本體則中
自在是講者多在節文儀則上覺得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
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成喪也射鄉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禮記敬業不卷之八
郊社之義也故夫子然也然則何如問禮焉何如也
鄉社之義也故夫子然也然則何如問禮焉何如也
鄉社之義也故夫子然也然則何如問禮焉何如也
鄉社之義也故夫子然也然則何如問禮焉何如也

禮記敬業不卷之八

要禮如也禮者所由謂仁也聖人論禮者每
賓客乃吾心所欲者每
於儀文末節問節惡何由領好何由全試觀郊社
等項雖有無窮節節却渾然只是一個仁唯其行
之而隨在暢達則吾心大中之體毫無虧損倫伙
其間惡領而好自全矣可見上節中宇不當說向
外而去○都云領提去也惡提而去

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嘗禘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乎

此於上文五禮之中而特舉其尤重者郊社嘗禘
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遠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
而通承明乎二字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

獵有禮故戎事開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此合下節言禮之無往不善。正以禮周流無不備。之謂居處謂尋常坐立之類。三族父子孫也。集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朝廷有禮如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俗。辨貴賤之等之類。軍旅之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屬。皆是戎事。開是預熟其攻伐擊刺之節。武功成則戰勝攻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也。酸若辛鹹。隨時而各其時也。清濁高下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與數。五路與用也。鬼神得其饗者。天祇地祇人鬼。皆格也。喪紀得其哀者。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去服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者。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職。任官者秉禮於上。則百官自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於政事得其施。若地官掌邦地。於前都鄙施治於官。府之類。加於身事及於我也。錯於前。我應乎事也。動則不宜。亦禮為宰耳。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看無妙觀後。而治國而無禮云云。自相照應可見。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象，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依音言。

承上文言事之治處，即是禮。有一事必有治之者。此國所由治也。如無禮則譬之無相之瞽，無燭之求矣。儀儀無定向也。無所錯無所加無所制狀其不能自主無所適從之類。樂謀也。制謂全師。禮藏之法制如此則已。且不以治人法且不以治人。以成樂故無以率先。治之衆人也。祖洽也。洽合也。無祖謂無統宗。無洽謂不調和。合而觀之可見禮以制中安性可以去禮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謂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禮，燕飲業人卷之七。燕居。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猷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去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慎聽之，恐其聽繁而生厭也。上文所言之禮，皆有大饗之節。九節中大饗所得專行者有四節焉。即下文前四節是也。知者，明其理事者也。非徒能大饗，亦來朝諸侯也。故敬之中，雖非非受之禮，亦能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夫聖人論禮樂之所講求而一箇和流無不備便通於治
此先聖天理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是知
行禮中講然之意三箇君子不同指諸侯言仁禮
之義而贊之也三箇君子不同指諸侯言仁禮
禮之意其入門而言其步趨迎送之節以見無物非
事又於九者中言其武所尊者有四謂凡四也
門九句是也管樂武所尊者有四謂凡四也
堂而樂闕下管樂武所尊者有四謂凡四也
其義而贊之也三箇君子不同指諸侯言仁禮
行禮中講然之意三箇君子不同指諸侯言仁禮
事也仁在賓主各盡其交洽間為清在賓主相敬
德在賓主各盡其交洽間為清在賓主相敬
夫聖人論禮樂之所講求而一箇和流無不備便通於治

十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
不化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燕居
從出大非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
作即是禮無理不軌屬節不作只是無禮無節不
體驗此禮樂亦非無禮無節故下文只說禮言禮而
為樂之謂此篇通主禮說故下文只說禮言禮而
知矣
國之道言誠故所事便通於國君之禮若德在節
文之間則四夫所得行者幾何將終身汝汝於禮
也哉行意言外見不在禮兩段通只說大饗說專
行通行意言外見不在禮兩段通只說大饗說專
耳故不得以專行與通行分對也○樂解客出為
句以意為為句以
振羽焉亦非有理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
不化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燕居
從出大非理與節皆在吾心此心有理有節動
作即是禮無理不軌屬節不作只是無禮無節不
體驗此禮樂亦非無禮無節故下文只說禮言禮而
為樂之謂此篇通主禮說故下文只說禮言禮而
知矣
國之道言誠故所事便通於國君之禮若德在節
文之間則四夫所得行者幾何將終身汝汝於禮
也哉行意言外見不在禮兩段通只說大饗說專
行通行意言外見不在禮兩段通只說大饗說專
耳故不得以專行與通行分對也○樂解客出為
句以意為為句以
振羽焉亦非有理

而不傳其知禮則是窮於禮矣夫于兩言古之
以不可與之意禮樂之道皆為表裏而無文
則和而無節則倫變在當時所職者與樂之官
故名因質而傳而實非不達於禮也再言古之人
命美典樂主教書于則其兼達禮可見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

禮樂者治之原前所告以禮樂則
吉以收舉而措之不當復自他說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獻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纓兆與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矣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燕居

士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後問者問何以明於禮樂而錯之便為政之意夫
子恐其誤以禮樂之文為政也故曰所謂明於禮
樂者而措之者乃明於禮樂之所謂不在於禮文而
在於禮也非以言中理矣言而履之躬行實
踐動不違則而得其當然之理便是禮行中理
行而樂之從容順適從心所欲而得其自然之和
便是樂君子明於此而力行此二者于身于以兩
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以其諸侯則來朝以萬
物則各服其職事而何政弗舉
○君子力行此二者加乎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巧
之室則有與隙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
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承上文而言吾身之禮樂固足致天下之
為禮固不可廢於世也禮則則眾從以
尊有作以處主大席則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
則父之齒隨行而必不隨立則貴賤長幼必有序
凡此皆古禮也

室而無與隙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
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
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
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燕居 十六
若使室席車行而無一或無禮則無不亂者禮廢
衆亂如此君子誠欲衆治可無與禮乎昔聖帝明

王諸侯所以致治未有不由禮之途徑以出者也
貴賤以辭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
時與言外內以位序言本二句記者自作結
語發矇者如日不明為人所發而有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先儒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燕居言禮閒居言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歸居 十七 行政大抵以禮樂為首務然不達其原悉屬末節且五至三無總本達禮樂之原來三無即在五至中不乎既無矣易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為是事而更歸於無思無為不謂之行不可也

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此哀樂相生之主處也於之言焉詩無不為於則言之於民而恐其有為於心也於則言之於民而恐其有為於心也於則言之於民而恐其有為於心也

子曰哀下而無聲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歸居 十八 凡樂者君子則政教不乖而至於和洋也

凡樂者君子則政教不乖而至於和洋也凡樂者君子則政教不乖而至於和洋也

禮樂哀之存乎志者也又言禮樂哀而不言志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

言謂三詩也三無而以三詩擬之則言大有無外
美而有味盛而不可復加矣然言後遂也此三
詩而已乎蓋請益之意也孔子曰何為其然也豈
遂盡于此而已哉君子之為民也而服行三無
不俱三詩足以擬之而三詩之外猶有五種詩
皆足以擬揚三無中未盡之蘊也○五起即在三
無中衍出非別有五起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

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

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禮記卷業八考之七 四十九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

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氣志不違氣志既得氣志既從言無聲之樂如此
其和也三不違春和之始既得春和之成既從春和
之暢日聞四方言和之於外者無窮氣至既起言
和之體中者不己也威儀遲遲成儀翼翼言無體
之禮如此其敬也遲遲者敬而不迫翼翼者敬而
不怠上下和同言敬之感人無間不遺其翼言無
之體方不己也言敬之施及四海言無體之禮也
死悲言無服之喪如此其家也施及四國言無
之體言其德之廣大純德孔明言其德之光輝
而三無之義起於此也大抵後詩句以發揚其
美故每一起而一韻那當讀為崩音明當讀為日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

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格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德謂及民之於奉猶備也勞天下猶言勞萬民言
盡力於天下也天子夏言參天地遂以天地日月
語之天地日月之無私為三王所奉則無私在三
王矣詩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未嘗去之然至湯
而後與天齊王業成天命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
降不違應時而降無有後時其聖敬又日躋升昭
格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是以帝命為九州
之式是湯所為奉三無私之德也○子夏不是問
就中間摘出一箇湯來則前

禮記卷業八考之七 四十九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日月之無私何如今夫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是也其或設於私時中者或嗚焉或闕焉其
疑焉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不露而為神氣風雲是也風與霆流則庶物無
無非教也其無私也昭然可見何其然哉
其運用之迹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於
於人因物付物曲成不遺有不令而自無
此之私都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故為公之教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大為之坊民猶諭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

子云也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坊民之所不足者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

禮記禮義人卷之七坊記

二十三

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費不慊於上故

亂益中

小人不能安... 亂益中... 亂益中... 亂益中...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

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禮記禮義人卷之七坊記

二十三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

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

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

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在天者無二日故有上首無二王有天子無二... 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豈可謂乎君臣畫夜之象也墓社之禍當是於國
姓故不同連遠害也其姓無緣故可同連不嗣者
而而已○兩箇子云當作兩節○尊無二上統上
二句不必同會子問以當神節○尊無二上統上
証君臣之有別引詩又其言君臣之不
可無別○此上二節所以嚴章別之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凶故
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貴賤得時之尊卑與富貴得時之厚薄人臣不貪尊
則厚祿而有由我身及於化人食祿也浮在上也
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食浮於人則受
之無餘不為賢者代禮之素於君子所不為○
兩辭字有不取居之意
兩辭字有不取居之意

禮記卷之三十七
子云鴈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十云君
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政

禮六十以上謂豆有加讓而受惡長也三命不
齒席於尊與讓而坐下貴貴也朝廷之位讓而就
賤尊君也讓而率之民猶有犯况不讓乎此人情
之難妨也詩言人之不善其相怨各執一偏然其
端止因受爵之不讓而遂至亡其身可不戒哉貴
人賤已先人後已君子所以盡讓也舉稱謂以見
例○賤賤先後已飲之不驕不爭之意思或謂禮之
所在則貴人賤已飲之不驕不爭之意思或謂禮之
亦似不必○受爵不讓謂貴賤以位言先後以禮言
酒酌舉也獨集解從詩作爵醉
○此上二節所以嚴章別之功

○子云利祿先死而後生者則民不信先亡者而
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
坊民民猶備死而號無咎

利貨則也祿俸也或為國成事者亡為國出亡者
旅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或錄其人之
後或及其親族也假令死之與生皆宜得則先與
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民皆不信死矣亡之與
存皆宜得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民皆
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引詩以証不備死忘生
之意思先君見不備意以思先君易察人見
可託意思無告使無告之人號呼失所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若貴有德而不吝則民興於讓德尚有能
而不多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實行足以化民如
禮記卷之三十七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
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人君將施政必先參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
由下民將無心而天所降施者矣否則民心
而不至於民心以臨民民得不天上施重以報
之予○爾非真事詢之民以自家心中酌量如
此則詢之民如非真事詢之民以自家心中酌量如

民則所施者當乎上天之理令乎民心之公故民戴之如天所施報禮重亦說天上施說照信讓意請如披赤心而不敢欺竭忠順而不致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矣詩云爾下爾筮履無咎言

善能善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相親而怨益矣此言無怨謂上北之體皆無凶谷之體也以此無怨所避而稱已以此待人則為厚道以此事君則為忠臣以此事親則為孝子凡此皆非為民而然者而民自隨感而化可見解讓之心人皆有之願上之相導何如耳不爭不與我爭也若說民化之不與人爭便與詩不合且涉下文讓善意矣怨益於於上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

禮記卷之七 坊記 十七 慶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此亦指君而言讓善謂民化之而讓人之善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以見讓善於人如讓善於龜也夫不爭猶讓也進而無怨則不爭不足言也又進而讓善則無怨又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是惟良願哉

作忠謂民化之而皆盡忠於君也言切於事之謂謀言合於道之謂猷良以德言為天子股肱為朝廷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君於堯舜無鴻於無窮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犬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大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意○此上四節皆讓善之坊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

讓

也猶忘也活看子為父隱弛其過也亦有死蓋前愆之意善則稱親敬其美也亦有敬而不意意言乃讓三年後有言而天下權悅○疏意謂引論語明敬美之意外書備不言二字為謙親之禮也明弛過之意摘訓謂三年無改謂沒而猶掩其過也三年不言親沒而猶思其美也二說相于通論語引詩皆有敬美之意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禮記卷之七 坊記 十八 孝子不匱

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微諫二句與論語同意三句無往而不用其情又何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虐

因睦以合族言君子因睦之以合族之禮也合族者聚族人為燕食之禮所以盡孝也詩云雅角弓之篇綽綽有裕之貌綽綽有裕也綽綽有裕則不睦矣兄弟亦宗族之一引之以示同耳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罔不辟忝厥祖

車所同衣所獨故事可乘衣不可衣廣孝孝親之
推也辨謂別于小人書太甲篇引以明父與子同
位則父失其所所以為父下與子為伍而布衣于
位而致父以不君而亦厥祖矣為子者可以同父之
亦神之辱乎

平去矣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雀門之內戲而不
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言孝不言慈慈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謂為子之
謂父母之體而不可不厚非專事于戲也謂為子
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耳根嘆之聲則傷親
故不為也○新義云孝者言所以事親慈者親
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何心于父母之慈
慈故言孝不言慈慈於孝是薄盡于職厚于慈是
厚望親心如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
禮記禮書入朱之七坊記

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
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長民者天子諸侯也朝廷敬老則朝廷之上而敬
老也即敬國老庶老之類老者人之親長民者尚
敬之况吾之親而不可不敬乎故民與孝有連所以
追孝也○新義云有主即是有以事親而一修之專益
有尸有主尚虛乃亦民之有以事親而一修之專益
敬之則吾之所以事親者正以追續其孝于不窮
也○集解云言朝廷謂其敬施
意○此上六節皆孝親之坊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廢禮不以美沒
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
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殺牛不如西

對之論祭實愛其福詩云既醉以酒以禮以此
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禮

此以敬為用祭器以燕享所以伸敬也敬
之所在為禮主不嫌于非禮也所以伸敬也敬
王敬不尚其美可以美沒禮也親饋則祭不親饋
則不祭為其有敬有不敬也○不敬則祭不親饋
飽然則禮堂在非與美哉在敬耳易之爻辭詩之
飽德皆言敬也○言說用祭器了又豐豐得宜
禮教自此衰也○言說用祭器了又豐豐得宜
故君子不非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
設禮不非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不美
有來一敬字起也○氣血下邪得前多層數不以
非廢禮不以美沒禮重禮字不重非美字蓋食則
以親饋而客之祭不祭遂因之也○以無禮之故
而有不食者可不祭遂因之也○以無禮之故
九五爻辭○此章於祭中示義利之坊

禮記禮書入朱之七坊記

三十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
起以敬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
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
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
云禮儀卒度笑語卒騰○子曰賓禮每進以讓

將祭之時有齊戒以純其志有水未趨走之禮以
敬在○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醴醴醴薄
皆在○味厚者在○示民不貪淫於味也醴醴之
時年有飲多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醴醴之
之祭也祭飲飲民和惟之道也四者同所以教
民也○始終儀也○有堂上堂下觀法儀之有無
是也○法觀法看謂祭得其宜也○舊說謂是觀
民飲民而已哉至于始終禮儀不特示民教民而

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自獻其身指女子說

孟去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

孟去禮非祭男女不交辭以此坊民陽侯猶親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太饗廢夫人之禮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坊記

三十三

子去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德

諸侯下取本國卿大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故曰漁也此教節管男女之坊

中庸第三十一章 朱子章句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子周流不遇而嘆曰吾其歸和蓋君子躬華隱而待顯顯而不自矜心無時而不莊也待言說而不自信心無時而不自信也客於自修如此則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道未嘗不明也何必歷聘為哉此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的意莊威信須在自已心上說不可說在人去了○新義云隱而顯謂君子視隱微之地若明顯之中而常存敬信於顯而不可從者講志自然了顯只當作道之明看儼則還下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表記

三十四

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楊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不相因者若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與各有其教也不則責而不敬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胡極禘不繼之以饗

極者至也。至則樂者復也。禘者大祭也。饗者小祭也。不繼之以樂者。謂樂者不復也。不繼之以饗者。謂饗者不復也。

始而後。○要亦道。○至則樂者復也。○不繼之以饗者。謂饗者不復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禱焉以不檢恭以遠魘

禱。謂禱也。不檢。謂不檢也。恭。謂恭也。遠魘。謂遠魘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強。謂強也。安肆。謂安肆也。偷。謂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禮記敬業不卷之七 表記 三五

強以貌言。敬以心言。安。安也。肆。肆也。偷。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故曰。強也。安也。肆也。偷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

也。

○子曰狎侮必焉而不畏也

狎侮。謂狎侮也。必焉。謂必焉也。而不畏也。謂而不畏也。

狎侮。謂狎侮也。必焉。謂必焉也。而不畏也。謂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

藜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天下之利也。

禮記敬業不卷之七 表記 三六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如。如也。義者。義也。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也。

○子曰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也。

德怨之報各稱其施報之謂也民自感之而慎於
疏矣言惡言地譬亦報也民非以報也所以引
君有安民之德君之事君之治民所以報也
抑詩言必報引太甲之言當報之以治民所以
德報怨則特理德其禍必至教身不仁者至以
怨報德則特理德其禍必至教身不仁者至以
勸而變中間引詩書不
過為前段之証佐耳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
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進自巳而置法以民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子曰仁有二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
未如是否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
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仁尊而不親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道有至有義有孝至道以子義道以親考道以為無
親矣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禮記卷之七

未來之歲月少矣，倘無他願之志，幸新勉之。意如此，以下通為一句。○安仁者，少正見人當勉。仁者，切仰止之心，則誠好仁矣。鄉道以行，舉出簡勉，是於辭。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卷之七 曲禮 四一
禮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不可無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

禮記卷之七 曲禮 四一
禮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不可無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

仁者以仁而過，故雖過亦不甚。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

禮記卷之七 曲禮 四二
禮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不可無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

禮記卷之七 曲禮 四二
禮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不可無也。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君子之禮也，尊卑、長幼、小大，以別。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

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

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

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

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也

先王立謚法以尊顯人之聲和宜枚舉其善行知

然必節取其大以尊一其善者雖名過其實然

則臣之事也何無專意于行乎君不指臣言不指

張其所為之事不自高其所就之功以求處乎情

而而于本分無所過高之行不敢率德以求處乎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庚辰 甲午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庚辰 甲午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庚辰 甲午

未嘗不君唯強也則事可比於父也

此於人君兼之則民亦事親之如父母苟非

為德則教養不能兼之則民亦事親之如父母苟非

意行二句作此其詩至矣詳言其仁也非兼體

不備為至此其詩蓋仁以養兼舉為全德以剛柔

兼成此則樂利樂也則言之二句不可作詩詞

安而常禮也而非難也則言之二句不可作詩詞

之等句言若有父道則道也不足為民已尊親了

以人言此仁又深一也則言無荒四句皆本君

威莊以親言孝慈以行言樂以情言禮以分言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庚辰 甲午

禮記敬業入卷之七 庚辰 甲午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恣而愚奢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禮記敬業八卷之七

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勤

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賞罰

刑罰窮矣
刑罰窮矣
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愆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而辨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
其孰能如此乎

此總結上文作者謂興起為王也生則有天下元
不殺也則以天下與之性之非貴報於子非
父母而也則則有性之非貴報於子非
譽于人而也則則有性之非貴報於子非
民地愛之則則有性之非貴報於子非
而親而愛之則則有性之非貴報於子非
富而有禮而安而能難犯而不不至
至窮於思由是其君子化之忠以抗
斷制以重而不至於物文以為其
犯難義以立也而不至於物文以為其
妄動之失也竟以容舉而有不德為
之化於中也君子無不德為底而天
能如此則刑所言之此節只在重如
禮記秋業入采之七表記

效如明倫制器之類親而專即在懼但忠利見出
安而敬四句是例也忠利的事又承專親
看兩有字並五而字則但忠利而專實
中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妙用無述所
子如此也如此故其君子亦化之而歸
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禹文王周公以
厚而後獲康幾近之自君子之所謂仁
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唯虞帝可以為
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
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
受罪益饒

入臣不拜官之必先進言于君以為
其正所謂信也也而受命盡忠也
自獻必由先資如此故若執言以責
能致

其言雖死不勝無素餐之恥
獻其身是豫說後來事不重也其在先資其言上
唯先資其言故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
二句不可平說遠矣方是實說自獻其身以成其
信處○猷祿幡然之數語謂命對揚之二高此伊
尹傳說先資之言也濟和問各而為書燕昭王命
于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
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大言所許者大也小言所許者小也人入告也
新理地君行其言則利隨之矣唯言不同而
利不一故君子因言以酌祿小言受小祿大言
受大祿此言之大言受小祿則名不實也

禮記秋業入采之七表記
大畜之君子才德所養者大畜食于朝而不食於
家則吉引以明文字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與小雅曰靖恭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不下達者不引君於汗干也辭言辭也尚辭則
儀行不重辭也自所由以進者小雅小雅之篇
明能安靖恭敬其職俾正直之人是與則神
下達即小人下達意尚使倭辭說由匪人以進
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
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凶

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是皆先王以受命而
下以出命者也。故昔能法天而出命，則其命為明。
而臣亦順之。否則未有不逆者也。夫君命逆，則不
可以為君矣。引為奔之詩以証之。此言人君當法
天以自強也。士通諸君而言。○自奉若先資其
言至此，皆言人臣事君之義，而不歸其責於君。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君子不以辭盡人，其人之辭，以尚行而不
尚言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也。辭有枝葉，則
蕪穢矣。正而此皆世效盛衰所致。故有枝葉無
道言也。學求世然後尚辭，辭何足貴乎。○下四
句，言不以辭盡人之故。道盛者本也，言行皆枝葉
也。枝葉有行，則行盛而世盛。枝葉在言，則言盛而世
衰。

寔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
禮記集說卷之七 表記 五十四

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
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飲。談美三音

親人者，既不以辭盡人，則君子之自處，可使尚其
辭乎？三者不能則不問，不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
如水則淡，如醴則甘。然淡者無後怨，而可久。甘者
取悅於人，頃而易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
將有以盜乎？人飲進也。
引以証甘以壞之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
則衣之；問人之餓，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歸。

魯不以口譽人，則有實惠矣。故民化之，亦肯務善。不
以甘言悅人也。君子於人之儀，寒尚不衣，飢尚不
食，稱人之善，則爵之。所謂不以口譽也。詩：豐風
之篇，憂昭公無所依，故曰：其于我，而歸歸。歸，歸
令息也。令息，則衣食在其中，而歸歸可謂推矣。○
只是稱之，善語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不必用饒美
辭。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諾言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
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徒以口惠而實不至，則人怨之，而菑及其身。○
諾言，口惠而實不至也。必為人所責，若已而不
則，則不可失。君子寧為此，弗為彼矣。衛風：氓之篇，
乃其始者，不思之故。今則知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禮記集說卷之七 表記 五十四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
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正。

不以色親人，言必以情親人也。若情疏而貌親，則
小人中之穿窬而也。君子肯為之乎？大又言接
人者，情實于信，辭實於考，考則古昔，辨先言不
為無稽之言也。亦實而不浮之意。巧作考，○情辭
俱宜。莊接人上看，重上句方與上文有情。
○以正四章，皆言君子期于言貌之實。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
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
筮，不相襲也。

事謂郊社也。天曰神，地曰明。卜筮之用，用卦爻以
擬也。必用卜筮，不敢以其私褻之物事上帝。

如是以日月定於... 性則必不違... 謂不致私... 性日惟是... 至祭地之類... 各明揀斷之... 不必從... 大事有時... 小事無時... 外事用剛... 內事用柔... 不違龜筮... 子曰牲... 禮樂齊... 是以無害乎鬼... 神無怨乎百... 人祭祭天地... 即安得不... 須知事... 龜筮當...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五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五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五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五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 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詩曰后稷之祀... 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富備也... 廟惟版足... 其告神之... 望物薄意... 子孫有國... 兆無罪悔... 今而子孫... 受降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 天子無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下宅寢室... 天子不下... 處大廟

龜筮之為器... 得賣而藏... 辨天子無... 然天子亦... 凶之問也... 他故也... 龜筮之體... 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 不瀆於民... 下不棄於上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六

龜記敬業... 卷之七... 五十六

禮記敬業卷之八

京山楊鼎熙緝庵甫習

緇衣第三十三

此篇乃公孫尼子所作大指言君之所以治民使臣之所由事君者友一以躬修為本辭體與表相異而文一精

子曰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區作樂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禮記敬業卷之八

緇衣小雅卷伯刺幽王之詩其好至通節校案無以加矣小雅卷伯刺幽王之詩其惡至投界射虎有巷伯則爵命不必而民自與起于刑罰之深如必試而刑自心則爵命不必而民自與起于刑罰之深如故曰不試而民咸服所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教以德而齊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禮記敬業卷之八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此所一人定國之意，禹立三年，言未久也，遂如遂生之遂，以仁遂謂因君之好仁而各以其仁自遂也，豈必盡仁，言豈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君足化民乎，得一仁人為百姓表率，足矣，蓋專其責于君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慶有善也，大雅下武之法，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字信於民而天下皆仁之意，正見上為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故長民者，章志貞敬，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詭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緡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不危言矣詩

云淑慎爾止不譽於人... 綸也絲犬索也... 緡也絲繩也... 綸也絲繩也... 緡也絲繩也... 綸也絲繩也... 緡也絲繩也... 綸也絲繩也... 緡也絲繩也... 綸也絲繩也... 緡也絲繩也...

而行必稽其所敵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言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於周萬民所望... 人之德常於衣服容貌身也... 衣服有一定之制容... 貌有一定之度則君德先... 矣以此作則於上而... 整齊其民則民德亦一... 而不貳有常矣詩云雅... 人之常之篇周忠信也... 狐裘黃黃不貳其類萬... 民有常之意如此則上... 之行歸于忠信矣萬民... 不望而效之者如此則... 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 貌也一字從齊字生民... 德一是民各自一其德... 雖不專指衣服然亦服... 不得在務修德以稱此... 服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君曰惟尹躬及湯... 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民德之厚猶有善之一途在於習而惡焉則善矣有國家者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之人親則百姓親下之人親則百姓怨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德德教以御民之過則民不惑矣臣之行不重雖不獲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也維王之

之失○徒與難俱要照下文看矣乃上人以証道也此引以証道之失小雅王之言其常道使下民盡前也引以証道之失小雅王之言其常道使下民盡前也引以証道之失小雅王之言其常道使下民盡前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

刑甫刑曰播刑之單也政以正人教以化人而有不刑不成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

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迩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

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也

大不此不見親信則無以處四方百姓無所服從而太過耳大臣既以不見親之故不得治其職而通致敬是民所望以為表大臣之柄矣故大臣不可不

功之臣則遠臣之情無所不盡言則謂以大臣之
諫矣大臣所言之言無所不盡言則謂以大臣之
遠疾毀惡也非正也教也則上公卿也以視則為
視大夫卿士亦為內矣則節全以大臣之
因大臣說則遠臣因遠臣說則遠臣忠敬二字俱
屬上人說謂將忠敬分則君臣未是遠臣此與
小謀大不同但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誰謀以
成其隙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難間未有不
小人之說謂將忠敬分則君臣未是遠臣此與
句又廣言之上通臣謂近臣又廣言之小者下通臣謂近
臣之大者新義通臣俱作變伴看講以遠言
近句云既有以慎之則侍御僕從自有紀綱無
遠之奸伏于內亦無事遠臣使忠盡以清君側且
遠近之間總統自在也何庸以遠言近此說亦有
理廟命三句看來亦不必如舊分承不過言業公
尚知小之不可謀大災之
不可疾正免君天下者乎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喪而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聖

大人以位言也曰所賢所賤亦明知其賢與不肖
之良而用非所賢所置非所賤蓋其初出於本心
不親而終令煩於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始而求
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竟執而求
如仇仇然亦不用力于我矣仇仇者不一仇之無
往而不背其意也君陳周書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
其所繫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小人民也君則大夫也天子諸侯也
所怕也三者皆於其所繫處受溺水則於人
近而無溺者蓋德柔易而多其出之甚易以
溺人不可慢易以溺人若夫民則閉於人欲而有
即不可慢易以溺人若夫民則閉於人欲而有
○如於水則不可慢易以溺人若夫民則閉於人欲而有
○如於水則不可慢易以溺人若夫民則閉於人欲而有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
則釋免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箚惟
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
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伊尹告太甲不可頹越其命以自取覆也必如虞
則無不中也括矣末節括處也傳說告高宗謂言
輕動則有起或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箚
者戒輕與也末句所以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
動也遠迷也夏都安邑有毫之西故曰西邑夏忠
信爲周書夏之先王由忠信而有終故其言者
亦能存終也四引書首言當審事機以寬命次言
當詳無改以防患三言禍患乃所自取四言忠信
乃所自盡皆謂不可不慎於民也若因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
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諺云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故業八卷之八
能保民者不怨，資冬祈寒，謂君當恤民艱也。重君為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心作主。君民之問，全是君為主，民不過奉從而護衛之耳。○集解云：此莊子所謂君民者，謂君居正則民安，得真體作則民起，君好暴而民欲暴也。○愚按：此語當於君好之，民必欲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人臣事君，言行二者而已。身正者，有不可奪之行。言信者，有不可移之美。不信則從違靡定，而事君

之義不協於一，致不正則善惡混雜而持身之節不歸于善類矣。物實也，格矩也，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非踰矩之行。是以生則此終身而志愈堅，成則以此垂後而名不朽。然其初必本於學多聞，所聞之善言博也，多志多見，善行而志之也。質正不厭也，如此則知極其精矣。又必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王道妙于易簡，道之至極者自無不約。正上義一行類是也，行之即軌兩端而用中地，正是見諸言行處，不陳言謀政事者出入，與引以証多聞見而實之，見其用功也。○言行有躬，事君上說方切，不可全則義一行類矣。世注記變意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能不令之名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用人，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禮記故業八卷之八
云：君子好仇。
唯所好在正，人好其正者，友之而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邪者惡之，而其惡有方，斯遠近之問，無惑也。如惡之所在，何憂感之有，邪諱言君子有善之仇，匹以證朋友有鄉也。○君子小人，俱要在德者有鄉，有方當效進賢退不肖義。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亦言在位者，循易也，重猶難也，賢者不必富貴，而輕絕之，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之賢，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交而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在位威儀以也。

人臣事君，言行二者而已。身正者，有不可奪之行。言信者，有不可移之美。不信則從違靡定，而事君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

我周也

私惠泛言以私意厚人者謂之私便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尚公不尚私若人以此加之必不割受之于已也詩小雅鹿鳴篇周行大道也人之愛我者示我以大道引以明人私惠加我則非對我矣

○子曰苟有事必見其軼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

此

此見高行之當謹也行車則乘之而人見其軼衣則服之而人見其敝以與人之言行無異也但宜之則必聞其聲若之躬則必見其成故詩言行之不可掩如此何可不慎引詩明久服無厭必

見其敝也○葛覃云必聞其聲必見其成有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

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

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從隨也飾文飾也言而後行則言必處其所終知行而隨言則行必期于可言也故不可飾也然言易而行難故君子寡言而力行以成其信而無所飾則民亦不致疑其美而欲費其言也詩大雅抑之篇引以明君子當寡言而行小雅中亦引之篇也信也展誠也引以明君子成其信也書言昔者上帝降罰罰於殷而中興周文王德集大命於其身引以明君子成其信也

也○當以信字為主飾師不成信也○周音割田音申觀

音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

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兇命且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絕而祭

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恆其德債婦人吉夫子凶

為卜筮求占於外也論語與古之遺言見非谷涉西此龜筮不能知也先知如龜筮不能測其心術也詩小雅既之篇猶即故謀也兇命與今書大異疑其有脫誤今姑取事神則難一詞與詩明龜筮不能知之意其引易取或承之羞一詞以明人不能知也○書本件罔及惡德惟其美

推服彼居政等惟醇醪於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易卦九三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承羞之象六五陰柔之正以順從為常則婦人之道也

奔喪第三十四 闕

問喪第三十五 闕

服闋第三十六 闕

問傳第三十七 闕

三年問第五十八 闕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古者朝祭等服，衣裳殊制。惟深衣，衣裳連而不一，蓋燕私之服，被於體者深遠也。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作句讀，乃此章之大旨。自短毋見膚，以至應平，先槩言之，而後實言之也。故規者，以下圓又言其義也。可以為文，以下圓，贊之也。規見帶被十，長短適中也。續，猶屬也。衽，衣襟也。深衣之裳，上屬於衣，則裳之前後皆衽也。續衽者，凡裳前六幅，後三幅，其前與後分開而不相屬，此則謂布六幅，針裁為十二幅，皆上狹下闊，自後至前連合縫之，不殊前後也。鉤邊者，恐斜裁之處，有縷散弛，故既合縫之，又鉤轉其邊而覆縫之也。要裳與衣交接處，裳之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則七尺二寸也。

禮記深衣

卷之八

深衣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

厭髀，上毋臄，務當無骨者。裕者，各肘者，走取音即。袂，袖也。衣，接當腋。下縫，合處。連，則轉也。肘臂中，肅也。袂，袖也。深衣之帶，惟當辨骨間無骨之處。此近取諸身者，大小長短各隨其人，而不拘尺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深衣全制，總十二幅，衣四幅，袂二幅，裳六幅。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六也。前不負繩，以應方。負繩者，制之大原也。出於天也。袷與身齊，而漸圓，袷以至於袂，是袂圓也。袷也，凡體服衣領皆直垂而下。惟深衣則曲袷交于胸前，是象矩之方。踝，足根也。衣之背縫及後裳之中縫，如繩之直，而負於背也。如衡之平。袷音切。踝，胡丸反。齊音咨。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爲衣之次也。

所以袂圓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也。負繩之直者，欲其爲政如繩之直而不枉也。負繩之抱方者，欲使守己之義如矩之方而不邪也。負繩之坤六二象，辭言柔順正，同坤之直也。賦形有直，其德內而外方，此猶以証直方爲德之大也。人動而爲用，安危無常也。故警則權心之平，慎則志之安，危即衡之無事，則權之輕重也。故下齊如權衡者，欲人安定其志，而使其心得其平也。重衡說以平爲主，五法已施，無所不備也。規矩之法，流於保衣也。其直，權衡之源，其平，洗王肯此五法，貴之，斯服之矣。介冑武服也，而不可爲文。端冕文服也，而不可爲武。兼之者，惟深衣而已。蓋朝祭征伐之時，燕處則服之，所謂可文可武者如此。五法皆備，故曰完。其衣，燕居則大焉，故曰善衣。衣之大小，以安志平心。以上言制，服所寓之義。欲着衣之人，如此下文，乃深衣一審，取義言用服者，所取於深衣，以此文乃深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衣之緣也。衣即深衣，續者，畫文，重慶故備五采，以爲祭也。具，也。纁，靑緇丁縞也。孤子，純素，致哀也。

縱使練請其袖口純邊謂之純邊
然欲與邊之純各勝半此雖深水中小魚亦有
制度
存焉

投壺第四十

此篇係以下燕飲樂射通用之禮亦儀禮之
正經也請飲馬以上為經筭多少以後為記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
某有枉矢嗚呼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
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嗚呼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
矢嗚呼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
不敬從

禮記卷之八

十五

中射木為獸形背擊獸形以盛箭謂之中者以所
甲為義也矢將以投者故主人奉之申射以待獲
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
枉射不直也申不直也解也○音音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

曰辟

受送皆矢也繼旋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者告
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賓未受而先拜又尚在主人
之手所以盤旋而後拜也已在賓之手
手此所以盤旋而後拜而不各拜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既拜送矢於賓主人又自受矢於賓者皆作
階而進就兩楹間視投壺之處所也退反位之
位而向揖賓以就投壺之位
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壺鬻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

賓主就筵之後司射進自西階度壺而令使人
立于賓主筵之南其間離席以二矢半為率度
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跪而設之既設
中乃于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筭而進所以記勝
者每矢一筭而一筭賓主各四矢則八
筭矣執之而起為告賓主張木也

請賓曰願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

司射執筭起告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各
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然比類也賓主
當更迭而投若不待後人投而已頓投雖願入者
不為之釋筭筭三番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
是正禮故謂之正爵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
為馬也馬雖和是筭然作之則為筭在投之時立
之後為馬莊勝之時然一入而即什一筭所以表
其入之數每一勝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也
一馬從二馬者投壺禮三番而止每一勝立一馬
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若勝偶得二
馬耦得一則取步偶之一以足勝耦之二為三三
馬既立又請酌酒以慶多馬之人此告賓之辭請
主人亦如之以此豫告賓主者欲其遵之而行無
失禮也○集解云立馬
謂別立一筭以紀勝也

禮記卷之八

十六

命法者曰請奏狸首問若一太師曰諾
狸首詩篇名賓主燕會不以微薄廢禮樂諸侯
之節間散也有一章而散不疏不數均平如
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太師樂官之長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
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此正當投壺及釋筭之際左右告矢具謂賓主之
黨皆受矢而告矢具也於是請更迭而投有矢入

壺者則司射跪而釋一筭于中，賓黨釋於右，主黨釋於左。曰黨則不止賓主二人矣。舊說西左右不同，前指投壺者南面，則東為左，西為右；後指司射東面，則南為左，西為右。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明以賓主分左右矣。何為作兩樣？且中以盛筭，舊謂釋筭於地，不知何解。賓主各有中，豈釋筭時方立之於中耶？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

曰奇，鉤則曰左右鉤。此言全

賓主投畢，或勝負或平等，司射手執所釋之筭曰：左主右賓，畢投，請數。此告數之辭也。數之法，二筭為一純，純全也。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筭則為奇，奇獲也。遂以奇筭告，奇獲也。上奇字來，以奇筭告，則以純筭告可知。文法有舉以槩全者，如《禮記》某賢於某若干純，知禮者舉以槩全者，如《禮記》某賢於某若干純，知禮者

禮記卷之八 投壺 十七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準

勝者跪，曰：敬養。

此每一番卒投後飲不勝者之節，酌者勝黨之子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

微馬。此三番投畢慶勝者之節。正爵既行，請立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處，亦震方而主。

也。一馬從二馬，以備三馬之數。行禮之禮，愛也。既行，司射即請微去其馬，以投壺也。禮畢，行無筭。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一矢半。矢以栢者棘毋去其皮。此謂者

此記壺矢及筭之制。凡儀禮經統有記，蓋亦孔氏之徒，且經之所不備者，筭之多，亦視所坐之人數。謂每八，四矢亦四筭也。筭之多，亦視所坐之人數。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然堂上固其常也。四指為狀，矢有長短，隨地之廣狹也。修長也。栢，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尚質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懼，毋敖，毋僭，毋諱，言。

禮記卷之八 投壺 十八

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懼，毋敖，毋僭，立，毋諭言。皆

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此謂者

此記魯薛二國投壺，薛令弟子之辭。弟子，賓黨主黨年，皆者也。為其立堂下，恐相侵，故戒之。無放肆，張太之意，皆在堂下，恐相侵也。論言，遠談也。薛令，常爵，常例謂爵也。謂謂爵之盈滿者，曾許之辭也。止，此司射以下，不謂司射之盈滿者，曾許之辭也。向，樂人，樂人，賓主皆許之辭也。皆屬賓黨，薛在西階下，未也。故屬主黨，位在階下，西向。

冷先勞後祿應世非立已干峻然不出中雷之
故曰近人有如此者○非時不見以言言
世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中
是親近於人猶不為已甚之意爾承自應世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警轟攫擄不程勇者
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
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
其剛毅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其飲食不瀦而瀦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
其剛毅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其飲食不瀦而瀦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
其剛毅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取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詭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其任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八 備行 二十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者身繼往開來之責其為世道人心處至深遠
矣正宜見用於世以藥百姓之病惟道途不修
接既無其民又比黨而危之但能危其身而繼
往開來之志不可奪或曰事中之傷志竟何而

不即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恭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禮記教業入卷之八
三十一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窮猶止也幽居而不窮而有守也上通而不即
待有用也儒者學行才幹內不失已如此而猶
待於人者蓋濟世之材和為貴而儒者則忠信之
其方隅如四之合而為圓有分際而無圭角
是謂之入也○導發云以學行為主惟學行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相告相示欲其進德修業以為任舉之地也居常
則有爵祿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
其心孚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或久在下位則相
待以同升或處於疎遠則相致於當路此所以任
舉之實也○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任舉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也○集解云交相

之故曰特立獨行前言特立自守之意居於此加
獨行遠道之義非參○看曰伏曰不知曰不急為
與是格君心之義引其君於道者而從容委
宛絕無塵浮急遽之習自非深於道者不能不
臨深二句也俱根爭君來袖袖欲不指定文與行
講極是疑問云雖自高焉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如
少世治可進而或自輕焉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如
或自沮焉其誰與易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不可
合者非非也其特立獨行之儒如此說極妙
者非非也其特立獨行之儒如此說極妙

與人博學以知朕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銷鑠
不臣不任其規為有如此者
慎靜者謹而不敢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尚寬
禮而有容待人之道也博學以知朕要而學以字只
重博學以知朕要而學以字只

禮記敬業八卷之八 備行 五十五
近於文章而不獲野性強毅故能砥礪廉隅而不
外者所不得者而在外者不足重如守者堅而在
作如○而係者猶不臣不仕也其心之謀度身之
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夫
廟中養得主一不妄動的力量到其待人自然和
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自得角
之其此儒全在靜中得力
儒有合志同力營道同術遊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
或內而志之所向則與之會合而外則或外而
道之動則與之潛為而同其或或立則有協
濟之樂而相下而不厭或久不相見則有契合之
其相見聞流言不信交情如此可謂篤矣所以然者

以能擇於未交之先○儒者之○必內本於方至
外以立乎其宜則素行已為端人由是乎本友
立義者則進而與之友不問者則退而不與之友
其交友之善何如○前以志道對言有內外之分
後以對立之善何如○前以志道對言有內外之分
友之情下文又進了一對言有難舍之分這總是交
所以善也○不可以同道同術為不厭不信之本如
此說便不消後三句了○則樂二字輕只重在不厭
上當以不厭不信為主○小註作三項平說誤矣且
以是立為爵位相等相下為尊位相讓不知何據
說者多分首二句為辭而相友中四句為連而相
友亦為舊註爵位等語所牽耳看來不必如此其
行不方立義則素行已為端人由是乎本友
不宜平對言本方以立其義如此禮始得同謂本
之同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諫者仁之
禮記敬業八卷之八 備行 五十六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
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也○四德○百行○無所不備○和厚易直○仁之初立基
處故曰本○與孝弟為仁之本○同意處事敬慎乃仁
之實地○寬裕有容乃仁之作○用遜以接物仁之能
事也○禮儀節文仁之容貌也○言語仁之文辭也○詩
歌為樂仁之和順也○分散貨財仁之施與也○入者
皆仁之事○惟儒者兼有之○宜若以仁自任而猶不
自居焉○尊讓之至也○尊是重仁之道而不致富讓
是遜仁之美而不自居尊讓者皆仁也○但尊字屬
道讓字屬已耳○入者總是仁道之流通未看人
至兼此三句○方實就儒者說○集解云尊讓謂其
德至尊而委
則謙讓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誦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
長上不問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

相詬病孔子至魯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得加

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思音澤
賈者如有所夫墜獲者如有所割外皆因迫失志
之類也賈者驕氣之盈謝者吝氣之歉也恩厚也累
可羣吏也統承上文而言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則
焉往而不善故不因貧賤而阻德不因富貴而尤
人不知真儒妄為之名故人常以儒相安惡耳豈
儒者之過哉詬者詆其言病者害其行也既至舍
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
益信儒之言則不詬不必言矣益義儒之行則不
病不必言矣此四句記者為哀公言也故曰吾世
弟不累父兄也不累君王為臣不厚君也不累長上為子
為民不病官府也極是

禮記卷之八

儒術

孔子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冠義第四十三

古者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此則釋其義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禮記卷之八 冠義第四十三
無欠缺立是無傾側禮義備便是人道備禮義立
便是人道立隱然已伏成人之者在然由冠始
故緊承冠而後服備云云三加便有三加之服
是服便有是容色辭令則冠非禮之始乎故聖王
重之重冠前下
並日筮賓等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
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筮日以求天之吉筮賓以求人之賢所以重冠
以重禮也禮為國本可以議聖王重冠之義矣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此以迎子也父名則傳之於故冠於阼所以著其
傳於之意也醮之言醮也醮之於無醮辭之於
客位以禮賓之禮也其所以成人敬也始加
冠也

所以爲成人敬也。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真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亦主。鄉大夫。掌一鄉之禮。鄉先生。鄉老。致仕者。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禮記敬業八卷之入冠義。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所謂成人者。非謂年滿於童稚也。將責成人之禮。孝弟忠順之行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爲人治人。皆本於此。故曰重禮而冠。則四禮之始。嘉事之重。故又重冠也。重之故行之於廟。所以尊敬重事。而不敢廢。自單。尊祖而不敢寧也。冠義一。禮。重在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數也。

昏義第四十四

娶妻之禮。以昏禮。期謂之昏。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納采。各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各問女生之母名。天也。納吉。各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各納幣。幣。以爲昏。姻之証也。請期。各請昏。姻之期。且也。不致。致。旗。不致。忽。重。不敢輕。正。不致。邪也。主人。女。之。父。也。筵。以。交。

父親離子而命之。送。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送。主人禮記敬業八卷之入昏義。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文。以。親。離。重。禮。也。男。先。於。女。男。先。陽。剛。以。帥。人。爲。之。也。以。女。之。文。也。奠。雁。取。其。不。再。偶。也。親。受。之。也。以。爲。空。也。女。之。父。也。御。婦。車。以。榮。之。親。授。綬。以。結。之。以。二。周。爲。節。各。取。於。陽。奇。耦。之。成。數。也。輪。行。地。既。三。周。則。備。者。代。之。其。牢。則。不。異。牲。合。牢。則。不。異。餼。所。謂。共。牢。共。餼。也。夫。婦。合。禮。尊。卑。無。間。而。致。洽。也。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

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君臣有正，而後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終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自納采至請期，敬慎重正也。親迎，親之也。視敬兼至，是謂禮之大體。或男女之別，上昏之始，乃所以立夫婦之義。於既昏之後，有別，因以有義，則國君之內倫，禮明而思義，惟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正，皆自此始。而禮之大體，亦由此知矣。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粟稷脩以比饋。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贊，明昏禮。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亦似若盛。粟稷，段修之具。修脯也。如薑桂治之曰醴。醢，俛見。

而必夙興沐浴，見而必以粟稷段修為羹，執醢事而必祭脯醢及醴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示供養自此始。所以明婦順者之孝順也。禮婦與享，婦不則舅姑，享之也。與笄音煩。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明日也。舅姑，共成一獻，作者主人之作，子之代，將爲主於外，婦之代，將爲主於內，故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預益也。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

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惟婦德修，則情息之嫌不起，而內以和，婦功則帝用之，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故也。上所以責之，而制爲三者之禮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上言重責婦順於正妻之時，此言教成婦順於未嫁之時。伊祖以諸侯之宗女言也。祖廟未毀，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則於君爲疏，故使女師教之於宗室。宗室，宗廟也。言辭令，容則純，則功則練，麻祭之祭，所出之祖也。芼，之謂菜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禮記教義八卷之人 昏義 三十一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六官，天地四時之官，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其數亦如此者，婦人從夫也。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

酒須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八 齊飲 三十五

賓主象天地也介俛象陰陽也... 立賓象天所以奉之也... 賓主象地所以養之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八 齊飲 三十五

可再深一步看...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 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八 齊飲 三十五... 曰嚴凝便見... 禮記卷第八 卷之八 齊飲 三十五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肅嘗禮也。啜酒成禮也。時也。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饌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禮記卷之八 祭義第八
卒饌又是指酒而言也。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席上席初見先禮後財之義。至於貴禮賤財之義，禮受時節，不在鄉飲上。是為財的念，而所重者，人把財那邊，人輕財那邊，自然貴重了。心為禮而起者，少為財而看財者，所以不敬也。禮受時節，不在鄉飲上。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

禮記卷之八 祭義第八
也。賓三揖至於階，主人辭讓之，則其升堂而受獻也。然介猶坐飲，主人辭讓之，則其升堂而受獻也。主人而即降，則下五項，意節而介委曲，有名分等威之辨。蓋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於鄉飲也。

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則堂下差由成爲一
歌有山有臺則堂下差由成爲三終則歌既畢則
堂上下歌瑟笙並作工歌則則笙吹則笙合
工歌如如則笙吹工繁樂告樂正告於
而樂工遂出此將將旅則飲者樂故使一人樂
樂以告衆又立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夫歌
流放免之於先司正以蓋之於後則雖和樂而不
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簫承
管是將此獻實之一証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必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禮記教業八卷之人鄉飲
前言介無爵衆賓無爵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
上酬介介爾衆賓既歌之後行旅酬勝也以此爲品
指衆實言蓋賓主介只一人無少長可序也衆賓
固以齒矣一遺沃洗之賤無不然者如此始爲無
遺矣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
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

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此飲組之後降復初人之位
脫屨升堂而坐行無筭爵朝以饗政而鄉飲聽政
罷方行是朝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章終
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章終
竟申遂無少闕失也修爵見燕飲之安樂不廢與
終遂見不亂○朝莫二句不對只重下句言朝固
不廢朝矣莫亦不至以修
爵無數而遂至於廢夕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結十四節禮五行以修已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
治人則足以安國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
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合下五節申釋存八節未盡之義立之賓主象
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主盡仁而致養禮
之大綱舉矣立之介僕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
而德日明僕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象目張矣立之
三賓如如此則人備而禮行矣王道之成始於此
禮記教業八卷之人鄉飲
思在末
四十一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
在洗東阼大地之左海也

烹狗於東方以養賓法陽氣之養萬物也天地間
海居東而在左故在阼在洗東有左海之義○此
阼篇可益出自東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上古以水行禮故後世謂水爲玄酒示民思
禮之所由起也此中賓有尊有玄酒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
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畏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祭守義者也北方者

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
為正之具也

此載禮記之辭而釋其義諸侯有事於射也
禮記曰高舉正謂以射為樂也射之大者天子及諸侯射於
大射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侍射於君
所也先王行禮而後射於射是安樂而有名樂射上
章所云所以養諸侯於禮樂之中而兵不用諸侯
務射所以自正其身而為保國之具也則燕則
樂單說諸侯帶臣在內是以二字却從則安則樂
來此天子二句又申言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
務射之意不作效說天子下得極妙道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
使子路執矢出延射曰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禮記故素不象之人射義

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人者半

謂一人為一室也若將射則射則射也射飲酒之禮也射
至於司馬也其將射則射則射也射飲酒之禮也射
人後者志親而食利故皆不使與射此下三節
是引証凡鄉射以習禮樂者當以孔子為準也來
觀不欲射者使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却若
射而選賢焉

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衰揚解而語
且幼壯孝弟者養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
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不音否

射也將族使二人來解帶樂而選賢於是公罔之
衰先言曰此衆人中有一能幼壯孝者若好禮不
與流俗同頌頌而修身以俟死者
當在此前位也去留相半言難也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危期稱道
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廟有存者祀音堯

旋期年之高者稱道不辭論道無違誤也廟有存
去者多而留者寡也三者事同上節而尤加粹
故蓋難其人○使委點揚解而語蓋使觀
者知自許付不妄居此位也○廟音堯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
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
以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
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
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
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禮記故素不象之人射義

射有二義曰射曰射人各有欲中之志則思所
以中之之義所謂射也山是而然所謂射也
於中則得其所以射也射者有其道射者不以
而引道視鵠所射也射者有其道射者不以
之實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
鵠而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為諸侯然則射謂之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得已之志則射謂之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善註舍止也集解舍釋也發矢也其義易知而
則有未易明者故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
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

蓋以地進爵。紉地是也。

此明上得為諸侯，不得為諸侯之。德澤澤官也。原因水澤以為各習射于澤，則又取擇士之義，以其音同也。先習之而後較之，所以重其選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

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

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凡為男子者，必先經論天地，綱紀四方，而有志於所有事，然後敢用。若此，始生之時，志射天地四方，而後使與母食之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也。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

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禮記射義第八卷之八射義

四十七

首句且虛說下文正見之。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

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

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

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

也。

首二句為孔子之言，下乃推明其意。惟賢者能中然其心又非以發爵自處者。詩小雅之句，楚發射也。得酒之樂，求中以辭養，乃其心有所不安，非其心有所不備也。求中則辭養則求此見以讓也。

燕義第四十七

此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在燕有二。一、燕朝，朝而燕也。卿大夫有燕勞之禮。與群臣燕飲而樂之也。卿大夫有聘而燕，定與之燕也。四方聘客與之燕也。

古者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

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

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

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

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禮記射義第八卷之八燕義

四十八

與天子同，故即取周官諸子職解之。庶子官，周禮職掌也。庶子，非適庶之庶，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也。故總謂之庶子。卒，副貳也。庶子之卒，謂庶子之官，掌其戒令，有學校之事。庶子官，掌其教治，於戒令，教治之時，又必別其貴賤之等。此屬皆未命之類，乃戒令之屬。子，禮事也。國子，即庶子也。致，謂委也。唯所用之，所能按任奔走服勞于行禮之其分義也。預定于此矣。若有甲兵之車，乃戒令之屬。子，戒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領卒伍者，庶子官也。國子，以車甲又為合置其卒伍，有司而治之。以軍法備征伐也。然統屬于太子，司馬不得而征，政事也。凡國之政事，三句乃教治之意。國子存游，卒使之存游也。以其為父之嗣，故又曰國子。存游，以其為國之適子，而別于庶民，故又曰國子。政

事使民庶為之不使國子蓋欲存恤游幸使修德
學道以成其材也修以行言學以知信春合諸學
考其文秋則合舉之于射官以考其武藝後者進
而仕之藝劣者退而教之夫養之千先而後考之
于後庶于官之職無忝國子所以文武兼備有出
將入相之才也此所以得與于燕禮而受主人之
獻與○新義云庶子就是卒卒乃庶子之名號謂
衆適子之為卒者舊註謂庶子父之事則庶子以
人言倅以事言矣戒而令之繕其材欲其為有用
之品教而治之陶其性欲其為六受之器諸侯卿
大夫士聽于士故其子亦聽于太子軍法治之真
下二句又進一步說既使修德學道而又考故之
也春合秋合連下考藝讀藝屬文藝武藝此正道
德之所屬而人之優劣可考而知者但此道德為
人所習故曰藝耳○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階階之上君在位也君獨并立席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燕義 甲九

少進定位也君席階階之上君在位也君獨并立席
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通考

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文而釋其義首句管下三
條定臣位在君位上是君立階階東南南鄉兩卿
作一句讀不重君說只是以君身為準而諸臣遠
相次也通卿者卿立于君之旁而西所以優
卿大夫不得與並大夫立于卿之下而稍近前又
以優大夫士庶子不致與同此卿大夫入而定位
在未設席之時居主位分雖尊而禮則主也此以
設席言其敢遠禮難主而分則君也此以登席言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
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有賓主然後有獻酬此飲酒之常禮也酒出于君
君不自為獻主而以宰夫為之若君尊臣不敢亢

行賓主之禮也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為賓而命
大夫者以公卿之尊次于君若後為賓則次于君
故不使為賓所以明嫌也君揖臣所以禮賓也
○此上兩節雖一事各為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
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
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
賓主則又嫌于太峻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并成拜明
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
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
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
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禮記敬業八卷之人燕義 甲十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
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行辭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饗
公取此饗辭以酬賓於是賓以次序酬卿大夫士
西階上君先酬賓而後賓旅酬是君始此旅酬之
禮于賓也樂猶始也旅序也君所賜爵謂特賜之
爵也非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
至此非而成之升拜明臣禮答拜明君禮蓋君臣
相與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敬由君之拜觀之
即與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敬由君之拜觀之
嘗則事無不治國安而君以之寧自君之拜觀之
即不寧也下之義取之有道之自後則上之取
下有不和而用足下之供上有限而不竭是以和親
而不相怨和與寧由賜爵盡能及不虛取致之是
禮其所以和寧其用也此和寧則君所以答拜
下臣所以答拜其所以明之乎臣禮君上之禮禮
之用此二禮字說以為治之禮言禮無不答只是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

陵

大夫郊勞使大夫勞于近郊也則東門廟受受使名所許之命也拜既拜受所賜之物也拜君命之辱非此皆主君所以致敬于賓也自此侵彼曰侵

自下陵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而私說致饗饋還圭璋賄贈餐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禮記

卷之八

五十三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制諸侯以禮馭制諸侯也此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二者皆相交以隨其好也然又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故使者聘而禮節錯謀主君弗親為饗食所以禮而勉之也夫然後禮行而爭息外則諸侯親之以禮相厲也夫然後禮行而爭息外則諸侯則聘禮乃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只重相厲以禮之意○宜一直說使句作於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禮記

五十四

主國待客出入三稔饋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勿薪倍和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像牢壹食百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也。所行又貴。中于禮。非禮即非義矣。故禮義之

說。下。總之曰。所貴于禮者。貴其於禮也。然則

一步。一。總之曰。所貴于禮者。貴其於禮也。然則

有行也。又虛說。為有貴事。同禮之。于禮義以行。聘

射。之。禮。有。事。而。已。哉。無。事。同。禮。之。于。禮。義。以。行。聘

無。敵。而。治。方。纒。平。重。順。治。當。說。在。君。臣。正。心。子。親

長。切。和。之。後。願。是。上。下。協。和。而。無。遠。達。之。心。治。是

國。家。治。平。而。無。違。亂。之。禍。盛。德。也。則。治。無。敵。上。見

不。可。克。盛。德。又。說。在。禮。治。無。敵。之。前。以。下。及。又。以

唯。所。誅。在。亂。人。故。所。任。在。禮。義。也。如此。只。以。水。誅。亂。人。說

休。而。國。又。何。不。安。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

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

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剡。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

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而引孔子論玉之言以結。見玉
之有德。所以聘禮用之也。譬之似玉者。貴賤謂
用石也。此德于玉。比之德于玉也。溫潤和。即溫
潤澤。滑。溫。潤。而。澤。玉。德。之。美。善。一。仁。之。寬。洽。風
柔。澤。及。于。物。也。鎮。密。玉。理。之。精。細。堅。固。一。智。之
精。而。不。惑。也。有。廉。峻。而。不。傷。牙。而。義。之。體。方。而
用。員。也。誠。實。不。欺。之。類。其。美。如。瑕。瑕。玉。之。也。精
矣。揚。也。誠。實。不。欺。之。類。其。美。如。瑕。瑕。玉。之。也。精
喻。其。中。間。美。者。美。惡。不。相。掩。忠。之。不。欺。如。乎。天。猶
言。信。正。自。中。而。旁。達。不。相。掩。忠。之。不。欺。如。乎。天。猶

一也。白虹謂雲之氣。如虹而白者。玉之光彩也。

○是玉之為天也。蓋天之氣亦如虹。玉之精氣。

○山下之為天也。蓋天之氣亦如虹。玉之精氣。

○精神亦見于山川。朝聘時。圭璋特升于堂。不

○末帛。儼。即。山。川。朝。聘。時。圭。璋。特。升。于。堂。不

○莫不。儼。即。山。川。朝。聘。時。圭。璋。特。升。于。堂。不

○玉之質。仁也。紆。如。玉。是。比。德。于。玉。獨。等。每。上。句。以

○首。句。溫。潤。而。澤。以。栗。其。餘。也。溫。潤。等。每。上。句。以

○玉。具。之。質。仁。也。紆。如。玉。是。比。德。于。玉。獨。等。每。上。句。以

○至。溫。潤。而。澤。以。栗。其。餘。也。溫。潤。等。每。上。句。以

○正。也。謂。以。玉。之。德。考。禮。與。瑞。云。四。圭。有。邸。以。禮。天

○四。圭。謂。以。玉。之。德。考。禮。與。瑞。云。四。圭。有。邸。以。禮。天

○合。故。曰。乎。尹。旁。達。謂。之。信。曲。禮。脯。白。尹。奈。世。謂。李

○官。為。尹。皆。取。割。正。意。事。其。所。謂。瑕。

○瑜。旁。達。故。為。信。此。解。更。為。有。據。

表服四制第四十九

八卷終

十一

楚辭卷之八

十一

楚辭卷之八

禮記敬業八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楊鼎熙撰鼎熙字緝庵京山人崇禎庚午舉人
是書專爲舉業而作徑以時文之法詁經又刪去
曾子問明堂位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間傳
三年問喪服四制九篇宋人禮部韻略凡字出喪
禮者不載已爲紕繆然未敢刪經也至明代而喪
禮不命題士子亦棄而不讀乃併經文去之時文
盛而經義荒此亦一驗矣宋人亦以檀弓爲喪禮
故何居之居韻略不載楊伯昂九經韻補欲增之
此篇獨有檀弓蓋以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爲有資
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讀禮記略記四十五卷附讀

三禮略記一卷

〔明〕朱朝瑛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記略

記四十九卷》提要

讀三禮略記

三禮總論

禮經亡矣儀禮者儀也不可以為經先王之大法必也其周禮乎周禮非聖人不能作其六官之制與尚書周官同則為周公之書信已然周止建子而周禮仍用夏正是或周公未成之書故當時莫之行而後世復多散佚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性雜以後世僭竊之事如所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者春秋戰國之諸侯則有之古無是也以此推之其他制度為後人汨亂者已多亦未可以為經也戴記彙輯群書雖多踏駁未純而古聖人中正之道猶可見其大義一切制度文為可以義起而不患其論亡也刪其踏駁以歸于精約斯為善矣愚欲以大學首篇為禮經做真氏衍義之例擇于四十八篇之中取其語之相近者分為十類以附于十傳之末而周禮儀禮亦刪而附焉以為禮緯庶有當于古聖人之萬一而材質疎劣日暮道遠惟有望洋長嘆而已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禮者非出于聖人之強設實由于天道之自然取之陰陽以別吉凶取之四時以分四制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凡此皆然非獨我禮已也聖人本乎天地以制禮故處其所存玩其所樂有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謂盡性以至乎命

者舍禮無由也然禮有大小有常變大者君臣父子之倫不可得而變也小者車旗衣服之制不可得而常也大者貴賤親疏隆殺之節可得而損益不可得而踰也小者周旋進退煩簡之數可得而循習不可得而拘也君子之道莫善于時中禮者所以制中也而時為大宜乎時者謂之禮違乎時者不得謂之禮矣順時而合乎中者謂之禮達時而悖乎中者不得謂之禮矣故明于易者始可與之言禮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兩儀四象八卦吉凶無非太極太極無極也太極者中無極者時也禮本于太乙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天地陰陽鬼神四時無非太乙太乙不一也太一者中不一者時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違非時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六無違非時中而已中者禮之所會時者禮之所通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學古而不泥于古從今而不拘乎今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

禮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在為母期也大夫嬪人為宗子齊衰也祭祀用尸也選舉用射也禮有不行于古而可行于今者墓祭也庶人皆祭其始祖也禮有不可行于今而可以行其意者封建也井田也太宰之統宮中也大宗之收族也禮有不必行于古而可以知其得行者生母出母之服也支子之祭也禮有未嘗行于古而後人誤以為古之所行者天子下迎諸侯也大夫避君士則不避也天子四食一太牢也君大夫弁經士素冠而飲也喪葬而毀垣也禮有必可行于今而後人誤說遂若不可行者天子之九廟也六官之多員也君在則楊也子死而母拜之也夫父在為母期而母則為長子三年母不可以降其子而顧可以降其母乎敬所生者何遠不若敬其宗也夫夫婦人為宗子及其母妻齊衰敬其宗者又何以遠同於國君也祭祀用尸選舉用射在古人自有精意然而尊卑反易邪正難明此六人情所未安也故曰不可行也若夫祭有二禮設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推報魄之義以為墓祭豈曰非禮儀禮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蓋言其識有所限非其分有所禁也使野人而知尊禰都士而知尊祖斯大善矣大夫及學士而能尊其太祖又何不可遠歸厚誠無間于天子庶人也故曰可以行也封建不可師其意而久任井田不可行師其意而限民名田太宰統宮中之法不可行師其意而敬大臣不敢以家事自恣大宗收族之法不可行師其意而擇賢者以主之使遠近有所屬而相保故曰可以行其意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然慈母如母豈生母之恩反不得如慈母乎子為出母無服然不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乎支子不祭然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于宗子之

家故曰不行而知其得行也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卿訝大行人所到九儀賓主遠近步數亦謂卿與諸侯耳觀禮具在固無天子下堂之事亦無四時易禮之說也特牲少牢禮互有詳畧異同皆各有為而別之如特牲前三日而筮尸少牢前一日而筮尸蓋士之任輕而公事簡故得守其常禮大夫任重而公事煩故必恭以變禮也特牲嗣舉奠而少牢無之者特牲尸初入即舉劍南之奠故加爵而後衆賓屬嗣尸而舉奠以侑尸非謂嗣子少牢尸初入未嘗舉奠則亦無嗣尸而舉奠者以別有儗尸之禮也文王獻受爵以上嗣自謂登殿之時獻者獻殿受爵者謂受上殿之嘏爵非特牲嗣舉奠之謂也特牲有堂下之尊而少牢無之者特牲祭尸禮嚴尸不與旅酬故旅酬不得用尸樽所以待賓客兄弟者不得不設堂下之樽也少牢儗尸禮寬尸亦與旅酬故旅酬得用尸尊賓兄弟同之不必復設堂下之尊也若禮運之澄酒在下則天子諸侯禮取備物非大夫士所得擬也鄭氏誤說以為大夫避君士則不避此說一倡而玉漆之竹筯象笏喪大記之沐稷沐梁凡說之未詳傳之或誤者一切皆以此說附會之使尊卑倒置名器混淆將何以辨上下定民志乎王漆天子日食少牢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者猶昏禮之祭舉食舉有折俎之謂也鼎十有二亦祭言需用之物非謂一日而盡用之鄭氏以為日一太宰汰侈已甚喪大記君將

大斂子并經此諸侯繼世之變禮即世畧如康王之用冕服矣鄭氏誤以為常禮雜記小斂環經此弔服也鄭氏誤以為主人服而曰士素委貌夫素冠者既祥之冠豈初喪而可服之禮乎葬而毀宗者毀殯也殷人殯于祖故殯亦稱宗曾子問喪入而自闕者自觀門也觀門謂之闕闕謂之門既斂則已成喪故以自觀門為禮未斂則未成喪始以自闕門為便鄭氏以毀宗入闕為毀垣示變甚無謂也故曰古人未嘗行也天子九廟說者以為分祭則朝事饋食陰厭陽厭獻酬交錯窮日之力以祭一廟而僅足豈能周乎九廟若一日而祭一廟則前而省牲後而繹祭加以散齊致齊月亦不給矣攷之王制春秋冬三祭皆祫惟春祭則牲其物薄禮必簡也周官三百六十屬其人七萬有奇無常數者不與焉說者疑千里之入不足以給之不知周人因事而設官周禮因官而存名非常設之員也三公三孤不惟其備况其下者乎無事則以一官而兼數職有事則以一事而聯數官故官無廢事亦無冗員也至于鄉遂諸官皆受田以自給不費朝廷之祿平居則稅之以備軍儲大役則散之以供軍用豈憂其不足哉王漆君在則楊說者以為袒而有衣曰楊禮維請罪則袒割牲則袒射與喪則袒無事而袒者無事而袒于君前不可以為敬故楊非袒之謂袒弓所云祛楊之是也古者端衣袂皆正幅無緣而中衣之袂則繼捨尺裘之裘亦然

楊衣皆端故見其祛以為美而襜如者無改容也冠禮子冠而母拜之說者以為婦人于丈夫使拜雖其子亦然不言跪拜立拜故温公文公皆以為難行不知男尊而女卑則女必跪拜而男答以立拜昏禮舅之於婦是也女尊而男卑則男必跪拜而女答以立拜冠禮母之於子是也初冠而待以成人此禮亦不為過故曰今人亦可行也此其聲：大者推而廣之繁文瑣節不必盡拘可行不可行亦惟以時宜酌之而已

禮經既止後人所記言人：殊攷其同異而定其是蓋亦可難矣如周禮一書已為後人汨亂多不可信所云封國之里數與王制異朝覲宗通之制與儀禮異六服分歲而朝與王制異大

裘祀天與郊特牲異陽祀驛牲陰祀黜牲與祭法異大宗伯以蒼驛祀天牲幣放其器色則其牲當用蒼又與牧人陽祀用驛自為異典瑞云子男執驛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圭以朝諸侯冒

圭者冒圭首以合瑞則子男亦必執圭其說與雜記合而與典瑞亦自為異也此皆周禮之未可信者也然周公之制猶有存焉亦可據之以証他書之失六官之制與尚書周官同曲禮之

建天官先六大有司士無宗伯此非周之典制也而周禮為正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而王制則諸侯之卿或命於天子或命於其君諸侯大夫之介宰視其命數大國之孤不過四命而聘義上公之使乃有七介王后副禘而祭義夫人亦副禘

王射三侯九節而大射儀諸侯亦三侯大侯九十子男之禮五

牢而聘禮諸侯之使亦歸五牢此皆後世之變禮也而周禮為

正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而王制昏義公卿大夫士以三相倍共

百有二十百有二十者監古之初制也三百六十者禮事而增

設也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大夫希冕而禮器云諸侯黼大夫黻

蓋以黼黻為主而間以鷩毳希與八蜡之祭郊特牲以貓虎坊

庸之類當之何足以為天子之大蜡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羽

贏鱗毛介象六物與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以及土示天神

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非耶鄭氏以此為蜡祭是也然則天

子大蜡周禮已舉其六郊特牲所記特八蜡之二事其祭先禘

司禘百種即送終之祭也其饗農及郊表嘏禽獸坊庸即息田

夫之祭也此則周禮與戴記互相備而非異也園丘即郊園已

方丘即社蓋天子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郊特牲郊日用辛社

日用甲月令社以仲春大司樂所稱冬至園丘夏至方丘者乃

樂官大合樂之事不在大宗伯之祀典則非天子大報本及始

之禮可知也王制王太子王子皆造於樂正而大司樂但言國

子子弟不及王太子者古太子入學則以齒論故也此又周禮

與戴記似異而實未嘗異也儀禮者儀也非禮之本也而古人

所以為此儀者亦有精意存焉惜其散佚者多而後世所竄入

者復不少如大射之三侯聘禮之五牢既見于前矣又如燕禮

之奏肆夏以燕其臣聘禮之觀主卿大夫為擯喪服大夫之降
葬服而大功此蓋先王所制蓋由後世御權自貴乃有此禮
也至若雜記三年之喪大夫士異服而儀禮則同此則儀禮是
而雜記非也雜記大夫之虞與卒哭不同牲而儀禮則同此則
儀禮為常而雜記為變也王制五年一朝周禮六年大朝即儀
禮之覲禮也曲禮天子當依而見曰覲當寧而見曰朝蓋以覲
為大朝為燕朝也燕朝禮略故覲禮獨著此儀禮之合於戴
記者竝無四時六服之異可以証周禮之妄也郊特牲天地分
祭覲禮方明之祀天與地合分者正祭合者告祭也正祭則專
其敬使專有各遂告祭則約其禮使專統于尊也慈母如母謂
妻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以為子則喪之如母也曾子問
以喪慈母為非禮者謂傳御之屬內則所云國君子生擇可者
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是也射義天子射以騶虞為節而鄉射禮
亦奏騶虞以射猶之鄉飲之歌鹿鳴四牡義無所嫌上下可以
通用也此儀禮與戴記似異而實未嘗異也戴記諸書其粹精
如大學中庸不必言矣次之則樂記學記王制禮運禮器祭義
祭統表記儒行等篇雖有微瑕不掩其瑜而最舛駁者無如明
堂位矣諸書恭錯不齊不可勝詰而反覆攷論其是非之大端
有可得而言者如王制大國不過百里可以証周禮封建之非
諸侯五年一朝雖不合於周書六年之制而可以証周禮分朝

之非郊特牲被袞象天可以証周禮大裘之非中庸期之喪達
乎大夫可以証儀禮大夫降期之非至于戴記之失而取正于
儀禮周禮戴記之所未詳而恭以儀禮周禮者亦已見於前矣
若戴記之自為異者如大傳喪服小記皆云不王不禘而王制
則云諸侯夏禘雖言時祭而以禘為名必因時祭而禘其初祖
如春秋時魯六得祀鼻陶任宿須句顓臾得祀太皞之類報本
追遠之思於禮固無害也王制祭統皆云夏禘郊特牲祭義皆
云春禘或舉於春或舉於夏也王制七廟而已祭法七廟之外
一壇一墀壇墀者所以告祭告祭則有廟與去禘者皆與焉去
禘者與於壇去壇者與于墀有廟者亦得與于壇墀如金縢之
太五季文王不以壇墀為重故止曰一壇一墀也曲禮自天
子以至大夫皆祭五祀王制惟大夫祭之天子諸侯非所重也
士喪禮亦有五祀非其常也天法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
士二庶人一此課說耳司命泰厲之祀不在五祀之列周禮大
宗伯惟曰血祭五祀而已至于諸侯不得祭戶竈大夫併不
得祭中室此何禮乎周之建學其名雜出其實止二而已國學
曰學王制所云司徒選士而升之學是也即周禮之成均也郊
學曰庠王制所云者老朝于庠是也王制云虞庠在西郊又云
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則虞庠即辟雍也成均之東曰東膠亦
曰上庠即夏之東序也西曰瞽宗即殷之右學也別立辟雍于

西郊亦謂之虞庠故曰周建四代之學也祭統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用之蓋燕饗之間稱引古義以相感發故曰示德示事不得謂之借也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而祭統直言諸侯裸用圭標亦據所賜者言之非通禮也月令封諸侯以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始因祭而頒恩非常典也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而曾子問言三年之喪不弔哭特為無服者言也至于師友之情又不可以無服論故子張死曾子越喪而往哭之此其異同是非之大略也更有後世之變禮不再見于他書者如王制所云天子立三監、于方伯之國此必由于周之始衰君臣相疑也服闋大夫造子為國君服諸侯造子不為天子服雜記云士不主大夫喪雖父子亦然此又後世天子微弱諸侯大夫驕貴而為此禮也雜記云大夫父母死而與祭于公既視濯則卒事此後世奪情之漸檀弓云練衣黃裏練緣此後世短喪之漸記者不察而誤取之其為失禮甚明也大夫士禮或上攝或下僇徃不同則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相亂也因其上下而辨之可矣若鄭氏之臆說後人誤信以為古禮者前篇已舉數端其餘不可殫述陳氏集說所改正者僅十之一二余于屬中已皆詳辨之總之昔人啟闢草昧未免剝榛今者敷暢文明易于通達不敢捨前哲而自是亦豈敢雷同附和不求其當哉

讀禮記略記

浙水朱朝瑛康流氏學

曲禮上

中多錯簡文義不貫晦翁通解正其次序頗為得之學者未習姑從其舊餘篇做此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性本直物欲蔽之而性隱矣凡徑情而行者皆欲也不極其委曲不足以抑其欲而達其性故札者所以致曲也謂之曲札晦翁曰毋不敬燒言主宰吳卓序曰儼若思靜而志動也安定辭動而主靜也劉氏分作三項非是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應氏曰教生于志滿欲發于樂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

安安而能遠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如尸如齊常若與神明交非徒貌為莊敬也

禮從宜使從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所指者廣凡吉凶大小之事皆有之疏所言者一端耳

禮不要說人不辭費

吳氏曰用財以行札于所不當用者安以說人無所撓度是

不用也一過一不及皆非禮也舊說以不詳實謂不實言謂恐非經意

禮不踰即不侵侮不好狎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禮閑取於人不閑取人禮閑未學不閑往教

取于人者待賈而沽也取人者求善賈而沽也與未學往教各自一事如舊說則意複而詞贅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禮者道德仁義之節文也有好而後生有節文而後成如仁莫大乎親而無殺則流于墨子之兼愛矣義莫大乎尊賢尊賢而無等則流于莊子之齊物矣是則仁義之賊也惡能成其仁義乎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黃叔陽曰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者俯而就而深企而及而教訓可編行矣不然則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雖有教訓焉能備乎

雖有教訓焉能備乎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

非禮不親

宦學者用世之學也漢書樓護學區人謂之曰何不宦學由是學經傳為京兆吏是也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

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狸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能言

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

知自別于禽獸即孟子所云克無窮之心也

太上責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亦非禮也

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為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壹而不倦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所以定命故有則安無則危戴氏曰安危之幾生死之本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

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慚

富貴而匿情干譽不能不驕不淫然非好禮則內多欲者易敗也貧賤而輕世肆志不能不慚然非好禮則行不慚者易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

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

老七年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方氏曰教起于一止于十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是則必更焉孰能逃其數而逆其理哉故每至十年則名以年異事以年殊童氏曰一生事業以幼學為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為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耳老而傳者在國則改位避賢在家則委事授子能知止也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

方來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

其制

謀於長者必搥几杖以從之長者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

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胡氏曰賜猶與也君子辭位不辭祿大夫不徒行如賜由君命車馬安可辭哉胡氏此說泛言人臣之常禮也若有父母者以義勿敢乘而辭君命亦何不可三命之尊雖車馬而弗乘蓋如漢石慶入里門必下車之類出入卿黨謙退檢約不自責而傲其榮梓故稱其孝不自責而踈其周親故稱其慈不自責而慢其僚友故稱其弟不自責而薄其執友故稱其仁不自責而慢于交遊故稱其信所謂愛親者不敢忘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慈弟仁信無非孝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

孝子之行也

方氏曰見父之執于進退之節有所不敢所謂一舉足不敢一忘父母也于對問之節有所不敢所謂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

稱老

年倍以長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為人子者居不主真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為祭祭祀不為尸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之言行未及于此而吾知其志之在此也則吾承之盡之初六曰有子考無咎象曰意承考也是已父母之志未及于此而吾知其義之在此則父母之志雖不在此而終必至此也則吾承之盡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承以德也是已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許友以死謂與友同患難也如漢竇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是已若為友報仇此戰國將俠之事非君子所為何論父母之存否乎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富室冠衣不純采

幼子常視母誑

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鈎惟人所模範之初得其正則無不出于正也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負劍謂幼者在長者之後側首向前而聽如劍鋒于背首出肩上者然故曰負劍辟咎也辟咎謂偏側近口旁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將適舍求母固

吳氏曰求母固者謂一宿之館值在而安勿固求遠意之所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僮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

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母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

而勿遂

上堂入戶有禮嫌于視人之私也開戶闔戶有禮嫌于拂人之意也一舉動之微而心術之即正行誼之厚薄係焉故君

子致嚴于此然學者亦惟得其大意而不在細也

存其心無所不慎而動容周旋自然中禮也

母踐履毋踏席握衣趨陽必慎唯諾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由闕右鄭注云臣統于君孔疏云門以向堂為正主位在門

東客位在門西臣統于君不敢自由賓位故出入恒從闕東

也戴氏曰此札行于本國若遣他國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

闕西私事自闕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

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

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

客復就西階

右者門東左者門西也左就其左右就其右故主人就東階

客就西階其降階而出也主仍東階客仍西階則主之出門

亦必于門東客之出門亦必于門西矣堂以向外為正則西

為右東為左門以向堂為則則東為右西為左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於東

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主人先而客從亦謂客之降等者

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

不翔

却仲與曰札以趨為敬亦有不趨者以翔為敬亦有不

翔者以跪為敬亦有不跪者節文雖多時中而已故君子

義以為履札以行之明于細而大可知

蓋坐不橫肱投立不跪投坐不立

凡為長者羹之禮必加芾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箕自鄉而扱之

一王氏謂曰洒掃應對即是性命之理試詳究此時此心如何

則知其理徹矣聖人之遺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一理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枉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

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古札尊西南以西南者山川之真區地脈所由始也故宗廟

之主皆在室之西南所謂真也真者所以神明之也故人子

居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義不主真然札亦有東上北上也文始知古人制禮隨在取

婿至起恐以勞尊者也婿不見談謂婿將去則辭去不至見
致恐太火也此即下文請出之意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噓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晏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後也則左右屏而待

母側聽母嗷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

歛髮母髮

箕者盤膝脛坐展股如箕也古人之坐皆危坐如今之跪而
以股帖足也漢末此札猶存高士傳管寧坐一木榻垂五十
年未嘗箕股榻上常膝處欲穿髮注或為辨當從辨為正辨
者餘也如周南伐其條辨左傳髮辨是屏皆是已母餘者歛
以辨總也鄭氏從髮而注云垂餘如髮亦無辨義矣

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遠屨俯而納屨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柳不同中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漱裳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

入其門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必正之于未然之始易曰閑有家志
未定也男女之志既為情之所交閑之豈可及哉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
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有見謂顯露也若云卓異則無父之子君子又弗與友安能
及此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于有客使某羞

婚禮不用樂且不賀此蓋為孤子言之若父母在而為其子
昏以代已何不可賀之有蘭雅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何嘗不樂樂大明之詩曰佩天之妹不顯其光豈不大可慶
然不曰賀取妻而曰羞有客者為可受也賀則不可受人之
常事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

名以山川則廢主左傳申繻之對特為諸侯言之若士大夫
則何所避且隱疾非常語所及陳氏以為避所難諱非也却
仲與曰以國則僭上以日月則褻天以隱疾則貪蓄以山川
則瀆神推而廣之必正乃順此義方之始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
而字

凡進食之禮左穀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
醬處內蕕深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曰凡進食之禮即尋常無食心是不得皆有折俎所云穀者
蓋蕕菹醢之屬詩穀維旅毛傳云穀豆實鄭箋云豆實菹醢
一也凡非穀而食曰般左般右載食左羹右鄭註云皆便食也
蓋載先食以先取為便羹多汁以近取為便其餘亦可類推
禮近人情不過如此則菜棗濕之解母乃穿鑿

容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茶
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備祭之

長樂陳氏曰古者于愛則祭先炊于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
侯用火則祭司燧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
馬祖馬社于田則祭先畜司畜于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
忘本也况飲食之間哉

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辨穀主人未辨客不虛口

延客食哉即謂三飯時公食大夫三飯以清醬蓋以醬食
載也賈氏謂三飯竟乃食載非是辨穀几席蓋及菹醢之類
任其所食也別言之菹醢在左為穀類席蓋在右為載類通
言之庶羞六穀也詩曰其載維何無籩鮮魚也亦食大夫禮
奔食會飯不以清醬蓋脚臙臙矣不須醬也鄭氏以穀為粗
實非是賓禮不食粗實齊之而已故事畢皆徹而歸之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歡毋啖食毋齧骨

母及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黍毋以箸

說文云箸飯也此云飯黍母以箸者少字礼云康人既也
注云七所以七黍稷蓋七之所取者多箸之所取者少則頻
取嫌促教也一物之微必求其各當如此本草稷之粘者為
黍古人以為通稱

母啜羹母絮羹母刺齒母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歡醢

主人辭以宴

辭不能烹辭以宴明貽主人以不安是正設辭以戒客非主
人實辭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
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却仲與曰玉藻及士相見礼皆云君賜爵而後君卒爵
然後檢虛爵是以首飲為礼也惟燕礼云公卒爵然後飲故
礼不必強同因時制宜欵于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
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孔氏謂公私不同飲豈礼有公私之
異乎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之所可長者
之賜不敢辭義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賜餘器之溉者不
馮其餘皆馮

飯餘不祭父不祭于夫不祭妻

御同於長者雖戴不辭偶坐不辭

呂氏曰辭避行之美者適足以為病與偶坐者偶然耳非由主
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適足以為病與偶坐者偶然耳非由主
人召之則主人之意不在已故不辭也

羹之有菜者用枳其無菜者不用枳

有菜即有枳惟無菜者不用則凡有肉者之必有枳更可知
已後世之君有賜大臣食而不置箸者已則無礼而怒人之
缺不亦過乎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綏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綏為大夫累
之士壹之庶人訖之

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製何与于尊卑而聖人犹奉若
此其嚴者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由割
瓜而推之臣下其有作威福而玉食者乎按此亦聖人防微
之意則然學礼者師其意勿泥其迹可也孔氏以此為公庭
大會之礼非謂平日則庶人与天子安得同堂而食瓜即行
師省耕之際容或有之然其說亦太泥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御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

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長樂陳氏儀札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
四言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耳文王按不交味者謂
不為臭味以悅口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士冠禮昏禮有側尊士虞禮有側殺聘禮有側襲側授側皆
訓特側席者不設地席意不在接人也專席者不與人共席
哀樂不相謀也此言居常而側席專席惟有憂有喪者則然
非是則不可耳

水潦降不獻魚鱉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謂天降水潦魚鱉難得故不獻此即
山居不以魚鱉為禮之意後說未安而學者多從之誤矣

獻鳥者執其首畜鳥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綬獻甲者執冑
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搯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搯量鼓

呂氏曰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左契者無
所事以待有所事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與人粟者執
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以獻右
契也按粟者米之未出甲者也為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米
未出甲可以久儲釋大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為
鼓如此則鼓制甚大恐不可搯是未必然

獻執食者搯鬻齊獻田宅者搯書致
古者田地皆屬於公雖采地不得而有故春秋訊以防易許
此云獻田地者如孔子遺楚昭欲致書社地是也檀弓曰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出
概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主人自受由容之左接下承弣卿
與容並然後受

鄭氏曰車馬甲冑之類其事若重于弓而皆不若其儀獨于
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

也于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扶矢左在屈右亦必有忽之
而失其儀者此聖人之所慮也按容之左謂容之東也鄉南
容並鄭氏以為南鄉者據士昏禮納采用鴈授于楹間南面
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
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徐氏曰少儀獻犬則右牽之與此不同豈彼為畜犬故不須
防若畜鳥之勿佛也欤

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
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皆飾之以布
此云以績者蓋即布而績之也

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
簞筭問人者搯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出則主人出拜君言

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

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范至能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政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
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廢故曲禮序敬君命之說
為尤詳臣之敬君命者以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君居九重
之中而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豈可不兢兢業業
而自恕于出令乎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乘必以几

齊者不樂不弔

嚴陵方氏曰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表樂戴其心至于祭則曰樂以迎未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表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表樂者以盡內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哀樂故能盡內志之哀樂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生與來日死與性日

喪大記士二日而殯三日主人杖是殯與成服不同日也然皆曰三日者殯以死日教之為與性日成服以死明日教之為與來日也死者不生日而若久生者不忌久而若近聖人察于人情而致意于一日二日之間以教人孝也如此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遺墳不登壘助喪必執紼臨喪不笑

楫人必遠其位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宋元公與魯叔孫婁相注也樂邦曰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化此之失發不及覺不及持惟敬以養其心則無此意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造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衰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表記介冑之上有衰經端冕二句其義方全此文畧之呂氏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于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枉君側

夫刑人不枉君側

君式宗廟大夫下之大夫式路馬士下之非謂同出也札不下庶人蓋謂揖讓周旋之禮庶人非不行札不責以蓋札也士相見札曰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是也大夫非不受刑不使持柳而刑之也賈誼曰燕恥札即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熱刺之罪不及大夫受也周札掌戮之職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是刑人在君側也然亦不得近君以左右擊柳固非正人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

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

鄭注曰載謂舉于旌首以警衆也青旌之類皆刻畫其形似耳孔疏曰軍行啣枚若有非常不得傳道故舉類似之左傳云前茅慮無走也却仲與曰塵埃起則前有衆伏也孔疏車騎謂彼人之車騎士師謂兵衆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結其終

馬氏曰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按急結其終如李光弼執大旗三麾至地則萬衆齊入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復仇之美韓退之論之書美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士之辱也臨喪不惰祭服敬則焚之祭器敬則埋之龜筮故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孔子知大夫不自徹者孔子從祭燔肉不至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遠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遠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有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札至于諱情愈重事愈輕情重故獨嚴于父母事輕故大夫之所不諱公不諱私也况其他乎

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到日內事以乘日

孔叢子云凡類禘皆用到日是外事專言類禘之事內事專言宗廟之事若洛誥云戊辰絜祭非正祭也故不嫌用到至于郊惟用車杜惟用甲又不在于到乘內外之例則凡朝會冠昏之事亦不拘到乘明矣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殺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繫

周札大事先筮後卜故洪範云龜從筮從是卜筮並用也

曰不相繫者惟小事則然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

法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

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君未升車而自御則據于尊君之車故跪以為敬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馳而賜至於大門君撫

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周札旅賁氏執戈盾以夾王車又有車右以陪乘者所以防險隘之地戈盾不及施也故門閭必下為其隘也溝渠必下為其險也其慎出入遠危疑者亦已備矣然豈若後世金根函簿千乘萬騎之侈哉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

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

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君子謂大夫士舊謂君下卿位謙抑已甚禮所未有位私家之位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為其非而裝拜不列屈伸之謂裝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國君不乘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為式視馬尾顧不

過較

此即論語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之意然人君所以自養其心于無不正者已在于此自治、人原無二道也

國中以策筴御勿驅塵不出軌

邦仲與曰勿驅自為句言以策筴撫御其馬勿令疾驅塵鞭信步塵不飛揚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前古左必式所以別于君也此古左必式所以別于僕也僕取綏跪乘此亦自取綏而不跪乘但式左而已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路馬謂君出車馬以駕也當君之前故感芻齒馬皆有誅罰若在平時不得有此苛令矣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搯帶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

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馬氏曰人受中以生有物則以定命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為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係則凡見于奉持搯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

執玉其有藉者則揚無藉則襲

鄭氏後說以珪璋特達為無藉束帛加璧為有藉此表甚長而襲者盛服也素服者所謂長衣是也盛服者所謂襲衣是也珪璋特達重器也故盛服以持之束帛加璧常事也故以常服持之古之常服內有中衣有裘皆修其袂而飾之外有裘衣其袂屬幅而已或裘或中衣皆見其袂是謂揚也

事則加長衣有盛札則加衰衣亦俱修袂不見衰與中衣是謂襲也雜記衰衣謂衰大之衣舊謂衰賜之衣者非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桓楛士不名家相長妾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其不敢與世子同名

君賜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古之士無不習射其不能者必羸弱之人力不勝弓者故辭以疾亦實告耳不然是欺君矣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

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俗者非流俗也先人制之以為法後人習之以為俗也以為俗則可變以為法則可修而不可變也曰謹曰審仍有斟酌

隨時之意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

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慕貴不為父作諡

後世以己之爵加于親出于君命未為不可若作私諡必由于公論昔無而今有是以責名不不足教已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後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奠側龜於君前有誅

方氏曰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已甚然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身不可不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

龜笑几杖席蓋重素紵緇綌不入公門

國家吉凶非臣子所當私問故也以龜笑入

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表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此言任公事者當集衆思廣忠益非謂局外之私議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后室為後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家謂大夫士之家凡牲皆得稱犧左傳賓孟曰雄鷄自斷其尾伸其犧也犧之賦于民者膳肥瘠祭物色量小大視長短皆先定其法以賦之故曰家造賦法也若互与筮簪之類隨時所共非常設者本文亦並無此義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

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不祭王制曰大夫士門田則祭無田則為是有田者不必皆大夫無田者不必皆士也故下文云士需祭器于士大抵功德盛則爵賞兼者世不多有故或進爵而不賜田或賜田而不進爵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富祭器於大夫士富祭器於士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禮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履素屨乘髦馬不蚤鬃鬃同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後服

游氏曰古有非喪而以凶札自慶者三曰大災曰戰勝曰去國皆以喪札慶之重大災也重用兵也重去本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去國之可悲也非特已以喪札自慶人亦以喪札弔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迎拜則還辟

不敢荅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敬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

主人則先拜主人

聘札廣入大門主君先拜迎是主人敬客也周禮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使人致積致問客君必拜受是客敬主人也則先拜之札不特大夫士而已雖國君亦然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

徐氏曰大夫士見聘國之君迎拜則不敢荅以己雖為賓不敢与主君抗也舊說非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

其臣雖賤必荅拜之

尋常之札君拜大夫之辱非大夫則君不拜也大夫拜士之辱大夫而上則不拜士也若始相見則有賓主之札雖在同

國不論貴賤主人無不拜者君子士不荅拜然非其臣則荅士之始進謂之賓與故士相見札士始見于君荅一拜不敢遽臣之也至于大夫臣士尤不得視乎臣之矣雖賤必荅其拜此言相拜之札其義皆主于以貴下賤也舊說俱朦混男女相荅拜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曝大

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呂氏曰君子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于和使故心邪氣不得接為此樂所以不得舍也佩玉非特為飾右角左徵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亦有玉聲中于五音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使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後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呂氏以為此夏殷之禮信矣天王之稱亦自春秋始前此未有也以此推之札記所載雜出于前王後王者多也此可証也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吳氏曰春秋書王猛入于王城是出名之也書王于猛卒是死亦名之也此正據史策之辭言之殊為有理鄭說未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天官不與五官同列以五官同出于天也大士鄭氏云以神仕者蓋天官之屬皆有神者也鄭氏以此為殷制然周禮神降于莘王使太宰帥視史往獻曹于閔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備告五祀山川又太宰與太宰之屬以此改之或成卿大夫則太宰太史太祝太卜太司馬太司空太士太宰命周後王別有更定之制與周官不同或周官未作之時政由商禮故後王定而復其初也六府鄭氏以土均山虞川虞禮司士掌正朝儀亦近于札也六府鄭氏以土均山虞川虞禮

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天子建天官先六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人庸人中人當之六工鄭氏以庸人治人中人治人觀人之類當之惟草工職亡謂作菑華之器或以置人當之其說亦近是

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攬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伯叔父舅之稱惟二伯九牧則他諸侯無之可知已觀札祭言大國小國者春秋以後之失札也即二伯九牧亦不屬尊者乃可卑而父之庶人不可况天子乎鄭氏曰天子與諸侯無飲言笑或宋親者老策熟榮德則稱伯叔父舅所以敦倫而親也若朝廷之札則必正其名矣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殺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呂氏曰屈克使齊桓公稱不殺自卑以恭楚非若夷狄常稱之也魯平宋突宋閔公稱孤列國有凶則稱孤非若小侯常稱之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禮近煩不可信此曰覲者大朝也四朝者無朝也大朝之禮謂之治朝覲禮所載者是也燕朝之禮當寧而立者謂路門內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皆以爵為班次侍立而講事也以講事為主畧于外降拜跪之節故不北面而見其實北面再拜稽首雖燕朝亦然覲禮云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此不然者未見天子則同姓為主異姓為賓既而異姓東面此不然者未見天子則同姓為主異姓者三入三出以言乎勤也故謂之覲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違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蒞牲曰盟

國札司盟與司約之職相輔而行凡珪而辟威刑其不信者此司約之約劑即司盟之約劑也然則司盟之盟犯命非以盟廢法蓋防其犯命而盟之若曰犯命者國有常刑鬼神弗恤如盤庚云先王降之汝罪疾乃祖乃父乃斷棄汝此意也聖人之治天下也誠足以勸人而不敢自恃其誠明足以服人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慎重之鬼神與天下相傲以隱微屋漏之中粹然一出於無私而已後世盟不以義惟以私私之於勢國中於信而珠盤玉敦遺足貽笑於天下是豈盟之咎歟以是而疑周札之司盟是猶以封禪而併疑郊社以符讖而併疑象數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氏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堯復曰某甫復矣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既葬即見天子此內諸侯之禮也若外諸侯則三年喪畢而後入見耳謚以類其生平期于協衆志之極即天道之公諸侯仕于王朝者天子得悉其生平而謚之其未嘗為天子卿大夫者則天子知之不如其人知之深也故周札小史之文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諱不言諸侯也記者不詳其說而後人泥之遂謂諸侯不得私謚非也詳見春秋畧記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天子稱諸侯皇大夫濟士諸庶人庶人庶人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自稱曰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戰國策趙太后與左師言自稱老婦則老婦者對臣子之稱也豈得對天子而稱之論語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是邦人之所稱也夫人豈得以自稱且稱于其君曰小童何其恭而稱于天子于諸侯者又何其倨也此必有誤誤于於父母則自名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于其國曰寡君之使使者自稱曰某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同姓謂天子之同姓也披其枝者傷其心故名以絕之甚惡之也滅國之罪不分異姓同姓而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于同姓尤重春秋衛侯滅邢楚子滅蔡皆書名是其証也其或滅同姓而不以滅國書則不名如晉滅虞虢之類其別有詳春秋畧記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臣不三世不服其藥

擬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却氏曰天子不問富天下莫非其有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祭之禮此為典要可信其他傳記多不合者皆雜據舊聞非周先王之制其義自當舍彼取此然大夫以少牢此云以索牛則非大夫之常禮即雜記所云上大夫特牢此牢是也以非常用故不得養于滌瀆臨期而索之耳此特祭其重者而言士以羊豕如士喪禮遺奠之類是已疏以此為天子之大夫士則非也天子之大夫士猶之諸侯耳

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

却仲與曰先王之世教化行而習俗美國有仁讓之風家有孝弟之行故宗法可以三代而下世教做人懷性慎天子諸侯权重者宗法易行若士庶分齊札卑宗子又不克家徒恃宗法以齊九族難矣故行礼有本非虛文可竊廢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肥曰脂肥羊曰柔毛

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一云雞鼓翰以鳴曰翰音雉醜趾間無幕曰疏趾兔目不瞬而瞭然曰明視

脯曰尹祭黍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

鄭合梁曰薌其稷曰明梁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醎醢

稻曰嘉蔬無所取義此必錯簡蓋稻本豐本韭曰嘉蔬也

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禮：名號非札之典要所關而制札者瑣、及此言于物不放不盡其美然後可以慎于心而鬼神其未享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魁曰兵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天子視不下於衿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慶傾則姦

此當以舊說為正近有以自視為解者終不可通士視五步亦衡視也惟得遊目旁視為異耳凡視謂上之視下與下之視上皆然下以視帶為則上以衡視為則也左傳單子會趙宣子視下叔向曰視不遇結檜之中者此視天子之禮而舉以為言亦極言至敬之容如此而已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呂氏曰輟朝而他顧不在君也亦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二者非奸則野君子不逆人以奸故但謂之固而已顧者如衛蒯聵朝夫人三顧及陳子驥顧諸朝之類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特牲直言卜郊非止卜牲可知周禮春官卜曰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此言不問卜者不問卜其可否也左傳曰祀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亦謂郊也

凡摯天子粇諸侯圭卿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

退野外軍中無擊以纆拾矢可也

婦人之擊所撰榛脯脩棗

長樂陳氏曰札云君子于其所尊不敢看也故相見不以擊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脩酒漿於大夫曰脩掃灑
呂氏曰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祛皆因其母之號而賜之
備百姓方氏曰酒漿奉祭祀之物

讀禮記略記

禮弓上

朱朝瑛疏流略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為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
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于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于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常則守經爰則行權當文王三分有二天又篤生武王雖聖
人不能違之固無論已微子處鼎革之際斧斨既缺絕世再
延苟任之不得其人將母為武庚之續而商祀不其斬乎舍
孫立子禮之權也苟無故而藉口于此違以故爭奪之禍君
子所不敢出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
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儀禮喪服篇云朋友麻謂弔服而加麻也朋友如此師愈可
知故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言無服者不在五服之列也
服不足以酬恩故畧服而言心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
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
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序于人之墓上葬于人之室中皆非人情或其游觀別館故
兩無所據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發出

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低則安能為低也妻者是為母也母不為低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服與無服不必拘禮則出與不出亦可通杖出之何其堅決而為服柳何委蛇若謂子情可拘又何所別而或隆或污夫子自處必不然矣喪出母蓋謂教人立說非謂伯魚也道隆則隆者謂母之出不當于禮則道所當隆禮亦從而隆也道污則污者謂母之出當于禮則道所當降禮亦從而降也仲尼之時各風之刺與失故教人以喪出母子思自信其出之當而託言于不能交通也若云從禮而不能從道是子莫之執中也子思蓋為是欲至孔氏三世出妻尤屬無稽之說詳釋本文實為前人誤解耳古文簡畧當會大意乃為得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謂孔氏之教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以聖人葉親之墓豈有隨封而隨崩者此亦未可信

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忘日不樂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以殯也為問於脚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陳氏駁之當矣

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喪冠不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般人棺椁周人牆置翬

喪大記注云在旁曰惟在上曰荒惟荒之內木材曰柳即墻也其實柳者惟荒木材之搢名也故為諸飾所聚

周人以般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堅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去般人尚白大事歛

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

牲用騂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問諸中之父

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魯

也

魯因周公後世襲用天子之制非制也穆公之問蓋亦不安于故事矣故曾子益舉魯衛使自擇也邾仲與曰終以練帛為幕而上有緇梓蓋天子緇水之制邾作絹非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我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于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踰月即士虞禮所謂中月而禫也禫始用樂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與此相矛盾按之于禮當以此為正鄭氏強為之辭曰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氣在內也夫手之動獨非氣乎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春秋莊公十年六月書敗宋師于乘丘傳言宋師不整所由致敗此云莊公敗績或恐是異時事然改此年二月公始侵宋明年夏宋以乘丘之敗未侵公入敗宋師于郟至秋宋大水而魯弔之冬即歸南宮長萬而魯與宋不復爭矣又明年而宋亂矣終莊公之世齊桓方合諸侯魯宋皆與其盟安得復有此戰其非實錄明甚即此見所記者不可以盡信也

賁父死耳說者謂二人同死非也諫和獲歌祭文之類亦有諫而不諫者如表公之諫夫子是也此云諫之非諫之也

曾子震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箒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箒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箒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

曾子受季孫之賜亦孟子交際之意君子不為己甚使人可親至死之日無復行道之望惟以潔身為歸故一箒之非正亦必易之曰大夫之箒者吉非僉德之素耳若謂士與大夫異箒則名分所係曾子必不受之箒之矣

始死先如有窮既殯覆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鄭妻獲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魯婦人之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之際未有不用札者也札于曰殺人之中又有札焉此古道也惟其以札相與則而軍交戰要有所止不極兵力即臺始自陘以前就復以衣而弔以表是殺人之甚自臺始升陘始自是遂以為常至于六國秦漢之間殺人以數十萬計天下塗炭失札之禍如此之烈是可知也鄭注曰臺當為臺字之誤春秋傳作孤始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壻曰爾毋從爾爾毋扈爾蓋棟以為筭長尺而總八寸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

絲屨組纓

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鄭注云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山事
用遠曰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
既曰山事用遠曰則祥祭多在下旬故十日得為踰月若卜
遠不吉而用遠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此說近是但後章云是月禫使月樂而士虞禮云月中而禫
謂間一月也是祥後兩月始得有樂十日而成笙歌不已急
乎此記者傳聞之誤未足為據孟獻子禫猶不樂夫子稱之
其所以自處何及不若孟獻子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亦後世之交札耳既曰組纓者素組為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反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孤死正丘首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
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父在為母期故十三月而祥伯魚斯時蓋在祥之日矣祥則
不哭也夫期之祥柳情就禮與三年喪之大祥不同哭亦未
為過而夫子若之者祥已過而朝夕之哭不殿也觀下文遂
除之自見出母之祥已詳前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末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拊
孟子曰舜卒于鳴條蒼梧之說蓋傳訛也舜年已百有十歲
倦勤久矣而猶為數千里之跋涉乎必不然矣

曾子之喪浴于夔室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請可也

長樂陳氏曰康誥于父子不戒以弗念天顯于弟則戒之以
天性之厚者父子無事于戒也禮不曰表期廢業而獨言大
功者其意如此而已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
乎

曾子曰始死之真其餘閣也與

內則惟天子公侯有闕大夫七十而後有士則於站而已此
舉貴者言之以樂賤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男子之喪不當使婦人主之故妻昆弟之喪子為主如或子
幼無可主者則使妻主之亦禮之以義起者也

古者冠縮緘今也衛緘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吉凶不相襲喪冠及吉雖曰非古然不得謂之非禮也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備而就之不至焉者貶而反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馬氏曰曾子喪過身哀故疑于此然小功不稅而稅者亦禮
所不禁也却仲與曰稅者追償之名劉原父曰記云遠兄
弟之喪既除而後開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又曰降而無服者
麻今曰不稅是降而無服也喪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踰月
然後已其庶幾乎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丹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

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

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

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命于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未者拜之知伯高而未者

勿拜也

長樂陳氏曰札起于人情之所安義起于札之所未有君子

制義以稱情禮以拘則先王之札所未有者皆可遠于

人情而制之也器哭諸賜氏義也按喪記云兄弟之喪哭諸

正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與此不同此可見札有時宜各

從其便不必太泥但使親踈有別輕重各符而已凡哭必為

位奔喪篇云所識于野張惟是為位也故哭伯高命于貢

為之主者為哭位之主也鄭氏說申詳之與言思曰過此以

往獨行哭不為位此則謬說也蓋因誤解奔喪篇耳說見喪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薑桂味辛所以散鬱故喪有疾者用之庶几酒肉可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尚女何無

罪也吾与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人之專事子夏即所以專事夫子然喪于親安得疑

于夫子故得以為子夏罪此曾子當是曾哲若曾參則年少

夫蓋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

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邾仲與曰不以邊坐不以服勤即當物之意春秋傳晉平公

有御佐之喪而奏樂飲宴屠蒯諫曰服以旌札以行事此

全按物之為言實也即易家人卦言有物之物喪而奏樂名

實相悖故曰非物曲禮云有喪者專席而坐蓋言哀敬之容

也齊衰而偏倚是有齊衰之名而無當于齊衰之實故曰寧

無哀推而廣之大功廢業不可以之服勤其義一也若謂休

縵之精粗幅數之廣狹則雖有不合猶愈于無哀聖人之言

不若是之激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表出使子貢說駭而賻之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駭說駭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邴者入而哭之過于一哀而出涕予也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

門人不說駭而說駭于舊館蓋館人之情反厚于門人乎且

相與之情在平日聖人蓋忘之至臨期而為計且曰邴于一

哀是本無甚哀之心也其相與之情亦可知已此蓋館人喪

後門梓表落聖人入弔不覺今昔之感惻然有傷于心故曰

過于一哀而出涕也哀則有賻以表其情故為之說駭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

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于貢曰蓋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師弟之情雖深而禮亦不可過既無服之可除則彈琴以明

有終耳程子疑之過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周之制禮以右為尊故曰惟天其右之又曰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凡食祭之禮皆以西為上是尚右者吉山之所全也董
子曰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敦老陽而尊成功也老子曰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此蓋古禮有之而周禮無是也夫周禮之喪
與吉無微不辨即衛禮之宜也獨于拜手上下之間畧存古禮
異是吉凶相襲非禮之宜也獨于拜手上下之間畧存古禮
之遺意吉則拜而尚左凶則拜而尚右此之謂禮也
拜而尚右左陽右陰之義也夫門人亦步於趨行學之際其
為禮也至微不足為門人道也門人亦步於趨行學之際其
其義故夫子明告之使後世知凡有喪者皆以反吉為善而
非沾于一手之左右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銷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而入夫子曰賜爾未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
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或疑泰山梁木他人以之積聖則可夫子豈以自稱願此時
夫子病矣旦夕謝世豈憚一時自任不使天下後世知大道
之所歸耶至以夢徵已之將死猶之以夢徵已之喪聖人之
心自然與造化通者如此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家語載此與下二三子皆絰而出相連其文義較詳

孔子之喪公西赤赤為志為飾棺槨置翼設披周也設榮般也綢
練設旒夏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為楮簠質蟻結於四隅般士也

綢緇也爾雅曰素錦綢緇故知練為素錦爾雅又曰緇廣充
幅長尋曰旒則此旒與龜蛇之旒不同周禮中車注曰大麾
黑也為夏后氏之旗蓋通帛而黑即所謂緇充幅者是旒
即大麾之類也夫子生從周而葬兼三代必非夫子之所安
使公西赤而果為此與子路使門人為臣亦何以異是可疑
也至于張之葬直舍周而從殷尤非夫子之教或者則疑二
代所謂夏禮之禮周皆用之而記者推原其始謂之夏殷其
實周即周禮之一端耳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位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
昆弟之仇曰不為冠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

此章疑有闕文詳見家語鄭氏之說頗合但以弟服為疑哀
恐未必然攷周禮司服禮記服問天子諸侯大夫其弟服皆
以楊衰為重則士亦可知

易墓非古也

禮有非古而是者喪冠及吉與易墓是也上世不葬而後世
葬不葬者非而葬者是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則古者
不墳而今者墳古者不易墓而今者易墓豈得云不易者而
而易者非耶仁人孝子之心謹事而加厚焉可也推之祭墓
亦猶是已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何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廋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池即後章池視重窳之池所以飾棺也喪大記所載池上多飾行則以為容者填古與陳同音通用見幽風註疏填池者言陳設池飾也飾棺至陳池而竟言此以明其將出也鄭氏安改未可信說文祖從示且聲且非義也以祭于行始故謂之祖然祖者行必越宿生者死者皆然如聘禮使者遂行舍于郊既夕札朝廟之日祖奠廟中厥明又設遠奠而何行是祖者皆未成行也其義固與聲舍身荀子曰喪禮之凡動而遠則則現則不敬故有進而無退者所以遠也後章云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躡行即祖奠而即出是禮之繁不若殷札之簡故曾子曰自疑其多文而有徒簡之意蓋及宿與不反宿原非名分所係則不嫌于反古猶之夫子之儉則徒衆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飲袒括髮于游

趨而出襲裝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

玉藻云深衣袂可回肘長中繼掩尺言深衣袂緣而已長衣中衣則繼以半幅也去端之袂正幅而無緣故曰端儀禮衰袂屬幅亦曰端衰是也楊衣即端衣袂短而露其袂故曰楊袂云練為鹿裘長袂楊之則大袂而後之袂其法漸長所謂楊者皆袂楊之可知玉藻謂之袂者長袖也故鄭注長中繼掩尺曰若今衰也或有大事而致其袂則加於長

玉藻高綱之意袂衣即長衣袂同于義故義不可見也鄭注謂也禮推觀而請罪則袒祭與素老則袒非此則射與食而已未有無故而袒者無故而袒則為非禮孟子曰袒楊柩程子我側是也玉藻曰君在則楊又曰無事則楊蓋有君前無事而袒楊以爲容者身偏袒而露臂謂之內袒偏袒而露其中衣謂之袒楊不袒而中衣自露其袂則袒謂之楊故大楊者非袒楊之謂也凡弔必以衰此弔而襲裝帶經不言衰者未成服也

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

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杜麻經文子辨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于趨而就

諸臣之位文子又辨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違于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于游趨而就客位

禮弓之免于游之麻衰杜經蓋哀其違之不立故為之重服以明其志也若曰為此以訛之則自處于非禮而故正人之非札其可得乎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渙于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勤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經也者實也

掘中當而浴毀窀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毀窀足毀宗躐行殊無義理鄭氏以為示不復有事于此夫祭之齊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豈不復有事于此而遂毀之喪大記所云徹廟之西北扉者亦以招魂之故而徹之也綴足躐行何用為此意窀者即旬人所為之墜浴畢即毀之其綴塗也殷人躐于祖故窀亦稱宗行即五祀之行也躐者以喪車轆之而出如生人執祭即既夕禮之祖奠也既夕禮故躐則朝于廟而後祖奠祖奠之明日又設奠而後出此周禮也殷人躐于祖故躐而即躐行而即出無非尚履之意身周禮制禮今古茶用故士冠禮或醴或醢或醢不一其制如今會典頒行不廢文公家札蓋躐節不同而大致則一學者及古亦不害為從今也大抵周道以恩為主故送往者不忌遠遠殷道主于敬喪事有進無退思不掩義簡而能文故夫子善之而學者遂以為法曹子游之論出祖是也亦法其尚履之意而已

子柳之母死于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于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遂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遂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瓊請前

伯玉之意以我之所樂必有先我而樂之者此在未可得而貪得之私徒累其心故微風詞諷之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大

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換其冠括髮于游曰知禮

問喪篇曰親始死雖斯徒說則始死時也投其冠矣未嘗辨父母而異之既斂而投冠此武叔之失也集說親始死將斬衰者并纁將齊衰者素冠此本鄭氏士喪禮注禮無是也鄭氏臆說耳說見喪服小記知禮言亦知有投冠括髮之禮也家語載此條作舉者出尸武叔從之出尸此蓋脫文身家語云子路歎之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故子曰君子不舉人以禮士吉不舉人以正事也此亦不非其大夫之意子游意亦同此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周禮射人之職大喪與僕人遷尸則卜當為僕無疑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

喪事欲其緘、爾吉事欲其折、爾故喪事雖遠不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爾則野鬻、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張氏曰喪具恥具者樵過為身後慮也舊說以人子言似與恥字義不恰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

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何平叔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服則有混淆之失也愚按禮有從服其大有養年之痛其要能泰然處之如平常乎兄弟之際休戚相關推而遠之何其怨也傷札之作未必盡出聖人唐通典載親徵請嫂叔小功制可蓋嫂叔之服自此始迄今不改較為得之程子曰未有同居之親而可以無服者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後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

平筭筮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長樂陳氏曰不曰神器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于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火曰明火以至明盡明燭明者皆神明之也蓋有所用有所樂者明之也非所用樂非所樂者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醜醜百鬼豈知此哉味鄭作沫也本謂瓦器不可盥醜孔子云今人謂黑為沫言醜者以証沫為光澤恐非鄭意楊升菴云味飲食也言不可以飲食不必改字亦通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而不得朽之愈也死而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為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

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徐氏曰哭非所當哭之人則非所當哭之廟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馬氏曰縣于此言非引君以當道志于仁者也

仲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人有形故用器亦有形鬼有象故用器亦以象物不遠則形象交焉故器亦兼用之鬼即無知以人心感而風乘生焉若云無知而已明器何為故無知之說為尤非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張子酌今人情以為可服小功游氏準古制以為不當有服是皆偏諱儀禮同居繼父期則其兄弟小功可也初同居而後異居者繼父齊衰三月則其兄弟總可也若未嘗同居者繼父無服則其兄弟亦不得有服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
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伯魚死而妻再嫁毋論聖門無此札教即改之史記伯魚之
死年已五十妻之年亦可知豈有再嫁之理孟子言子思臣
于衛則其母蓋從子思于衛而死焉非嫁于衛也柳若恐其
情過于札故戒之非以出母故也鄭氏不思任廢安解遂使
聖賢受誣千古是不可以不辨其說詳見于後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勝伯父為孟虎齊
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儀禮喪服期之喪大夫降諸侯絕中庸則云期之喪達乎大
夫是周之初大夫未嘗降也大夫而降蓋自後世始則諸侯
之絕亦必非周之初制也觀縣子此言則諸侯降而未絕可
知已勝伯父文今諸侯也故能從古故縣子舉之降服之始未
必自周大抵自夏道貴爵已開其端所云古者蓋上古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
我死則亦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
帷堂小斂而徹帷

帷堂之札固為死者亦為生者仲梁子之說未為非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即席矣小斂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非西方斂斯席矣曾子曰謂大斂之札儀札奠席在牀北斂
席在其東是也蓋云若奠于西方則斂而有席非小斂之奠
矣此子游曾子相証之語非有異同也魯札之失記者知之
曾子及不知耶

縣子曰結裏總裳非古也

子蒲卒矣者呼滅子鼻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治也

治通作姑說文姑一宿酒也但取易成不必味好故借為粗
畧之義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元冠者必服元端古者衣從冠色故舉冠以祭之易者易元
端以深衣小斂之前主人未成服未敢以麻絰先故但曰易
之而已結裏裳在內不必易也始死者易裝裳皆可以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

有毋過禮歟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言貧而薄葬于人之心固有所未慊然諸札者不得而
非之也若就人于而論蓋以人之非之而從厚人非之而
遂可從薄哉封者築土以固之也如一日而三軌稅亦易為
力不必改封為窆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為林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周官司士掌正朝儀大喪作士掌事是札者司士之職守也
當時襲林之札廢已久矣司士將復之而告于子游于游聽
命焉故曰諾縣子章古札之得復而子游之能成人美也曰
儀汰哉叔氏天下之札乃由一人專而許之喜之深不覺其
言之戲身舊說誅誤此告也非問也何必稱札以答之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既夕札言陳明器亦有苞牲黍稷醢醢酒醴以實之此以實
之為訊者鄭氏謂周人兼用祭器則實祭器而虛明器然既
夕札士無祭器則所實者皆明器此何說也荀子云為器
鬼禮虛而不實告不用也是既夕札所謂苞牲黍稷之屬蓋
器具品數取氣臭而已非真實之也如其實之易致腐敗使
雖然侵膚是速朽之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長樂陳氏曰賻贈之餘利于己不若歸于人歸于人又不若班諸兄弟之貧者夫子之可也僅可之也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既夕禮祖奠之時必賻賻厥明遺奠之時史又讀明曾子以為再告則讀不若古禮之簡故前章云多矣乎子出祖者正謂此等之禮也

成子高寢疾廢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衽爾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即魯論所記之詞而傳也賓客至無所館當作朋友死無所歸夫子言生既於我館死於我殯尸視遠人于其所至賓客至未知其人胡為而遽館之且方館之又胡為而遽擬其死也家語載此較稍詳矣

園子高曰葬也者歲也歲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

飾身棺周於衣梓周於棺土周於梓及壞樹之哉

子高此言六楊王孫矯世之意然周禮家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上者所以表功德而故後世之視瞻下者使其子孫不樹使子高而庶人也則可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親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親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徒若斧者焉馬

鄭注云夏屋若今之兩廡也云殷人重屋四門夏屋兩下而已軒仲與曰前記夫子之葬倫三代之禮披榮練旒何其豐也今云以若斧封又何儉也豈前此之禮夫子無命而此則有夫子之命歟子高之言矯而太過若夫子此言可謂儉而不失其正者矣

婦人不葛帶

有薦新如朔奠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視重雷

君即位而為禫歲一漆之歲焉

復榘菑綴足飯設歸帷堂並作

父兄命赴者

孝子昏迷故父兄代之命赴然猶稱孝子以命之故士喪禮云主人命赴鄭謂此為大夫以上者非是士喪禮與大夫通用故下篇有陳五鼎之文

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士喪禮始死之奠與朝夕奠惟設脯醢如常食故皆無中是謂剝奠若大小飲之奠及殯奠醢醢有牲肉則脯醢之類也皆有中是不剝奠者也蓋喪禮雖有而禮盛者不得純用腐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方氏馬氏皆以反為魂氣之反蓋父母之魂氣雖散以孝子哀痛迫切之志感之而必反知其反者即所謂云儉然有見乎

一其位肅然有聞乎其聲也如舊說哭無時而使非札甚失札氏以爲哭無時有三夫越喪而出此何等札也可不明辨而記之乎

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要經絕屨無胸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

葛經未除而黃裏練緣居然列來恐亦後世之妄札非古制也孤于深衣猶純以素况練衣乎練衣祛楊之則除喪而楊者祛楊之可知又魏風曰素衣朱襮則不但祛楊願亦楊之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隣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儀禮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于之私也于不私其父不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因財是徙父兄弟即不同居矣鄰之喪雖有殯不往如其所識情不能忍則徙兄弟之遠近皆弔雜記曰期之喪予于鄉人徙兄弟則期喪也居者爲親兄弟喪與已同故不可往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柱每束一柏梓以端長六尺長六尺以容藏器也古者棺外梓內皆有藏器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爲中多稱或曰可見記札者多出傳聞非有真見

天子之殯也蔽塗龍輔以梓加芥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魯哀公諒孔丘曰大不遠者老莫相予位烏嗚呼哀哉尼父

諒其生平所以諱而非即諱也此直諱耳鄭氏曰因字爲諱非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于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

孔子患野哭者

當以方氏之說爲長凡哭不以札者皆謂之野非特呼名爲野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嚴陵方氏曰未仕者無祿故不敢稅人按稅與稅通漢末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稅即極也說文云贈賻者衣故曰稅士脩入而后朝夕踊

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

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注云間一月也是月蓋對徒月而言馬氏以爲禫禫同月者非是

君於士有賜帶

檀弓下

君之遠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遠長殤車一乘

遠車送葬之車非明器也詳見後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晦翁曰達官謂得自遠帶泰于君者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

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及其長也曹黠倚其門而歌

人而不仁遠之可也凶服問疾臨喪而歌皆非中正和平之

大夫弔當事而至為鮮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

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人承事主

人曰臨

君過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君子原無弔禮過之于路必有惻隱之心故使人慰問

之曰若使某如何不淑而已以是為弔雖于路無禮也若士

大夫之喪君有哭尸柩尸視欵視殯視窆視奠之禮則不得

以避追成之矣故君子非簣而而是杞梁之妻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庶子不受弔嫌奪嫡也古者大夫雖不世爵而有世祿故嫡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

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

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向園則

往哭之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也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心往非兄弟雖隣不往朋

友之屬比于兄弟曾子問篇三年之喪不弔哭謂如隣人者

年報記三年之喪不弔有服則往哭之哭與弔異也詳禮記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據由左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

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或人後說謬妄昭然載之于書何也即此可見所記之齋駭

亦已甚矣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

得國恒於斯維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以也時亦不

可失也孺人其固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辟焉喪人無實

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

子其辟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穆公曰曰仁

夫公子重耳失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重耳之所為非自得于己乃受之舅犯舅犯之告于重耳曰

天下其孰能說之是蓋惡其聲而然非真愛父也非真志利

也鳥足以言仁若擇其善言而取之則大學所謂之二語足

惟殯非古也自敬妻之哭穆伯始也

喪禮衰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念始之者謂初生之時父母劬勞而長養之何惡倉卒而夭

折之也後云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念其始即所以計其終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為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此

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飯用米貝弗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為爾

方氏曰弗志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微焉

方氏曰殷綴重不忍棄之所以致其愛周微重不敢瀆之所
以致其敬也馬氏曰綴重于廟必廟毀乃除之不若微重神
明依于一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美為之節文也

哀之至而辟踊何暇計其節次聖人恐其傷性約譽為之限
制勿使太過而已禮記所云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苞真計日
而程之畫一而不可移者哉

袒括髮變也愷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

所袒有所襲者哀之節也

弁經焉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哱而

葬

既夕禮故殯大夫整散帶垂至于葬未常易服故士虞禮曰
主人如葬服注云云葬服者大夫整散帶垂也今云葬而弁
焉此理所必無意此為會葬者之服欵春秋會葬亦第書葬
而已弁者祭服今以祭服為葬服故曰與神交之道親者以

哀為主疎者以敬為主也王制殷人哱而祭周人弁而祭故
并言殷哱以明其為祭服也必加以錫衰環經而第云經者
經為重也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反哭升堂及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

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

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臨墓而哀一往而盡其情太煩反哭者正孝子待復四顧悵
然無依之時于是弔之相與低回留連則有情文相生不能
自己者矣故曰吾從周為其有餘哀也

葬於北方北首天代之遠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

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及日中而虞

周禮冢人之職南窆遠為之尸此開土之祭也既窆之後又
云凡祭墓為尸即此舍奠是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柎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柎必

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交而之吉祭即上之以吉祭易喪祭謂交喪祭而之吉祭也
吉祭即士虞禮所謂門外之饌于是始有水尊鄭氏云用去
酒即吉也是日謂饌之日接謂接續虞祭之日已及于柎

亦必先為虞祭以安親即卒哭是也卒哭亦謂之三虞詳儀
記畧記葬之日即虞禮之記速葬速虞之事以安為安禮非也

殷練而柎周卒哭而柎孔子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

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生死有命達者一視君以哀敬之心臨臣之喪蓋容有惡也而愛生思死人之常情况于君主之尊貴乎今君有臣之喪告之曰必臨其喪是言之可行者也告之曰勿有所惡是言之必不行者也告之曰無死之道是言之不必信者也其所以行有所則辟而除之是言之可信者也先王不能以其所可行者強其所必不行而能以其所可信者釋其所以必信而已病有相染漬者故曰喪有死之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立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謂為明器者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易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易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用祭器者亦沽功耳未必盡如生者之器所謂生者之器蓋若醴醢百甕之類故其流弊至于作備用人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否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古子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為諸侯言之故有新舊之異若天子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去猶不去也或其君者亦不得為是言惟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已如其不忠服亦何貴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孟敬子有行善之意故曾子以君子之道告之此言孟慎潔之辭然而近于鄙倍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及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孤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造車七乘大夫五个造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造車即載車也所以送葬也尚禮中車曰飾造車造車之行及墓即載車也存于庭也行之將葬而試行也至墓而陳車即造車也葬畢自當反車晏子及墓而反者車止一乘不復陳列以供葬畢為太簡耳周禮車服視其命數此言七乘五乘者約舉中教故以諸侯及大夫之制氏與曰介介通泰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介是也諸侯七介七車大夫五介五車故葬之造車亦視其介數耳以造車為塗車以介為包肉之數非也詳見雜記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於主為主為婦人從而皆兩鄉

男則從主女則從賓者主婦之位可易主人之位不可易也禮以別嫌為重不沾于賓之如解也國昭子亦未嘗于輕重之際矣却仲與曰沾不沾言沾爾自用親昭子欲行已語故成子張曰爾母謂我我遂沾爾自主之賓主固當異位也鄭氏以斯沾為句非是此說本之楊用修

穆伯之喪姜盍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
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
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魯語文伯以羞簞而怒露諸父敬姜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
後之其嚴如此文伯為有曠札敬姜蓋不知之而以為賢或
者一生一死乃見交情敬姜不疑朋友諸臣之薄而獨咎其
子不自反之道則然非真以為不賢而恨之也誠恨之而不
哭又胡為而晝夜哭哉

季康子之母死陳藝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
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
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

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斯咏：斯猶：斯舞：斯愠：斯戚：斯歎：斯
辟：斯踊矣品節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餘也則倍之

矣是故制絞衾設薑薑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
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

舞斯愠亦猶孺子之啼笑雜出戎狄之喜怒不常正見其不
足以為禮而品節之不可已也絞衾奠茶專言與物之事即
與物之不可已以明微情之不可易蓋先王制札具有深意
微情與物其義一也使哭踊之節可去則札刺一廢過者可
以徑情而行不及者亦可以徑情而止將絞衾醢之奠者不
脯醢食享之不舉且倍其親者有之矣故知與物者非札
之嘗則知微情者亦非札之嘗也

吳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
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
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
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救之師與有無名乎

鄱陽洪氏以太宰嚭即吳伯嚭而行人儀乃陳所使于師者
記者錯誤耳此未必然漢初有兩韓信全為將而封王晉切
有兩王渾全為刺史而封侯此類多有何必置辨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烏如有求而勿得及殯望、烏如有從
而弗及既葬慨烏如不及其反而息

于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誰有諸仲尼曰何為其不

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

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坐北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蕢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

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

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

謂之社舉

觀社者此舉必賢而沉于下位者晉之揚解何如揚其人以彰于後世乎魯宣公濫于泗洲里革斷晉以諫宣公善之命歲其居以母忘吾諗師存曰歲吾不如置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吾于晉平公云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此以不辱社稷為文夫子則舉其存家臣一事而曰可以為文蓋原其心事光明所以不辱社稷之由也

石貽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傳曰無遠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制也石貽仲庶子六人豈皆年鈞者乎知沐浴佩玉之非札而不知卜後之非札是問無齒決之類也當時莫正其非孰以龜為有知意立長之制古札所輕非若遠庶之不可易與春秋之不斥荀息此亦可以相証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充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充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莫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飲首足形還英而無梓稱其財斯之謂禮取非其有以奉吾親心之所不安也富者稱其分之謂札貧者稱其財之謂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及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

臧文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二人其能者者耳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極之與之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萬子孫毋變也

必告之下有缺文不知其告于何時若在三獻之後則可以往矣柳莊止從者之班邑必惠難中之最親密者不可以常札拘之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輝萬入去奮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殮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歎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噫弗果從

般請者公輸若自稱其名以請也歎與寔通初者故典也豐碑者廟中之碑所以繫牲者祭義云往入廟于碑其也其形

壯大故曰重碑植者事部表柱或謂之華表其形小於重
碑喪大記諸侯大夫皆二碑要必有大小之異故公室視其
大者三家視其小者耳則豈不得為句言尔以人之母嘗試
其巧于為匠之術豈有不得然不用碑終近于疎畧或恐有
失在為子者亦以重碑為天子之制極極為諸侯之制尤屬
者乎舊說未安以重碑為天子之制極極為諸侯之制尤屬
無據如植極為借札則病之最深者矣機封不犹愈乎

戰於郎公叔馬人過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
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然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
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錡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錡也不亦可乎

周札冢人之職曰凡死於兵者不入北域謂夫輕生好戰者
則可若國家多難危機交急有志者生死以此固大矣夫
之所為也安得以重子而錡之改之左傳汪錡者公為之錡
重也當是時誰秉國政而錡社稷者乃出于一變重亦大可
愧矣夫子孟有微辭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
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
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工尹高陽與陳棄疾追吳師陳之陳棄疾謂工尹高陽曰王事
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鞬弓又及謂之又斃
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
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士君子處不義之國不受其職則可苟受其職進則不能退
已之心退則不能廢君之命若工尹高陽者惟自抑遠于朝
燕之際即制于殺伐之中其志已若矣以為身不與于朝
則進奔逃北所傷必多故不得已而為此與所謂通人苟能

隨事行藏施其巨款亦何必以去位為高故夫子即取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

巫先拂極刺人悔之

楚強襄公以襲正辭拒之可也巫先拂極亦非札矣此與上
節皆記諸侯失札之事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于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
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懿伯之忌左傳杜氏註謂懿伯仇怨之人及郊而過之荒也
敬叔以惠伯至親恐其不利于惠伯故故避之耳康成之說
固謬即劉氏忌日之解亦未是傳以私忌對公利言恐非忌
日之謂

哀公使人弔黃尚過諸道辟於路蓋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

不如祀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祀梁死焉其妻迎

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故廬在君

無所辱命

孺子獲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

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輪而梓情諸侯輪而設情為榆沈故設

撥三臣者廢輪而設撥當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設撥方氏之解為長蓋于車上設机激水以洒地也輪車有
軸而無輪故以榆沈滑之內則曰莖莖粉榆以滑之則榆瀟
之滑可知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妻齊衰禮嫌公曰吾得

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季子鼻葬其妻犯人之未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尸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

却仲與曰邑長葬妻微損民未而必責償是孟耕而治之道
也故曰難繼于鼻知大體不為小惠固非恃寵虐民亦非愚
而過慮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
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

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

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裳

古人以義戰故戰敗而益自勵後世不義之戰不待以此為
口實同人凡曰曰未其墮弗克攻吉象曰我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也三日哭

春秋胡傳以神主未遷為新宮禮不當哭春秋書之為訛不
知何據穀梁傳曰以成公為無訛正與此合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之哭也壹是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嘗死于虎吾

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苛政大夫曰

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轡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誼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辭乎

湯誓曰今尔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對正夏是
民畔也畔者志不合也多方曰尔心未愛尔乃不大宅天命
是民疑也疑者心不一也蓋殷周以征伐得天下雖曰應天
順人而非常之原黎民俱馬作誓作會皆出于不得已禮義
忠信誠慤之心豈能驟洽于天下此舉事之初畔疑所未免
也况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者乎鄭潛谷曰大哉乎無心之

感也易引仲于寒暑日月記觸類于墟墓宗廟其道大其幾
神故太上貴德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註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地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

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揄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而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隱即孟子隱之隱故鄭註曰隱據地人之形資生于地故
入土曰歸復復其資生之本是為命也吳草廬曰右還且號
者三謂還且號者三匪謂三號而止也與莊子所載秦失
吊老聃事不同

者三謂還且號者三匪謂三號而止也與莊子所載秦失
吊老聃事不同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客居坐舍進侯
王其使客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
易于難者未之有也客居對曰客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
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客
居人也不敢忘其祖

春秋昭三十年吳已滅徐昭以前無邾考公鄭注云考或為
定是也又云君行則親舍大夫歸舍按曹桓公卒諸侯請舍
則親舍之說是已大夫不得親舍取理無據客居受君之命
而奉舍未為非禮人拒之惡其言之非札身易者平
易也于者謂大也列國自稱寡君平易之詞天子稱諸侯曰
侯謂大之詞客居兼之故曰易于難所記在言詞之間故容
居對以此言自先用之謂先君數辭于諸侯皆曰侯也魯
人言不知交通也此記諸侯借札之事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于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思之母死子思于衛而元馬其時于思遂魯故赴于子思
孔氏于云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此于思遂魯而
在衛之証也庶氏之証也庶氏之証也庶氏之証也庶氏之証也
氏庶姓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氏大夫賜氏而曰孔氏之庶庶
別于上而威尊于下春秋時大夫而別族者如季氏別為公
父孟氏別為南宮之類是也孔氏自宋孔父始三世而防叔
連魯又六世而至于思以周道百世不殊猶得仍其孔氏而
五世別族之法固不廢也故謂之庶氏所以明屬嫡戚單不
得以支庶而干大宗也他室蓋小宗之廟室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
服虞人數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則其
人

邾仲與曰服以遠近為先後祝位舍飲故最先服五日成故
故百官皆服國中男女則始服故稍後三月而後服偏天

下七日三月蓋各舉其最遠者言天下服鄭氏據禮謂
諸侯大夫非也天下者天下之男女也禮未足為據禮
人掌山澤而必故多木者山澤與民同之而百祀之木
臣民所得伐故多木者山澤與民同之而百祀之木
效也以其天子之命取一木者不擇其大者取之非百祀之木
罪乃廢其比于秦政之過風而結山者不更狂悖乎母神何
鬼神必無此令即記者謂鬼神所依不應妄作如此意或有假
廢祀列人所以解民之惑與記者昧畧不詳其說耳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

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洩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
而後舉爵

弑君弑父天下之人皆得而誅之特舉在官在官者以昭維
之時言之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

於斯是全要頌以從先大夫於儿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喜頌善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故惟不棄為埋馬也
故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帝母使其

首陷焉

路馬死埋之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內也曾

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闈人曰御者已告矣

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當御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孔子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入廐而修容者履織棄之地而加振警焉非至此而始修也
闈人初弗納而卒敬之者闈人已多能觀之于所忽也御大
夫避位公降等而揖者二子之造次弗懈其德容自足以動
人也君子所貴乎道者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子貢所得于
夫子者亦惟溫良恭儉讓而已盡飾之道蓋繁而取之哉其
恭之者熱故行之者遠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于罕哭之哀而民說治不可伐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

陳壽翁曰干木在魏秦人知未可圖謝安在晉王猛知不可
伐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敢當者信已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魯君始喪之始故記之方氏曰君以葬為即臣以奔哭為即
君先除而後臣敢除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父矣

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

聞也者而過之徙者曰子未可以已乎乎子曰吾聞之鯢者世

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原壤任達蓋後世稱阮之流非真忘其親者夫于以其胸臆
滯碍故與之交游及居喪廢禮夫子欲善化導之故姑隱志
之非付之無可如何也苟坐視其顛越而不救猶得云母失
其親故乎他日夷僕則直責之不稍貸蓋將隱其大惡而掩
其小過使彼為可受而吾之教乃可施此夫子之苦心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
譽曰其陽慶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

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

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譽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文子賢者然知利其君而不知以義澹淵會而謹成田自此
遂失諸侯而晉不復振矣此春秋所以貶而人之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表而繆經叔仲衍以

告請繆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

鄭注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衣當為齊齊繆當為繆即衰
服傳不穆而之繆總衰小功之衰細而稀者按學與數通書
數學半學記作學學半是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則
國人為姑姊妹其婦人為舅姑交而總衰環經者亦無足怪
已曰魯人言其不知時安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于臯將為成宰遂為哀成人曰

鷲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婢有絳兒則死而子臯為之哀

託物類之絕不相干而可以相肖者明德之化人出于自然
非作而致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其情

却仲與曰曾子七日不食而不開悔出于情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

則不雨而暴人之疾于虐無乃不可與然則吾將暴巫而奚若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已疏乎使市則奚

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徒市不亦可乎

焚巫尫左傳稱倍公事穆公又欲行之當時之習俗皆使巫
尫持雨以為常也暴者暴身日中以擗也漢董仲舒傳求雨
閉諸陽燧諸陰止而久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飲其法詳
于春秋繁露曰暴巫尫以去酒脯再拜請雨蓋巫陰
類廢疾之人亦多陰氣故用以名陰荀子曰僂巫尫大自
以為有知註云臣讀為尫言巫自以為神也然日旬尫尫
者不堪故曰虐燧倍公之欲焚之則以擗之不應故罪之耳
後人不知其最詳為謬說徒貽識者之笑徒市亦即滅文仲

敗食省用之意縣子引表札為証蓋欲以表札虛之存憂戚
之情為修省之本也繁露聚尫今本誤作蛇通典可証

孔子曰衛人之柎也離之魯人之柎也合之善夫

讀禮記畧記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伯方百里士大夫士下士凡五等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
伯方三百里其食者皆參之一諸子封疆方二百里諸男方
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與此大相刺謬蓋春秋戰國之時周
札散佚縱橫之家以意附益之往、雜以後世借竄者之所
為不足據也鄭氏強為附會曰周公斥大土宇益其封疆夫
以五百里開方計之為百里者二十有五蓋有益地而過于
初封不足深辨至宋素文康又以周札所言者封疆王制所
之說不足深辨至宋素文康又以周札所言者封疆王制所

言者食稅則方五百里所食者半批得百里者十二有半也
其數絕安得據此以解且王制云千里之地為國二百一
十何嘗不以封疆言也如職方所稱千里之封疆者莫如
男僅得百而已安所得二百一十乎王制雖出于漢博士其
言封國之制不為周禮所滿乃與孟子合武城亦云列爵惟
五分也惟三左傳于產亦云列侯一與孟子合武城亦云列
子時已云其詳不可得聞漢博士從數百年之非安作也但孟
之餘而其制度較之反密蓋能一無此謬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徐氏曰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外者先王之制出而為列國
之君入則為王朝之臣蓋使之出入均焉內外一辭所以制
天下偏重之志而遠近若一也按此與孟子不同當到有所
本諸侯去籍之時學士採摭舊聞未免互有異同耳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嚴陵方氏曰：唐史有枝之類，其田則耕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實，有異有異，位之高下，不可得而詳。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祿以農為差，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食，少者不得下五人之食而已。按百畝之分，五子作糞，以上中下之辨，存乎力也。此云分者，以周禮小司徒之職，上中下之辨，存乎地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簡出左傳成公三年，滅孫叔之言。記者徐之頌與前說不合。前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乃有三卿三大夫，諸侯之卿有三命，有再命，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其君，是三卿之命不同，而共為一等。士則命無不同，而分為三等。殆由所轄之書，或有異同，未能詳擇去取。孔疏為之解曰：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為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然欲諸侯自命之卿，可與天子之命卿等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教合居其上，之三分。徐氏曰：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教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下士皆三倍于上士也。舊謂頌聘之士者，非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遠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十九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縣內通作，案內穀，梁傳案內諸侯，釋文云：襄古，縣字，鄭氏以商周皆稱，穀不稱縣，遂以此為夏時，天子都名，非也。此皆以衍沃之地，地計之，故得如此。國教其法，既立，由此以推，隄阜原防之地，地備，疆濶，地之與大，淳而東，陵藪澤山林之地，皆

可准此。以抑配，美天下時，零雜，越萬有不齊之形，必以方幅推之。指得其數，算法，國然耳。所云千七百七十三國者，蓋假設之詞，非實數也。貢氏汝成曰：石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故九州，山蔽川，浸領于職，方不屬諸侯之版，皆以弭諸侯之怨心也。春秋諸侯，或入于王官，矣孔子作春秋，秋鹿柴山，不係于晉，蓋別天子之守地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曰：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與太府九賦之法，不合。按九章算術，春耦一斗，耕九粟，八侍御，七末之細者，乃窮于御者。言所以供御也。此云共官為御，皆當以米言千里之內，不蓋為御而御，後出也。此云共官者，即地官載師所云以宅田士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任遠郊之地，是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為御者，即載師所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鄭康成以為自甸而外，稍縣，畫之地，凡采地，所餘皆有公邑之田，故以此為甸，稅非九賦之口，率出泉然云，御皆有衣食，則九賦中已有闕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矣何復須此。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八州八百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永嘉徐氏曰：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缺然無所紀綱，于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制，甚非經久長治之策矣。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表功德，闡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天子六卿而云九者兼三孤而言也大夫屬卿士屬大夫其屬各有上中下故三孤其數也書言唐虞百近之夏商倍與周官三百六十屬皆增設之職也職雖日增而制爵之始猶存唐虞遺意以不忘古也先王制札凡事皆從其期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卿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卿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於方伯之國三人

郵仲與曰卿大夫皆諸侯之臣則皆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卿次國三卿何獨一卿不命小國之卿大夫既皆不命下云小國之中推一人以為牧信任六專矣有命卿三人為輔而又以三大夫監之何異秦漢以後監軍之法皆非所以布大公杜精忌之道也按此係周之始稟諸侯漸專王命漸格故多

參差之政方伯漸橫王心漸疑故多隄防之制先王之初必不然也記者誤以後王之定法竄入其中耳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以佐命之功封者為外諸侯故世其爵以經國之功及以恩封者為內諸侯故世其祿而已世祿者非盡以封國與之蓋酌其親疎貴賤而量給焉者也不然後進者日益多歲內之地不足以供矣或內諸侯而出封或外諸侯而入仕是內外輕重之勢未常不均而厚薄之恩未常不齊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周札公之服袞冕此以為特賜當以此為正周札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與不命無異周札為正小國之上卿既當大夫國之下卿其為再命無疑若無王命而為卿大夫迫于借矣

上言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其君尤非盛世大一統之法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馬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兼萬民而言之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詳故攷校于中身論萬民之之意則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攷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然茶統云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蓋指重而言如洛誥云爵命國公後是爵有德也江漢告于文人錫命公士田是祿有功也若尋常爵人未必皆在廟矣周札所云刑于甸師氏者謂有爵之人若尋常刑人未必在市矣周札司市之職曰刑戮者於其地之叙是其証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過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先王用法國無枉者然或陷于法而能悔蓋惡絕之周札五刑之人使之各有所守亦擇其可使者而使之此特恩也若其常則棄之而已屏之四方謂流宥五刑也唯其所之謂不極格而拘囚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

周官篇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周服六服六六年而朝畢十二年而巡守此云五年一朝五年一巡守或周之初制則然與故晉文借札亦用此制必有所本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而勿轉先王而觀之也故說苑西秦秦之術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周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嚴陵方氏曰刑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而後
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道惡而後揚善詩巧言如怒而後如
社皆札意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
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
假於祖禰用特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

李氏曰類其札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禘于事也造以而
告之也天遠故札以致其敬地近故義以致其意禘則以生
道事之故告其事而已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祝者傲也所以怡樂鼓者導也所以倡樂皆樂器之類也故
賜樂則以將之祝差大而鼗差小祝為一成之首而鼗為一
節之首故祝以命諸侯而鼗以命伯子男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征殺之事必請命于天子然事起倉卒有不暇請命者不賜
弓矢鈇鉞以預命之或且遂也禮顧而不敵發矣所謂得專
征伐者蓋以叔宜濟安事耳非以為常也

賜圭璜然後為幣未賜圭璜則資幣於天子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

辟雍諸侯曰類宮

臨川王氏曰學固不可一日無于天下然必資之天子者道
德所以一也按周之大學有二其一在國中曰成均其一在
郊曰辟雍成均者即下所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是也辟雍者即下所云看老皆朝于房是也武王散軍郊射
即其地而建學焉謂之辟雍所以廣羅賢才取其尤者以升
于成均也詳讀詩畧記此因諸侯之學以及天子故言之不
詳第舉郊學以類類宮耳辟雍之名實初自周豈得以此為
殷制乎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
祖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讖告

于文德之地告以武成明武之不尚威力而文之不事浮靡
也釋奠註云釋菜奠幣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群

鄭注云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鷹化
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天不覆巢

詩傳曰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此云殺則下之
者初殺則抗之既殺即下之所以止殺也佐車亦然佐車止
則大夫之殺亦止故百姓得以田獵不麝不卵以下皆月令
孟春之事此時以田獵言之庶人春春非嘗以卵矣長樂劇

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真聖人贊之以禮正于內則時不和禮正于外則氣不和順于物則生不其宜和順于人心則動用不違于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于上而盡萬物之性于天下也

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教之

年之豐者雖小而物產多年之耗者地雖大而物產少故地之大小必視年之豐耗以為用之差等重氏曰通者謂三十年中將盈補縮通轉邪移約畧用三存一非死法也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紳而行事喪用三年之功

三年不祭嫌其忘喪而從吉也左氏傳曰卒哭而緇而作主特祀于主庶嘗禘于廟則三年之內亦有廟祭蓋攝祭也廟祭可攝蓋天地社稷不可攝此越紳而行者謂大旅之禮也國有大故萬民號呼禱祀之事不親所謂慮定事而和其也且大旅之禮與大喪畧同周禮司服之職云凡凶事服弁服凶事謂大喪大禮大荒大災也其服既不善異而司專喪之存真矣服之廢樂器大旅皆如大喪則亦無吉凶相襲之失矣大旅者故羣臣而主上帝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鄭潛谷曰由份而份曰不足不足曰暴故葬用大牲由份而份曰有餘有餘曰浩故損用二簋不奢不儉非不奢不儉也視份以為節而已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禮云大荒則不舉此言日舉以樂者謂儲儲既廣天子可飲食晏樂非謂水旱之時也水旱特預擬之辭耳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庶人縣封葬不為而止不封不樹喪不戴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不二事當連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蓋亦有為之非常禮也舊說泥此以不戴事為庶人之禮誤矣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長樂陳氏曰祭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其尸服則以上士服支子不祭而有所謂祭宗子為士支子為大夫則以上士祭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

庶人祭於寢

以班禘之制推之則天子之卿大夫當視諸侯天子之士當視諸侯大夫之妻以服制上窮于高祖無貴賤皆然則廟制亦宜推此大夫不得祭其高曾士不得祭其祖恐非人情故有共祖與曾祖死于父後者將始終不立廟乎祭法官師王考祭于廟大夫祭于廟亦可以類推竊疑廟可損主不可損自大夫以下三廟一廟亦必有高曾但主近者而曰三廟一廟也祭法大夫三廟與此不同有皇考無祖考鄭氏以為大夫無太祖者則然也之言此之家聚訟紛紜惟折衷于情理可身詳見祭法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周禮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爾雅同之小雅曰禘祠烝嘗者取聲禘之便耳實亦無異也此云春杓夏禘秋嘗冬烝鄭氏以為夏殷之禮郊特牲及祭義則又云春禘鄭氏以禘為誤文是皆可疑者以理揣之禘為殷祭而即于時祭行之或初舉禘于春則省祠禮繼或舉禘于夏則因而推約于春耳禘以春者取于歲始禘以夏者取于物盛而云春杓夏禘特以禘祭之嚴言之非常制也然大傳云不禘而烝烝烝烝以禘之者或以為名同而實異夫既為大分所係名豈可以假人乎嘗攷之不以王不禘之文原于儀禮及其大都色之士則其尊攝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專祖矣諸侯及其大都色之士則其

祖之所自出以此推之乃其德之所不及非禮之所不許也
起其不及而及之如野人而不知禮者其用禮也何為不
可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其用禮也何為不許也
而往吾不欲觀也春秋時魯君欲禘於祖廟孔子曰不可
行此國無傷耳春秋時魯君欲禘於祖廟孔子曰不可
太皞此非其祖也夫禮之出於魯者魯君欲禘於祖廟
致慨于魯六武子文仲子產當時號稱知禮蓋其不致于
此而妄言之禮所謂諸侯不得祖天子者即天子所祭之
耳如其初祖不為天子及為古天子而非天子所祭之
何害春秋書禘者二皆別有所謂禮也非謂其禘也夫魯之禘
非禮其所以出也天子之禘禮用之太廟因而用之魯公
連謂之禘耳故魯之禘禮用之太廟因而用之魯公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
諸侯祭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五祀為大夫之祭而曲禮天子諸侯皆祭五祀者上得以燕
下也士喪禮疾疢禱五祀則非士之常祭故不言士
天子植杓枹枹杓杓枹杓一植一杓嘗枹杓杓
燕則不杓諸侯杓枹杓一植一杓嘗枹杓杓
杓為殷祭而于時祭行之遠謂時祭為杓此相沿之訖而記
者因之非古禮原文也嘗燕之杓以太祖為主合群廟之主
而祭之也時杓亦照若行殷祭于時祭則以初祖為主太祖
為配群廟及毀廟之主皆得與焉即此謂之伊川與伯楨以
不從其說得一人不及群廟之主者非此謂之伊川與伯楨以
祭物薄而禮簡故植三時之祭物盛而禮煩故植天子祭以
四時諸侯則一祭蓋諸侯之禮殺于天子煩故植天子祭以
子皆枹而諸侯則一植一杓也四時分朝無明據虞書群
后四朝謂以四載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身鄭氏以為四季
分朝因之以解周禮豈其然乎

天子社稷皆太宰諸侯社稷皆少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為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雁

無田謂諸侯之大夫士非世祿者又初仕未有圭田鄭注士
君用特膳大夫以上用羔、豚皆未成牲者祭亦通稱故曰
庶人祭于寢對莽言之則有別耳

祭天地之牛角觸象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豕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大夫少宰則無故不殺羊士特牲則無故不殺犬豕庶羞且
不得同于牲况踰牲乎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閭閻而不稅林麓川澤以時
入而不禁

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周禮闕市有征皆履稅身至于山
林川澤皆有屬禁亦謂非時而取如教習毒矢之類與夫金
玉錫石故民之爭者非若後世之為計于園中也

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墾墓地不請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

民必有居而後可養有養而後可教有教而後可舉有舉而
後可刑故唐虞之官以司空攝百揆誠重之也周禮以天地
四時為序司空居六官之末而每官之首必言辨方正位辨
國經野國司空之事也此則司空次冢宰之下而居司徒司
馬司寇之上以民事之先後為序也亦猶監于唐虞設官之
遺意與因天因地通變制宜因民之性達志通欲有裁成輔
相之道焉學者乃以考工一事補周禮冬官之缺何其隨哉
吳卓甫制司徒之半以屬之司空亦有所未盡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到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張氏曰材質也猶下言五方之民性也言凡居民者當隨其材質而居之天氣地勢所在不同民生其間者自不能強之使全也舊說儲積民財以備用者非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此申言性不可移之意亦就中國之異俗異齊也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此周官象胥之事本屬司寇今因度地居民推廣言之以明王者無外之治而六官所屬亦自有相通之職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以上皆言司空之職周禮度地居民本屬司徒矣草率據此改屬司空差足破從前之誤辨矣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敦孝悌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凡人習久則玩生故移之以作新其氣志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攷校四攷校而不定然後屏之則已九年矣先王之重絕人也如此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

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自司徒而升於學則大樂正不屬於司徒明矣後言司徒受大樂正之履者以教職相關故得而參攷之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以樂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

禮樂之事煩故宜于春秋誦讀之事簡故宜于冬夏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者誦詩通于樂絃歌通于詩也

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夫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

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止

以告于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

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蓋

鄭氏謂所簡者王太子亦在其中論者或以為過然武丁之賢尤過野何況不難曰終身不蓋而曰寄曰棘亦以勤急勿懈曾寓復遠此先王激厲之苦心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方氏曰廢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任大夫之事也舊說以收國珍民悖常亂俗為廢事是大罪也蓋特終身不仕而已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洪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戴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古者文武無分途故司馬司徒不異事司馬訓戎而論俊秀司徒教文而教車甲所以士多通才責之以事而無不效也後世文武分而別乘皆不足用然必求其材全者自古難之嘗思國家取士文有文科武有武科更設一文武兼材之科以待家傑之士則材之大小斯各得其宜矣及讀王制而知古先待我之心也詩書禮樂以道士者此文科也執技論力者此武科也司馬之任以官爵司徒之教以車甲者此文武兼材之科也若此之士則不次用之寵以異教凡執技之人及大夫家臣不得與之者謂此士也不戴事不移官不與上齒亦所以激厲之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何嘗為之限制哉乃大夫家臣亦可升于公立賢固無方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徒輕赦徒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

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誠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必即天論者議論輕重使得天道之中麗于事者就事而斷不深求也故之以君臣父子是即天也事有似重而輕似輕而重則不能測故曰慎測罪有大小則赦亦有差等故必察其罪之所比以成其法如比于五刑者成其流宥比于鞭扑者成其贖刑比于青災者成其肆赦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

周禮三宥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三赦曰幼弱曰老旣曰蠢愚非是數者雖輕無赦後世蓋乎人而赦之違所以長奸也諸葛孔明曰治天下者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亦謂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盛世所宜有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陳壽謂曰無赦則民不犯罪盡心則吏不濫刑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進曰右退曰左進正道而退異端故曰左道卜筮者聖人所定民志今反假之以疑衆故殺疑衆亦亂政之端呂刑所謂下刑適重上服者是也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執禁齊衆蓋謂行軍之事故雖過失不赦不赦過是預為令使人不敢犯也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若非軍法而不赦

過則是高狹之法耳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森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謂已成者其巧偽相欺以實利故禁之若布帛之中數中量者固粥於市矣既成為衣服則美惡易于掩飾也禽獸魚鼈之中殺者固粥於市矣既成為飲食則穢潔難于明辨也此蓋防民之不誠也舊云禁民之不儉則禁其無制者可矣何故而一禁禁之與錦文珠玉自別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粥於市

關執禁以讖禁異服讖異言

五方之民凡歸化者衣服可齊也故異服則禁之言語不可齊也故異言則讖之以有諸象齊極其真偽而已

太史典禮軌簡記春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鄭氏曰軌簡記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也春諱惡者記諸可諱可惡之事成不諱以諫也齊戒受之玉自正之道也按此即宗伯之戒成也禮者皆天子所自行故記一戒之得失而上之不曰有而曰諫不使宗伯受而天子自受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園用

上三官謂樂正司寇市下三官即謂司徒司馬司空百官位卑故以其成質于三卿司會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于天子者明其責之不重也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天子者明其責之不重也司會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任之故還不可以不專也司會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宜屬司空故司空受質若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徒司馬受其質而參攷之慎其事也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徒司馬受其質而參攷之慎其事也樂正司馬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位尊故受命之後雖備六卿而周官未作之前猶尚此三官身休老勞農即始於飲酒之類成歲事制園用者以今歲之有餘不足損益未歲之園用也

魚用之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于老也其兩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

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中春月令養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學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學馬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學馬遂養老也月令仲春樂正習舞釋菜季春擇吉日大合樂也天子皆親往視是合樂于春者二養老也國之併秋而為三不帥教及出征受成以訊賊告天子視學必適東序而養老若蘭不在歲養之數也三老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禮無冬夏養老之文燕氏謂歲有七六無種據養老之文有虞氏以燕則恩勝禮夏氏謂歲有則禮勝恩殷人以食則恩思禮之中而周則文攝禮而兼用之周禮外饗享者老此享禮也三老五更于太學此食禮也黃者此燕禮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此食禮也

五十養於鄉七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替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戴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雜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

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衾冒死而后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國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鄉學非小學也以周制攷之前云辟雍在郊此云虞庠在郊則虞庠即辟雍也周建四代之學在國中者曰成均成均之東為東膠即虞之上庠夏之東序也其西為瞽宗即殷之右學也名雖為三其實則一若在郊之辟雍則做有虞下庠之意而為之故亦謂之虞庠前云蒼老朝于庠蓋謂此也鄭氏以虞庠為小學非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哱而祭鷩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方氏曰祭以推尊之義故言冠、在首尊也養老以推親之義故言衣、在膝親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

將後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提家期不從政

提者自狹鄉提寬鄉也提于諸侯者謂畿內之民提于諸侯之國自諸侯來提者謂自諸侯之國來提居京師將提者三月不從政俾得聚行賓也來提者其家期年不從政將提聞荒土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氏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願瘠聾跛躄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嚴陵方氏曰在下者無廢材而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各極其精荀子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嚴陵方氏曰右有力而左無為故男子婦人所由如此夫者以適官言之貢氏汝成曰此即宜入曲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老者無徒行之君子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老者無徒食之庶人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遠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禹貢五服五千里去亳而三千里也周禮考大之詞疎不足據古者都冀州三面阻河故有東西南三河周都雍州枕沿其故名耳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濟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分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六十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五十二寸各以其數自乘為平方六十四寸之積得四千九十六五十二寸之積得二千七百餘四二數相較古方一步為百分當今方一步百分而盈五十一分有奇推之一畝以及百畝一里以及百里開方之數皆百分而盈五十一分有奇此定法也經文既誤義集說亦皆不合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

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開田即前此符之札所云加地削地者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下士食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御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祿之厚薄視爵之尊卑未有爵尊而祿薄如三監之懸絕者且受命于王朝取祿于侯國其為後世之制無疑蓋陽以官盛任使為名而陰行其隄防伺察之意至設官既多祿漸不給不得不為苟且一切之計身然此時操縱之權猶在天子東遷而後王政不行三監亦不復設矣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教制

鄭注鄉謂鄉飲酒鄉射按事為不止百工凡四民之業皆是異別謂居處即管子所云處士就閑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是也周禮司徒所掌六德六俗六行六藝十二教十二職之類名義煩複不如此為簡當

初即曆元歲月日時會于甲子是也曆元既定結斯立傳

曰履端于始序則不愆故得其初則可以為常

是日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及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皆御命曰勞酒

孔氏曰干謂之日支謂之辰郊用辛故曰日耕用亥故曰辰

皇氏謂亥者孟春日月所會之辰也按參者雜也保介農官

周頌云嗟保介是也天子所御之虞農官參雜其間故曰

參保介之御間其耒耜即指于此也孔氏曰國語耕後宰夫

陳饗王飲太宰夫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寢是燕

也國語所云饗者蓋用饗具以行燕禮而勞群臣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

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勝先定準直農乃不

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牝

孔氏曰祀山林川澤餘月牲可用牝惟此月不用若天地宗

廟之祭雖非正月亦不用也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

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戎始母變

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天道地理人紀所談者廣何獨戒于孟春宜柳氏非之然周

禮懸象觀象以示民必于歲首加之意為其所以自振起而儆

省者亦以此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愆行秋令則其民

大疫秋風暴而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

大擊首種不入

春夏而行秋冬之令者大抵失之僻急者也秋冬而行春夏

之令者大抵失之寬弛者也僻急者天亦以沴氣應之寬弛

者天亦以敗氣應之如是而已若必指某災以應某令言之

而不必驗及以天道為不足畏矣故春秋言災異不分事應

也鄭氏為之附會終不可通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以按時曆推之泰初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則春分日在奎之

末度昏斗中星相距四分而一如以昏明餘度約百度而

則昏中并十四度旦中斗十度正值弧建二星學者不知曆

有歲差欲執尚書之昂火鳥虛以推月令又執後世之曆以

難尚書遂謂古人所記中星但舉大畧不與曆法正同則此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

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祀戶者非月而祀之蓋謂春三月皆可祀戶後倣此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遠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園圍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却仲與曰肆縱也毋肆掠省刑也鄭駢肆為暴尸夫掠且戒之蓋有殺人之事何必戒其暴尸乎

是月也去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棟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於高棟之前

天子嗣續之重為社稷生民所係命非造化之所符鍾神明之所然祐者不足以負荷故天子親往以太牢祀上帝而配以先煤誠重之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扇寢廟畢脩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修閭扇脩寢廟其事小不至妨農也耕者燕人而得有廟者則責賤則合廟于寢廟神人則分寢為廟合者實也分者名也

是月也女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大祀如高煤則有太牢小祀如開冰則有鮮羔所六不用犧牲者蓋承上文言之謂祀先聖先師也用圭璧更皮幣者或用圭璧或用皮幣也文王世子九始立學若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曾子問曰凡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大祀如高煤則有太牢小祀如開冰則有鮮羔所六不用犧牲者蓋承上文言之謂祀先聖先師也用圭璧更皮幣者或用圭璧或用皮幣也文王世子九始立學若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誠告曾子問曰凡

昔用牲幣是釋奠于學者有牲可知此云釋菜而已是惟此月不用牲也此月他祀用牲于學則不用牲者教學之道以仁為主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由氣化為駕虹始見萍始生

駕者鷓也與鷓異種本單鷓鷃狀相似而鷓有斑鷓無斑鷓以卵生四時常有鷓由氣化秋後為鷓夏有冬無令人以其相似通謂之鷓鷃非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脩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寶

方氏曰必求舟而後薦鮪示親漁也先王之享親牲必親宰殺必親射兒以致其敬而已求舟薦鮪豈為過哉按王鮪即今之鱈魚大而美味故特薦之魯隱公矢魚于棠春秋以訊其不以薦而漁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
利隄防道遠濤濱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罾羅網畢翳餘
獸之藥毋出九門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者蓋一日之事此禁田獵者則一
月之事也賡獸之藥不過以食誘而致之非毒也因其中以
所嗜故謂之樂如謂毒藥則周禮大司馬人禁毒矢乃謂四時豈
止季春而已九門不過謂九重之門大司馬人禁毒矢乃謂四時豈
門而備舉宮門不遇謂九重之門大司馬人禁毒矢乃謂四時豈
然十二門之制僅見于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
門大抵東西南三方如其門數北則無有也周禮司門下士
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蓋尊者在中門而總監甲者分司
旁八門也明矣鄭氏以為十二門者據漢制而言非周制也
唐六典京城門制六無北而三門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篋
筐

鳴鳩鵲鳩也即今之山鵲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戴勝即今
之白頭鳥也謂之戴勝者即今之織線所以制絲而開閭
之者說文綜與紐皆曰紐也勝說文作滕云持絲者是勝
者紐之幹也方注紐紐為勝說文作滕云持絲者是勝
勝之言白蓋因紐而取義若婦人首飾取象于勝義不因此
故為華勝與此不同曲以布蠶植以架曲蓬篋則以盛桑葉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
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

因春和而理工因理工而嚴悖時淫巧之戒耳非曰舍此遠
可以無戒也固哉柳氏之言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按周禮大司馬
之職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其效甚大故
天子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粟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吳氏曰難者聚處戲劇以為樂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
天地之毒氣也按人之中寒者至春而發故季冬既難于此
又難攘穰通磔攘蓋即祭法泰厲之祀與畢春氣者除厲氣
使春氣畢遠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
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
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籩
茶先肺

螻蟴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非菘菜也菘菜亦有王瓜之名而菘強
有刺其種不同

天子居明堂左个東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鷄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春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常典也祭純曰於神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順陰義也此為祭而行賞

非常典也舉其大義則實以順陽刑以順陰揆其微義則刑
服又以名而順陽四邑又以實而順陰各有取義不可執一
故行之而不失其類則迎氣之日秋冬亦可以實鄭氏以祭
政令之言疑封諸侯之非夏令過英月令之所舉者常典耳凡
有常期則必以順時為貴至于事之不可拘者未嘗禁其通
交以宜民也如布德行惠春令也而孟子稱省飲之助選士
厲兵秋令也而小雅美六月之師是固益行而不悖矣鄭氏
欲執一以概之無恆乎柳氏之言曰政必俟時而行其所廢
缺者多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繼長增高者助陽氣之上達也下三者皆傷長養之氣即是
壞墮

是月也天子始締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

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吳氏曰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司徒
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昆嘗麥

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聚樂必于孟夏者蓄鮮之時藥之可採者多也純陽之時亦
有伏陰故靡草死麥秋至祭統云草艾則萎雖言立秋以後
然觀于一物之枯不害衆苑則知一事之成不害衆德薄刑
小罪久繫而未斷決者于此時斷決而出之刑也正所以為
仁也此聖王之順天時者無微不至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祭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

廟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

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

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

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鷓鴣鳴反舌無聲

鷓鴣今之苦鳥鳴于初夏此云仲夏者初夏未盡鳴也孔疏
云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曰反舌或以為
蝦蟇舌反向內然蝦蟇五月得水連當聒人耳何反無聲疏
已明辨之矣集說何未之悉耶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鷄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俊集韻一音嚴庸人之敬也是壯佼者強勇輕捷之人養之
以為武備也或云當在舉長大之下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均琴瑟管蕭執于戚戈羽調箏笙箏

箏歸鐘磬祝敎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方氏曰草木金石之音質而一故修飾之而已絲竹之音文
而雜則必均調之鄭氏曰為將大雩而習樂也按左傳曰放
誓而郊龍見而雨說者謂故誓為二月龍見為四月與此不
合非也古曆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故孟春曰蟄
始振仲春曰始雨水是啟蟄而郊也謂仲夏也仲夏昏亢
中則蒼龍七宿皆見是龍見而雩也謂仲夏也

乃命百縣雲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說文云周制王歲千里分為百縣有百縣之有四郡致之周札四甸
為縣與此不合月令周札皆以世之言未周札四甸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命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

夏小正五月故灌藍麥啟者別也灌者叢生也崔寔月令曰五月可刈藍蓋一歲三月刈以五月為始此云母刈者有為言之齊民要術曰刈藍浸汁者石灰急拌之澄去水候如粥即成矣今之練浣氏凍帛清灰而盡之盡暴諸日夜宿諸灰者所以供練浣氏凍帛清灰而盡之盡暴諸灰者所以供練浣氏凍帛清灰而盡之盡暴諸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挺者直也舒也吳語王安挺志亦同此義挺重囚者解其桎梏使身舒舒又益其食使神氣不憊如此則可以禦澤暑寬恤之仁不以重罪而廢也

游北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諫止屏色母或進薄滋味母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陰陽相過故進者未能即進欲退者未能即退故曰爭長至短至皆然故復卦之象有出入反覆之義方氏曰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至萬物向死故死之理于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潔誠退聽以待其定仲冬齊戒不言母諫者寒為靜暑為諫故於此特戒之吾心正而氣亦正吾氣正而天地之氣亦正矣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史武帝紀至中山晏溫注云三輔謂日出清齊曰晏是晏陰者陰氣初起尚未盛陽之氣夫陰之為氣助陽以成物者也

故坊之傳曰天地相過品物咸章人以害氣感之而陰乃顯進其所成者旋為其所敗矣養之以清靜寧一則消息自循其候其初既順其率不競是長陰之所成于此而定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是月也母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山陵升山陵可以康臺樹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黃鍾宮在子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徵在丑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商在寅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羽在卯今林鍾在承家而女子出嫁也餘者倣此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興賜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周札數人秋獻龜魚龜人取龜用秋時今以季夏者先期命之也鼈皮可以為鼓鼈肉可以為羹故皆曰取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

為民祈福

札器曰祭祀不析言不為已析也馬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則所為祭祀者豈私福哉為民力之普存也惟以為民祈福而已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母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元

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

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土氣蒸鬱則為溽暑大雨以之行水潦即以之盛孔氏以為六月建未值井主水非也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而蓋以月離占之木間以月建為占也鄭氏曰故稼菜地先種其草燒之水漬根爛則地美可稼也雜人掌殺草職曰如故其化也則以水火炎之

季夏行春令則國實鮮落國多風欽民乃遷徙行秋令則止限

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厲隼蚤鷩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保稌

土寄旺于四季獨舉之于季夏者四時之氣承以所生獨負秋之間承以所克有土以間之而相克者六轉而相生矣上

之功于此為者故特舉之人為保蟲之長見于犬戴札及家語說龍不經而集說性之何也保屬羽毛鱗介皆有仍以四靈各為之長如改工記所言保屬特其一耳鄭氏以為虎豹之屬據考工為說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為子律以之配中央者陽氣雖始于子實本乎中故太古擬易以中首當復卦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信無不在乎中此造化之妙理也養生家亦能知之故參同契曰三物一家都歸戊己舍元虛危播精于子犹此義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郊牲牲云在家主中霤而對主柱是柱神即中霤神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旂黃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圖以閼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戕

徐氏曰行戕即謂殺鳥鷹祭鳥而行戕與射祭獸而戮禽同此言時候不言政事集說非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簋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後復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圖圍具桎梏禁止刑慎罪刑務搏執
命理膳傷察劇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
始肅不可以贏

吳氏曰止在而曰禁則非慢令也罪邪而曰慎則非濫刑也
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必端平愛人之仁也大樂以義為主而
仁行乎其間耳按贏者放縱之意言凡事當順時而收歛也

是月也農乃登枝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坊
謹墜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却氏曰季春修隄防母有障塞順陽氣之舒也此完隄謹
墜塞順陰氣之歛也按素問大暑之後六十日濕土之氣所
治孟秋暑枕未退則濕熱之蒸鬱亦為水潦于單星何與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嘗祭而出田邑正謂秋不可封而有功德者賞或不可緩則
因嘗祭而特行恩典非謂出田邑必於嘗祭之時也此云母
以封母以割地言其常禮如此非謂必不可交通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未行春令則其國
乃旱陽氣後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
瘡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雁來去鳥歸群鳥養羞

疾風謂之盲風以其中人能損人目也鴻雁飛者先至而
即去故但曰來雁飛者後至而稍留則曰來賓鄭注凡鳥隨

陰陽者不以中為居故季秋鴻雁曰來賓此月身鳥曰群夏
小正丹鳥蓋白鳥蓋者進也蓋食也凡事留者進者曰養
故曰養羞丹鳥蓋火也白鳥蚊蚋也舉其微者而大者愈可
知故云羣鳥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方氏曰授則特授之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礼重非庶人之
老可預故惟于糜粥言行郊特牲飲養陽氣食養陰氣周礼
春饗孤于秋食者老其義一也故于秋言之然燕言飲食者
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為主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為主尔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
必循其故冠帶常有常

却仲與曰文繡謂刺繡有文彩此說是也鄭康成訓文為畫
謂衣服畫衣繡裳恐未然而尚書作會宗奏謂畫器也詳讀書

畧記小雅都人士之詩序曰刺衣服無常也古長民者衣服
不載從常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梳枉梳不當反受其殃
前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申命之飲恤之至也刑有五而曰
百者據罪言之也反受其殃者謂反加以枉梳之罪也舊謂
受天殃迂矣非君之所以戒臣也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
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皆當上帝其饗

全具謂無損也色純曰犧既曰犧牲色之不雜不必言矣
大謂太牢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滿栗
宗廟之牛角握之屬前此季夏養牲蓋謂季秋饗帝及嘗春
之必三月也此云上帝其饗則所養者必郊祀之牲在祭三
月正值仲冬是宜有郊祀而不言殆缺文耶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夏之暑冬之寒其氣皆足以傷人而致疾疫故雖以除之盛
陽之氣非天子不能除此獨言天子謂天子親臨視之也
即今蓋麻其實名者謂天子親臨視之也
黃是也又石直幽風九月叔苴是也實中之仁可以供食今
人鮮食之用以入藥而已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窬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務蓄荼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菜不足以代穀而為佐食所必需故畜之詩曰我有旨蓄以禦冬王者之政乃同婦子之織蕭所謂克勤小物其慶民者類如此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

涸

素問秋分之後六十日燥金之氣所治故水始涸于仲秋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者涸之極也此則涸之始也正与雨畢時相近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

是月也易闕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張氏曰易治也治闕市以來商旅使居貨者藏于廛行貨者出于途也

凡舉大事毋違大教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天之教陽常統陰常之與上功舉兵衆皆陰事也宜者不宜煩順時者順其收斂刑殺之時也因其類者因收斂而與上功因刑殺而舉兵衆也慎者不傷財不害民也舊說燕慶賞言之不得專為此月之令矣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

先肝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來賓之義見前獺之取魚鷹之取鳥豺之取獸皆陳之而未即食古人以為祭也禽蓋指獸之小者曲禮疏云禽者擒也言力小可擒也戮者殺即食之而不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歲帝籍之收於神倉祗

敬必飭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風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高氏曰古者于霜降工亦有兩不休若弓人冬相幹寒其體之類是也此亦言其大致然爾幽風以十月入室此以九月上先期而命之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此月大饗即明堂之祀也郊以天事之用特牲明堂以神事之用太牢故犧牲告備周頌云我將我享惟羊惟牛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此周制也諸侯之遠者或數千里不先期頒朔則不能偏反
故合諸侯在于九月說者以為秦制誤矣不常以十月為歲
首乎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
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摯扑北面誓之

周禮大司徒施十二教八曰以摯教摯即教軍旅也志之事
也小司馬之職小軍旅也治其政令此摯也摯蓋小司徒
也大司馬之職文有春蒐夏苗此不言者其意在振旅以就農
事委舍以禦苗害非田獵所以得軍旅之方氏曰戎器必以
五者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軍旅之方氏曰戎器必以
政以養為主李秋之班馬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駟也班
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群臣御者七駟也載旌旆則司馬之
于九旗以常為之者始於太常終于旒以羽為之者始於旒終
于旌故言旌旆則它可知

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四方之祭有三曲禮所云天子祭四方此四郊迎氣之祭也
一曰大司馬所云以編辜祭四方即九門之磔攘及歲終之蜡祭
也此因獵而祭命之主祠則小宗伯之禮獸于郊耳而季秋
與仲冬不同月令所載蓋恭以後世之安禮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螿蟊咸俯在內皆謹其戶乃趣

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供養亦謂養人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之類先王之祿人養
人必無有不當不宜然以浩蕩之恩被于天下莫無一二冒
濫當于此時審核而收停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嚴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
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饒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

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去堂左个乘去路駕鐵驪載去旂衣黑衣服去玉食黍
與醜其器闕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

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
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賞賜之典春夏所行乃行之于孟冬者以仲秋舉大事則此
時必有死事者矣賞之恤之即于此時不可稍緩以孤義士
之心也

是月也命太史彙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
蔽

周禮龜人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故上春彙龜嘗之于攻之
初也此于孟冬彙之于取之初也凡彙器必于其初嘗之
可以類推阿黨即呂刑之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皆是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
塞而成冬

命百官謹蓋歲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飲坏城郭戒門閭修
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坏城郭四事所以謹在國之蓋歲也固封疆五事所以謹在野之蓋歲也故于此月言之防之于大或失之于細故終于管籥俟徑焉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毋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霜降工休器皆成矣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李春已命之誰敢復作先王惟破嗜欲未淨左右或窺其隱微而中之故必中命于陳器時也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言大飲以鄭注房烝之說為正若烝則祭為主不得先言大飲矣此月之祭鄭注以為烝祭孔疏云烝祭其為烝蠟獻以息老物此亦先祭衆神後乃祭農休息其為烝祭可知大蜡者索萬物而饗之也宗即祭法之六蜡詳即特牲此不言八蜡者非周制也天宗即祭法之六宗皆五祀既與門閭分必非戶室門行之類荀子曰五祀軌者百祀侍西房則宗廟之祭亦有稱五祀者左傳家語以句芒祝融等五神為五祀則祭而享之也或疑而所祭各異此之五祀蓋謂五神而五神則聚而享之也或疑而所祭各異此之五祀蓋謂五土神而五神則聚而享之也或疑而所祭各異此之五祀蓋謂五土神而五神則聚而享之也或疑而所祭各異此之五祀蓋謂五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衛澤有虞皆為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真以時入之頌其餘于萬民則豈則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地土地

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去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水益壯地始圻鶉旦不鳴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東去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羸其器闕以卷

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

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

以喪命之曰暢月

邾氏曰死事葬事也十月陰極可作土事此月陽生故不可作春以順時之歲也十月陰極可作土事此月陽生故不可作春秋傳所云水昏正而日陰極也按周禮仲冬發室屋於此言母起大衆者謂起大衆以發室屋也若曰母發室屋於此起大衆耳蓋發室屋或於秋未泄地氣也若曰母發室屋於此地氣不能無泄矣呂氏春秋但泄地氣也若曰母發室屋於此而閉發蓋指起大衆而言也且泄地氣也若曰母發室屋於此是起大衆明指起大衆而言也且泄地氣也若曰母發室屋於此潤而大浸淫也陽之初氣一傷則陰邪乘之為沴故民多疾疫而天一陽初動順而養之此萬物暢達之機故命之曰暢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周禮宮伯掌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又臨之以小宰內宰統之以冢宰不啻嚴矣何事于奄尹然深宮之中非奄尹不能親歷而詳喻之也故寺人亦掌內人之禁令

乃命大酋林稻必齊翅孽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

此即周禮酒正之事謂之大酋者猶司馬之稱圻父司徒之稱農父也鄭注曰酒熟曰首說文曰釋酒也蓋重釀之酒貴其醇釀故取以名官翅以麥為之藥以米為之說文云米芽也說命篇稷從米為正熾者炊米也火齊為溫養之使寒熱得中不但言蒸煮之事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農有不收穡積聚者為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教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于孟冬曰命水虞漁師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于仲冬曰有能取者野虞教道之則又非徒禁其侵削而已先王憐愛民之意周禮之所未詳月令能道之其非秦人所自作明矣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

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蕩者未定之意一陽初動此萬物係命之原而其要存乎人主之一心一心之動靜即一身之散肆即萬物消長之介故天地之陽復在一時而聖人則時有陽復之理所謂慎獨是也特于短至見之見聖人之與天地合其德耳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園

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廷謂門內外開曠之地塗者塗土以填其地之四陷門謂各家之門閭謂二十五家之巷門塗者謂填垣以窒其門之罅隙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

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竭民多

疥癩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辰中共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

祭先腎

鴈北鄉鵲始巢雉雞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去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羸其器闕以奄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寒氣之傷人尤甚故大難旁磔蓋祀四方之厲也出土牛者時將立春土乃脈發故為土畜以行之所以迎和氣而送寒氣也送寒氣與春氣不同畢者達之送者除之也夫變理陰陽必在政事之設必不在此蓋古者之習俗而先王與民同樂重違其情凡事之無害于義而或可以佐變理之萬一者則順從而鼓舞之六所以導和而祛淫也仲秋之月嚴百刑舉大事故胃昂之間名其星曰積尸孟冬之月當空丘壠仲冬之月飭死事故虛危之間名其星曰墳墓人之害氣或足以干星象而為災則有之謂星氣能為厲鬼已屬不經又謂土牛可以制水尤說也

征鳥厲疾

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于此上下文不合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山川即前之大川名源帝之大臣即前之五祀天之神祇即前之天宗已祭而此又祭故曰畢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敬所尊也故孔子侍食于君、祭先飯若人子之于親惟食之異于常者則嘗之如粟之先嘗是也事生者如此事死者可知故薦新之始皆曰嘗春薦鮪不嘗獨嘗魚于季冬者此即薦鮪之始也周頌曰潛有多魚有鱸有鮪蓋謂季冬盛寒魚乃潛伏性定而祀故以此時為特美而始薦之也

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冰以入

方氏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怨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連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方氏曰冰入為陰事之終種出為陽事之始于冰入之期告民出種終則有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新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

新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終歲且更始

夏數得天故周時雖改正朔而朝親祭享猶自夏時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亦欲行夏之時也書未成而身沒遂不見用月令之作亦遵其遺意耳周禮以建寅為正月而禮以建子為正歲月令以季冬為歲終而禮以孟冬為臘蓋三正並行自古然矣甘誓篇曰怠棄三正是其証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

待來歲之宜

得其道而不可安者日月之行也得其道以安而不可安者論其安以酌時宜可見月令一書如畫家粉本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彼強今以從古與棄古而徇今者皆本之深思耳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

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之諸侯先王亦天下之共主也而止命之同姓者此周道尚親之典則然諸侯皆有助祭此則不待命者詩曰於薦廣牡是也至于山林名川之祀則歲內之臣民共之而已下言天下九州者因皇天上帝社稷而連言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

廟山林名川之祀

吳氏曰此摠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共亦皆出于民力也按畢命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又曰無不咸獻其力暑雨祈寒獨不恤民之怨咨乎蓋以此時命之非必以此時共之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殍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凶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

消釋

讀禮記畧記

不朝成說原流畧記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蓋等不升堂命毋哭

禱者副也副將謂之禱將天子之服衾衣象天為上龍衾為

之副諸侯之服各以其降一等者為副服周禮諸侯出封

皆加一等是出服九命七命之服八命六命之服也

故朝于天子曰禱冕此大祝也天子之大祝以大夫為之服

以四命當用亦冕而喪事不敢盡飾降用去冕耳舊說祭以

哀冕以下謂之禱冕而以大裘為上其說未安且大裘非四

時之常服豈得以為上服乎周禮有必不可信者此類是也

荀子曰大夫禱冕疑也謂諸侯入仕于王者非祭言之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禱冕少

師奉子以哀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于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

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

告于五祀山川

三日見母乃太遠然君薨無子人心危疑奸雄窺伺故汲
為以世子見殯成其執喪之禮示天下以有主也若已葬而
幸無事則人心已定可緩則緩之矣此三日三月所以不
內則也三月是三月者其常也三日者其變也祝史徧告
宗廟之祀也說見月令

曾子曰問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

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徐氏曰三日與三月異則哭踊袒襲升降自西階之禮必

不同其他則無不同也

孔子曰諸侯遠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令祝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

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

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而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

出及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

入

方氏曰曲禮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而故事死如事生而又

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于遠天子則其

禮詳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有輕重其禮不能無隆

殺與按五官者即王制諸侯五等之臣是也道而出者說文

云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祭之于道是也若喪禮既夕

則祭之于廟中皆謂之祖無所往而祀則謂之行祭祀于宮

內其神則一而已牲幣當以原文為正諸侯告朔亦有牲豈
告行告至可無牲乎下云幣帛皮圭以告于祖禰謂所來以
出者故不及牲耳鄭注于此改為制幣及注周禮太祝引此
文不破牲字知其無確見也孔叢子曰親告用牲史告用幣
此說得之曰宗廟曰五廟則祖禰亦在其中既親告矣又使
祝史再告者親告為請命也祝史再告告行也請命者即下

命而行之事周道尚親而親而不可虛主故以帶玉請禭
命則守于公禭其禮也觀札云侯氏禭幣于禭文王世子云在
札則然非禭也如以主行必親告而奉以出今告于祖禭
而不及禭知非禭主告禭之後祝史再告又知禭主之未嘗
出也帶玉即為主矣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奠先輕而後重其
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奠不奠行奠不奠次反奠奠而
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此謂父母同期而葬特以人力寡弱不能並舉故有先有後
也自啓及奠不奠行奠不奠次反奠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
必有專主以重者為主則輕者可以不奠也奠不奠次者既
夕札葬畢主人即位踊襲如初不志遠離也今欲歸而迎父
之柩更須復來故不直奠于墓次也凡哭泣之位皆謂之哀
次此與雜記之哀次不同奠而後辭于殯謂奠而致辭于父

之殯告以將啓也舊說不真謂不真父哀次謂停車悲哀夫
既云奠先重而後輕而啓殯之時真母不真父不自為矛盾
乎且父喪在殯孝子何故不得伸哀于母此又情義之不可
通者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謂幼有子尚幼莫可代主者耳若七十無子宜立嗣不宜
娶婦矣或者尚可生子亦宜以宗事委之嗣子而攝行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使家聽命于宗子宗子則請命于其父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于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如之何孔子
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體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
至則廢如將冠于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

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
婦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舊說謂除喪不宜改冠而以天子賜服為証比擬已大不倫
微舉父沒而不可以行嘉禮上云將冠開喪者未至則庶未
凶冠必反不可廢乎曾子之問蓋謂既因喪冠則已冠矣未
及期日或可終廢否爾不言齊衰之喪者承上文而言之齊
禮不行或可終廢否爾不言齊衰之喪者承上文而言之齊
衰以下除喪不改則斬衰不必問矣孔子言冠者成人之始
其禮自不可廢惟諸侯受冕弁于天子則以君命為重不獲
改冠于家舍是則無不可改冠者即父沒除喪亦得備舉吉
冠之禮而齊衰以下益可知耳士冠禮用醮醮則賓酌酒大
三加一體醮則三加三醮醮則贊者酌醮醮則賓酌酒大
抵賓重則醮醮則三加三醮醮則贊者酌醮醮則賓酌酒大
醮庶子用醮以天子而冠諸侯則無重賓故醮之而已歸
不復改冠何醮之有舊說醮未達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
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
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

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
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士喪禮主人不親奠然必朋友者以有服之親皆助主人悲
哀不暇執事也故真必取其疏者推而上之天子諸侯大夫
皆然斬衰齊衰皆謂其臣之疏者耳喪服大夫之臣亦斬衰
然其衆臣布帶繩履則已降于齊衰矣故曰齊衰也天子諸

侯大夫之臣衆故無不足士之朋友或衆或寡故有不足舍
齊衰而取于大功以下其情可稍殺也反之謂及履執事既
說為長舊云大夫避諸侯士避大夫則諸侯何以不避天子
又以齊衰為大夫之兄弟夫士之朋友尚不足而取于大功
以下又不足而反之大夫之親兄弟能有幾人豈遠無不足
乎

曾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
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
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大
弟大功以下者

天子之喪無不斬衰諸侯國中亦然故曰不斬衰者不與大
夫齊衰者與祭則斬衰者不必言士祭不足則謂斬衰齊衰
者初喪則親者哀切而痛深故饋奠之祭親者不與既葬則
親者衰殺而情益故奠樹之祭親者為主也上章之斬衰齊
衰自指其情踈者此章自指其情親者大旨雖同析義則異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
於人

曾子而以奠祭他人問夫子而答以亦為服者亦可以曉然
矣復舉相識為問者蓋以喪服之情有至輕者或與于祭當
無碍耳孔子言莫重于宗廟已猶不祭何有于他人其言直
捷無復可疑故曾子但以除喪之後為問相識謂朋友喪服
記曰朋友皆在柩邦袒免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
禮也以擯相可也
吳氏曰酌之人情札意總功既除可與人祭齊斬則俟自行
吉祭而後與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
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
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此必有缺文免喪弗取蓋有非札而誤配者不欲成父母之
過又不欲顯父母之失故因喪而解之耳不然納幣請期夫
婦之倫已定矣三年未為曠也失時事小棄倫事大壻何為
而遽辭女何為而遽諾此已可疑不待免喪弗取矣
曾子問曰女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
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
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及於初

齊衰大功之喪不重于父母舅姑未見遽改服而哭以喪與
父母同也不復昏謂同牢饋饗之札不復補行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道

義也
思嗣親謂無父母者故下接以廟見祭禰若父母在子方以
奉養為樂何悲之有即其子有嗣親之感其父母自有承宗

之慶鳥得以子之有威遠廢父母之慶乎詩云琴瑟友之鐘
鼓之樂之又云雖無德于女式歌且舞何嘗不舉樂哉故知
此為孤子言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

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未廟見雖未成婦此身已屬其夫矣歸葬女氏恐非夫子之
言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主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

偽主以行及反歲諸祖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

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

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鄉弔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

自季康子之過也

廟有二主謂一祖而立二主也古者以遷主行周則主命後
世失禮遂取廟主以行桓公亟舉兵以廟主不可以虛故作
偽主反而歲之于廟是與原主為二矣原主有二主神將安依
故未知其為禮也喪無二孤蓋古人重宗之法然魯君為主
康子終無一拜恐非人情或者俯伏而哭庶免得之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

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古者以遷廟主行無疑矣然史記稱
武王伐商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自稱天子祭受命文王
其言與泰誓合似非無據此何以說也蓋武王以繼志之情
初為而親之禮故不以遷主行而以禘主禹革之際將去其
廟而行乎天下不嫌于虛主耳若尋常師行豈得擬于此惟
主命為可遷廟主皇氏謂新遷廟之主是也取七廟之主謂
七廟中之一主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
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
之主而歲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及其廟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
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
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歲諸

兩階之間乃出蓋責命也

吳氏曰無遷主謂若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無已遷之主
也按幣玉代主近于荒唐然祖孫之間一氣相感志之所至
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神亦至焉故以幣玉請命即以幣玉為
神主非神之必于幣玉也天下無父祖之人故聖人奉湏
之道惟曰王假有廟此致治之實理也用兵之本務也不知
者且以是為詭道夫田單之神師何嘗于軍禮之責命哉

曾子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
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
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
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違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
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
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慈母有三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此謂妾子無母父命妾之
無子者養以為子父卒齊衰三年又曰君子子為庶母之慈
己者此謂嫡子于庶母有慈養之恩而無母子之義者其服
小功內則曰國君于生擇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
母其次為保母以諸母而為慈母是即喪服所云庶母之慈
己者以可者而為慈母則傳御之屬無服者也曾子之問必

實有所指當時禮廢已久或不辨而誤行之故夫子就其事
而論之如此魯昭公年三十而喪其母齊歸乃云少喪其母
誤也鄭氏謂喪服所云慈母者如母者自言大夫士此言天
子諸侯不當為庶母服禮或當然然喪服不言大夫士何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

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而需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
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
火不以方色與兵

救日者非真救日之食也日掩其光則居其下者陰氣盛而
陽氣微故伐鼓而揚塵陳兵所以助陽收陰也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范注麾旌也五兵矛戟鉞鉞
弓矢廉信云五麾各以其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徐邈云五
兵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此說較上註
為長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
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而需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曰天子嘗掃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
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日之食不踰時宗廟異宮火亦易救惟暫停其祭俟其平復
而續行之謂之接祭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備
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
獻而已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繹繹而行事今既殯而
祭五祀者孔疏曰天地社稷去遠故為繹繹五祀去殯近
暫往即還故不為繹繹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開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

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既葬一如天子止祀五祭其祀一如
天子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
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

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少牢饋食無堂事尸祝佐食主人主婦廣獻酢皆在室至有司徹饋尸之事則在堂饋尸即釋大夫之釋在祭日小功總祭而不釋故曰室中之事而已矣所祭于死者無服謂如妻父母之兄弟姊妹已有總服而所祭之祖稱于披無服之類以此推之喪三年不祭內神而祭外神也此義也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祭札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祭札者為多此輕重之別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弟子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襟記三年之喪不弔有服則難哭禮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蓋情之所至有彼此相感而增其哀者故哭而不弔至情無文不可謂虛也所謂虛者謂無服之弔哭情不足以致感者耳至曾子之于子張又不可以服論也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其喪于張亦若喪兄弟而無服矣不弔而往哭豈為過乎

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焉

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張氏曰殷祭宗廟之盛祭也君服既除則祭親于宗廟而為其札焉可矣不必復行除喪之祭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祭禮

也非弗能勿除也惠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過時弗祭謂已終喪者喪之未舉雖小功不稅曾子猶疑之喪之已終雖父母之喪除弗除孔子以為過制喪不得過時而除豈得過時而除祭故過時不行除祭君子以為札此與上文義本相合鄭氏誤解遂不可通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何孔子曰歸居

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為新可以異日期望則君親同日既殯之後俱有殷事必先公而後私無疑但此亦言其近者若君所既遠則終喪不往可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必不奪情以為札矣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歸哭者服君服而歸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盧氏曰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而復往若臨君殯則歸哭而未殯君殯訖乃歸也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

誅必以實以賤誅貴以幼誅長則屈于勢分不能無曲由其故不可若國人之公議固札之所不禁也稱天以誅之取其無私耳天子之誅以天則諸侯之誅必以天子固也然天子之于諸侯誅矣豈能悉其生平而誅之誅之而不當不若公之誅于國人也若諸侯相誅則樂于誇詡以自為地故札禁之非謂平數之人不可誅必自上也柳下惠死其妻誅之後世

不以為非揆之情義而無不通則揆之極而亦無不合故春秋之于私誼無識詳見春秋林畧記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禘從君堯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飲則

子麇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禮記諸侯元于外至于廟門遂入遠所殯無毀垣之事以入自闕者闕為闕門即觀門也自門者門為闕門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闕蓋通于廟中者諸侯死于外喪車軌歸闕門不
容故大飲必由闕門尸人未成喪則以闕門為便考不記
曰闕門容小廟三個禮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入自闕門即
此門也如謂毀垣自闕以示變異小飲何以入門喪大記未
小飲以前亦徹席之西北非何必大飲乃示變異于君大夫
士一節專指小飲言之以未成禮也若既成禮豈得無專卑
之限乎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闕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

歸不俟子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

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

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

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奠而不

舉不歸由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宗子有罪居于他國祖宗之所祠也故祭而殺其札郝氏曰不配者有揖主無揖主婦也舊謂解稱皇祖某不言以某祀配殊屬無謂抑敬宗者所以專祖、考之祭以庶子代而貶其股薦之禮以遠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于祖考矣此札之可疑者也惟稱名不言孝為得之徐氏曰奠而不舉即不旅之事而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于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

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

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饗必

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有朝踐之禮以報氣有饋熟之禮以報魄因而推報氣之意則有厭推報魄之意則有尸必以同姓者氣類相通也蓋

孝子之情無所不用其極是之謂倫禮情不出于孝子禮自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

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

家當首之內尊于東房是謂厭陽

郝氏曰厭遠殤于陰反諸幽求神之義也當室之白則後人

之宜半畧之義云爾喪服小記曰殤與無後者祔祖祔食此
云殤不祔祭蓋殤主國祔于庶祭實不得合于祖不祔祭即
不謂不祔禮也

書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及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

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暴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之喪

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疏

惠吾聞諸老聃云

日食有常數何待遇變而議札豈當時日官不以日食之變預布中外耶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此使之

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吾嘗問之

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

之謂也

為君使則所寓者必公館豈有館于私者此曾子之所疑也夫子獨以卿大夫之家為私館蓋謂人臣越國而私交者如春秋公子友之葬原仲公子結之勝陳婦皆假君命以行也此札之所不許故其卒也喪札有所不備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灑故也今墓遠則

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火佚有子而死于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

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

待事待君之易人也但云出舍而待其不入廟可知舊說謂待祭畢非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初有司謂初既受職則有司勢不得避也木殯木葬之前君自不使不必致事既殯既葬而後始有君命故預致之公羊傳曰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蓋言金革之事既有君命禮不可辭必先致事焉可耳古之仕者終身有命不可不致事不得更代也

弁而加旒為冕故曰弁冕

經 95-331

讀禮記畧記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暨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暨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方氏曰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或盥漱沐與而朝今鷄初鳴而至寢門是朝之時猶未沐與也

其有不合者則內暨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慮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陳氏曰于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于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憂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

王世子之道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
與於之事殊屬不經竹書紀年武王年止五十四史記武王伐紂之後謂周公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以成王唐叔之年推之竹書史記為近于事理九十三之說亦未足信武王崩成王居喪周公為冢宰而得政及管蔡啓冢周公避居後啓金縢復委以政後人遂謂周公踐阼誣周公甚矣成王年十三即位流言之作尚未免喪嗣是而周公居東二年又東征三年而歸成王年且二十矣所云成王幼不能蒞阼者當在何時此真夢語耳抗世子法于伯禽非為世子之道而云或有之然在諒陰之中則居喪之禮無非為世子之道而云以為文王之為世子也宜接句有二日而間言武王之為世子一如文王之為世子也文王謂武王曰以下皆後人竄入緯書釋乘故文義不屬刪之可也

凡學世子及覺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

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戈與戚不同干戚之舞謂之大武教于大樂正者也于戈之舞則周札樂師所云教園子小舞者也小樂正蓋即樂師大司樂為大樂正樂正為小樂正羽籥即周札籥師所云教園子舞羽吹籥者也籥非執之以舞蓋吹之以籥舞也小舞所執皆止一器或以干或以戈搖謂之干舞或以羽謂之羽舞其所吹以籥者皆以籥不獨羽舞為然故籥師亦學戈南者即周南召南小雅云以雅以南是也蓋舞之曲名鼓之音者即與之相應故曰鼓南左傳云舞象箭籥者即以南籥以其吹籥而舞謂之南籥其為文王之樂甚明鄭氏以為南夷之樂此謬說也先王不廢南夷之樂以示廣大事或有之豈以之教世子學士乎周立四代之樂詳見王制篇上庠即東序也有書在焉故大司成之論說與小樂正之詔言言公

語皆在于東序也長樂陳氏曰言樂舞不及聲者德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也故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于舞之舞之足之蹈之却氏曰教分四時非局定之謂學于戈羽箭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故王制云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不盡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教

于戈之舞為小舞故小樂正教之于戚之舞為萬舞故大樂正教之語說者合語之禮自祭與養老以及飲射諸事皆有之其不一故酒誥說命也者言者乞言之禮惟養老一事故教令之而已授教者謂合語之條說乞言之教令其篇帝煩簡之教皆裁自大樂正以授之小樂正也重提大樂正語自而哉舊解殊朦混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可以問

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後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之官蓋三公三孤以時進學坐而論道以化成天下故謂之司成若成均之學政則大司成掌之太司成無與也位高德重故侍坐者之禮甚恭雖世子猶然後之太傅少傅是已新安王氏謂即周札之大司樂者非也大司樂止中大夫昇豈得稱父師乎父師司成而已豈有大于父師者而稱大乎論說謂論說詩書禮樂之義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張氏曰春官當作春夏學之誤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行事謂始立學之事若露器之類是也曾子問凡告用牲幣杜撰宗廟山川皆然則先聖先師之祭亦有牲幣可知及行

事必行幣者謂若露器之事不可以屢告必以釋奠之幣陳于其前如出行而載幣玉所以貴命之意舊謂行事為行釋奠之事此語不已贅乎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月令仲春習舞季春大合樂天子皆親往視故大合樂為人君視學之時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欵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之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

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郊學即鄉學也此即王制所謂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是也曲藝皆誓之謂有一藝者皆戒之以德以事以言有教無類也三者即德事言三者以其序者以漸而進不躐等也謂之郊人未得稱秀士也遠之於成均為句取爵于上尊者廣與之燕也言其始也

未見其賢才但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使企慕而不可及乃激昂奮勵而起以及于賓興也周札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廣之鄭氏謂以鄉飲酒之禮是也鄉飲酒禮堂上有尊尊間有篚以奠爵此賓主獻酢之爵非旅酬之爵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宿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

前云行事必以幣興器在其中矣此特承前而言故曰既興器用幣也釋菜告器成也不用牲幣曰釋菜周禮樂相祭于替宗蓋後祀于先聖也則先聖先師之祭皆在替宗故退饋于東序替宗在學之右東序在學之左於一學也無介無語學制草初未暇備禮也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方氏曰先王教人豈能責以無心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壞
而已真氏曰二者薰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天
真盎然而已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之也

真氏曰太傅審示以身教也少傅審喻以言教也二者蓋互
相發教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慎其身而歸諸
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按師保即周禮之師氏保氏教國子
以德養國子以道者非太傅少傅之比決疑之臣謂之疑捕
治亂之臣謂之亂臣也疏引尚書大傳曰有問而無以對責
之疑今或作疑非是四輔三公虞夏商周官名不一故舉其
大槩而言不得指何者為四輔何者為三公也

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者成德之稱德至于成乃可稱德故曰君子曰德、至
于成則無所不成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學為君子者即所以
學為君故曰君之謂也此下當接以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
也上下文義方應周公攝政一段語皆冗複其為後人竄入
無疑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柞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

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
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
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詐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
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
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謂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也故學之為父
子為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
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
也

尚書箕子稱父師則父師者蓋高之官名一人元良萬國以
貞也見于太甲篇則此四語蓋商人之語也周即其語以
名官而以太傅少傅為之

周公踐阼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

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庶子即夏官諸子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公族子弟亦在其中
然周礼王祗燕朝則正位者太僕也此屬諸子則天子與諸
侯不同諸子侯太僕蓋以諸子燕之與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

人授事以爵以官

以爵如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以官如司徒奉牛
司寇奉犬太宰贊牲事宗伯省牲鑊之類

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

獻登爵即登饌之事特牲饋食礼云主人洗爵酌饌以
洗爵酌主人主人拜受也祭統云尸謂君與卿四人饌是登
饌者君也而獻受爵則使嗣子代之以明繼體也鄭氏誤解
儀礼因以受爵為舉奠也則南之奠尸顛倒經文誤益甚矣特牲
嗣舉奠謂嗣尸而舉奠也則南之奠尸顛倒經文誤益甚矣特牲
舉奠也嗣舉之則嗣子為舉奠也則南之奠尸顛倒經文誤益甚矣特牲
于賓者也如嗣子為舉奠也則南之奠尸顛倒經文誤益甚矣特牲
乎曲礼父在不為尸又何疑于饌詳見特牲礼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內朝之礼前已言之何必再申庶子所治者蓋謂士大夫庶
居之礼不以公事聚會者則主于親亦如公家內朝之礼
也若有公事而聚會則主于貴如外朝之礼矣周礼亦正
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也公事也故三命不齒或云此錯
簡當在有貴者以齒之下然下文皆庶子所治又與此相連
不可析

其公大事則以其表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

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燕必有賓所以明有敬也敬者所以防酒禍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櫛公若有出疆之政則子以公族之無事者

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曾子問篇師行無遷主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櫛而奉以行
此云公櫛蓋謂櫛主之命即幣玉是也周道尚親故其出也
告于祖櫛而不及桃是不以遷主行可知也告于祖櫛亦未
嘗奉主以出故曰七廟無虛主則告焉而以幣玉請命又可
知也其于祖也或告或不告櫛則無不告者是以祖命行
而以櫛命行又可知也舊說改櫛為桃不知以遷主行者乃

古礼非周礼故親礼亦云侯氏釋幣于櫛正与此合蓋皆誤
即貴宮下宮貴室下室猶禮弓之言大寢小寢大祖小祖皆
謂廟也統言之為宮主所在為室故下文但言貴室下室不
及貴宮下宮此可証已鄭氏以公寢為貴室而親廟為下宮
于辭未順山陰陸氏謂貴宮貴室若魯公世室下宮下室若
群公廟是已東萊呂氏亦曰宮室皆以廟言周礼守宮中者
自有餘于師氏之屬無容族人守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舍皆

有正焉

承即左傳子產爭承之承謂以次相承而進舍也賵賻可以
旅進舍必以次故獨曰承舍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刺亦告于甸人公族

無官刑

長樂陳氏曰不忍與衆棄之而必于甸人亦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不以私滅公而後宗廟可得而事也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狂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及命于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公之三宥將使有司盡心求其可宥之路也致刑而又追之惟恐其未盡心也有司三曰在辟求所以寬之而不得也不對走出春秋傳云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若不問可否直曰宥之使有司不得其人必至于廢法苟者為令有司毋有所徇則三宥徒虛文耳聖人豈為之哉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天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君臣之誼公族與異姓一體故曰異姓登饌受爵所以敬其傳付祖宗德澤之意故曰尊祖人有疾病則呼父也此守于公禰之意故曰孝愛之深君者百世之大宗故宗室尊而君臣之道著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公族之刑次于庶子官治之後以明先教而後刑也衆皆鄉方而犹有不帥教者斯不得已而刑之耳或以此即為錯簡非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即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存事及命始之養也東序釋奠於先老遠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先聖先師祀于瞽宗先老不祀于學特因事而祀之故養老在東序則祀先老而在東序三老三人以象三公五更五人以象五諸侯然惟其人不惟其備雖一人可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

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墨子曰武王因文王之樂又自作樂名之曰象是文王武王之樂皆名象也象者取管以即舞之曲也文王之樂其曲名象其舞亦名象武王之樂其曲名象其舞則名大武至于升歌之詩不係于舞清廟自屬文王管象自屬武王也歌與重于清廟舞莫重于武宿夜故歌清廟而舞大武也合衆以事謂先王功德之事達神與德當以前說為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詳上下文表亦當指樂舞言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繼以崇天子亦可以得君臣貴賤之分周公左是舞終之事也故有司告以樂闋天子嚴視學視學必遠東序而養老是時諸侯常在者大朝之嚴則有五服諸侯非是則畿內諸侯而已養老有三推養國老之禮天子嚴一舉行他時視學而養老則庶老及死政者之老其禮簡畧委之有司可也養幼之禮亦然周禮外饗酒正遺人猶人皆有養者老孤子之文蓋一時而五舉之故其職不分節特牲曰春饗孫子秋食者老者以飲養陽氣故以饗孤為主食養陰氣故以食老為主耳非有異也然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康庠則養孤之禮必于康庠矣以言養老幼于東序者諸侯之禮也諸侯無國學鄉學之分故總行于東序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

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

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

念終始典於學

後世好名之君亦能行孝弟之禮而不務于立誠雖或行之始未嘗不肅敬而後稍怠慢也故舉事在于立誠而立誠在于典學念終始者誠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即則內豎以告世

于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寡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後人因文武所行而裁酌之以為世子之禮使中人可企而及也

讀禮記畧記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遠也而有志焉

蜡者大索萬物而饗之國人助祭相與飲酒為樂故得有賓雜記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與焉者亦眾矣其有齒有位者則為賓也此即在蜡之日與正厲民飲酒于序者不同若飲酒于序則魯學在郊不得遊于觀也鄭氏以蜡祭亦臘先祖此為助祭宗廟之賓恐未必然蔣氏曰古者蜡之為禮其重農力本之意見于祈祝禳穡之間勞未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也今也世偽寢起實意不存聖人因蜡而發嘆傷古札之不復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歲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子為公即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義選賢與能即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之義託者因下即誅文遠以此為神讓之事而聖人格言竟為學老莊者之口實矣大道之行即為三代盛時前之分言之者言既不得生當其世又不能遠法其人耳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其義以考其信者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此即萬章至禹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之說其非仲尼之言明甚家語大人世及作大夫世及蓋言世卿也禮義以為紀以下十一句及是謂小康一句家語皆無之禹湯文武直接城郭句由此其選蓋言大同之世遷善而不知誰為至子大道既隱而後見六君子之不可及也文義較順當從家語為正在位者其義八句家語作禮之所與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在位謂公卿大夫不義之富貴皆以為不祥也其此義亦較勝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殺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止也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即雖皇降衷雖后絜獻之義本于天亦謂此也有物有財故曰本天萬物散殊而札制行焉故曰殺地殺者分布也餘物不遺誠之不可掩也故曰列于鬼神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為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觀于坤乾以陰陽之變化而得升降往來之禮。觀于夏時以
啓閉之次第而得動靜先後之禮。此文之所不備而意之所
可通也。故聖人樂觀之。坤乾以變化言。故曰。夏時以次第
言。故曰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飲。黃耆而土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
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歲也。魄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
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升屋而號。飯腥。苴孰。皆承上而言。古者喪祭之禮。天望地歲。
乃言後世。腥即下腥。其祖之體。孰即下孰。其殺之孰。飯腥者。
飯舍而薦腥。如士喪。札小飲之。是也。苴孰者。薦孰而藉以
茅。如士虞。札祭膚于苴。是也。蓋獻爛也。升屋而號者。不忍致
死之飯腥。苴孰者。不敢致生之也。天望者。燔燎壇。見以蕭
光望天。而報諸陽也。地歲者。窺窺窺。以實見。間歲地。而報
諸陰也。林魄則降。陰為野土。故有地歲之禮。由于飯腥。苴孰
之初意也。知氣在上。祭為昭。明。高。故有天望之禮。由于升
屋而號之初意也。由此推之。兵以死道事之。而非首。亦不敢
致生之也。飲以生道事之。而南鄉。亦不忍致死之也。故曰。皆
從其初。舊解支離。文義不貫。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
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
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
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
上帝皆從其朔。

因巢窟而為宮室之類。因毛血而為醴酪之類。因羽皮而為
布帛之類。所謂從其朔也。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梁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鬯
俎。列其琴瑟。管磬。鼓鐘。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祜。

坊記曰。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不淫即
後期之義。蓋抑嗜欲而崇淡泊也。醢酒見鄒特牲。上神蓋謂
神。祭之初。祖以其遠。邈難即。故尊而異之。曰。上神。承天之祜。
即福者。備也。之意。言無所不順也。長樂陳氏曰。梁醢之案。言
其材耳。分言之。稷曰。明。梁。合言之。黍稷皆曰。梁。盛鄭氏以案
為齊。誤也。郝氏曰。君主。臣助。正。君臣也。昭穆。相承。篤。父子也。
子姓皆在。睦。兄弟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
以褻衣。其泔帛。醴醢以獻。薦其燔黍。豕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簠。釂。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上言事上帝。降上神。蓋天子之禮。此言君與夫人。則諸侯之
禮也。腥。其俎。餼。腥。之古。禮也。鄭注云。豚解而腥之。引士
喪。禮。小。奠。之。奠。載。牲。林。凡。七。是。也。孰。其。穀。餼。直。孰。之。古。禮。也。
鄭注云。餼。解。而。爛。之。疏。引。特。牲。饋。食。載。右。餼。凡。九。少。牢。饋。食。
凡。十。一。體。是。也。但。彼。皆。薦。孰。此。則。薦。燔。黍。故。下。有。合。亨。之。禮。以
此。致。之。是。腥。其。俎。者。左。右。合。薦。孰。其。穀。者。止。薦。右。餼。于。合
亨。則。又。左。右。并。薦。也。若。特。牲。少。牢。大。抵。用。右。而。已。越。席。疏。布。
祭。天。所。用。此。宗。廟。之。祭。亦。有。之。者。周。禮。司。凡。籩。文。凡。諸。侯。祭。
祀。席。蒲。筵。饋。純。席。蒲。筵。即。越。席。也。諸。侯。不。祭。天。其。為。祭。宗。廟。
之物。無。疑。寡。人。文。云。以。疏。布。中。簠。八。尊。改。之。酒。正。云。凡。祭。祀。
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則。宗。廟。之。祭。亦。有。八。尊。豈。得。謂。無。頭。
布。禮。器。為。可。恭。致。也。蔣。氏。曰。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禮。文。簡。而。

精神通至于成札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學者能究觀
聖人之意而得之想像形容則凡器物之陳即文之安皆有
深長之義存乎其間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遠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宋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
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王制諸侯亦得有禘名所云非札者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儀
文耳然較之于郊則有間矣故下止言郊而不復及禘要之
郊禘之非札皆起于後世之借若成王所賜魯公明受原與
天子有別未為非也詳見魯頌畧記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載於宗祝巫史非禮
也是謂幽國

祝嘏稱君之功德必正辭以為信非隨時而撰定之不可也
今載于宗祝巫史是沿襲舊聞以欺神明而已故曰幽國

賤等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札樂其祭而獻酢石尸則用賤等

冕弁兵革歲於私家非禮也是謂會君

黃氏曰是謂會君是罪君之見會也其臣之罪不必言已
春秋於臣逐君不書而書君出奔蓋即此意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般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周札六命賜官大夫而具官不由君賜是亂也四命受器則
大國之孤四命得有祭器矣孤亦上大夫也故王制云大夫
祭器不假蓋謂是也此以不假為非札者謂大夫三命以下
者也然曲札云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則士之有田採者
亦有祭器何况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則士之有田採者
而不備不能無所假以濟之耳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
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君子不奪人之親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曰期不
使者或者期以外有為之亦無害于禮與然有為之新
有昏者豈必期而後使為娶塗山辛壬祭甲而已過其門而
不入者八年後世不以此議奔之不慎是何可與三年之喪
五提而論也恐非夫子之言與家僕雜居是主僕同家也何
言君臣同國以蓋謂雜居于朝祭與國事是以國事為家事
矣故曰君臣同國耳然公叔文子之臣與文子同升諸公孔
子曰可以為文矣苟得其人升諸公可也為家僕而與國事
不可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此亦後世之言非先王之制度也東遷而後天子不得有天
下而又不可以稱國故曰有田而已

故天子遠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

所以治政安君也

別仁義者非徒別仁與義之各當也仁有親疎之殺義有尊
卑之等非札無以別之矣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

民弗歸也是謂疾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歲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般以降命、降

於社之謂般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

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歲身之固也

此即必有脫文吳氏作必本于天般于地以降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般地當從之五祀主日用飲食無所用其濫巧故制度出焉天地鬼神無所不在必于祭祀而降命者所以本諸身而衆著之也衆著于天地鬼神之札而不見有政事之煩所以恭己無為而天下自治此聖人歲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

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聖人因天地鬼神以降命非徒外假之也所以治其政而無不治者實有恭于天地並於鬼神之道處存者範圍不局而札之序出焉歲玩樂者歲對无妄而民之治出焉其道因應自然無所造作天生時而君順之地生財而君理之父生而君遂之師教而君遠之不競不練用之以正是以管天下而立于無過所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

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

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三明字一則字皆仍其舊言君之行百姓所共見而則微之也非察于百姓而求其治也以察為明則人無所容其過

與之以蕩平則百姓遵道而自治也是明人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則君以自治者道之以德齊之以札者也養人者每人而悅之養君以自安者平其賦稅而已事人者倒戈以授之事君以自顯者作其忠義而已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三句疑錯簡當在舍札何以治之下去詐去怒去貪即中去爭奪之意言以札用人知自消其詐勇自消其怒仁自消其貪也仁字甚淺好与者多好取以札即之不安与自不貪取矣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此錯簡國有患當在人皆愛其死之上下持以君死社稷二句交疑當作貞古安字多作彰与貞相近貞說為彰、轉為安也彰字見參同契集韻諸書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

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

哀懼愛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讓信修

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趨利避患人之情也不以利而趨不以患而避者人之義也然聖人所為義者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故義則相保而為利不義則相殘而為患義未始不合乎情此札之所為貴和而天下中國所為共由而無間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

心之大端也人歲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

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即禮而深中之君之所以治人而人之所以自治也貢氏
汝成曰欲惡大端人不能已初動之際隱于自心不可得而
見也聖人制此以治心使自省而窮之察其美惡所在以閑
邪而成存誠此禮之為用至廣大也至精微也舊說以有諸
中必形諸外言之則與不見其色之語悖或以色取仁而行
違者言之皆與美惡皆在之語悖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即左傳劉子所云天地之中者陰陽之所交也
神之所會五行之氣之所和也無偏無駁而禮出乎其中矣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

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上言人秉天地之德此言天地之德者于象數者無之非禮
也日星言大小各得山川言高下相通和而後月生者謂和

合五行之氣而後月生也以其數驗之而可知也三五者鄭
氏云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合為十五之成數是已蓋五
行者陰陽之交月以陰有而受陽光亦陰陽之交也故以五
行之氣為其氣因以五行之數為其數也獨于月詳言之者
以月之盈闕見陰陽之屈伸為禮意之最者也陳氏謂日行
循軌而後月無眇胸之失不知月之眇胸由于月行之遲疾
自有差數可改而求于日行無與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以林鐘為宮下生太簇則不得不得為半律以仲呂上生黃鐘
不復于黃鐘之本數又不得不得為變律由黃鐘而下必為定
律者四而後中呂之五音備即樂家之四清聲是也加以定
宮變徵則為變律者六矣然變律之聲與正律相應故半黃
鐘可以謂之黃鐘變律之聲不應正聲豈得仍其本律之名
乎蔡氏律呂新書有定黃鐘定太簇等律非也若別為律名

則上下相生即京房之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猶木
蓋也况四變六變而遠已乎愚以為曆有順逆律亦有順逆
中呂不復于黃鐘則逆而反于無射三其法而上下生
猶之兩其實三其法而上生也一管以六聲為正始于宮
四其實三其法而上生也一管以六聲為正始于宮終于變
宮正宮自清而濁自上而下故純宮自濁而清自下而上
應鐘之下宮即無射之上宮始洗之下宮即夾鐘之上宮南
呂之下宮即夷則之上宮太簇洗之下宮即大呂之上宮管
之名十者二其實則七而已正如易卦之名有六十四其實
則三而已十六也國語伶州鳩言周用七律而以黃鐘太簇
為下宮夷則無射為上宮是十二律之變已全歸于七律之
中明矣豈棄餘律而不用止用其七以應鶉駝之七列哉別
有圖說此不詳載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六和謂醴醢之屬六章即日星辰山龍華蟲是也言衣故
不及粟月令衣食止分四時此分十二月者時有寒暑之差
則縉有厚薄之等味亦有損益之漸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于復見天地之心是天地以萬物為心也狹歸之人者人能
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五行之端者渾全之氣存乎兩間而見
其端于人也其端之見以味聲色驗之也前言言德言秀氣指
其終也此言心言端指其用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
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

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
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
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

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
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
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蔡備準則也國語曰貪無藝左傳曰樹之藝極皆是也鬼神
為徒則誠敬自持故有守五行為須循環而相生故可復四
靈為畜則無昆蟲之災無故孽之疾故飲食有由下復備言
太和之象以見聖人之札故其功化若此之隆也不滄不獮
不狘與人情不失摠言物情之效順也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
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惠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
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
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而後
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備鬼神者山川有助與作之功故備禮以報之本事者五祀
主日用飲食故祀之以為凡事之本巫史卜筮瞽侑皆守其
職以交于神明者故使之周旋于前後左右常若神則臨之
在上自然心常存不敢放越其無為也辨昏冥之守而精
明之極也故曰以守至正巫史即上文之宗祝是也瞽侑皆
言其人侑言其事蓋祭祀則奏樂以侑神者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
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宗山

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歲也

百神受職即申上章定天位之意百貨極即申上章列地利
之意下做此正法則即月令云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也臨川吳氏曰孝慈服焉下脫札行于山川而報功德焉十
字今宜補入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
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此言人生而靜以上天命之禮太一猶太極也太極無極太
一不一也一而神者必兩而化為天地而有高卑之象轉
為陰陽而有動靜之端又變為四時而有條舒之節列為鬼
神而有屈伸之情無非一也無非禮也降衷于人則謂之命
言人皆受命于天若有職守而不可辭故曰其官于天也聖
人所降心曰命蓋本諸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

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聖人本天命以制禮也本于天極高明也動而之地故
廣大也列而之事備制作也交而後時適時宜也分者人有
定分藝者事有極則協分藝者酌中道也居者安也養即五
子以善養人之養人有札則安無札則危而以札安人者非
威制而勢禁也曰養之而已行之以貨力者則由里使有餘
財者禮使有餘力也貨力而後能辭讓辭讓而後一
切之札可行始于飲食極于朝聘無不舉矣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
人情之大寶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
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

人以薄

固肌膚筋骸即莊敬日強之義精神歛則形骸亦固也天道即天命之性率之而為道也七情起而天道違矣有禮以達之而七情之發皆中節而和所謂順也賓者水穴達天道以順人情如連泉源以注川流故譬諸此藥有良活則有醇醜猶札有厚薄則品有高下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吳氏曰札者其事義者其理、虛而事實故札者義之實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為札故札由義起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藝之分者事之準則各有輕重大小之分限也順者仁之用故仁為順之體義曰仁之節則義未嘗無仁、曰義之本則仁未嘗無義而或得之以強或得之以尊者得義氣多則則穀足以有執故曰強得仁氣多則元善足以長人故曰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

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達于順者仁之體全于內而順之用達于外帝皇周法天下咸被其仁如食之滋液充周于一身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各守其法在上無分表之營在下亦無意外之擾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王道之極功在于此已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達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所行者皆常事所循者皆常理故事之或大或細或深或茂或達或動無不各得其理順之至也明于順者自不至于違逆然後行之久遠而能持守其危也間猶空隙也古作間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頌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所謂大順之道也惟豐儉各得其宜貴賤各安其分所以維持放佚之情聯合傾危之隙也而聖王所以順者又不同此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皆有所不同以歸于大同也馬氏曰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同先王則順之而弗違故曰用民心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

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治其餘
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

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郝氏曰四時和五氣順天不愛其道也百物遂五穀登地不
愛其寶也孝弟行禮讓與人愛其情也按禎祥之應無益
于治而聖賢不廢其說往見于詩書蓋以和名和亦感應
自然之實理今曰以修禮達義體信達順故則知順之實不
在禎祥而在禮義信順也苟有無故之禎祥是悖也非順也
君子以為惟而已矣

讀禮記畧記

禮器

朱朝瑛菴康花畧記

禮器是故大脩大脩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
在人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
本也義理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以禮為器各造其用不相假借故大脩至于大脩而禮之為
器非拘方局曲之守故曰盛德論語曰君子不器亦大脩之
謂也郝氏曰記言合內外會道器故曰大脩盛德如竹箭有
筠松柏有心外諧而內無怨本立而用行此博約上下一貫
之旨故聖教莫大于禮顏子問仁教以復禮請事四勿故能
三月不違大脩盛德之謂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必離中庸
大學而以儀禮周禮為經則本與文裂矣學者宜熟思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
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
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
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鬼神之神不可見合人心理萬物正所以順鬼神也天時有
生地理有宜而後人官有能物曲有利不能違天地以為
能物不能違天地以為利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
者困人以其不能窮物以所不利非所以合人心理萬物即
非所以順鬼神故鬼神弗饗也山之魚鼈澤之鹿豕猶可力
致君子弗取况其他乎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巨懼則上之制禮也即矣

部氏曰定國猶建國教如千里百里七十里之類大經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大倫謂用禮隆殺之即即因其地之廣狹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克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華其猶幸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克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此皆非常之原禮所不設自聖人初行之易所謂窮則變、則通、則久也引詩而言孝者孝之為言順也聖人親命既深與時消息即禱受故伐無之非順此時之所以為大也特者遠其交順者循其常也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歲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隆殺有一定之式所謂稱也禮後惟隨宜而制所謂宜也事之小大遠均分之尊卑各得二者皆所謂稱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个五牢

周禮醴人天子朝踐之豆苾苾醴醴之類八饋食之豆葵蕒蕒之類八又加豆八芹菹兔醢之類羞豆二醢食糝食所

謂二十有六也諸公十六諸侯十二皆有朝事饋食加豆而其數則漸殺大夫無朝事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饋食之豆也其羞亦用朝事之羞故少牢饋食有苾苾醴醴及葵蕒蕒醴而為四加載與醴各兩瓦豆共為八豆此皆據正羞而言庶羞當不止此聘禮歸賓饗饋堂上八豆東西兩夫各六此上大夫之禮也餘亦可以類推故周禮掌客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鄭氏以為兼東西兩夫之豆也賓禮如是祀禮亦可知大夫五个五牢蓋謂上公之孤耳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宜三介三牢故曰降其君二等以兩為一等也詳聘義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以此多為貴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造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蓬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王制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蓋為祭祀而資之因以及于賓客亦禮意之所推廣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周禮中車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餘路以次降乃以多為貴者此云大路繁纓一就以少為貴蓋據郊祭之時言之明堂位云大路殷駟也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則大路為木路殷世祀天所乘無疑然郊特牲云乘素車是周亦用之矣詳郊特牲周之玉路亦稱大輅則顧命之大輅是也郊特牲云次路五就以此云七就者長樂陳氏曰周禮有五路而顧命止四路以次路兼二路也則五就七就之不同安知非二路耶鄭以為誤過矣

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神祭單席

周禮司几筵文天子之席三祀先王亦如之諸侯祭祀之席
二則朝覲饗射亦必如之此云天子五重諸侯三重鬼神之
祭單席者意席之加每如皆二故天子再加則五重諸侯一
加則三重鬼神謂外神非先王也顧命四席皆曰敦重席而
其席皆一色相因則周禮之練席次席或皆重席未可知顧
命不言重數畧之也于人取其溫遠鬼神則取其清遠于先
王則以人道事之外神則以神道事之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血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

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並門內壺君尊尾觥此以

小為貴也

燕札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是貴
者獻之以爵賤者獻之以散也燕札如此則宗廟之祭可知
孔氏謂禮無賤者獻散之文亦夫以燕札推之耳燕札又云
公取大夫所勝解以兩廩、更角解以兩大夫是又尊者舉
解卑者舉角之一証也特牲少牢乃士大夫禮與此不盡合
要亦以小為貴耳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

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

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

疏云不壇者燔柴于泰壇訖乃于壇下設正祭也長樂陳氏
曰無足曰廢禁猶士喪禮之廢教士虞禮之廢爵也大夫之
於鄉飲酒謂之斯禁士之禁特牲禮謂之於禁是禁與於同
制特其足有高下之異耳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

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
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齋櫛杓此以素為貴也

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是以日月星辰之章施于龍衮之上
故概曰龍衮其實袞有同矣故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
則賜也周禮公服袞冕蓋服其賜服與伯之服自鷩以下
子男自毳以下此云黼者其文以黼為主而間以鷩與下
夫之黻亦然大雅曰常服黼皐秦風曰黻衣纁裳是衣亦黼
黻非袞也去衣即去冕也此之大夫士蓋言天子之大夫
士故士亦有冕孟子云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云視附庸其
受祿視之冕服亦可知已周禮所云孤布冕卿大夫玄冕在
子男之下則是諸侯之臣故士不得有冕也今本無士三者
誤但王之卿大夫命大夫四命則冕服之節亦宜以六以四
云上大大夫七下大夫五或係古禮或據出封加等言之皆未
可知犧尊周禮作獻尊如明堂位獻豆之獻注云疏刻之毛

詩傳犧尊有沙飾是沙疏刻也則犧有布疏之義故曰素
若刻畫鳥獸不得為素矣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物理博如

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
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

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德產之精微多固不足以稱少豈遠足以稱乎以少為貴者
明乎物之不足以稱也明乎物之不足以稱自多而反之于
少將自少而反之于多也故曰君子慎其獨慎獨者
即致齊之事存誠之道也樂發之心亦本于此集說以樂
發屬制禮慎獨為行礼甚無謂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稱如叔衡之設內外多少錯銖不得而損益焉所以可貴可美此倫辭之各當而又義之最精者也故篇中詳言之

是故君子太宰而祭之謂禮匹夫太宰而祭之謂攘

馬氏曰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君子者以位之貴言之匹夫者以位之賤言之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玉藻曰玄冠朱纁天子之冠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而晉語及穀梁傳皆曰天子斷而磐之加靈石鳥故鄭氏以為無畫山藻之札然則明堂位所云亦後世之安札而非先王之初制矣况以大夫而為之乎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幹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

曰我克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慎即慎獨之慎于內心而不使至于濫自然慎于外心而不使至于濫不濫以整齊天下是衆之紀也紀不散則衆不亂故慎以戰則集衆志而成功慎以祭則合衆心而致享君子之所以戒不虞假有庸者亦惟奉之道耳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魔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厲

不美多品

不祈不為己祈也魔之為快蓋古人方言注云齊人所善曰魔釋文又作摩不善嘉事謂不以嘉事為喜悅而過隆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恭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真夫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按疏云祀靈神以老婦配之中雷祀祭靈先薦于具有主有尸畧如祭宗廟之禮鄭氏謂祝融為火神祀于郊則有燔柴之禮是祀于真者乃靈神非火神故不當燔柴與讀如字其與燔柴之禮大不相配爾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脩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脩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

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邦氏曰升僖于閔是大者損之也燔柴于真是小者益之也平仲之隘是顯者揜之也管仲之濫是微者大之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

若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

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

順而揜也

直行與曲殺對經等與順討對經等謂尊親之大經雖歷世受執不移等也順討謂順時定而討論之如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之類是也漸播與推進對漸播如親之殺尊賢之等是也推進如王者之後行王禮兄弟之子猶己子是也放而文與放而不致對順而揜又與文與不致對放而文者做古而益之如古者別庶姓而今則繫姓綴食之類放而不致者做古而損之如古者不降服而今則或降或絕之類順而揜者順古而彙集之如立學養老兼用四代之類揜收拾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
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

子曰周禮其猶醜與

或素或青謂春則尚青秋則尚白也古人稱四時往來舉春
秋以祭之夏造殷因言四時服色之異始于夏而殷因之也
無方謂無事不詔無時不侑也然謂相尸之禮亦三代相
因也道一謂事死如生之道三代之所同也其微有不同者
夏尸暫坐殷尸常坐而其詔侑無方則一地周則不但詔侑
無方又有旅酬之禮矣王制三時之祭皆拾故七廟之尸威
在六尸之中亦有尊卑獨后稷之尸不與旅酬者定一尊以
為主首發爵而不受旅六尸則受旅而不與旅者定一尊以
祭者澤之大者也上有大澤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引曾
子之言以明旅酬之禮見上下之際也鄭注云王居明堂禮
仲秋乃命國饗此惠澤之自上而下者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

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

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

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

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血以神道持之尊之也遠也孰以人道持之親之也近也腥
爛在遠近之間尊親之際也誠敬積于中有不能自己者發
而為尊親之禮故曰能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由是而推
之凡禮之行莫不由于誠敬而已誠敬以持之不慤不蹙能
慎能温也却仲與曰先有事于頤官如今之習儀也若告后
稷不當在頤官矣三日宿鄭注祭統讀宿為肅、亦戒也戒

輕肅重也温注云温藉謂温潤相承藉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人本于古、本于天、之所賦于人者性情之初也反本以
修古不忘其性情之初禮之為用所以出于自然而非有所
強也性情莫切于哀樂哀莫大于凶事朝事凶事不詔所以
順其自致之情朝事以樂所以感其自動之性是謂不忘其
初也

醴酒之用玄酒之高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篚之安而櫛

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意之所主在于反本修古則大器物博之中常得其所以之
精微故可述而多學

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教矣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

邦氏曰禮者天道自然之即天地陳位萬物咸列而礼行乎
其中人也者中和之會也中和致則有節于內可以察萬物
之理而時措咸宜故動則民敬言則民信蓋我孫其符而物
神其應也非礼則內志不定何以服物故礼者物之致以其
出于自然物莫能違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

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焉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推之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即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尚德尊道任能即周書所謂云文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也此升中饗帝之本也舉賢而置之即射義所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擇澤宮以擇士也聚眾而誓之即郊特牲所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升中者猶周禮小司寇之登中蓋諸侯之治功合于中道者則升告于天非告太平也崇望之禮始見于詩典其行之于親后之前者入其疆而諸侯之賢否已見于辭典舉其賢者而告之此亦祭告之常禮耳鳳凰龜龍亦有明徵故久而致非一祭而遠有也自管子齊故張泰山其時能以為告成功後世學者感其說而不悟此記不知作于何時能為古札可知而鄭氏反以管子之說解之謬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攝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陰陽者禮樂之原故曰至教禮樂蓋陰陽之妙故曰至德一陰一陽相摩相盪天道之太和儼然在一堂之上矣蓋不盛哉祭統云夫人在房為在西者特牲禮云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是未祭之前在西房臨祭入乃在東房耳以東西列夫婦之位亦據其初言之也攝尊之攝與希通如周禮希冕之希有沙飾如粟文而無畫也周禮獻尊者詳見明堂位周禮司尊彝垂象之象虞書所謂會宗彜者詳見明堂位周禮司尊彝文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則攝象異尊此記前稱攝尊後稱攝象者文有詳畧耳

禮也者及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始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遠故觀其器而知其功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治亂者非謂已治已亂觀其得失而知其足以致治亂也治亂之故始于一動容一舉足一發言一詠詩識者有以知其人春秋大夫一動容一舉足一發言一詠詩識者有以知其人之禍福與其國之興亡是亦有道焉非虛出于附會也慎其所以與人非畏人知以為治亂所關不可不慎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乎其敬也屬乎其忠也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于廟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商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戒乎即定之義集說分羹定為二甚謬

設祭於堂為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謂薦爛也薦爛既畢退而合烹方俟羹定未及饋食于是乎有枋祭是即當日之祭非明日之祭也故是祭於枋枋在肆將之後執費之前毛傳曰枋門內也此云于外謂堂外也若明日之祭亦在門外故家語曰禘祭于枋謂枋之故廡也其祭止謂之禘不謂之枋郊特牲曰禘祭于枋謂枋之于東方判然兩事而鄭氏以為二者同時求神于室曰枋事尸于堂曰禘又引攷工記文以為証門之內有室既皆于門又何必異其名是豈說也至若枋祭所設之饌則周禮大司馬之文仲秋教治兵羅弊致禽以祀枋是也秋獻禽多枋祭最盛故独于秋言之鄭氏以為祭四方非也詳周禮禮記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天子自為社曰王社此國中土示為群姓立社曰大社此伯血祭夏也示即方丘之祭也故社稷有專于山川者大社之三獻是也此承上而言諸侯祭社之禮故止于七獻而九獻十二獻則為大饗之禮禘祭是也諸侯無之故曰王事豆之實非五穀菜菓之屬則五味之所和也故曰四時之和氣金有二義從單不遺和也改煎不耗可以見其性情也肆夏鄭氏改為陔夏據燕札大射鄉射鄉飲賓出則奏陔也然

此四者之禮皆諸侯大夫所行若天子之禮則周札大司樂云尸出入奏肆夏又云大饗如祭祀鄭注云賓出入亦奏肆夏也故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彼不言出入亦奏肆夏相格也左傳曰肆夏所以享元侯也周之助祭之諸侯斯為重禮豈得以諸侯大夫所通行之陔夏而反為天子之重札乎孔氏云大饗諸侯奏肆夏此助祭有無美爵賓醉而出故秦陔夏以戒之然郊特牲言秦肆夏示易以敬是亦戒也何必于陔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脩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方氏曰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以敬為主此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以仁為主爾按仁義者禮之所由生則仁義為禮之本而禮者仁義之所由行則禮又為仁義之道之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安輕議禮

一獻大饗燕祭祀燕饗言之詩三百為皆祭祀燕享之所歌也不足者忠信不足也而事愈尊情愈難達苟忠信不足以感格雖有強歌具文而已故學者貴立其本不可輕議禮也旅者非常祭也周禮大旅上祭上帝與祀五帝異文則祀五帝及五帝亦有故而祭其禮殺于止祭故不足以饗帝詳見周禮畧記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遠聞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

孔子聞之曰誰謂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饋食也堂事饋尸也季氏且大夫止三廟其初又有饋食無朝踐然猶繼之以燭得于路行之僅足畢事耳如周天子九廟之禮必以一日行之雖有敏者其將能乎若一日而祭一廟則前一日而省牲後一日而繹祭加以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九廟之祭月亦不足矣以是思之玉制一牲三牲之說為可信也春之植祭其禮必簡耳春祭曰杓者物薄則禮簡可知

讀禮記畧記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執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灌用鬯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殿修而已矣

顧命大路為玉路則先路為象路次路為革路此以木路為大路必以革路為先路象路為次路而金路玉路在所用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棹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棹而秋嘗春饗孤于秋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酒以養神故屬陽食以養形故屬陰然饗棹以飲為主未嘗無食嘗以食為主未嘗無飲陰陽貴于相濟食嘗安得無樂以為周禮則周札樂師鍾師鐃師箏師皆兼饗食之事而為職楚茨闕宮之詩皆言嘗也而有樂以為殷禮則那之詩云顧予燕嘗而其樂乃大倫殷周而無所據是可疑也

鼎俎奇而蓬豆偶陰陽之義也蓬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藪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莫

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未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周札尸出入奏肆夏大饗亦如之是以事神者事其賓雖肅之度必有可親者故曰示易以敬孔子之歎此易敬之容也升歌而發德者引古人之德以相感發也樂由天作故曰陽禮以地制故曰陰然禮有報樂有反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即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方氏曰遠邇之期遠者期常疏邇者期常數也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纒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戴君也

聘禮使臣及命公幣私幣皆陳則私覲之禮必君命之蓋曰非札此之私覲蓋謂從君往朝而私覲與非執圭之使而私覲也從君往朝而私覲如春秋昭二年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穀梁氏以為公不得入季孫得入也如執圭之使而私覲如春秋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以為請于齊侯立宣公也如此者謂之外交戴君如齊左氏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

無容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周禮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親宗過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即是以車送逆者朝親宗過之不同也蓋諸侯偏駕不入王門故以金路送逆之示賓之意非天子自送逆之也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所謂太陽下同萬物者矣朝親宗過或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則以四方分四時而與其名未可知若諸侯未朝必無所異儀禮止有親禮無所謂朝宗過也

路諸侯之僭禮也
白牡大路殷天子之禮周用之以為報功之特典故魯惟周公得用牡伯禽以及康叔唐叔得用大路他諸侯非賜而有則為僭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徵諸侯借大夫強諸侯脇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袒天子大夫不敢袒諸侯而公廟之誤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方氏曰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取其貴相觀以貨則操不足以取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取其章太宰八柄諸侯不敢袒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大夫不敢袒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按儀禮喪服傳曰公孫子不得稱先君公孫不得稱諸侯公之子孫如則王之子孫可知此即支子不祭之義故諸侯而為古帝王之後者得奉古帝王之祀如宋之祖帝乙禮所不禁也若昭代之先王天子承祀諸侯助

祭何必更立廟于其國成王命魯以禘禮祀周公未嘗以禘禮祀文王也即以禘禮祀文王周之禘禮未嘗立禘之廟不及此無可知已左傳吳子卒臨于周廟蓋后稷之廟所以載后稷郊祭之主者以魯與吳同為后稷之後故臨于其廟也此後魯之許邑有周公之廟乃公家自立之非私家所立也後世僭禮既多從而為之辭曰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假使為支子者人多上德宗法不幾廢乎宗法者古人所最重反以賢者而廢之可乎周禮都宗人宗人不言祖王之廟鄭氏以為有之即使果有也王所自立如成周宣榭之類故不屬諸侯而領于天子之視官也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而都祭祀家祭之禮皆曰致福于國則其為天子祭也明矣學者不之深考以為公子得祖先君又何咎乎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二代之後存之則尊之為上公三恪雖存之而不尊以其世愈遠而愈無徵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盛王之世諸侯無失國之理失國者必見斥于天子天子斥之諸侯安得繼世之儀禮喪服寄公為寓服與民同既與民同安得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家臣不稽首為避君則知諸侯答臣拜為避天子矣親禮侯氏再拜稽首王不答拜豈有下堂而見之禮
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楊說文音陽道上祭也蓋離于空中以逐之又祭于道上以送之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馬氏曰射者容比于禮即比于樂故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騶首為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可以觀盛德焉得之于耳而應之于心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其妙至于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歎其難而美之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縣弧之義者謂士之初生已志于射不得以未學辭其不能者必有柔疾力不勝弓不妨以實告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家語季桓子三日齋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子曰孝子之祭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猶恐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居此與下節皆詳家語可以補記之缺文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者各就其便于東于西有定禮古聖人即甚拘方必不以此責之市人家語衛在公改舊制受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曰周禮繹祭于枋在廟門內枋之也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枋之于東方朝市于西方失之矣是朝為朝旦之朝於猶在也繹之于庫門失之遠枋之在東方失之卑非所以盡導親之道朝市之在西方失之混雜非所以立義利之辨也禮面朝後市今合之于西方故曰失之可以証舊說之謬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

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天子之社有二自為社曰王社所謂左祖右社者是也為群姓立社曰大社即周禮澤中之方丘是也王社祀畿內之土示大社祀天下之大示即地示也二社皆在國中南部北土此緯書之妄說也郊以冬至之月而日用辛社以仲春之月而日用甲社禮大司樂兩稱冬至國丘夏至方丘者乃樂官大合樂之事非天子報本反始之祭也周禮又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彫以檜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此禳災之祭不得與正祭並行則正祭之不在二至蓋可知已故郊社之祭必分而不分于二至此記所言是也郊社之祭亦有時合而不合于正祭如親禮方明之祭告祭也非正祭也中庸曰郊社以事上帝以天統地則可故郊以仲冬而日用辛所以定天位也天地尊嚴之氣盛于北東北故社以仲春而日用甲所以列地也天地盛德之氣始於剛日取其相濟也馬氏曰大社連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養國之社不受天陽而使陰明示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為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取法于天者欽若層象以為耕作之候也專天故祭惟天子親地故與民同之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見于曲禮而既夕禮曰禱于五祀是士也得有五祀也有五祀則皆有中雷矣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是天子以至庶人皆中雷也謂國中者謂國中者謂之中雷故曰中雷也舊說家謂卿大夫國謂天子諸侯于禮不合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舉作唯社丘東供梁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

單出言無不社單作言無不田舉丘東言無不供人無不衣食衣食無不出于地故曰報本反始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

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周禮大司馬之職曰中春教振旅火弊獻禽以祭社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令民社是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仲春社也故曰為社事單出里至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出九門是田獵者季春之所禁也季春當作仲春信矣周禮司燿詳之然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則所焚者國草而已鹽與通後世樂府猶然隋有昔昔鹽唐有哭厥鹽阿鵲鹽皆艷教也小人見利則易動誓之以命又欣之以利而好利之心不勝其畏命之心則久而習焉安焉雖見可欲而不動其心以之臨戰則強忍故戰則克以之臨祭則清明故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一歲而祭天者四仲冬大郊孟春祈穀仲夏大雩季秋明堂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蓋魯事也魯無雩至大郊亦無季秋明堂但有祈穀大雩而已是大郊明堂為天子之重禮雖周公之勲勞不得而用也而冬之大郊則為尤重主于日之至也蓋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希夷淡泊之中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在于此是德產之精微莫精微于此故聖人以慎獨之意迎之于未有物之先而誠則必形必有象也者像也得其天真之彷彿而已如掃地而用陶匏特犢之類是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乎言天之性而兼言地者地統于天也郊不專于至日而用辛義已見前雖有三卜不

維于一陽之月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禩宮華祖親考之義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禩宮華祖親考之義也 大饗不卜者以大饗為常事不卜可也非不卜日也巳詳由禮春秋傳但言四卜非禮不說卜日則家語曰用上季之說未足信已周禮大司馬之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則仲既事而卜曰大宰之職云凡五帝則仲既事而卜曰祀七神示亦如之此卜日之明證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敬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婦反道鄉為田燭非食而民聽上

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百姓並坊有功而世其爵者祭報小宗伯逆案者謹告時于上帝備于王是也都氏曰玉珪

而聽示民嚴而民皆知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求素車責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出蒙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則禮紀天大長而冕此則示彼求受天周禮曰祭以祀不分大小則祀天必以玉珪此則示求受天其說大相類而合之適以見其高天大長而冕此則示求受天其說大相類而合之樂陳氏曰內服大長而冕此則示求受天其說大相類而合之得之矣或以明為貴或以文為貴總之取法于天而已天之固簡也文亦明也發揚情流歸于一致此天道之所由以神聖人為能明之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

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也者索也歲十一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之祭也王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鄉表

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

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野夫黃冠黃衣黃冠黃衣

黃者土色土是稼穡故取於此舉田政故野夫皆與祭則

示不忘其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至人曰萬物之所以成皆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

即謂風一而物百也

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

月按陸人所列豆實上上不同然性豆之菹加豆之醢而情
以陸產或恒豆之醢如豆之菹而錯以水產極之各舉其大
際而已非著為令一物不可也何今天子諸侯共小雅云
種場有爪是則建菹此雅人所未及也知周禮之不可混也

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改用常藥味而貴多品所以文於神
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
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獻而不可

安也宗廟之冠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文於神明者不
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

也黼散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
棄棘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宰不取美其質也丹
漆離幾之美素車之東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文於神

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北而居

上節言廟祀之禮下節言祭之禮也祭者即所謂祭也
也故不用以薦可好可樂可貴也此所常祭之類也時不
敢用也酒醴黼散之類所為美止亦者皆其遠于天者故非
之尚明水疏布之類所為明也明者近于天者故尚
之也宗廟之神明猶與人情相近故于禮有所不宜宜以
安樂之義上帝之神明與人情遠故于禮有所不宜宜以

為女祭之甚矣能視多矣況未達我者非
四用之幾限既彫制之又以片不飾之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
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
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
而驚刀之貴貴其茂也聲和而後斷也

酌于中而清明于外故人類名與而及諸身也殺和而後
斷者教與氣與合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亦則緇之其後也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敬之可也適于冠於昨以著代也醜於客位
加有成也三加猶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

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呼夏收三五其皮

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原禮古者五十而後濟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大夫不用爵以首飾而冠之其無冠禮也天子諸侯
世而立其心守其法亦亦無冠禮也天子諸侯
雖知其即而為人君已而成人之事何冠之有又曰若
而世子主皮是冠也至于後世冠制漸多或有違失不
得不以成人之禮者也天子之末造諸侯有冠禮至
冠而王而朝于祖則有天子之冠布冠緇布冠而天子
曰主也末造天子之冠布冠緇布冠而天子之冠
諸侯之冠禮也周代引玉簪及大戴禮左傳云以備儀禮
之選已傳其大戴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聖賢者指其德世必有德而後天子命之也德之殺者以卿
大夫各因其德而差等之也士之有爵猶死之有謚死而皆
有謚者今之失也古者惟德是視故生無所謂爵德自高其
位卑死無所謂謚德自尊其多卑以上三節皆本士冠禮記
與此記事類不分文義不屬記者混入于此還之儀禮可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

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節當在聲和而後斷也之下承上而言外祀之禮皆自精
微之義所以可身夫陳其數者一祀史之事而知其義則治
天下不外乎此蓋以交于神明之義交天下而天地萬物之
情皆萃于神明之德天下豈有不治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

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方氏曰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于遠不附則
人情無以通于別不娶則人道無以辨上下禮記又言不
可制言可制為衣的與禮意以相助也故曰言必誠辭無不
腆者納幣之辭不腆不頂也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也幣必誠
告之以信也信則直在其中故婦之事人以信為至以下四
節皆言昏義與此記不分文義不屬記者混入于此還之儀禮
之後

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則宗之義也天先乎地居先乎臣其義一
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

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皆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婿親御授綵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

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北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

者以智帥人者也

馬氏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故曰知帥人

玄冕森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

敬手

鬼神一陰陽也夫婦一陰陽也故敬夫對之道如事鬼神此
社稷宗廟之坐實式憑之其致敬也又不徒以陰陽之義矣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爵器用

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緦備估男卒食婦饒

餘私之也男姑降自西階婦降自祚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習人之序也

天尊而地卑夫尊而婦卑所以同尊卑者天道下濟而先明
地道卑而上行也冠用陶匏能備之禮之用布冠也麻履
不用樂齊戒之義也齊之方也所以除患也故曰幽陰之
義樂主發揚非其義已至見齊戒以親迎也見親迎以前不
用樂耳由禮言齊也此不習者不習人之序也齊也人
之序不足習得淑女以配君子斯可賀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馨臭味未成

祿蕩其馨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贊者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也周人尚臭灌用皂臭鬱令皂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其然後燔蕭合禮辨凡祭慎諸此

虞書曰禋粢鳴球擇材保恩以詠祖考來格周禮大司馬亦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是虞周之祭皆以樂致其神也與為致神之始灌為致神之始血腥為薦神之始古今之所同也但其儀有詳畧別以為代有異尚焉耳虞亦有樂以致神而未詳于用穀先詳于用穀也蕭合禮辨禮于神嘗之辨辨言春後于用臭先詳于用穀也蕭合禮辨禮于神嘗之辨辨言春後之節也不必改禮作祭燔蕭有朝事之說蕭有饋食之燔蕭血毛指于室者此朝事也在此其後者則饋食也

冕氣歸於天形鬼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招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舟於室直

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祈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於祈尚曰求諸遠者與

商人求神非無樂也而尤詳于灌神故曰先求諸陰也於室即升毛指于室也坐尸於堂謂薦腥辨朝踐之事也用牲在祈祀之前升舟則在招祝之後直祭在坐尸之後索祭在直祭之前

祈之為言倮也祈之為言敬也雷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擬也也大也尸陳也

儀與諸道誠信之意鄭注或作祈祈神也少牢禮祝取心也古戰于祈組尸於牲體及之也加于祈尸所以為敬也考始之備也當也者福也猶祭之也言諸者備也負與上負祭之直同其牲之一體以背為正也相與在食也祝備尸佐食舉以授尸故曰相饗也陳時勿請則服辭故曰尸祝也相饗尸陳時勿請則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青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責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膈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洗齊齊新也凡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禁著此水也

在人則新為養陽食為養陰在鬼神則祭水便祭齊飲食也皆用味故曰報陰取脾膈升首報陽也皆用血故曰報陽祭以脾肝心對燔燎燔而齊則脾肝心又為報陰矣方氏曰前古求此言報何也求主于人之情報主于事之理君再拜稽首南袒親割故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稱首服之甚也由袒服之蓋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其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陸氏曰凡禮稱者不由袒而袒不措首戴之者惟此蓋朝或為素為青饋食以文為膏也按集說內外皆服蓋以拜稽而始明也禮指祭為祭內事曰孝子其外事曰曾孫其此內事而稱曾孫者蓋宗子之稱內事外事可相通也宗者尊之統有國家者所當自重故諸侯大夫皆稱曾孫祭之相謂視文之類主人命祝史以告神自稱曰孝孫曰曾孫不稱讓讓者乃主人所以自致其敬心盡其善道而無所用其讓讓也

腥肆爛臚祭道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樂筭角招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特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醑酒說于清汁獻說于醑酒猶明清與醑酒于舊澤之酒也

周禮司尊彝之職鬱齊獻酌醴齊酌而齊酌之酌是酌酌而為
 也酌酒也酌以行去其滓滓者白故曰酌酌而酌也
 之為酌也汁飲也于飲酒者汁謂鬱齊和醴齊之汁也
 飲與神通也漢王莽傳述華蓋五斗飲醴注音美牛姓及
 酌末如勺之酌也以飲酒如于齊齊以勺把凡其清者謂之
 飲此即飲酌也酌明清無濁于齊齊以勺把凡其清者謂之
 酌故飲酒以飲酒提鬱齊如不之酌清飲酒再提而飲于
 齊之酌皆三堂醴也月今反是飲酌蓋即齊酌之酒與

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方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
 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何者非除定志即祈之美不日言謂見而祭者思之思之思
 神道之也齊之日已見之至於祭之日而反不知神之所在
 不知神之所在者見其無方故亦與之為無方見其無體故
 亦與之為無體也悔首曰祖考之負雖散來嗚不識野于天
 地間而齊之精神即受于祖考之精神中齊祭齊祭齊祭
 如在矣

讀禮記畧記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冢宰非若司徒而此之者冢宰命之者后王非徒以訓令相
 布告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治道可勝心
 想見矣

子事父母鵲初鳴成盥漱拂綖筭總拂髦冠纓纓端鞞紳擗笏
 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矚小鵲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鵲木燧
 備獲菴菴

皇氏曰左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用力為便故佩大物燧管
 平也古有書紳不專刀筆遂謂書作隱櫛刀也謂有柄之刀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鵲初鳴成盥漱拂綖筭總拂衣紳左佩紛悅
 刀矚小鵲金燧右佩玦管線燧施繁袞大鵲木燧袷纒菴菴以

適父母舅姑之所

經即詳錄之於前身佩之以示恭敬也

及所下氣怡聲則衣趨寒疾痛奇瘡而敬抑拵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退少者奉搢長者奉水請沃盥與卒授巾
 問所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饌配酒醴芻蕘菽麥苽稻黍粱
 林唯所飲棄粟貽賓以甘之羹藜粉榆兔薨潯澶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進

婦人四達父母舅姑所有一事一為則去下教以下是也一為視禮進坐以下是也持升者五教婦禮之謂也惟六者婦也持謂婦姑亦氏持升作升義無所依論見禮定月本四五月或可為言當色覺行降可作祭禮皆論也免提其又當作免竟周禮危人持盥之始是免之始也持盥也木草免肉能利腸胃其清可知持盥即下而六條使今人亦
有以物和羹者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或盥漱柳梳拂髦總角衿纕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鷄初鳴或盥漱衣服飲枕簟澆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已冠者髮假也髮為之故婦後拂髦未冠者髮即其髮故拂髦後髮九結組而結者皆曰髻容臭謂容者草也髮不香容臭蓋如木之末條非香囊也長者有事則佩用幼者未能佩臭而已掩鼻非則設之也則髮之使室有聞也於尊者曰惟所欲而養之以扶其衰也於幼者曰惟所欲而養之以保其弱也然幼者之欲傾之於寤而巳至於飲食不節則傷故第曰食無時而已無時者不以朝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古者從父昆弟居而同時所以通下之氣也故有東宮而南宮北宮今父子而亦異宮非有東西南北之分也非子一事之中又有上下之分月甘旨之木不言考而字意者子之事親能如親之養子心誠天之所可謂之親養矣其考之大者不在甘旨而在各從其事禮廢其職業以始心必是疎有甘旨然下咽手君子所以責養志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訖少者執杖

與坐御者舉几欽席與單縣食莖枕欽簟而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單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致年危匪敢莫敢用與恒食飲非敢莫之敢飲食

飲席與單謂坐卧既起之後也不傳謂不敢傳與他人共用之也勿敢近謂遠人而置之猶雞食莖枕之意恐汗損也莫敢用其敢飲食則專卑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餼既食恒飲父沒母存家子御食若子婦佐餼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餼

鄭氏曰恒食飲而食之末有厚也長子侍食則不餼其婦所皆餼也鄭氏曰長者孺子餼承父志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噉噉噉咳欠伸跛倚睚視不敢嘔瀆窳不敢齧齧不敢接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攝褻衣食不見裳

敬事如射則社之類有敬事則不袒不攝褻衣以爲敬無敬事則袒裼以見是為取矣袒裼非敬也袒裼之謂也

父母唾痰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初浣請補綴五日則禪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禪請請足垢禪湯請洗少事長幾事皆共帥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張非喪不相投繩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也其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澆浴不通

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道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
不肅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違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者必
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敬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難非欲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方氏曰惟孝能自進惟敬能自修必當必服必敬必與必
是勿違也而自段之是勿怠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教休之子婦未孝未
敬勿庸疼慈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故婦出而
不表禮焉

不表禮謂不明其故之出之之為禮也不明故之出之之為
禮則必不彰其出者之非禮若為之分過而平以可憐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明復諫
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說而捷之流血
不敢痛慈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棄子
有二妻父母愛一人馬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必敬
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置
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棄

此第說常情而論若父母受情之偏或有出於非禮者特如
之何以如常之服之意推之則不悅者可以姑出而悅者不
以姑而起敬起孝以待其自修可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胎父母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胎父母羞
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
請於冢婦

郝氏曰此無父母者所以深念也家無長子則請於舅繼子
思存則則行常自勉孝所以為百行之原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欺
於冢婦不放竝行不放竝命不敢竝坐介婦不命適私室不敢
運掃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親不

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俛悅謹肅則受而
獻諸舅姑舅姑愛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
更受賜以得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自
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
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冠衣服表衾車馬則必獻
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不敢以肯當如於父兄宗族

大傳曰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
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冠衣服表衾車馬則必獻
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轉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再振六十宿尚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遺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級以食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菜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必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能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壽六十不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時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轉亦如之凡各安在子雖老不坐

部氏曰對老不坐不命之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在國之西部有虞氏室而祭燕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罍而祭燕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與其心不違其志與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志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志養者養之以禮而已即養口體之中無非養志也其所受敬非所敬是亦非其心不違其志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行善則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敬其禮時有博史

此正古三王之養老兩於五帝非謂五帝以德為主三王以言為主也

此正古三王之養老兩於五帝非謂五帝以言為主三王以言為主也

既養後乞則其于言也較矣亦微其體則其於言也較矣皆

有博史何嘗不以德行而重是也三王乞言猶之五帝之憲也此說得之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按之粘者為黍部氏曰母者分剛結之狀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藉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時乾擊之濯手以庠之去其穀為粉粉糝漉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心臠之鉅履湯以小鼎蒲脯於其中使其湯母臠鼎三日三夜母炮火而后調之以醢醢

搗珍取牛羊麋鹿之肉必厥每物與牛若一搗反側之去其
餌孰出之去其酸柔其肉清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
理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醴若醴

陸氏釋文曰一本餌作數數作餅其大葉去穀不當在
出之後則先敵後餌為是餌即餅之類于肉者去也而食
其肉也都注作餅餅非是牛肉必須火食其出蓋謂其
酒而乾之也期朝謂期何不能也此下不用小爾雅湯飲不
須三日三夜

為熟插之去其酸編荏布牛肉為屑杜與薑以澁諸上而鹽之
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糜施鹿施麋皆如牛羊飲濁則作
而煎之以醴飲乾肉則楸而食之

然以火炙之也乾是乾也施乃左傳乃施而使之施謂殺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糝米糝米二肉一合以為
餅煎之肝骨取狗肝一攄之以其醬濡炙之舉燠其醬不取

糝米舉糝米之小切與糝膏以糝米為醴

言糝米則米非粉也初以糝膏而煎之也糝米酒糝其
薄母之法不加之以醴耳不必改醴作醬也糝米之糝
糝米之法不加之以醴耳不必改醴作醬也糝米之糝
之中羊糜鹿膏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文與與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為糝米與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糝米之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糝米之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糝米之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糝米之糝米亦應為五肉矣不取也糝米之糝米

禮始於禮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周門
闕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梳栢不敢踞於夫之檉檉
不敢旅於夫之篋筥不敢於沐浴夫不在飲枕篋簟席檉
而旅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旅無間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齋澣澣慎衣服
櫛繼弁總角拂髦除纓綦履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奉不
在妾御莫敢當夕

內外之辨雖夫婦亦然蓋禮者所以辨異不心其則以為不
致少事長賤事貴不可以無辨也旅備房也且則相敬同則
相親老者近旅除陽之氣不患不肅故實有以能之五日之
御謂男子御女必自五日以上也鄭氏謂請於五日而備天

子十五日而備如夫則無極矣也無極據禮而為此
說誤人實甚集說載之何也昇德謂妾之事拂於女之事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
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
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投袂於門左女子設帳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

河圖洛書生數則陽左陰右成與則陽右陰左前云道路男
子由右女子由左是已成之陰陽也此云男子負子於門左
女子設帳於門右是初生之陰陽也古者射以獲德豈非
爾其德之及遠也悅者男子皆佩而女事焉故于女設之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
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

乃有之宰體貢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

上言宰心將有事於鬼神也此言接以太宰蓋告于宗廟而後接見其子耳神者祀順之辭儀禮尸以俾祭故主人曰受禋于天宜祭于四時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受祭時懷之宜謂其神而懷之以示愛親之意此亦謂負之者士祝嘏也而此負之亦如載之類也士之負子不謂斯用始而卜之既而體之束帛謂之於重而負也宗廟祀饗于新祭焉可不重然此日運左右手論教自此始矣乳母之下又何容忽常有嬰兒則其乳母者食而化也尤非指母之此故子謂子擇之而已此則卜之部凡曰士大夫之妻入宮食子此禮未宜于後世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宰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

子太宰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惡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

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

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女右是日也妻

以子見於父責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風與沐

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

房當榻立東面母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大對曰飲

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寢寢

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族之宰

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州伯命蒞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于庶子見於外寢撫其背咳而名

之禮帥初無辭

適子庶子皆適子中之庶子明非世子也禮帥初亦如世子沐浴朝服之禮也無辭謂無致有帥能有成之辭也適庶子言外要庶子言內寢則世子必見于外寢適庶子言物共首則世子必執其手適庶子言無辭則世子必有上下凡其可推而知也至咳與不咳無關於辨不必沈矣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

同名妻將生子及月展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滌

風翦見於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饋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攝者以其

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若其有賜其子或自此處之室或有吉祥之兆若特賜恩寵則名之也若禮新受其母是以被物私也可乎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展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

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

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

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旬而見謂母抱其子以見無此婦者之與父皆然而名之
無自名使名之其有兩異者惟未食與已食執手與循首
可執手如過等與之體循首則過卑幼之體而已庶子無
幸庶子言之上下莫不連貫其說未免支離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草女擊絲

唯非俞後男宜疾女宜緩也擊易之聲帶條之聲屬注皆云
大帶此何云小囊者幼時不得有大帶而擊與擊通故曰小
囊也長者之說不用擊或故分在右幼者以囊成之說亦未
也衣襟陳氏說之雖詳休當以鄭說為正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
及即席飲食必後是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詩射簡

諒

禮帥初有勿忘勿助之意簡當以前書之說為正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舞勺舞象皆文舞也勺與象皆節舞之曲也勺即小舞也其
象詩已必序以雅清為象舞蓋歌之以象舞也之工或王之
樂皆謂之象而武王之舞自名大武耳博學不教為己之學
也事、物、送之身心自然不教教人自然內而不出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
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事凡男拜尚左手

不教不出揚善其身也選友視志是與人為善也出謀發慮
則兼善天下矣方物即格物也格物者不從物格非已以及
之即黎桓之道是也黎桓之道立而天下之皆行禮趨無不
於我手齊之故曰方物方物以出謀則無不可從之今方物
以發慮則無不可前之心如是而有不合非道力之不至也
命也惟有一去而已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組刺學女

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

拜尚右手

禮於祭祀謂監視于房中使眾無怠慢以然者是即為助奠
非若男子之少者被奔走于堂室之間也男女初生則有男
左女右之體且其是而行事無不古男而左女者故舉禮各
悉夫席在西女席在東即道路之開男也山古亦必由左而
地事可知已此蓋南人尚右之制則然亦有時不悉其初
往往往于手之上下而當陽左陰右之義如書事以而為左
事無而右男子拜而尚左女子拜而尚右是也左右之
位未嘗有所更易惟入廟之初若在左則在左若在右則在右
月之初生以定夫婦之位而若交物之由非所行于定然之
男女也

禮記畧記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冕瑋十有二旒所謂冕者龍卷而加以日月星辰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閉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

周禮司服云春服有玄端者玄端者素也而東路亦謂齊也

衣有尊卑之限無章之衣所貴在冕而已故少衣無章之衣

飲上水漿酒醴配

王日少牢於禮為得中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部氏以魚日一

辛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膳幾齊之上

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皮弁不吉玄端者亦裳上文此從制言玄端則異於皮弁可

諸侯玄端以祭柳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

於內朝

玄端亦玄端而冕也下言冕則上可知柳冕者公用鶩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

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師夕深衣祭牢

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大人與君同庖

若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歿也至于八月不雨若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闢梁不祖山澤刻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定謂定其吉凶也肉體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有由自邪正大小長短而吉凶則為龜也之大象已備於此矣故史曰占折此曰定龜也墨者其氏謂既折之後以墨塗之折大者食墨折細者墨不能入也食墨其色開明不食者其色蒙幽則占墨而色可知已故史今占色墨此則但言占墨也體者即色墨折之合而為一體也有一體必有一歸

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君所占者解辭而已彼以尊卑為序此以先後為序故其序不同也

君羔裘虎犢大夫旒車鹿帶豹犢朝車士齊車虎帶豹犢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日五盥沐浣而醵梁而掃用檮柳髮帟用象柳進機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小行履蒯席連用鴻須蒲席衣布帟身乃獲進飲

沐浴進飲工乃升飲此唯天子諸侯得行之大夫以下不能也帶浴後坐竹牀而聽風如五身最重以上乃得方人進飲升取之意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人臣事君如事神明必精誠以感之先期而齋戒沐浴臨期而揖習容儀誠之至也考思對命謂當所思念之事以備對答若命也輝如謂以再之時有光潔辨色之時也

天子擇璣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拙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拙後拙無所不讓也

都氏曰茶者替替言如替替不從也考工記弓人斲日必茶與此同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堂登席不由前為躡席徒坐不蓋席尺請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君之堂當以前說為是都氏曰躡也并席各由本位之前如應地人位以升是為躡席按席而前以非此為正蓋謂席之相接者若所飲酒體其席相與相連則非此自上升必自下說記非是詳儀禮記上詩書食九說正說以則齊絕句謂於席齊也耳去席尺謂齊食而以前之說此說為先舉豆則請書之舉亦可已王氏取其別說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後若

有常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進食君未覆手不敢食君既食又飯食飯賡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

從者

從者謂手也今則舉手食已則垂手也又飯者君若食之時已飯後君既食而君又飯也若君食不盡則君亦食之

飯甘瑋取其食之速恐君供已也獨微飯與醬者食之主也
凡備食不盡食於人不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卑者若
賜之爵則越席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後君卒爵然
後投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
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履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
右納左凡尊必尚右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士側尊用禁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敎之可也古冠朱組纓天子之
冠也緇布冠纓纒諸侯之冠也古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古

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說文云綦織餘也是織未謂之綦非也齊自諸侯以下皆
冠惟天子用冕諸子曰冠衣古案說石與此志下在于食案
是也

緇冠古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純純祥之冠也

山陰陸氏曰緇冠古武子姓之冠也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
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
傳姓者純風不如表則姓純祥也純祥之冠也純祥之冠也
言此子姓亦兼曾方而言一脈所傳古以同之不獨孫也

垂綦五寸脩游之士也古冠緇武不燕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
子下達有事然後結

垂綦謂居冠屬武無事不結也若緇冠素純則非常服豈得
以此示其純也而古其武而以別于素也古冠而緇其武而
以別於素也則以長其若其情游之與也則以緇武者其心
危之義也

五十不撤進親沒不髦大帛不緇古冠綦纒自魯桓公始也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制大帛者粗縷也尚儉故不
絲與縷記之大白冠自到何必改此從彼

朝士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社常旁袂可以回肘長中
緇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衣之尺寸皆兩其中心而為之制使好衣者不可不為好服者
不至于陋也袷可以回肘即深衣為四尺及說之至肘是也
布之幅廣二尺加以屬縷則四尺自肩至肘自肘至肘
至腕各一尺幅餘一尺又緣以寸半自腕及肘之可以及肘
也長衣即集衣或以揜其飾或以揜其內如揜記並冠史休
冠長衣以蓋揜蓋連表大夫長衣練冠以受蓋用之于西而

非純也也中禮施於禮服之內以代其葛表葛之袂長故中
衣之袂亦長緇揜尺者緇深衣所揜復餘一尺也衣以
畫中衣以乘如特性云備補丹朱中衣是也詩法以丹朱
大夫士當以練采耳體履屬幅而已使見其飾以為袂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戴采衣正色裳問色非
列采不入公門振紳綌不入公門表裏不入公門襲表不入公

門

襲今露謂之表襲露其飾謂之袂表全不露謂之襲表服不
非一有素服之襲有或服之襲素服之襲也表裏而揜之則
謂之襲表以甲者之襲長衣是也以其近于山故不敢以入
公門也表之襲非為表美而揜之則不得謂之襲表自不
於入公門之時禮有能親主人門左詳見下文

緇為前幅為袍稱為綦帛為褶

商與通說文稱袍水也經論註云桑若羔治亂麻使如
案也其為袍用特以所著其名稱者輕殺帛者厚稱桐棺
各有所宜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

之曰圖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縞薄縞也蓋禁古以爲朝服世稱縞宜細者故康子用
之案縞之載此條孔子之言正爲康子素古者祭服用縞
縞用布故告朝之皮有縞也下謝而視朝適國之而不
易故曰齊則然後服之謂縞常衣以視朝也若常日視朝下
縞似常康子用之爲非縞以門家夫其而克其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有大裘非方也

長與陳氏曰誓謂戒百官有謂有牲賦洛濯却特壯王六于
停觀聽誓命則君於誓者皆與之也祀天物道故風大裘誓

省尚其故風稱裘按舊說朝衣大裘有古之誓者尚服制
裘後世日趨于文豈獨於誓有從有則大裘必有誓可知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視之麕裘青紆黃紆衣以視之羔

裘豹飾緇衣以視之狐裘黃衣以視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狐白狐服也其以爲裘此難得者故錦以視之楊之者楊
之也衣之袂短裘之袂長露其裏也長袖曰宋漢等仲舒傳
竊然爲舉首注云裘或風也故鄭氏注長中結袂尺以爲若
今裘與豹與青紆毛有文彩故以爲裘之飾所謂見異者見
此而已舊說謂袒而有衣使可視則非楊也非楊也又何
也于裘之裘爲飾之郵氏曰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鹿裘黃衣
狐裘羔裘也黑鹿裘也白狐裘也素衣素衣也鹿裘鹿裘也
爲色稱耳鄭氏泥此以錦爲素恐未必然素錦惟天可謂
非用之非吉服也

無事則褐弗敢充也

犬羊之裘粗惡必及毛向裏而服之故曰不褐見其謂見其
內也君在畫飾所以昭文物也然有以褐爲畫飾亦以
爲畫飾者復衣復袂其服自相襲非爲來美而拊之可以
其外服之美故不曰襲之襲而曰服之襲尸襲即禮云
公襲寔衣是也蓋即襲服而後袂者耳禮云襲尸襲即禮云
其也執玉龜者謂諸侯之有天子也禮云襲者蓋即襲衣以
重其事也無事而亦襲馬則禮之重者無以見其重故不
充也下之襲與尸之襲執玉龜之襲其下不以其襲自無說
者強而同之謂六則家未道不充其服後不以其襲自無說
其初西同其義自一說者雖而列之一以爲充或一以爲充
靈何首尾斷水之甚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叟可也

司馬相如賦麻魚須之梳誦注云以魚須爲梳出於東海
象其魚須直而遠方插供大夫士用之以示威遠之義大夫
以守節爲主故用竹而華以魚須飾焉竹木則片之尤貴者
故士用之魚須之飾蓋與大夫同蒙上文而舉之耳曰象可
也亦兼言大夫與士謂不用魚須則象止可以飾也大夫以
象飾笏故前云史進象笏其爲大夫之禮甚明而無氏以前
爲誤文焉矣士可用象笏大夫不得用長樂陳氏強爲之
辭曰大夫以進尊而屈士以遠尊而伸凡引象大夫足體例
禮以誦之信如斯言則尊者皆前尊者皆後尊者皆後尊者
錯亂何以辨上下然則言則尊者皆前尊者皆後尊者皆後
沐用栝則士沐梁之說亦未足據儲食禮凡持栝與少牢具
者皆以爲大夫則君子則不唯此鄭氏謂說余一一辨之詳
儀禮卷記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八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

先則說之既攝必盥雖有執於朝亦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

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單用也固飾焉

笏廣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此方諸侯以下之笏故有殺若天子之笏長三尺而不殺考

天子素帶未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士練帶辟下

辟居士錦帶弟子緝帶

辟裝通謂裝積也蓋以所積者為裝積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奔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象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緝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

君朱綠大夫玄革士緇辟二寸再練四寸凡帶有率無歲功

肆求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韠者朱大夫素士爵韋圍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

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

韠帶博二寸一命韠較幽再命赤較幽衡三命赤較蔥衡

韠者裳色裳之色無定士冠禮云士裳黃裳禮裳可也則韠
之色亦宜有定乎既云大夫素又云三命再命皆未註三命
再命非大夫乎既云士爵韋又云一命韠較一命非士乎注
說以前為對服後為祭服此二語於禮士大夫之祭服即朝
服也長練陳氏以前為祭于己之服後為祭於公之服韠者
於己用朝服祭于公用祭服耳大夫弁而祭於己故素韠者

皮弁服也冕而祭于公故赤較者冕服也士冠而祭於
故爵韋者士冠服也弁而祭于公故緇較者弁服也士冠
禮弁較緇較即較也紳之前後廣長既有一定則紳
卑之辨惟在角耳天子直者不殺角也諸侯方者殺其四角
以為八角也故曰大夫前方六殺其兩角為四角後挫角
則無角而國與士前後皆挫其角非若前方直挫者之有
殺故曰正說文云士無帶角制如韠缺四角到所云正非
直方之謂明矣許氏必有而據然帶即較也謂士無帶者
非詩稱方叔朱帶蕙蘭三公之服也此三命而士無帶者
氏釋詩以為自三命以至九命皆同非也公侯小大夫水
蒼遠而望之皆有青蕙之色耳

王后禕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禕衣士禕衣唯

世婦命於蕙蘭其他則皆從男子

禕亦取坤道之義五色備也夫人以下色不備矣鄭氏曰掄
飛也屈狄也翟之有飛狄謂翟之有升階之用禮作闕與
屈通鄭氏謂掄為攝也傳五色與禕衣何別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願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

聽鄉任左

君坐則臣左右侍坐侍者必在君右所以任左者素則示右
耳日不如左耳用明也凡有敬令不許侍左侍右皆出位向
君若有敬語則以左耳承之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獲在外下俟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

夫

夫

凡行容揚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揚揚字從揚不從易故釋之者傷又音陽心古本相傳如此說文心音陽狀也一曰平也揚揚者安舒之意教鄭氏直

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几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紫紫色容顛顛

視容矍矍梅梅言容爾爾戎容暨暨言容訖訖色容厲肅視容

清明立容辨卑毋懈

方氏曰君子之容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若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微而進敬齊之色不絕于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按

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士容辨謂辨別其邪正卑之與諷介乎幾微而邪正之分遂成岐路故俯仰高卑之態不可以不辨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
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
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
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

臣孽

說文曰尊座于也鄭氏改尊為析殊無謂顏氏判謬曰斷而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江漢詩箋云使傳遽告功于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

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介亦稱擯相札者之通稱也鄭氏曰大夫私事為句私親主

讀禮記畧記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此言周公所制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非謂周公朝諸侯也天子負斧依以下皆周公之札制如此非叙事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

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

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

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言既朝而後退而序立以聽天子之政令各見班次如此非朝見之位也若朝之序立以聽天子之政令各見班次如此

可在北面之外南面而朝于天子之背有是理乎諸侯之位

東上者尚右也北者尊天子也四門之外異上或各因其

國俗而然方氏之說未確九州之牧亦諸侯之長也及在應

門之外者鄭注云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二伯帥諸侯而入

牧居外而糾察之蓋謂糾察四夷之不恭者故居門外位雖

在南而巡歷周乎四門也明堂取義于向明而正儀辨等實

在於此則以明尊卑而謂之明堂亦可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明堂朝諸侯之位已直于上此下多後人竄入之文不可盡

信周公踐位之詳詳見文王世子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路載弧韜祈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

地方七百里開方計之得百里者四十有九是半于天子矣

此必無之理或者周公之微几蔣祁茅菲祭并魯而七各封

以百里是方百里者七故車千乘其成數耳若方七百

里蓋止千乘哉天子之禮樂固非人臣所宜有然成王所以

賜周公者極其隆盛之中自有尊卑之辨其郊在孟春則祈

數之郊也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降殺于天子左傳成王分

魯公康叔唐叔皆有大路是賜止其身不及其子孫可知也

閔宮之詩曰龍旂承祀則非日月之章又可知也此言日月

之章蓋陳運以接諸侯之禮者多魯亦未免效尤而詩之

以為成王之賜惟信公不然故夫子錄其詩以美之後之學

者信以為成王之賜則閔宮之詩蓋應見錄于夫子詳詩畧記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壘爵

尊用黃目

白牡非周天子廟祭所用以賜周公未為不可或用之魯公

經 95-375

廟皆廣魯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

豆蓬御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

上公衮冕魯侯而亦衮冕王后禘衣魯夫人而亦禘衣皆借也副者后之首飾亦備王之有冕王與諸侯同冕而不同其流藻后與夫人同副而不同其衝璜也然既借后之衣必借后之首飾可知廣魯于天下故言天下大服然天下之所以重魯者在東周禮借禮而云大服其誰信之

夫故夏杓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王制天子四祭諸侯三祭此不言春祠與王制烝則不祠同義非所缺者必于祠也彼以杓為春祭者或出于一時之妄制當以烝為正蓋與周札爾雅同也不言禘者既與嘗分則以時為烝祭不列于時祭之數耳舍之則為四祭故曰天子之禮烝氏曰省非祭名而與祭并言之者蓋秋省則百物成而後可報蜡所以報也故曰遂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鼻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

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剖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

路也有虞氏之折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駘

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

周辭剛

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鈞車先正也是夏之鈞車吉山並用也左傳曰錫鸞和鈴又曰大路越席是鸞車大路周皆用之矣周禮中車之職云建大旂以賓大白以即戎詩曰淑旂綏章是旂綏大白周亦用之矣綏者注旂竿首而亦有旒旒鄭氏以為綏即中車之大麾以田者是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是大綏之為大麾無疑也鄭氏注中車曰大麾黑色為夏后氏之旗此注改綏于虞改旂于夏何自悖也綏亦有章不得言旗矣大宋伯以六器禮天地四方牲幣各效其器之色是黑牲白牡皆用之但不用之廟祭耳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司尊彝文云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進享朝獻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是山壘著尊周皆用之矣札運曰斝及尸君是琖斝周皆用之矣象尊謂日月星辰之象虞書云日月星辰作會宗彝則虞時已有之但虞以為彝周以為尊耳用以獻者為尊用以灌者為彝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

以疏勺周以蒲勺

司尊彝文曰春祠夏禘禘禘用雞彝秋嘗冬烝禘用斝彝是雞彝斝彝皆用之矣其餘雖不可考要皆在烝用雞彝也魯亦因周制非有所加也然不辨其宜用與否而烝用之則非矣

土鼓黃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柷搏玉磬箝擊大琴大瑟中琴

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頤宮周學也

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左傳曰以事之功立之服虔曰紫之
戰蓋構于武公而有功也非周天子之所命明矣魯人未
嘗有世室之名第四武宮而已記者侈言之比于文武世室
何其謬也魯學正有賴宮其制畧做成均中為賴宮左為序
右為齋宗又有列室以為米廩取義于序之養也其實總一
賴宮而已記者侈言之以為燕四代之學也

崇禹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岳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

簧

左傳成王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璜即大璜也
繁弱即大弓與其餘左傳不及未必皆成王賜也大射儀建
鼓在階階西注以木貫而載之為建是殷之楹鼓周亦用之
矣

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周之璧鬯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

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嚴殷以

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考江記曰贏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則龍亦在鱗中矣周頌
曰崇牙樹羽則崇牙亦備矣少牢禮設四敦特牲禮盛兩敦
是周之敦用之于大夫士喪禮乾豆兩是周之楬豆用
之于喪矣周禮外宗佐王后薦玉豆是周之玉豆用之于后
矣是先代之制周人用之通于上下者亦何足誇乎

有虞氏服較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

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

之綏夏后氏之綏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鬯

郊特牲曰升首于室是周也祭首矣又祭肺肝心是周也
肝心矣尚酒即郊特牲所云周人尚臭灌用也與是也禮運
云去酒在室醴醴在戶是周也尚明水與醴矣此皆上下所
通行者記者以為魯能行之故以是為誇也鄭氏謂明水醴
酒特其時之所用言尚則非然風曰朋酒斯饗此夏時也
頌曰清酌既載此殷時也夏殷何嘗不用酒乎至于設官之
多少書有明據其謬可無辨者有虞氏前言祈此言綏者吉
事用祈禘事用綏夏則吉凶並用祈第以綏練為別耳禮記
篇曰綏練設旒即綏也車攻詩曰建旒設旒此即玉制所
云天子之大綏也崇牙璧鬯亦因綏而加飾故周禮夏采職
云大裘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
臣未嘗相絀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過于誇大語多不實雖鄭氏之信古最深亦不得不以為近
于虛也謂此自言明堂位制原與魯無涉凡言魯事者皆刪之
可也

讀禮記畧記

朱朝瑛字康流畧記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孔疏云親死將小飲去筭繼着素冠飲訖投冠而括髮此本于鄭氏喪大記及雜記注喪大記曰君將大飲于并經即位麻冕輔裳一時之變禮也惟君則然而鄭氏以此為常禮曰并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弁經則小飲環經蓋言弔服鄭氏以為主人服而曰士素衰貌此大誤也素冠者既祥之冠豈初喪而可以冠之鄭注士衰貌則又云將斬衰者既祥之冠將齊衰者素冠此其說之窮而適矣問喪篇云親始死難斯後既難斯即筭繼也何嘗分父與母乎詳喪大記及雜記

喪服小記

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男子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何獨于出母而分嫡子衆子乎必也自絕于義理雖有孝子不能蓋其愆者無服可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言禮之可以義起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方氏曰四廟蓋據祭法月祭之廟言之此說良是上則舉其最遠者下則舉其最近者而一切親疎大小之祭皆包舉于此矣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鄭注曰凡體正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疏云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于祖猶為庶也故禰適之亦謂之庶子集說未達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曾子問篇云殤不祔祭此云從祖祔食蓋易牲而食不得與祖同其牲也徐氏曰殤與無後皆謂庶子之子此二者祔食于祖其祖即庶子之禰也庶子不祭禰則不得祭此二者矣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黃氏曰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禮不王不禘

不禘者德不足以及之非名分之所限也詳見王制篇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氏據儀禮喪服為說文義甚明陳氏乃援子服以比妻服誤矣喪服但言大夫之適子為妻不杖期無大夫為適子之文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

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注曰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此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立之若微子是也祀其先君之以札卒者尸服天子之服若帝已是其無所封立若射之子則祭也尸也皆如士按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仍服本服蓋謂未及違尊者而言如武王之祭太王王季則尸服公侯之服也周公追王之後恐未必然

婦人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

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婦以賢而後出則誓死靡他如臣之被放終不為君可也何必除服若不賢而出又豈可與議哉此條尚屬可疑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

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

却氏云葬雖遲祭不可缺而親極在殯喪又不可除故練祭雖以時設不得同時而除經帶祥祭雖以時設不得同時而

除喪是祭不為除喪明矣如舊說葬畢而後再祭則仍為除喪而祭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金華鹿氏曰林朋友死于我殯之義則練祔不必大功親黨皆不可得而辟推行有死人尚或埋之之心則虞祔不必朋友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虞之各不同也

士要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為君之父母妻長

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降而在總小功一條當在已則否之下總小功降服稅正服不稅則此云父稅已否者蓋謂從祖父母從祖諸父昆弟在小功之列者不及之下脫從祖二字耳不然豈有祖父父母而可不稅者且降而在總小功者尚稅之期年反不稅乎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室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却氏曰庶子為嫡母後嫡母死不為其黨服是後其生不後其死也猶勿後失節以從從釋之庶子從安而可謂之從從乎此亦禮之可疑者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妻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此與開傳又同開傳此文斬表而言則除服者所以申不除要經之義易服者所以申去麻服易之義謂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婦人易首經不易要帶也下因受服而推言兼服亦易輕者與上之易輕自別鄭氏混解之殊屬無謂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後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

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後之辭一謂呼鼻之辭一也男子稱名與婦人書姓對言自謂書銘之詞與後無涉蓋言復者呼天子呼某甫不同而呼奉則一書銘者書王書公侯不同而書名則一但書名則有男女之異身男子稱名則書姓不必言不知姓者傳世既遠氏族屢易則有不可知者非獨婦人也男子亦稱氏故士喪札銘曰某氏某之柩舊說以為般禮誤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此言男子之妻經婦人之首經也禮弓曰婦人不葛帶謂三年之喪也則男子三年無葛首經可知麻同皆兼服之謂以斬衰之葛首經而兼服齊衰之麻要經也婦人則以苴要經而兼麻首經故曰皆兼服之此兼服不言麻葛與問傳之言麻葛兼服者自不同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

事其葬服斬衰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古者大夫不世爵則適子與庶子同庶子降而適子不降者散宗之義也大夫不主士喪使士死無後親屬惟大夫恐不為之主乎此蓋春秋以後大夫驕貴輕變其札記者不察而混入焉使後世之人習聞其說不幾以人爵而廢其天性乎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類附則耐耐之此謂無士可耐者故耐於大夫也

繼父之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猶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鄰氏曰無主後謂于無大功之親為主繼父亦無大功之親為後也有主後亦然舊說殊混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南面蓋言哭位凡哭者為位以待弔賓也

耐葬者不筮宅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

諸祖父妾耐於妻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

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士大夫各有小宗之廟焉得耐於諸祖若謂公子孫初為大夫士者卒哭之後未得立廟故必耐於諸祖則耐者其暫也左傳曰卒哭而耐而作主特耐於寢蓋三年喪畢然後耐主于廟未及三年主仍在寢奔哭之耐不過一祭使神依其祖為後日奉主之地也耐于它廟此何義乎此必諸侯庶孫為大夫士而無後從祖耐食者不得耐于大宗故耐于祖耳札惟大宗與無後從祖耐食者不得耐于大夫士則有無後者失要母不世祭梁傳曰庶子為君而為大夫士則有無祭于孫止者非絕祭梁傳曰庶子為君而為大夫士則有無祖姑者謂耐食于妻祖姑之一以上而耐耐者謂問曾祖一而耐始也謂諸祖之妻也承上三項言之餘詳雜記諸侯不得耐于國高祖之祖也據承上三項言之餘詳雜記諸侯不得耐于天子謂天子之祖也據承上三項言之餘詳雜記諸侯不得耐耐則必為之立後矣此非大夫士之無後者比特因賤不耐貴而究言之以起下文責可耐賤之義然士無可耐則易牲

而相于大夫若大夫而無可相又不得相于諸侯則比于繼
別之宗為之立後可也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為妻禫為慈母後者為庶
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父母妻長子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其年在十九以下者既冠而為丈夫笄而為婦人則已昏嫁
而有父母之適矣雖未越乎殤之年不得謂之殤也如族人
之後大宗有為此殤後者則以為後之服、之不得以殤故
降也禮三十而昏二十而嫁以宗子少孤早昏以奉祭祀也
禮之宜也舊云未昏嫁何必兼婦人言之後未昏之男猶可
後未嫁之女有是禮乎鄭氏曰後者承其宗事非為子也婦
人何宗之有

久而不葬者唯主葬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箭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

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

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杖以輔病也以據主也主喪者必于即位之時正之故杖與
不杖也惟于即位之時辨之喪無二主故適之所主庶不敢
主也祖之所主孫不敢主也惟祖之所不主者而後主之是
固然已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大功而未嘗有杖子何所避也

必父所不主而後杖乎蓋主喪者不必皆杖而以杖即位者
非主喪不可故適與庶祖與孫俱杖而即位也問喪篇曰父
父為主而不杖于以杖即位又嫌于侵其主也問喪篇曰父
在不杖杖蓋父在為母父既以杖即位則適子即位亦不以
杖也雜記云為妻父母在不在杖此云庶子可以杖即位豈雜
記止謂適子與孔氏以彼為同官者其或然與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
已塋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則主人之喪則不易已

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養有疾者不喪服養所養之人親于所為服之人也故死則
遂以所養者之服主其喪以服之重者易其輕者也非養者
則是所為服之人親于有疾之人故不得舍已之喪往而養
之若死而主其喪不得以服之輕者奪其重者故不易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祔于女君蓋亦為壇而祔祭也此謂高祖之下無諸妾祖姑
而五世之外又不同廟故不得已而為此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于主之祔則舅主之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

集說有二當以後說為正此亦周禮以後大夫世爵相臨故
士與大夫雖繫親屬而隔絕如此先王制禮之始恐未必然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
而後之墓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下殤小功帶藻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報即報服之報謂此死者于生者其服本同雖以下殤而降而麻不絕本与本服同故曰報也

婦附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張氏曰二附字為句謂附于祖姑也。不易牲不易卒時所用大夫牲也。夫不為大夫妻不易牲。夫后為大夫妻用大夫牲。是皆以大夫牲也。聖王喜長而惡短。故其制如此。接自卒至附不過五月之間。退者不遠。奪其所固有所以容其悔過也。進者則遠。所以所應得所以勸其為善也。于其妻之牲如此。則父母以上皆可知。若云失位則降其牲為大夫則以大夫牲而吉已足。何必作此迂曲之詞。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之無服以害于祭故則不祭之時亦得伸其情矣。但以情有所奪非札之正難服。猶無服身豈真然。視如路人哉。如或被出而不更嫁。又不可以祭論矣。若于上出母之喪。子思猶在則祭。非于上事也。子思亦不使喪則必別有所為。札固不執一說而定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則杖女子子在室

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于一人杖

男子必為主而后杖婦人則不必為主而亦杖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

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父母也一日而委之中野何以為情自然悲痛之至若在初殯故虞卒哭之時主人免而衆親亦助之哀。雖總小功無不免者。殯事而後主人去免則衆親亦不免矣。或有他故而將殯者既葬之後暫復喪冠。虞未期即免。或有他故而殯者則皆免。其餘盡同。故士虞禮曰如葬服謂未虞之時也。鄭氏以為殯至卒哭皆免。非也。為兄弟既除喪者謂總小功之兄弟也。士三月而葬則已除。大夫五月而葬則已除。道路之間不便于殯且道遠時久亦以節哀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必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去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儀禮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緝喪未成人者其文不解其始也

既無變服其終也亦無不變之服矣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

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

哭三袒

奔喪篇云奔母之喪一括髮此云不括髮非也。孔氏曰親始死哭踊無節五哭三袒蓋聞喪久而殺也。此特謂已殯而未若未殯之前當與在家同。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不為舅後謂舅死而後來未嘗為舅服三年之服是為後之
札未盡也故曰不為後死而姑為之服小功與庶婦同姑以
舅為主也鄭氏謂夫有廢疾他故不可傳望則不得稱遠婦
矣謂死而無子與庶婦同何以舅不為服而姑服也注疏本
作不為舅後集說增一姑字不知何據

讀禮記畧記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晦翁曰祭祀之札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
直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濶遠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
苟非察理之精微推誠之極至孰能與于此哉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邾氏曰禘祖之自出即合祀禘禘即祫也其札大故曰大
事諸侯及其始祖為大夫士以及其高祖為大夫大
夫士欲祫其高祖必因君之大事而省視焉乃以尊祖之情
求祫于君于者求也按祫有二禘廟之主合食于太廟謂之
禘禘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饗與享之大祫亦謂之禘
及其禘遠不遠其禘祖親于殷而周可知也蓋自始祖而上
精神遠隔不假禘祖之靈以接之何由可及則禘即為祫誠
無疑也王制諸侯亦得有禘大夫亦得有祫廟以于祫誠
義推之則諸侯請命于天子以祀其祖之自出大夫請命于
天子以祀其太祖也亦仁人孝子之情禮之所不必禁也詳
見王制篇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蓬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不以卑臨尊謂不以諸侯之卑禮臨天子之尊也故王述所
由與則連王之非王述所由與亦必祀以天子之禮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賙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天下事固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其效淺不固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其效深無它得其要領之所在而已故前此者五而民不與焉方氏曰念之不忘謂存而愛者人之所不可忘也却氏曰親功賢能係乎人主仁愛之一念故存愛終焉五者兼得則親功賢能之業廣而愛無不博故民皆得其所以五者一失則倫常乖天理滅大亂起而民莫得其死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度軌章物此固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也可得而變革者民之效于身目其效淺也博典庸札此不固之于民而得效于民者也不可而變革者民之效于性情其效深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不為異姓言也然同姓而名不正者千百而一見蓋宗立而名自正也異姓無所統而名不正者姓多故異姓主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慎乎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六世而別族不特諸侯之庶子即大夫以下亦然如魯季氏之別為公父孟氏之別為南宮晉趙氏之別為原屏荀氏之別為中行知氏皆是也氏族既分親族既竭又弗繫以姓弗綴以食則教變而後其所由來不可復記于是而通昏者蓋或有之此惟夏殷以上則然周禮小史掌真繫世辨胎穆是也歷百世而弗別弗殊何由而至于讀亂周道之不通昏姻非有異于古其所以聯同姓者詳于古而可久也孔氏謂殷人五世通昏諺矣奔娶于克為同姓者詳于古而可久也孔氏謂殷嘗論之大夫士庶亦必有百世不違之宗而後能信也顧士庶皆得祭其始祖良有以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自仁者自吾心之愛也自義者自吾心之敬也名者仁義之名也曰輕曰重皆自祖言之自吾愛親之仁循親而上以至子祖則輕者在故名曰輕自吾敬祖之義循祖而下以至子義之重者在故名曰重如服綬于上仁之輕也祭隆于上義之重也一輕一重仁義相濟理之固然不可變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子則為繼禰之小宗而上不得宗君故無大宗公子即別子為大宗之祖而上不得繼禰故無小宗公子既不得宗君而當其身亦未有人宗之是無宗人亦莫宗也

者公子之宗道也

適庶蓋謂子孫之適庶也公子之庶子孫無所統則散故公為之立大宗使宗其適者百世不遷以收之此公子所以有宗道者君父之命集託因鄭注以適庶為公之兄弟大夫之兄弟一也同母異母豈有大宗小宗之辨哉鄭氏之說恐非是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方氏曰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適以旁而屬正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

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仁義之道至大而原始及終在于親故親為人道之至宗庶者子孫所對越也族衆故不可不嚴社稷者祖宗所勅也祖宗嚴故不可不重百志成謂養生送死無憾而孝弟忠信可修也刑法也禮讓成俗可為法也自親而至于天下樂在上者豈不光顯在下者豈不順承而又何厭斁之有

讀禮記畧記

少儀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替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新定師氏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親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不得階主言恐不得將命者適適為之階主耳按國者乃國然之國比輔也謂輔助執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啟者曰贈從者臣致榼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啟者曰榼親者兄弟

不以榼進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賜馬入廟

門賜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賜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

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納甸即納賦稅之意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賜馬以駕魂車賻馬與幣大白兵車皆送喪者所用死者所用必入廟門生者所用不必入廟門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

矣有尊長在則否

問品味曰子盍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生平有以信于己自可推誠以待人雖民械縱橫而無所猜慮也嘗量也齊語嘗相其質是也計量其物之貴賤亦似有欣羨之意不嘗則視之若無也此二句亦根不疑不願大家者信其在躬之可貴不嘗重器者信其在躬之可寶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不戴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徐氏曰不戴問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也義與志與者自謀于心也書言官占惟先蔽志此言志則否者志有公私之辨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

所之喪俟事不植予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

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晦翁曰此皆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己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他弟子必自洗爵而請若耦勝亦不煩他弟子酌而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綬

升執轡然後步

此叙執轡者其事有五而已不以先後為序坐一也帶劍二也負綬三也以散綬升四也執轡而步五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

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亦然
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非獨量君之能用我與否也量我之能格君與否君能用
我則事之君不能用我而我格君則事之非然者未有
不悔者也顯出處大節不可不量若乞假于人為人從事其
道至細也必量而後行者道固無間于細大也忽之于細遂
及其大矣故無往而不致其慎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晦翁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敬慎也道舊故扣陳勝之
容道勝故情以取憎惡之類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
則張而相之廢則墮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社稷之役言如役人供役為所當為而已不知其他也亡謂
死亡有止而不疾即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

母核來母報往母漬神母楮枉母測未至

杜氏曰楮起曰核急反曰報母測未至即行法俟命之意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德者士之本也藝者德之用也法者工之本也說者法之用
也考工記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介之所由與有
說鄭氏謂說者鴻殺皆有所宜之意

母訾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

母訾與不訾重器同義母身質言語謂以言語扶人之疑必
有所依據以取信不可遽已宵臆強為質正也

言語之美穆、皇、朝廷之美濟、翔、祭祀之美齊、皇、
車馬之美匪、冀、鸞和之美肅、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
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
負薪未能負薪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此國君之子幼曰能御必誤文
也鄭氏以御為治事既能治事何得云幼大夫之子幼曰能
正於樂人正者徒其政也與能從樂人之事何所分別意能
御當屬大夫之子能正於樂人當屬國君之子此蓋錯簡耳
曲禮之言能御待據其稍長而言故與此異以擬國君之子
非其倫已

執主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

手拜葛經而麻帶

孔氏曰士虞禮男尸女尸若吉祭則惟男尸故祭統云
設同凡是也周禮坐尸婦人亦然喪服小記為夫與長子稽
顙集說云或曰為喪主不手拜亦肅拜者與小記違異其義
非也肅翁曰雙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古樂府
說婦人云仲腰再拜跪是古者婦人亦跪拜也今婦人立拜
非古也按古人之坐即跪也肅拜而曰為尸坐則為坐拜明
矣手拜與拜手同手下至地而頭下至此禮輕于稽顙而
重于肅拜也

取姐進姐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曲禮曰侍坐于長者履不上于堂是脫履不獨在燕也以燕與祭皆禮之大者故對舉而言之凡坐者以脫履為敬祭則奔走故以不脫履為敬也

未嘗不食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

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孔疏曰知朝祀之副車曰貳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皆有貳車是也知戎獵之副車曰佐者周禮田僕馭佐車左傳乾時之戰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

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周禮諸侯大夫車服各如其命數大國之孤不過四命則大夫安得有五乘然禮云國君送葬遣車七乘大夫五乘與此畧同何也周禮又云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則大夫之得有五乘者以此耳曲禮菑路馬有誅謂君之馬也此樂云有貳車者則大夫不在其內矣乘馬服車不齒與下之弗賈同義不過謂敬上之禮如是非謂法之所禁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

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

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

犬名

徐氏曰犬名若韓盧宋鵠之類食犬則無名也

牛則執紼馬則執鞵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

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秦冑器執蓋弓則

以左手屈獨執附劍則啟積蓋製之加夫枕與劍焉

製之謂仰其蓋而加于匣上也如重匣然故曰製夫枕與劍如于蓋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積筭籥其執之

皆尚左手刀卻亦授類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郝氏曰几類之類也古人佩鑄觶即今之錐方氏曰卻亦授類者刀頭也禾頭為類故刀頭亦謂之類刀以把處為首凡言澤劍首吹劍首皆言柄也按毛遂曰如錐處囊脫類而出非但末見而已則雖之謂類也

男子拜而尚左故執物亦然詳見內則

乘兵車出先入後入軍尚左卒尚右

尚左尚右承上乘兵車而言兵車惟元帥居中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不在鼓下則御居中或右居右而軍將居其左故曰軍尚左百人為卒之勇者常在車右而備戰故曰卒尚右舊說以行伍言非也行伍者制貴于畫一何尚左尚右之絲身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是樂伯為將而居左也傳又曰軍行右轅左追尊是勁卒在右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誦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母放飯母流歛小飯而亟之數

噍母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小飯而亟之亟音企類數也小飯不嫌頻數防噎也舊謂恐或見問者非君子食不語也

或見問者非君子食不語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爵皆居右
鄉飲記凡真者于左將舉者于右蓋凡飲酒者皆然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腹夏右膾祭脰

孔疏曰少牢禮及公食大夫禮魚在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
亦隨俎而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惟有司徹則俎魚皆橫載也
尋常燕食亦用此禮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贊幣者致幣于賓也尊賓故自左詔辭者傳令于下也尊君
故自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枉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

飲

周禮大司馬玉路是君之僕也及祭酌僕左執轡右祭兩
軌祭軌乃飲其禮正與此同故曰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軌與
軌同謂轡頭即軸之兩端也范與軌通謂轡前也考工記注
云軌式之所謂樹軸正也蓋與底之匡廓為范而一面見于
式前故曰式前軸端之軌從車旁凡或作軌或作範即此范也
也軌前之軌從車旁凡或作軌或作範即此范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君子不食園腴

牛羊麋鹿食艸腸胃之間有脆膾以轉食即俗名百葉是也
犬豕食穀則無之故與人相似夫腸胃之似人亦甚隱微矣
而君子所以養其仁心者自無所不致謹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儀禮凡飲酒者其禮重則坐祭率爵其禮輕則坐祭立率爵
故鄉飲賓介主人皆坐飲眾賓皆立飲小子之異于成人亦
猶此已

凡洗心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滷者不以齊

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嚙祭耳

孔氏曰本不淨末萎乾故去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尊在南為酌者之左即為尊者之右何不言己之右而以酌
者為言蓋君在阼西面酌者從君不敢斥言君之左故言酌
者耳尊壺者以壺為尊猶言尊于瓶也壺口之外又有小口
長其喙形如仰鼻如謂之鼻

飲酒者讖者有折俎不坐末步爵不嘗羞

飲酒謂凡飲酒者鄉飲酒禮燕禮及大射鄉射皆在其內讖
者讖者特于其中舉事之小者以明其法之嚴不遺小事也
有折俎者必待徹俎而後坐以終無算爵之時乃嘗羞也
鄉飲燕射皆然士冠禮饌不徹俎則終不嘗羞則雖有
庶羞不敢嘗也讖亦可知己舊說不坐不嘗專言讖則雖有
謂且讖饌不得有步爵也

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腥而不
切膾為辟難免為宛脾皆腥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鄉飲鄉射及特牲禮皆云設折俎坐執爵祭脯醢與取
肺坐絕祭與如于俎賓主同之是取之反之皆不坐惟祭時
則坐身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振祭如于菹豆不云
與故知尸則坐也至于肺脊幹魚之類皆佐食取而授之佐
食受而反之尸惟坐祭而已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服之名如深衣圓袂應規曲袷應方負絕應直下齊應平之類罔者即習而不察之意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不讓不辭不歌則廢酬酢動備之禮矣主人執燭為敬賓也然一執燭而諸禮有所不違非所以樂賓矣故客辭即止蓋為此也歌者古人燕會必賦詩以見志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柎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

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宰則以牛左肩臂膈折九箇少宰

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告于君子以卑而致尊也阼階之南、面而拜牲反皆然蓋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也特牲少宰士大夫之禮祭尚右肩則獻其左固也若諸侯以上合亨而饋則所致于君子者亦即所祭之物而已致福如周札都宗人家宗人凡祭祀致福于國是也致膳如玉藻膳于君有華桃芣于大夫去芣于士去葷是也

國家靡敬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練食器不刻鏤君不獲絲履馬不常秣

注云幾附纏為沂郭蓋若今之關于矣雖者刻鏤雜文以飾之也却特牲言丹漆雕幾此不言丹漆則刻鏤在罔不用漆飾容或有之組練謂以組束甲也絲屨謂以繒帛為屨也方氏曰五事以車馬始終者車馬在禮為重

讀禮記畧記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

憲謂制度也諛說文云小也誘也謂導引其端也每發一思慮一制度必以親賢為先務亦足以導引聲教之端然而眾著其法未見其心故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則其好賢之誠已無所不達故足以感動志眾然而眾感于志未決于性故未足以化民

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先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先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以上下文詳之教自上人言學自下人言天下之人食而弗知味者有矣未嘗不食而知味之旨者學而不知道者有矣未有不學而知道之善者不學則同流合汙皆自以為至知不足者鮮矣不有以教之則學者因陋就簡皆自以為至知困者鮮矣自反者自反于道自強者自強于未至也自反而後可教自強而後益進于學故曰教學相長教之功實居學之半也先命語意重學此則重教故下文皆言教學事舊說以教學自一人言之似与下文不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戒于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邾氏曰塾家學也街巷也國中杜鄭氏沈于周禮鄉邾飲酒以充屬于鄉而鄉為學因改術為遠以配鄉然法邾飲酒以充屬于鄉而鄉為學因改術為遠以配鄉然法邾飲酒以充屬于鄉而鄉為學因改術為遠以配鄉然法

戒曰蟻以為父是也術與述同猶也教人如育蟻子飼之以時慎而勿失其成緇而化也必矣

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此之謂乎

天子視學若文王世子云云者則天子之于學亦大踈矣且觀之禮不通釋菜養老所礙于學者遠不得其志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務綏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其藝不能樂

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呶畢多其訊言及于敷進而不得其安使人不

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親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禁于未發者先之以理義之悅則邪僻不能入也當其可者生机欲動迎而導之緩之則復窒也晦翁曰當其可謂達當可告之時不當以年為斷吳臨川曰節如竹之節能此亦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雜摩如兩石相磨互有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不如相觀而善之益為多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

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

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却氏曰道弗牽則行有常而和強弗抑則氣自平而易開弗達則味有餘而思輔氏曰和易以思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昔人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為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教

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域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晦翁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緒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三者皆不務誇言使人自得之意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也者所以故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吳氏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所謂博喻也教人各得其宜矣孔疏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者言古聖人無不慎擇其師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

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未得師擇之不可不慎既得師事之不可不嚴師嚴道尊至于天下之民皆知敬學所謂化民成俗于此見矣尊尸者尊神也尊師者尊道也大戴記曰先王之道無北面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父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徙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

皆進學之道也

晦翁原解說亦作悅謂義理相悅也即怡然理順漠然水釋之意兼說所引讀如字者猶是疑詞非正解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問之學謂學者隨所問而記之也以若此之學教人則學非自得何益於人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猶聽訟之聽于人之問但斷其是非使之自思而更問不以已意語之也如心之既窮不能復問然後以己意語之如久行迷路忽然得津自無復旁岐之感矣或有愚昧之人語之而仍不知則姑舍之俟其雲開日出指點所從定有豁然之時也舊解殊覺支離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

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知水無當於

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

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句申上文三者之辭又以起下文見道之活潑觸物可通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大德大道大信以大時例之當以天道言蓋即比物醜類而推極之也德莫大于天無職不任而不以官名道莫大于天

無用不遠而不以器名信莫大于天終古不與而非有要約時莫大于天終古不與而非有要約形象用故能成其大君子察之可以知本而海善成性于是而用志焉必先務之為貴河小而海大故先教而後化民成俗也

讀禮記畧記

朱朝漢字原流畧記

樂記

孔疏曰劉向所校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其目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年實曰師乙曰魏文侯餘十二篇其名猶在而篇亡按十一篇次序已亂與史記五異不必強分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

延平黃氏曰彈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五聲相應而變生焉下言聲成文謂之音者言聲有所變此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故高下合節而可比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聲出于氣出于心衷者其氣結故聲嗷以殺樂者其氣舒故聲嘽以緩喜者其氣順故聲發以散怒者其氣逆故聲粗以厲敬者其氣肅故聲直以廉愛者其氣溫故聲和以柔此六聲者非性之本有以感之而異焉則亦可以感之而使同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先王之所以感人心者凡禮樂刑政皆是也其名不同其歸則一皆慎其所以感之使人心同出于正以成其治道然人心不可見惟形于聲音者為最真凡禮之道志政之一行刑之防姦繼于樂之和聲見之一治一亂一正其政判然其音亦隨而異聲音之與政通摠由于人心也

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聲之最洪者為最貴其所統者多也然而有正宮有夾宮者君之道至難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五者各得其理則形和氣和而聲亦和而各失其理則形悖氣悖而聲亦悖上言音與政通特舉其大概衆庶所知此言五者之治亂分應于五音則惟君子之所知也律書曰徵若氣細若聲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舜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用此道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

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倫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即君臣民事物之理推而行之即為治道約而守之即為禮審樂而知政之得失則于君臣民事物之理無所或遺故曰治道倫然知樂者非特知之于既彰也辨之于發微之際而倫理之秩然一毫不亂則幾于禮矣幾于禮者猶言精于禮也禮樂皆得其精微故曰有德德者得也言自得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效味也清廟之瑟朱絲而疏越壹倡而歎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之欲也將以教民乎好惡而及人道之正也

知樂而幾于禮則禮樂非二道德之在得其本而已得其本者無事于末何極音致味之有大有希故有遺音至味必淡故有遺味凡民之好惡所以不得其正者嗜欲害之也嗜欲競而憂氣激先王之教之必先有以平之音希味淡之際使人務然會心則嗜欲意氣而無所擾而民之真性自出好則人之所同是惡則人之所同非所謂及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弱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好惡未動之初粹然至善者人之性也以其降衷于天故曰天性平且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人之情也情之初幾未離乎性物至而應不為物動故曰利貞者性情也物交物則引之故威于物而動感物而動者乃情之末流不可言情謂之性之欲之所動嫌于無性也故稱性為人欲未窮天理未滅則猶然性為主也知者利害得喪之知知者起而己事則猶然性為主也知者利害得喪之知起然後好惡形焉則好惡已違其初然性固在一反躬而得之猶是不遠之復也無已違其初然性固在一反躬復誘之于外終不能反躬己以求其性是則利害得喪之知惟微之通心不足存矣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幾希之問人禽判焉則治亂繫焉好惡之不可無節也如是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禮即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脩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者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合情飾貌者禮樂並行之事合情者樂之和即禮之得其宜故曰禮義立飾貌者禮之檢即樂之成其文故曰樂文同義立而貴賤等則非偏勝之禮文同而上下和則非偏勝之樂賢不肖之別異而非離也政之本也均同而非流也非流則爵皆和樂之輔也仁義則非離之本也均同而非流也非流則爵皆吾天性之敬也仁義則非離之本也均同而非流也非流則爵皆

法難之樂不可行者哉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
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
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樂始於歌詠歌詠出于宵臆之間故曰由中禮始於威儀威
儀作于形貌之間故曰由外中者率其自然而故曰靜由外
者得其條理故曰文靜順而不違故易文秩而不亂故簡易
則各得其所故無怨簡則各安其常故不爭大者備乾元之
坤元之至以入乎無間言之所謂百物皆化厚物皆別是也
四海之內當如應氏說孝弟則無犯上之事故合父子明長
幼所以敬天子也天子不怒則天子享無怨之樂以敬天子
則天子受不爭之福此揖讓而治之明效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天地不過一陰一陽陰陽不通一分一合同同即所謂
物不失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和以生物樂之和以贊其生故百
樂者聖人成功用鬼神者天地之功以報其成故祀天祭地禮
言其輔相生成通于鬼神也四海之內安得不合敬同愛乎
殊事者如質文之異宜異文者如文武之異奏禮樂之情即

愛敬也愛敬根乎性而發乎情徧四海歷百世而不可易也
明王得其本以相沿故質文之事與時並遷而禮無不行也
惟孟子識得最真無他愛敬而已 石齋先生曰一貫之道

故鐘鼓管磬羽籥于威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也蓋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揚榘禮之文
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禮樂之情亦謂愛敬也知禮樂之情者知情之各有其文故
能作知禮樂之文者知文之各有其情故能述作者因情生
文則能研裁以窮其愛豈非聖乎述者因文見情則能繼志
以達其事豈非明乎明聖者先明而後聖也先明後聖者由
述而作之謂也非明乎古人之文也後世學者泥于文而忘其情固不
足與言禮樂專于情而畧其文亦未可與言禮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厚物
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興禮樂也

天地交之謂和故百物化之天地判之謂序故厚物別和者以
陽施為主故樂之和由天作序者以陰順為主故禮之序由
地制過制者分析過煩則序者反以過煩者發揚過繁則和
者及暴明于天地者明于天地之和序必易必簡而無所過

論倫無志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恭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通說文命思也故大雅於論鼓鐘毛傳訓論為思蓋
謂上之倫者次序不紊所謂樂之用獨舉金石聲者
者愛則小民常樂之若散恭順則入樂則流通而無間故
先王以欣喜歡受之樂行其莊敬恭順之禮使民見其樂而
不見其苦則禮樂之所以能與民同者得效于金石聲音為
多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治備其治辨者其禮具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禋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

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春作夏長仁也秋飲冬藏義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

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功大樂備則所備者非以器也治辨則所具者非以物也
也禮五帝三王禮樂不同治樂執其則者祭之物何足以言
達也禮五帝三王禮樂不同治樂執其則者祭之物何足以言
而禮五帝三王禮樂不同治樂執其則者祭之物何足以言
地合其德故禮而不拘乎物故不以也教樂而不拘乎器故不
道曰陰與陽立則禮之道曰柔與剛立則樂之道曰仁與義
以行也流而不息合陰陽而化則陰陽之氣與天地之氣
之樂也所以與春也春而仁則陰陽之氣與天地之氣
陽和有之故欲歲為義此天地之用柔故生為仁秋冬以陰
而用也故欲歲為義此天地之用柔故生為仁秋冬以陰

仁常主和故近于樂義常主別故近于禮和者其氣伸而生
長故率神而從天之陽別者其氣屈而歛故居鬼而從地
之陰聖人作樂以應天之職地之職地之職地之職地之職
輔相者既明且格則天之職地之職地之職地之職地之職
樂備禮具者如此豈區、干戚執享可謂備具乎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
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而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

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錙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者太始而禮居成物者不息者天

也者不動者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承上文而申言天地官之義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也君臣

貴賤大小皆言其官也方猶所也方以類聚如高者聚為貴
者類聚如小者聚為賤也性命不同者各遂其生也天之動
之謂成象在地之時也山川壅竭之謂成形也天之動也
則禮本於天地之序也地者天之化也禮與樂而益順其序故曰
地也本於天地之序也地者天之化也禮與樂而益順其序故曰
則禮本於天地之序也地者天之化也禮與樂而益順其序故曰
則禮本於天地之序也地者天之化也禮與樂而益順其序故曰

禮者形也氣為太始樂以宣之形為成物禮以定之一始而不可已者天之運也一成而不可移者地之虛也自其迭用素到者言之則動不離靜不離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天地之間所以妙萬物而無窮者此陰陽之至理而聖人以為禮樂之全功也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義亦同此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教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制樂者制其差等如行綴遠近之類也王者作樂以崇德則諸侯德盛而賜樂國所宜矣治民勞者尚絲枳也治民逸者尚節化也鄭注曰節則德薄節則去遠舞人少也遠則德盛節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曰節謂節聚舞人行位之虛集說謂治民而勞者德盛治民而逸者德薄則子賤之鳴琴反不若巫馬期之戴星乎如急荒之君得免禍請幸矣其得有賜樂以謚擬舞者見所設之樂合于人心之大公傳之後世而不可湮沒也倫舉歷代之樂之名義証舞之可以知德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寒暑以時即天地之和也風雨以節即天地之節也教必以時如寒暑之密移不則施之悖求之拂必敗其業故曰傷世事即下表樂之事之即如風雨之被物而不適不節者即下所云不莊不安是也不節則失其和故曰無功和不可以

每節則樂不可以無禮故先王為樂以法治之法即禮法也善者樂之合法也行象德者言樂之行象中和之德也下即正言以禮治樂之事

夫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脩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士以下所用惟豕曰黍豕曰一獻皆指士庶而言也札行于士庶而後風俗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

前言感物而動者言心之感于物而愛其聲音此言感物而動者言心之感于樂而愛其風俗孔疏義本如此集說更之前後重複語氣亦不合但疏以志微嘽諧之類屬之君德以噍殺繁文之類屬之樂音則又支離既言音生于心則邪正之音皆心傳也民之感于音即其感于心者也志微以善用此語作織微義亦可已繁文簡節言有繁者以文之有簡者以節之繁簡皆得其宜也賁大也詩賁鼓維鐘是已言粗厲之音猛起于初又奮之于末極其廣大也肉者實也

好流也言音之虛實相恭圓轉不滯也秋成木詳淋漓與
淋漓相似而不同淋漓者如水淋漓物振蕩之而已淋漓者浸
漬滂溢滋而不休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
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劉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
秦省其文采以絕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

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前言六聲非性者以其偏而未正此云本之情性者即數中
和之義度數者自然之度數非出于聖人之裁制故曰稽所
謂自然之度數者候氣審聲既涉范而難據累黍度指復參
差而不齊意當張絃試之自二三寸以引之以至二三尺法

指叩結其初必得結之中聲次之即得三分結之聲又
次之則得四分結之聲也初起之中聲約在八寸之內左右各
者所以為法而下生也初起之中聲約在八寸之內左右各
四寸而弱蓋古尺之三寸九分也結之燥濕生熟緩急細大
不改其度以此定為三寸九分至中聲左右各八寸一分而
上生下生之音連綿以是知呂覽三寸九分之說非無本也
第三寸九分為最初之音不足于自然而不可變者古之議
衆律可因以相生此度數之定于自然而不可變者古之議
樂者從未反此制之札義即上所云為樂以法治也義即札
之宜也合和道行是五音分奏而各得也交中發外是五音
並作而不相奪則為集大成矣節奏樂之起伏也文系樂之
曲折也起伏少則過于質直故廣之曲折煩則近于滯靡故
也絕德厚以性象事行以為人復性之靜而不運物之動
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
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一能是
觀形見于樂原于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沈氏曰樂觀如大

土散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
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衰而不莊樂而安慢易以犯節流酒

以忘本廣則容容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
子賤之也

表樂之分皆以禮終故禮則樂淫而表樂皆失其正不莊
則慢易不安則流酒于是聲之大者必至于教辟而奮志故
容容則不容正者必至于此義相發不容謂不容于傳曰寬則不
威嚴則不容正者必至于此義相發不容謂不容于傳曰寬則不
謂容容思欲則雖有條暢之氣感之適以長養其存而發舒
其欲故滅其和平之德也流酒之溺人不可拯救如此是以
君子賤而遠之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

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
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聲由外入感于人心志動而氣亦動故順逆之氣異其象
者凡歌詠舞踊皆象也倡和以下廣言萬物之理各以類應
非獨聲音為然故君子無所不致其慎而其要莫先于審志
前言慎所以感人也先道其志此言慎所以感已也必先和
其志反情者過其末流而反于情之最初則喜怒哀樂未有不
中節者志之所以成也順者無所矯激正者無所偏倚順正而義
自行乎其間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者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而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物之理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之理者之即形見之謂五色八風皆兼聲容言五音作而舞應之故五色成文舞以即八音而行八風故八風從律百度謂樂器之大小長短皆有定數也迭相為經者律有經緯聲為緯調為經也倫清者親疎貴賤長幼男女各守其位也耳目聰明者姦亂不留之所感也血氣和平者百體順正之所感也自一人言之則其效見于耳目血氣之間自天下言之則成乎風俗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以道制欲非有所勉強也以性命為可樂豈復以其身軀嘗陰穢之地乎是蓋制之于其原故能樂而不亂黃氏曰反情和志則以道自制其欲廣成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情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孔疏曰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教生教從志起三者相因從心而出故云本於心心先志而後教先教而後容教容

合于節奏乃成于樂故曰然後樂器從之按孔氏之說頗計而安未嘗以志教容三者為本王氏駁之誤矣以上述言心為樂本情深以下則德性之效情深者本之情而合乎性故深文明者稽之度數而合乎禮義故明氣盛者反情和志則四暢交于中也化神者一動一靜之間循環而無端變化而莫測也和順積中者見氣之盛集義所生也英華發外者見化之神日新而不息也夫人莊敬恭順之際可以龜勉而無失惟欣喜歡愛情必有所不及持苟非養之有素則情慢邪辟之氣乘間而發矣其能日新而不息乎故樂不可以為偽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者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倍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教具而樂之規模已立故曰樂之象文采節奏兼教容言之教有曲折而容之俯仰應之聲有起伏而容之進退應之故曰教之飾動其本者靜極而動其發也中節而和故可樂然後飾則其飾也不為獨文先鼓教也三步容也再始復亂兼教容也此言節奏之飾也奮疾謂容也極幽謂教也不拔不隱言文采之飾也獨樂而不厭則自始至終無所不善所以義立德尊也輪舉而不私則自君子以至小人無所不感所以好善聽過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斝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以發其美事故曰施禮以隆其根本故曰報樂所自生
始於和順之德也樂之則德自不可違樂之所為報也禮所
子之於禮諸侯大輅龍旂寶龜可謂厚矣必以牛羊從之者所
以為祭禮之犧牲而報情反始於是乎在也此二節當在昔
者身作五絃之琴之上贈諸侯之禮所以終報情之表實諸
侯之樂所以終章德之義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
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
之經也禮樂侑天地之情達天地之德降輿上下之神而凝是
精粗之體頌父子君臣之節

樂者太和之情出于自然故不可變禮者至正之理成于有
極故不可易樂近于仁親疏貴賤翕然同歸于和故統同禮
變者不可知禮之不可變者其誠也而用之則分辨是非而
相對不可易之中有偽者恭為篤志以者其誠而偽者可去
天地之情即和序是也神明之德即仁義是也降輿上下之
神即教和率神別宜居鬼是也知是則本安周歸誠偽不雜
而性情氣散棄于一致所謂凝也君臣父子既同辨異之節
可以得其要領而無不理治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
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螽蟴昭瘝羽者
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札樂之極功至于贊天地之化育而不悖不害則物之各止
性命者無不保合太和以為歸禮之道一樂之道也故曰樂

之道歸焉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于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
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

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
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周禮大司樂祭祀帥國子而舞如內則所云十三舞勺十五
舞象二十舞大夏皆是也二十猶近童故但曰童者樂師北
面而弦儀禮燕射鄉飲皆然商祝即周禮燕祝其職兼掌膳
而色之杜撰之祝號故謂之商祝士喪札有商祝又有真祝
亦其類也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違也藝成而下則局于藝
者尔行成而先非廢事也事成而後則後于事者尔本末具
樂精粗不廢得道之全林然後可以制作札樂以示天下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散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止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
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惟恐卧者倦而矜持也知正以廣謂舞容也文謂升歌清廟
武謂舞大武也于是語謂研窮樂中之妙理道古當述下讀
謂稱道古人修齊治平以明古樂之效也百餘順止以行其
義樂之所以修身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所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也鄭注曰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帥諸登歌合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柷會諸音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以

事為表裝之以棟：一名相因以名為今齊人或謂棟為相
雅狀如漆箭中有椎孔疏曰周礼笙師職云春牘應雅即此
雅也按周礼今本合奏皆作令奏當以此註為正

今夫新聲進俯退俯森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休僂後雜子女

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僂後局曲不能和正以廣也森濫不止不能治亂
訊疾也獲雜子女謂和獲之雜男女無別也男女無別則不
知父子矣皆指揭優言之如齊之女樂是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

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

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

五聲弦歌誦詩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

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好濫燕女其淫于色明矣趨數敖辟亦謂之淫于色者淫
馬求其所欲是趨數而煩也施為違其所欲是敖辟而驕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敬也難、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
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擗堯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
等瑟以和之干戚旒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

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

此即當在詩云莫其德音之上

鍾聲鏗鏗以立號、以立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聲表、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聚眾之

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立橫立武之類皆就下人言所謂誘民孔易者也立武是倡

率勇敢致死是激厲氣節立志是收攝放逸聚眾動眾是招

徠鼓舞之君子原有倡勇敢之意因鐘聲之宏壯而適有合

馬故思武臣原有厲氣節之意因石聲之堅確而適有合
故思死封疆之臣原有收放逸之意因絲聲之淅淅而適有合
合馬故思志義之臣原有收放逸之意因絲聲之淅淅而適有
之廣博而適有合馬故思聚眾之意因竹聲之清越而適有
好之也君子好之則臣為之矣曆史記作磬為是雅樂無濫音
無謹音其言濫與謹者對金石絲之音而言則近于濫與謹
也

賓年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脩成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徐氏曰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不得衆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故以此為慮也杜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武之心與衆之心俱可見矣發揚蹈厲下云太公之志則此云及時者蓋指將士言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

是也

下言武亂皆坐則左右皆致非致右憲左明矣下言進而久則無貪商之意報之不淫及商明矣故實以為非而夫子然之也非武坐非武音者言非大武之初法出于有司之傳

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脩成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邊之邊而又久何也子曰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發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

也

應氏曰武樂之始於不過蚤與久之而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分夾之蚤濟是故以趨天時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或之也久立以有待是緩以聽人心則靜如盤石之不可搖一息一緩自不可偏而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于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進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湯之國號本曰商武丁改為殷而封因之曰克殷反商者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武成曰乃反商政由舊是也下文皆反商政之實鄭氏讀反為及殊不成文應氏曰帝者之世已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封之於比干者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束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後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包以虎皮仍示服猛之意雖不復用而未嘗忘備也古秦之制兵異矣

散軍而卻射左射理首右射賜虞而貫牛之射息也解冕指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親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運以不亦宜乎

射義曰天子以賜虞為節諸侯以經首為節周人尚右故左射侯而右天子也古者天子射以選諸侯故先諸侯而後自射也應氏曰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也若天子諸侯各射一處非所以辨尊卑矣賜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偏覆之象經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義兵氏曰以賜虞經首為節羊之射以禘冕指笏易虎賁之劍此儀武而教以文也祀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教以孝也朝覲以教事君耕籍以教敬神養老以教弟長教固多術而文也孝也臣也敬也弟也五者為大矣此義甚長五者句當是錯簡應氏曰武王固無急于富天下之心又必徐以俟天下之化其氣象甚雍容宜武舞象之而運以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于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則神然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作德心遠日休故樂、則安而不躁不躁則不息而久、則近于自然而天、則變化而神天不言而信以其不試也神不怒而威以其不測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

順則民膳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晦翁曰禮主于檢束是主減也以其難行須勇猛力進故以進為文樂主于舒暢是主盈也以其易流抑而反之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按此即之解馬氏最善惟主減主盈之義未安當以晦翁所解為正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有施而無報則行禮者倦矣報者所以勸禮之正故曰得其報則樂減者進之盈者反之侯歸于性情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內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效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人之道謂人之常然也教音動靜皆率其自然故曰性術之變盡于此常然之道不有和平正大之道以道之則亂而和

平正大者莫過于雅頌之教故先王制之以為立樂之方
者所由以遠道之方也文即教成也此文論而不息言絃
不窮也曲直繁瘠廉內即奏如劉氏所解足矣方氏分屬支
離已甚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一者黃鐘之宮也審中較以制律呂凡八音之和皆以管色
定之故曰審一以定和也此物者比次八音之器節節者節
其音曲之節也即奏合者或即止之或奏作之其較和合也
成文者成五音相雜之文也此即雅頌之較所為制也故隨
所在而盡其善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
得控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
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賁氏汝成曰志意廣是善之本根容貌莊行列正進退齊是
志意之形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有動作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今因雅頌之樂得有威儀以定其命以全
天地之中故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
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獻戲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樂有雅頌以之飾喜則喜不流軍旅獻戲亦習于樂而行列
正進退齊以之飾怒則怒不逞喜不流怒不逞故喜怒各當
其類其所喜者必天下所共喜故天下和之其所怒者必天
下所共怒故暴亂者畏之此樂之效也而札亦行乎其間樂
之盛即札之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且而慈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
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古本多錯簡鄭氏因史記以正之是已歌者兼鼓與辭而言
肆者徑達之意風雅頌商齊各因其性之所合而歌之無所
矯飾故曰直己而陳德教出于性所感者深而明上下豈有
間隔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慈愛之蔽在于無斷肆直
而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故臨事而屢斷能斷之蔽在于
不讓溫良而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故見利而讓方氏此
說得之前釋釋歌高歌齊以肆直為柔溫良為到甚諤肆直
慈愛者以剛用柔故能述五帝之勇德而明乎商明乎商故
宜歌商以振其勇不則勇有時而急也溫良能斷者以柔用
剛故能述三代之義德而明乎齊明乎齊故宜歌齊以養其
義不則義有時而悖也聲高齊言之風雅頌可類推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葉木倨中矩句中鉤粟、
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也予貢問樂

上如抗者教自卑而高必用氣以激之下如隊者教自高而
卑弟順氣而送之曲如折者高下起伏之間數教多層折也
止如槁木者收教斬截無枝葉也倨中矩者教之出而端瓦
也句如鉤者教之轉而紆迴也考工記治氏為絃倨中矩
也今曰倨倨句一矩有半是矩之根者曰倨倨轉為橫者曰
方也粟如貫珠者官商安換字、歌入教中無字、然如矩之
後疊然如貫珠者官商安換字、歌入教中無字、然如矩之
詩序曰嗷歎之數者非以吟身務使長言和平不足故嗷歎之

嗷歎之數者在歌前有義理亦如後世之曲前有和後有
送也此記所言者樂後之言審一以定教和復明指其要終言精
之度數已畧舉其端後言審一以定教和復明指其要終言精
者之法蓋以人教為之主而八音度數之即奏皆可依此以
定也治天下者苟能慎所以感己又能慎所以感人樂之本
既正矣乃以前者而窮其安安見古樂之不可復與也

讀禮記畧記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東車之左
穀以其綏後其綦有稜縹布裳惟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
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綦為說於廟門外

於國於館以衣後衣者蒐所依也於道則以綏後綏飾以羽
旆即周禮司常所用之則亦蒐所依也鄭注明堂位謂綦即周
禮中車之大冕其有旒可知詳見明堂位明堂位謂綦即周
上覆者為屋下統者為裳惟鄭氏以明堂位明堂位謂綦即周
下文不合此言有稜則大夫士無稜可知屋既素縹則稜亦
得素可知鄭謂綦如縹則大夫士無稜可知屋既素縹則稜亦
得名於鄭謂綦如縹則大夫士無稜可知屋既素縹則稜亦

之問鄭以此推之則知自外來者必停于兩楹之間也周人
環于客位以其自外來不忍遠之留之於中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較以其綏後如於館死則其
後如於家大夫以布為綦而行至於家而說綦載以輜車入自
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精蓆席以為屋
蒲席為裳惟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與與堂惟摠名為精故言以布為綦而已輜車以全木為小
輪也鄭注曰周禮遂師有輿車天子以載極其制同乎棗
蓋半束車之輪按魯子問篇大斂則入自闕升自西階此載
以輜車適所殯則既大斂而夫云入自闕升自西階階者君
大夫之禮不同焉彼謂君大夫士一節者專指小斂倉卒時
言之也

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

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某實

却氏曰實猶信也遠使曰信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

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某死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

垂室

士次於公館謂未練之前也士字統衍次於公館當在練而

歸之上鄭氏分邑宰之士與朝廷之士近于鑿間傳曰斬衰

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垂室此言人子之於親喪則然若君之

喪大夫與士雖皆三年而所次自有不同故周禮宮正之職

大喪搜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注謂親者貴者居廬疏者

賤者居垂室引此為証是已于此則曰居垂室者邑宰也若

朝廷之士亦居廬所謂朝廷之士殆如宮正宮伯之類乎然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

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儀禮喪服父母之喪無大夫士之別惟大夫為昆弟為士者

期降為大功此已非古今父母之喪亦以大夫士而異必非

周公之制王肅張融皆辨其非當矣左傳晏平仲父喪窆練

新其衽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曰惟卿為大夫家語述其事而記孔子之言曰平仲不

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咎也以此觀之春秋以來大

夫自是以貴加其父母兄弟之喪與士者仍如士服蓋不敢以已之

爵酌其間于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仍如士服蓋不敢以已之

責加其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仍如士服蓋不敢以已之

已悼矣大夫喪札雖止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

連于庶人則服之精粗大夫豈得獨異可以証儀禮之是此

記之非中庸曰期之喪遠乎大夫則兄弟之服哭夫豈得遠

降又可以証此記與儀禮之皆非至若父貴可以及于子貴

不可以及父此尤齊東之語不待証而知其謬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緇占

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左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龜象也著

數也象先數後故又曰筮短龜長武成滕大誥洛誥惟卜

是從而筮則無聞是周之王業皆定于卜故以龜為大寶而

大龜之家不得寶焉者則大夫所自有者則有筮史掌之

無龜則無卜史臨事而卜人即在占者之中故不別言卜者

之小宗人卜人皆是也卜人即在占者之中故不別言卜者

而練以布曰麻衣練以素曰長衣練以采曰深衣考之孫子之深衣亦練以素而練止寸半與長衣之楹揜尺不同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大夫之喪大

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周礼卦師之職曰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礼卦師宗伯之職也故曰大宗人卜之職曰凡喪事命龜大夫宗伯之職也故曰小宗人卜人即大夫之屬也大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故卜筮兼占此言卜人作龜則前之有司特供卜事而已非卜者也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

衰衣衰大之衣漢書直不疑傳衰衣博帶是也諸服皆如端制属幅而已衰衣則後袂至藻所謂免其服者是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内子以鞠衣衰衣素沙下大夫以襜

衣其餘如士後西上

稅衣即袷衣稅者交易之義服問篇曰以有本為稅是也男于之礼服去端深衣則以深衣之製而用去端之色此禮服之交易者故曰稅衣婦人因之亦名袷衣為稅也此衣衰衣若鞠衣而衰大其制者也夫人以上衣皆後袂故不衣衰衣大夫妻推少牢礼被賜衣後袂則有非後袂者矣故言衰衣特稱衰衣鄭氏曰沙紗同以素紗最飾衣所謂衣緇高朝衣士昏礼如冢純衣如景詩曰衣錦袋衣襲景皆与緇通綱者士昏礼如冢純衣如景詩曰衣錦袋衣襲景皆与緇通即素沙也周礼王后六服有素沙即此性婦人有之鄭氏以為婦服有裏未見明據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氏曰池中有池池下綴絞以為飾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池者池者與左右各自有絞不相連屬鼎揚振動曰振若一池者垂絞當前而擗也曰揄絞二池者惟左右而尚缺無以蔽楹故以絞連屬而旁池下而不動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妻附於妾祖姑無妻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妻

士孫不得附于大夫祖而附于高祖則孫先祖食士孫得附于士祖不得附于大夫祖而附于高祖之祖而附于高祖之祖則又禘先大夫食禘得附于祖妃妻無祖妻之可附而于高祖之妻則又庶先禘食皆違祀也鄭氏之說恐未可信昭穆不可祭而上下獨可祭乎喪服小記云中一以上而附者謂間尊祖一沐而附于同高祖之祖也此云從其昭穆其義亦然若高祖之下又無諸祖則易牲而附于大夫可也餘詳喪服小記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君

堯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

尚功衰而附兄弟之場則練冠附於湯稱湯童其甫不名神也以大功之麻易之謂以大功之麻為其甚荒麻即下所云功衰也惟杖屨不易則帶之易可知此即言練後之服不言大功之衰鄭氏謂練而復連大功者以麻雖易其練者則衰亦大功之衰未嘗易也何獨云杖屨不易乎附兄弟之場以練冠不言喪言附者初喪服大功之首冠既葬而後雖曰降服無受然以親喪為重則以親喪之服為降服之受服亦禮之以義起者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雖未服麻

而奔喪及主人之未及經也跪首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

帶經之日數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絜祭不於正室

君不撫僕妾

樹者樹于妻也始之禮也... 其子自虞以前蓋自主之鄭以自樹為句非也... 記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撫室老及姪婦仕于家曰僕蓋... 賤于室老者妾蓋賤于婦者故息不及之于此言不撫僕... 妾則撫其女君之妾可知也黃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故女... 君卒而以妾攝自主其喪隆于衆妾也不皆自主又于正... 室殺于正嫡也不撫僕妾而撫其尸此又隆于衆妾也惟其... 隆則內有主惟其殺則分不踰所以家齊而國治

女君死則妻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妻為女君之黨服一攝女君即不為女君之黨服不故匹攝之漸乎先王之禮恐不然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適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大夫之哭大夫升經大夫與殯亦升經大夫有私喪之舊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升經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達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達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却氏曰此禮亦未可拘如前所臣者手足腹心三有禮焉可以新故責賤易其心也

喪剋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剋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剋絲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旬錫也

總與朝服布縗同細而疎密之數適當其半故舉以相况其色自不同朝服自用縗也却氏曰升把也詩曰舊柯盈升對盈掬而言可知

諸侯相繼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喪衣不以縗

先路喪衣車服之貴重者有盛札則束之服之以之與人則喪矣

道車視宰具疏布轄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輅有子曰非禮也

喪奠脯醢而已

道車送葬之車非明器以之載明器也置于四隅者車之四隅也既夕禮陳明器苞二簋三甗三統二四器各當一隅也其中以載服士喪禮記曰束車以載種載皮弁服道車以載朝服葉車以載簠筥是也明器皆三黍稷麥而曾子曰載輅為非禮者明器有名而無實所載者空器也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此固曾子之所訊也但道奠有牲而曾子惟言奠脯醢者鄭特牲曰豆散不饗味大饗尚服饋而已矣士喪禮遺奠用少牢是亦大饗之類故雖有牲而尚饋曾子曰舉所尚者言之也却氏曰生有饗死有饋死有饋皆以爵命為差故中具視其命數道車視其穿數周禮大行人之職上公九介九穿戴車九乘侯伯七介七穿戴車七乘子男五介五穿戴車五乘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檀弓篇曰國君七介道車七乘謂侯伯也大夫五介道車五乘謂士大夫之卿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太皁冠縗布之冠皆不韡委武去縗而後韡

太古之冠不韡至後世以大皁之冠為委武之縗冠以縗布冠為委武之冠然後有韡也却氏曰古者冠制小其武不能下委後世制始大武下圍額後有缺項者縗而始有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暢曰以掬杵以梧栝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半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大夫謂天子之大夫士故大夫與諸侯同玉藻曰君朱綠大夫去華士緇辟此不同者彼言帶之緣飾此言半帶之緣也半者緇辟也緇辟之緣五采若下篇而去制以五采也鄭氏以此為製尸之帶而謂紳之不加歲功既紳之安澤不加歲功玉藻所云無歲功者非此之謂也

醴者稻醴也甕甕筭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後埋之見問謂棺衣內外之間也既夕禮曰裁器于旁加見裁也甕于旁是器在見內也筭在見外也折者所以承席載土也既夕禮曰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是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小飲大飲故皆辨拜朝夕哭不惟無極者不惟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反而后奠當以祖奠之說為正
子羔之襲也論衣裳與稅衣總稱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衣之有緣者曰緣故周禮謂之緣衣裳之有緣者曰辨故與緣衣相配極者男女皆有之而辨則女之所獨也故士昏禮

女純衣總稱今以衣裳合而為一則衣既緣其襟袂後緣其裳之下端此即深衣之制以其用緣有類于衿故謂緣衿則其襲婦服矣據下篇表公問于羔事則于羔之襲去冕蓋已為大夫也不然禮之者者莫如章服蓋學于聖人而未如此乎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此為不及情與情之太過者在此常即一則勉之使可及則抑之使不過也却氏曰居間謂與男子更迭而踊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練裳一爵弁一玄冕一纁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公之襲衣即卷衣之襲大者襲大故最在外卷衣在去端之內其制必如端矣公之卷衣有二故一以親身一以表章服朱綠帶即玉藻之雜帶大帶即玉藻之素帶於辟者是也鄭以襲衣為襲賜之衣將為章服乎非章服乎非章服乎非章服乎昭特典如章服則既卷衣矣豈復有加焉若乎玉制曰三公一命卷若若有加則賜也賜服之重莫如卷矣古人衣制於此色不離去制不離端但其質有布帛者有淺深故其石而有種諸服

小飲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乎服也主人既小飲乎若以此易去則公大夫士則之即禮子所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舊說以為孝子之服此誤說也詳見喪服小記

公視大飲公升商祝鋪乃歛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予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主孤
西面相者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
者入告出曰孤某須臾予者入主人升堂西面予者升自西階
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于拜稽顙弔
者降反位舍者執臂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
須臾舍者入升堂致命于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
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表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爵
降自西階以東袒者曰寡君使某袒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臾
袒者執冕服左執頤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袒于拜
稽顙委衣于殯東袒者降受爵并服於門內雷將命于拜稽顙
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于拜
稽顙皆如初袒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
亦西面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須臾陳東黃大路於中庭北輔執圭將命容使自下由路西于
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
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臂與圭宰夫舉袒升自西階西面坐取
之降自西階贈者出反位于門外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臂相

者反命曰孤須臾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
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
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
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
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
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
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却氏曰古礼予喪于生者慰問于死者舍袒有期有哭臨不
拜不祭主人有拜稽顙賓無答拜蓋予生喪死賓客之情于
是為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高祝鋪絞紼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
于歛上卒歛宰告于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煉及束人專道而行
情至而不能不同者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紵粥之食是也事
重而不得不同者終夜煉及束人專道而行是也情与天子
同至人之所信事与天子同重人之所疑故特著之

讀禮記畧記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

皆服其餘喪之服卒事反喪服當猶在也。此謂期年大功反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此章記兩服處除之禮

此申言有父之喪而母死者雖得服其餘服亦必待小祥而後可行也顙者即練衣也母之練與父之練並舉故曰練祥皆行如謂既虞受服而練祥可行則下云同宮臣妾亦至而後祭何必三年之喪乎士昏禮從者被顙則顙為吉服集韻類綱祭絲皆通說文云絲某屬引詩衣錦祭衣是顙者麻布裨衣練之即為練衣舖之即為吉服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初禮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

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踊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

使人告者及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

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

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却氏曰父母初死而與祭于公非禮也大夫死當祭必告明曰不繹君子臣喪且然况于於父母乎非人君以孝教天下

之違不可訓也按諸父昆弟之喪既宿則與祭亦甚非人情既宿謂祭前三日三日則死者歎且殯矣豈有諸父昆弟之喪不一視其殯歎而儼然吉服行事乎此皆因曾子問屬卿大夫為尸之事故誤撰此禮故即引其語以証之不知孔子所云出舍以待事者謂待君之易人非待祭畢也說者以為待祭事之畢故以為尸推之與祭無不皆然此蓋出于周末漢初傳之人不知安作非先王之制明矣

孔子曰尸升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塋而後

祭

昆弟而異居者謂從父昆弟及從祖昆弟大功以下之喪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志平則從客志表則急遽從客則聚足而涉級急遽則散足而乘階此亦人情之常也禮亦因乎人情而已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

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却氏曰小祥大祥之酢主人啐之啐之而已虞禮尸酢主人飲卒爵者何也神惠為重故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賜稍輕但啐啐耳猶既塋既食水飲不食菜果若君食之大夫與父之友食之梁肉亦不避尊君父之命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

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喪主哀而敬為上者敬自能哀敬而哀自不至于過毀也

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喪主哀而敬為上者敬自能哀敬而哀自不至于過毀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鮮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垂室之中不與人坐為在要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要室不廬廬嚴者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場視成人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于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山陰陸氏曰親喪既祥雖有他喪未除必縞而後反他喪之服縞者既祥之服也按前言諸父昆弟之喪當除雖有親喪必服其除服則親喪之除服自不必言或疑親喪外除可以延緩故特言之

當袒大夫至雖常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宰卒哭成事附皆太宰下大夫之虞也推牲卒哭成事附皆少宰

諸侯太宰大夫以少宰上大夫得用太宰者喪祭之終吉祭之始得備物以事其親蓋異教也曲禮而去大夫以索牛是也它祭則不然若下大夫之少宰此常禮也而虞用特牲者周禮于男之大夫一命與公侯之士同記者據此而吉故其禮亦與士同也曲禮云士以羊豕則士亦得用少宰如士喪禮違其之類

祝稱卜筮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筮其兄曰弟曰伯子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聞轅而輟輪者於是其爵而後杖也

却氏曰以一人失札而遂廢衆庶之札非所以為教也孔子曰我喪其札

饜中以飲公羊賈為之也胃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飲不設胃則形是以襲而後設胃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遠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饜乎夫大饜既饜卷三牲

之組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裹也子不見大饜乎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五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三年之喪雖功
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
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此數節原非錯簡鄭氏改之終不可通今仍其舊期之喪父
在為母祖及妻于諸父昆弟之喪皆是父母為母期其服雖
期其弔人之禮則仍以三年之喪處之則父母之喪通謂之
三年矣功衰不弔謂功衰之喪不弔也問終曰弔即如何
不淑之意親喪之初蓋暇恤人之喪不弔也問終曰弔即如何
旁期而得功衰者禮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也諸侯絕
服謂大功小功總也服其服謂親喪之服也各以其親也
父母至情所關死感傷故服其親喪之服也各以其親也
聞遠兄弟之喪雖總死感傷故服其親喪之服也各以其親也
者而慰問耳練則弔者親喪之痛至此已殺則有服之喪
問自不能已小人情也既葬大功弔者大功之慘尤為迫切
雖未及練亦慰問而哭之不聽事焉可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為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期之喪謂諸父昆弟妻子之喪鄉人謂所識者禮曰有殯
雖憐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兄弟不同居者為從
父兄弟有期之喪也功衰謂大功之喪也執事謂襲斂等
事助其勞役也如以擯相為執事是與于禮矣曾子問為所
云與真非札擯相則可者謂廢喪服之後非謂未葬之時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

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相趨謂道路之間曾相追隨者相揖謂燕會之際曾相揖讓
者黃氏曰有喪而弔則視我服之重輕為去留之遲速札在
我者重于人也無喪而弔則視平日之厚薄為去留之遲速
情在中者稱于外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盥
坎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
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
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
往大功以下既葬遠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
衰食茶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
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
死君子謂之無子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不言有瘍有創者三年之喪已言之餘可知也

疏衰之喪人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
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
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
殯而從政

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殺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為何
常殺之有

孔子不取并人孺子泣為過情者抑之也曾子告曾申以嬰
兒哭為不及情者勉之也問傳曰斬衰之服若往而不反孝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天不依無常聲之謂也并人之泣孔子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于與父同諱母之諱

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而諱謂父母也于則為王父母自父母推之父之兄
弟于子為世父叔父之姊妹于子為姑皆所當諱故曰子
與父同諱若不遠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而世父叔父姑亦
不諱矣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謂母妻小功之親若從父昆弟
祖昆弟回服名者則母妻之所諱也小功之親若從父昆弟
是也舉小功而以上之親在其中矣蓋女子之諱不與男子
自王父母以下但男子不諱從父兄弟故曰大功小功
不諱而女子則諱之者婦諱不出門其諱易也男子無諱
諱不得而殺其札耳舊說以名為名者諱也凡有所諱
者事物之名同者皆諱之何必名為名者諱也凡有所諱
婦人故舉男子同名之服以相况儀札喪服從祖兄弟從父
姊妹小功不言婦人

以喪親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剋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

功之末可以剋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剋子可以嫁子

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剋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剋者成人之始苟非不得已何必以凶札行之詳曾子問篇
父沒除喪亦可改行吉剋之禮他喪可知惟占天子諸侯以
喪剋其任重故主喪之服即為成人之服也然至于冠五命
已改行剋札矣况下此者身此言一旦喪則不可鄭注雖
也父在之時或筮日而得吉身此言一旦喪則不可鄭注雖
或作惟當以惟字為正舊說五服皆可以喪剋何必俟大功
小功之末又何獨下殤之小功不可也夫小功則言
証其義自見大功之末謂父大功之末不在奔哭小功之末即奔
父者以別于已小功也大功之末不在奔哭小功之末即奔

夫是已之小功即父之大功矣大功之末不可為子娶
已之小功卒哭即父之大功矣大功之末不可為子娶
妻者為取子言之也小功卒哭可以為子娶則亦可以自娶
矣舊解支離未達

凡升經其衰修袂

予之襲有長衣所以掩其節也其衰後為修袂者欲其掩之
深也其于則端衰不為修袂者無節之可掩者明司服有
三裏天子之札也大夫以下錫衰而已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為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
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

之而附於夫之黨

或曰主之即謂隣家尹主之也夫黨無族舍親兄弟而望
隣里之主其喪祭亦已足矣然使妻黨主之止妻一人耳其
夫與舅姑莫為之主而妻一人獨食其能享居其地者日夕
而併祀其夫其情不相接鬼神亦必未享其地者日夕
周旋或有相感之故故主之而附于夫黨可也王制曰天子
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推而下之大夫士庶人
隱之心所同有也隣里之中有無主後者其祭亦祭于世
道撤此札不可復見即以妻黨主之猶愈于無主非非
札之意也或曰二字疑衍文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執玉不麻如聘禮遺喪則長衣練冠以受是也麻不加于采
服此何必有言
如予服必有襲衣而後加以錫衰也鄭氏謂升經者必服予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儀者委曲之聲

孝經曰孝子哭不偯謂初喪也此云童子哭不偯則無時不

然若成人在喪歆時當哭踊有節

孔子曰伯母叔母踊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

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札有情有文既哀大功者文也踊之絕地不絕地者情也姑

姊妹之文可降而情不可降知情之不可降則文雖降而不

為薄故能用文由是推之則凡降服者皆可已知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士三月而葬是日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葬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卒哭之祭有遠近以虞祭有多少也多則不可以太數故遠

之少則不可以太疏故近之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槨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

皆銜枚司馬執驛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

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驛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部氏曰喪大記曰大夫疾三問三者不一之辭古者言三多

此類執紼五百執引三百亦極言其衆耳蓋一棺四紼用人

如此之多方氏曰茅取其色白宜于山札楚軍前茅慮無亦

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饜簋而朱紼旅樹而反坫山節而漆枕賢大夫也

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

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闈

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

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

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方氏曰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

其位而失之君子所恥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

謂是欲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

孔子曰凶年則乘駕馬祀以下牲

王制豐年不屠凶年不儉謂視其用數之功以為節不得任

意為奢儉也非豐凶一札執不移等之謂詳見王制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魯無冬至大郊而有祈穀之郊則郊必以寅月魯之禘非別有禘蓋行禘禮于嘗祭之時此成康之所賜也春秋以後魯借天子之禮其郊以冬至其禘以孝夏六月非其舊矣至孟獻子謂冬至可祀天則夏至亦可祀祖故為七月之禘使事終更不知送正豈知禮者哉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以前夫人請命則魯公之請命可知春秋傳謂東遷以後諸侯不請命者蓋不入朝而請命耳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而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也

內亂不與焉外志弗辟也也若禍難之作安論隣國與在本國皆為外來之患豈可也

黑去之如秦越人而已舊說以內亂為本國之難外患為隣國之難恐非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周禮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然玉人言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如安國尚書傳曰冒者冒圭首以齊瑞信方四寸和刻之蓋其形如圭首故可以合瑞子男執璧形則圓將何以合之此云子男亦執圭似非無據未可援周禮以難此也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矣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于羔之祿所自始當何君時子羔對以文公則子羔之祿蓋世祿也有世祿則為大夫明矣是以其卒也有去冕之襲其為費宰當在少時

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祗羊宗

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

剝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餅皆於

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

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饗某廟事畢反命

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碑以石為之宮廟皆有碑所以識日景而廟中之碑因以麗牲為餅者取血以薦也許其文義止謂雞血非丹血也餅從耳字取諧教不以身為義穀梁傳曰叩其鼻以餅社是鼻血也謂之餅餅氏曰告神故其聽之饗說也割雞連上句讀謂取雞血以薦神則于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皆言屋下也孔氏謂用雞亦如用羊升屋而割者非是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繫、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

名者戒則蒙之以緹豚

露器必以緹豚後世者沐至于用牛以露體齊宜以羊易之庶幾合礼周人羊人之職凡積共羊牲是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物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

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

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敢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

司官陳器血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敢

不能從而共樂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于不

不敢辟諫敢不敬須以供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

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方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

既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既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張子曰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礼也食于季氏不鮮不食由而殮季氏不知礼也凡礼必施于知礼者若其不知礼亦難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

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

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輯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紉以五采

輯有上緣即玉藻所云其頸五寸也頭下為身謂之會長樂陳氏云會就尚書所云作會是也前堂位云有虞氏服韋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皆會于身者也去上五寸以上有頭也不至下五寸以下有純也上下緣各五寸則其身蓋二尺矣

讀禮記畧記

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
徹襲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廢床猶士喪禮之廢敦士虞禮之廢爵謂無足之床也欲其
親地使受生氣此猶既死而招魂亦無已之極思耳如謂片
床寢地人子之心何忍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
違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後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秋人設階

小臣後後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
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崇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
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崇

玄纁玄衣而纁緣即緣衣也雜記諸侯後以爵弁服夫人以
稅衣今士與妻亦然其後衣賁賤可相通矣

其為賓則公館後私館不後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後
後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後不以柩凡後男子稱名婦人稱
字唯哭先後後而後行死事

士昏礼女純衣纁柩則柩者其裳也緣之以纁謂之柩此惟
殯人之裳則然殯人外服不殊衣裳而內服則殊衣裳柩在

內故緣其下以見飾以內衣後通于藪矣故弗用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于坐於東方卿大夫父
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
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
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
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
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樹心降自

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
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
婦出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
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麻帶於房中撤帷男女
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
記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初喪哭踊無數或在襲經前或在襲經後言札者錯舉之故士喪札與此不同鄭注以為尊卑相安迂拘甚矣即位而免特舉其異于父者言之若襲帶經踊父與母之所同承上文而畧之也集說謂至大歎乃踊殊非人情弔者加武帶經即雜記云小歎環經禮弓云襲裘帶經是也謂加首經于武加腰經于帶耳此未成服之禮若成服弔則弁經錫衰矣

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秋人即祭統所云翟者非挈壺主滿之職蓋陳設樂器者故屬樂吏有喪則徹樂秋人無事故凡喪事之陳設秋人佐之書曰秋設黼康此記云秋人說階秋人出壺是也司馬之屬有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汰之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

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

南鄉

此時阼階有事不可以奔喪之禮間之故別之使在西方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

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

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壙可也喪有

無後無無主

唐氏曰有爵無爵註疏指為後者非也蓋指賓言之有爵之賓尊主之拜不可曰人代故辭之無爵之賓卑主之拜可以人代故代之拜也喪服小記曰士不揖大夫不應以無爵者揖有爵之喪也

君之喪三日于夫人杖五日既殯投大夫世婦杖于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即喪服小記云筮日筮尸事畢而後杖又云虞杖不入室柩杖不升堂是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于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投

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

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斲而棄之於隱者

始死遷尸于椁無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櫛齒用角柶綴足用燕

凡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縮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

者入浴音操也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

巾音操也推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

用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

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堡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授沐乃

煮之旬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
沐用瓦盤拒用中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差搯通以水淘米搯取其渣也士喪禮沐用稻此云沐菜誤
也孔氏曰天子之士用梁諸侯之士用稻志未必然玉藻沐
稷而饋梁亦未見其為大夫禮也是知此類亦隨其所有上
下之辨未必沾于魂也徹薦之西北扉者後者從西北降
故徹其扉欲死者之魂由此以入也邦氏曰翦須謂振其
鬚也濡濯穢汁也

君設大盤造水馬大夫設夷盤造水馬士併瓦盤無水設沐種
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
一也

郝氏曰鄭氏謂既沐浴乃設夷盤嫌記恭羞移君設大盤以
下五十字在濡濯棄于坎之後今據原文義理整齊先言置
水設牀死始遷亦非錯也按此特錯舉君大夫士禮之同者
原不以先後為序仍其舊亦可

君之喪于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公子衆士食粥
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
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食粥謂三日後也財與纜同僅也漢文帝紀其罷衛將軍軍
太僕見馬遺財是也納財連下為句言所納之食僅得朝
一溢暮一溢而已溢與搯通猶言一握也鄭氏曰二十兩曰
溢于粟米之法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則朝暮共二升餘
誤矣陳氏用其時零則又太少且無稽據俱不可從士即衆
士獨于士別言疏食者士疏遠而情輕或疏食亦可也婦人
質弱故亦疏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食妻妾疏食水

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
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養者盥
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
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
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
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可食也比葬食
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
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
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不避梁肉恐拂其眷念之情也酒醴則辭恐亂己之心志也

小斂於尸內大斂於阼君以篔簹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
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錦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
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在
列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
于廡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
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紵一幅為三不辟紵
五幅無紵

士喪禮陳衣于房中南顧西上此云序東即東房之中也云西顧南上者既辟君之北顧則南顧西顧皆可鄭氏以此為天子之士恐未必然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槩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締綌紵不入升降自西階以此時尸斂于阼故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吳氏曰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喪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為下大夫喪祝之爵上士非能親執歛役者故雖身蒞其事而各以其胥服勞君喪不言侍歛蓋太祝也其說似可通而實非所謂胥者不過庶人在官者耳士之喪祝士是斂蓋君大夫之喪及以庶人斂乎且胥不尊于士而曰胥為侍士是斂何也同札士喪札及下文君將大斂商祝鋪絞紵衾衣証據甚明當從鄭注作祝為是祝有注音胥有去聲蓋以音相近而誤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

執事則斂斂為則為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錦胃黼殺綴旁七大夫去胃黼殺綴旁五士緇胃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斂于升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于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序端者喪次之君位非喪主之位也觀下文大夫之喪君臨之六即位于序端則序端之為君位可知己國家大故人心易動遠翻政服就喪次而正君位所以鎮人心也尚書顧命康王麻冕黼裳大約類此此一時之變札惟君則然大夫士則否鄭氏以為大夫之子亦升經說也士喪禮商祝布絞紵衾衣士舉遷尸此君之喪亦云然者或君之喪商祝親之而士之喪則受命于君而臨視其事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禮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執芻蕘之也此巫止于門外而祝入自是入廟之常札則所謂惡之者特為常情言之先王固所不忍故又曰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難言也房之外即尸之內主人立于尸內故君在不楹南面

士之喪將火飲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飲衣踊飲衾踊飲絞紼踊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媵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于後

君於子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始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

凡馮尸與必踊
黃氏曰五者馮為重其次之拘次之撫執又次之故總謂之馮從其重者言之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莖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遺子者自未莖以於隱者為廬

既莖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莖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莖公政入於家

既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孔氏曰曾子問練不屏立不旅行據無事之時也此有事故與人立按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為之此直云無避者既言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則是君命之其有為可知也服王事謂金革之事必不得已者

既練居壘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壘祥

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徙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莖而歸

公之喪大夫僕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次于公館此言大夫僕練士卒哭而歸者雜記之言歸于其家也此之言歸歸于公館也都會之地大夫士各有公館以為富居公之喪大夫初居廬練則歸于公館以終喪士初居壘室卒哭則歸于公館以僕練也士卒哭次公館則大夫卒哭必居壘室矣鄭氏以公為有地之大夫大夫大夫而稱公此春秋之說也札豈有之乎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

君於大夫世婦大歛為之賜則小歛為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歛為夫人於世婦大歛為之賜小歛為於諸妻為之賜大歛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為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供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

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而踊主人踊

君臨臣喪以五祝桃符執戈今五止門外則桃符必不入然不去執戈者君出必有儀衛所以辟不祥也周禮旅賁氏掌執戈者夫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凡祭祀會同賓客皆有之臨喪亦宜然諸侯四人下天子也

大夫則莫可也士則出侯於門外命之反莫乃反莫卒莫主人

先侯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士喪礼君視歆視憑視塗視奠主人凡五出君五反之此惟言命反奠者彼為有賜者言此則既殯而往之常礼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為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為君

予則後殯服

決人予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

升堂即注注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

君逆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内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

不拜

予于大夫士蓋予其妻也君可以予外命婦夫人不得予大夫士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

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

人而拜

鄭注云拜命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據鄭氏之意謂主人陪其後而不拜也蓋據曾子問以喪有二孤為非礼身然不言陪後之儀以意酌之必也代而哭起而踊乎孔氏以為君拜于前主人拜于後不同時拜亦足但鄭氏之意恐未必然

君予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

奠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

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鑿大夫裏

棺用去綠用牛骨鑿士不綠

朱去句絕綠屬下句詳下文綠當与盈通即簾也所以蔽爪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

二束君大夫簪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君殯用輜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至于西序塗不暨

于棺士殯見杜塗上帷之

鄭注曰以檀弓恭之天子之殯以龍輜橫木題漆象梓上四

注如屋諸侯輜不画龍橫不題漆象梓其他則如之孔疏云

諸侯雖不象梓亦中央高似屋但不為四注左傳宋文公梓

有四阿是惜天子之礼也

熱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雜記道車載輅曾子以為非礼既夕礼苞牲不以魚腊是輅

與魚腊不可以塗豈可以殯乎或者如明器之納于壙中虛

而不實者也不然豈以聚蚘蟣耳安得不侵尸乎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蒲荒火三列蒲三列素錦褚如偽荒

褚者覆被之屬荒者織竹以為警甲以素錦為褚幕于荒上

是荒之上又一荒也故曰加偽荒雜記曰素錦以為屋而行

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裳二黻裳二畫裳二皆戴圭魚躍拂池

君纁戴六纁披六

棺束皆有紐以纁帛為帶上繫棺紐下繫荒紐如戴荒者故曰戴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楮纁紐二玄

紐二齊三采三貝黻裳二畫裳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

纁後去披亦如之

不振容即雜記所云大夫不揄絞属于池下也解見雜記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裳二皆

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堊用輻四絰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堊用輻二絰二碑御棺

用茅士堊用國車二絰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輻者環所用也堊用國車此云用輻者周禮遂師共屬車之
役鄭氏注云屬車行互壤乃說更用龍輻蓋車之四周為輻
其輪為輕至壤則說其輕故曰用輻冷之摠一屬車也但謂
之輻者以皮纏束而畫之此天子諸侯所用而大國之孤亦
用焉周禮中車曰孤束夏篆說文引之作夏刺與輻同此
束死得謂入壤之時故連碑絰言之大夫蓋謂孤也生時所
階間是士之賤也輻車謂之國車者士喪禮曰遂匠納車于
夫不得用輻并改君輻為輻與周禮注自為矛盾矣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詳以鼓封

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楸大夫栢楸士雜木楸

禮子曰天子栢楸以端此云大夫栢楸陳氏以為卑遠不
其借此說也如大夫不嫌于借天子則歌雍舞佾不見
于孔子矣孔疏曰大夫以相為楸不用黃腸下天子也蓋松
栢之心皆曰黃腸其端皆曰題天子用栢心之端諸侯用松
心之端湊合成楸曰黃腸題湊大夫用栢而已漢天子黃腸
題湊猶古制耳

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楸虞筐大夫不裏楸

士不虞筐

裏楸猶前言裏棺裏棺以朱去則裏楸者亦布帛之屬虞猶
虞祭之虞安也筐者所以藏明器楸之有筐猶棺之有簾也
既夕禮無祭器有燕樂器是大夫以上有祭器故有筐以盛
之士則惟燕樂器輕之故不虞筐也歟

讀禮記畧記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而宗充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縣祖顓頊而宗高殷人禘營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營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虞夏殷周各有制度禘郊祖宗之法豈能一：相符說者以周法祭之以為有虞氏當云郊祖顓頊營夏后氏當云郊祖顓頊其親矣即止配祭蓋若祖宗之專主乎顓頊者有虞之祖也祖顓頊而宗充則專親而蓋矣此據舜時而古國語所云郊充而宗舜者乃有虞後世繫行天子之禮也夏之宗高亦據後世言之身受其禘而以祀典委之有虞則功德方昭于天下而一國之祀何以服人心當高在時亦必宗舜可知也曰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恠物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孔疏云祀器至敬不壇此言燔柴于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瘞在地也按泰折當作泰圻古字如埽圻之類皆手与土通

謂之壇者土之塊也方丘中窪而垠圻周其外其形如坎故下用騂牲如周禮方丘用騂牲此并言騂犢者地與天合祭故首二句言之以祭其餘也泰昭言向明也壇即泰壇坎即泰圻相近謂設祭之地皆相近也周禮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云埋少牢者蓋析禘之祭也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也延平周氏曰坎壇祭四方蓋禘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善之類則祭于壇若水庸之類則祭于坎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

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三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二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祧廟者所以歲祀主而祀祭其近者不遠遠祀之也謂高祖
之父與祖非文武之廟也王制三昭三穆與此正合王制大
夫有太祖之廟也至若壇之制凡有禘親廟皆有之金縢
有祖考之廟也至若壇之制凡有禘親廟皆有之金縢
云為三壇同壇也告太王、季文王是也去禘為壇者謂不
得與于享嘗而得與于壇祭也去壇為禘者謂不與于壇
祭而得與于享嘗也但壇祭也去壇為禘者謂不與于壇
一壇一禘然既遷之主必有禘祭也去壇為禘者謂不與于壇
祭也析禘之事雖不同于享嘗然亦歲所常有故因享嘗而
並言之鄭氏曰既事則反其主于禘也此說亦非無據于無
事禘乃祭之其說甚正足補記者之闕此說亦非無據于無
說者但言之不詳不明如去壇為禘自謂禘考而並祖考言
之不違為祖又安得去其率畧概可見矣官師王考祭于考
廟則遷士之皇考亦祭于王考之廟可知矣但曰禘考無廟
鄭氏改頭為皇非也大夫士之無廟者雖不得祭亦皆有廟
鄭氏鬼者薦而不祭是也為鬼者就薦則未為鬼者更可知
已蓋大夫士庶既為高曾齊衰豈得絕無祭薦者更可知
可以情理推而知之也大夫士有廟則必有主左傳衛孔悝
載祧于西園其明証也鄭氏以為無主亦非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

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

行遭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曲禮自天子以至大夫皆祭五祀士喪禮記又言疾病禱于
五祀則士亦得有五祀矣但天子諸侯不以五祀為重士不
以五祀為常故王制惟言大夫祭五祀其實中雷門行戶竈
人之故庶飲食無不依賴之者不得以賤賤差等之也若司

命泰厲原不在五祀之列而記者亦合舉之謂之七祀耳周
禮大宗伯之職止曰以血祭、五祀而已其于司命則總煉
之祀也泰厲無聞惟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
無主後者此即屬之祀也與門行之類自別至若諸侯無戶
竈大夫并無當者此謬說也戶竈之祭庶人且上同于天子
諸侯大夫及不可同乎庶人不能備禮或戶或竈舉一祭為
可也諸侯大夫苟不嫌于借通何為而廢其常祀必不然矣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

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庶子曰德厚曰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于五所
祭者遠也祭止于遠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為稷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帝豈能序星辰以著衆亮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蘇軾鴻水而殛死禹能修蘇之功

賞均謂賞得其平不借也刑法謂刑合于法不濫也勤衆事
謂陟方也野死謂死于鳴條也鳴條在安邑之野禹所都也
禹既受禪舜時巡行以觀民風故以勤死禹能修蘇之功故
蘇亦可祀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顯頌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實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

去民之舊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正名百物謂言室車服之類皆定其貴賤之名以明上下之讀禮記畧記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言也

朱朝瑛字康流卷九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慕容氏曰先王以愛敬出于誠心不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礼疏數之宜非出于人為故能盡祭之義黃氏曰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君子不忍致死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霜露既降萬物感陰以死君子不敢致生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鄭注曰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故其去未于陰陽矣禘有樂而嘗無樂辨詳郊特牲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外神之交以義故心無所思而後可以交神內神之交以情故交于神者必極其所思也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親之於我一氣不以存而間存則誠存者則誠者不可得而忘又安得而弗敬弗敬則親與我隔矣犬馬皆有養萬物皆有享亦何以別乎此莫大之辱也思之誠不可以一息懈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鄉

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乎其敬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之然後能饗者齊戒以神明其德與之相合而無間也孝子饗親一如聖人之饗帝終身弗辱復何愧歟之有此文云

勿州里所建族象柄有三持所以越民故遠稱勿：蓋即下文趨：以教之意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志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小宛詩曰念昔先人毛傳曰先人文武也此亦以為文王之詩刺今思古詩意想當然身此詩本刺幽王今本作宜王者誤也祭之明日鄭氏以為釋日也明發謂將旦之時饗而致之謂設祭以祭神也又從而思之謂祭之時復思其居處笑語之類也祭之日兼正祭釋祭而言事死者如事生故饗之必樂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祭之必哀長樂陳氏曰人之於親生事之以禮喜與悵半死祭之以禮樂與哀半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穀已祭于饋問曰子之言祭濟、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漆、何也子曰濟、

者容也遠也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郝氏曰薦薦薦爛之始貴誠尚有重神道也及饋薦熟之後人事始盛詩曰獻爾交錯禮儀卒度是也又玉祭對越故貴質助祭穀奔故責容詩曰朋友攸揖：以威儀是也漆、者修飾之意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輔氏曰事有不豫物有不備則必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虛中文神之道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飲

退而立如將受命也微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
立而不誦也進而愉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
受命教也已微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誦者即如弗勝之意鄭注曰固者執質陋也孔疏曰忘本者
不思其親也按教者固之甚忘本者疏之甚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
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盃洞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饒氏曰執玉奉盃以甲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

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于道也貴為
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
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
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

以領天下國家也
霸本作伯即牧伯諸侯之長也霸自同冕以音與伯通而
通用立教自長則順以聽命故弟之至者可以長諸侯此近
于霸之義也伯者所以輔王弟者所以輔孝自五霸之興失
牧伯之道而霸遂與王分後世遂以霸為名春秋以前未
有此也天子必有父則必有近于父而貴之者諸侯必有兄
則必有近于兄而教之者先王之教因人心之所同以觀其
會通而挈其要天下豈有不定乎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
而民責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責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
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養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
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
牛尚耳鸞刀以剗取脾腎乃退燔黍腥而退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闍殷人祭其陽周
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
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

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主日而配以月考之必有配也祭其闍者天未明而始事
也祭其陽者日已出也朝乃闍者當日欲出之初及其未
出而行之蓋用夏殷之中也日月之相配猶男女之相配不
可以無別也故別幽明以制上下別外內以端其位而陰陽
之分定矣日月之有別於男女之有別於外內不能無交也陰
陽長短終始相巡日出於東或交於西月生於西或交於東
而陰陽之和兆矣和也交動乎上月交應乎下莫不以日月為
法所以致天下之和也長短相巡蓋言日有盈縮月有遲疾
之不常以盈月遲則陽長而陰短日縮月疾則陽短而陰長
方氏謂陽常饒陰常乏者蓋主日月左旋之說要于相巡之
意不合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
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

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
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慕容氏曰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所
以致鬼神也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于有餘不居于不
足欲散各違其平所謂致和用也民知禮即故有紀而不亂
按致義即禮運之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息
幼順君仁臣忠所謂致義也講信修睦所謂致讓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
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必歸土此之
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傳曰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曰魂鬼與鬼不可分也神之
盛者為氣而氣必依鬼而生則神未嘗無鬼鬼之盛者為鬼
而鬼必載氣以凝則鬼未嘗無氣以凝也神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也以為鬼也之生而致死之仁也鬼與神合則仁與
智合所以為教之至也鬼與神合故雖骨肉已斃陰為野土
而其氣之發揚自有不可滅者傳又曰用物精多則鬼鬼
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此言氣之所以盛者乃用百物之
精故神之靈由是以著義與傳同舊說以百物指人于義未
協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
服聖人以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通教
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因物之精如著龜之類是也命猶命龜之命鬼之能神也以
用百物之精故即因物之精制為象教之極明命鬼神以定

其言凶為黔首動靜之準則天下之人莫不畏鬼神神之靈而
其本此在凡人皆有同心者因其所固有而導之能不聽且
速乎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脾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俎醢加以鬱鬯以
報鬼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鬼與神合此復分氣鬼為二端者既見其合則分之而愈以
合氣相感也鬼亦有氣以相感也故皆報之然氣主于虛故
報氣以虛鬼主于實故報鬼以實燔燎之祭以天道事之天
道實始故于報氣獨言反始實則二札皆教反始也飲食之
祭以人道事之於道教仁故于報鬼獨言相愛實則二札皆
教相愛也報氣于上報鬼于下故曰上下用情書以此推之
後世之墓祭亦報鬼之類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
事以報其親不敢勿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
躬象來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象來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青紘 方氏曰天子耕于南郊故冕用朱紘諸侯耕于東郊故冕用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
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日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

齊戒沐浴而朝之如歸祭祀之札度并素服而巡之如聽祭
報之札凡以致其敬而已養性惟帝性在滌他性則繫于宰
不必其滌也許即特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
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
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
為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
此與及良日夫人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繅遂朱綠之去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俗敬之至也

庚者神換風吹其葉而拂換之也天子之公桑必獻繭于后
后繅三盆手此言夫人記者之疎也朱綠去黃染絲而織
之也則十二章之服非繪畫而成明矣周氏曰以婦功而責
于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必卜而擇之蓋以為祭服不可不
決于神明也陳氏曰躬桑不過期衣而受繭必以副禱者重
蠶事之成也慕容氏曰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效力于農桑
而重衣食之原一則以為齊盛祭服而致事神之敬先王以
所事神者教民故民之聽之也遠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之
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先成民而後可以效力于神民和
而神降之福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諫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諫之心生則樂則安則久則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
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為故德輝動乎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
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禮也者動於
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
以反為文禮減而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
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邦氏曰自此以下多言禮樂孝弟之事見札樂孝弟為神明
之德格先之本非標榜之文耳

曾子曰孝有三本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

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先意承志則所云諭父母于道者非閑邪格非之謂也人非
聖人不能無過父母于子常賴以補其遺失此父母之志也
子能先意承志為之左右相導使其所行無一毫之或愆可
謂專且榮矣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如云不能閑邪格非是自
謙而顯親之不道恐非曾子之言且曾子之父固賢父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宦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
居處莊則不愧屋漏為志敬信勇之本故孝所最先戰陳非
君子之光務然危幾交息之際君子死生以之理不辱其父
母之遺體也

亨執鞭撻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
願然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
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
履此者也義者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稱頌然者國人稱揚之又頌效之者然也孝者人之本行一
人行之而國人願之故不曰本行而曰本教教者事之以禮
也安者不貽父母之憂也揚子曰孝莫大于寧親是也卒者
始終如一也曰官敬不止于事君忠曰朋友信曰強則不止
曰義則不止于官敬曰信則不止于朋友信曰強則不止
于戰陳勇前以一事言故以居處莊為首此以全德言故以
仁為首五者備則和氣應而樂生五者失則暴行起而刑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
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為禽獸以時殺為夫子曰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念、不忌所生則此身生意常存于吾心自然旁皇流衍塞
天地而橫四海苟一物不遂害由我作則吾身之生意有時
而息置之不足以塞天地溥之不足以橫四海非孝之至矣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
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
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仁者之粟不必外求在下者盡其力在上者盡其職所得之
粟即為仁者之粟此之謂禮終言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終父
母之身未可為禮之終必祭以禮終己之身乃可謂禮之終
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

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
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
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
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因不虧其體而推及于不辱不羞是非特全形為全而全性
為全也則于春教月之憂蓋亦有深于傷足者也曾子淵水

之慎將終身以之蓋教月而已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爵以詔德富以興教貴爵貴富皆貴德也孝弟為百行之本故貴德莫大於貴親虞未始不貴爵至夏而建官始倍貴爵之道尤詳虞夏未始不貴富至殷而擇利屢違貴富之道尤切虞夏與商未嘗不貴親至周而繫以姓繼以食貴親之道尤備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

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復狩矣軍旅什伍同

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復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方氏曰朝廷者首善之地故曰發道路者人皆共由故曰行州巷則委曲而無不盡故曰至復狩則馳騁而無失禮故曰放軍旅則嚴厲而有所治故曰修按肩而不併執曲禮之言肩隨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云守死善道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

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風化之行自上而下故先王之教必先諸侯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者東行西

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郝氏曰八十九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弗敢過蓋引却道旁俟其過而後行也天子令人如此故言東行者西行者舊解太迂黃氏曰天子遠四方先紫然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蓋有諸侯待于竟而先見百年者乎按此言

先見非謂先諸侯而見謂諸侯皆迎謁于竟而後天子見之百年者則不迎謁而天子及先見之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于族齒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

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

爵者

朝廷莫如爵卿大夫莫如齒然爵至三命齒至七十則朝廷卿大夫有同尊矣而七十者又先于三命是老者之仁重于貴之義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

示順也

鄭注曰薦進也。邾氏曰存諸長老謂託稱長老之教誨成諸

宋廟謂天子爵人于廟人臣命銘于廟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

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馬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情即易之動靜闡闢盈虛消息者是也者教也。龜象也其吉凶之故皆不外此。周禮占人掌三龜以八筮言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取吉凶此所謂筮即占人也。此抱龜南面謂抱龜而南面奠之儀。禮云奠龜于西塾南首是也。不敢專以尊天即天子讓德于天之實不伐以尊賢即士庶人存諸長老之實舉天子士庶人而諸侯大夫已包舉于其中矣。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

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真之也容

貌如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

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逆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

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

也。

葉氏曰若將及之故行必恐若將聽之故身必誦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者其氣和也逆者其志得也慤然于內而有不違身者以其有慮于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于內外定而後為愛親之至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周道親：而人鬼不可尚于神祇故右社稷何休注公羊傳云質家右宗廟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謬說也。

讀禮記畧記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數。

林楊之心人皆有之然能愛而不能敬則林然而動于中者忽焉而忘之矣惟賢者能盡其心故能盡祭之義邾氏曰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未可據。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順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

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

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輔氏曰名祝名言之名祝言倫者百順之謂而已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類名非是內盡于己外順于道則仰不愧天俯不

作人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求其為故能盡祭之義按明存者謂此心可以質鬼神也不求其為者不求其為己也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非無求也但非一己之私耳。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為生則養沒則長：畢則祭養則

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畜者則養之義孝者必別養其心性使惟道是從于尊卑上下之間無一毫之乖悖是謂善方氏曰養觀其順者養志為上口赫為下祭觀其敬而時者敬以交于神明時以即其疏教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

玉女與寡人共有敬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

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外助者百執事皆是也而夫婦為重內助者雞鳴警戒以成君德皆是也而祭祀為重故曰求助之本菹有葵藟不必水草醢有魚醢不必陸產而菹言水醢言陸者從其多者稱之也昆蟲者羽毛鱗介之總稱言華蟲儒行言鷩鷩皆鳥獸也菹醢性薑皆陰陽之物至于昆蟲草木而陰陽之物于是大備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

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

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託其着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

齊之定之之謂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方氏曰東南陽地耕為陽事北者陰地蠶為陰事而南為盛陽天子耕為東為少陽諸侯耕為鄭注曰夫不蠶于西郊婦人少變也劉伯溫曰君子所以為德恭敬而已恭敬不
可須史離若非有恭敬則不齊而邪物無防者欲無止其不
汎于小人者鮮矣豈所以語君子乎大抵記札之言純駁相
雜讀者辨之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

執紼御大夫從士執芻宋婦執盞從夫人薦沚水君執鸞刀羞

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純絲也純冕即論語冠冕今純是也鄭作緇非孔氏曰周禮益齊說酌故益齊謂之沚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故連言沚水接副禕者后服今云夫人副禕者上公有賜袞則夫
人亦得有副禕要非諸侯之通禮也既云夫人與于東房則
則亞裸當屬夫人周禮內宰之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理
是也今云大祭執璋瓚亞裸者后之裸獻性裸送而已不親
執爵故大宋伯執之以裸尸而內宰贊其事也宿禮亦然故
周禮大宋伯之職大祭祀王后不與內宰贊其事也宿禮不
拊裸蓋闕文后如此夫人亦可知已王制曰諸侯賜圭瓚不
後為豈未賜圭瓚則資也于天子是諸侯之圭瓚亦非通禮

以特典為常事蓋亦起于後世觀此見而知其非古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執干戚就舞位所以率羣臣非與羣臣共舞也與天下樂之
與竟內樂之由平日所效廟中者天下之象也境內之象
也內外入安人情休暢則凡在廟中者自然樂意相浹不知
足之蹈之舞之不然人懷愁悵神志思惘雖有干戚何
樂之有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禋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
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獻重標黃氣臭也聲重升歌貴人殺也舞重武宿夜貴受命
之始事也宿與前宿夫人之宿同也戒也周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鐘之下宮布
或于收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當時夜陳牧野士奔
歌舞也而戒厲之故名其舞曰武宿夜推其意以作大武而
猶存其故名也增君子之志非增益之蓋發揚昭著之義內自
盡若耕籍巡牲標獻總于之類必身致其誠敬也必以平
日為本如福者備也內盡于已外順于道之說其義始備
夫祭有饌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
終者如始饌其是已也故古之君子曰尸亦假鬼神之餘也惠

術也可以觀政矣

是故尸設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
夫起士八人饌賤饌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徹之止饌上之餘也凡饌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
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
者竟內之象也

方氏曰百官猶祭法之稱官師皆謂中下之士由君而下皆
言起獨即言饌者饌有遠義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儀札皆言
尸饌以此施惠之道不止于饌特由饌見之故曰象四簋之
黍未足為惠聊以竟內之政取象于廟中之修耳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
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
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饌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
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
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
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

順以倫謂內蓋于己外順于道無所不順之為倫也順為教
本尊君孝親皆順道而孝者尤順之敬也孝主宗廟而兼言
社稷社稷亦傳之先世也蓋道端義不遇一順：孝者人心
之所同然不欲勿施因其固然者以為教此教之本所由立
而教之道為至順也尊君先孝親祭誠大矣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
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于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
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
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于是故不
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葉氏曰尸取于異親則嫌于不親取于己子則疑于無別故
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鄭
注曰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北面而事尸之
札孔疏曰特牲少牢尸皆在室之奧無北面事尸者郊特牲
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是天子諸侯之祭當朝事則有北面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也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
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疏言上公九獻至醑尸尸飲五若侯伯七獻至醑尸尸飲三
子男五獻至醑尸尸飲一者是也少牢饋食前無飲酒之札
則侯伯子男饋食或飲一者無與朝踐則侯伯有而子男無
之蓋即裸獻為朝獻祭之而不飲與其朝踐則侯伯有而子男無
食各一是有主人無主婦也恐未必然謂侯伯之獻朝踐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
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
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于太廟示不敢專以明父祖之尊也
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有歸美以明父祖之賢也明于父祖
之尊則天下之所敬明乎父祖之賢則天下之所遵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受之
執饔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
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不相襲處即上執校執饔執柄執足之類雖夫婦授受亦然
則他人更益可知也酢謂主人自酢不襲主婦之爵也少牢札尸
札主人更益可知也酢謂主人自酢不襲主婦之爵也少牢札尸
酢主人更益可知也酢謂主人自酢不襲主婦之爵也少牢札尸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
他人及襲爵其為乎其為說明矣

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則事成事成則
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貴人少而賤人多貴骨肉薄而賤骨肉厚以少者取厚者則
有餘故曰重以多者取薄者則不足故曰虛不重不虛則均
矣此承前貴于後言之以見周法之善于殷也惠均之政如
曰里樹畜因民所利者是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異燁胞翟闇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

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吉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也
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闇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
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燁未詳鄭氏云即考工鞀人鞀磬皮半之官也翟者掌守樂
器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至周乃使墨者守門故至賤上
已言惠均此以至尊界至賤乃益盡惠下之道如發政施仁
必先經寡孤獨是也此上下之際所以異于政事之均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杓夏祭曰棗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杓棗陽
義也嘗烝陰義也棗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

禘嘗

四時之祭名義以詳王制以禘為時祭蓋相沿之誤也葉氏
曰言其盛止及禘嘗不及杓烝者陽達于春物方蠢動陰終
于冬物已退藏也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

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

弗敢革也

傳曰嘗以春夏利以秋冬然祭有十倫爵賞之施惠下之政
則有之誅罰非所宜也于嘗之時而發秋政雖曰順時要于
祭為大澤之義已相乖違故必以嘗先之刑附賞以行秋之
陰附陽以行也爵服顯名也故屬陽田邑厚實也故屬陰月
令孟秋毋以割地出幣蓋言其常非所論于嘗祭之日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
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
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
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
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于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明其義者明其陽盛陰盛因時致思之義也能其事者能其
祖豆駸奔之事也不全者道不備也濟志謂行其志志者謂
感時懷愴之志感時而致思者深厚則其順時而備物者必
章盛也竟內之子孫謂萬民之子孫莫敢不敬謂感於上之

祭而皆知敬其祖宗也民皆敬其祖宗則本而重祀法此
掃書之義所以為治國之本方氏曰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
也祭而不敬使民可知故不足以為民父母

大鼎有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者之後

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
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

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
而銘必于鼎也傳言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亦其所富焉
而已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

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郝氏曰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子孫之為銘者仁足以與之
謂仁孝之志能以美名歸先祖也利謂上下皆得勿伐謂稱
不誣實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
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故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

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
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公未詳何公鄭氏以為莊公非也按左傳表公十五年冬蒯
賈得國十六年六月飲孔悝酒而逐之安得有六月假廟賜
銘物鼎之事孔氏以為命後即逐是何足取而記者述之以
為古君子之禮乎且蒯賈以父子相夷使孔悝于是而有勲
焉遺足貽先祖之羞也銘辭甚正無一語褒美孔悝其非蒯
賈所賜明矣但莊叔成叔之事皆不見于傳、或逸之耳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
銘也

方氏曰銘于彝取夫樂德有常而不變銘于鼎取夫德日新
而不窮必于燕祭之器與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于大燕同
義美必有銘止于鼎銘者舉重以諒之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者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
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
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成康之賜周公者郊禘也此並言郊禘序曰春籍田而祈至
大郊而有祈與禘並舉故周禮亦言春籍田而祈至
其祖之自出則不過以禘禘並舉故周禮亦言春籍田而祈至
與郊祀並言則是用禘禘並舉故周禮亦言春籍田而祈至
知重祭之賜原與天于有別故周禮亦言春籍田而祈至
威八僧以舞此後世之借禮必不出于成康之賜記者誤也
詳見明堂位

讀禮記畧記

經解

朱朝瑛疏康流略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
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
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經解

詩侯游威視不直許人過而陰導人於善故以之為教則溫
柔敦厚書紀述治亂人情而消融其心鄙蕩滌其邪穢故
以之為教則遠樂易良性情而無為洗心而退藏于密故以
之為教則廣博易良無思無為洗心而退藏于密故以之為
教則絜靜精微以即人心中無為洗心而退藏于密故以之
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以即人心中無為洗心而退藏于密
其實故屬詞比事春秋以即人心中無為洗心而退藏于密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與此教同也過于敦厚不
刺失之愚也過于疏通浮夸自喜失之誣也過于廣博無
節制失之奢也過于寂滅毀棄物則失之賊也過于絕學苛
細已甚失之煩也過于澄別激為朋黨失之亂也過于學
能以六經之教深于學者能通為一自然日受其益無此
種之失矣此惟深于學之左傳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
經曰非孔子之言然攻之春傳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
春秋曰非孔子之言然攻之春傳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
春秋經世先王之春秋法則先王自有春秋今不可考耳

天好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

明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我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上言入其國其教可知蓋言天子新民之事此言天子者蓋言天子明德之事以教也仁之序如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聖之序如執教則以時出之是也引詩正是

井田之類其法畫一故曰御除害如抑洪水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器者言其利用也霸王已詳祭義篇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君子之於禮也本于至誠故因時制宜纖微不與凡輕重曲

直方圓之不齊者必皆各得其當無或偏隘苟其偽托于禮者雖有深情厚貌可以悅人妻之大中至正之道而詭過之

術窮故曰不可誣以姦詐至若王夷甫諸人內多欲而外任達素名教而崇浮誕非不名重一時稍有識者已知其必誤

天下矣是又不足以言姦詐也

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下治民

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按隆禮自能由禮雖有變通亦必謂之有方不隆必不能由雖多矯飾亦必謂之無方故禮者敬讓之道敬讓者隆禮之實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

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若夫禮緣以千里此之謂也

先王制禮化成于桃夭故以昏姻之禮著其終後世廢禮亂生于桓桓故以昏姻之禮著其始徙善遠罪而不知正姦詐

之所欺也因其所欲而為之別之序之此教化所以為微也

讀禮記畧記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

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教

一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方氏曰夫禮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故曰民所由生禮為大焉氏曰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以節之也尊敬然者言執禮之嚴如此也

自君臣推之則有上下長幼自男女父子兄弟推之則有昏相疏教之交此禮之節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

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

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不廢會節則事有本矣湛氏曰事者實事敬之本也治其文所以繼其實而達之也吳氏曰君子之于民教之以會節嗣之以儀文皆施于生人者也生人之禮畧備則教之事死如事生焉葉氏曰君子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歛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其行礼也易富而後可教也按即安其居當與序宗族相承為義以祀礼序宗族使不紊即以宗法收

宗族使不散也如舊說則与早官室以利民義似複矣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教慢國民是盡于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其欲不以其

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國民是盡固者語詞言其平日盡民之財力者固然矣又為非常之舉動衆以伐人也午者一縱一橫之謂猶漢書之言旁午蠶午也有道者有國也求得其欲者求其得以當所欲也伐有道以求所欲則必不可得故曰不以其所猶孟子之言緣木求魚也鄭注曰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上所言謂醜衣服早官室之類下所言謂好實無厭淫德不倦之類也

孔子待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國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

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

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

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孔子對曰古人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

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

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遠親也弗

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親之也者親之也言親愛之道未有不身親其事者也身親其事所以與敬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足以及振之國恥足以與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素氏曰君共榮盛夫人共祭服則內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事天地故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禮之始也利于寡妻及其至也以御于邦故禮為政之本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止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百姓與君貴賤雖異亦皆有身亦皆有其妻子故曰三者百姓之象愾愾怒氣也左傳敬王所愾是也君能自敬而推之以

敬百姓則凡政事之類墮者無不修舉物恥以振國恥以與物然憤發之氣達乎天下矣太王遇狄難而不較性自強子為善蓋用此道也如此自敬以敬百姓則百姓亦自敬以敬其上故國家順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君子不徒以自慎為敬身而以立極于民為敬身不徒以不傷其親為成親而以成親之名于天下為成親蓋君子以天之道若其大也則不能有其身非謂傷之者至也天子以天下為一體不能愛人即不能有其身也安土者厚德載物之謂不有其天下一體之身則萬物無所資以生故不能安土不安其萬物資生之德則不能順天而時行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天之所與我者有所虧闕而不全故不能成其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不違乎物者不違乎物則天之所與我者萬物皆備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違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父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吳氏曰日月相扶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身下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按不閉其久即易所云繼之者善也無為而物成即易所云歲時用富有之謂大業也已成而明即易所云顯諸仁日新之謂盛德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于志之心也孔子莞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

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真氏曰張子作西銘明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之道大畧謂辭受歸全踐形惟肖是即仁人孝子不過乎物之義也孝之至即為仁非有二義此辭于成身之義最為親切方氏之說尚未及此

讀禮記畧記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于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逸子曰給奪慈仁

敬主于內而不中禮則外不足于威儀故謂之野恭主于外而不中禮則內不給于酬應故謂之給勇者銳進而不中禮則陵節難施而不順故謂之野與逆者瑕瑜不掩人所易見給者貌厚情深人所難知故獨者之曰給奪慈仁以其類慈仁也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于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

禮所以制中也

慈仁者所以自善即所以長人而得中者為難于張外驚則之克己之意過而不中則于夏謹守則之濟人之功不及而中中也于產燕通之及能食而不及故君子之為仁復禮而已不中也禮以制之則無過與不及致其決猶後云古之人與先云禮乎又云禮者依循贊歎而致其傳稱于產從政國人誦古之人也之類歎人深思而得之也傳稱于產從政國人誦之曰我有子弟于產誨之夫子不許其能教者以未能願惡全好化成于國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廣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頌者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過者不及者皆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可以企而及者皆統攝之意慮者氣有之偏過不及是也
賓客皆有禮然惻隱之意以相授所謂仁也
後者親厚是仁為禮之本而禮者實所以行仁也
全者親厚是仁為禮之本而禮者實所以行仁也
之要而郊社禘嘗禮所尤重蓋天下之人心無能忘其本
始者故治天下之道莫大於報本及始而報本反始之義
大子郊社禘嘗人皆明乎郊社之禮則敬天地而安命乎
嘗禘之義則敬祖宗而守身故治國如指諸掌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如於身而錯於前凡象之動得其宜

宮室得度謂者儉有定制量鼎得象謂大小有成法味得其時謂食之以時如王制所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辨于市也車得其式如考工記所云圖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也車得其式如考工記所云圖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也車得其式如考工記所云圖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

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如於身而錯於前凡象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禮無定體即事之法以為禮故禮時為大宜次之不協于人情不和于土俗則事不可治事不可治即不足以為禮如擊古者不揆其大義所在泥古人之瑣節以繩今人亦未可以為禮也

子曰慎聽之也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酬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容出以雍撤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禮矣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猶有九焉謂所可知者猶有九事即前所言仁鬼神昭穆七也食八也饗九也而饗禮之中則有所謂大饗者其禮蓋有四焉此尤可以觀仁也天子饗諸侯一也養老二也諸侯相饗三也諸侯養老四也人皆知天子饗諸侯與諸侯自相饗之禮之重不知養老之禮與之並重也苟知此四者之並

讀禮記畧記

孔子問居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以之父母矣

禮樂之原即志是也五至三無不越一志致之行則被于天下苟有一念之疚即以召四方之敗故君子有不善未嘗復行則四方之霧無由而啟所以為民之父母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

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

曰五至既聞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

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遠不可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善學詩者為民父母之義不獨在洞酌一詩也志之所向有定則善惠明而凡詩之美刺皆可以助發其情故志至則詩亦至詩之所美者皆禮也所刺者皆非禮也與于詩者立于禮故詩至而禮亦至禮之所宜即樂之所和立於禮者成於

樂故禮至而樂亦至知道必知其退知得必知其喪知存必知其亡故樂至而哀亦至哀樂相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其義善精微其道甚廣大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志氣已塞乎天地矣天下後世奉之以為禮樂而君子守之以為志氣故其為樂也無聲其為禮也無體其為喪也無服此所謂禮樂之原其義亦性發之于詩夙夜其命宥密和順之積也威儀遠不可選恭敬之極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哀卹之周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

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遠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

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

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山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

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教之

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三無之義詩不盡言不盡意君子之服習之猶有五種詩詞以興起其志五種之詞不遇及覆咏嘆使人深長思之非有次序可分別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

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齊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流形靡物露生無非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方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三代之德也地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于夏歷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清明者即奉三無私之義如神者感而遂通也有開必先者天地之休徵即此如神之志氣為之兆也天降時雨不崇朝而遍天下其指不遺起於膚寸之間而已故與王業者必先以賢佐得賢佐者必先以令聞致令聞者必先以文德通而文之王業之興未有先見于文德獨言太王者太王之業成于數世之後而太王之氣志行于教世之前故周之王業獨盛于三代也舉周而三代在其中矣三王之志不可見而見于詩故學者欲奮其志往于詩焉得之

讀禮記畧記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人之性無不足其有不足者物欲敗之也禮以坊德者坊其寂滅為高放曠為遠也淫者禮所不能禁故以刑濟禮之窮欲者淫之招利所未及如故以命嚴刑之用福善禍淫者天之命也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此命以坊欲之義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止

橫與孟子吾何慊之慊同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葉氏曰禮之所制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為者以人道之大欲存焉而已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樂者雖未必能樂其志在于安貧好禮者雖未必能合禮其志在于守法若是則人民雖衆而各違其分天下其幾幾於治矣貧亂正好樂好禮之反荼毒正天下其幾幾於亂矣諸侯猶畔則民愈可知已詩云以下皆記者引証民畔之意後做此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于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志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尚猶志之言其晦昧而不明也鳥猶志不明而求明况以君臣之大分可迷惑而不明乎此引詩之意也同姓不同車謂先王先公子孫責賤不甚相遠故不可無以別之非有所疑忌而然也鄭注曰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孔疏曰僕右朝服者曲禮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左傳在軍同服者春秋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公羊成二年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止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菑穉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止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存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猶備死而號無告

方氏曰死止皆謂為國事者利祿之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札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之類是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方氏曰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方氏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威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亦天其上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止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鄭注釋履為札蓋言決之卜筮則非自我作合揆之于札庶無咎責引此以明不爭無怨之意義差相近若因詩作林林亦本義矣詩釋文云韓詩作履記者蓋本韓詩以取義鄭氏因而辭之詩箋自徒毛詩不可得而同也引文王有聲之詩以為讓善之証亦猶祭義云不敢專以尊天不伐以尊賢表類固相通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

非于武惟朕文考無罪耐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純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葉氏曰親之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
書言雍此言謹皆和樂之意也按此引論語為証則所稱子
云必非孔子之言蓋七十子之門人述其師訓而為此記故
致據經典不無流傳之異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
兄弟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瑜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秉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
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方氏曰地札言父子不同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欺君子以
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
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
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茶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

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於賓客用之亦以神事之也故大饗
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夕
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
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
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視乎
室堂下視乎上詩云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飲
於尸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民之卒事也吾從周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堯而不葬者
荀子曰喪禮之凡動而遠則玩則厭則忘則不敬
故動而遠者所以遠敬也方氏曰弔于壙即禮云既封
而弔是也于家即所謂哭而弔是也所弔則與不弔元
之意則一也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于此矣况周者以手
於家為事盡故也攬弓又曰及而以為失矣豈謂事盡也
邾氏曰堯而不葬謂不備禮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宿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
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

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引春秋林意不重弑君但以証未沒喪不稱君其或稱君者必踰年雖通變而不可假借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

卜之日稱二君

却氏曰不貳謂純心不貳也君子既侍其君不敢更謀他仕唯當蓋仕之初卜以決疑則稱二君擇所事也不然則否鄭以二為副貳鑿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

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

君適其臣升自作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

獻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饋獻不及車馬不以授人亦不受於人也曲禮三賜不及車馬雖君之所賜亦不敢受其餘益可知已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

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

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猶有貴祿而賤行

札先幣帛言以幣帛為先即下兩云無幣不相見也先事謂行禮後祿謂不敢自獻其身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言無故之獲不可恃必盡人力以副天意不然雖得利不致故象曰未富記者會意而易以凶字雖非經之正義要亦不甚相遠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

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

不坐犬詩云采芣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

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采芣采非無以下林詩以不盡物之利喻君子不竭人之志以全夫婦之交也故記者引以相証左傳引此則為節取之義鄭氏本之以釋經然觀卒章云既詒我肄則此記之義為正張氏曰坐羊坐犬如春秋文十二年傳襄糧坐甲之坐聚而不散之意不坐羊犬猶言伐水之家不畜牛羊凡此皆不盡利之事也

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徙其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自此以下皆言男女之坊蓋男女者人之大欲人所易犯故言之獨詳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者紀之事眾也禮器曰君之行禮也衆之紀也紀散則衆亂

子云取妻不取同性以厚別也故賈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大饗夫人之禮大抵使人執爵以獻已推揖送而已故曰男女不交爵雖同姓亦然此陽侯以前之禮也孔氏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揖恐未必然周禮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禮獻瑞爵皆贊注云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王以鬱鬯札之

后以瑤爵亞獻則夫人之獻不獨在同姓矣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見壻恐事之遠也以

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方氏曰昏礼父母或女子母違命母違官事故曰恐事之遠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讀禮記畧記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而德輝自足以動人故曰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皆德輝之發自然而不掩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悻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藍田呂氏曰曾子云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詞氣顏色而已魁義亦云礼義之始在於正容辭齊顏色順辭令此三者修身之要也所以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引書以明敬言之意而貌与色可知已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楊襲之不相因有二義君在則蓋飾弔則不蓋飾其不相因也礼有吉凶不可相瀆也礼盛者克其服礼不盛則服不克其不相因也礼有輕重不可相瀆也詳見前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捨恭以遠恥
捨如易困卦剝捨之捨言至誠所感無往不通雖得而捨抑之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莊敬日強者操存密則神明內固而志不懈也如不終日者嗜欲煩擾不能頃刻自安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方氏曰玉藻言將遠公所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軌而此于鬼神言齊戒于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在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有辭以相接有禮以相見非徒責其文已也辨其致其誠敬

為故曰敬民之毋相褻也凡人心不專一則誠敬之意散矣初筮再三專一與不專一之分即誠敬與不誠敬之辨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方氏曰仁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報者禮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

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育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論語言以直報怨者私怨也此言以怨報怨者公怨也如管蔡流言周公致辟亦可謂以怨報怨矣引詩書皆証以德報德之語以德報怨此老子之學夫子與之以仁者所云寬身之仁亦猶言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為君子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

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

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

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毅

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曰異情則無情偽之異但有安勉之異耳未可知也謂其仁之未出於安然與勉於勉然未可知也為仁而勉於勉者有子之諱昭公皆出於勉然未可知也為仁而勉於勉者有

安仁者所謂無非仁不特擬議者也利仁者期有功但無過者也

仁者之謂利者義之和也強仁者求仁之道也故為左而次之

仁之為辭人生而固有故曰人也求仁之道必隨事而制宜

故曰義也分而言之則仁主于親義主于尊合而言之則仁義皆道也左而右相須而厚薄無間故安仁者仁至而義

亦至焉是謂至道利仁者和義以成仁是謂義道強仁者以

功罪自考而勉于為仁是謂考道呂氏曰至道者不可以有

加也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故以義起也庶幾不悖于道矣

法不言非道不行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也庶幾不悖于道矣

故曰無失按此之霸非謂五霸已詳於義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憫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

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者渾然至善而有數者以行仁之所宜有長短小大之不

同也義即上道者義也之義在上者根心而愛人其義長且

詩以明不遇時者之所為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

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馬氏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莫能勝行莫能致何也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勉于仁者蓋亦難矣按仁有數而多者為至義有長短大小而以長大為至故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隨其人之材分而責之不求備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好仁者人有同心引詩而贊之見好仁者往如此也如此語氣直貫至末凡人不好之則已既好之力雖疲而志自勇中道而廢言力疲也忘老忘年言志勇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行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

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于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

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邨氏曰仁道雖大皆人可欲之理人自失之欲仁、至吾未見力不足者故仁者期無過不失所以辭過之道也按恭者不侮人故近禮者本敬讓之心以行所以辭過之道也按恭者易容正寡過之實故引詩以証恭之尤貴也制行者制民行也制不以己者凡民之行不及其上則視為固然惟于制民行之中稍為別異以示之則未有不思及之者思及之則勉其內可及而愧恥其所不及言行之相顧也必矣禮信以養其端冕介冑之異其色也合言之謂之移分言之謂之稱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

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

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哀敬不辱第以色言不及辭與德行然非德行充積不能隨事而發見于色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菜盛

鉅魁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故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尊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威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夏尊命而辭令未煩且先賞後罰是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殷人先鬼後禮治人之禮未煩而先罰後賞未免求備於民矣強民即亂以強教之意周人尊禮事神之日難一日也夏之止於愚朴而已未嘗有怨于民故其道近古而與虞同若殷之不靜無恥周之利巧而賊則不勝其故蓋虞夏以質勝殷周以文勝質之故少而文之故也勢會所趨不得不然作始者亦無可如何而君子法古必擇其至善則虞帝尚矣孔子刪書斷自虞始蓋以此與堯舜之治同也獨舉舜而不及堯者堯之德成於舜也舜之德化無所不被獨舉君子而不及小人者其小人皆有君子之風此所以不可及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

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言

不以大言受小祿如子思辭魯肉孟子辭萬鍾皆是用之不能盡其言則祿雖大猶小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調本作論音怡義同爾雅曰論疑也注引左氏哀十七年傳天命不諂謂若說此言遠而諫則必不見信故曰諂也舊說作諂按之論謂若交淺言深之意諂矣諂旁之自從人音陷諂可後知已字義不明至于謂忠為佞蓋不悖哉葉氏曰逖臣三公四輔也獻其可替其否故守和宰天官也羣吏廢置所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侯蕃衛所自出故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蔽之何日忘之

瑕何通引書之意若曰心乎愛君何不以相告語蓋中心蔽之而不敢忘將俟間而言之不欲陳其過于外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

祿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獲其事則亂

也故君子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亂于賢不肖者也不可使於亂理義者也慮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于名實者也得志者合其素志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葉氏曰得志而慎慮所以畏命不得而執慮所以畏義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却氏曰臣有逆命謂君命或不順臣不得阿諛順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

行有枝葉謂實行多于空言也辭有枝葉謂空言多于實行也淡以成者信而不為苟悅此交之所以可以甘以壞者苟悅而不以信此交之所以難保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呂氏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免國凶家之本此忠蓄所以及其身也鄭氏詩箋曰反後也謂復踐其言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窳窳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方氏曰情疎而貌親惟恐人之見其情也何異穿窬之盜按巧言令色鮮矣仁者是離情而為巧也此言情欲信辭欲巧者是根情而為巧也離情而為巧則巧而亂德根情而為巧則巧而無害于道蓋過之不幸或信而不能自達則道不勝于委蛇故欲其詞之巧者大子有為之言即易所謂納約自牖之道也若孟好貨好色之論可謂巧矣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古人言同而旨異者多矣又何疑于辭巧之語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私褻事上帝是以木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剝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卜曰卜牲止言卜而已而曰無非卜筮之用者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蓋卜筮兼用而以卜為主也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此即不

以私褻事上帝之意也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此即不

神依人而行故鬼神有害則百姓之有怨亦可知已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則內事用乘俱詳曲札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謂祿也呂氏曰后稷之祀無非誠信故受祿易其祀也求無罪悔而已是其辭恭其欲儉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

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慶大廟

天子無筮不以筮為主也諸侯有守筮則有時以筮為主也天子道以筮者道與導同欲卜則導之以筮即所謂先筮而後卜也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受封于天子苟欲違國非其國之境內不敢越所守而筮之也其有先寢室欲改易者必卜之至所以慶大廟之地雖天子不卜蓋鬼神依人官室而吉則大廟之吉可知故不卜也于寢室言諸侯卜則舉

其輕者以祭重者也于太廟言天子不卜則舉其重者以祭輕者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用祭器敬賓客也賓客之數尚如神明况君長乎呂氏曰不廢日月謂歲之朝覲也常期也不違龜筮如欲見其君長及有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方氏曰上不瀆于民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于上不為上所褻也

讀禮記畧記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謂易事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所謂易知也上恕而下畏故刑不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

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

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誨之則民有孫

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有民有

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得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高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仁遠謂與於仁而無阻難也豈必盡仁鄭注曰言非其本質盡能仁也蓋由高之教化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

子愛百姓民致行也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子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縛故大人不倡游言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

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

爾雅曰格較直也詩曰有覺德行又有覺其植覺與較音相通也故毛傳訓覺為直此曰有格與較義相通也則較當訓為直明矣直者言無詐偽也如綸如縛言王者倡之則以為一言而已其下應之即以布政令而成風俗故大人不倡游言言不可行不慮其終也行不可言不措其敬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措

其所敬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尔出話敬而威儀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載徒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曰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故君子欲齊民之風俗不可不于衣服儀容加之意也行歸于周謂亂雜播棄之餘老成之在野者猶有典型故望其歸周作民表帥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

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彈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陸氏曰可述而志謂先後如一方氏曰章善以示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上之用

心厚矣民其有携戴之情乎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

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瘞小

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章好慎惡即章善殫惡之意表厥宅里是章好也樹之風教所謂民俗也珠厥井疆是慎惡也俾克畏慕所為御民淫也儀度也詩我儀圖之是也為臣者度其所行不以虛辭為重吾力所及者任之不及者不援吾心所知者陳之不知者不煩則下無不舉之職無不信之言而君無聽察之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廉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

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適臣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

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

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曰敬曰慎皆有選擇意大臣遠臣無非賢者故毋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大臣遠臣既賢則遠臣亦皆效之故毋以內圖外不然雷同附和以成其奸蓋下于相傾相軋之禍哉顧命數語今逸周書恭公解謀父疾告穆王之詞正与此同則葉公

皆為祭公其文謀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
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不親非不用之但不能信從其教曰其所賢則亦知賢之矣
然憚其嚴正而不親曰其所賤則亦知賤之矣然喜其便任
而信之君不親賢則民亦失其所親強以賢者之教之徒
煩無益耳引詩書以見人有行德之良心無親賢之實意也
聖謂聖人由後也謂後其道既見聖不克由聖即不親所賢
之意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蔽也夫
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

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閉於人言為上人所閉不能自伸則在所蔽也亦有鄙心言
有鄙詐之心易為其所欺鄭注曰慢之則分萌志叛君無所尊
亦如溺矣徐氏曰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
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仁有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
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

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

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

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林以助心林病則心亦不寧故曰心以林全亦以林傷民以
助君民困則君亦不保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

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志者物格所以立名者物格所以成書曰庶言同則釋此脫
則釋二字宜補入師虞者即多聞多志之義釋者深思以求
其至當即精知之義也詩之儀一即所謂言有物行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

有方是故適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小人之朋黨不可破亦若有鄉有方矣然小人也以正為
名而實出于不正名實相悖好惡不明則不得謂之有鄉有
方也故逆者惑而遠者疑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重絕富貴必曰恐其無所顧惜持益肆毒于其正也易曰見
惡人死皆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富貴之為惡也有力君子

降志辱身以保全善類如陳寔之吊張讓亦為義而不為利也然好賢惡惡之心既然見信于天下者不妨委蛇以行其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故人苟或言之必聞其

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說文云敬慎也周禮惟舞注云析繒為舞飾蓋取殘瑣之義故謂之敬則此云敬者亦是析繒為衣緣也車既成而後加以軾衣既成而後加以緣見其軾見其故者皆言其成也言而間殺不言之成也言成而不可改行成而不可敗亦猶衣不敢避隱僻之期于辭達而已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

也大成君真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飾言者不可行故莊列之道術不可以為治飾行不飾故成其信故桓文之仁義不可以為訓言不飾故寡行不飾故成其信以此治已即以此治民凡民之美惡大小皆驗其實言實行而無取于虛文則美者不得飾而大之惡者不得飾而小之也引白圭之詩以証寡言引車攻之詩以証成其信引君與以証治民之效極于格天而受命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

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兇命曰爵

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事煩則亂即無恒之意事神則難即龜筮不知之意引易以証無恒之不可又明所以用恒之道以貞為恒者恒于義也引恒為貞則婦人吉夫子凶以恒為貞者恒

讀禮記畧記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黃氏曰君子不以私害公故親之生也勞于王事則有不違將父母之懷及其致也拘于公事則有未得奔喪之禮然其行也亦于成服之後耳後世有親亡而徘徊不去陰圖紀復者君亦何賴于此耶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拈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儀禮喪服斬衰裳其經杖絞帶傳曰絞帶者純帶也按古服有大帶以束衣服有革帶以繫佩物喪服則有布帶以象大帶有經帶以象革帶斬衰之喪不用布帶以純為之所謂絞帶也絞亦以麻而粗細大異粗者哭元如埴謂之經細者但謂之絞而已舊謂絞帶即經者非也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拈髮

袒成踊於三哭猶拈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

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

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

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拈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

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拈髮

喪服小記奔母之喪不拈髮此云壹拈髮當以此為正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壁即位與主人拾

踊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

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拈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

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剋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拈髮袒

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

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

哭拈髮成踊於三哭猶拈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者相者告事

畢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拈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告事畢告哭墓之事畢于五哭告事畢告奔喪之事畢非此後遂無事也剋歸即剋非素委貌蓋葬而後歸為事已久已成服于外矣下云聞喪不得奔于三日成服是也但於初

歸拈髮成踊後行初喪之禮故入門之後三日又成服耳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剋此亦謂遠葬者耳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

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

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

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言免麻不言袒暑也下云成踊襲則袒可知齊衰以下又哭三哭皆言免袒則奔父喪而又哭三哭六袒可知止言括髮不言袒六或暑之也鄭氏據逸奔喪札不及殯日于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故齊衰以下又哭三哭之袒謂為衍文未知逸札果足據否下云凡為位者壹袒謂在外時也

開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

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性

三日五哭卒下有闕文主人出送賓以下皆奔喪至家之札成服拜賓謂至家三日後成服于家也鄭注云六明日乃成

服者謂如父母之喪六三哭之明日乃成服也陳氏集說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則文義破裂上下不屬且三日五哭為急奔喪又何暇成服于明日乎其誤甚矣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服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情有親疎哭有遠近約其大畧如此所以抑過情者而勉其不及者耳豈真哉然不可移易乎哭位亦然此所記與雜記積弓互有同異亦可見札之不必泥矣張子曰為位不奠者真則久真也喪不剝奠為其久設脯醢之奠則易之以新易舊六久設也在他所則未嘗若此故曰不奠然謂之不祭則不可按張子此說蓋言父母之喪而為位者若他喪自有主人固非所當祭矣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所識者乎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唯嫂叔連下讀不連上言無服而為位者凡所當哭無不然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則服麻耳鄭氏據逸奔喪札謂無服者一哭而已不為位非也詳見檀弓麻者帶服而加以總之絞帶也若環經則帶服皆有之矣儀禮喪服記曰朋友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麻此不及朋友者朋友之麻以臨其喪不于為位而哭時也

讀禮記畧記

問喪

親始死鷄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
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

陸氏曰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臂擊心在飲之後鄭注曰臂在
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而餘在其內矣

三日而飲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
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志懣氣盛自不得不袒不得不踊聖人順其情而制為礼亦
以示變而已非為身謀也然可以安其心使不懣下其氣使
不盛則亦生者所宜故不限以數其或限以數者蓋為不及
情者設而亦為過情者防其已甚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
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鄭注曰迎精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
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
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
不可復見也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愴

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徽章復反也成壤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旬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

之免以代之也然者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

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

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肉袒而至于投冠亦為志慙氣盛而已非曰肉袒不可以

故投之也而聖人制禮之意則曰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至

尊猶言至重也體之輕者既安則首之重者豈可以不安故

則則投冠非獨人情義固當然耳禿者偃者跛者身有痼疾

則異其為志慙氣盛則同何為獨不備此亦為不及情者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

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虞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虞也不杖恐以病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非止喪也亦不遽者特以喪耳夫事莫遽于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虞也

讀禮記畧記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不稱妻姑而稱皇姑因其重而重之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儀札喪服記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故稱小功為兄弟之服
此云公子之外兄弟蓋言公子之外親而兄弟服者猶言外
小功也然于辭未順疑有闕誤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

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吳氏曰母出則義絕于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絕矣故加
繼母之黨與其母黨同也母死而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
母如母而繼母之黨不得同于其母之黨也舊說以母死之
母為繼母者非是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

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

年之葛既練過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

既經則去之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

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
方氏曰以此易彼故曰稅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
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是非重麻言非以此麻重于三年之葛也儀札喪服傳曰殤
何以無受也未成人者其文不緝不緝則畧故終月即除非
若父母之喪日月尚長故暫變服以盡其情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禮弓曰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三
月天下服天下者六謂天下之男女也儀札喪服唯諸侯為
天子三年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故為天子總衰既
葬而陰之其士民不得接見者則無服此皆衰世之禮必非

先王所制此記言大夫之適子得為其國君服而國君之世

子禮不得為天子三年其天子微弱諸侯強故相習而有
此禮即君為天子三年其天子微弱諸侯強故相習而有
不接見則不服也又何以世子鄭氏乃為之詞曰諸侯繼
世于遠嫌大夫不世于不嫌也夫以父子之嫌而廢君臣
之大禮可乎周禮命之文曰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其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于男既誓于天子
安得不為天子服且揖君而朝不以為嫌為天子服人何嫌
之有

君所主大夫妻大夫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夫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兼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

君之於母以恩制者也以恩則無間于貴賤羣臣之于君母
以義制者也以義則有貴賤之辨矣故母之以子貴者私貴

之而已不可行于公也
惟君所服曰惟君所服則必有不時也君既止則無匹嫡之
父後者為其母總亦謂君母在時也君母既止則無匹嫡之
嫌子可以伸其情矣不然慈母如母而生母反不得如母乎
故諸侯而欲崇其所生稱夫人于國中可也以其稱于大廟
于羣臣頒于庶民則不可猶之周之先公皆得稱王國語所
云十五王十六王是也追王則止于三王札有所限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

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周禮司服天子為公卿錫衰為大夫士疑衰以所予者之貴
賤異其服不以予者而異也故公為卿大夫大夫相為亦皆
錫衰則士相為亦錫衰可知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祝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曲禮云苞苴板柱厭冠不入公門此言朝于君無免經者有
喪則致事此常禮也金革之事無避則居喪而朝于君者有
之此愛禮也既奪人之親可以復奪其喪乎故喪經而入公
門亦禮之愛者也

傳曰卑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讀禮記畧記

問傳

斬衰何以服直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
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衰之發於

容體者也

首猶言本也內有哀情則外有惡貌所以連內而連外也止
說文云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徐謂初生根幹也臬麻稍細
非直麻而初生之麻又細于臬麻故大功之貌若止蓋因直
臬而取象言不若齊斬之呼號踊後既常貌亦豈得畧無所
凡服必稱其貌雖小功總麻服既變於常貌亦豈得畧無所
受容貌者即下所云哀容是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

儀小功總麻衰容可也此衰之發於聲音者也

衰容謂哭之無餘聲惟容貌之間稍存衰意而已舊註云衰
聲徒容與儀何別
斬衰唯而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
不及樂此衰之發於言語者也

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與此不同者蓋亦有
不得不言不得不對之時不可執一論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
士與飲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
米齊衰之喪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
麻不飲醴酒此衰之發於飲食者也

喪大記期之日三不食此言齊衰二日不食蓋言父在為母也若泛然之期與大功同矣蓋推通謂一握米耳詳喪大記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食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期功總麻皆因三年之喪而推之故其札亦取即為既殯後之飲食視虞禫後之飲食以次而加各辭聲音言語亦可類推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下翦

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

吳氏曰士有斬衰不居倚廬者臣為君服也有齊衰不居堊室者父為衆子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蕘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

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而牀

所居亦如所食既虞同于齊衰小祥同于大功大祥而禫同于小功總麻惟期前居倚廬期後居堊室為異儀禮喪服傳既虞寢有席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

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

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大功之服已用八升九升而總反止于七升半者既治乞而縗又細已近于全吉故疏其縗故以見其凶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既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縗緣要經不除

喪服記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皆六升皆以其冠為受則齊衰之五升六升其冠皆與四升同可知也斬衰齊衰之冠皆去降服之衰三等則大功之冠與受亦去降服之衰三等又可知也故畧之不言小功無受冠衰同故亦不言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易服即卒哭之受服下因受服而推言兼服亦易輕者所指不同說見喪服小記

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而織無所不佩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

包重者特

何為易輕言何為盡易輕者而不易重也輕者包言輕者既易則齊衰之麻與卒哭之葛大小正同雖復易之亦可相包也重者特言重者不易則雖有齊衰之首經不得同于斬衰之首經是有所特重而終不可易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大功既虞男子經大功之葛經婦人帶大功之葛帶鄭註謂期之葛經期之葛帶者明大功之葛經葛帶非自大功始有期已有之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揆乎婦人不葛帶少儀婦人為喪主葛經而麻帶是據三年之喪而言猶之男子三年之喪無葛首經也若期以下之受

服男子有葛首經則婦人亦必有葛帶矣說云麻葛兼服專

言男子非也鄭註云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

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專言小功總之麻亦有安大功小功之葛者因連類而舉
之復及斬衰齊衰耳不言麻葛兼服者斬衰無葛首經與葛
帶也

讀禮記畧記

三年問

朱朝瑛疏康流略記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

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

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

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

也哉

吳氏曰因問三年併及諸服輕重之差或親而重或疎而輕
或貴而有降有絕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節之節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

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

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

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和滯之人與則必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

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邪淫曰慧見非性所固有乃習氣之自外來者也天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君子之修飾亦可以矯天下之邪淫然而過節化天下于一道同風無君子之名則亦無小人之患夫復何求故曰釋之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

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奔喪篇曰非由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此言取象於天地者人情有過不及故制以天地之中然此天地之中即人之所受以生者天地也人一而已矣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為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為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

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

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至親以期為斷此天地人更故也而隆之殺之于其間者亦必準以天地人自然之數天地人之數三五而已天有三陰三陽而五行之氣生焉地有三陰三陽而五行之氣成焉人有三陰三陽而五行之氣交焉故殺于期而為三月五月二十五之數也殺于期而為九月者三而三之也隆于期而為

讀禮記畧記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深衣與中衣長衣制度雖同然長中之袂縱揜尺深衣之袂寸有半而已說詳玉藻衣之外襟有緣續之以緣裳幅之側謂之續衽至下則鉤之以緣裳幅之末謂之鉤邊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紕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

厭脅當無骨者

方氏曰在胛者謂之袂在末者謂之袪上下母厭者深衣無骨故欲其緩急之適如此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以應矩以應方負

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知其名者知其義也長樂陳氏曰天之數不過十二故冕標十有二旒深衣亦十有二幅以為十二月之應者不息者天也袂動而不息故圓以象天者不動者地也袷靜而不動故方以象地乎康正直人之道也故負繩下齊以明人道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

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

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

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舉手以為容者揖讓周旋接人以和故取于園不見圭角也
政者正也正以定其辭方以挈其願委志平心而服之無欺
為是衣之被于一身者皆可以為萬事之則也聖人垂事立
教無所不致其詳而衣服在身人皆知慎則五法之施尤其
親切示人者也以方守正而不回故可以為文園以應變而
不窮故可以為武據相軍旅即文武之實也完謂用無不備
也視朝臨祭不為武據相軍旅即文武之實也完謂用無不備
善學者亦得其五法之意而已君子之服也鄉固不必拘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具父母亦可用績其純以青者父母或未老而喪大父母雖
不若孤子之用素亦必不用績故子亦不敢用也純以績
以青者見美也可以當楊純以素者不盡飾也可以用也當襲其
所用之廣不特兼文武亦兼吉凶

讀禮記畧記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
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
不得命敢不敬從

呂氏曰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堂室或不足以張侯賓主或不
足以備官則是禮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志正體直
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先王所以不廢也哨大戴禮
作峭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主人以禮撤不敢拜送賓重其禮故先拜受而後主拜送也
熊氏曰曰辟者蓋贊之詞告賓與主人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

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

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順投為入戒逆施也比投不釋戒澆節而施也亦猶射凡不
鼓不釋之意鄭氏曰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

命弦者曰請奏鯉首間若一太師曰諾

射禮諸侯奏鯉首投壺者不必皆諸侯而奏鯉首皆猶之天
子奏騶虞以射而鄉射亦奏騶虞義無所橫上下可相通也

呂氏曰禮首之詩賓主以札相會猶執葉兔首不敢以微薄廢札而忘禮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

三馬既脩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詩曰序賓以不侮勝者跪曰敬養是不侮也邾氏曰卒投請數謂每一投畢通左右黨其勝負左勝則賓黨飲右勝則主

黨飲與射禮同但射無慶禮而此有之立馬謂分計各耦三番勝負之數馬各直其筭謂三番之投每得一勝筭者當以一馬也一馬從二馬謂一人二馬一人一馬則取其一一以從二成三而慶以酒賓主各以其黨自相從也

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

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尊者投于室次則于堂卑者于庭尊者矢短而壺近卑者矢長而壺遠所以優尊者之意猶之射禮中雖網揚網相獲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也少儀侍技不擲馬則多馬之慶卑者得之為難尊者得之為易也此意耳不然壺最遠者不過九尺室雖隘豈有不足于九尺者乎呂氏曰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壺矢之制皆陽數也君子雖小事必本天求諸陽以節文之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備立母踰言備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備立母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爾雅曰恤大也蓋後大之意甚于教矣雖令弟子亦借弟子以傲衆也長樂陳氏曰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皆所以就賓也

讀禮記畧記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邊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君子者恥服其服而無其德小人則知有服而已哀公不問行而問其服故夫子恥之而曰不知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穀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謂得中道隨鄉而不違禮擇其合于古者而從之也如於魯則取其衣于宋則取其冠之類大讓如讓千乘之國若輕世而肆志為故曰慢小讓如觴酒豆肉之類不必讓而讓似乎矯飾故曰偽則吳氏訓為法言禮法也禮法之大者極其莊嚴故如威札法之小者近于屈抑故如愧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心中止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鄭氏曰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聞誦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其自為也忠信立義多文不為孤高駭異之行其應世也時斯見義斯合勞斯祿亦未嘗有崖岸斬絕之情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轟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驚轟攫搏不程勇者喻義之所在不避權威引重鼎不程其力喻職之所在不辭艱大往者不悔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來者不豫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行其道不計其功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

溽者露濕之意不可面數謂人不得而面數也過失在疑以問故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可微辨者如子游辨曾子之出祖是也可面數者如曾子責于夏之喪明是也子游辨曾子之出祖過失必微而且少其有執持可知非尚氣好勝之謂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前言不更其守謂劫之沮之其志不可奪此言不更其所謂
雖有暴政不得而加之不惟不奪其志亦不至險危其身如
孔子之厄陳畏匡結駟而兵自解也前言自立謂無求于人
自立之本此言自立謂人莫能害自立之效也所猶下起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葦門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君子窮居未嘗干人然亦未嘗一日忘百姓上用之而能成
其志謂之答不能成其志雖尊顯之亦謂之不答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遺弗遂世上

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此者

前言見死不更者守身之志也此言雖危不奪者憂世之志也
如文王姜里之中釋卦繫彖不忘與民同患即此之謂信志
儒有博學而不窮為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滌上通而不困禮之
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

裕有如此者

忠信者禮之質也和以行之則無專固之病而見其美矣優
游者和之用也以之行則無流蕩之患而存其法矣瓦合
圓而四合其象則方毀而為四則見其方合而一之於圓能
也以喻賢不肖之人分之不相混以明其有別合之不相害
以明其有容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

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郭泰識孟敏于墮觀辭起決謝去于履履一端之善亦可以
知人然欲舉而用之又不可以不詳且慎也程功積事而後
進即奉陶載米采之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雖以克舜用人
亦必歷試而用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志難相死也

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任猶保任之任此天下非常之士平日所深相契者故久亦
必待遠亦必致蓋力保其材可以大用若非此人莫可以勝
此任者非他人之賢能泛然舉之獲之者比也如鮑叔之于
管仲狄仁傑之于張柬之庶幾近之

儒有深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竊而翹之又

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鄭注竊也翹起發也此義稍勝蓋靜而正之者不言而躬
行以輔翹之君日達善而不自知竊而翹之者淺畧言之以
起發其意使自得之從容浸潤不後節而施也如少為多增
解之意前言特立自守也此言特立獨行能達其所守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

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

如此者

下臣不仕非遠引高蹈為固而已自重其道乃可以大有為
若伊尹之於湯：學焉而後臣之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立生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

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徐氏曰非擇交于始不能全交于終其始也同而進不同而
退故其終也能聞流而不信按前言同弗與異弗非此言同

而進不同而退者前之同異特義中之同異如五聲五味之相濟也此之同異則義與非義之辨如黑白薰蕕之難合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溫良以言氣有故曰本踐履以言踐履故曰地寬裕以言功用故曰作孫接者孫以接事隨時制宜故曰能此四者皆為仁之實也即言談歌樂分散皆為仁之驗也即九叙惟歌

儒有不預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安常以儒相詒病孔子至舍哀

公館之閒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人之德行仁足以概之人之境遇富貴賤足以盡之故仁者安仁惟善處約樂而已隨落也言失意也獲收也言得意也素貧賤行乎貧賤不以貧賤而喪志亦不以富貴而驕志也充自盈也詘自歛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以富貴而驕人亦不以富貴而故下人也恩君王即善處富貴而不累長上不閔有司即善處貧賤而恩君王即善處富貴而不累其君王在下不敢以非道非義累其長上聞其有司也此為所刊語類考張然非道非義累其長上聞其有司也文章特其一端又曰近之則非其所尚明矣周禮以儒居九兩之一當其抱道而在下則謂之儒用之學校即謂之師朝建即謂之收長矣後人不察矣于九流乃止以六藝經傳當之是亦妄也至今猶襲其說凡徒記孔子者必求之講論者述之聖人之一切事功即義卓然無疵者皆不得與夫講論者行事之為親切者明也哉

讀禮記畧記

冠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容林常正則其心存顏色齊則其性定辭令常順則其理明此禮義之備非由外飾故舉而措之君臣父子長幼之間無不各遠其宜而和氣以立大容林顏色辭令自功習之冠而服備然後正齊與順者所以作新其氣志進之于成德也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禮之制必依于義得其義者禮可以義起而儀文之瑣有

所不必拘也故釋其義者亦特舉其大端而釋之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去冠去端莫擊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士冠禮者取脯北面見于母：拜受于拜送母又拜蓋于拜而母答也母之答拜蓋于拜也子跪拜必先一肅故母一拜而母起則又一肅故母又拜謂之侯拜此男卑女尊若則然若男尊女卑則女跪拜而男立拜士冠禮婦見舅是也

禮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亦立拜也兄弟先拜者以
 適于吉也不言拜父冠者不答拜不異于未冠之前故畧之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
 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
 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徐氏曰重事必行之于廟者有二義一則尊重事而不敢蕩
 一則尊先祖而不敢專此特通推之爾

讀禮記畧記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
 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昏禮記凡行事受諸禰廟謂男氏也篇中不詳以冠推之
 可知故慎重正必自男氏始故男氏致辭必稱先人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承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
 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
 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
 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鄭氏曰酌而無爵酢曰醕之禮如醮其異者于寢耳晦
 翁曰六札用鴈亦揖盛之意呂氏曰鴈大夫之摯也士用大
 夫之摯猶之米墨車以迎也于氏曰上明其所以重故總之
 曰敬慎重正此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合體同尊卑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
 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
 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故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
 體也
 風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棗棗以

見贊醴婦婦茶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
婦順也厥明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儀禮饋舅姑與饗婦同日此言厥明則不同日亦可呂氏曰
茶脯醴茶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以特豚饋明孝
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此為家婦之禮故曰若庶婦
則使人醴婦不饋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
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
積蓋歲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
聖王重之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大雅所為刺也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小雅所為祝也故婦人之事止此二者而已成絲麻布帛守
委積蓋歲所以事宗廟者在此所以順舅姑者在此所以和
室人者亦在此矣

是以古者嫁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芑之以蘋藻
所以成婦順也

召南采蘋之詩詳其尸之有齊季女鄭氏以為教成之祭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此注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以時
不合孔氏強為之辭疑未必然

古者天子后立三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
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置黃鐘一而三之以為法又三之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
則五音於是備矣此律呂相生之本天地自然之數也法此
數以建官蓋取協和之義故內外同之要此六唐虞以上所
云建官惟百之制身後世天子事竣日繁而設官与后宮等
能無廢事乎周禮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后宮則惟九嬪与此
合世婦女御不言其數內職不心備也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遠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
不得遠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衣而修六宮之
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
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
也

日月之食自有常度本必因乎人事然泰中之時常會不食
六誠有之唐曆志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十二月于曆
當食自交趾至朔方候之皆不食若因此一事也又文限以
徙之則差者益多由此而推天子之所以動天者不必甚盛
德也宋景有善言而災感退度况開元初政實有可稱者乎
僧一行以為德之動天未可謂之諛也天之于人不可數然
實善罰惡嘗于襄世時一見之以彰天道之不泯耳至若宋
史所書當食不食者凡十餘事多与遠金互異其非事實可

知不得以此而得其開元也然則所云人事不得通見于天者豈迂論哉天子與后猶父之道可以見父母之道推而極其感通日月者不過修父母之道不可忽也其所係如此昏義之重洵不可忽也

讀禮記畧記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教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鄉人士君子

庠為鄉學而學記云黨有庠是庠者學宮之通名也呂氏曰尊讓絜敬之札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札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鬪辨而免于人禍也邾氏曰故聖人至士君子為甸當屬上文制之謂制此禮道猶道之以政之道鄉人士君子謂鄉人之賢者鄭以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党正君子為卿大夫其說殊牽強跌宕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去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廣主象天地也介假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冕也

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爵者三人故曰三賓陰陽即日月三光當主星言三大辰之名見于公羊傳月三日望後三日也月自盈而虧故為諡讓之象俛鄉飲酒禮作遵俛賓主獻酢既成一人舉觶乃入不干正札遵主人敬賓之意故曰遵亦賓也不速而至將以觀札故輔主人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俱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方氏曰陰生于午而終于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陽生于子而終于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介俱者所以輔主人而接人則為賓主之先導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而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仁義者天地之仁義也以仁義相接則賓主之事即參贊天地之事俎豆之數即範圍天地之數故曰聖長幼者亦天地自然之叙故以體長幼為德赫者身赫而力行之因而判之為禮故曰得於身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

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

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既言貴禮而賤財又言先禮而後財者財亦凡之所不廢特先其所貴後其所賤耳至于無筭爵即脫屣升坐未嘗不於

席上也但使責職既明即可以安燕而不至于亂矣所謂一張一地文武之道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祭器言天子諸侯大夫豆數皆偶郊特牲云鼎俎奇而豆偶陰陽之義也此皆祭祀之禮故取諸陰陽以明神道無事不然表記所云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也苟其所致敬者不主於此則不必拘於奇偶之數矣上言俎豆有數謂賓主介一俎五豆者孔子以爲有二豆良是五十曰艾服官政故

立而聽政後六十曰耆指使故坐而加政後七十曰老則愈知孝弟之不可已此化民成俗之機也然民知尊長養老則愈知孝弟之不可已此酒蓋以賓與之事不兼養老也唯黨正屬民則止蒞位不謂之鄉者黨與鄉之屬也鄉大夫之賓與黨正之屬民其禮大約相同故併釋之鄉飲酒禮亦必附載黨正之事而逸之耳孔子曰吾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主人親遠賓及介而衆

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徐氏曰介省于賓更有不酢洗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諸事不止謂不酬也衆賓殺于介亦不止不酢此特舉其畧耳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筮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此札雖有卿大夫賓與黨正屬民之異其所歌所奏之詩則同以義無所嫌上下可通用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賓與尚賢賓介不以齒序而衆賓則必以齒矣屬民尚齒或有再命三命之士則不齒于衆賓無之則莫不以齒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又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道之易易也

國與天下者一鄉之積也使各鄉之人皆能行此五行以正其身是即國安而天下安也王道之成豈不易哉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

以下又是一家之說與前稍異故併記之象其尊卑定位曰經象其進退循道曰紀象其錯列成文曰參故為政教之本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

天地之左海也尊有去酒教民不忘本也

鄉飲札記烹狗于東北此言東方東北也狗為至陽之畜故祖陽氣之發而烹之于東方法天地而原其始也水必歸于東故祖海之在左而設洗于阼又設水盥于洗東法天地而及其終也徐氏曰不忘本與前貴質之義微異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祭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

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

前言坐賓于西北此言賓南鄉而引天子之立以擬之則為正北無疑其位與前不同者賓與之飲唯處士為賓若常止屬民之飲則以鄉先生為賓或貴或賤不可同也賤者隅坐故于西北貴者居正則南鄉耳舊說混而一之非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

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賓之尊者介不敢與賓齒又不可與主並故介乎賓主之間而東向主人亦不敢與賓對故居東方而對介主人者造之即烹狗于東方之類產萬物即祖陽氣之發之意凡禮尚右主人必左不特燕飲也以造飲食象產萬物者義之遠相合耳

月者三日則成兔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前言政教之本兼賓主介俱而言此則專言三賓者有經有紀不可無參三賓交錯于賓主介俱之間而貴賤隆殺由之故曰大參

讀禮記畧記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古之習射蓋于無事之時富有事之備也必以禮行之者所以矜其矜奮之氣以迄于和平此以德成材之道使持弓挾矢倉卒張皇之際能從容審固而後發則無往不審固矣神氣淡定乃可以遇大變任大事而不撓故觀德行者觀之也退周旋之中禮斯知其養之者有素非沽于一藝之精已也

其節天子以賜虞為節諸侯以鯉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賜虞者樂官備也鯉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作詩有賦比興而歌詩亦有之如騶虞之樂官備鯉首之樂會時皆即事而取義此猶作詩者之賦也如采蘋之詩以大夫妻之猶法度當卿大夫之類乎比與者矣以詩為節者謂不失職當士之不失職此則類乎比與者矣以詩為節者謂其比于樂者亦明乎上下之各得其分也不失其事謂備序其比于樂者亦明乎上下之各得其分也不失其事謂備

官會時之類節射之詩與周禮同然鄉射禮大夫之禮也乃委騶虞者備官之義取其官職修而庶類育也此義可以相通上下不嫌同用鄉射之用騶虞猶鄉飲之歌鹿鳴四牡皆以大夫而用天子之詩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男子之事謂禦侮克敵之事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修武備者亦必以文德飾之以禮樂猶言文之以禮樂也以射習禮樂則文不流于弱而武不留于競矣故可數為德行雖在平居而且聽且射尤可覘其養故聖王務之以選人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獻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樂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樂數與於樂而君有慶數不與於樂而君有讓數有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止者未之有也

方氏曰中多者必比于禮樂不比于禮樂者雖中不可以言中故大射儀不鼓不釋即投壺之比投不釋亦以是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中多者必比于禮樂故得于祭却氏曰益地削地如後世紀功紀過之類非即益之即削之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以庶士小大莫廢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

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舊說以此為輕首之詩非也輕首之詩以賜虞例之則亦當用古詩今直言侯氏燕射之事蓋臨射而頌禱如晉侯與齊侯宴而投壺中行穆子為之辭耳非用以即射也四正即下文所云四錫蓋謂君臣父子之正道就平日而言也呂氏曰天子以射選士而賞罰諸侯與諸侯與其臣皆勉焉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而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天子養諸侯至于則安則譽則兵不用矣諸侯養其羣臣至于則安則譽則無流止之禍而諸侯自為正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也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衰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舊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與為人後註疏集說者最甚明嘉靖初議大札者要引此語謂孔子斥為人後是大宗可絕也其認已甚孔子斥此三者以其不忠不孝而已庸衆之人夫子不斥也其賢者則進之不在此位者言不在此衆賢之位蓋謂如此之賢者則進之不當與衆賓也賢者既進則衆人自愧而去耳舊說以不字絕句甚謬家語無不字于義但夫子之選賢能必將詢之衆庶斥衆人而獨留賢者則自負而處者遂可為賢自歎而去者遂可為不肖乎揚解與延射同時非射畢之事卿射禮舉解于賓與大夫在射畢之後者不謂簡升此語即詢衆庶之語于賓也語則是賓主交語與此不同詳儀禮記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

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平日求道之志必平正審固而後可以中道臨射則尋其平日之志而平正審固以發之自無不中矣君臣父子各有其道則各以道視其鵠而求諸已可也射中而得為諸侯比禮樂故也天不比禮樂雖中不釋即謂之不中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天子有讓諸侯內袒聽事不敢自比于諸侯是不得為諸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劑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繼地是也

澤疑即辟雍也者澤也射宮即成均之射宮也辟雍在西郊成均諸侯獻士之初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前言射中得與于祭之時不擇此也其射不一故重言之以見先王擇士于射必詳且審如此而所以賞罰之者無不以祭亦所謂重事而不詳且審如此而所以賞罰之者無不以祭亦所謂重事而不敢擅進也爵而己不復益以地是謂繼地也此即唐虞足于賞則進以爵而己不復益以地是謂繼地也此即唐虞侯以明之法蓋記之以俟異日有他功罪而相併相除以為賞罰非沾于一射也然諸侯之不朝者不過數爵劑地今以貢士之不良於射與之同科而斷何以服諸侯哉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始生即以臣禮期之必先其事而後其祿古人之望其子者如此其子之立志安得不高飯食者將與乳必微用既以食之今俗猶然黃氏曰或謂赤子無知數何由入夫天下之理誠無不通古人且有胎教况已生乎此札行則生為男

子者知所自責而為父母者亦將早諭教之矣古之成材也
多且易有由然哉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心也射乎揖讓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孟子明仁道而擬諸射此明射義而合諸仁孔子以射明君
子之無爭此引之以無爭明射者之有德義各有所在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
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賢者內正外直所以涵養者深比禮比樂所以游息者熟故
能循聲而發而不失不肖之人勉强為之未免得此失彼
矣聖人以射視德其機要在此今人不能行之不知此法故
也呂氏曰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讓也

讀禮記畧記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國子之用于太子如祭禮登殿獻受爵則為之奔走執事君
出而太子監國則以諸子守下宮而宮伯所掌之庶子宿衛
王官者亦必聽命于太子也此即本諸簡吳氏以于篇末蓋
因篇中有卿大夫士庶子之文故引周官以明庶子之職與

燕義無涉且妄改周禮國子之文曰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不及國之俊選殊非古制其為後人增入無疑詳周禮畧記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作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
也君席作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

之義也

定位者欲明賓主之礼先正君臣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
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
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以君臨臣必設為賓主者所以明君之尊必有所敬也敬者
所以防酒禍也宰夫為主人必以分相近者為賓則不得不

出于大夫然而明禮之義見焉此先王之制禮自然而盡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

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

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丘氏曰君盡禮而至于和君禮之用也臣盡禮而至于寧臣

禮之用也此君治下臣事上之大義據于燕禮明之則燕禮

非徒以合君臣之權實所以明君臣之義矣郝氏曰因燕而

反爵祿取民猶射義之修身好學皆推廣其義所談者大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

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

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

以明貴賤也

不命卿為賓而命大夫禮之權也卿大夫士庶子皆有次序

禮之經也鄭氏因燕禮一時之權以為遠則無嫌因而有大

夫避君士則不避之說見于禮記大謨矣辨詳儀禮左氏傳

呂氏曰禮之所貴則而已矣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左氏傳

所謂王公卿士也與練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

讀禮記畧記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大夫三介士

小國之君則上公之使六如子男五介而己蓋介數視其命

數大國之孤不過四命安得有七介乎聘禮上介奉束歸士

介四人皆奉玉歸束則是五介也此言介數蓋後世之借禮

身禮器云諸侯七介七宰大夫五介五宰其數雖不詳然介

數必視其宰數明矣下文止言五宰不及七宰亦其証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用介之義主君盛禮延賓故陳擯賓亦盛儀從以見主君故

紹介不敢以朴畧將事所謂敬之至也周禮司儀而君相見

則交擯臣聘于君則旅擯旅擯者但陳介擯而不傳辭也此

言介紹而傳命者不謂陳其介紹而賓自傳命于上擯耳所

專謂主君也不敢質謂介紹以為文也舊注不敢正自相

當而以介傳命此交擯之義非旅擯之義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

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

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楚越椒聘于魯而傲魯以是益親晉而謀楚有承筐之會晉

私而私觀皆見君也... 聘禮畧之賓主皆不言...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

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然周禮所謂歲相問殷相聘也諸侯之交邦不嫌與天子同... 期但聘之報施相視天子則問而已聘禮庸及命執禮

以圭璋聘重禮也己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 三十車易新倍禾皆陳於外東倉日五雙犀介皆有嚴牢壹食

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蓋之於禮也蓋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禮米一車束有五穀十六斛為粟十六斗為穀是米三十... 差其費已修賓國何以能供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

成禮即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

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徐氏曰此章本射義文失次在此聘射當作鄉射此說頗合

今從之射之先雖有鄉飲酒之禮然未旅而先射直至三射

既畢而後舉旅射其苦繁為時甚久故有酒清肉乾日集人

飲酒之事以明君臣各射其鵠所謂正君親父子也先有鄉

飲酒之禮以明君臣各射其鵠所謂正君親父子也先有鄉

強非必勇敢有力而後可以行禮也所貴乎此者盛治之

世不能長保無事則文事武備必相須而為用故視人之盛

德而必射以成其功成而國安也無事順治有事而不能戰

勝則功不必成而國不安也無事順治有事而不能戰

有力戰勝無敵者不在乎親矢石與士卒角遂不在乎能御

人而已強有力之善者則貴之其不善者則誅之斯外無敵

而均之順治者蓋無不治功成而國安射者之盛德如此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

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多故貴之也夫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

刺義也密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

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

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子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

讀禮記畧記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

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禮者人情而已人情之變萬有不齊本之于所由生則無不

齊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四時合其變與陰陽合其道

者也故制禮者必取之四時陰陽以為順人情之本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

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

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

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義

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恩揜義者恩尚于義而已非忘義也義斷恩者以公義斷制

私恩而已非絕之之謂也恩不忘義敬也義不絕恩故事君

必資于事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

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

者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搆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整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抑母之服以歸于一尊亦即制之事而屬之杖制者杖其輕重于父母受款之閒而為此也杖與母同愛而與君同敬故不得抑母以尊父也搆主之重任用杖以表之也喪服小記云庶子不以杖即位非喪主也婦人童子謂婦人而童子者如未嫁之女為父三年喪服但言其終筭整衰而不及杖不責其禮故不能病也若男子之少者雖不能病而搆主則不責其禮故不能病也若男子之少者杖者父母之喪情無貴賤而遂終大事不可以不慎杖者身自執事則勢與情遠不得不抑情以行事也所謂以杖制者謂禮所宜盡而不必盡也此八者謂宜三年而不三年者一父在為母期也國杖而杖者二嬖人而童子也庶人也宜整而不整者一充也宜袒而不袒者偃也宜踊而不踊者一跛也宜止酒肉而不止者二老也病也

始死三日不忌三月不辭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不上言制節專為過情者言之故曰告民有終此言制節則為不及情者故引高宗以為法諒闇者廬舍之名說文閉門

為開廬中用羊為屏故曰開諒與亮通言作亮陰猶諒闇也詳書畧記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服衰而後興禮廢而後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高宗之號不以諒闇然孝者百行之原惟孝免施有政慈良于喪則天下之事無不應矣故推本于此三年之喪君不言言不文蓋古語而記者引之以釋書也

禮新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識小功之喪識而不及樂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于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四制之服本于仁義禮知然而禮義之行非仁不為非知不詳故仁知又為禮義之本而仁知非彊又不足以持其終故彊者又為仁知之輔也彊以觀其志而禮無不治義無不正可謂孝矣惟孝友于兄弟利于寡妻故弟貞婦皆可得而察也門內之治攝由父母而推而門外之治又由門內而推故以父母之喪終之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記已著錄是書以一篇爲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無注亦存經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實義者僅十之一餘皆詮釋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說謂不可信考證尤疏惟前三禮總論言異同之故乃頗有可採

檀弓二卷

〔明〕牛斗星集評

上海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評二

卷》提要

原缺後半葉

檀弓序

夫經一也。聖人因性以作儀。賢人精義以有述。文人覩記以爲史。是故性明而道顯矣。史之弗備。義乃不彰。則文固卽道存焉。孔氏刪詩書。定禮樂。公羊穀梁。傳引春秋。二戴獨誌周禮。

乎。夫仁孝至情。當大事而畢露。以喪著。非以喪彊也。故非篤孺慕之悖者。勉焉不至。至焉不真也。先生丁人倫之變。大節耿然。有死無二。忠之盛也。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先生固。有默契焉者矣。佛氏為叅公案者。猛虎銜鈴。最後僧得之。故全體授諸生。皆糝糠耳。悟則一泡真大海味也。世有篤忠貞之誼者。即檀弓可以見先生。倘無先生之心。亦未許讀檀弓矣。

舒曰敬題

檀弓卷上

武林牛斗星閣

謝初得曰
何也則知
何居則知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祖。免。木。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適。于。死。立。適。孫。為。後。禮。也。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見。以。平。而。讓。之。何。居。怪。之。之。辭。此。時。未。卜。飲。主人。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弔。畢。而。就。于。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見。問。答。拾。同。房。始。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檀弓

卷上

孫。厥。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于。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曰。弓。之。問。也。亦。猶。據。議。未。定。之。文。王。微。子。之。事。以。對。檀。弓。然。而。不。復。言。于。游。疑。而。復。求。正。非。夫。于。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檀弓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三年。終。喪。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臣。教。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感。恩。義。之。間。道。之。所。在。諫。必。不。犯。也。遇。則。當。疑。問。不。必。

也。左。右。不。分。職。守。事。皆。當。理。會。故。無。方。節。之。於。君。則。當。各。盡。職。守。故。有。方。致。表。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思。也。心。喪。身。無。哀。麻。之。服。而。也。有。哀。戚。之。情。也。喪。去。聲。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成寢人之墓不仁也不收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階下能近人情非禮明矣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能近人情非禮明矣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能近人情非禮明矣

禮記卷之八上君于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始也。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亦。謂。其。出。也。禮。當。不。服。者。而。伯。魚。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後。除。之。此。賢。者。之。過。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取。因。門。人。問。而。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聖。人。無。所。夫。道。為。對。謂。聖。人。之。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隆。而。當。降。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隆。之。所。而。隨。將。降。殺。以。從。於。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

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也。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稱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言喪拜之次序也

致其哀痛之至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於人而後盡其哀於心為得其序也頭者順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繁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來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封土為壘曰墳則恐人不知而誤祀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也禮志

禮記卷之八上孔子先及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自傷其不能盡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也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也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覆醢子路死於孔子前而後孔子哭之於中庭師友之禮也問使者之禮遂為孔子所臨孔子哭之於中庭師友之禮也問使者之禮遂為孔子所臨孔子哭之於中庭師友之禮也

禮記卷之七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附於身者集飲木食之具附於棺者明香
於生者無所疑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既葬日六事如事存
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宗室崩則出於不
慮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之樂洛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
以為葬也其慄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不知父墓所在而殯母於五父之衢者欲
改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其行於

路皆以為葬此則曠引耳又
甫慎引去聲邇邇憂焉

鄰有喪春不柩里有殯不巷歌祖去
喪冠不緇冠不緇蓋於前者謂之緇喪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罍周股人棺槨周人槨置髮
始不衣薪也罍周治上為輓而四周於棺之坎也
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輪棺之具槨以障柩妻以發

推也聖

周人以股人之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罍周葬中

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

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股人尚

禮記卷之七

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輪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飲用日出戎事乘驪牲用驂水色湯以征伐得天下
故尚金色周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
事也驪黑色輪白色驂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幕所
蓋諸侯之禮也魯以繆為幕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日子蓋言
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

也童耳申生異母弟文公也蓋何不也明其讓
則姬必誅是使君夫所安而傷其心也蓋去
日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重耳又勸其奔他國
如之言行

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
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
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狐突申生
死於不義不得為君也但得諡恭而已

將死而告諡諡與之永決也申生自經而

死於不義不得為君也但得諡恭而已

死於不義不得為君也但得諡恭而已

死於不義不得為君也但得諡恭而已

謝枋得曰
此二句
此二句

謝枋得曰
包拯於多
四句十句
之謂而
此十句也

謝枋得曰
此二句
此二句

魯人有朝祥而哭歌者于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朝行祥祭之禮而祭則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于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改疑乃正言之其意為三年之喪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謂之日又豈多有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隄佐車投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責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虹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諫自此始

也乘丘魯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日敗績公墜車而佐車投綬以登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圍而死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腹問之內則知非二子之罪為莊公以義起遂誅其赴敵之功以

會子癘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會元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病者疾之甚于春曾子弟元與中曾子于也

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贊與于春日止會子聞之懼然曰嗚呼日華而晚大夫之贊與于日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箒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也乘丘魯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日敗績公墜車而佐車投綬以登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圍而死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腹問之內則知非二子之罪為莊公以義起遂誅其赴敵之功以

謝枋得曰
此二句
此二句

謝枋得曰
此二句
此二句

謝枋得曰
此二句
此二句

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華者諸飾之美如駝者節日之干堂所驚也呼者嘆而嗷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華慈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以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必欲易之而沒也既緩責呼呼華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覆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繞而慨然祥而靡然皇始也孝子心形充屈如急行迫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覆覆棺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盡

鄉妻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僖公與邾人戰於升陘而死者多軍中無未復者邾大夫妻問刑

魯婦人之壘而甲也自敗於臺始也壘不以平時人敗於臺始也魯公為邾人射於臺始也魯公為邾人射於臺始也魯公為邾人射於臺始也

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曰爾母從從爾爾母也爾蓋條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縉妻也姑太高中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川枯木

也乘丘魯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日敗績公墜車而佐車投綬以登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圍而死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腹問之內則知非二子之罪為莊公以義起遂誅其赴敵之功以

為之來矣。謂之終以布為之。既東其本末而終之。者。於其後。其長八寸也。通曰。毋無。總應戶。孟獻子禫。蹻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大祥後。謂一月而祭。名禫。此。時樂。但。祭之。發。故。夫。子。美。之。重。大。反。祭。之。此。其。謂。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方。稱。仰。以。絲。為。絳。之。飾。以。組。為。纓。之。纓。服。之。者。也。二。者。皆。讓。有。子。變。吉。之。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陳。無。勇。非。孝。也。君。子。不。立。畏。而。死。與。厭。死。溺。死。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平。厭。壓。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

之心。然而遂除之者。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光。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此仁者之用心。故以仁。

目之。登。音。下。如。字。首。去。聲。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乃後之子。則於其出母禮無。服期可無矣。矣。期。亦。禮。也。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記者言古未有合葬之事。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會子之喪。浴於爨室。無。祭。也。爨。室。於。室。之。東。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業。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詳。物。同。朽。腐。故。曰。死。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蓋。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會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曲。也。不。為。位。是。曲。巷。中。鄙。陋。之。禮。言。思。子。思。之。子。申。祥。妻。之。是。弟。也。古者冠縮絰。今也。衝。絰。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高。墳。古。尚。文。冠。多。絰。不。一。一。前。後。直。也。衝。絰。也。周。尚。文。冠。多。絰。不。一。一。前。後。直。也。衝。絰。也。

禮。音。上。九。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詳。物。同。朽。腐。故。曰。死。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蓋。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會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曲。也。不。為。位。是。曲。巷。中。鄙。陋。之。禮。言。思。子。思。之。子。申。祥。妻。之。是。弟。也。古者冠縮絰。今也。衝。絰。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高。墳。古。尚。文。冠。多。絰。不。一。一。前。後。直。也。衝。絰。也。周。尚。文。冠。多。絰。不。一。一。前。後。直。也。衝。絰。也。

而并橫終之若喪冠履踐時而直是與古也
反時人謂言古喪冠與古冠反故記者釋之云
也止則世如此耶古也
吉內冠同直錢也衡橋

曾子謂子思曰倭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跋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三日中稱七日則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
日月已過始聞其死通而為之服也若是小功之服

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
無服矣其
可乎稅也

檀弓 卷上 十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攝束帛乘馬者

者四馬也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下
其誠不干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
知禮去聲

伯高死於衛起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陽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告

引赴與計同已太也兄弟出於同門則親如父子
於父而外所親者師以成己之德而親如兄弟
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所哭不同也如伯高
於所知又非朋友之兄弟皆交之者也孔子與伯高
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明恩之有所由也
貢而來則中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
禮在伯高或拜或否凡以
禮其情不至為去聲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
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以哭甚
洙泗魯二水名而洙子夏所居于夏不尊於師而尊
於已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以
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于夏之至於三罪者
亦由離朋友之群而散居之久耳索散也

夫晝居於內聞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內者五室之中祭謂中門外也晝而
居於內居於外似晝而夜而晝則謂晝而夜也晝而

居於內內者五室之中祭謂中門外也晝而
居於內居於外似晝而夜而晝則謂晝而夜也晝而

高子早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

表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表齋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物謂升送及法朝長短備致也邊坐偏倚也齋

之事也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以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善館人

禮也主人也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故解脫驂馬以為

之勝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今若不賻則足於心

無故善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

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禮脫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親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逝反而處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死其親之至情子貢以為

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處祭之禮是知其禮之

未之能行則此

顏淵之喪饋祔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和乎之謂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古事尚左陽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作起也預手曳

杖反手卻後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

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

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

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瘵疾七日而沒猶在阼猶賓

忍死其親之於此示猶在阼以為主猶在兩楹

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與賓主夾之故言與而

不言猶也孔子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也

殷禮故知葬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六今日明王不

存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兩面

坐于學位乎此必殯之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天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槨置鬻設披周也設

崇殿也綢練設旒也公西赤以飾棺槨與木改為

禮為鬻鬻是披鹿綢切旒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股

士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

而僕雖遇之不問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隨其後兄弟之讐下及

開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從去聲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易墓非古也易謂交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孝弟曰弟
手足曰弟
大法曰弟

茅坤曰
在二平
法也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斯則禮或有所不足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墳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

其不可以及宿也負夏術地葬前一且主人已祖莫

將主人榮之選微為宿宿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

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行遺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已

是而後反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答云

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宿也與莫也微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脯下小飲於

脯內大飲於昨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

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問之曰多矣乎子出祖

者自脯下而戶內而昨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

於一節有進而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

乎多猶勝也曾子問之方楮已說之非乃言子游

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飯上遊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

既小飲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

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

帶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

知如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

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天上扶

故曰云云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均焉除喪而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均焉除喪而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冠。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游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義之敢辭者。辭其服也。爲去。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國以講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大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國以講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怒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廡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檀弓

八卷上

十六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文子之於禮也。除喪而後。禮無帶人者。亦無受人之弔者。深衣與小祥。練服之冠。皆吉凶可通。用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動皆中節也。心無中。去聲。

切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凡此之事。皆周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冠去聲。

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

掘中霤而浴。毀廡以綴足。掘。掘也。中。中霤也。浴。浴也。毀廡。毀廡也。以綴足。以綴足也。

汲。毀宗。壞行。出于大門。版道也。學者行之於廡。至。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鄉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諸班。諸兄弟之貧者。子碩用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祭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因死。謂無其財也。死。謂嫁之也。布。錢也。不家於喪。惡班。猶分也。適音。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

八卷上

十七

之。泉死而義不。則。色。而。身。不。可。得。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遂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

死則我欲葬焉。遂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二子

大夫伯玉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

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讓之曰：吾子樂此

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地

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飲。舉者出。尸出。尸且投其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舉者出。舉尸以出也。待尸出。尸

冠。括髮。子游曰：知禮。舉者出。舉尸以出也。待尸出。尸

扶君。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若疾時

長。扶其右。體射人之義。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

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心也。上贊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爨。總。從母之姊妹。舅之兄弟。從母夫於舅

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

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

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

變焉。取。扶。去。聲。

喪事欲其縱爾。吉事欲其折爾。故喪事雖遠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駢駢爾。則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之。終。終。於。極。事。之。貌。折。折。於。中。也。

次。吉。事。雖。有。宜。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驕

驕。而。太。疾。則。鄙。野。矣。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節

行。禮。之。道。也。縱。總。折。提。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喪。其。君。子。耻。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非。為。也。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箠而不利。有鍾磬而無
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
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往於死者而極以
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皆不可行。
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藤。練。而
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漆。木。器。則
樸。而。不。成。其。雕。鏤。之。文。琴。瑟。則。雖。張。弦。而。不。平。不。可
彈。也。竿。箠。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
懸。掛。之。奠。虞。不。可。擊。也。凡。此。皆。以。有。知。無。知。之。間。待
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
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
之。道。待。之。也。知。去。聲。來。沐。箕。筭。虞。巨。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問之矣。喪欲速
也。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言也。曾子曰。曾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桓。在。而。失。位。曰。喪。桓。司。馬。仲。桓。在。而。失。位。曰。喪。桓。司。馬。仲。桓。在。而。失。位。曰。喪。桓。司。馬。仲。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死不

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大。夫。傳。

孫聞常失位去魯後得反載

實而稱欲行賂以救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

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

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之葬。蓋先之以子夏。又中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

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

而哭之。莊子。齊大夫。齊強魯弱。不來。累其地。縣子。名

亦不以出竟。移移竟境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

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

諸縣氏。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

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

得已。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示代無知者使天知死節之無知必為其無知故以
不惟用之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器送之則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也然則用者送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祭祭祭同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亦各是將三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意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一
知待其親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秋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秋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秋儀之問也去聲

禮記 入卷上 王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思曰吾何傷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

為大者禮有財而時不可為則亦不得為之也蓋盡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子
古者服時也上下各以其親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虎是文之叔父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也
若齊衰也為去聲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后木魯孝公子買棺之時小棺非是父母深所則誌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謹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飲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飲而徹帷

小飲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飲斯席矣小飲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萬之龜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之總五服
一以麻者有并數若以綌為衣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總裳

禮記 入卷上 王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卓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滅子
名彼則呼名哭而呼是野野而不達於禮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柩以為活也若者於禮有窆
去聲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羔裘玄冠乃朝冠養疾者著之始死則易去朝服羔裘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飲後羔裘
子行禮之事言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也齊而

則得曰
則得曰
則得曰

則得曰
則得曰
則得曰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下之不改與終也三無等子定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裝於牀子游曰請裝於牀子游問之

曰沈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齊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送終禮畢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車馬曰贈所以助主

成子高寢疾慶進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則如之何大麻死少講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從生

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吾於人乎哉我死則擗不食之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御爾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行風和道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

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子夏以為聖人

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焉焉焉

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

婦人不葛帶禮婦人居齊斬之服也卒哭以為為首

志也

有薦新如朔奠朔奠月朔之奠也如得時新之味
或五穀如熟而薦則上博知之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視重霤池者車之池也重霤亦屋之承霤也天
而設池其方向之數各

視生時重霤重手霤

君即位而為柩歲一漆之藏焉君諸侯也柩棺也
名柩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其中

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也葬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作一作為也復至帷堂
求一時並起也

棺上登

棺弓 入奉土 二十六

父兄命赴者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
使人往相赴告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若兼天下諸
侯言棄所居

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

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

喪不糾莫也與祭肉也與糾者不中復也脯醢之莫
不惡應埃故可無巾覆也

覆之者必其

有罕肉者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為梓之木布者分別而具
之材皆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為梓之木布者分別而具
之材皆

朝奠日出夕奠日朝奠以桑與棗之食夕奠以
之未落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此皆小祥後言之
哀至則哭故曰哭

無時若君有事使之反必祭

告伴親之神靈如其已反也

練練衣黃裏線練小祥也小祥而皆練冠練中衣
練練衣黃裏線

練練衣黃裏線練小祥也小祥而皆練冠練中衣
練練衣黃裏線

葛屨經繩履無紃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
也繩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履也無

角瑱瑱流耳也初喪去飾故無瑱小
祥後微綴故用角為之瑱股

鹿裘衝長袂袪袪之可也冬辟吉凶衣裏皆有裘
則貴履同用鹿皮為之小

詳之前喪狹而短袂又無袂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
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袂也袪者喪上之衣小祥後

漸向吉故加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
年

之喪在殯不得出然於兄弟則恩義存
焉故雖總服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之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死未既吾之所識則
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

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
棺二革合被為一重地木亦耐濕故

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
棺二革合被為一重地木亦耐濕故

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
棺二革合被為一重地木亦耐濕故

次之梓木棺二一為槨棺之外屬棺一為屬棺之
外大棺以上四重之棺上下同旁悉同也也也也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古者棺不用釘而以皮條
衽小要也木為之次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
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繫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
處必用一衽也

棺槨以端長六尺天子以棺木之頭為
標端猶頭也大夫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弁之色如降經衍字
也紵衣絲衣也此本

士之祭服

或曰使有司哭之

為之以樂食為去聲

檀弓

八卷上

二十一

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龍輅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盡轅為龍也
龍輅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盡轅為龍也

梓者此穀木象梓之形也斧謂滿覆棺之衣為斧文
加斧于槨上此時梓蓋猶開故以斧衣從槨上入覆
於棺也畢盡也

謂覆棺之屋謂覆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諸侯朝親天子爵同則其
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

異姓庶姓使各相

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其柩于位嗚呼哀

哉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言天不留此老成以
佐我之位者傷悼之意得孔丘者君臣之辭

檀弓上登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

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冠喪冠也盛與所以
乘作食日舉不舉自

損也后土社也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

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喪也後于葉反大去聲

孔子惡野哭者郊野道路之間哭非其地故惡之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物
遺人也未

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

思惠也或情義所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
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人而後士皆入

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人為舉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禘徒月樂祥大祥縞謂縞冠大祥日
之徒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

君於士有賜帟亦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夫
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

為故君賜之也亦

檀弓

八卷上

二十一

檀弓卷上終

檀弓卷下

武林周 輯閱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此言送殯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葬殯時

棺朝廟畢。將行。設遺奠。以奠之。牲體分析。包黍用此

車載之。以遠送。故名遺車。適入聲。長上聲。乘去聲。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其恩厚。故惟達官之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弔於其殯宮。及柩已行。孝子攀號不

忍。君命引之。奔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然或當柩朝廟之時。或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或

于夜而暫停柩車。則皆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也。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人見。曰。斯道也。將亡

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

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此禮將亡。我之凶

服以來。欲以教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

顯者。若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則者。惟君子乃能表

明之也。記者。蓋善。雖困之存禮。義。而點之禮也。矯

矯說脫齊衰表。緣同。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大夫雖尊。其

主人有殯。飲之事而至。則殯者以其事告之。殯猶告也。若非當事。則孝子下堂迎之。不樂不飲酒。食肉。皆

為餘哀未忘也。樂洛。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纆。引。引柩車之

以助之。以力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寒

君承事。主人曰。臨。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

使以次。就親在拜。若又無親。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舍之人。在拜亦可也。葬君承事。言

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以人之體。主人曰。臨者。謝厚禮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此謂臣民之欲賤者。禮不

亦必使人弔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

夫人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於異室。為父後之父。妻父

父在之。父夫之父也。此謂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女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

正故也。故夫哭之於適室。已子為之。哭宜為舅服。故命之為喪。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盡為主之禮。

也。子為主。在東階下。故夫入門。北面。而哭。示無二主也。來弔者。與此死者。曾相習。則經入哭之情。義然也。適。

有續。聞達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哭于側室。欲其遠。於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而。不行。不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言非常禮之弔已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賈相禮事也。

立者。尊在右。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獻公。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代之際也。儼然端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及國。以謀復位也。喪去聲。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

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誥之。孺子其辭焉。父死。凶禍大矣。豈可因此為利。天下其孰能誥之。孺子其辭焉。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為無異乎。說如字。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猶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公。子。既。聞。乃。出。而。答。客。惠。弔。謝。其。來。弔。也。言。出。在。外。不。得。居。喪。次。致。君。憂。慮。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與。去。聲。禮。答。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猶類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禮。朝。夕。哭。殯。之。政。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遮。嫌。而。不。從。素。帷。故。記。者。云。非。古。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過。之。聖。人。制。禮。以。節。之。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是。不。念。生。我。者。矣。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為。之。復。是。盡。其。愛。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親之道而壽之之心備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昧北乃陰之方故求必向北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

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飯用米見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實米與月于死者口

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飯上聲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愛之而不致忘故為錄以錄其各敬之而不敢遺故為旌以盡送死之道也

禮記 卷下

五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

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

則徹重而埋之也綴拙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齋敬之心也

莫用素器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豈為死者真

能求饗而然哉亦自盡其禮

以致敬親之心焉爾齊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撫心為辟踊為是哀痛之至也

若不恭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

彌諸侯六日七歸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袒天括髮形貌之變也愠哀也去飾之中最甚者也有袒有襲蓋衣甚則袒衣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去

上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般人哱而葬葬而親托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於是以前素為弁如爵弁

之制以葛為環經在首以送葬不敢

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厚許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親喪歆弱之時主人

禮記 卷下

六

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

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歆弱病困

之故君必命之食疏

飯也為去聲食似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室與室皆謂廟中卒變而歸乃反哭於祖廟所作

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

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日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慙吾從周

謂殷禮太質慙而欲從周者蓋親之在土則為可哀不若求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

謝禮傳曰
上之字
下之字
語助三之
字不詳文
本無也
形之知

故芝母而弔於墓者不如弔於
家者之清文為兼盡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矣故葬而北首

既球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定主人用玄纁贈死者

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子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反日中而虞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

司種奠以禮地神為親之托體於此也莫者置也稱

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此有司之反即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死小飲大飲朝夕

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矣祝辭曰哀薦

成事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吉祭卒哭之

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稱焉

其變而之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受者受易常禮也所以有受者以有

至於卒哭與祔為日尚多則用後虞之剛日連接而

祭如丁日祔剛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

虞也此後每遇剛日皆祭至祔乃止此孝

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此去葬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以不怠於鬼其親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難言也

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

之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禮焉入卷下

極以朝祖因為順死者之孝心善求之死者之心亦

必自哀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

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飲

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遠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

而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之用明

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此孔

子非

乎哉謂之明也是以明之道待之也禮車以禮
不仁知未流必
有以人殉葬者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陳諸淵毋為戎首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也陳諸淵言置之死地
也為去聲
陳諸淵言置之死地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為去聲

禮記 卷下 九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
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
食飲三臣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
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瘠
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
真情而處此乎不若遠禮而食食也愈下似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主人未小斂則未
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斂後
改服乃出而加經反哭之則中於禮矣夫聲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造車一乘及慕而反晏子稱其知
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
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餘於已也
也禮也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空其節節餘
於賓也此二者皆以其餘而失禮者也
乘去聲

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
禮此言造車之數个包也
造車一乘載牲一包故諸侯以七大夫以五晏
子當用五乘而僅
用一乘不知禮也

會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會子謂晏子之所為乃所以
救齊國之奢非不知禮也

禮記 卷下 十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
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象主人之南女賓在象婦
之南禮也相去聲鄉向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因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
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
禮人必盡末視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
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可也於是
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
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此記禮之變毋
無注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刑功得日
之

太宰嚭曰古之使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

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

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誅敵也之罪又殺而赦之師

與有無名乎二毛班白之人也子所獲臣民也還其

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謀之乎此

言歸善於辭合故能收敗亡之德

顏丁善居喪始死奠奠如有所求而弗得及殯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慟焉如其反而息顏下

皇皇猶相槨望望作而不顧之貌慟感傷之意始死

形不見也既葬槨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

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

和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猶待也不忍決矣忘

禮弓 卷下 十三

其親猶且行此止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讖有諸仲尼曰

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乃讖者命今所

本人心喜悅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賈自

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賈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訛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平公晉侯也三晉者院

刑功得日
六口入

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

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意爾曠有所諫教爾曠於我我是不先與爾言乃

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也曠言樂以

乙卯日死計以甲子日死謂之疾小故君不樂樂在

堂在殯也况若於卿大夫比葬不食以此卒不樂

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祭封其代之君悼子

同樂之臣故以為大於子卯也詔告也謂其不告之

罪也

爾飲何也曰謂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謂為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

聲飲

去聲

禮弓 卷下 十四

爾飲何也曰賈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其又敢與知防

是以飲之也非着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乃不專職而

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賈洗而揚觶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

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揚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

酌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至今晉因行燕禮之終

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此舉乃昔者杜賈所舉也

請所以易其名者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為之諱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諡夫子貞惠文子符齊羽作亂

而修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重故

諡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一論而惟稱文子者文足以兼之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

人以龜為有知也龜仲而大凡曰沐浴佩玉則兆卜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車

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

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車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其與也

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其止而日止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

梓槨其財斯之謂禮世固有二性之養而不能歡者

於禮之非者知此則孝與禮可習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羈所

馬勒所以輕馬非之意謂若者行者均之也國不當獨資從者以示私恩從去聲勒的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鮮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不從父之亂命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先筵仲尼曰非禮也卿

卒不繹仲遂魯莊公子為魯卿垂齊地各祭宗廟之

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魯祭亦日之祭謂之釋言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飲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輸若名為匠師方小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

般爾以人之母管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管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審試也言欲以人母嘗試已

禮記

卷下

十七

即上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

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

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

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

殤也不亦可乎戰于郎齊伐魯也魯人昭公子公為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祀人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

禮記

卷下

十八

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者名也子手而可使之
引衣也謂之再告之也禮者名也子手而可使之
不空者無禮在於路則大夫至於士而無也
無不拜者無禮於大夫之後而無也
也商賜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禮也
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而商賜乃能稱其禮
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襲賊者
之襲賊者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荆楚也魯襄公朝楚

禮記 卷下 十九
人知其禮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
之及其免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

不將公事遂入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懿
叔遇懿伯忌日不欲入入歷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盡宮而受弔焉謂

闕道路以盡宮室之
位而受弔也避闕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

於柩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甚邑名
柩路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處在君

無所辱命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
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諫哀公少子撥以手洒於地
也天子之殯用輅車載柩而

禮記 卷下 二十
畫較為龍棹幃者畫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也諸侯
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有幃而無棹也榆沈以水

浸榆白皮之汁以掃地取其引車不滯也今三家
廢輅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以妻我以為我妻也
此哀公溺清之舉文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
曰孟氏不以為罪予朋友不以為棄予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季子臯高柴也與償也
不葬不葬者以犯禾之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夫小商買道之官大也。命也。以我為尼。幸而道而葬。則後必為側而難乎。為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使焉。曰。寡君。違而君。弗為服也。有饋於君。則稱。出使。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卒。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未。嘗。食。君。之。祿。也。為。去。葬。

虞而立尸。有儿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此。時。則。設。几。與。席。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卒哭而諱。其各。蓋。事。之。禮。已。畢。事。鬼。之。始。也。

禮弓 入卷下 王十一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瘞。門至于庫門。命。今。之。辭。曰。舍。故。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逃。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各。以。其。親。盡。故。可。不。諱。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二名。二生。為名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服。戰。敗。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為。各。與。素。服。同。義。甲。不。入。棄。子。不。入。報。示。車。亦。也。垂。高。頭。場。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許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其。似。重。疊。有。憂。也。而。曰。乃。曰。也。重。平。聲。識。志。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犂。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禮弓 入卷下 王十一

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泚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謂。豐。必。賢。也。愚。者。故。哀。公。屈。已。見。見。也。我。其。已。者。不。解。其。願。也。誓。志。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喪。禮。釋。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毀。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慮。居。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禮弓 入卷下 王十一

公于... 禮記卷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鄉奠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命曰寡君使容居坐餼進侯王其使容居以餼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禮亦不敢遺其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祖昔我先君昭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負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也司食... 禮記卷之...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行。舉爵。自然驚怪。者諸臣也。在宮亦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沐之。君不樂。所以人倫大終。亦教化不明。所致。故自賤。下。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獻文趙。

檀弓

八卷下

二十五

大夫發。禮在。記名。用。述。張。老。之。言。輪。奐。廣。大。也。凡。在。官。者。殺。無。赦。也。歌。祭。祀。作。樂。也。死。於。官。也。聚。國。族。於。斯。也。凡。在。官。者。殺。無。赦。也。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也。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行。舉。爵。自然。驚。怪。者。諸。臣。也。在。宮。亦。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沐。之。君。不。樂。所以。人。倫。大。終。亦。教。化。不。明。所。致。故。自。賤。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母使其首陷焉。爲去聲。耳。

路馬死。理之以帷。君之乘馬死。理之。以。致。帷。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問人爲君在。葬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

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曾者。已。告。於。主。人。矣。爲。去。聲。聲。內。納。鄉。向。辟。避。涉。內。霽。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力。霽。門。屋。後。簷。也。行。者。非。入。而。揖。知。大。夫。教。之。德。也。不。知。其。德。也。大。也。二。非。素。不。相。知。知。見。其。德。之。美。而。加。敬。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展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陽門。宋之國門。介夫。甲士之守衛。衛者。河城。官名。子罕。視國。視也。說。

檀弓

八卷下

二十六

孔子問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善之。以其識治微也。不。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下。能。當。也。扶。何。服。何。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魯地也
初禮此也
也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沐浴也壞也治之釋水而言入矣求
之不能與於味之音也如理首之班
言木文之也如能女子之念言沐梓之清賦也壞
之廢敗也法其矣夫于作爲不聞而避之從者疑夫
子必當已就其父夫子言爲親戚故者者雖有非禮
未可避失其親戚之情故舍之好也此聖人隱惡紀
交之意本奉禮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文子晉大夫叔譽叔仰也言卿大夫之死而
誰與歸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
大夫誰從乎文子設此欲
與叔仰共論前人所不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
禮焉禮焉 八卷下 二二七
身其知不足稱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
已足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
所行如此故爲狐姑所殺不得善終
其身是不智也交前并去聲知去聲

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文
言于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
之人以定其事乃反河高故以誅此蓋爲他日高
辭而祿之計故以此言告君求利
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晉人謂文子知人武子不念其身而謀之知也
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也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然如不出諸其
口中身也退然謙卑狀弱
之貌勝升明如步反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管健也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
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得死
不以其子屬記之庫潔之玉爾爾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緦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緦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緦言叔仲皮教
訓其子子柳
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純婦人
猶知爲舅若齊衰而首服緦緦緦也衍是皮之弟
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緦告子柳云汝妻何
以者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爲然乃請於
衍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緦衍又答云昔者吾喪
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緦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

禮焉禮焉 八卷下 二二八
此言退使其妻者總衰而
環緦學效衣衣衣緦緦總衰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
成成人曰獲則緦而緦有匡范則冠而緦有緦兄則
死而子臯爲之緦成魯邑名匡背殿似匡也范蜂頭
似冠之緦也蓋能緦緦必由乎匡之所盛然盤之有
匡非爲緦之緦也范之冠也凡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
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臯而已爲去聲冠平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魯子弟小婿爲過制
之意而不同其實情於母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魯子弟小婿爲過制
之意而不同其實情於母

則他無所用其貨儲矣此所以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

奚若廷者淋病之人其面一暴尪之暴尪天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也乃不可與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其神問之而附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大喪要戚罷市

檀弓 卷下 二十九

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早而欲徙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善夫合祔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祔之間也魯人則合而

棺置棺中無別物隔之夫婦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

檀弓卷下 終

檀弓評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編每章皆摘

錄陳澥集說而以評語載於上闕如唐韓愈宋謝

枋得元吳澄明楊慎茅坤諸家悉采入之而謝氏

之說獨多

禮記疏略四十七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張氏敦

臨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疏略

四十七卷》提要

禮記疏畧序

余家世習詩。自先君子申侯先國全所之學。改習周易。嗣沐又從先君改授禮記。遂以禮經售。或謂沐曰。子他經皆有疏畧。何獨於本經乏焉。且五經闕一不可也。余曰。素習不一。治無專功。偶爾獲雋。不精熟也。闕一何嫌之有。強足適以取罪。矧別經俱有匡邪可依據。而禮獨無之。易依孔子十翼。書有古序。詩有古序。春秋則有壁經。及左傳。皆有依據。要不敢自作也。若夫禮與他經不同。最爲繁重。深遠。其博。來自上古。底於周季。孔子出斟酌古今時變。定爲禮經。以日用之常行。而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本於天地陰陽。根乎人之性命之微。自秦以來。失其真本。漢儒搜集放佚。未爲大錯。但學不本心。侈以博通爲道。高遠爲聖。故詮之失實。語之不精。反多疑爲非。孔子之言。禮經遂難言矣。沐循故未暇敢云自作。噫。昔舉子之業。附同爲見。徒耗費爾

不足傳也。而登封馮五典書不啻數數相敦。曰：先生五經四書之疏總會一指歸於性是功夫。勉人在於存養主敬。學者利其有本而不繁。聖域或可冀也。禮主敬之書反惜一言以通其阻碍。恐使學者疑有貳旨。可乎。維余耄矣。倦於勤。何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註。武進王子允清門人馮五典李範世暨余仲子端出。宗舊所注成帙者。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此外并有書頭記錄令各以先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序

一

禮而可觀。謂之威儀。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謂之中。此中也。人之自爲。而其自爲者。卽其受之天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非人之所強而爲也。故曰：所謂命也。詩又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非天地之所可代爲好也。故曰：民受之也。民旣受此命。自能定此命。有能爲之。豈遽能哉。體則而行。合則以爲。日遷。邇則以爲。日改。遷。邇改。改。習以厚養。故君子終身未能而固已。免於人禍矣。不然而曰：我未能。遂自暴棄。怨惡斯集。刑辟加之。鬼神疾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者是矣。故曰：能者養之以獲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禮之能否。豈細故哉。是在人而已矣。仲虺之誥曰：維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度也。天與人以心。使人自能衷度。得中。此禮之所從出也。猶與人以尺度。宜長長之。宜短短之。宜輕宜重。輕重之。皆天則也。皆禮也。時加稱量。不使差忒。天性然也。此固人之不勞不費者也。我故曰：

禮記疏畧

序

三

性是功夫。學習為性。人而如是以若其性。則其恒也。不如是以若其性。則為非常。叛恒性矣。故人而學禮。習禮。則心生悅。與人共學禮。習禮。則心生樂。是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也。若其性也。此吾性之大可恃者也。

康熙辛巳十月一日作于保學堂

禮記疏畧

序

四

禮記疏畧

曲禮上第一

登封馮子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繁多如是也。古章句瑣屑。不分明。今會其義。竊為段落。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儼安。民哉。

敬乃存心之學。不觀不聞中。常自戒慎。恐懼而恐。有失也。乃禮之根源。能敬則事有節制。而禮生。不敬則怠慢恣肆。而禮亡。故篇首以毋不敬三字。領起。毋乃着力禁止之義。正心之操。存無間。敬之篤。拳處。由是敬以為容。儼若。端莊無敢馳肆也。思。思惟其能思。故發為言辭。安詳而不躁急。一定而不游移。推以及人。事事而為之所。隨其所接。而無不安之於禮。安民。即天下歸仁。意敬之根源甚微。分量最大。著蔡先生曰。此一敬字。本自堯舜傳來。人心惟危。一危字。是敬字底本。天生人以心。原是箇敬的物。如何不敬。敬字無所不該。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敬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樂音洛。

此德不離存心之功。主敬之學。四不可字。皆隱微中。默自省察。力為克制。純乎敬也。稍不敬。即長。敬而衰德矣。從欲而敗度矣。志滿則招損。樂極則生悲矣。可乎哉。蓋四者皆人心自生之不可。即人心自生之功夫。所謂性也。故吾師曰。性是功夫。學習性也。學者自反本心。可以信矣。不然不能。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便從俗。

賢者正能敬之人。惟能敬。故于素所親狎之人。而敬之。不敢狎也。于素所敬畏之人。而愛之。不偏畏。

之慧者...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禮以教人... 太上貴德... 來而不往... 尊也而况富貴乎... 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也

德者得也... 心安理得而止... 禮記疏畧... 夫禮約言之自卑而尊人... 人自不至于驕淫... 人以禮為主... 人生十年曰幼學... 日強而仕... 老而傳八十九日耄... 加刑焉百年日期顯

朱子曰... 年日期皆然... 學齊家之禮... 為士以事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歷世變... 久而稱不自用力... 則幼而知未及... 養故曰願... 時宜有所宜... 大夫七十而致事... 婦人適四方... 國而問焉... 致謂還其職事... 故許自隨... 宜然耳...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稱名父母之刑... 以其制古先王之... 不可以習俗... 謀於長者... 禮也... 謀于長者... 以相從而往者... 其禮然耳... 對是自恃已長... 之公西華曰... 凡為人子之禮... 溫以禦寒... 因時盡禮...

兄弟不和而爭訟之類
一子讓體以受親之心也

夫為人子者三屬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
交遊稱其信也

言為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
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
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
及也禮主于讓當受而不受是不敢稱尊于親前
故為孝不敢稱尊于兄弟親戚之前故為慈不敢
稱尊于僚友故為弟不敢稱尊于執友故為仁不
敢稱尊于交遊故為信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
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一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僚友同官如兄弟故曰弟執友同師之
友其執志同志同故曰仁交遊汎同故曰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六

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父執父同學執志之友也謂命之也敬同于父
凡禮有不敢字皆敬之實如履虎尾啞人敢乎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恒言不稱老

出告違反告歸日而者以自外來必省其顏色也
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四必字
一定之辭皆敬心之所存也恒言平常言語之間
也必律一老字恐父母聞之不安也欲使父母忘
年此非心之存于
父母者不能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汎言敬長之禮父事之隨行兄事之雁行肩隨
則並行而稍退古者地敷橫席容四人長者居席

端居五人則長者必異
席而坐所以致其敬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臭坐不中廡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食饗不為槃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
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室西南隅為奧居寢處也主當也主與中廡尊者
之道也行中道立中門皆尊者之所行也食饗如
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不槃量饌具之多少敬順
親意也不為尸尸取主人之子行若主人之子不
敢以尊臨親也心常在親雖未言而亦聽之恐言
不及聞也雖未動而亦視之恐動不及見也敬之
至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一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孝于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不有私財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七

不服闇不從事于幽僻無人之所恐遺惟異賦惡
也危是傾險之處不自重愛其身不令之名必將
加之而至于辱親故懼而不敢也親在而許友以
死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已則有難親之
志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
采

純一也純素恐親心有所嫌也父死日孤子當
室謂為父後主家事者雖除采猶必用素不純采
之憂也

幼子常視毋詭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友不傾聽長
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
掩口而對

此教幼童之意。視與不同。常以不可欺詐習其誠也。乘之過。非童所宜。索之飾。非童所便。正方東西南北不偏邪也。不側耳以聽。一立一聽。毋不敬也。長者與之物。使提提。則手承長者之手。以受之。恐失墜也。奉承接也。長者與之劍。使負之。則背負以負之。負背也。長者與之。則以手授口。而對恐氣觸長者。此弟子服勞之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於先生。則心一。于先生。先生與長者不同。從學則曰。先生。恐不時有所教訓。故不可有分曉。其專一之心。遇先生于道。趨而進。恐有所教。以承之也。正立拱手。致其敬也。不與言。則趨退。不敢煩賓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八
高而有向背者。為丘。大阜曰陵。鄉長者所視。恐有所問。則便對也。然長者所不視。即所不當視。故必向之。雖視無妄也。先生年德俱高。能教道人者。長者則直以年稱。城上警備寇盜之所。指則見者。疑呼則聞者。驚皆有司者之所禁。戒也。老成之所素知。而少年往往忽之。登城正有事之際。非泛泛可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問則入。言不問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毋遂。毋踐屨。毋踏屨。履衣趨隅。必慎唯諾。

此為客之禮。將適館舍。或有所求于主人。然執已之所須。而固求必得。即非為客之義。將上堂。聲必揚。者。使人知之。有所備也。客禮固。家亦常。人將即席。脫屣在戶外。脫于戶內。者。惟長者一人。

有二屨。則並戶內。一屨。則三入。屨言不。必是密謀。故不入以干之也。入。主人之戶。見必下。謙抑謹慎之意。扇門闔木也。既入。戶。兩手當心。如奉扇。然敬主人也。視瞻正。而不同。邪。恐輕佻。致主人之疑。厭也。送。闔之。盡也。嫌于拒。後來者。故勿送。踐踏也。不可踐先入者。所履之屨。踏。猶。也。王藻曰。登席。不由前。拒。恐。得。步。履。失。容。止。也。趨。闔。由。席。角。升。坐。也。此。即。不。踏。席。之。實。既。坐。定。又。當。謹。于。應。對。總。皆。敬。主。人。之。意。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不踐闔。闔。門。概。也。當。門。之。中。闔。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客。自。處。也。不。踐。闔。恐。不。俗。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九
此主人延客之禮。讓于客。讓客先入也。為布也。請入。布。席。然後。出。迎。客。以。入。客。因。辭。即。辭。其。先。入。為。席。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客。者。俯。首。以。揖。所。謂。肅。拜。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亦賓主之禮。入右東邊。所以趨東階。入左西邊。所以趨西階。此以一身之左右言。主在客右。客在客左。因辭不敢當客之尊已也。讓登。欲客先登也。客不敢當。故主人先以讓之。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兩足相並也。連步。相接近也。拾級。聚足。何等穩重。連步以上。又不失之。急緩。想見敬意。先右先左。是賓主情而相向。兩不相背。各致其敬也。

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

惟慢也薄廉也所以避內外者惟薄之外與堂上皆地迫不可趨執玉重器不敢趨接武足跡以相接而行微也室中地尤迫行而張拱日翔不翔教以爲微也凡見尊長及賓主相接以疾行爲微也與翔皆敬容也亦有不施之處

拉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人已相交之際無徒自便當顧人也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恐不便于受者此人所易忽非能敬者不能審處以致宜也

凡爲長者奠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十

請社何趾

糞掃地之穢也袂袖也拘障也扱斂取也初則置帚于箕上以兩手捧箕致其恭敬之容掃時一手執帚一手舉衣袂拘障帚前却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其自向斂取其塵不向長者皆敬也爲長者奉席之儀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不敢早奠設坐席向面何何方設臥席則足向何方必顧長者之意敬也凡弟子之事父兄師長皆當如是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

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

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

客不先舉

朱子曰東向南向之賓皆向右而向北向之席皆尚左諸祭先生曰諸賓皆向右而向北向者爲

左南陽也上右以養陰也北陰也上左以養陽也東向西向做此此飲食之容故各從其所養者以爲上蓋陽能養陰陰能養陽以相生也純陰純陽則不生若非飲食之容是講說之容也隨所向布席師席居中間兩邊分列兩席中間空地西一丈分主人敬客也容以手按撫辭之徹重席不敢重主人之敬也辭不徹必致其敬也容乃踐席而坐凡主客相接見之初主人必先有所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毋攢足毋蹶

將就席須詳緩而禮容備毋使有失而可愧作也下四句即毋作之實兩手握搦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恐衣長則攪亂其步武而足或顛厥也則失容而可作矣雖無大過而容不能無愧也故謹之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十一

先生書策琴瑟或偶然在前當敬去者必跪而遷之宜處戒備人之踰越也敬先生之至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

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虛坐講席也以僂後爲讓食坐在後爲正席在前爲偏席以禮前爲讓坐必安不動搖也執爾顏即正顏色長者言不及已已即毋僂也長者之言不躁急也正其一身之容貌動皆中禮也聽長者之言論必恭無怠慢也毋勦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毋聞人之言而附和之如雷聲之同必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爲善耳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則務對對欲盡問所問之旨也下不盡義義先生之言也請業求所當問之業也對益則起

所以致敬諸君而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烟至起食至起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烟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容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所尊敬即先生長者也無餘席坐必相近不使同

起燭時之久也食至起敬主人之食也上客起非

同等也跋本也獨將盡即易之不使明不繼不繼

容之意也不叱狗恐駭尊者之聽且起嫌疑也不

唾嫌于鄙惡主人之供此段雜言主客之禮有作

客之禮有作主之禮不明折者在學者詳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振杖屨視日早暮侍坐者請

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

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驪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振杖屨示將用視早暮恐其

驪此皆厭倦之容請出欲君子就安也更端起對

因問有所變而致敬也問空際也復白也屏退不

取干人之私也而猶待者俟君子之召以終其敬

也君子亦先生長者而有君人之德故曰君子

毋側聽毋數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

箕寢毋伏斂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

此持身之檢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貴和不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屣跪而遷屣俯而納屣

屣不上堂則解在階矣屣有基條解而脫之不取

當階及辭去則就履跪取之屏于側屏避也退客

東階避主人而西鄉長者而納之此時長者送客

在西階客在東階不敢背尊長故跪而遷屣俯而

納屣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問

此泛然相遺之禮非禮席也兩相罷之謂離二相

成之為參參坐者猶也若參立則甚易忽而往參

其中矣此必為君子之所鄙棄者也故特謹焉

男女不雜坐不同柶柶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激裳外言不入於柶內言不出於柶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易曰問有家志未變也男女初志無定早制禮以

防閑也然內外男女無辨一變其志後雖嚴于

防閑而無及不雜坐下就一家男女言而他可知

矣柶柶蓋衣服之具巾以澆澆櫛以理髮嫂叔遠

固敬父之道亦遠嫌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柶門

限也各有所限不相干與也女子既許嫁則係以

父子不同席

尊卑之等異也

不與尋常之尊卑同家有嚴君嚴

等子君臣敬與君同席手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

義若親並席故尊莫有重于父

者若君同筵之事與席可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

經 95-529

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

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昏禮皆憑媒氏往來非有行媒故不相知名受幣即納徵也交親成昏也下文即交親之實日月即親迎之期別辨也辨其某為某之婦某為某之夫不可以稍混也厚則辨之不一辨也昔君卿大夫之禮告鬼神告祖廟也召鄉黨僚友則使人人而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有見才能卓異也若非有好德之實難免悅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禮記疏卷之一

禮記疏卷之一

禮記疏卷之一

賀者以物遺人而致慶也善代以爲先祖後禮宜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人之遺問亦不可廢故其辭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言弟以住其筵客饌具之費而已非賀也稱某子使者或爲鄉里親友相約之詞非賀之志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貨財非貧者之所能辦周旋揖拜之筋力非老者之所能爲則亦各致其敬而已正不必拘拘于物與文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

婚笄而字

國與日月山川等常語易及不便諱隱疾諱之下便治瘳名于者不之用爲後日廟諱地也異長各

爲伯仲有別之義也冠而字之敬其名成人之道也君父之前臣子自稱名凡衆臣衆子互相稱名女子許嫁笄而字敬其名亦成人之道也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

炙處也醯醬處內蔥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

左胸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

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二

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內帶骨曰殺純肉切曰菹左殺右截分剛柔也食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異器在殺之外醯醬食主在殺之內蔥蒜亦醯醬類加豆也故處末或酒或菜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菜薄切曰脯脩而施薑桂爲修也處酒左則謂中屈也何左右末者便于食也食脯者先未降等尚稱卑于主

禮記疏卷之一

禮記疏卷之一

禮記疏卷之一

人也不敢當主人之禮故執食起辭主人敬辭亦起辭禮以文爲貴賓主各致其辭讀故文也延馮也主人導客祭然後祭祭食之禮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殺之次序而祭之徧也禮三殺告飽勸乃更食三飯後主人舉客食散後乃辯殺辯徧也不適食不違辨也一飯食之常而無不有禮見主人陳設之曲中見爲賓謙退之必誠其執有不敬乎未辨不虛口敬以爲俟爾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滿口使清潔以演養其氣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

拜而食

饋進饌也親饋不拜則失之儀不親饋而拜便失于賓拜與不拜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毋搏飯毋放飯毋流噉毋啗

食毋翬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

黍毋以箸毋逐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歃醢容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容歃醢主人辭以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來毋嘔炙怪反

成禮曰食常食曰飯與人共禮食則不在食故不求飽與人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博食易得放飯無所節流飲不知止皆食而可成也吃食謂當食而吃吃齋齒嚼骨有聲不以食餘魚肉反于器中謂已歷口人所惡也毋投與狗骨不放廢主人之物因獲求必欲得之皆不敬也揚飯散其熱氣嫌于食之急飯黍毋以箸貴其七之便也羹中調和刺齒以物剔刺其齒皆人所惡歃醢主人之味淡也以不能亨羹為醢通謂之醢然也醢肉醢之類乾肉脯修之類炙斷也牙齒治之以手也火灼曰炙一舉而並食曰嚼嫌其食也凡此飲食之際心一不在在為人所嫌棄而不自知隨在致謹乃君子存養之學所謂飲食中有性禮記疏畧

命流行也由此充之焉往而有不善乎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容坐

食物主人所親設故客亦親徹以答主人之意也此亦謂辟等之客耳敬者不然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長者酌少者酌不敢辭侍飲于長者非禮席也而長幼之節不棄其所置尊之所也酒進皆起長者將欲親酌以獻少者則就尊所拜受不敢煩長者之禮飲盡則曰酬未酬不敢飲盡則飲可知也解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也非少禮尊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

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懷其核敬君之賜不敢棄也君賜餘若陶器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就器食之或器是佳竹所製不可洗滌者則傳寫于他器食之不飲口澤之實也

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或為尸或助祭得所饒之餘肉以饒則不可以祭祭其先以食餘之物為饒也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于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益物也指敬饌之多不辭者以此席本為長者設也偶者配偶之義因其滿真而以已陪設故不辭辭則備安

美之有菜者用棗其無菜者不用棗

棗箸也有菜不宜以口啜取食之無菜者汗而已啜之可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緇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綵為大夫累之士薨之庶人訖之

此就公庭禮會時說副析也刑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食葛巾覆之而進果俎也破而巾覆亦削破而橫斷之士則不削但自去其薨而已薨謂脫花處亦破而斷之薨替也庶人則直解之而端為則亦各循其分而已

父母有瘞冠者不擗行不期言不備舉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動笑不至頰怒不至言疾止

復故

必致其憂不備憂不為飾也不翔憂不為容也不
而變味飲酒不至醜而變貌笑不至見矧矧
齒木也怒不至罵皆憂未忘也怒罵曰言
有憂者側席而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偏側其席而坐不敢正
庶懼變也喪則專席不與人共坐變以自處不敢
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緩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禮記疏畧卷之一 禮上 六
謂振轉其首恐其象之害人也家畜者不然順其
性也車馬不上于堂但執策緩呈之策馬杖後上

車之索甲鎧也皆與登小者易舉杖未在地不淨
執以自向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也持其右袂所
以防異心契書契右義未詳或栗陳左執書契之
數米亦有契栗粗而多故執契米精而少故操量
鼓醬齊為食之主執主則食可知書即契也詳書
其多寡之數而致之于人也一獻物而必各備其
宜如此毋不敬也

凡遣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
箭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
容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
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
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飾羔鴈者以纒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
爵者弗擲凡以弓劍苞苴篋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

下與上曰獻上與下曰賜獻者曰遺弓之體角內
而筋外尙使之在上也各願其勢肅稱末也射中
央把處繞佩巾也容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
稍容折以致敬而見其統之垂也此時弓尙在容
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遠送還以避之辟釋
謂離其所立之處置弓而拜也自受者以敬容不
當使人受也受時容立左立右主人由容之左
手而受以右手接下簫以左手承箭主客相向而
並立以受進亦遺也首劍柄也左首容在右以劍
而執不以利刃授主人也戈刃當頭而利鐔在尾
平向主人也拂乃拭去几杖之塵敬也效亦進也
右牽之取其便左牽則以右手防其驚也禽乃
鷄鵝之類左首主人在左以首向之尊主人也首

禮記疏畧卷之一 禮上 九
尊左亦尊也羔鴈為相見之贊故繞回雲氣于前
以覆羔雁致其飾也擲謂以兩手共捧承之敬也
受弓劍以承承承接不露毛敬也弗揮不振去餘
灑恐失墜也苞者苞裹魚肉之屬直者以草藉器
而貯物也篋圓箭方皆竹器問遺之也使者受命
之時操持諸物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
容也此可見禮必諫先學習而後心有所存身有
所行臨時始乃由中其則不然冒昧莽行其何能
哉無失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
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
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此人臣敬君之禮若一念不在則必有所忽身而
不敬之罪形矣受命即行身至拜送朝服命使者
下堂受反命此皆細節項目無異忠敬之禮也
而忠敬之基禮福之本也立于此矣可不切切

乎之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則無窮強識則勿忘如是無滿足感自不容不讓善于人也。敦厚也將厚其善而行之厚。非口耳為名者方可謂之君子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謂好于我者也。忠盡心于我者也。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人必難繼。此交之所以往往而無終也。君子不盡不竭此君子之以仁存心焉往而不全而况交乎。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

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止

子

抱孫不抱子就幼孫時言也。古禮經此語蓋言尸必以孫也。故君子於抱不抱之際亦取義焉。尸所以像神主人之事。尸有臣事君子事父之義。故凡會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亦下之。皆以會在尊位而禮下之也。不正下也。而在車則下之也。知其所以為尸者。尸不同。古者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為尸。祭勝國之社稷則上師為尸。惟祭廟無尸。人君必于祖宗之尸。則下之。必式。二句見為尸之道尊矣。人下已在已可不敬乎。必也。式以答下者。然則何不安重者也。乘必用之。原不欲其下。故禮不可下也。

齊者不樂不弔

呂氏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所以致其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妨于齊也。不樂不弔全其齊之志也。與謂心一于齊而不他有所適此之謂敬。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作階出入

不當門墜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

毀至于見傷瘠至于露骨為形若毀瘠形視聽衰則幾于滅性而遂死之大事將廢莫能行罪莫大焉。不由作階不當門墜人子之常親雖死未忍忘也。門墜門之中道人子之身而不敢毀傷者也。疾止則復善不知權變而至于不勝喪則減性以滅比于不孝。五十始衰不極毀六十又衰不可毀七十則器其居喪之禮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禮止

主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生事之禮從來日起死喪之禮從往日起與善從也。求日親生之日也。從生之日以來其日無窮。故曰來日。如今人從親誕辰數歲以盡老。衣帛食肉以至耄期皆有不同之禮。父母之年不可知也。往曰親死之日也。從死之日以往其日無窮。故曰往。如三日飲五日禱七月五月三月墓之類。期而小祥再期大祥既葬而祭。不同之禮皆自此日起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應氏曰弔者禮之恤手外傷者情之痛于中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其弔也過于論不知死而傷之其傷也近于薄。禮以飾情則亦各因乎情以致其禮而已。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以貨財助喪曰賻不能不問者以徒問為可憐而口惠不足以為禮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曰來取非待君子之禮以禮將之可知矣有守者必自重不肯來矣小人者無厭宜節之以禮直與之而已不必問所欲也

適墓不登壘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望柩不奪入臨不翔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歡臨樂不歡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舊註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歡二句在曲禮內今移後壘墳堆登之則踐所尊為不敬矣引柩索執之以致力也臨喪以哀為主故不笑望則則哀死故不歌臨哭也不翔哀不為容也相以敬相助春人也鄰則哀死相恤故不相殯不歌亦同也相恤之義適墓不歌主于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由徑則苟取其速辟塗潦則憚勞皆不敬也故戒之必有哀色正其臨喪之容也執紼不笑宜哀也兩手當胸日揖又兩手交合至地日揖又有天揖時揖上揖之別必獲其所居之位禮以相向為敬也然則俯飲食宜開饗數則中有所傷非宜樂以宜與人情臨之而數亦非宜介冑在身則嚴威自持使人望之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總承上文每事戒慎不失色于人色且不夫况歌哭步趨乎凡事有吉凶常變之不同君子為此必盡此禮循此禮必致此情斷不敢苟且假托欺已以欺人也此所以為敬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以致敬則大夫下車別于所導以為敬也士于大夫猶大夫于君等威之節宜然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先王制禮者自士止不下賁庶人以禮必由學庶人不學故也在君子修道以教之故不賁也其有專則即假士禮行之刑所以懲小人大夫君子而有德者也故不上大夫其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或大夫喪德而有罪亦同于庶人以入議定之議所不教則受刑

刑人不在君側

不在君側以人君當延有德故不可近也且又慮其怨恨而為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本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駟則載飛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疏曰兵車華輅也尚武猛無推讓故不式武車即華輅取其建戈刃曰兵車取其武猛曰武車旌車上旌旌也綏散垂武揚于外也德車王金象木四路以修文事德敏于內不向赫矣故纏結其旌于竿也君出備官以從事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其証已然之事也兼會盟征討師行宜警備凡所則歷之處前有變異則舉類以示載于旗之上青旌水鳥青龍也鳴鳶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屬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虎威猛士師之象以奉示者或士卒有罪而令士師治之舉以警眾尊威虎狼之屬龜貅亦有威猛舉此使眾知所備也或載其皮或畫其形不拘耳行即師行載道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招搖北斗七星也居四宿之中軍行法之以為旗幟即前所謂旌也澤之

于上以指正四方。維節制也。士卒之氣，易于暴怒。急以此節制之，使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止其所。而不相混亂。前為進，後為退，度法也。局，部分也。進退亦有局。左右亦有度。互文也。軍行須監領司馬之屬，前後左右各司其局，而為有制之師者，全藉乎此也。是行軍亦不外于禮，其可不敬乎。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

同國

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令勿讐誦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當死。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于復讐。然復讐之文，雖見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殺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服告有司也。不共戴天，誓不與俱生也。不反兵，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不同國遠之而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太荒而不治，此亦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士之辱也

卿大夫謀國而輔其君，能修德以自強，自天下畏服，聖者屯兵之壁，多壘則數見，侵伐，卿大夫不能謀國可知矣。地闊野治，固卿大夫之責，而士卑不與謀國，則田里之事，乃其職也。故亦士之辱。

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

埋之牲死則埋之

不惰，必致其誠，盡其禮也。服敝不他用，器物敝不棄置，牲死不食，皆所以為敬也。呂氏曰：人所用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埋之，陰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自徹俎，以出，循卑賤之分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

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歸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卒哭

卒哭以前，禮用喪，莫不祭。卒哭始祭，乃厭其諱。嫌名，音同，字不同，不偏諱，謂可單言，逮及也。指父母存，言諱王父母，恐父母聞之，而心有所不安也。不逮事，可不諱，然此特就不知者言耳。若有知者，自宜諱。君所無私諱，有公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皆以尊君也。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恐有妨于學者。有誤于承用也。廟中統于所尊，如有事于高祖，自不諱會祖以下也。夫人君妻，婦謂已妻，所諱皆謂其家先世名也。質對也。門所居之宮門，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不諱。問諱，慮得罪于君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始，日遠某

日，旬之內，日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日為

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

不相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

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

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外事，如巡狩，朝聘，會盟，治兵之類，內事，如宗廟之

祭，冠昏之禮，剛日，甲丙戊庚壬，順陽道也。柔日，乙

丁巳辛癸，順陰道也。每月三旬，初旬，上旬，中旬，下旬，

下旬，下旬，上旬，是旬之外日也。日遠，如時至

事，敬可祭，即于旬內，筮之，日近，日遠，某日，近某日，

皆命筮之辭，喪事，謂筮與二，祫是奪哀之義，非孝

子所敬，故先從遠日也。吉事，祭冠昏之屬，先近

日，不言則及遠日也。馬曰：為擇吉日，假因也。記地

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可憑信也此命書龜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繫因也下既不吉而又不筮筮既不吉而又不卜者皆謂之至也洪範有龜從筮從是並用吉又卜者皆謂之至也洪範有龜從筮從是並用鬼神則信而行之不敢改信時日即敬鬼神也先王尊信鬼神之有吉凶者以出為法令而人因畏朝廷之法令不敢背是一事而三善備信時日則事功成敬鬼神則無敢肆畏法令則民心一疑者物有兩可而不決如建都邑某地可某地亦可此疑也猶與二獸各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一事也而進退不果此猶與也卜筮以決之定之此先王以神道設教其助人謀之不足有如此故既卜筮不可不信而反非之既不可非而行事又何可不踐之乎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馳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此言為君僕之禮策馬杖也執立馬前所以防奔逸也已駕駕馬單也軫車之轡頭展視軫編即入而效白於君曰車已駕矣僕先出就車據奮其衣以去塵從右邊升以君位在左君之空位也或副也後登車繩也正綬據君之升副後據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未敢依常而立跪而乘之以為敬也一車四馬駕之四馬八轡以駟馬內轡係于試前其駟馬外轡並兩服馬四轡共六轡內外分之置左空手中右手執杖驅馬而行以試五步即止待君出也並轡是轡與策並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綬授君登車左右陪從諸臣皆遷却其車以避不防車行也車上君在左僕中與勇士在右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命車右上升門間溝渠必下者一則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故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僕以正綬授人不但臣于君為然也降等卑下如士于大夫之類則直受非降等則謙讓下又申言降等則授僕之手自上受之無降等也非降等則以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亦直受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也主人出門迎之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以犬馬獻人則執纜而己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朝則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犬國不馳人里必式此人君乘車之禮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不馳恐車馬踰轅手人愛民也必式所謂不誣十室敬賢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五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讀為迓迎也自出門迎之所以敬君命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 介者甲冑在身也朱子曰菱猶言扞拄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喪車也曠左者以親生時所乘葬則用為魂車皆在左也王者五轅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之曠左則似祥車之凶矣故不敢曠

然雖在左必式以示敬不自安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此僕御之禮有男女尊卑之不同僕在右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御君則進右

手禮以相向為敬也。皆左執轡右執策。既御不得式。但俯悅以致敬而已。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

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郵勿。舉塵不出軌。

車以樸素為正。蓋巧為奇。不乘奇車。恐蕩心也。不廣效。慮駭人聽。聲容靜也。不妄指。慮駭人視。手容恭也。立謂立于車上。雉規也。車輪一疋為一規。車內為式。不違。但瞻視馬尾。車擊也。顧者轉頭旁視也。不得過轂。容體貴端也。入國不馳。但以策彗。微近馬。障。摩之。彗。鞭末。韋帶。郵。勿。搖。摩也。執車。鞅。行。緩。故。塵。不。飛。揚。出。軌。外。也。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舊註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引熊氏說。謂故正之。下謂下車也。上二句。君之敬神。下二句。臣之忠君。皆敬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一 曲禮上

天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投。綏左必式。步路馬。必

中道。以足。感路馬。芻有誅。商路馬。有誅。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不可輕慢君物也。路馬若芻。路車之馬也。承朝服。鞭策。但載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投綏。臣習儀。但自馭。不敢使僕投綏也。在尊位。故必式。以示敬。步謂行步。而謂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早。不敬。或傾跌也。感與僕同。芻草也。商。品。量。其。年。數。皆。輕。慢。不。敬。也。故。必。有。罰。誅。謂也。馬氏曰。祭馬之力。以年數。馬之年。以齒。先王制禮。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凡以止邪。于而已。

曲禮下第二

登封馮五典分註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尙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

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

奉者。仰手當心。提者。曲臂當帶。帶。大帶也。衡。平也。正當心。天子器。奉高于心。諸侯降于天子。奉與心平。大夫降于諸侯。故奉下于心。綏。下也。士提之。又在綏下。主通上下。貴賤言。如不克。似不能勝也。尙左手。謂左手在上。左陽右陰。陽數本天。主內陰數。本地主外。故人左手護持其身。右力而抽于應。外右手應物有力。抽于治內。尙左力。斂于內。故也。足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于地。故曰車輪曳踵。儀。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之敬也。然臣之于君。尊卑殊等。當倍致其敬。微。免。則。倍。于。身。小。儼。則。垂。大。儼。則。委。于。地。古。人。常。襲。開。而。外。見。謂。褻。掩。而。不。見。為。襲。有。藉。者。璧。琮。加。于。束。帛。之。上。則。褻。不。以。文。也。無。藉。圭。璋。特。達。而。已。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一

則襲。示不以文也。常聘。襲。授受之幣。而曲中其高下之節。尊卑之等。質文之宜。不敬者能之乎。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綏媿士。不名家

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皆與我共理國家之事者也。世婦。綏媿。長妾。皆贊助我內事者也。故皆不名。以敬之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媿也。次于夫人。而實于諸妾。世臣。父在時。老臣也。綏媿之。兄女。婦。妻之。妹。可見不止諸侯之要有。媿。大夫。皆有。而數不同。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于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稱余小子。避天子之子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稱嗣于某。避諸侯之嗣也。世子。君之適子。諸臣之子。不敢與之同名。避嗣君也。若名在世子之前。則世子

為君亦不避益君子不奪人
之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士之業不能者之而向未能也而不能而射則
辱君直辭以不能非其志也故諫曰有負薪之憂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顧君子望望衆人對字只作言字看言未及之
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不顧望之意此為不敬故

非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君子從居他國凡所行禮不求變他國之俗蓋所
與皆他國之人自宜從衆若強衆從我即難以相
通唯祭禮喪服哭泣位皆如本國此行之在已者不
慮難通故不忍變以息父母之國也然亦必謹修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二

其法制而審慎行之恐有
不當以辱父母之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

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卿大夫以道去國雖三世而本宗之人猶列爵祿
于朝不絕先嗣此人往來仍詔告于本國之君而
義未絕其兄弟宗族猶存于國而有宗子凡冠昏

喪祭必告死必赴猶行本國之禮不可忘也若去
國已久而朝無爵祿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屬則
義已絕矣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與起之
日請有仕為他國卿大夫者

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名者始生三月之時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
所不忍也且恐祭祀之時難以對越其親也孤暴

貴是父之爵卑不當諡而以已爵當諡而作之是
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
若未孤暴貴與已孤而貴有
新皆有借于先德作諡可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意居喪

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當是時不知是禮必不能以禮處事故必讀是書
以肄習之復常除服之後也哀樂之情不可以貳
吉凶公私之事不相干則亦各盡其禮而言其所
當言可耳若他及則必心有馳而不敬非禮矣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筭倒筭於君前有誅

振書端書于君前此節傷之小人書固時習素謹
之物而振端于君前何也倒筭倒筭于君前此做
慢之姦雄龜筭齊戒神明之物而倒筭于君前何
也二者皆不敬其職之罪惡特顯者而人不知也
拂其塵端整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三

龜筭几杖席蓋重素衫絺綌不入公門也屨扱衽

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龜筭所以問吉凶嫌異謀也几杖所以優高年嫌
自尊也席以坐卧蓋以蔽日與雨絺綌涼體三者
皆宴安之具也重素衣裳皆素也故不入公門也
讀為薦以薦廟之尊為齊衰喪屨也扱衽以潔衣
為妨故扱之也屨冠喪冠也吉冠有纓有梁喪冠
無之屨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于方板之
上也衰五服之衰也凶器若棺槨棺槨之屬不以
告不入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于宮中
君亦許其殯而成禮然必先告乃得入也

公事不私議

此杜借竊之萌公事當于同列議于公朝備與
家臣議于私室則不敬之罪莫大焉故特戒之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

室

室

室

室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承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此奉先之敬也君子指有國家言宗廟所以安禮序如養馬庫藏財物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先後之此言犧賦五牲皆為犧賦也民供牲牢故曰犧賦祭器可假服不可假故先為丘木所以庇宅巷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以濟其私也古不封不樹茲云丘木樹矣春秋禮一變可知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箠乘髦馬不蚤鬣不祭食不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四

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臣之有祭器以事其先者以其有田祿也今去位而無田祿矣前可不祭器以行猶不設之意寓寄于爵等之同者以其器可假也壇位除地為位也鄉國何其本國也徹緣徹去中示之采飾而純素也鞮屨革屨也素箠以白狗皮為之箠重覆關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大夫士出聘他國見于主君若君若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退避再拜稽首初至主國大門外主

君迎而拜之則退卻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還辟則君止拜可知兩盡其誠而已不成禮所以為禮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貴大夫賤士先拜禮以先施為敬也弔喪主人拜賓為死者拜賓也非與賓敵禮也故賓不答拜士與君尊卑違絕故君不答拜二者之外無不答拜也大夫見于他國之君士見于他國之大夫必答拜同國始相見大夫與士初來仕者主人君與大夫地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無不答拜者惟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五

士見君不答也然不以施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已之臣賤也若大夫與士必各拜避國君之體也此而行賓主之禮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嫌疑之避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豈以行禮為嫌哉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此體上帝春生之仁而以愛物為心也君大夫士位有等級故田各有限制然非能敬自無所禁也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日掩麇卵故曰取麇麇玉凡獸于亦通名之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廟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歲凶固天災而或人事失和有用各之故君臣上下各自貶損以示修省非徒食用樽節已也皆切

于憂時之故。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不祭。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馳驅之路。不掃除。以致潔也。祭鐘鼓不縣。不作樂也。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為加也。樂沉酣也。君大夫士。各有所舉。其通。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不去不徹。皆所以涵養德性。而即于和平也。豈徒以飾儀節。悅耳目。已哉。蓋即此以為學也。故謂災變喪疾之類。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也。是君不遺棄臣物。故問。再拜稽首。以謝君之寵納也。禮記疏畧。卷之二。曲禮下。六。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舊註。大夫士。以私事出疆。皆請于君。其反也。大夫有獻。而士不獻。不以卑者之物。實尊上也。但告還而已。若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問其遊歷之所至。先拜後答。急謝慰問之麗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日。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士死制。

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皆當處之。雖見不可輕去。孟子告滕文公。以去則去也。國君與大夫士。死各有所宜。見必如此。後死若非此。便不可死。死社稷。謂國與也。死宗廟。謂祭也。死墳墓。謂受命于君。雖國苟免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人

則死。公之。若為已死。而為已公。非其私。雖敢任之。此類可以無死。則不死者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臨。泣天下。而為天下之君。臣民通稱之曰天子。惟天得以下之。見尊無二上。朝羣侯。分庶職。授庶政。任用有功。此君臨天下之大權也。自稱曰予一人。見權不下。移作主階也。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阼。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孝王某。嗣王某者。皆祝辭。名也。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使祝史致鬼神。之當祭者。稱曰某甫。前者丈夫之美稱也。望秋之禮。必于野外。故以珍言之。珍田。開道也。祭禮記疏畧。卷之二。曲禮下。七。

于。吟而謂之吟。猶祭于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有時。故特言有皆君臨之事。自上墜下曰崩。亦壞敗之稱。王卒。史書于冊曰。天王崩。復者。古人始死。人子持死者衣。升屋。招呼死者之魂。令還體魄。謂復。臣子不可名君。故曰天子復矣。告喪。赴告侯國也。假作。還言其所升。高遠也。生為太子。時自名之曰予小子。遭死喪之事。身為天子矣。亦曰予小子。是死亦名也。此天子始終名號所稱。大義如此。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此天子內官。必備其人也。舊註。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后而下。皆因而三增其數。未聞。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火。司草。司

經 95—540

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大音

此天子之外官必備其數正所謂分職授政也建天官法天以立官也六天所掌重于他職以其奉天文祀奉宗廟大士察災祥太卜辨吉凶此皆先王之典法也五官亦天官特在先後主治人治事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水土司士掌正羣臣詔爵祿司寇掌刑罰五眾五官之屬吏也府乃藏物之所建六府之官以司六職則財有所畜司土農人之稅司木山虞之稅司水澤虞之稅司草園人之稅司器工人之稅司貨商人之稅六材六工之所用也建六工之官以司六材則用有所出工工塲塲金工錐冶石工琢磨木工營造工工皮革草工色繪六府六工之官即五官所屬之眾建六五大五官使大臣無細事之勞建六職六工更小臣無紛更之弊此經制之極善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八

五官致貢曰享

呂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故謂享貢功也享獻也有不敢自以爲功而惟王所任之意故曰任功惟予一人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五官之長天子之三公也伯者長大之名三公無異職即六卿中三人兼之任左右之職謂之相尤命而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職方者言二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擯于天子曰天子之吏者蓋作賓于諸侯之國以行聘問之禮自稱之辭也此伯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天子敬其大臣也伯同姓曰天子之老臣所以尊天子也於采地之外曰

之曰公言其爵三公也於采地之內臣民稱之曰君以其君臨夫已也

九州之長人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

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天下九州天子于每州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治取牧養下民之義故曰牧叔父叔舅雖降于伯父伯舅亦敬之之稱外侯國公稱之曰侯已國內公稱之曰君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九州之外不過于男之國雖有大國不得比中夏亦封爲子爵而屬于中國之牧通稱爲子如楚在春秋雖大國借自稱王而史則稱子也穀善也自謙不穀與國內臣民言也于國外自稱曰王之老臣示尊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九

庶方小侯人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四夷之君其來荒遠故以庶方名之庶衆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國外人稱之曰子侯其本爵自稱于國內曰孤謀其特立無德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當依當宁而立者古無坐見臣下之禮也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公侯東西相向而待曰朝此綱紀名分所係正所謂朝諸侯也疏曰侯狀如屏風以飾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屬之間編爲斧文亦曰斧侯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謂雅云門屏之間謂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宁立以符諸侯之至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

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泄牲曰盟郤音

未及期在期日之謂也。郤地開陳之地也。下言相見及期也。此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往約信以言謂相要約為信也。泄也。先聖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書成乃飲血。而讀重牲坎中。加書于上。而理之謂之載書。此諸侯相交之禮。各有義也。不微而已。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孫臨祭祀兩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會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蕪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類者告天子之辭也。自謙言寡德也。適子孫亦類禮記疏畧卷之二曲禮下

者告賓之辭。外事宗廟外事。社稷山川天子稱嗣王其諸侯不致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會孫皆祝者告神之辭。堯乃幽廟之美。本國史書之辭。復稱字臣不敢名君也。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謀先君之善而請謚于天子亦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自稱于所使之國曰寡君之老臣明其受命于君也。然亦惟上大夫之稱宜然耳。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瞻瞻庶人僬僬穆穆爾雅美也。呂氏曰。幽淡和敬之貌。居氏皇皇顯明之貌。濟濟修整齊一之貌。瞻瞻翔舉舒揚之貌。皆敬德之容也。庶人見手君不為容。僬僬大抵趨走從數而已。所謂明良一德。朝野咸熙之世。不

如是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此君臣上下內配之稱。各有定制不可紊也。妃配也。后言後也。夫言姑。孺言屬婦言服妻言齊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

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此公侯內配之稱。而夫人獨重。內諸侯之妾。助祭于王后及獻薦之類。故見天子。老婦亦謙以致敬而已。稱老言足以任事。稱婦言能事人。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于他國之諸侯也。寡小君亦從君為謙也。坊記云。陽侯殺後。後而猶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陰古之世重禮後乃貪色。故禮因時而變宜也。小童謙言弱小無知。婢之言卑也。不敢上等于夫人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禮記疏畧卷之二曲禮下

名者父母所命。不敢有他稱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同。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

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某士。類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于周。其士曰。晉士起。蓋列國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臣也。于外對天子之國為外諸侯。則其稱其姓曰子。春秋閏二年齊高子來盟是也。于其國于本國之國則稱名而已。故曰某。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天子無外。安得言出。若親惡德不足以君天下。則

告出以外之諸侯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若親選
德不足以名君子則生名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
居于鄭訖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
衛侯殺馮邢以其滅同姓也然春秋書天王居于
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
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
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書蔡先生云書出
生名者欲而顯之例否者志而廢之例故作傳而
乃為經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
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為臣之禮得君而后諫諫必聽故不顯其諫之名
若三諫不聽是不相得道不合矣則逃去之此即
有犯無隱之道也人之事親也親有過則面止
之不可陷親於不義也若三諫不聽則號泣而從
之終必感動親心而信聽之不
至于犯此有隱而無犯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十一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

先嘗恐毒也醫三世服症象而用物熱則功
已試而無疑矣然後服之建疾之道宜然也

僂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此說有關係方氏
之說無關於禮以有若似孔子却是倫而未當耳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千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天子國君之年者問其臣也故對之詞謹問士
夫上庶之子者則其父也故對之詞謹無非敬也
若如也數始于一成于十千字從一從十未定之
辭又千個也為國以禮或重千祭國君主祭其子
有助祭之事都者御車大夫有命車故言請請也
典謁者主請告賓客之事士庶無臣下故自請謁
也負薪者
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諸侯有土地山川地有百里七十五十廣狹之不
同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大夫有
邑宰則有采地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上
士三命得賜車馬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牛羊畜牧
之多寡在乎人不言天子者以
天子富有天下其富莫加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 曲禮下

十二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此言祭典各有其制隨乎分也冬至祭天夏至祭
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望祭其方之山川五
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霽秋祭門冬祭行旅
徧每歲一則諸侯有國各有其方祭其所居之左
與山川之在境內而已若非其所居與不在境內
者皆不得祭大夫與士亦各祭所常祭可武德與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氏曰廢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是
也舉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壝已立之昭穆是也非
所祭如分不得祭理不當祭是也魯立武宮立揚
宮舉其廢也齊僖公廢其舉也季氏旅泰山文仲
祀爰居祭不當祭也淫過
也過以事神神必不享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色純而不雜曰犧養于澤曰肥索而用之曰索祭
祀之牲亦不同各因其分而已此謂天子之大夫
大夫士則不同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祭
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
後祭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
宗也繼嗣繼嗣繼嗣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
宗子上繼祖而族人兄弟皆宗之支子不祭如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早
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性祭
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
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不敢專其事也宗
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凡祭宗廟之禮半日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脯臠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五

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臠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蘇合粟曰薺其稷曰明黍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饅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此備物之數凡祭兼天子諸侯大夫士言物必豐
潔不敢苟且粗具敬也半肥則述大元頭也武足
迹也柔肥則鬣剛鬣者充滿之貌羊肥則毛細而
柔弱雞肥則翰音長翰長也犬肥則可為羹以獻
凡煮肉皆謂羹雉肥則兩足開張兔肥則目開而
視明脯祭肉也割宜方正尹正也黍乾也商度其
燥溼之宜魚鮮不食敗則挺然而直木玄酒也清
可滌濯酒之涉者為清黍熟則粘聚不散其氣香
故曰蘇合粟穀之強者其葉葉方香祭之飯謂
之黍盛以稷為之取其明潔與稷同立苗或則
茂盛嘉美也豐本根盛也鹹饅味厚也嘉玉無瑕
也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也以上諸物若一祭皆

有則舉其大者或能有大難
惟存魚兔則各舉其名可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槨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冠曰

兵
人尊卑貴賤之終謂祿不同而鳥獸各異禮無不
詳也卒終也士祿以代耕不祿不終其祿也死漸
也謂盡無餘之謂尸陳也凡人初生在地病困氣
未絕時下置在地後其初生奠重生也氣絕後陳
列在牀故曰尸柩久也此化者無使土親腐在棺
欲其久也鳥死則降而下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
冠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母父曰皇考母曰皇
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五

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日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也辟法
妻所式法也此祭享稱謂之不同蓋生死別而稱
謂亦異也讀猶讀也夫所齊敬也卒與不祿
同前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修短言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天子視謂天子之視也人之精神聚于目存心持
敬之學見焉故于視而亦有禮此蓋言視朝時之
禮容也袷曲領也綏頽下之意言自上而下特不
至地耳天子之視常在諸臣領下帶上之則諸侯
之視則自袷帶又頽而下之一者卷居上不便應接
心所形見也大夫衡平而視直對人而以便應接
上下也士視五步士卑而視自便然亦不敢放遠
不出五步之視二者為下不倍之心也凡視三句
言視皆自己無持敬存心功夫則弊斯形矣前視
不過敬意是在與之存心此禮立朝之存心

君命大夫與士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

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

應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則禮對以禮

君有命命則大夫士相與辨之各隨其所存以

謀議其事官者職守之處府藏貨財庫藏器物朝

君臣會見之公庭也夫馬微賤不當言于尊嚴之

處朝儀當廣不宜左右顧盼其謂非禮必有非常

異事與慮乃不得已而顧慮之所以不當輟朝而

顧也固循節節野不達于禮此可知禮不外敬敬

者主一無適而已朝廷之上所當言者惟禮凡問

人對人必一準于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

此道也

大享不問上不饒富

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上

至教不墮節地而修牲用廣而用簡純席用業禮

禮記疏畧卷之二 禮下

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

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

凡擊天子咆諸侯圭駟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擊匹

童子委擊而退野外軍中無擊以綴拾矢可也婦人

之擊根標脯修粟根音

華與贊同義物以為相見之禮也禮和柔為酒日

相禮和以養金曰鬱明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鬱言

形方正輪形稍長并棗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

為饗凡尊卑內外之擊所以將敬也而必嚴其於

如此各有

其宜而已

納女於天子日備百姓於國君日備酒漿於大夫日

備掃灑

不敢以仇讐自與備妾媵之數而已天子侍妾有

百故日百姓酒漿祭饗之物掃灑家之役事也皆

自卑之謙辭敬也按曲禮二篇凡人日用言行一

器一物無不出為之制而極其詳盡皆敬心之所

禮而至之者也想見先王制禮之厚制禮者非能

敬必有所畏而不能如此詳盡然則行禮者非能

敬雖典册俱載義何其不視以為迂而不之盡也

哉故篇首以毋不敬三字冠之禮者敬而已非敬

無以為禮非存

心亦無以為敬

禮記疏畧 卷之二 禮下

禮記疏畧卷之一終

七

禮記疏畧

王制第三

上蔡李範世分註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句猶言王制祿爵之制有五等未及說別養
祇是王者欲親萬國先建諸侯是此句正意與孟
子所言畧有異而實同公取無私之義侯取君人
之義伯以長人子以養人男以安人之義王者平
治天下之大法括于祿爵之制有此五等也言五
等之爵即有五等之祿下文言祿爵從其爵不分
屬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諸侯各治其國其祿爵之制亦有五等上大夫則
為卿以其命于天子也下大夫不命于天子可知
大夫亦不上下此以上下該之者可知上大夫
命于天子為卿則上大夫不命于天子者即中大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夫也故該志道能上達為卿智足帥人為大夫才
堪事人為士諸侯各治一國之大法括于祿爵之
制亦在此
五等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田即祿也不言地而言田田皆可耕若以地山林
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即有不可耕者祿祿不平
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兩旁是也
分服之田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天子之
田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蓋萬里也公侯百
里蓋千里也七十里七千四百九十里也子男五
也五十里五二千五百里二百五十里也不能五
十里不足五千里之數也不合于天子不與國會
也庸治民之功也庸民功于大國轉達于天子也
論制田之分自是從上而下而其所定之千里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皆原從一夫百畝算起漸
次加增上去以至天子之千里則代耕之義乃盡

是制田之義本是由下而上也百畝之所獲有上
中下三等所食人數有九人至五人之殊以此差
在官之祿並以此而差士大夫以至天子之祿則
千里以下其所食之人數可算而得除所食之人
之外雖天子公侯亦不過享所代耕之祿而已非
有積貯無用之財物也于此想見三代之時君民
一體朝野相通公天物所以保天
下念民生所以得民心嗚呼盛哉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制畿內王臣之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皆食采
邑于畿內多少以外諸侯為差元士上士也下士
中下士亦與孟子不同未詳以王官之臣比藩封
之君蓋先王之制出為列國之君則入為王朝之
臣位相等故受田同此先王之
所一內外而無偏重之患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庶人之田制也先王體悉人情計算人數一家
老幼男女大約只在入口上下若過多其中必有
餘夫餘夫自另有田以養之不致有不足故一夫
百畝乃不多不少極為適中之數也分者等分也
停分也肥饒相錯亦無差別而農夫則有上中下
之別者為人力言故曰夫也夫人力之辭人力有
勤惰故農事有上下庶人在官者食人多寡府
史胥徒之屬役于官而不暇耕故有祿以養之祿
之多寡視事之煩簡多不過食九人少亦不下食
五人故以耕者之所獲為差足以代耕而巳先儒
以謂祿之外又授田曰官田或代耕之祿即田也
以上但言田數未言所食之人數非不言也以在
農夫處明之矣就火處定數則多處即此可通推
矣故知制祿自農始緊挨農夫一等人是無人在
官者緊挨庶人在官一等人是下士挨下士而通
上之田有加數所食之人亦有加數按數推算也

不越一夫百畝之養先王豈厚以自奉而薄丘民哉以此想見先王之公恕仁厚而一切制度無非為民設也孟子變分言糞為夫力也用力勤則瘠不終瘠不用力則肥不常肥教民稼穡慎勿使民聽天收也程子謂不得盡信而句解之誠然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志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此制列國侯臣之田也此節指大國言下士視上農得食九人之祿也前文制田俱是代耕之義此方說出耳倍加有多寡皆就農夫之數而倍加之上至卿君亦是此個加法亦是此個義理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三

次國小國卿祿各殺其一。君祿不殺與孟子同。獨殺卿祿者地之所出不足以供且卿祿既厚殺一亦不至不足若士大夫祿已薄殺斯不足矣故不殺也不言士大夫祿者既不殺自與大國同不待再詳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下。次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位卿大夫類。聘會同時等卑相序之位。次也。次國之於大國位降一等。小國之於大國位降二等。不言之小國之於大國當亦猶次國之於大國耳。同為一王之臣。德功大者為大國。德功小者為小國。有兄弟之義。焉弟不先兄。小必後大。此天秩天序之自然。國君且不可紊亂。何有於臣寮乎。先王制此儀。使人守分。行讓。言非九卑非讓。而正名定志。一行立之。問萬之矣。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而小大

由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中士次國之士。下士小國之士。數行位之數。居猶當也。其上指大國之士。言三等之國。士者二十七人。各三分之。為上九。中九。下九也。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并會也。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次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是各居上之三分也。據此。是亦各降一等。以為禮讓也。此又不言小國之于大國。其為當降二等。又可知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四

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附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兼王畿在內九州皆方千里一州之內卷二地盛氣之所鍾神物之所藏雖在諸侯封內而不以屬之仍天子主之每郊視則四望固尊崇之義而亦所以使諸侯各于封內咫尺天威也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侯自屬天子不得又屬諸侯也故不以封再封有餘地則為附庸國或置為附田以待用此畿外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四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脫其餘以祿士以為附田

此畿內之制縣邑也古稱國皆曰邑亦曰縣天子之縣千里之內所容共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

勝外言封世守也內言朕畿內不皆世守故言朕
賜亦屬天子郊祀四望之禮故也建國多因山川
形勢皆非名山大川之例蘇士未詳或士本無定
數凡國不特有賢才則尊養之即取開田用之數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與去

此並畿內畿外而總計之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
國或即所謂千八百國者周制也元士附庸不與
者不能五
十里故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共官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也其
用輕少故近而取諸百里以給之從易也天子之
用度日御其用煩重故遠而取
諸千里從難致亦自奉有節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
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爲左右曰二伯

千里之外畿外侯封也方伯即州伯也屬附庸也
長如君長家長之美連聯絡也帥統率也卒與倅
同百人爲倅人民攢簇處也正人所取正也伯長
也如伯兄之義每州一伯八州八伯州伯各以所
屬之人土屬於天子之老二人老乃天下之大
老齒德位並尊者也分天下以爲左右即周公主
陝東召公主陝西分主天下之侯國者曰二伯八
伯八州之伯二伯天下之伯先五國次十國次三
十國次二百一十國由少而多以相統由下而歸
而正而入伯而二伯由卑而尊以相統天下之國
雖多天下之勢雖濶以此綱紀其間則四海猶一
家然不患其隔遠而不相通紛亂而不相一矣制

何善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之地四面各五百里爲方千里既名畿又名
甸甸治田也千里之外皆侯封采其最近者流其
極遠者舉其最遠最近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詳天子之臣數也天子之下爲公位尊望重坐
而論道經邦佐天子以正天下者也下親細事無
煩多置故三而足也三陽數也佐天子理陽之義
經理朝政與天子審利害決安危辯論是非得失
出令以及天下者卿之職也較公爲煩多矣故三
倍于公焉大夫則有禮樂兵農刑政之責較卿又
多庶務矣非三倍于卿不可也至于士則百執事
也其事愈詳而分故又三倍于大夫焉不言中下
士不可有定數也國家尊賢育才
方期野無留良豈限之以數乎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六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大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

此詳列國之臣數也其或三或五或二十七之數
小國又少一卿必有度量至當之實馬氏謂周官
設參即三傳伍即五陳股即二十七亦未有實義
可指再詳之大國之權重卿必命于天子亦其不
敢專也次國在輕重之間故卿有命有不命也小
國微弱卿使命於其君所以假之權而安其位也
獨言下大夫首一卿上大夫次二卿中
大夫下大夫皆言上士者中下士無額數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監者臨而視之也每州三人謂之三監方伯者天
子所任以德乎外者也有專征之權其得失所係

為事重不可不有以監之必使大夫不使卿大夫位卑亦不敢肆必三人者何一則私二則比三則公矣此內外相統大小相維多少相持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故亦可稱諸侯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音

制三公制三公之命服也天子之三公八命者實見常制也若再加一命則為上公當者象見此格外之特恩也故曰有加則賜由八命而九命矣人臣九命而止不得過也馬氏曰三公象服有降屬無升

大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七

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大國之君七命者承上九命言三公視公侯大夫之君公侯也九命不俟言詳殺以兩故大國七命國五也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可知大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也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卿即上中大夫也前言上中下所當之位與此不同者雖視其位詳畧不同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

民間之俊秀入學肄業學業有成謂之材將官之先論之論之既審然後使之以專任事而能勝其任然後爵之爵位定然後祿之始爵民材要者一命之位此數奏明試之道慎之至也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於朝與眾共其所好而加勉焉於市與眾人其所惡而加懲焉疏曰爵人於朝設法也周則天子於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設法謂刑也刑于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按廟猶朝也甸師似亦于市也周監二代總謂周法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

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屏之四方唯所之者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不弗故生不投田不賜其乏不欲其生也王者刑罰必中刑人皆惡人也惡人不畜人養人不聞正言使人離散四方其溝壑而不救今一一反諸其身焉王者之惡惡如此政是好生愛人之心而盛世之所以化民而刑措也且公家大夫士與朝廷一乃心一乃德之言豈有人而既棄絕于朝廷而猶畜之養之與之言乎於理為性於意欲何為乎後人不明此義好市私恩于刑人以為積陰德可謂惑于邪說而與于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八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八

不仁之甚者矣此或周先王初制如此其後周官墨者守門射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圜者守積以克後使之用其因時而變之法與非故寬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聘問也臣之于君如子之於親有同視之禮禮不欲疏故每一年一小聘使大夫三年一大聘使卿五年一朝君親行朝述職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

聖王之世諸侯無敢欺天子者諸侯既述所職矣而天子猶必巡守者不敢自暇述而未欲親見諸侯之治狀小民之樂刑然後可以快諸心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河山川觀諸侯問

百年者就見之

春日東巡順時也巡以仲月用中也岱泰山也宗
導也東方最高之山為羣山之宗故祀之為東岳
而名岱宗也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東方山川
之當祀者亦望而祀之也遂接見東方之諸侯曰
覲也問有百歲之人則就見之敬老者而乞其言
也百神無主則煥諸侯無統則玩遺老則不聞善
言故首重之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志淫好辟 大音泰賈同
價辟同僻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陳觀之則風俗
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皆出
于市而物賈之貴賤則係于人之好惡好賈則用
物貴好者則侈物賤則係于人之好惡好賈則用
之得失可知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九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時之節氣有早晚月之大小有茲
望晦朔日之甲乙有先後此天時之不可差失者
使遠邇各當其節使天下同一正朔律十二月之
管禮樂和制度度量衡也衣服以章貴賤皆王
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于巡
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同也俱與齊與合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君德莫大于敬敬莫大于祭不舉山川神祇之
祭不敬之大者也其君則削以地百里削為七十
里七十里削為五十里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緦以爵

君德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宗廟不順如昭穆大處
祭祀失時皆不孝也其君則削以爵公緦為侯侯
緦為伯伯緦為子男爵傳之祖宗
不順斯辱親矣故緦爵以辱之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

畔畔者君討

不從違戾也禮所以一天下而作之樂所以和天
下而房之終不可以使之從其君則棄之遠方革
制度衣服為畔畔者厲夜之義或有所障蔽而不
通也則聲其君之罪而討究其故焉以上四條巡
守時所觀民風如此皆其君
之罪也不勝罪民而罪其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有功德于民即敬孝從而畔者律者爵命之等
所以示勸也是功異明賞罰爵諸侯之大權保萬
民之良法也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

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十

獄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廟用特假同

假至也歸至京師節以特羊告至于祖父之廟
守皆曰禮禮者天則也凡不自暇逸而勞勞于東
西南北之行以及祀神敬老觀風後時之典禮
制度懲惡勸善之柄無非本天道以行人事何莫
非秩序自然之儀則乎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廟

將出節言巡守類宜造皆祭各諸侯將出則朝製
會同之出也上尊天子故不敢祭天而有茅土之
封故亦宜社父母無
貴賤一也故亦造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禱正刑一德以尊於

天子

無事猶無為書曰安汝止垂衣裳正南面舉已而巳四宇為句其有事者與諸侯相見曰朝則其事也凡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朝之別名其事何如禮所以經邦考稽之使無違朝刑所以正民考正之使無偏枉德所以反已化民使無貳三其心志凡此皆所以尊天子之事舍此則無務于他繁節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

之祝音

祝音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凡樂一曲將作先擊此象樂皆起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命諸侯合一國之始似之也發鼓小而有所持而推之則兩耳自擊每一唱終則以發節之賜伯子男樂用發將命小國事使而有節制似之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十一

征伐刑殺國之大權權自上操諸侯奉行而已弓矢鈇鉞必待賜而後用之即可知雖征雖殺必不敢私惡于人而濫及無辜也

賜圭瓚然後為壺未賜圭瓚則資壺於天子

圭瓚以大圭為爵柄用酌壺酒之爵也醴和黍為酒亦方條壺于上下故曰壺祭酒惟地降神必用壺此祭禮之大必不可缺者然亦必天子賜圭瓚然後敢為壺而用之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或求壺于天子亦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

天子命之教在分封時已命之矣然後為學就國後即為之矣小學教小子之學也所教如洒掃應對進退之道也大學教大人之學也所教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道也公官南之左國以內地郊

國以外也小則養之于內近也大則養之于外遠也人有小大學有遠近因人而已疏曰此殿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恐誤或者竊意大學之人少故在國中小學之人多隨地立學故曰鄉學辟雍雍雅和也填泮也辟雍頌宮當依舊說天子辟雍水環如璧門以橋通頌宮諸侯半之東西水北無水也水以節約觀者使人人皆可觀感而不得亂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征者上伐下也天子將出征類帝宜禴造禘者重其事以見不得已也禘祭名至所征之地而祭其地之神有慰怒之義受命于祖不敢自尊也受成于學好謀而成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不用天子之命而煩王師以出征真其罪之人法不即宥者也執而反不即殺之猶見王者之寬大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十一

也釋奠于學者以始出受成于學謀已成而歸其功也訊問魁首以梗化之故使之自服其罪也馘者截其左耳謂王者德化洋溢而彼獨不聞悟也告以訊馘之有數未嘗濫及無辜雖用武威猶不失為文德也此為王者之師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三為

克君之庖 乾音干

事如征伐荒歉喪凶之類菹芻狗符總謂之田三田下三事也乾豆祭禮之豆實地賓客燕飲之設饌也克君庖餼食之羞膳也歲無事而後田弄好田獵而不恤國事者先乾豆大賓客而後及于庖厨不急于自奉也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闕諸侯不掩羣

人君勤動皆敬心為之也。有事而不田，或在事無事而田，或在田無事而不田，將無怠荒矣乎？故曰：不敬，敬莫如禮。禮不可斯須去，田即有禮之田焉。田不以禮，必有侈心，而好殺豈不暴殄天物而滋不仁乎？不可不田，事而預養夫不忍之心也。田之禮，奈何？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是也。合圍則畢取，掩羣則盡殺，暴莫甚焉。故不忍為也。下文又詳言田之禮。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天子一獲禽獸，即僇仆，大殺之，旗止而不復殺矣。諸侯一獲禽獸，即僇仆，小殺之，旗止而不復殺矣。大夫一獲禽獸，即止驅逆之佐車，亦不復殺矣。佐車止，然後百姓田獵。田之時，大夫以佐車驅逐禽獸，使赴于田之地，復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以然。後田獵行焉。自天子至百姓，皆縱橫逐于其所，然必天子先獲，而後諸侯，乃敢獲，諸侯獲而後大夫，乃敢獲，大夫獲而後百姓，乃敢獲。禮之見于尊卑，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

禴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斂，不覆巢。

孟春之月，獮祭魚，此取魚之候也。然後虞人入澤梁，以取魚。季秋之月，射祭獸，此取獸之候也。然後田獵，以取獸。仲秋之月，鳩化為鷹，此取禽之候也。然後設罝羅之網，以取禽。季秋之月，草木零落，此取材木之候也。然後入山林，以取材。木昆蟲未蟄，不以火燒草而田，獵恐傷生物之生也。獸于皆曰麝，卵而未字者，胎而未生者，天而未成者，巢而方乳者，此數者皆方長之物，天地之生意也。故不忍傷也。天地生物有時，成物有候，聖人必使之遂其生，以成其材。適于用而後取之，于取物之中，高愛物之仁，此聖人養或編相之道，所以盡性也。盡物性，予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亦田之禮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地小，太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秋音。

經邦莫大於國用，理財必屬冢宰。故以冢宰制國用，以其有大道而足以安上全下也。必于歲之杪，地有五穀盡入，按其數之多寡，而斟酌以制國用。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通制，每歲所入均折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年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如是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即有水旱凶荒而民可免于饑餓流離之患也。

祭用數之仞。仞音。

國家報本追遠之禮，莫重于祭。故先制祭之禮，仿十一也。與制畧同，分散之名。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供祭。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綽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仞。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有三年喪者，宗廟及外神之祭，皆不行。唯天地社稷不敢以卑而廢尊也。綽，接喪車索也。未葬以前，即屬綽于輜車，以備火變。行祭于外，是踰越喪綽而往也。喪三年而後除，中間禮事繁多，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不敢畧于送死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總承上文喪祭言之。首二句說未制用者，說未制用則有餘不足存乎所值之時而已。故有暴浩之殊，皆非禮也。若在三十年制用之屯已，則小大豐耗而裁定之，不見有豐凶矣。何有奢儉乎？若說一歲言則才不能奢，儉豐年則用豐年之仞，加丁仞外為奢，凶年則用凶年之仞，減于仞內為儉也。

于有日凶年祀以下
其亦與年為上下也

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國非其國則無以立國而不可以為國矣夫時之水旱無常人事之防備宜早故必先時而有蓄積然後遇變而免災患國有十年之蓄歲無十年之凶安得不百室盈而婦子享乎此先王兢兢積財之是務而逐年以計食之數也每歲所入折之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足為一年之用是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矣積至九年必有三年之食積至三十年必有十年之食家有十年餘糧雖遇凶旱水溢民何至有食菜之病色乎殺牲益饌日舉以樂者備食也民無饑寒之苦然後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天子之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不為過也此先王君民一體之養預備不虞之善政也自王制不行民風靡惰家無隔宿之食者十常八九真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也者為家宰者諸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二月而葬

天子至庶人殯葬自七而各降以兩皆禮有繁儉者不同故也殯則有衣余棺槨吊哭奠之禮尊者禮多卑者漸少也葬則天子之葬同軌畢至非七月六服不及來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非五月不及也大夫三月而葬同僚至士庶人踰月而葬親戚至七月其事已具其詳已盡可以葬矣自三月士踰月此亦在參度權宜之間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所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亦孝治天下之道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此節下有葬不葬節之上○此上古禮也後有變禮

縣緇下棺而封土以葬不為雨止從簡便庶人力不足也天子既葬諸侯暨碑葬葬過雨則止為事煩難為力多矣庶人力限即其分也魯葬定公雨不克葬次日乃克葬禮也尊者因山陵而葬庶人眾矣不封不樹亦庶人之禮也死徒不出鄉并田以地限封樹則妨耕種矣况死陰也陰為野土所以古不祭墓封樹亦悖陰陽之理矣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首句舊在上節之末次為一節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貳事也以下凡有位者三年不從政才貳事也無位者廢業三年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六
無改于父之道不貳事也故喪不貳事亦無貴賤一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節之上舊有自天子達于庶人一句今疑此二句自為一節此因父與子有為士為大夫之不同故制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之禮此禮並不為諸侯而言况天子乎死者生者皆天子何有從死從生之異乎以上四節要改舊日段落為禮文

支子不祭

支子庶子也有宗子主祭故支子不主祭此大宗小宗之別也陳氏曰支子雖不祭而亦有所謂祭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七
諸侯大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大祖始封者也士一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庶人無廟故祭先寢朱子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何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敏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廟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者南向各有門室寢而禱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前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于大廟之室中則唯大廟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牆下而南向而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祧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穆者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昭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戶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廢霍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輪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大昭則昭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穆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昭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會之東也與曰然則

禮記疏畧卷之三 王制 七
諸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文室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所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西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紉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紉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祧而康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祧而康王祧至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圍如前通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意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若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櫛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懸室斷櫛大夫有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斷櫛士又不得爲矣局爲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與宮生也異官而死不得與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有詳今從之

之殊故祭有隆殺之別也大夫士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也祭有常禮有常時庶物畢備而後舉焉故非有田者不足以共之也若薦不遇遇有特物隨時薦之而已然亦未始非祭也庶人之薦四時皆有物四時各一舉春韭夏麥秋黍冬稻皆時物也而配之以卵魚豚鴈亦時物也卵以春生魚以夏盛豚以秋肥鴈以冬來隨其時之易取者不以難繼之物共之也然而必以配者何也四者雖微物亦牲之類也單薦嫌于儉故有加味焉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如前如栗也角握以四指少長矣角至一尺則大矣祭之薦天地之尊無對故特牲用饋黃少貴誠以簡栗驗之宗廟親也不敵比天地則次之若賓客則用肥大而貴臭味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三

故者禮事也如奉祭享賓之類則烹牛羊豕以為鼎貴此豈常用之物可無故而糜費之乎所以有故特設無故不殺不以口腹暴天物也庶人必有冠昏之禮之類然後有珍食以重其事珍食見內則若無故雖富亦不得食珍羞之食也王者節人情惜物力一領食亦必有制非故瑣瑣也樽節愛養之道宜爾也豈無見于後靡廢亂之禍歟

庶羞不踰牲燕不踰祭服裳不踰廟

祭禮性為太羞為小不踰太自然之序也如牲是羊則不以牛為庶羞也燕衣寢室所以奉已祭服廟貌所以奉神傳于奉已厚以奉神當然之理也乃常人之情忽而不察紊于其序而不知或因物之便苟且為之溺于飲食衣服居處之美不致孝乎鬼神而忘其為非禮聖王自無此失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田祿足備祭器自不當假借于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

為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古者蓋遠宗股制之稱也成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助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也

市廛而不稅

市貿易之所也廛市宅也市地之廛場在官則賦之貨物民自有之利則不稅也

關譏而不征

道路險阻之處設關守之但主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物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林麓村木之所出川澤魚鱉之所生戒民以時入如前文章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鱉祭魚然後入澤梁是也而不禁民之采取與民共其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三

夫圭田無征

田各圭取潔白之義卿以下至士皆有圭田五十畝以供祭祀在世祿之外所以厚賢故無征此必特賜亦似有功德則賜圭贊耳不然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乎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國有公役不得不用民力然過用則害民一歲之中用民不過三日不過三日者或周一日或周二日至三日而止不可過三日也故周禮有豐年三日止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之制或見周官甸用之說乃疑歲用非周制殊不知一人而歲用三日已為無限之民力甸用云者或一歲中止冬旬或冬月三旬每旬一日共三日也豈有一歲十二月每旬用三日則一歲中三十六日在官民向地乎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非田之世無買賣田里之事蓋先王議讓遠慮遠知民情之富者食兼有他人之田里者有志食者

簡其田里而游手游食者有之故預立法以禁之也既須無出弊不封不固無碍耕種亦無請墓地之

地之
司空執度切獨故待落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

地遠近與事任力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以居四民山川沮澤地之高下不齊而有燥溼寒暖之異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暖之宜也量地之遠近斟酌以與公事以任民力所以均人力而集乃事也事者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使民即上與事任力也老者之事壯者之食多壯者之食所以豐其壯者也皆厚民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三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和去聲

材財用也天有寒暖地有燥溼川谷異制者即所以制其財也因其所產之不同而各為法度使財有所生也異制則民生其間者異俗而風尚不同矣因俗尚既久而成性則才異齊矣手是因而制用飲食器械衣服各有其制財用二項總謂之居民材也教以導民于善政以正民之不善刑紀法度無不一而俗宜之因乎天地者不易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性生理也習于天地之宜風俗之異日生而不窮習于彼變離則彼髮禿題之理日生而不窮習

於先王之政教則政教之理日生而不窮性理然也故各有性而不可推移古人識性故所立法以禁今人不識性故必禁一轉語曰若木然之性云云性本相近而習遠之物五方異宜則異習故異性若有一定之性則經書之言皆非矣問與性善不合曰此便是性善若乍見孺子入井五方之人同一怵惕者即此理之生者也

東方曰東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

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

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題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髮趾足相指相向也疏曰東南地狹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按此益自幼習慣故亦能絕其火食粒食無害而種類日以蕃息也否則忽而手以此見凡事皆可類推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舌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此又統舉著天之下以見各有習俗隨地以資其生者自足也若以其居其味其服其用其器較論而美惡不啻殊甚然既習以成俗則亦不見其惡而但見其美皆自安之和之宜之利之備之而已

五方之民言語不遍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譯音低

五方之民各處一域水土不一言語自異故不通風氣不齊嗜欲自殊故不相同言語不通何以明其心之所向而知其志非有以達其志不可嗜欲不同何以識其心之所願而知其欲非有以通其欲不可然欲達之通之非有以曉諭達人言語掌通達人之事通東方言語之官名曰寄寄者寄也夷夏之言皆寓于彼而互相傳告之語皆非其本辭兩邊雖不知其言云何而已明其意若何也通南方言語之官名曰象象者像也做像其形似

而通之也。通西方言語之官名曰狄。狄者，通也。觀戎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往也。通北方言語之官名曰譯。譯者，釋也。能解譯彼此之言，以相傳告也。四者，今概謂之通使。此節明待遠人之道也。王者固不侈志于遠，而遠人既來，相通即當有以順其性，而和其情，以人道處之而已。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量地度地，皆所以居民。故以凡居民三字統之。九夫為一井，四井為一邑。使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地不浮于人，人不浮于地，人數地數，斟酌參錯，務使相得而無失。此井田之法，所由起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無曠土者，無曠虛不耕之土。無游民者，無游惰失業之民。食用使之有節，事物使之及時，則民自咸安其居矣。如是，人人得所，自以趨事為樂，以成功相勸，不煩督責。于是食君之德，自尊君而有遜志感上之仁，自親上而無離心。此王道之成之始也。然後興學，以圖王道之成。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紿惡。

司徒掌教之官。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此承上文言興學之事。學以盡性，故以節性為學之大綱。民性本相近，不學則隨俗習非，而日以相遠。惟學足以一之，故修六禮，使民日習夫節文度數之詳，俾其自生嚴敬而不流于匪僻之私。則民性可以節之者盡之矣。性生理也，理莫大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此理日生不息，節德也。民不能然，在明教以興之。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

下也。然民又不能不感物而動，見異而遷，不有以正之，寧毋有僻佞詭異而淫者乎？故于八政，則先之以預為之防焉。凡此與德防淫皆學，以一民之性，務令道德一而風俗同，咸歸于善也。道不外乎老幼，德不外乎老幼，幼故又申之以孝慈之義，使致孝于耆老，而恤此無告之孤獨，逮及之而不遺棄也。勤學帥教，即為賢而有德，加之上下，以崇高之。即下文論秀升選升俊之典，不勤學不帥教，即為不肖，而惡簡閱此等以紿惡之。即下文核郊移逐之事，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席，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命司徒命也。鄉畿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以告司徒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詳鄉之學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于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五

以中為上，故日上功。鄉飲序年之高下，故日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率，共勤學帥教之俊秀與執禮事以榮之，使學中不帥教之人。得于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一夫不變在鄉中，左右對移，易其地，以改觀，易其人，以從新庶幾其變也。初禮，如上文耆老皆朝云云。此聖人深知性善是功夫，學習即性善，故不輕棄人，而委曲教導，以成民性。如此若謂性有一定學習，豈不多事又豈移之而可望其變乎？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兩夫不變，謂漸遠矣。移之郊，亦漸遠之焉。郊在鄉界百里之外，三次不變，習又遠矣。移之遂，亦更遠

之焉遂在遠却之外至于四次而終不變是習俗
不廢永無習善之日自滅其性絕遠于人是風俗
人心之盛也乃始屏棄遠方終身不在齒列以變
絕之此簡不肖以細惡之事也于此見先王重絕
人以惡而又未嘗不峻絕情惡之人仁之至義之
盡也按初禮禮教之善法也如終用此善法不肯
忘棄教之至矣如屏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

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中德藝出眾之秀士
而貢禮志升之于司徒司徒考校之量才而用為
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司徒又于所
選中論述其才德之穎出于選士者而舉升之于
國學曰俊士俊者
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禮記疏畧

卷之三

七

既升于司徒則免其鄉之徭役而給徭役于司徒
及升國學則免司徒之役矣故曰造士造者成
也成就其才德也凡不征者所以優
禮之也以上二節言上賢崇德之事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俗及取賢才之法樂正
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詩書禮樂四者以習學
言曰術以術授言曰教術者道路之名四者之教
乃入德之路終身由之不盡也學記蟻子時術之
是也詩書禮樂皆先王所以教人之法順之以造
士春秋教以習禮習樂冬夏教以誦詩讀書亦順
時令陰陽寒暖之便不至困苦大畧然也非春秋
全不誦讀冬夏全不習禮樂也師則順時善教士
則寬裕進學此才
德之所由成也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
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王君天下后君一國其子皆稱太子尊其君故大
其子也卿大夫士臣也其子不敢稱大別貴賤也
日適子者對庶子言也皆造者皆來受教于樂正
習詩書禮樂之學也凡入學之子但次長幼不分
貴賤使王侯之子不挾貴以驕人俊選之士不慕
勢以誇人異日君臣位定明良合德而上下交奉
心善教之道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主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

日棘東方日寄終身不齒

禮記疏畧

卷之三

天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樂官之屬俊選未有不帥教者其不帥教者必
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告樂正告王聞之
豈不愧懼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見之
豈不震厲此等舉動最足以悚動其心而使之變
者而猶不變王乃親視學以天子之尊為我不帥
教而來其愧懼震厲更當何如至此而再不變永
無變之日矣王侯之子不可以為君卿大夫士之
子乃三日食不舉樂哀之也于是屏之遠方或東
或西終身不齒雖王子亦不免于屏棄此政古聖
人所以愛其子也所以多繼世之賢而不至有屏
棄也所以愛公卿大夫士之子而多有賢臣世其
爵祿也若不知聖人大道而以私情愛之未有不
養成器情終至敗國亡家者豈真能愛其子哉
古學校之制不可聽其終廢而不與也斷然矣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疏曰司馬執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拔秀士
選士在鄉學者俊士造士在國學者進士升諸司
馬將入仕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辨論官材者大司馬亦不敢任一已之見以官人
必同衆樂正考辨講論進士之材器學術堪爲何
官也材兼才德而言進士有有才而無德者有有
德而無才者有才德兼全者其賢不同不可不辨
別而論之以告于王必王定其論然後隨其材而
官之任一官有一官之爵然後爵以貴之定一位
有一位之祿然後祿以資之此一定之序也劉氏
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
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
之升曰造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
用之權在司徒其造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
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
禮記疏畧卷之三王制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其事職分當爲之事也廢者不爲也非不能也舍
其素學感物遷變也終身黜退不許復仕死亦既
降以士禮葬之是
以朝無幸位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役也三代而上文武不分途方爲士時
已有司徒之教古唯車戰射御而已披堅執銳而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以下論技所以別于學也技非德也不論學論力
不養于學也而進行于四方贏露股肱以示其力

決于射御

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
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任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

技又不止力又有祝史六項及百工皆巧技也不
貳事業專而後能精也不移官他職非其所長也
此不學焉而徒以執技則賤矣故出鄉及仕于鄉
大夫之家者皆不得與士之有德者齒列亦所以
尊士而重學也然必出鄉乃爾者以本鄉有親族
戚屬之爲士者或不欲以相形也此亦爲無道德
而專以一技名者言也非所論于才德兼全而時
出一技以應變如司徒所教車甲之士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
從輕赦從重

禮記疏畧

卷之三王制

三

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典
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在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
以曲直言于公則爲訟訟不決繫于囚則爲獄
○三刺周禮以三刺聽庶民訟獄之中一曰訊羣
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刑殺也有罪當殺者
必三致訊問而後決其輕重恐冤民故慎之也若
人之旨意雖有以爲當殺而簡嚴之下却又無其
實迹則亦不得據人言而遂聽斷之也于是有附
有赦附入者則從輕刑赦出者則宥重罪所
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仁厚之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刑賞以彰善惡非由人之私意乃奉天之公道也
故斷刑之際必即天理至公處論之郵罰專即天
之責也郵責也有罪過當罰者必使罰與事相
附麗則刑當其罪而非我有意輕重于其間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以盡之疑犯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人之犯罪有剛而不同者在聖訟者當探度情理以制五刑蓋人以倫常為重倫以君父為大有為君父受過者有特君父致罪者此其輕重深淺全在權度以別之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為之則千是出意以論之敬慎以罰之再悉其聰明以察其動靜致其忠愛以備其心思則為君父受過者情有可原法有可恕雖重亦輕雖深亦淺若君君父致罪者無可原情雖逃于法雖輕亦重雖淺亦淡如此然後願其片而如其量乃可以盡聽訟之道矣其或終有疑則博訪廣詢與眾共之而用人之見焉眾人所疑則博訪廣詢與眾共之亦不可徒然釋放又恐人將輕犯法也必察小大之例以比之若曰爾所犯罪本比之某某等若得實情是在所不赦者不以其疑姑有爾爾其慎後即此詳審慎重有始有終方可完結一案以成眾人之特感其仁而畏其法無不改過自新者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

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吏

然後制刑

成獄辭者謂聽者反覆詳審已得其情實而後定無異辭也掌文書之吏乃以獄成告于士師之正正不敢言受史之成獄必自加察然後以已之成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亦不敢言受正之成獄必自察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之卿位也然後以已之成獄告于王王亦不敢謂司寇之成獄果無冤民又命三公參聽之及三公以獄之成來告則可以加之刑矣王仍不忍則三又之及同官則後有司行刑焉自下而上無一人不盡其心則刑當其罪乃可信其無冤枉之民矣

凡作刑罰輕無赦

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輕固使人難犯亦以見重有可赦而不可明也輕不赦則改過有路重不赦則欲改無由矣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側即形體之形刑以刑人之形體人受一刑即成一形之虧如網如刑一成豈可再變萬一情不真罪不當輕則殘毀人之支體重則殞傷人之性命此心何以安乎仁人君子不敢不盡心于聽斷之下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訓析言詞破壞法律此舞文弄法者能使刑罰不中變亂名物更改制度能使貴賤無等左道不順常道作異端邪說以惑亂人心風俗能殺化使號令不行此三等亂王者之所必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三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願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淫聲悅耳而蕩人之志異服非先王之法屬而不人之奇技不執于正奇器不適于用行事虛偽而堅不可破人疑其心之有主言語詐偽而辨不可屈人疑其所見者起學非正道而博稽廣覽人疑其學有所本願其非為而文飾滑澤人疑其文秀出眾此皆足以益惑無知之眾人最是人心風俗之大害孔子所謂足以聚徒成羣而亂德者也皆王者所必殺也至于鬼神自有體物不遺之真使人齊明盛服以生其敬時日才先王之禮先王義之所務也為上策為非敬畏之所存也若世俗巫覡二氏之言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使人惑于聞見昧于心性舍其敦樸而遵通禮法叛毀民義者也以上亂政者一疑眾者

三言火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
明恐緩聽則有可辭說而幸免也此決之之意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過夫不赦人皆畏法斯齊矣不
然一赦可以再赦將誰禁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有字貫下四項必先世富貴之家其後子孫不
而至于貧賤者故禁之不得粥朝廷寵錫之重器
亦使之念昔先人文治武功之烈而發憤自成立
也不然焉得有亦何至于粥舊註云所以禁民之
不敬有此而稱民其為官爵可知
至于粥舊物其為荒淫不敬可知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

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壹

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民之不
法數并獲多寡之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
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舊註所以禁民之不仁以上市
之有制所以齊眾而一風俗

關執禁以謙禁異服識異言

關上執禁戒條令以謙察往來出入之人禁異服
識異言將以禦異而謹守境土也此關之制也關
門如此郊門可
如城門更嚴矣

大史典禮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大史典禮所諱惡之不可犯者一奉之天子天
子重其教詔則齊戒以受之所與之禮
歷代之禮也所執記之禮一事之禮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司會掌財用會計之官歲之成二歲出入與廢之
成數也質于天子重本率也天子以所質之成下
于冢宰冢宰齊戒受之而慎
審其無差然後從而收受之

大樂正大司冠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司會既質之後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者從而各
質于天子天子以三官之質下于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而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受之而慎審其
無失而各收藏之司徒受樂正之成司馬受司冠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壹

之成或省文耳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

成歲事制國用

百官之分理諸事者位卑職瑣不能質天子但質
之三官三官以百官之成慎審無失質于天子天
子下其質于百官百官齊戒以受成于上而收執
之然後天子下命休養長家董眾之老人勤勞勤
力竭後之農夫則一歲之事成矣而國之用
度可因此以為裁制隨年斟酌而曲當矣

凡養老

承上休老而詳養老之制凡物生于春長于夏成
于秋藏于冬而歲功以畢人始而嬰孩既而少壯
既而老耄終而死也而人生以畢王者與終考成
于歲有愛養之澤而况人乎但物老則成用人老

則無用國司以無此人家可以無此人此暴君有
不恤之費獨而道子多失所之父母也先王憐天
地生成之德而制養老之政仁至教盡心無非周
也老之得吾養者雖無幾而著為巨典揚為美俗
核動人之本心家戶有老各自愛敬仁之誠因奉
及萬世者無弗至也養老有四養二老五更二也
養死事者之祖父二也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
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
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舞則通前為
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
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有虞氏以蒸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
而兼用之

燕饗食三者亦各取其一以為各非必燕以酒為
主食以飯為主饗並不食不飲立而不坐更成何
禮至周兼用春夏秋冬之禮或名燕或名饗或名
食也四代之養各因時備物品類不必同因時制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壹

禮儀節亦不一凡無的據者節不必強為之說節
如謂飲酒至醉為燕禮自非令德令儀之旨醉言
亦不足乞矣古人以三爵為卒爵則油油
然而退卒爵日醉非後世之所謂醉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鄉學也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人之年加長
養之禮加隆天子養後內之老如此達于諸侯之
國亦如
此養之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君致享食于其家拜受君命禮也唯八十之老難
以備禮許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需再拜之數因
老而念及替者亦如之若九十助力益衰拜跪
更難許不親拜使人代受代受則代拜可知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糗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異也宿肉不使有求不
得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別味常珍常食者珍羞
之味飲食不離寢坐臥之處皆有庾間之飲食也
遊所常遊之地膳用六牲珍用八物九十之食膳
珍不待言矣年漸老則食漸少非美味不甘不飽
也善養老者如保嬰兒有道之世老者所以樂有
也壽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
冒死而后制

制謂棺也不易成故預制之制之者察其堅脆加
反漆也絞所以收束衣服之具也紵衾被也衾大
被也皆藉尸之具也冒韜尸之直囊也上曰覆下
曰絞先以絞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
此四物易成
必死後乃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貳

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
就其室以珍從

家有老者凡所以養贍扶持之道隨其所至之年
而體惜無不至杖以扶衰節杖以表尊故有冢與
鄉與國與朝之差未至其時不得杖于其所可見
杖于一處則尊于一處也至天子就問而從以珍
則養之甚尊之至矣無論衆庶之老
致仕之老其間各有時位之不同

七十不煖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七十日有秩任有時朝君朝即退休不待與衆人同
朝禮也八十每月告問存否欲其生存慮其死也
也九十日使人致常膳以養之
秩常也此惠養老臣之典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始衰力役非所長六十又衰服式祭侮所不及七十更衰負容鬪拜跪之禮亦不堪與矣人十衰甚即齊喪大事亦不之及也老者安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者老而更事可以立位而治人矣故命為大非是則不敢輕爵人也六十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自不廢學可知七十不堪職任之勞恐曠官則致其政于君遇有喪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制能盡則自盡之不能者不責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舊註行養老之禮必于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上庠大學也在西庠下庠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七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舊註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庠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舊註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

郊

舊註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按四代大學小學西東之異虞大西小東夏則反之夏大東小西殷則反之殷大西小東周又反之原無定義在後世因其便而取法之皆是也

有虞氏皇而祭澣衣而養老

皇通冕之名澣承白布為之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收亦冕名燕衣黑衣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

殷人罍而祭緇衣而養老

罍亦冕名緇素白生絹赤緇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緇黑色也祭言冠不言衣冠在首尊之義也養言衣不言冠衣在身親之義也然言冠則知其有衣言衣則知其有冠互見之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舊註四海之內老者眾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天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二月不從政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舊註從政者給公家之力役也疾不從政憫其苦也喪不從政使之盡其哀也將徙于諸侯大夫士往仕于他國也自諸侯來徙家士大夫自他國來徙于家也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來徙者不從政所以

安之也

以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

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俸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俸

而無告者也皆有常俸

飯屨以養之有一定之常制故曰皆有常儀此四者窮于天不得不養于若本文王而定制此王制之所由來也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瘠不能言聾不能聽跛一足僻雙足不能行斷脫絕支節侏儒短小不任大事百工一技之長主者知人有所短即有所長不因短以求長各即長以濟其短天容之聖人全之而且以收其器用于無窮也哉成輔相之能事萬物得所之善政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男子由婦人之右婦人由男子之左男女之別于道途者然也由左由右此從男女同出一途者言也恐其假道以行私故制禮以謹之若兩來甚暫則無嫌矣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无

父兄之齒父兄之友也故隨行而不敢先馬行而不敢並若已之朋友則齊肩並行不相踰越禮以謙讓為主也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輕能勝者獨任以代勞重不能勝者量分以均勞此道路之禮皆以尚讓若斑白之老不使有道路提挈之事不至使人代勞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不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方一下當

步而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闕三百步長一百

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三子日方里而井非九百畝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

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二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數萬至七十億九千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一箇百里之方為田九十億畝十箇百里之方為田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田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經文誤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

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遠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早

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狄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者百越未盡闢也河舉東南西北者河流業帶周遠雖流沙分際未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際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南咸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

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清

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陳氏謂經文有誤按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

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今尺式不同而算法自有定式經文偶有差訛無得算法東田者即詩言南東其畝而畧取以為言地勢由西而東以水流驗之故言東田耳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舊註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舊註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則七十箇百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聖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一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

舊註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

里者六十

舊註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于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適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方七十里七十四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五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闕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闕田以祿之其有創地者歸之闕田

名山大澤不以封除此之外皆為附庸之國又闕田有功祿以闕田即守所謂有功德者加地是也創地歸之闕田即守所謂不德者若創以地是也大抵闕田祿取不盡者天子主之以待不時取之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

九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

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〇其餘方百里

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〇其餘方百里

禮記疏畧

卷之三

聖

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舊註此做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于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于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

二千八百八十八人

此本孟子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下士之祿食九人上農夫之數也

大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

大國之卿祿食二百一十六人亦孟子卿祿三大夫之數則次國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可知而上

丁中士下士亦通殺而至于食九人又可知矣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十卿祿之數也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亦本孟子小國卿祿二大夫君十卿祿也不言上中下士者可例推也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國君之命不取上越天子之命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

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此亦尊王朝之義也祿視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

士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聖

湯沐者澡浴也方伯既至天子之縣內有止息之處暫停于此齋戒沐浴而後見君敬之至也謂之朝宿之邑凡朝君者皆然唯方伯位尊故獨有邑他臣則齊潔於旅館中耳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凡既為諸侯必大有功德者不可遠忘其報故其子為世子其國為世國所以云報也若大夫則有功德者居之矣其子未必賢故不世爵位而世其祿以待有德有功者使之爵之矣天子位於賢人地若其後人賢自必使之爵之矣世子雖世國若先君薨而嗣子未獲爵賜則其服物采章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守其國必得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唯不世爵並不世祿亦必有大功德而後世之如左傳所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前文言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至此則詳其目也既有禮教又必齊之以政者以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修禮則未用禮明教則亦從教彼其心總不明白不能推領以盡其餘不有以防之則日用之間有流于僭侈怪僻而不知其非者矣其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乎故于飲食正其勤儉衣服正其等殺百工之事為正其無淫巧器械之異別不一正其毋展規矩而適于用五度有長短五量有大小正之使無所非枉數有十百千萬之秩序使無訛亂昭代之制有定法使無借忒

禮記疏畧

卷之三 王制

聖



禮記疏畧

月令第四

同學武進王渭

舊說呂不韋集諸儒者十二月月令... 亦必孔子定禮取行夏之時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星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營室在亥...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于千循環... 其日甲乙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 帝與神皆此義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 其數八其味酸其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五分通增以至黃鐘九寸

陰之所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九... 陰之所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九

者是建卯之律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
矣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四時之序猶伯仲
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故曰中呂仲
鍾者建未之律萬物之繁茂極於此矣故曰仲鍾
南呂者建酉之律氣至南而化於西而庚酉所以
成南而行雨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始事者
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獺祭魚鴻雁來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東風發散
解陰堅之氣於是物之藏者起而振潛者躍而上
矣獺始得魚不食而祭之報本
也鴻雁隨陽春北秋南之鳥

天子居青陽左个

春陽也青少陽之色青陽即孟春也青陽太廟之
左个向東南方開門作室天子居之以出政西面
旁室謂之个青陽左个太室東室北偏也朱子曰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富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三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
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立堂太
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
北為立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其
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立堂之右个青陽
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
章右个即立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吾人制
事多用井田遺意或然也沐按左个右个之例
要皆四時廟制皆向外也只是地方極廣大別為
九區各有崎垣各向其方開門作室順四時居之
以出政見諸侯惟中太廟向兩也至於郊祀后
稷文王於明堂配天則唯於向兩之明堂耳

**乘鸞路駕青龍載青旒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
其器疏以達**

鸞鈴也有鸞鳥之聲凡路皆有之獨於春言之以
極其餘也夏云朱路冬云玄路秋言大路則四時
皆用大路皆鸞鈴而春青秋白可知蓋互見也
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
玉也各用其時之色四時所食之物及以氣香麥
雖當黍之類其義未詳或者黍生平和羊者陽也
又養也春初宜之耶疏以達者春物將出
土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相疏直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

於朝命相去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

行毋有不當

謂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木氣也迎春
東郊祭太神句皆以導其氣之至也古者賞以春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四

夏順天地之生氣故迎春旋反喜其氣之至而行
賞以飾喜也德貴宣利故曰布令政也貴無乖故
曰和慶行則有爵賞惠施則有利澤慶主禮賜
主物也遂行行之無滯毋有不當實不備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謂官太史之職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
法以逆官府之治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
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所謂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也宿止於此雜置於彼與歲同占候雖大
不可差忒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
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聞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吐回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聽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祭

去酒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璫為禘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車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衣而衣甲。御。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右。車右在右。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新穀為祭。視之。黍。盛。故曰帝籍。籍。載之於策。以為常典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七。以貴賤分勞逸也。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行。燕禮不及士。士賤不與耕。故勞。期亦不及也。按。周正建子。亦用寅月。上辛。郊天。新穀。故周月解云。若夫。建待祭。享。散。授。民。時。猶。自。夏。焉。是。周。以。三。月。上。辛。郊。天。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送善相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五

丘陵阪反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

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地交而為泰。兩相和同。蓋木萌生。發動於其時。農事從此而始。故王命於此。布之田。農官也。舍。右也。居東郊。以帥民東作。皆使脩理其封疆。為井田之限。城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傾圮。近。墜。高者為丘。高而可陞者為陵。陵。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阻。曰。險。廣。平。曰。原。下。限。曰。隰。善。相。之。以。時。地。利。土。有。高。下。有。肥。瘠。五。種。有。宜。否。教。民。使。能。其。事。道。民。使。達。其。理。此。必。田。官。躬。親。教。道。飭。戒。之。田。事。既。飭。以。定。其。準。直。然。後。農。乃。可。以。盡。力。而。無。疑。惑。也。準。則。也。直。正。也。既。曰。土。又。曰。地。者。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教官之長。如夔。典樂。教胥之職。習舞。時教之。正業也。初春。生氣發散。不可空。故。士。子。習。舞。以。

應生氣而退息之居。則不拘也。祭視之說非。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

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

城郭掩骼格埋禱演

春有常祭。所宜備之。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故命祀之。犧牲。毋用牝。不欲傷其生育。則非祭視之意矣。特於春言之。即非春。禁止伐木。等類。皆祭視之春之生意也。孩蟲。蟲未成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鳥之習飛者。麝。獸子。通稱。毋聚大眾。土功也。為其害耕稼。節骨也。節骨。尚有肉者。掩埋之。推所愛於無後之死者。仁之至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六

稱兵。舉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莫盛於孟春。此時與兵。天必惡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故矣。其殃也。宜哉。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此發散之政。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夏惠。借差。小人。濫進。皆行夏令也。雨水不時。澤。或。或。也。草木早落。生氣過也。國時有恐。侈奢之後。困乏。生禍變也。舊說。孟春失令。必於孟夏之氣。乘之。云。云。似太拘。只大概是夏令可也。如孟春仲春季。各因之以異。更有區區者乎。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瘳。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此肅殺之政。所傷也。春氣始盛之時。而行肅殺之政。令。故。民。情。逆。懼。生。疾。感。而。成。時。疫。也。通。病。傳。染。

為大疫天氣亦感而生逆亂之氣為疫風暴雨霜
雅扶插謂之森風言風之回轉也陰氣之物亦感
而並興夫天從人者也人事於此慘天氣自於此
徵此陰陽必然之理不可測也不可逃也故曰鬼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百種不入

此寒凝之政所注也擊傷物也百種早種之禾也
不入不獲布種也水潦重霜自不得入惟真晚禾
耳政事涼薄有積聚而無
施散感兆之所必至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一
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孤星近共建星近斗
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
故舉孤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七

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
七寸五分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黃鸝也鷹鸞鳥鳩布穀也鸞
鳥秋擊陰類也鳩春生陽類也仲春生有氣盛故
鸞鳥感之而化為鳩也二物化生之屬王
制鳩化為鷹則秋氣盛而鳩復化為鷹也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旒衣青衣服

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正東方之堂向正東方開門作室天子
居之順仲春之氣以出政也後列款皆所布之政
尤後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不推
折之也幼少諸孤亦如萌芽方長者於是月養之
存之以應天地初生之氣幼少泛言諸孤
如死事者子孫存不徒養有繼絕之禮

擇元日命民社

命民祭土神也郊特牲曰祭社用甲日元始
也善也擇元日即甲日言其始善於甲日也
命有司省囚 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固牢也固止也疏曰周曰圖土殷曰羑里夏曰鈞
臺因圖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皆木械肆
掠肆行暴掠掠治也止獄訟論使息爭也固圖
則省察之桎梏可去則去之肆掠則禁之皆所以
順陽令而
消陰事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

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當帶以弓鞬授以弓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八

矢于高禘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特樂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
至為禘禘所祠之候高禘禘之禮也高者尊之
之稱變媒言禘神之也古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
南郊禘祀上帝則觀祭之故又謂之郊禘詩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禘於郊
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鄭註
乃有墮卵吞孕之事怪妄不經即如姜嫄履巨人
跡而有娠亦是立胎時之吉應非謂無人道也九
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
每九人屬一嬪故謂九御也御者祭里而酌酒以飲其先所
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樽弓衣也弓矢者
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禘帶以弓矢示其有能
受之資也授以弓矢子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
仲月之節為春分
晝夜各五十刻

雷乃發聲始電蜚蟲咸動啓戶始出

陽氣開發始穿穴而出也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髮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多凶災。先王之愛人如此。天人之相通如此。人之不可不敬又如此。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角校也。甬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在。

是月也耕者少上舍乃脩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九

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閭。以行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以蔽衣冠。大謂軍旅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亦竭也。取魚取。歌取林皆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獻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羸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上丁者。近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丁陰火。為文明。故祭先師取之。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釋亦奠也。學記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故祭菜。以示

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習舞釋菜者。謂將教習舞。則先以釋菜之禮。祭先師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亦所以順天之生意。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太牢祀高禘。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肅殺之政所傷也。仲春陽也。而以陰政傷之。水與寒氣。寇戎皆陰屬。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寒凝之政所淫也。天之陽氣不能勝人事之陰。故兆麥不熟。無麥民貧。因相奪掠。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十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寸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鴽鶉之屬。田鼠陰類之屬。而運乎陽其性和也。虹者天地之氣。陰于於陽。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于。至於辰。則已過中。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浮于水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旒衣青衣服
君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向東南左開門
作室也居此順季春之氣出政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註云黃桑之服色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
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於神坐以祈豐稔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

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辨漏禮
一有告具告備慎其事也必乘舟而後薦鮪所以示
親漁也薦廟并祈麥實

并祈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十一

不可以內

師曲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
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者謂藏也下言不內之實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庾賜貧窮振乏絕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各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
不足也各士知名之士賢者其才德有據聘幣請
禮禮教五文也在內則命有司在外則勉諸侯皆因天時之不內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方春物生需雨澤故曰
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
以霖備之術循行有序也周視無遺也循而視之
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壅閉而通之使無閉皆欲

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壅閉而通之使無閉皆欲

使無壅閉而通之使無閉皆欲

其無有章

田獵置罟羅網畢騫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罟捕獸之罟羅網捕鳥之罟小網長柄如畢星
之形故名畢用以掩兔騫射者用以自隱也騫
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畢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
九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蓬筮筐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拍身也戴勝織絳之
鳥一名戴勝翼即頭上勝也此時桓在桑言降者
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也所以架
曲與蓬筮者蓬圓而筐方皆備用養蠶之收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勸蠶事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猶天子親耕之
義禁止婦女不得為觀之飾省賦其麻線縫製之
使事二者皆為

勸勉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惰

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分布於桑婦之績者稱
絲效功以多寡為功之上下郊廟之服祭服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
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
審察其善惡及多寡之量皆毋不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以利用也幹諸器所用木材皆是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

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曰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樂陽聲也先王作之以宣天地之和暢於季春大合樂亦所以應陽氣之和暢也是月之末者陽中之極亦中聲之所止也故君臣同往視之以和平其心其理微蓋中聲以降君子弗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平牛騰馬遊牝于牧儀牲駒犢舉書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孳生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於芻牧之地所以遂其生育也若其中儀牲之用駒犢之牛皆稽察以書其數備祭祀之用焉

命國難九門磔以舉春氣

難之事周官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邪謂之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為之蓋狂疾陽也應氣除則正氣全故曰以舉春氣此之為難則難陰應之作於春者仲秋又難季冬又難則難陰應之作於秋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應不能作故也春日舉秋曰達冬曰送皆所以全其正氣也吳氏曰難者聚眾戲射以盡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舉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閉塞之政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大恐兵寇詭言相驚動也皆民心閉塞於時所致或不獲舒活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後泄之政所應也亢陽襲人則多疾疫陽亢則旱故時雨不降旱則高者尤甚故山陵不收成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肅殺之政所應也人心愁慘故天多沈陰陰氣致雨故淫雨蚤降上當生不生而殺故兵革並起以逆道應之亦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四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上律

中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水中呂巳律長六寸五分七數者河圖外數南方之數屬夏屬火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

蟪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草華本草作獲擊音同根似瓜亦可釀酒蟪蛄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今俗謂黃瓜也巳月生苦菜今俗謂蔓菁也巳月熱似之

天子居明堂左个

在太廟之南東偏即青陽右个則東南方者辰巳兩月同方故有个之形焉

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粗大象幼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悅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文偶畧之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飲耐故也凡言樂正故知為時教正業也此命樂師故知為飲耐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去其聲

位

太尉秦官也秦時作此書故偶易古官名桀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則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用之位也當其位者辭必富有德之位祿必富有功之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物長而高者陽上達也繼之使益長增之使益高以人事成天地之功也長則勿壞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

是月也天子始緇

緇葛布之精者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野虞司田原之官故即出行為天子勞勸之勞所以慰之勸所以助之皆預防其失時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勉其興作於田野不得休息於都邑縣鄙都邑鄙遠色循行言親切督率之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以驅獸之害苗者與三時之大獵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升之於場也彘性寒陽盛時宜用寒以調和陰陽麥時物也宜嘗之必先神而後人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畜藥材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柔靡者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秋字本百穀成熟之名農家每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言秋成是也麥至夏則收成之期至矣故曰麥秋至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決者如水之決薄刑則於夏月斷之不斷重刑也小罪則決遣之不收繫也輕罪而在繫者則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

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什一故亦收其繭十之一其餘各入已而為其夫造祭服受桑多則稅繭多受桑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為均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重釀之酒名之曰酌稱醪之義也昏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凡燕樂皆用禮樂於此特言之以用之於此爲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朔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火克金之始而行金政其感於天則金泄而爲水故苦雨數來雨過則非甘雨而反苦之雨本以滋五穀至於苦則反傷之故不滋四鄙四面遠鄙也保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之以避水患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冬水能克初夏之火行冬政故感嚴陰之氣而草木蚤枯大水敗其城郭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物盛長之時而行發生之政則生氣淫溢故兆於格風火主旱又蝗食之故秀草不實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七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午律長六寸極短

小暑至螳蜋生鴈始鳴反舌無聲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蜋一名蜎一各天馬鴈搏勞也反舌百舌鳥螳蜋鴈皆陰類故或感徵陰而生或感徵陰而鳴也反舌能反覆其舌以爲百舌語感陽中而發故感徵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旒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菽豆菜時物可食雞香生夏長亦時物可食

養壯俊

壯謂容體碩大者俊謂形容俊好者擇此類人才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均琴瑟管簫執于戚戈羽

調字笙篳篥篳篥柷敔

凡十九物皆樂器鞀鞀皆管音鞀即鞀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音皆竹音管如篳篥小千戚羽皆管音千音戚斧也笙字篳篥皆竹音不能自鳴假竹爲音以匏爲母聲在管中而氣從匏出與他竹音不同篳篥即篳也鍾金音磬石音柷如漆桶狀狀如伏虎柷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脩音曲飾者整治之也以調和音曲飾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零祀故謹備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六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喪陳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諸物並奏之也本天子行之命有司各備承其職事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百縣畿內之邑百辟古諸侯卿士古公卿凡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百縣皆祀之以祈五穀之實上言雩禱亦以祈穀實可知

是月也釐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雛小雞也變文耳亦言時物含桃櫻桃也亦時物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闕市毋

素挺重囚益其食

艾刈也藍色青少陽也感陽之時則染亦助火燥之氣燒乾草為厭作鹹用禁之亦不欲助火氣也暴暴之於日布者陽也曝之亦以助其火氣也門問母閉以順時氣之宜通不然則積傷物為害大矣索者搜索商旅之財物蓋當時氣炎烈之際天地之氣盡為發散人君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提者拔出之義重囚繫累嚴密故特加寬假蓋其食凡此總以發散為政不使酷暑有害於人事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春游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執騰躍之駒者正其踴躍也班布也馬攻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極午中而微陰少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

致和節者欲定心氣

齊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為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須謹慎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

此又記午月之候解脫也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蟬多欲而善迷陰類也

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午夏藥各異夏之牛而生故名木莖別於莖草故曰木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華暮落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南方火位火又加大則氣太極而失宜故戒之四可以字言欲順陽明之時氣者只可如此以宜暢過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盛夏行堅凝之政是以陰包陽故雹凍為災冬為閉塞故道路不通所以不通暴兵來至之故則陰賊之氣所感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國乃饑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生氣之所淫也既長養而行發生之政感於天不熱應食苗之葉春氣盛於未故生食葉之蟲五穀晚熟而行陰時起故其國乃饑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行肅飲之政肅故草木零落故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應暑而感秋氣則相薄成疫寒熱相激故瘟疫行焉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柳宿在午蟬火之大天火心病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長六寸五分與中呂同十二律惟鍾獨短黃鍾獨長其十律則大呂與應鍾同太簇與

無射同庚鍾與南呂同姑洗與夷則同中呂與林鍾同所謂五同二異故曰七音春秋傳子太叔所謂以七音六律奉五聲者此也其所以異者以日之極長極短獨異也其所以同者以日之長短同也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此記未月之候溫風溫厚之風至極也蟋蟀鳴陰之物此時羽翼未成居穴之壁至七月方能飛而在野鷹猛鷲之鳥雜學飛習擊迎殺氣之微也腐草得暑濕之氣變而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旒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龍命澤人納材葦

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爲故不以是月起之蛟言伐以暴惡不易取也龜言登尊之也鼉龜言取賤之也蒲葦生澤中可爲用器故曰材

是月也命四監犬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 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欵此芻爲養犧牲之用有常欵也令民咸出其力以共祭祀謂民力之普存也爲民祈福以民爲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禮有祭祀不祈者私也神者遠而尊之地靈者近而親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二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與染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貨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旌旌游也章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司常等給宜作等級此此順文明之時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慮傷其方盛之氣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主

源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興土功合會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春主生夏主養舉大事則振蕩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名役之令使民廢事而待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治田之事曰農人事與天時相通曰神農農之事即妨神農之事當水潦盛昌之際百穀向成此時正神農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以妨其功是違神逆天而天殃必及之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 行水利以殺草

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溽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以東井主水而在未故未爲水潦盛昌之月也除草之法先芟薶之候乾則燒之大雨旣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可以美土疆肥美土疆即田疇之疆界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茲民乃遷徙

萬物生長收藏氣以次第而進或亦如之當長養之際而復行生氣之政舍其舊而新是謂故兆及於天其殺實必富鮮潔正長之時而降落矣不成熱也風欲因春風而致致疾疫不熟民就養也左致效亦思避疫故

行秋令則丘臘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大雨時行之時而行金氣之政金生水故丘高顯平之地盡為水言雨大而久也故禾稼不能成熱女災妊孕多敗女陰也盛暑胎熱忽感寒濕相濼而成災害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厲阜爭蚤驚四鄙入保

六月殘暑最為酷燥而行閉塞之政故風寒應之風當熱時而寒故為不時言異也厲準驚擊必待秋時感風寒而早擊亦不時也四鄙入保亦感不時之風寒而防盜賊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未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

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戊巳十干之中黃帝黃精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爲社故黎以火官而卒為后土也舊說如此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以統四行故稱君人為倮蟲之長凡獸之有人形人聲者皆其屬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衆調之首故土為四行之本根故以此配中央土非以十二月之氣族

言也五者河圖之中數凡數皆本於河圖外數八七九六配四時之序所謂中數者即一二三四五五則一二三四十之數何可獨遺耶甘香皆屬土中霤者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兩霤之後因各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不先所克為夏季火腎水傷時氣也故先心火生土兩不傷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駮載黃旒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

器園以閑

稷時物也牛土性故宜之園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闕者象土之容物不列政於見四時之未故

孟秋之月日在翼皆建星中且畢中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五

翼宿在巳頭火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該也毛走獸也麟為之長夷則申律長七寸九數者河圖外數右方之數西方屬秋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蓋門主出人開闔而其義本為收歛而設故於收歛時祀辛腥皆屬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溫氣散矣白露乘陰而降寒蟬乘陰氣而鳴鷹始擊先祭鳥而後食與獮祭魚一義時氣將肅殺而物應之故行政者用之始行戮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駮載白旒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左介。太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日路。麻時物種類不一。其子可食。犬秋肥。性溫可禦寒。廉稜角也。義方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

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

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才足以將物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商練簡擇而練習之也。有功將帥有已試之功者專以任之。不中制也。皆欲以征不義而已。歲下謂之暴慢。土謂之慢。誅以問其罪。誅以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至。

發其人。所謂誅者當則好惡明矣。順人情之欲。遠方自無不願服矣。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

繕治也。姦在人。必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搏執也。執拘也。

命理贖傷祭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

斷刑

理治獄之官。傷者損皮膚。劓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既務搏執。又聽察視其傷損。用心之仁也。審斷決。則獄訟必端平。有罪然後戮。則不及無辜。嚴慎以斷刑。則刑無不中。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陽道常健。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改之。贏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坊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環垣墻補

城郭

穀稷也。孟春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覆者五穀之長也。故稼穡之官。為后稷。土穀之神。為社稷。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隄坊。謹壅塞。夏潦不可隄。而秋潦可隄也。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盛典隆禮。自宜行於春夏。不待秋也。其有新恩。惟宜備戒。亦不宜行於凋落之時。先王所謂貴以春。夏是割地。大使大幣之事。亦宜有待而行。不違時令。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至。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秋初而行重陰之政。故陰氣大勝。介蟲如蜃蟹之類。冬凝寒。其介介。行冬令。故其物戎兵亦陰氣之所致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陰金收斂之時。而行發洩之政。則陽之生氣復退。還不准焉。能成實。五穀敷榮於陽。而成實於陰。故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火氣傷金。政令如者。則火災應之。火氣為熱。金氣為寒。寒熱相侵。故不順節。瘧寒熱疾。感寒熱之不正而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巨觜。螭。中

角宿在辰
壽星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西律長
七寸五分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盲風閉瑞之風又謂開闢風鴻鴈來此言自北而南也仲春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以備冬月之養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太廟西
堂當太室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毛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行猶賜也糜即粥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常有常

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綸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則立冕之一章大則袞冕之九章也長短請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

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枉撓皆不直之義枉撓不當及無辜必反受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

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季夏養犧牲至此則循視全者色不雜具者體無傷養牛羊曰芻豢犬豕曰豢得養則肥失養則瘠物色或駢或駢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用上帝且欲饗之神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非天子不得難也駘暑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天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教脩囷倉

四音皆為欲藏之備穿地圖曰寶方曰窖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菜所以助穀故蓄之多積聚凡可為歲備無不備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時耕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始蟄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

外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氣處稍小至寒甚則瑾寒之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扇

此與仲春同義二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是月也易闕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

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闕者貨所入市者貨所聚易者治也無重征以難之易之所以來之也貨者化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民用傾則上乃不之用百事皆遂矣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事如土功舉兵動衆合諸侯之類皆不可逆陰陽之大數如慶賞者發生之類刑罰者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此雖不專指是月言然為好行寬政者戒可知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无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好言寬政者於蕭殺之時而故逆其數以市思是如婦人之仁禽憤之愛故逆氣應之秋雨不降不秋肅而春溫也草木生榮氣不收斂所致也國乃有恐時氣反常則訛言生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發洩之政則大逆時序亢陽之氣應之必致旱也氣不寒故蟄蟲不藏五穀不收斂而復生復生者陰氣在下早氣在上枝葉焦枯而根旁反生也過時不實可知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秋中雖肅殺之令而氣猶平此時行疑固之政則過於陰故陰過應之風災數起而傷物也過於陰則亦怨於陽故應陽之雷先期而行動也雷風失節故草木蚤死不及時而死不實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宿在卯
大火之次

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

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戊律長八寸與太族同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此記戌月之候鴻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故曰來賓爵為蛤飛物化為潛物陰氣盛而陽化陰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秋令在五金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而食之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云獸而獸則可云禽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

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之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泰盛也祗謹其恭敬一其心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疑聚而至也。陽氣散。陰氣聚。入此室處。冬之事。於季秋先期而命之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主樂聲言。春言習舞。秋言習吹。五文耳。然春秋各有所主也。

是月也大饗帝。句管。句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昔秋之常祭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數事。以為來歲用。蓋呂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并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其後徒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為書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非不韋自作。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按月令一書。是孔子定禮。取入者。故行夏之時。秦火之後。漢人搜採。不無雜亂。有雜入周時事。有雜入秦時事。如此段為來歲云云。當是雜秦也。如孟冬大飲。丞乃祈。來年云云。當是雜周也。若以夏時論之。此二段皆於季冬丑月行之。用禮樂之君子。以時事更正之。自未嘗差也。先王之道。自不廢耳。又按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或遠者以先兩月。先三月受之。近者以先一月受之。經語自活。土地所宜。則就貢職言。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教於田獵。謂因田獵而教之。以戰陣之事。習用弓矢。父子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各以類相從也。

命僕及七驕。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驂。主志并總。士六驂者。為七驕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折羽之旌。此之族既畢。而授車於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於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搢扑於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體。親用弓矢。以殺禽獸。蓋奉祭祀。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三。

不宜者。伐薪為炭。備禦寒也。備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墜塞也。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祿秩不當。即曠官冗員之類。則收之。削除也。供養不宜。謂無益之冗費。亦收之。減省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新熟。時物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眚。季秋行發洩之政。與仲秋更不同。逆氣應之。必致大水。深藏之物。莫若水。亦洩也。實者之藏。為水所侵。故殃敗。就者氣室於鼻。嚏者聲發於口。人氣藏於肺。亦以夏火克金。而奮洩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深秋行發洩之政。既擊欬而又閉塞。是貪酷之極。人皆有盜心矣。必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裂折

也上地分列
為強梁所害

行春令則燄風來至民氣解懈憤師與不居

行生息之政當猛而寬當緩而仁故逆氣應之當
寒而煖風時來也人之神氣因而解散懶惰也實
亦因政事弛廢人心怠慢所致故
寇讎幾伺而師與不得安處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宿在寅析木之
次七星在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
日配相代為水官介甲也介蟲龜為長木物也羽
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八寸五分與大呂同數六者
河圖外數北方之數屬冬屬水鹹朽皆水屬水受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三

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
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
屬以冬主靜不向克制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現

此記亥月之候屋蛟屬雉化蜃亦飛物化潛物也
陰陽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不見藏者
氣下伏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蕤其器闕以奄

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鐵騶鐵色之馬黑澤而
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黍性黏可糲屬冷氣疾時
物也闕中
黃奄上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為國事死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孥二
者順時妻孥寒祭之政不言請候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辨龜筮占兆審封吉凶

龜者殺牲取血而塗之古者器成而象以血所以
破不祥也龜龜而占兆龜筮而審卦吉凶皆以謀
明其理而待用也此
太史之職故命之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
之庶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用禮季秋獻功裘
至此月乃衣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雷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暹閉塞而成
冬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申嚴仲秋
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

塞謹關梁塞後徑

坏補其缺薄也鑄鑄須也閉鑄鑄也管籥鑄也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竟上門梁橋也後徑野獸
往來之道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飭正喪事之制律也節辨衣裳以下諸事也上裘下裳以布之精麗為親疎故曰辨亦謂製級之衣數也棺槨有厚薄望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薄厚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

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囑以祭器為重度法也程式也注巧指諸器言致即緻緻功致功力密緻也勒刻也窮其情究其作偽之情也

是月也犬飲烝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五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來年詩所謂以興嗣歲也天宗日月星辰也此非歲終之月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周所以用建子為歲首之義也今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彼以十月為臘月者臘歲終之祭月令明乎為周正建子時所作而授時則以夏耳割祠謂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得之肉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農夫勞苦於三時之務至此慰其勞使休息亦曰勞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以仲冬大閱也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熟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藏閉之時行生息之政故地氣兆之當閉密而不閉各事煩財耗民亦困乏而不調則多流亡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發散之政愈甚則暑陽灼金故多暴風火能生風也方冬不寒故蟄者復出皆厲氣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藏固之時政宜安靜乃行肅殺之政則多事故時陰而重時晴而霜天以多事應之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亦以多事應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五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且軫中

斗宿在丑星紀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拆鶉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益壯堅也拆地凍裂也鶉旦夜鳴求口之鳥求旦求陽也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亦感微陽之生也

天子居立堂太廟乘立路駕鐵驪載立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闕以奄

玄室太廟北
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警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兵有死志乃取勝故軍禮以喪服送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古者土功十月而畢仲冬則毋作一則恐泄微陽
之氣一則凍坼之時人不宜作而宜息也蓋藏也
發開用也申謹蓋藏之意屋室亦然起大眾與兵
構怨也大閔之政不在此例固堅也沮者壞散之
義冬氣閉藏有括囊之象故為天地之房每事體
此以慎發洩否則害及物而蟄蟲死害及民而疾
疫死喪隨之矣按冬為農隙脩築之工此其時也
然亦當入此室處之際乘天地閉藏之氣而設為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丑

謹閉藏之命亦先王順時育物之至意節有脩築
豈可修為乎命之曰暢月者意于月為周之正月
一歲之首一陽之生必固閉以
厚其積而後暢其生機於內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命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衆奄之長也奄者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閭人
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
女工之事順陰靜之義也淫謂女色
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乃命大酋秣稌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
差貸

大酋酒官之長秣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
時製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黑

汚也必香精列無穢氣也必良無罅漏也必得適
牛熟之宜也物事也必齊以下六事也差貸不中
法式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各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出水德至
感為民祈而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詰

取之不詰罪在不收
斂上不為之詰問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
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山澤之利樂與民共之侵奪
者罪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 月令

丑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爭與夏至同
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齋戒以存養身心之學也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
之益至者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
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其則微陽當在於善保
也外以養其形內以養其性事惟欲安靜此齊戒
之意也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
陽爭而未定故齊戒以待之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物感陽者香故
香草生也結猶屈也水泉動枯涸者漸滋也十一
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
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取之天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權設之官權造之器者暫焉之用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能去

塗闕廷門闕築固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闕謂門之中間空闕也人所由以出入廷謂門之內外閉闕無室廬處也塗則以土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闕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則填塗以塞其門之缺隙固圉四面垣墻壞者築之皆閉藏之事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

閉藏之時行開發之政逆氣應之旱無雪水也氣霧大所蒸陰不能開陽則雷發聲冬溫之氣象如

禮記疏畧

卷之四月令

无

是凡以使人信時政與陰陽相通不敢恃耳有災有不災者災避見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

子月之政尤宜安靜藏固雪雜雨曰汁以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不成不熟也瓜瓠本全故至仲冬猶戀全氣不成熟也大兵亦全猶戀全氣不安靜之政所感者甚耳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不順令之政所感則不當生之物生焉故蝗蟲為敗敗者冬無大傷敗汗之而已不當死之物而死故水泉冬盛而反竭也盛陰雖少陽熱所感民多疥癩者無大傷而有汗累之患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曰氏中

女宿在子立枵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大呂丑律長八寸五分與應鍾同

鷹北鄉鵠始巢雉惟雞乳

此記丑月之候鷹北鄉順陽而欲還首常北向至孟春乃來也雉火禽感微陽而始鳴鵠鳴也雞禽與雉同類善鳴喜陽鵠乳互交非雉者不乳乳者不雉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旒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李春性剛難仲秋惟天子難此云大則下及庶人矣又以陰氣極盛故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攘除陰氣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作土牛以送寒氣也寒是冬之正氣畢而送之所以散邪惡而完冬之正氣也

征鳥厲疾

征鳥厲年之屬善擊故曰征猛厲而迅疾肅殺之氣極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帝之大臣五帝之佐句芒之屬也天之神祇日月星辰之屬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獵必親殺漁必親往而薦必先嘗皆孝敬之至也林祭曰嘗亦備物必嘗而後祭之義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

冰之初凝特水而至此寒盛冰益盛上下皆凝其腹堅矣故命取冰以入則陰事之終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二人相偶也探木爲耒斲木爲耜今之耜則鐵爲之古則用木也田器鉏耨之屬豫備東作陽事之始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大合吹吹卽樂歲終之月樂於是止不復作乃大飲作樂以會族衆而後罷之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大而可折爲薪小而可束爲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

日窮於次者去年季冬次立枵至此窮盡還次立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立枵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立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曰回於天也幾近也去年季冬至今年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道更始終則有始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窮盡還復會於立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曰回於天也幾近也去年季冬至今年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道更始終則有始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一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

宜

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

稷之饗

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

言既無有所使使之惟此供祀事之用如以下數條也列諸侯大小之差等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人皆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

山林名川之祀

歷者次序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上言賦之諸侯賦之同姓之邦賦之卿大夫至於庶民此又總三者言之以其皆出於民力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國之大事莫先於祀故於民無所使之後特舉此數條或爲來年備或

禮記疏畧卷之四月令

爲歲終用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宜安靜養陽之時而行肅殺之政則逆氣應之矣白露早降明年春夏不待秋而降殺氣也爲妖殺物也二者皆兵與之兆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固閉之極正所以爲發生之基乃行春生之政則生氣洩而不固故未生之胎方生之夭多傷損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水漲盛昌夏之時然也冬者雪之時故曰時雪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行秋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水漲盛昌夏之時然也冬者雪之時故曰時雪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不正之陽燥之也

禮記疏畧

文王世子第五

上蔡張熒分註

文王世子者說文王為世子之禮也。武王成王為世子其禮一如文王。故統之曰文王世子。然三王之世教世子以養老貴親重人倫習禮樂莫不皆然。唯文王生有聖德能勤學而全備之。故一歸諸文王蓋以文王能為千古世子之師云。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

內豎內庭小臣如閹宦之類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增以日中。聖人天性純盡記疏畧卷之五 文王世子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厲然後亦復初食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度。心有所懼或色憂志有所慮故不能正履履行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祭也宜寒宜煖節各有所宜。食下徹膳而下也。未母也原再也謂無以原物再進也。諾而後退知聽之已審也必一一問之內豎則親之心有不欲問之入子而不容不露之左右也。孝子事親若應勤常在日而父母亦有不快者矣。故因之以人非有格閱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上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旬有二日乃間

不致有加不可論越父之所行也。謂空際也。病在身無空際時少脫去乃有空際故曰間旬有二日蓋當時病間之期如此。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年齡以天之歲數言齒齡以人之歲數言此即九十七歲病革有間之言也。文王必素有百歲之兆常信之者及今少三齡而病不起再合九十之夢占之當有是理總之古聖人過於誠篤疑而占兆斷非非也。應與不應亦不暇計而自多應焉。又文王何無故忽以夢訊武王耶。必病劇之中曾作異夢故知其當死欲合武王之夢而並占之觀我百爾九十語氣是文王夢帝與之百年文王以與之其子三焉與武王所夢正合也。故遂占之如此。孔子將終夢坐兩楹之間亦同。

成王幼不能泄。胙周公相去聲踐胙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胙主位也。以身臨之也。踐以足履之而已。抗猶舉也。成王幼弱雖已繼體為天子然不能身臨主位以治天下。周公為相於是奉成王踐履主位以為治。又慮成王之幼不成就亦不便於是抗舉教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伯禽率之而成王觀摩之。蓋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

為子然後第為父。知為臣然後能為君。知為幼然後能為長。雖以教伯禽。實欲令成王知之也。所以伯禽於三者有過。則捷伯禽以明世子之道。實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或以為行文。或又辨其非王世子之禮。夫人子事親之禮。天子諸侯及士庶。有何異處。難道問安視膳。疾養有異乎。異者如踐阼。又何待言也。似不必曲為之說。又文王為世子。武王為世子。成王為世子。前作三項說完。此一句總結言武成為世子之道。皆文王為世子之道。故篇各謂之文王世子。似不見有區別之意。

凡學四學字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皆音效

羽籥皆於東序

學教也。士凡卿大夫適子與司徒所升俊選皆是。必時必順四時也。于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勾子戟也。二者為武舞。羽籥雉之羽籥。籥屬二者為文舞。武舞於陽。長之時。教之示有事也。文舞於陰。飲之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三。

小樂正學二學字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

之胥鼓南

此言教于戈。各有專官以成其業。四人皆樂官之屬。贊助也。胥。大胥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北夷之樂。曰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或曰。教以南樂。所以示與國之無外。異類之成實。奏于宗廟。昭文也。德。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誓宗。秋學如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誓宗。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誓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

有天下。立虞夏殷周之學也。誦以涵泳其理。雖有生靈而未暢。故春宜之弦。則直暢矣。故夏宜之禮。以歛心志。束筋骨。秋亦如之。讀書所以多識前言。待而行。明理致知。含蘊萬物。以貞志而幹事焉。言有故宜冬。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是一事。養老乞言。則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養老乞言。請行養老禮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請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小樂正官。詔教於東序。夏曰序。東序。夏學名。

大樂正學效舞于成語說字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成。俯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于成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三者皆大樂正授以篇。禮記疏畧。卷之五。文王世子。四。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平三席。可以問。終則負

牆。列事未盡不問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聲足相聞。而跡不逼。便於咨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繼問之人。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取。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莫教于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秋學禮。冬讀書。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蓋此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先代明習此事之師也。釋奠。禮較詳釋菜禮較略。總之。不言祭。而曰釋奠。素簡質學。道家風教也。

也子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者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然後立學是也立學事重故主先聖先師配之以端其始後此四時肄業則但釋奠先師不敢頌及先聖也行事謂行此釋奠時必以奠幣為禮四時常奠不用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時人君視學必遂養老也蓋以養老有乞言合語之禮樂雖盛而不流矣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五

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尊也

郊學謂者論辨學士才能於此郊學之中也錄取賢德收飲才能以此為重其法道德為先事功大之言語又次之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曲藝若醫卜之類誓戒謹也進舉揚之外或有此一曲小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以待後大再語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其人或德近醇厚或事有成或言有發揮必一則有合乃錄取之不然而有挾術冒進者亂學士也總見錄小藝終以取賢飲才為主進等者升進于同等也以序者於同升之中亦必以德事言為序此人雖進等猶必以郊人不入士類也且疎遠之不與狎近也蓋成而上藝成而下此等關係地重故先王謹之成河五帝太學之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酒

尊也若天子飲酒成均郊人雖屬亦得取爵堂上以相旅勸所以榮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如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

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始立學者既始用樂器以合樂又用幣以行禮以釋奠于先聖先師矣然後于西序虞庠中行釋菜禮使學者入學焉釋菜時不合樂所以不舞因不授樂器亦不用幣所以禮畢即退而饋禮其實于東序禮止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亦可教世子三字與前文王之為世子也一何同義以結上文為教世子也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東序與虞庠相對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

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

而溫文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六

脩內者消融其邪惡之蕪脩外者闡成其恭肅之儀禮之脩達於中樂之脩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亦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其成也中心釋悅而見之容貌者恭謹而敬慎溫潤而文雅禮樂能成人德如此故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也

宜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

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

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者長而成之之謂父子君臣人之大倫故特言
之審詳也喻曉也詳言之使通曉也太傳雖言示
實主身教少傳專主言教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
居處言師帥以善而使之知保使其善而使之勿
失傳則輔其善而使之成要使世子出入前後莫
非正人則目不聞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
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
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
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四輔三公不必全
備唯其人可稱職者用之七句皆記語語使能者
解記語也詳言也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
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一說疑作疑按儀禮疑
立俱作疑立疑然不動有德成
之象此官主之疑亦可從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
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為其
禮記疏畧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七

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學至於此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為之況于迂 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攝政以周公之職言臣道也踐阼以周公之位言
有君道焉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周公之苦心言處
于君臣之間也迂曲也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
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善宜乎優
為之也夫迂身善君自是為抗世子法言身字自
是自已踐阼之說未必記者皆往往失之其此類
之說見于詩書禮樂之遺文甚多何耶魯隱公
魯君居然在諸侯位桓公君也以其位而後
公儒者子以弑君之名何耶齊桓公也以其
朝羣后視方岳巡狩非天子位而何耶
坐正堂行事儒者未聞以為非也
之說耳何足異但踐阼亦非也

正坐其處為踐阼即周公以叔父攝政不肯坐是
常事坐之亦可若論法今有公之志則可無公之
志則篡也故曰
周公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
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
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
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知為人子六句乃斷定為世子者必如此而後可
以有天下不然則此身來歷無以伸人亦
早無相服之處事事難行矣孔子必也正名正是
此箇道理武王既崩則成王無父無君無為世子
禮記疏畧卷之五 文王世子 八

之處然世子之禮不盡又無為父為君有天下之
德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是周公
于臨處為其父為其君為其所事而使之知為子
為之者蓋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其於一
人之身既學為子又學為臣也既學為子則我已
有父之親而非無父之人矣既學為臣則我已
有君之尊而非無君之人矣既有父則後已可
以兼有君父之天下南面正位為天下父以帥子
為天下君以帥臣也雖然雖與之以天下其得
之也易其失之也不難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周公當年唯見得此箇道理真所以兢兢委曲必
令成王從此處做起然後與之以天下而禮樂從
此興矣○有父之親二句舊說還屬君上文與義
皆不願蓋未詳三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音效下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
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
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物一事也即下齒讓齒讓者序齒相讓也三善
謂求抑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三何也三曰皆自反
自悟之辭正是明勸變化處注不合君我君臨乎
我也君臣獨言著者在口亦知此義今見世子猶
禮記疏畧卷之五 文王世子 九

以臣尊君故禮愈顯著子言爲臣獨言謂者父在
之日誰不爲子易曉今世子亦可謂君而君在之
日雖世子亦不敢不居臣列而謂之臣可知君至
尊不可有二如此學之教之也通得者禮達而分
定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世
子德行之成一有著作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
善也真正也前節言及於世
子之益此節及於國人之益

周公踐祚

周公踐祚四字在節末與前教世子三字爲一體
以結上文爲周公踐祚之教也又按仲尼曰文義
至此止則前後之文是讓屬之乎蓋必孔子博稽
往古遺事以定禮記則此篇者亦孔子故所定篇
目之名而其人乃因大後而採輯
之耳豈能作此文哉古矣古矣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周禮
庶子掌國子之俸俸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
之子則貳其父者也庶子之官之設亦世子一類
事孝弟敬之事上睦友教之待同等子愛教之接
也下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之庭也公族之人若朝於此則立於西
方面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此朝既皆同好則一
以長幼爲齒序父兄雖賤必
居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此則與異
姓臣雜列斯以官之高卑爲次不序年齒也司士
亦司馬之屬主
朝見之位次者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論尊
卑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以官論職掌官爲何職仍
掌其事宗廟位如外朝者宗
廟外朝皆公所也故其位同

其登餞獻受爵則以上嗣

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餞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
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餞也以特牲禮次
序言之先持祝酌爵獻於饗南俟主人獻內兄弟
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進
饗南之奠爵嗣子虛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
受復位而嗣子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
謂受爵也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
尸出乃餞此三者受爵在先獻天之餞是在後
今言餞獻受爵以重在餞故進言之歟上嗣適子
之長者爲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
禮者選君也故少半禮無嗣子舉奠之文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
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即前言臣有
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
齒於鄉里謂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
計年也再命齒於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
計年惟官高在上但父族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
計年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
亦如之其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焉嘉事也臣為君
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
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衰廢者在
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為
服者亦然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
父兄必次主人之下喪各有主故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十一

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異其初一
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
為賓而使膳宰為主與之抗禮醜君尊而賓不
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為
親親之道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者疏
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
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總麻
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廩

稱當讀作祿○公稱謂遷主職在齊車隨公出行
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正室守犬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

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蓋朝觀會同之事也無
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宮總言公之
宗廟宮室也正室公族為卿大夫士之適子也太
廟太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叔父也官以廟言室
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諸室也
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聲取妻必告死
必赴練祥則告

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
則遷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故
云祖廟未毀未毀未遷遷也此孫雖無祿祿然冠
昏必告於孫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
也盡

族之相為聲也宜乎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
于賜反 芳風 購 承 贖 舍 去 皆 有 正 焉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十一

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親盡祖免而已六世以
往弔而已矣當弔不弔當免不免皆為廢禮有司
罰之所以肅禮也賸以車馬賸以貨財舍以珠玉
從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賸隨其親疎各有正禮庶
子治之有司
即庶子官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 劓 之 充
亦告 鞠 于甸人公族無官刑

屠懸縊殺之如懸樂器之磔也甸人掌郊野之官
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當劓劓割之時亦
鞠讀刑法之書于甸人之官也鞠畫也推審罪狀
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之書而刑之無官刑不
絕其類也

獄成有司讞 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
反 婦 亦 其 刑 罪 則 曰 某 之 罪 在 小 辟 公 曰 宥 之 有 司 又

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獄成所犯已得情實也論議刑也辟法也君必三有焉親親也臣必執法刑無私也既刑而君為之素服親哭不舉樂一變其常禮示憫惻也如其親疎之倫不以罪棄也無服天子諸侯尊絕旁親也為位于異姓之廟素服而親往哭之者情不異常也總見人君待公族之厚道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饒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七

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介也戰則守於公稱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與同姓無別一體視之也崇德尊然後再尊宗之以通神明也尊賢惟賢者能敬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不奪人親服如其人之親不以貴廢尊也公至貴而向與父兄序齒况其下乎故曰孝弟之道達矣親親之殺不殺則親無差等孝愛之深惟深故守必嚴勸宗室尊則各分嚴故曰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守下室不取陵父兄故曰讓道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髮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乎臨聘賜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不忌親以親近尚未忘我故我亦不忍忌也既無能人實有用也睦友之道禮行則和行也邦國有倫謂于公族中一切事標準顯明故一國之人皆知趨嚮之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去忝祖遠聲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七

正術有司所執之常法也以親故赦之則為犯體百姓者法無二制與百姓一體失斷也隱者甸師隱僻之處無二制與百姓一體失斷也隱者甸師可慮之處刑於隱一為親者諱一防以疎而間親也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與猶共也本愧辱之義刑之公也故喪之曰私家人之義也官謂腐刑其類自此翦滅矣故不忍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

命 天子視學必於日初明時學中擊鼓以徵名學士以警眾聽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故名初明為大昕也有司敬詩書禮樂之官與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

老之席位焉

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不然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及養老亦世子一類事三老五更皆說取象三辰五星更者年久更歷事故也禮古禮必三老三人五更五人後世或不必備而老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

適饌省

息井 禮養老之珍具遂發豚 馱退修之以

孝養

去聲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視醴酒及養老

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前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酒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主

反就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致凡此皆成就君德故曰禮之大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舞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屋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古樂歌者在上管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陳註從嚴氏說今亦從之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歌足以通達神明與起德性也又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養老之禮豈苟爲虛文而已哉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

老 老下舊有一幼字於東

從王馮二說去之於東 闋終也此時餘內諸侯及樂闋之史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思始于畿內而終于四海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 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

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

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 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記猶計慮之以大者謂養老所以教孝功莫大於此愛敬皆具之專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禮也

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今侯國行之也一事事而衆德備者以其慎終始也養老原爲喻衆所以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主

衆除故引說命以結之見養老之禮重而學莫先于此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

初然後亦復初

此述古者世子禮篇之語不滿容憂在內也古世子禮必仲尼所定亦未盡然而闕畧頗多此篇即

探集舊文而未全

朝夕之食上 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

親齊 側皆 立而養 去聲

反

親齊

羞滋味也必知所進知所節
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
冠緇布衣裳則貴賤
異制謂之立端服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
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
亦復初

善寡皆就親疾時
說故下云復初

禮記疏畧 卷之五 文王世子 七

禮記疏畧

禮運第六

上蔡張沐仲誠父註

運者行也世道自帝世朴畧運行將去至於
三代不得有此明備之禮也故名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遠也而有志焉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詳見
郊特牲孔子在魯與為蜡祭之義畢事而遊觀於

觀上觀上門闕也兩觀在門闕之兩旁懸國家典
章之言於其上所以使人觀法之地故孔子遊而

觀之君子猶夫玉嘆魯魯嘆周禮在魯典章猶存也
及偃問何嘆乃言其志在復禮也大道唐虞朴畧

之道英華也禮者道之英華從大道世界行將
去人日多事日繁其所以節制度數之文不得不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詳且備焉遂漸為三代英華之世故曰三代之英
英即禮也詳見下二段未遠時不見用有志者志
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大物也天下公之原非一家所得而私也選
賢與能賢有德能有才也如堯授舜舜授禹是也
堯舜時渾重初開所與人講習者誠信所修為者抑
賤故當時之人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

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
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各
得歸於良與之家貨財天所生以資民用者惡其
棄於地則勤謹收貯之非為私藏於己也節一人
一家之事彼此相勞力惡其不出於身以獨當已
事為恥也風俗如此是以計慮之謀歡閉塞而無
因以生夫謀出於智人所自有而大道之世無所
用也小則謀盜竊大則謀亂賊皆所不作故外戶
可以不閉又何謀處乎大者天下渾若一家何其
大也同者斯人渾若一體何其同而無少分別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
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
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二

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勞者去眾以
為殃是謂小康

今謂三代之世隱者藏也大道藏於中未嘗公也
天下為家謂天子也天下公物也為一姓所有亦
世運不得不然也何也竟欲選賢能而或舉共工
驩兜及鯀以不賢為賢至於虞舜猶必歷試諸難
而後遜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可見傳賢不能
經久而無弊一也竟時教學未與之可見命與樂
教皆有法矣所以至禹而啓賢能敬承父教賢能
出於其家二也家有令嗣朝親於獄謳歌者不之
益而之啓天與子人與子三也豈非大道之運行
不容不家天下乎由是而天下化之亦自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矣大人世及以為禮諸
侯卿大夫也天子既以天下為家所以其下諸侯
世有其國卿大夫世有其爵遂以世及為定禮矣
城郭溝池者所以各固其有也然亦不可專恃地

刑乃禮義以為紀焉禮者分之定所以致敬者
事之宜所以致和以敬且和者維持其間曰紀於
是以禮義紀君臣則君臣正紀父子則父子篤紀
兄弟則兄弟睦紀夫婦則夫婦和以禮義設制度
則審權量謹法度事畢得其紀而四方之政齊一
焉以禮義立田里則分田治祿得其紀而君子野
人之分定焉以禮義賢勇而無禮者為不賢明於禮
義者為賢勇而無禮者為不賢明於禮義而國家
用人得其紀矣於是人皆以禮義為有功而脩之
以為己功爭自琢磨矣故謀猷用是作人人務盡
其勇敢智慮之才矣謀猷既作則慮患而預防之而
兵由此起雖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以上俱
從禮義說皆大道運行必至之勢如木之自根幹
而枝葉而花果漸繁漸盛不顯根幹而實發自根
幹故曰隱也家天下自禹始成夏家一代之禮治
湯繼之成殷家一代之禮治文王積德累仁至武
王之禮治三代之禮治皆由此禮以盛者也選猶盛也故為
三代之英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謹
字收結禮字後儒以衰薄曰之誤也謹於禮則禮

非離道而立事有當然則禮自必然是禮所以著
義也義者則禮即不可與失是禮所以考信也失
義失信則罪咎顯然是禮又所以著選也復法仁
以行禮講讓以教禮禮勝而不離示民有可久常
之道日用之而不厭也如有不由此禮而有可久常
也總見禮之康民無微不至也故曰小康小細微
也小康却是絕處專業對大道言則曰小也道大
二小猶大雅小雅之義大政小政也大就道德根
本處言小就事功未稍處言大者渾也上古朴畧
渾同謂道也小猶詳也三代禮樂詳備委曲瑣細
氣重在小康遠欲以周禮
致治而大道在其中矣

言復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

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小廉正是英華雖至小之處無不一一安置得所以康之否則不康豈非禮之急而不容緩乎故復問也先王即前六君子也天之道天生養民故復有則是也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是也人之情順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又如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也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全在此禮夫之者死得之者生不亦急乎禮以承天為本故必本之禮同故天有春夏秋冬之序亘古不易故禮本之以主敬地卑厚含藏萬物而處其下讓也故禮效之以讓為質鬼神者天地變化屈伸之迹而司人之吉凶禍福死生焉故禮變化無方當屈者屈當伸者伸不失禮者一吉失禮者凶與鬼神同列此先王之謹於禮者如此而即以此禮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皆有天地鬼神之神以禮示之故大而天下天而圍小而系者可得而正也是禮固天地鬼神之英華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四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偃欲夫子微始微終極盡其禮而言之孔子還從三代六君子謹禮者以言之故此先言夏殷之禮把夏禹之後宋殷湯之後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乃文獻缺畧不足以徵吾本天殺地之言僅得夏時坤乾二書觀考之吾可徵矣夏時夏家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子丑為冬順天時之生長收藏以爲人事興作休息之準所謂本天者也雖殷建丑周建子以垂三統而敬授人時巡狩祭饗猶自夏焉坤乾殷易也失考蓋八卦首坤次乾乾陽也其在內其理幽微而不明坤陰也在外其形質實而易見故以地之含載收斂爲主而天道自萬焉所

謂效地者也坤乾有義效地而天在其中夏時有等理之序也效天而地不能外二國禮雖不可詳考以是觀之而知爲本天

效地也下文言列於鬼神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挾

音飲黃桴音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桴桴地爲汗坎

以盛水挾桴以手掬而飲之也黃桴搏土塊爲擊鼓椎也土鼓築土堆椎之爲鼓以爲敬也簡陋如

此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而况至三代飲食聲樂之盛其致敬於鬼神又不待言矣所謂列於鬼神

也此雖但言古初之禮未言後世敬鬼神之事而猶若口氣意已甚明古經往往作省畧之文如此

也或漢儒搜輯有闕脫處亦未可知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畢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五

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

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後言達於喪祭而闕其射御冠昏朝聘舉其大畧也及其死也承上文言達於喪也始死升屋號

招死者之魂畢者引聲之言亦尊稱也某謂死者之名復者欲招魂氣令其復合體魄也如是而不

生乃行死事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米爲含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苴蔬菜孰熟肉

爲遺葬於地也孰必升屋者望天招魂也遺棄者葬則藏於地下也所以然者體魄魄陰也陰降而

下自然靈氣陽也陽自升而上也順其陰陽體氣之自然故人死而葬則首向北上死陰也非陰也

者之面嚮南生者嚮南亦陽也凡此皆非後世以臆創爲之皆從古初所有之禮而加詳密耳古初

始死未有不痛號而欲其復生者未有不欲其飲食之埋葬之者而後世特詳之以陰陽別其體魄

智氣之有上下南北之異耳故曰者從其初亦大道自運爲英華之意也及其死也之文則皆從

其初一語似說承敬鬼神言也
也而中間或有闕畧卒無所考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
麻絲衣其羽皮

此又推言昔者上古朴畧之俗不能不發為英華
也蓋前文未盡之意管窺者管其土以為窟穴
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為窟也
積巢者積聚薪柴以為巢居也如其毛者以未有
大化故去毛未盡而并食之也
茹食也麻以為布絲以為帛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
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洛治其麻絲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六

後聖言唐虞三代也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也合
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範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
鑄以木曰模以竹曰範皆鑄器之式也暴而焚之
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
上曰炙醴酪也治凍染之法也以上諸事皆火之
利養生在事之禮範類如冠昏射御朝聘皆在其
中送死承前喪葬言事鬼神上帝承前本天放地
列於鬼神言皆從其朔朔亦初也上世有巢窟後
世因而為宮室上世茹毛飲血後世因而為炮炙
醴酪上世衣羽皮後世因而為布帛豈非皆從其
初乎總言大道不能
不運行為英華也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黍稷音在堂澄酒在下陳其
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
以濟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此言禮達於祭也兼祭天地祖宗言也祭本與事
鬼神為一事前文從列於鬼神言鬼神之功用不
容不敬事之禮所由興也此祭另作一事者言人
所以敬事鬼神致禮之節文也太古無酒用水行
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為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近
北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周禮謂之醴齊醴酸也
周禮蓋齊醴蓋醴也成而翁翁然慈慈白色也
者以後世所為次之設在室內翁翁然慈慈色也
外也澄酒即周禮沈齊醴成而澤沈也又在室之
下此五者各以漸離於古而向味者降設之祝為
主人告神之辭也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上神在
天曰神先祖人鬼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
嫌也是正君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
父之道是為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
眾兄弟之禮也齊上下者獻與饋各有次序無遺
缺也夫婦有所者君在作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
也幽則無愧而神鬼格明則無忤而倫理洽即此
是承天之福祐矣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
越音席疏平布以冪衣其滌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
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鋼羹祝以孝告嘏以
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此亦言祭禮專言宗廟之祭也周禮祝號有六
神號一鬼號二祇號三牲號四靈號五彘號六幣號
祝號者送為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神號如昊天
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號若
一元大武彘號若稷日明泰幣號若幣曰幣幣
史稱之以告鬼神也每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
以酌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
於室也腥其俎謂牲既殺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
祭玄酒薦其血毛腥俎此三者是用上古之禮號其
殺以下是上古之禮殺骨體也以湯燭為牛豕越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七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七

鹿蒲席也疏布也... 祭天用之此以爲宗廟之用未詳...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八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社稷 自此以下...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八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 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九

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冤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奢君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奏樂之文或若賜乃有志今當無八佾
歌雍徵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
君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
曰僕期喪不使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
就二者而論衰尤重於昏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
衰裳入朝是亂君之朝如已之家是君與臣同有
國也就朝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乃與其家之僕
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君與臣同有國也昏陪
臣執國陽虎至囚其
主孔子焉得不歎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夫
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十

王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
之地故皆曰田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
曰采采者事也皆所以處其子孫世守之而安
處也制度者大小有等尊卑有辨無所處而不當
不可越險變亂者也魯三家幣險制
度分公室田賦孔子諱之不明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
天子壞法亂紀

廟尊於朝諸侯敬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
有乃以居至尊上下之分至矣以禮籍入者天子
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一言一動必由
於禮亦不敢以天子而慢於諸侯之國也不然是
謂壞法亂紀也及天子者周公所制禮在魯存者
原合天下制之故幽厲傷而舍後即無由見此全
矣禮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讒

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憫難恤災見
厚下之情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戲謔之禍恒必由
之如陳靈公株林之駢馳是誠可戒如此類者皆
道之衰二代後必不可少倘必以大同譚而不辨
豈能康乎可謂慎
者小而謹者微矣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
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
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
非歸也是謂疵國

人君執禮以治國猶操柄以舉物則物易舉也
釋微者理之深隱而人不能知者禮以明之則微
可顯若鬼神理之至微者也而制祭禮與儀接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十

與為酬酢洋洋如在豈非微者明乎若一切制度
大而紀綱小而權度量衡皆有微而可察之處制
為度數以考驗之則有倫有紀四方庶政皆得其
平豈非微者別乎仁者心之良善者事之當有禮
則知其為仁無禮知其不仁有禮則知其為善無
禮則知其不善又別嫌明微之至者也治政在此即
安君在此故為君之大柄不然政者正也政不正
則君位危所謂在勢者去乘以為殃豈能安乎君
位危大臣自不顧命而倍法小臣鮮廉而竊君之
有矣刑肅君臣誅求無厭刑必峻急刻核而風俗
之敝病日生於是治之法屢變而無常先王舊
制之禮無有定列不足為據士理刑之官不事其
事聽其刑肅而俗敝則民無所歸而散矣此國者
病而待亡也據左傳魯真有此患者廢周公之禮
於觀上欺之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效
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

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
藏身之固也

此承君位危說戰猶安也藏身之安危在出政之
正與不正降命即出政二字降下命令也本天者
本其德行有序而四時不亂者敬之道也敬天此
道以出祭天之政令敬莫大焉因天及地政令降
下於社以祭地之處下敬物無道讓道在焉故
之以出政二者敬讓行是禮之政也又降令於祖
廟而行祭禮之禮反本復始心安事宜是仁義之
政行焉又降於祭山川山川以取材物而行報祭
之典是與作之政行焉而又降於祭五祀五祀之
事徵矣似無庸以祭報者而日用飲食出入起居
之所必須何可以細微聽其散慢不為設法制度
數焉此制度之所由起也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祖宗山川五祀而各有以事之於是敬讓仁義
之道行與作制度之法備臣民率服特之為安聖
人安有藏身
不固者哉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通

三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
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

承上章言聖人之治政非苟為也乃參贊天地
並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政之所存於內者為敬讓
之心為仁義之心為與作之心制度之心此即禮
之序而不可亂者也玩其政之所樂於外者為樂
其敬讓之政樂其仁義之政樂其與作之政制度
之政此即民之順治而不可亂者也由是推之參
並處玩者君也非天地鬼神所能為也故推而天
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皆賴而天
以正用之不然時不以正用則遠時而天無功財
不以正用則濫費而地無功人不以正用則父能
生人不能養人而生道絕降不以正用則財道邪
時而人心風俗壞矣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過之地便是立於禮
下文三項是立禮處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
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
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
死而患其生

君立無過之地則為明君臣民所觀法以為明者
也非求明於人者也又臣民之所奉養非奉養人
者也又臣民之所服事非服事人者也若君不明
而取則於人以為明即有過而不能立無過之地
矣君而養人一人豈能供億兆人之食必不足矣
君而事人降尊事卑則為失位矣唯百姓則君之明
以自治也故文武事與則民好善也養君以自安請
竭力以供賦稅則得享治平之福也事君以自顯
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揚名之榮顯也立此禮以
治政人而達於天下決於人心遂為一定之分而
不可易故人皆愛守
禮而死恥無禮而生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通

三

故用人之知去其能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
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
之變

百姓之知多詐既則君之明以自治是禮之知詐
自去也百姓之勇多怒既則君之明以自治是禮之
怒自去也百姓之仁多貪既則君之明以自治是禮
之仁自去也此禮達分定之妙用也而人者知仁
勇之人故國有患君赴社稷而死謂之義大夫死宗
廟謂之變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其義知於其變勇於其變死於其變也蓋皆知於
於其變故也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而死以明所守大夫無社稷之義而止有宗廟

之責則其祖父之所受於其弟者
也故赴而死之亦以明其所守

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之也必知其情辟同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

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

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

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

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說至禮達分定人皆愛死惡生是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氣象此非以私意臆度而可以致此必是真

知人有此七情開辟其十義之途以符滿其七情

之所宜又明於其利而便知所趨達於其患而使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知所避然後能使為一家為一人也七者弗學而

能感物自動之生意也舍禮何以治之有禮以治

人之情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

起此三代聖人禮治之實如此繁重不英華乎天

道之家則大也中國一人則同也三代之英止大

道之行也曰非意之也可知孔子未達而有志非

虛志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必貪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可知矣若一當大欲大惡輒縱恣而無禮則此人
之心無美可知矣知人則智自古難之自三代聖
人制禮之後知
人亦不難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

承前文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至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而亦測度之此其故何也因

言人之生不同庶物未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靈

所鍾故天下國家同於一人而心同一人之心故

不難測亦不難治也天地其虛殼耳而有實得於

天地之理者曰德則人是也故人者天地之德也

也交而德之實陰陽者天地之理陰柔地也陽剛天

之德也鬼神者天地之剛柔者能剛此天地

也而德而生人故人之屈伸變化不測而常與鬼神

合其吉凶亦天地之德也天地運行發露之氣可

見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能相生亦能相尅相生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則生物而不窮相尅則有制而不過天地之秀氣

也出類生奇曰秀秀而生人故人得之而為聰明

才力秀出於萬物之上亦天地之德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凝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

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此下言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實以見生人之本
尚未說及人也天主乎陽陽氣輕清上浮垂其象
為日星舉晝則觀日之南北舉夜則觀星之運行
地主乎陰陰氣重濁下墜故其質為山川剛而良
止者山柔而流動者川無所謂天地陰陽是也無
所謂陰陽日星運行於上者即陽也山川動止於
下者即陰也陰陽之變又生水火木金土為五行
五行播於四季之時為春夏秋冬春木夏火秋金冬
水而土布於四季之末分既極停勻則四序順和
而五行不乖而後月生焉月生者生十二月成歲
也四時之和何以驗之驗於每三十日則月生一
矣日朔至望是三五一十五日而盈也又自望至

晦是三五一十五日而關也四時之和氣可徵驗者莫如月之晦朔一年十二次晦朔亘古不易有如此天四時者吉凶消長之機陰陽之變化在焉所謂鬼神之實也而播布者所謂五行之實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為本也

五行之動動謂生也木動而生則木氣竭盡而生火火動而生則火氣竭盡而生土土動而生則土氣竭盡而生金金動而生則金氣竭盡而生水水動而生則水氣竭盡而生木又生木更迭相竭而生遂以無窮此五行之生理如此也至於播五行於四時四時一五行也而月生四時則有十二次月生是十二月亦五行也可見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在五行之迭相竭者不竭此不能生彼相竭即相為本也在四時竭者之力以生夏竭夏之力以生秋竭秋之力以生冬竭冬之力以生春春之力以生夏而復始四時亦相為本也在十二月正月為象月之本而臘月又為正月之本丑能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生寅寅復還至於丑亦相為本也總不外五行迭運而已矣故五曰行五者之行無在不至而要莫辨於聲色味三者故下文承言之按此天地間莫非功夫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五聲八聲也六律天地之聲也十二管還相為宮者言人聲與天地聲相合而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發於人口有五行之異在喉曰宮聲至濁屬土嗚曰商聲次濁屬金舌曰角聲半清半濁屬木齒曰徵聲次清屬火唇曰羽聲至清屬水此人口自然之聲也六律陽律六陰律六以銅為筒用度灰實其端埋於地每月氣至反飛一定不可移易之法曰律次之有聲此天地自然之聲也十二律即六律也而有陰陽之別起十一月子黃鐘管長九寸為陽律十二月丑大呂管八寸五分為陰律正月寅太簇八寸為陽律二月卯夾鐘七寸五分為陰律三月辰姑洗七寸為陽律四月巳中呂六寸五分為陰律五月午蕤賓六寸為陽律六月未坤宮六寸自九寸起以五分遞減聲由重濁而輕清六

月未林鐘六寸五分為陰律七月申夷則七寸為陽律八月酉南呂七寸五分為陰律九月戌無射八寸為陽律十月亥應鐘八寸五分為陰律又至十一月子黃鐘九寸為陽律自六寸止以律分遞增由輕清而漸重濁聲出人口清濁高下在人為增未協也律之以天地自然之聲未有不協者則在十二管還相為宮還相為宮者在復回旋皆有宮聲也黃鐘有黃鐘之宮商角徵羽犬呂有大呂之宮商角徵羽推之十二月之管者各有十二般之宮商角徵羽也是隨天地之月氣以為清濁高下清濁之中又有清濁高下之屯又有高下則五聲未有不克協者矣但曰宮者首文也自漢律有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要妻生子之說委曲生巧而亂天地自然之序至難說處又為變宮變徵以惑窳率合之殊甚無益近得毛心易樂述一書頗近古簡易明白誤漢律之誤姑從之此言五行之秀氣見於聲者如此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禮記疏畧卷之六禮運
味亦有五行酸木味苦火味辛金味鹹水味甘土味春滑為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食也味不必拘定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之類凡日用每月各有時物不同皆是也質猶主如春三月五味六和皆用之而以苦為主也此言五行之秀氣見於食味如此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色亦有五行青木色赤火色黃土色白金色黑水色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春衣青夏衣朱秋衣白冬衣黑是也還相為質謂續續之專不止一色凡五色六章亦雜用之而各以當時之色為注也此言五行之秀氣見於色者如此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別皮列反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禮也。禮幣帛也。祭法云：禮埋於泰折祭地也。禮之言贈也。埋幣帛以贈神。先王行大專，未有不下筮者。犬事莫如祭，或卜日卜人卜物吉而後行事。是著龜禮之始行也。列祭視陳，列祭期以下之。禮之制度有定而不易，鬼神之道本幽而有疑，故還卜之鬼神以夾之。然後人乃信而不疑，而敬生矣。此國所以有典禮可守而官有所御，御之以鬼神也。事所以有專職可守而禮有所序，而不亂序。之以鬼神也。此畜龜所以人情不失者，於於鬼神使人信禮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慎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誓侑皆在左

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之食貨所資皆出於地，祀后土於社，所以表列地之有利於人而報之。則天子之尊利人可知矣。此達尊君之禮於下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祖廟事死如事生，事公如事存，本仁心而出之，所以達親親之禮於下也。山石川水，木石一物耳，先王以禮儀接之，如賓主之相酬酢，蓋曰：是出材物以備與作必有靈焉，以司之，所以達鬼神之神於下也。門戶中審行，寬者朝夕不離之，宜也。本其事而事之，即禮也。所以達本事之禮於下也。然而達禮於下，必先立禮於上，在廟則有宗祝以主祭禮，在朝則有三公以主朝廷之禮，在學則有三老以主教禮。倫紉之禮，巫主誦之禮，侑及廢除之禮，史記言動之禮，皆樂師主誦之禮，侑及廢除之禮，人君動作之威儀，前後左右，大槪言之也。王居象官之中心，無他，用以前後左右，大槪言之也。王居象官之中心，無他，用以前後左右，大槪言之也。王居象官之中心，無他，用以前後左右，大槪言之也。

也禮之大本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

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此承上文言禮達之效。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此天平也。百貨可極，謂百穀豐收，材木茂長。山川之利無所不有，以供資取。是地成也。此何可包。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蓋本五祀之事，以事五祀，法則之正，而凡一切制度，自因貴制，貴禮因賤制，賤禮法相稱也。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事宜之當然，因其義之當然而備之，則三百三千之禮已藏於此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三

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一即天也。天無可名，乾以一畫象之，是也。加一太字，極言其一。統地言之也。分而爲天地，即下文動而之地之意。分天之一爲地，則二矣。夫禮之初，反本復始，先在敬天。一也。次及敬地。二也。故曰：分而爲天地者，有也。即郊社禮也。陰陽祭寒暑也。天地之氣，轉而爲寒暑，寒暑爲陰陽，祭寒暑也。暑往寒來，除陽生，又分陰陽，故曰：轉天地之氣，以生物。成物者，此也。故祀之四時，祭時也。陰陽又變而爲四時，生長收藏，又天地之變化也。故祀之列者，陳列衆多，鬼神之名，如山川五祀之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也。其降下此祭視之禮曰：命此命非聖人強爲其官，主此命者，天也。何也？天降命於人，爲性，人率性而行，不容不有此禮。文侯華本於天命之性之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

分聲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養

祭射御朝聘義音

承上文言禮必本於天是禮之本即天命之謂性也動而之地即率性之謂道也天氣動於內而地即為之生物天性動於外而不容不為之生禮文也地陰屬形在天成象在地成禮禮儀文也亦屬陰屬形在天成象在地成禮禮儀文也列而之事言禮文非虛文必有事而禮文以行焉如冠昏喪祭事不一陳故曰列也變而從時禮以時為大禮從宜使從俗堯舜之事至三代則屢變而不同時故也生人日眾則事故日繁禮不得不隨時區處而增多矣北首英華之意也協於分藝分職分世事有常法曰藝時事雖變而協之於貴賤大小親疎之分藝則合也其居人也曰養養即以善養人之養存心養性之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之意居處也先王制禮以處人蓋知人性純是功夫使涵育浸漸於禮義之中日遷善改過而不知誰為之也其行之也用力財筋力使民忘其為貨力而但知其為禮辭讓即如一飲一食必脩辭致讓以禮行之使人忘其為辭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三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

禮不外義可義言之人之大端為養也養人之生氣也不然則死也隨之故為大端也肌膚之會會於神筋骸之束束於氣然無禮義以存養其敬心則神氣懶散肌膚筋骸頹廢而不固矣不固則講信修睦者無力而不勝矣禮本於天謂達天道也之大端亦無力而不勝矣禮本於天謂達天道也

率於性謂順人情實孔穴之可出入者由禮義賦通達無禮義則窒塞矣故曰實唯三代聖人純學好問體會人之大端而知禮之不可以已其他學之人多不信道故往往有壞國喪家亡人者必先失其禮曰先去者禮所以養人庶不求近效世人見小欲速故早去之而失所養故死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以禮養而成德猶酒以養藥成味天生黍稷性本為酒不以藥養之則不底其性然也天生人性本皆善不以禮養之則不底其性然也可知性心生之謂也有以生之則生不生之遂亦不生沐固曰學習即性也君子以厚厚於所養故為君子小人以薄薄於所養故為小人厚養學習之功久且深也如酒冬釀春成薄養見小欲速庶民去之也如酒朝釀夕成易壞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三

之田也脩禮以耕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三
義以為質故為禮禮以行之則有序而不可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禮義人情之所本有也上無禮以治之則感物遷變故人情不可順也聖王治之如治田不可聽其任天自生則誤矣脩禮文以耕之猶治田先治其地也
以耒耜耕治其地也

陳義以種之

既有其地則下種矣義者禮之籽種也陳說所以為禮之事實事宜明又不虛矣

講學以耨之

既種種之則禮義可興而性可復矣奈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人化常滅天理而窮人欲遂為大亂之道則有講學之法焉達學校置師儒朝夕訓迪使明物至知知反躬節內之學勤勤提省有注而物不得入如耕種之有耨然則無畏於物引矣

本仁以聚之

既矣物不能引發則天性之理日生所謂仁也
仁為本而衆善日集猶穀之熟而後之豐也

播樂以安之

至於仁則禮義成矣然後和之以樂以涵育其性情消融其查滓而使之和順於道德焉此則如食之而厭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禮有文而義為之實故凡制一禮必權度於義之至宜而後定之苟協合於義而合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此三代所以損益不相襲禮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藝者事也分者限也凡人各有所職之事不等一以義為分限之宜仁者心也節者制也凡人各有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古

仁愛之心發而恒過一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藝講於仁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有以斷制天下之事也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存於心然後發而為路故仁為義之本義而不本之仁為假人雖服而非心服也故本仁則又百順之體質也故得仁者尊敬而奉之其位無尚以德不以勢也以上言聖人以禮治人情之詳

密有如此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申明前段聖學彰養之學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有如此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前章至播樂止此又益以不達於順一節者承前順人情而言蓋安之以樂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以後方是成物之功大學親民之事也故以身肥設譬而及家國天下之肥乃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身備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者亦無尚

禮記疏畧 卷之六 禮運 古 理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順此人情之常行將去自大順也○大臣法蓋臣道以立法小臣廉有守也以德為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為御也和也

以禮相與講信脩睦也以法相序上不偏下下不偕上也以睦相守孝友嫻睦任卹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

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

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發明大順之說施結帶也雖天下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也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於細小之事亦不至

忽畧而有失理雖深育而可通事雖茂密而有間動先其急者重者後其緩者輕者自不相礙此亦無他順之至也雖至難處之時變順理而行自不難也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舜曰人心惟危人心

惟是箇危的物有感則危懼而不安是也此天性之自然萬善所從出量要守定此一念不放即所謂敬守也朱子曰敬則萬理俱存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善仁此為大堯舜兢兢業業中席戒慎恐懼詩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是狀此危字故非明於順者不能守此危也先用存養功夫則歷既徧動心忍性然後能明於所順之理方能守危矣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禮制百千雖有貴賤厚薄之不同總之不豐也不殺也傳中而已何也所以持正人情而合危敬之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美

在此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危故也一毫不中必沐浴惻隱而不安必疑懼乘度而求安焉有偏豐偏殺之能容乎此人情所以持正之故也故聖王所以順人之情者因天因地因人皆持情合危之故耳入於山者不從之居川人於澤者不徒之居中原其入之情既順於此而危敬衷度之心已合因而順之故不因敬此而地利以類是也類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木刊蓄洩之類是用水必時也四時取火有春榆柳夏棗杏桑柘秋柞柶冬槐檀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廿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季春春五庫之量金鐵為先用金必時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朝饗夕飧饗燕饋食皆有期約是飲食必時也此皆不暴殄天物處侮五行者所以持正人情而合本來之危心此因天時以順之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年也男女婚嫁必擇賢配德也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年也三德後明有家六德亮采有邦德也皆所以持正人情而合其危敬之心此因人事以順之也合天地人三才以用民未有不順者故必類也

水旱天災也昆蟲地災也凶謂瘠疫饑饉旱也疾孽異常怪物為崇禍也疾害也天地人皆順氣各皆以類消除之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責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數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惡氣既除善氣自生故以此結之器謂中用之物軍謂造車之材龍馬負圖即河圖極同數郊極言不可畜在宮沼言可養養脩禮以達義脩此禮以誠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以達順反身而中庸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之意禮記疏畧

卷之六禮運

毛

及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但文字縱橫反覆出沒無常其極盛處為道之英言也其極細處為小章言也其贊揚慷慨不盡處為未逮有志而言也



禮記疏畧

禮器第七

上蔡張沐仲

禮器二字即禮運中之文人情為田禮為器舍禮則治人情者無具矣然亦即用篇首二字為名藉意此篇蓋亦孔子之文因語便既畧而又贊揚其所不盡觀篇首是故二字可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器用也。大備無所不備言先王制禮以備人之用無一而不足即小康之義而贊之也禮之為用如此故德之盛至禮而無以加矣能消釋人回邪之心增益其材質之美質對文說十室之忠信不知好學故質美可增指諸身無往不正施諸事無往不達如竹之有筠筠竹青皮言文可觀也松柏之有心心言內氣堅也二物內堅外文居天下之大節而霜雪不能屈奪之故貫四時而柯葉不至改易禮有實有文如此故物感百千不足以遷改其志節故外而疎遠之人則諧合於其文內人之親近者無怨惡於其實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承上文言大備之禮先王之所制也亦存於中曰志由中發外不自欺曰信是敬誠二字禮有纖悉委曲之文皆有義焉有理焉無本則禮無從而立無文則禮無從而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請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請設施行禮之物皆地所產之財然土地各有所有宜之產不可強其地之所無如此以行祭之禮則順於鬼神矣各於人心者人官有能也請貢賦之人執事之官各以天時壤地所生以供其職甚易能也若然則能理萬物矣理者何物曲有利也天時有生於此地不生於彼地宜有在此地宜春在彼地宜秋利各不同不可不因其宜而曲折以理之也五項各有照應君子不以爲禮言凡事之禮也鬼神弗饗祭禮也居山以下總收該天地言山無魚鼈澤無鹿豕即天不生地不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之大倫九字爲句國家賦稅之數有定則禮制之數亦有定故爲大經大經何如國之地有大小大國地廣禮數豐小國地狹禮數儉故爲禮之倫序此有定之經也至於年有豐歉豐年如其有定者行之爲厚凶年殺於年有豐歉豐年如其有定者行之爲厚凶年殺禮行之爲薄此無定之經也常變互通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凡一切冠昏喪祭及射御朝聘之所取皆繼禮而行既不廢禮又不傷財害民故相安如常以經制之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時天之所爲故爲大順體宜稱相次而歸於稱下文明之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

其猶聿追來孝

揖讓放伐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也詩大雅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獸同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盡其後來之孝恐失時不及耳引以証時不得違以見堯舜湯武各隨時宜有常有變皆天也一事亦舉其大以例餘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備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宗廟之事死者生者各有昭穆之序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四者皆順其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體也

體形體事體之義社稷山川百神各有形可辨有事可憑因其體而各為之禮故體大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三

義者宜也喪祭各有宜用之物事賓客有宜行之交際故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

門言有稱也

凡所用物皆與尊卑相稱羔豚常用之物故百官皆足大牢非常用之物有宜有不宜故不必足尊卑相稱也龜占一國吉凶故有國者寶之私家則否圭璧天子賜有國者之瑞信故藏之大夫事使則執之表尊威也臺門之兩旁築之為臺於其上起屋以表尊威大夫則否各稱其位之尊卑故稱次之時順體宜要不外乎稱故下文皆言稱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
適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

天子朝食之豆數也上公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諸侯通乘伯子男言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大夫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蓋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士茅茹廉饋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眾介牢太牢也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今言七牢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四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祫祭三重謂祫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所甲諸侯五月而葬二重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為貴也

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細布夾為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棺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按茵五重在下可抗木五重在上不太重也恐縮者二層橫者三層節五重也再詳考七月五月二月見春秋傳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牲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道
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至諸侯之境諸侯
奉膳亦止一牛尊君之禮亦如尊天諸侯相朝享
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通豆之薦以
其主於以芬芳之德相接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
隣國隣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
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一食每餐則告飽位尊者德盛不違暇食之意
待御食者勸侑乃又餐也諸侯再餐而告飽大夫
士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自食其力之人
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
下庶人無數
飽則自止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五

大路木路也殷世尚質祭天所乘之車故謂大路
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屬
五色一而曰就成就也繁與纓皆以此屬為之車
朴素故馬亦少飾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
之用故就數多郊特
牲次路五就七恐訛

圭璋特

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王之貴者不以他物
儀之故獨用也特獨也圭璋形制見考工記周禮
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
不升堂唯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琥為虎形璜半環之形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
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嗣
酒時則以幣將送嗣
爵故曰琥璜爵也

鬼神之祭單席

鬼神異於人不假
多重以為溫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視朝君答臣禮於大夫則特揖之每人一揖
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官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

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斝去聲尊者舉觶志卑者舉角五

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武此以小為貴也

爵一升甒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斝五升疏曰特
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
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
獻以散之文禮文散於下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
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是尊者
舉解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六

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以五獻子男之享禮也
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
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正尊
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尊者子男
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
人君面尊而尊惠也其壺缶但飲諸神小尊近君
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壺大
一石瓦甒五十升又大於壺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陽數窮於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級

有以高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

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飲音

封土為壇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樹皆承
酒樽之器木為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司足

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其足也。素帷之形。橫長四尺。廣二尺四寸。無足。亦畫青雲。菱苕華為飾也。橫是舉名。禁者。因為酒。水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於禁者。謂大夫用。士用禁也。於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士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

龍衮。龍於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已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旒一十二。分以其畧。後而謂之冕。見同而服異。一。冕。二。鷩。三。毳。四。緹。五。玄。見。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少。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為繩也。此冕。貫玉。而垂於冕。以爲藻。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先後有不同之制。十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七

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為次。自上而下。綽。則又從。朱起。玄。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緹。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纁。玉。旒。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士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見弁圖。輔。斧形。言能斷也。蔽。前已相背。言辨也。去就。有義。不可無辨也。衣。纁。裳。則贊而已。玄。以象天。纁。以象地。自天子至士。皆然。此貴賤之所。通。特。續。績之功。有無。多少之異耳。藻。潔而文。故曰藻。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儼。尊疏布。奠反。其力。禪。廣。杓。此以素為貴也。

敬之至者。無止際。文則有限。矣。始祭。天而服。黑。表。尚質。素。則意無盡也。折旋。揖讓。之容。施於外。實見。父之族。黨。伯。叔。兄弟。以質。素。為禮。不用文也。大圭。天子所。指。者。長三尺。不。琢。不。刻。文。禮。也。去。藻。

太。之。之。黃。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亦。尚。土。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和。素。無。飾。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犧。牛。之。形。此。尊。以。籠。疏。之。布。為。覆。粟。稗。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以孔子曰。領。下。皆。孔子。語。省。祭。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殺。殺。則。不。足。惟。稱。之。為。善。此。結。前。多。少。為。貴。諸。項。之。稱。而。已。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用心。以。致。備。物。之。誠。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博。備。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為。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凡。禮。有。存。心。致。敬。不。似。品。物。如。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養。不。以。備。物。為。敬。也。所。以。然。者。聖。人。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方。其。生。產。萬。物。也。天。地。細。繆。萬。物。化。醇。其。致。之。也。何。其。精。密。而。無。滲。漏。隱。微。而。無。聲。臭。乎。即。徧。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此。精。微。之。德。如。此。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於。此。慎。其。獨。而。思。獨。者。已。獨。知。之。地。心。也。少。之。至。也。慎。者。敬。之。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統統奉持之意尊其在內之故誠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在於外之儀物必多稱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內外不可言多寡以物言外心不止於多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或下或素亦內心耳以多少該之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犧

天子諸侯卿大夫皆稱君子天子以饗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太牢而祭謂之禮也稱也至於匹士太牢而祭故謂之犧者非其有而取之也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曰匹士庶人稱匹夫惟與妻偶耳此後屢言稱不稱之得失

管仲饗魯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隘矣

饗魯蓋有雕鏤之飾也紘繫冕之繩以組為之自領下兩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為纓天子朱纓

禮記疏畧 卷之七 九

侯青犬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拱也藻水草也藻棊蓋陳於梁上之短柱也是皆天子之禮管仲僭之蓋於濫也賈大夫也而難為上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為隘矣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井不足以揜豆飯豆言之耳滌濯皆言洗舊也隘也言器小無所容賈大夫也而難為下矣禮不盡不殺管仲豈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

眾亂

凡眾多散亂之物以麻索一一比大而聯綴之曰紀紀散故眾自亂也禮以紀眾之亂如此故不謂

不慎慎敬也一念之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禮器之文皆孔子語往往又出孔子曰君子曰者則記者引孔子平日語以泰之也得其道以禮行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二者皆因眾以從事禮以紀眾則眾不亂故戰則致死而必勝祭則致眾而受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

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按及門常稱孔子為君子祭祀鬼神本為新殺但言報不言祈耳謙於不自脩德而責鬼神也應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葆猶葆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衰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備不以嘉事更設牲祭以為善也牲不及肥大如郊牛角兩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

禮記疏畧 卷之七 十

之類不以更求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此就俗情易侈處見行禮之不得其道而約之使得道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蒞

也

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蒞魯臣名魯莊公立適子開公閱公蒞立信公信公者莊公之庶子閱公之庶兄也信公蒞子文公立二年八月始祭太廟夏父弗蒞為宗伯典禮開公蒞信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順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執政大夫而不止逆禮之失豈得為知禮乎

燔柴於奧 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非禮之事周禮以實柴謂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祀火神則燔柴也今

祭為禮官謂饗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
禮祭至尸食竟而祭饗神宗婦祭歸饗者祭饗
饗其神則先世次饗之婦人也故謂老婦之祭惟
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祭之
者以其有功於人
之飲食故報之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人身也先王制禮雖繁皆一身之所必須猶體
有五官四肢不可缺一體有不備即不成人若行
禮者設施或有不當猶不備也亦與耳目手足有
所傷折錯亂同矣小大顯微如逆祀便是大者損
小者益也如燔柴於饗便是顯者揜微者大也豈
不與人身體傷殘同病乎行禮以心為主心致其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十一

一則百千不爽一者何心之專一不二敬之至也
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約有三百曲禮
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不啻三千百千之多
起於致一者百千之門戶也欲備禮而不致此
一於是欲入室而不由戶其可得入乎是又備百體
主於一心儒者先博後約之說可以知其談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而誠若

此是形容一字與致字也情者人心感物初見之
端無所容其欺偽者則竭而盡之慎者人心之危
懼義理衷度此真處也則亦竭而盡之如此以致
其敬一之心無可形也則亦曰致其敬而誠若誠
亦一也此言一之在內不可見者也有美而文者
禮文之發見大小有大小之儀節顯微有顯微之
儀節其美善而可觀瞻者亦皆其敬一之心所致
盡無可形也則亦曰有美而文而誠若此言一之
其可見者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
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推也

親始死哭踊無節是直情徑行類也父在為母服
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減殺類也父母之
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袒皆十五是經常之
禮一等行之也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
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漸而播者取在
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祖之肉及群臣而胞濯
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
尊者之禮如二王之于孫周公之後皆得行王者
之禮及旅醜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是也而放而
文者冕服旅旗之章悉尊魯之刻畫是也而放而
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不敢極致是放
而不致也推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
不謂之僭逆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
一節者是順而推也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所以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十一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十一
為稱也○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與二王同周公
會攝天子位以父師之道臨成王而教之又制禮
作樂身親朝諸侯郊天祀祖而卒退筭千古臣道
之大異也成王焉能終以臣道臨之以推進之禮
于其子孫可謂稱矣在成王可謂竭誠盡慎致
其敬而誠若在伯會可謂有美而文而誠若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三代之禮一也承前兩君子之於禮設內外致敬
而誠若及九者之禮不同其稱則一也三代所同
民共由於其中而安之即有向白尚黑之或異而
一者不異夏之所創造不失此一殷必仍之而不
能改何也民所共由之常不可損益者也其所損
益不過文章制度如青素之所尚故下文類舉之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承上言三代之禮之異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
若不飲食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
生亦

周坐尸詔侑武無友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周之禮凡即位而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以進飲食詔與侑皆祝官之職視不止一人無方凡宗廟中可告事者皆得告之也其禮亦然亦如殷之不同於夏也如此等制度文章損益不一其所以為禮之道一也其致其敬而誠若於九稱之中者豈有二哉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

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引曾子之言以証之六尸者天子七廟周家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醪之祖又無只故唯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醪與飲錢共飲酒曰醪錢之所飲者均則酒之所飲亦均言六尸之旅酬如醪飲之均平其不同於殷者又如此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七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獻孰

凡禮與人情所飲者相近即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燔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祀與大饗三獻者有血腥燔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燔孰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燔沉肉於湯也其色畧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燔孰三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在後一獻祭奉小祀也祀早酒唯一獻用熟肉燔血腥燔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養近其神早則禮宜輕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齎三辭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齎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求免疑禮之與重皆彌強作為於人情之外者故又為此說以明之有由始者始於敬也當禮之最初始於不如此不安之一念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是也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齎心中但覺其直怒無序有不安者故必須此介絕以伸賓主之情然後可相見耳三辭三讓而後至不然則已齎心中但覺其迫蹙無次有不安者故必須此三辭三讓然後可至耳此禮文之亂始由此危微之一心所致豈強作乎三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中言之三辭三讓賓至大門外交接之時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門而後至廟中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頰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有事於惡池惡池作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七

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此又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頰宮諸侯之祭魯郊祀以後稷配先於頰宮告后稷而後郊也惡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告后稷不於后稷廟而於學宮乃習禮樂之地可知惡池配林亦先於甲者之祭習禮樂然後於尊者之祭無差忒耳皆慎之至即始敬之一念所致也帝牛必在郊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慎之至一句總結上文按此若以魯郊為非禮聖門言禮即不可述之以長階端

故禮有擯詒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此又言禮樂皆有漸次不可急遽者行禮之時必設贊禮之賓以詔告之而禮乃不忒作樂之時必設相樂之人以引導其步武之法而樂乃有節溫之至也緩抑曰溫亦言敬也敬自緩抑如此人措

之以安神藉之以妥故先儒訓詁為藉禋謂不止相見禮之有介凡冠昏喪祭之禮皆有贊禮之賓皆曰擯諸吉也相步樂舞之時先設一人執麾訓詁引導使步武合法非指誓相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此禮之所以有本也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忘此禮之所以有文也曰反

故凶事不詔朝潮事以樂音

爾爾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之事如朝聘燕享養老尊賢必作樂以樂之亦以返其本心之自然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不忘其初也

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

而橐鞬反江八之設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禮酒之美可用而堂上列尊以玄酒為尚今世割刀之利可用而宗廟中不用則用古之鸞刀刀鏃有銜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也莞簞之細音篋竹席也二者皆安而郊祀之席則設橐鞬之虞韞與稍同除去穀穗之稗也此三者是脩古之不忘其初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反本非此心中時用操存之功者不能造此深微也稍有一念怠忽本心斯凶矣脩古非博學好問慎思明辨於古帝王之作用者不能達此義制也稍有一念忽疎古道斯謬誤矣不學不知不多學亦不盡知此教人於此學禮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節內即反本言人一任物感而中心無所審定節制於內者如此之人選物則泛泛無所察議即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也禮節古言反本而不在焉則無所博稽於先王之制作終不能別有所察不遇俗見俗聞與眾同而已二者總是見禮當學一學禮而無不犯無不能矣故作事不以禮雖欲致敬而不能敬出言不以禮雖欲致信而無由信致信不在當下輪取而在平日學禮以存養此致也致盡也節內察物盡之矣舍物無所為盡禮者

節內即反本言人一任物感而中心無所審定節制於內者如此之人選物則泛泛無所察議即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也禮節古言反本而不在焉則無所博稽於先王之制作終不能別有所察不遇俗見俗聞與眾同而已二者總是見禮當學一學禮而無不犯無不能矣故作事不以禮雖欲致敬而不能敬出言不以禮雖欲致信而無由信致信不在當下輪取而在平日學禮以存養此致也致盡也節內察物盡之矣舍物無所為盡禮者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潮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建臺臺焉

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則本心無所將不可以行禮是故先王必因財物而致其宜即所謂禮也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作祭禮大事必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又如春時物少祭則祈冬時物多祭則烝之類皆是也為朝祭日則於春之朝故祭日曰朝日必在東方大明生於東也夕祭月則於秋之夕故祭月曰夕月必在西方月生於西也為高言祭山之類則因丘陵之處祭之為下言祭川之類則因川澤之地祭之此皆用財物而因其所祭之宜以致之是故天時雨澤君子因而深達夫天地生財物之功如此其勉勉而不已也可見天為不已之天財物為不已之財物則禮即為不已之禮安得不已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

格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

而天下大治

觀兩澤而達天理此如天之學方可與衆大事成
先王行禮在舉有德然後聚而誓戒之以行禮焉
以得衆心衆心率從然後聚而誓戒之以行禮焉
德得之心道路之正能力之效因天事天郊禋也
因地事地社禮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至方岳之下
因此有名之大山升此方諸侯半成之事故以告
於天舜典宗崇是也吉土王者建都之地也至
於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皆聖人南面之敬心天下
之大治氣機相感必然之理也豈俾致哉如
後世封禪之說鄭氏祖緯之謬不足信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尊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

酌犧象夫人東酌鸞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七

之至也

天道出於自然實所以至教教人者也聖人承天
之教所以成聖德之至與天相配也德者得也得
天之道以為己之德也巽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
周尊也巽尊陽也也在東犧尊陰也也在西堂上者行
禮之地禮者體也體有定方不可不正故陽東陰
西以正其位懸鼓大陽也應鼓小陰也陽在西陰
在東者堂下作樂之地樂者用也禮主和濟不可
不交故陽西陰東以通其用此聖人禮樂之作本
乎天道也至於行禮之際君在阼夫人在西房者
以君象日日生於東故在阼夫人在西房者以
故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聖人之禮德承
天之禮教也至於禮之中有樂之作焉君西酌犧
象陽通乎陰也夫人東酌鸞尊陰通乎陽也禮交
動乎堂上樂交應乎堂下亦如大明生東而實西
行月生西而實東行和之至也此
又聖人之樂德承天之樂教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以節事備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
可知也蓬伯玉曰君子之人遠故觀其器而知其工
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
人者

天生人本自有分別如君生而有男道夫人生而
有女道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天所生即天所故也
推之上下貴賤尊卑長幼無非有生自然之序次
故禮以辨異皆各反其所自生也便終異之不相
交接男女陰陽不相通上下尊卑不相濟貴賤長
幼不相得則一事無成而不樂矣故樂統同樂其
所自成也節事敬也使事有所備制不敢放肆
備越於分位之外道志和也使念念志於和協不
敢有乖戾詐偽之心如此禮以異志樂以同之則
於天敬聖德故所見無所不知而况禮樂治亂之
本有不知乎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不但治亂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六

大凡與人交接事有禮敬樂和之
義存焉一不慎則以亂道示人矣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

此後雜言祭禮之敬君出廟門迎牲親率以入祭
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牲
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薦血與腥則君親制牲
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益齊
薦獻蓋齊見前篇及薦牲之時君又親制牲體然
亦不獻酒夫人薦酒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洞洞
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
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謂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即君奉牲。大夫贊幣。之時也。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即君制祭。夫人薦菴之時也。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進尸入室。乃先以羹定告神於堂。即君制牲。夫人薦酒之時也。三詔不同位者。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於堂。正祭也。祊祭之明日。緝祭也。廟門謂之祊。緝祭在門外。西旁。故名祊。故曰未必是古語。亦猶上文蓋言之辭。不知神之在彼在此。亦求而未得意。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獻。薦酒也。祭。羣小祀。一獻其禮質。畧祭。社稷五祀。三獻禮有加。則文矣。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地道也。故祭祭顯。盛詳著也。七獻祭。先公之廟也。人道也。故神之有洋洋如在之意。悉其養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九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祿祭也。言王事者。諸侯無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虞。遠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也。納金。侯邦所貢之金。示和。金性從革。能隨人意。變化天之和氣。所成者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助祭。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之。人情莫不欲利。故見情也。丹也。漆也。絲纒也。竹箭也。自三牲以下。至此皆侯邦所貢。並陳之廟中。言與眾共財用。是合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之物也。

所有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為常耳。諸侯為助祭之賓。禮畢而出。樂工歌。既周禮。鐘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出則奏。既夏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遠。禮其本也。

子欲觀仁義之遠。禮其本也。

此節又雜言禮德。見禮器之備。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公如事存。故為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故為忠之至。故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無已之心。故亦為仁之至。朝聘燕享。必用幣。帛筐篚。以將厚意。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故為義之至。禮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於禮。手見之。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器

十

甘於五味。屬土。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素為質。故輸事必後于素。忠信之人。如味之甘。色之素。方可以增味。加色。故可以學禮。文也。中心則忠。言有實。曰信。苟人而放。失其本來之實。信為美質。天所生也。誤矣。忠信亦在學。學忠信。則為忠信之人。學機變。則為無忠信之人。見人宜先學忠信。方可學禮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詩始於舜。命夔典樂。教胥子。使學者作詩。言志。剛者作無虐之詩。簡者作無傲之詩。類迨後四始。六義皆祖此。以為教。所以正其心思之存。不至於邪者也。而其為志思之用。則於禮焉。見之在往。禮

詩始於舜。命夔典樂。教胥子。使學者作詩。言志。剛者作無虐之詩。簡者作無傲之詩。類迨後四始。六義皆祖此。以為教。所以正其心思之存。不至於邪者也。而其為志思之用。則於禮焉。見之在往。禮

記雖多而按之行禮用敬之實則志思不專倦怠
生焉。獻小禮亦不足以行之。即使能一獻不能
行大饗之禮。祭禮文繁多。倦怠又易生。也能大
饗矣。不足以大旅。旅祭名會而旅之大旅。祭五帝
也。按少昊。顓頊。高辛。堯舜。謂之五帝。禮文尤為繁
難。怠慢尤為易生也。大旅之禮。能備具矣。不能饗
帝。謂祀天也。禮之繁重者。雖難備求之外也。祭天
全不賴文。純乎一念之至敬。與上帝相酬酢。配合
故不足也。禮其
可輕議乎哉。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
祭。其為不敬大矣。

季氏祭。其家廟也。逮及也。闇昧。真以前也。力不足
則容倦。敬不足則心怠。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內外
倦怠更
何有敬

禮記疏畧 卷之七 禮祭

三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
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於室外。執事將饗至戶內。
執事於戶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也。此即
血毛詔於室時也。正祭之後。饗尸於堂。故謂室事
堂下執事。送饗至階。堂上執事。即階而受之。此即
奠定詔於堂時也。內外異位。上下異等。簡靜不亂。
敬勉不怠。故質明始行事。晏朝而畢也。質正也。孔
子許其知禮為敬也。容強而有九
心肅敬而不散。可以通於神明矣。

禮記疏畧

郊特牲第八

上蔡張沐仲誠父註

此用篇首三字為名。中間皆雜言禮。孔子定禮
時原有此篇名。文中有述有斷。凡斷語皆孔子
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

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
餘證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郊者祭土神。即祭地也。殺祭神也。牲所畜養
之地。大牢言其牲大而多也。周禮掌客言王合諸
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年是也。用饋。饋言特牲
也。禮有以少為貴者。故郊天膳天子。二者皆貴特
牲。而饗太牢也。凡此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
多。何義乎。賤物而貴誠之義也。莫尊於天。思盡舉
天下之物以祭之。不足以稱其德。不得已而以少
為貴。止用一饋。純淨專一之物也。即以純淨專
一之物以膳之。不足以稱其德。不得已而以事天者
事之。止用一饋。以純淨專一之物。將此純淨專一
之誠敬焉耳。故曰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祭帝弗用。若此。特則恐其有孕。即非一牛與特之
義不合。在天子則不食而祭帝亦不用。為不誠
也。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二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
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大路。祭天所乘之車。木質無雕飾。繁縷。皆路馬之
飾。五色一帀曰就。就者成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
先路者。曰次路。一就者。樸質。三就則加飾。五就則
甚飾矣。禮器云。次路七就。鄭氏以為誤。又有謂次
路不同有五就者。七就。郊至尊用血。至無味也。大
饗。社稷。次尊。用腥。生肉也。近於味矣。三獻。五視。以

大尊用爛半孰物也一獻卑賤之禮用孰則全乎味矣故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臭亦氣也此段亦屬貴誠之義

諸侯為賓用鬱鬯用臭也大饗尚服丁喚脩而反已矣

諸侯來朝以容禮待之是為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祿字上公再祿而醑侯伯一祿而醑子男一祿不醑祿則使宗伯酌圭瓊而灌之醑則賓酢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脯加薑桂曰服脩言捶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而必先設服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服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二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王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微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 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老其養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明飲食之別有樂無樂之異皆順陰陽之義禘本夏祭之名今曰春禘或夏殷之禮與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二者又獨禘祫為九盛故前世往往於春夏錯用之泛作盛祭之名耳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人如事存故春養生者之陽氣而亦盛祭死者之陽氣皆用酒飲之所以順陽氣之發散也

此明飲食之別有樂無樂之異皆順陰陽之義禘本夏祭之名今曰春禘或夏殷之禮與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二者又獨禘祫為九盛故前世往往於春夏錯用之泛作盛祭之名耳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人如事存故春養生者之陽氣而亦盛祭死者之陽氣皆用酒飲之所以順陽氣之發散也

此老幼同饗而於孤子則尤顯秋食生者之陰氣而亦嘗死者之陰氣皆用食食之所以順陰氣之欲聚也雖老幼同食而於老者則尤顯是事生事死雖不同其陰陽之義則一也其食嘗無樂之義則何也飲養陽氣故有樂食養陰氣故無聲凡聲陽也故食嘗無樂義亦一也周時四時之祭皆有樂此述前世故事思亦

鼎俎奇反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神明之義也

鼎俎之實土天產為陽故數奇籩豆之實水土地產為陰故數偶籩豆之類豆實菁韭之類土之品也水之品也通實棗栗之類豆實菁韭之類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故非褻味所取不一故曰多品鬼神陰陽也無形聲惟一理之不昧而已故曰且明此豈在味一一以陰陽之義合之節所以交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三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舊註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敬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也樂盈而反闋反之義所謂節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以發揚道之寄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歎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

舊註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敬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也樂盈而反闋反之義所謂節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以發揚道之寄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歎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日有先後也金莫重於鍾故變前文言之金之爲體則實而其性則順實足以見情順足以示和故云以和參居庭實之間也示服猛以明德威惟畏也君子於玉比德言往進此此德之玉於有德之人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聘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煇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伯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四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大射禮公升御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禮自晉大夫趙武始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聲所以申

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已物而私覲於他國之君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覲之禮以申已之信故從君朝覲不敢私覲是敬已之君也今從君來而施設庭實以爲私覲何所爲乎是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故爲非禮此必當時有行之者故諫之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

始也

大夫富強其饗禮以饗君是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借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二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先是成季以莊公之命既殺傅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又殺慶父故云由三桓始也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阼階主階也臣不敢自有其室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臣皆其人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朝夏宗以容禮待諸侯則天子以車出迎春夏法天時以明恩厚秋觀順嚴凝以辨名分夷王康王之立孫之子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五

諸侯之官縣立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賜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白牡嚴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也又諸侯當擊石磬玉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也干盾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爲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兩旁起土爲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爲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皆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曰反坫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繡染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有用絹素有用布與外服稱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
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
三桓始也

故字承上二節諸侯僭由天子之微弱諸侯之見
脅由大夫之強所以借強者有故始於相貴以等
云云也相貴以等者始而諸侯大夫要上之威過
於尊貴其君因而其君亦寵貴其臣君臣相與爲
貴遂至相等若同尊矣貨指物利指事非貨不相
見非利不相接若臣以貨利爲禮而尊卑上下之
分忘矣所以天子不得而微而諸侯借天子大夫不
敢祖諸侯皆其子孫也徒以支庶故例不得承正
而情實無分其子孫也從以支庶故例不得承正
公廟者奉公家制度所設有崇祀之典禮也私
廟則各盡其爲子孫之私情不載典制之文册何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六

不可乎魯之三桓公廟借擬公廟之制而崇祀列之典常故非禮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

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雖是不欲絕前代聖人之
祀然猶有尊賢之意在其中如封微子於宋封東
樓公於杞爲其賢也故尊之爲上公而以客禮待
之觀書有微子之命詩有有客之詠微子之賢可
知矣而東樓公大概亦可想見然不肯薄者亦不
至過厚故尊賢不過二代封爲公爵誠厚矣他亦
未之多聞多是子男不絕
血食而已無賢之可尊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爲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
繼世

君之南鄉 去 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猶對也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向明而治陽者明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
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去君之答已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
大夫不稽首者非尊家臣以避國之君也蓋家
臣與大夫同事一君同爲一君之臣而特有所分
統大夫既稽首於君而家臣又稽首於大夫是一
國而兩君矣故當避也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
自往也而不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謝也恐煩君
之答拜也此見諸侯雖尊而有答
臣拜之禮非大夫之敢慢君也

鄉人禡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舊說禡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
室之神故衣朝服立廟之東階使神依已而安也
論語謂鄉人難即此
難者驅逐惡鬼之名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七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
耳聽樂聲而手即發矢此順事也而孔子若爲之
難之者爲不存心學習者言也心不在焉聽樂擊
而不聞手操弓而不知固兩失之節臨事存心而
無平日學習之功心在於樂則忘射心在於射則
忘樂故先王制射禮以樂節之者所以養學者於
敬勤之中先
難而後復耳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既爲士未有不習於射者然以樂爲節難於聽射
精熟故多有不能禮當辭以疾不可以不能辭也
蓋生而設弧於門左自是祖父期
許之志在此不可貽讓先人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一日伐鼓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
擊鼓何所取義此季桓子專孔子諱言之不非大

夫亦禮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祔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之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房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乘陰，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墉下。南面祭之。社不屋，惟立之壇。壇環之以墻，祭用日之始者，地之功在生物物之始出地曰甲，故用之。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八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

大社，即王社。受霜露風雨，所以通天之陽氣於地。而地氣亦得通於天。陰陽得和而生物也。此社所以不屋也。薄書作毫，殷社也。屋之使不受天陽，以示亡國之戒。所謂誠社是也。北墉者，開闢向陰陰者死氣也。死氣明則生氣。公矣。總以示亡國之戒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犧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人日履地而忽之。聖人立社以神之。而地之為道有功於人者始顯也。地載萬物，然後人有所立。天垂象，然後人有所明。取財於地，而人得所養。取法於天，而人得所敬。天以陽和生物，法之以為仁。天

有四時之序，法之以為禮。推仁禮而出，無窮之法。有禮行焉，美報善其所報。即郊社禮也。上古穴居而野處，有天子諸侯也。示本者為報。物生物之本，得與天並者也。

唯為社事。單丹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一里之人盡出，供給祭社之事。每家一人也。為祭社之事而田獵，一國之人皆行，無留家者。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丘乘供之。井田之制，尤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乘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捕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為配。是曰反始焉。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九
李春出火，為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欲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初見東南，故出火以焚陰草。乘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起，皆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乃驅逐禽獸，使之流走，示人以當擒獲而散體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所謂命也。犯者有罰，故以觀其不犯命也。凡以定制，所於卒之志，使不失伍。異日禦寇，節若獲禽之易原，不為貪其所得。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取之有制。是也。以戰則克，習於素也。祭則受福，仁禮積也。疏曰：祭既在仲春，此亦當在仲春。記者之誤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至於四嶽先燔柴以告天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長日將至故云迎長日之至采于日郊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又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

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主於迎長日之至故云主日者天陽之精之所聚也故祭天必主之爲兆域於南郊南陽方故爲陽位生謂之性陶地生匏天生俱不失本性故祭器用之實質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實誠也

周尚赤故牲用騂犢牲犢也實誠言特牲而無牝牡之情乃誠敬之至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嗣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下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郊既在冬至後辛日自非卜祭期也蓋禘卜郊者之敬肆得失也自非卜祭期也蓋禘卜郊者後政行事並卜人卜物卜牲皆在下中敬之至也見下文

下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宮環之以水於其中造土而選擇之所也故名澤澤者擇也親聽誓命者誓誠也命兆辭也卜之日王立於此率所選擇與祭之士親聽所卜之誓命卜有得有失得則受其訓教失則受其諫止以

便敬脩德而改卜未有不得者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犬廟之命戒百姓也

獻命者有司又將所卜之誓命獻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犬廟發此命以戒百姓之臣也所以戒皆令有失脩德改卜之義也祭器云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此界同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王自敬事以示民敬上之專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刺道路之士反之使新土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早也五者王皆不命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一

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考之王之祭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象大裘也乘同素素車般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美最隆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也旒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聖人則之以爲儀物者以天道遠而難測則此所以明之也沐曰飛龍在天與雲致雨以澤萬物能大能小變化不滯此帝王之不可不學者也天數十二而復始無息者也貴與如婦地而祭之類皆是至敬無文者也旂旒設日月以象天天道誠於內而形於外文質變至者也皆聖人之不可不學者也非但畫專灰之禮而已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

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祭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半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下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惟具用可矣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

天子大蜡作八伊者其氏始為蜡蜡也者索色窄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天子大蜡之祭有八先膏一司膏二農三郵表啜四禽獸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伊者氏竟也索求氣盡結實收合積聚也萬物即下百種之說種即合聚之義因於合聚萬物之時而索求其神祭饗之以報其生養斯人之功焉故蜡祭以民事為大禮記疏畧

卷之八郊特牲

三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上以報嗇也

畜與種同物成收穫曰種即合聚之義先嗇則先開稼穡之官此二嗇者何以祭之蓋為辨百穀之種即百種之神也索以祭之以報其稼穡之功也饗農及郵表啜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農夫也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郵亭傳命之所表啜古司田畯之官有功於農畝設標以表著之禽獸牛馬騾驢之類有功於田事者即雞犬羊豕之類亦助民食用皆有神以司其吉凶豐減故饗以報之與貓虎之驅民害者不同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土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防與水庸事也曰

主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無作草木歸其澤

迎者迎其神也鼠豕皆昆蟲之屬使猫虎驅鼠豕使昆蟲無害稼皆必有以報之坊堤也土神也人力所築也能防水害水庸庸功也水神也凡用功修滌之水為水庸有受水洩水之功二者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以下四句此三蜡之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之患為坊言也水歸則無泛溢之患為水庸言也昆蟲毋作則為猫虎言也草木歸其藪澤則農無荒蕪之虞也獨著祝辭所以別之而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色介

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言主祭者之服之義皮弁白色素白也萬物之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白冠白服榛杖以送之又加葛帶榛杖是喪服之降殺也喪服帶麻杖竹故曰殺萬物終而送之非喪而有喪之義故為義之盡祭以報其功則為仁之至周禮篇章云國祭蜡則飲饗擊土鼓以息老物禮記疏畧

卷之八郊特牲

三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此言助祭者之服之義為息田夫也蜡者索也本為報神而又兼息農勞民之義其亦不失終事之義一也黃者土色也田夫耕土物生於土及其老而終也其色必黃復歸於土也故助祭之官於此有休息農民之責而服黃以示其職焉下文言野夫本皆黃冠黃冠草服也可見助祭之黃冠黃衣即草冠草衣也服者冠衣之通名今

田野之夫編草為篋笠蓋古制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

蜡祭之時諸侯供鳥獸以助祭屬之大羅氏其使者戴草笠而至是尊野服之制不敢慢息民之令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亾其國

鹿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亾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亾其國○此下有瓜華一節似錯簡借移下節之下以俟考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以謹民之財用養生為重也移者寬緩之義百姓終歲勤動得以豐收贏餘祭報之時飲食為樂以移情焉孔子謂一日之澤是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不可與起事功也以上九節皆蜡祭之禮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四

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蔬音祿之屬也天子所種樹者唯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恒用之物故曰非飲藏之種也若可飲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舊謂此亦蜡祭告使之言不似當自為一例或與恒豆之蒞節為例故以天子起首不象上文

恒豆之蒞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此節似象上文天子說食用之類也上言不恒用之物不與民爭利此言恒用之物亦檢撲不至傷財病民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酒酢菜也水草芹藻之類可以醢醢成菜最得陰陽之和氣以養人醢醢肉也陸產之物雞犬之類亦恒用之物也加豆謂於常豆之外而有增加者陸產則同種菜之類也總言古天子之尊無以口用飲食而有傷則

害民之事也儒者必引周禮疏注証此在在特難強牽難合為知孔子定禮不參之以已意通之以時變而必用古字古事以膠滯為手

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養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嗜也卷象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洛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十五

陳以為備不可以供玩愛武樂舞中有干戚以為

勇壯之容而不可常為娛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為安其祭器可用不可常用以為便交神明在敬不敬為有神明乎安樂則心肆矣

酒醴之美立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

其質也丹漆雕幾新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

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

甚也如是而后宜 立酒水也周禮司短氏掌以鑷取明水於月取其潔也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

也實其質而已矣總結上六義不遺重質而已安矣之甚言其安甚矣也餘並見前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

黃目黃委也百壘之類以黃金鑲其外以為目因名玉用貯鬱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奇偶見前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

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饗刀之貴貴其義也

聲和而後斷也

單舉祭天可見前數節汎言祭祀也鹽以煎練而成故曰煎鹽貴其義者何聲和而後斷之義也禮記疏畧卷之八郊特牲

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用刀割肉非和氣所尚然肉則不容不割斷亦不得不用刀似不可以對天之陽和也故必聲和而後斷使陰之中有陽焉

舊本此下有冠義以下十三節

從石梁王氏分附冠義昏義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初以血諱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室燭次腥亦薦於室皆未熟皆氣而已故曰用氣然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其序如此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尚聲樂聲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臭未成言未用臭味未成言未用牲滌蕩其聲言未用臭味時先作樂以宣播其聲音也樂三終然後出迎牲於廟門外此牲之聲音號呼與樂之聲音滌蕩相

繼者蓋欲以聲音詔告於兩間使聞於所祭之神而來格來享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臭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灌用鬯臭又請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求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淵泉非謂墳墓乃求陰於地之義灌之禮以圭璋為瓊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反蕭合

蕭蕭凡祭慎諸此

周人尚臭先求諸陰亦於始祭言之非不求諸陽也故又言其末陽之禮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未諸陽也既奠請求陰之禮畢然後用蕭蕭合蕭蕭以求陽也燒氣也蕭脂膏也蕭黍稷也凡祭慎諸此一句總結上文有虞氏用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之義皆慎乎此也用氣者非不用味求陽者未嘗不求陰尚臭者未嘗無腸也慎諸此敬之至惟恐神之不格也節所以格之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

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

求諸遠者與

凡祭必求諸陰陽何義人死魂氣歸天陽也形魄歸地陰也故必於此求之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

歸地陰也故必於此求之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

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視取牲之律幣燔於壇炭而告神於室也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者灌也之後尸坐尸西南而也即奠定詔於堂用牲於庭謂割牲也即納牲於庭將以用之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對索祭而言則室於庭之祭為正祭視於主者神也在此視事則以此為正祭之口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明曰釋祭祭於廟門之外皆謂索祭而視則於此為事也鬼神本幽深之理在彼在此不得而知或遠離於人不在於廟亦不可知故必祭於祓席幾曰求諸遠而可得也歟可知鬼神之道在人信以為有則癡信以為無則慢皆非鬼神也如此之不敢癡不敢慢之心而鬼神已格矣鬼神者吉凶之應斯有吉而無凶非鬼神何哉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六
也者直也相 擊饗之也 榘長也 大也 尸 陳也 毛血告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六

幽全之物也 告幽全之物者 貴純之道也
也人君報辭有富以福言也 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享此饗也 尸使祝致嘏辭於主人 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 尸主也 而曰陳者 陳設此尸以為祭主也 神本無而陳之以為有 則祭乃有所施 神本無見無聞而陳之以人 則有見有聞而祭乃不取不盡其誠敬 殺牲之時 先以毛及血告神者 血在內是告其幽 毛在外是告其全 貴純之道也 始終如一 謂之純敬 先告幽全於神 而後神乃享其幽全之物 所以貴始終之純敬也
血祭 盛氣也 祭肺 肝心 貴氣主也 祭黍稷 加肺 祭齊 聲 加明水 報陰也 取脾 律 膾 燔 燂 燎 升首 報陽也 明水 浼 稅 齊 貴新也 凡浼新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

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牲之血其氣最腥 感觸人最盛 則感動神明亦最盛 可知故血祭為盛氣也 肺肝心皆氣之所舍 故謂尸正祭之時 以黍稷加肺而祭也 祭黍稷加肺者 謂尸正祭之時 陳列五齊之尊 又加明水之尊也 故加肺加明水是 以陰物而報陰魂也 脾膈腸胃脂也 先燔瘞於燔至 屬陰物而報陰魂也 脾膈腸胃報陽魂也 牲首亦燔瘞 屬陽物而報陽魂也 黍稷五齊而使之清 故云浼齊 所以說明水及浼齊者 貴其新潔也 凡浼新之也 專主浼齊而言 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 齊者潔淨而明者也 自月而生故謂之明 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齊

君再拜稽首 肉袒親割 敬之至也 敬之至也 服也 拜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九

以其義稱也 稱曾孫某 謂國家也 祭祀之相 聲 主人 自致其敬 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祭有拜稽袒割之禮 二者總是敬之至 下文釋敬至之義 敬至何為也 蓋服順於祖父 而不敢違背 故曰服也 拜者 兩手當心 而下之 服之義也 稽首者 跪而頭至地 服又甚矣 割牲時 露右肱 以便用 為服之畫 場畫其敬服之心 而無餘矣 祭主於老士之祭者 祖父故稱孝孫 孝子 是以祭之義為稱也 諸侯有國 稱大夫 謂有家 不但祭祖父而並及曾祖以上 故推稱曾孫 謂有國 有祭祖父而並及曾祖也 相者 不告尸以讓 蓋是主人敬尸 自致其誠敬 盡其嘉善 無所與讓 故也
腥肆 如爛膾 而著 祭豈知神之所饗也 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學角詔安尸 古者尸無事 則正有事而

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凡牲解而生之謂腥體而陳之謂肆半熟未
陰之謂爛全熟為殺之謂陰與角皆爵名諸告
也安也尸即席舉爵之時祝告尸以安其坐
蓋尸與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坐則不安祝
之以禮則可安尸無事則立為子行而謀也
則神象也神為尊故坐有事謂若舉角之類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醲酒於清汁獻

酒猶明清與醲酒于舊澤亦之酒也
縮酌也酌對酌也謂醲齊濁而後可酌故
其事酒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涉之也周禮三酒一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涉醲齊則先用此明酌
和之然後用茅以涉之也醲酒益齊也說涉也清
謂清酒也清酒冬醲接夏而成益齊差清先和以
清酒而後涉之故醲酒說於清以其差清故不用
茅也汁獻謂摩挲挹也及鬱金之汁也挹也中有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二十

養鬻又和以益齊摩挲而涉之出其香汁故云汁
獻說於醲酒也疏曰以事酒涉醲齊清酒涉益齊
今涉和也方用益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早故用
三酒涉之也挹也尊故用五齊涉之也上文所涉三
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
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涉醲齊以明酌涉
醲酒以清酒涉汁獻以醲酒者即如今時明醲齊
酒涉於舊澤之酒也猶若也陳久曰舊澤讀為醲
醲者和醲醲之酒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弭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禱
求永貞祈年於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
報謂復禱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
讀為弭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用此以消弭
之也辟作避亦
可避凶之避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

者

玄謂玄冠玄衣其義則取其以陰幽思也鬼神屬
陰不可見聞而其理幽深齊之時所以於不可見
顯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之鬼神洋洋如在
其上如在
其左右也

禮記疏畧

卷之八 郊特牲

三十一

禮記疏畧

內則第九

用先儒陳澹註

疏曰闔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為多。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先秦櫛櫛髮所買并總

拂髦冠綏反纓端鞞畢紳摺笏笏

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纓黑纒髮者以纒髮之本而垂餘於髮後以為飾也拂髦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鬻之形此所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一

陳皆以先後之大櫛記加結次加笏加總然後加髦者冠之纓結於頰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纓端立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者轉又加紳大帶也摺插也插笏於帶中轉以常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轉之言蔽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敷文悅覲刀礪小觶戶金燧

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悅以拭手皆中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礪狀如錐象骨為之小觶所以解小結者

右佩玦決捍管避逝大觶木燧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韜詩云箏強其形制未聞還刀室也大觶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晴則用全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

也大

偏逼

即詩所謂邪幅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偏也

屨著祈綦忌

綦屨頭之飾即紉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緩之於上如假帶然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纒并總衣平

紳

紳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緇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禮記疏畧

卷之九

二

左佩紛覲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箠管線纒曠施祭纒

箠管箠在管中也祭奏皆囊屬施祭奏者為貯箠線纒也紵結也纒香囊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煥郁寒疾痛苛癢反以想而敬抑

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上

祭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

色以溫於奮之

奮亦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醴醴酒醴毛羹菽麥黃稷黍梁秫唯所

欲

髓厚粥醜薄粥也。毛羹以菜雜肉為羹也。黃天麻子。

棗栗飴怡蜜以甘之薑九粉榆免問考澣酒

反髓髓以滑之脂膏以膏告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

後退

貽賜也。董菜名。直似薑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榆兒。新鮮者。葉乾陳者。言薑直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澣說文。久泔也。澣滑也。澣澣滑之滑者。疑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去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髮。總角。衿

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

禮記疏畧卷之九 內則 三

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味晦也。其明也。味爽。欲明未明之時。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飲梳篦。徒點灑所買掃

室。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

食無時。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以私棄之用。示人也。

由命士以上聲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

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夕。鄭氏

曰異宮。崇敬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上席。請何鄉去將在。長者奉席

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飲席與簞。縣立金

僕結叶枕飲軍而獨之

社臥席也。床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床也。御待者。長樂劉氏曰。待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坐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向也。將慈而臥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臥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為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飲席與簞。懸金篋。枕飲軍而獨之。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微。金篋之敬。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

禮記疏畧卷之九 內則 四

近。敦對牟支厄支匪養非餒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餒

莫之敢飲食

傳。務也。請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偏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為釜。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形。耳。厄。酒器。區。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餒。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餒。餘不敢擅飲食之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餒。既食。恒餒。父沒。母存。家

子御食。羣子婦佐餒。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餒

佐餒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餒其餘也。既食。恒餒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待母食也。如初。如父在也。時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敬對進退。周旋慎

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於月噦於界噦帝咳若愛

欠伸跛反彼義倚翰第視不敢唾吐臥洩管

應之辭唯為恭噦噦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噦氣詩願言則噦咳噦聲也氣乏則欠體表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踣視傾視也洩自鼻出者

寒不敢噦噦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

褻衣衾不見現裏

襲重衣也袒與褻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褻也皆謂不敢於父母之所

父母唾洩不見現冠帶垢和灰請漱平衣裳垢和灰

請澣胡管衣裳綻直竟裂紉女陳箴請補綴拙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五

陸洩不見請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

五日則燂詳廉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翻

請礪梅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履事貴共帥時

燂溫也潘浙米汁也礪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沐日其間不論時此皆謂每早請盥洗之外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句奠之而後取之

男正位乎外不當于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相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表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篋使授者置之篋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長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瀉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於月噦於界噦帝咳若愛

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如不

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

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字

灑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嘯為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為是擁蔽障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特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

若飲去食詞之雖不啻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

欲必服而待

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嗜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六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

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

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

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期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使

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

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

罪示不終絕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悅則復扶又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孰諫謂純執股動而諫若物之成孰然○沐

曰觀不悅與其得罪寧熟諫一段可知從親之令

不為孝今之論父母幾諫者若不欲諫若以顯諫為戒者非是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七

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沒不衰

由自也不敢以私愛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犬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

注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愛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

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

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

老謂傳家事於家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

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

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

言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耦於家婦

劉氏曰敢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

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為已

與家婦為敢耦欲求均配其勞也○婦曰此二節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家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敢

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八

並出命於早者蓋介婦當請

命於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許六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

私與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沐曰假謂求

借於人○婦曰畜牲口也俗婦尤易犯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昌則受而獻

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

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禮商皆香草也受之則如

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反又請其故何賜

而後與之

沐日父母舅姑若念婦之私親兄弟之有乏而將與之以物婦必復謝其故於舅姑不違與之待舅姑復賜而後與之書註未明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乘車徒舍去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

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九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庸而象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尊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端曰子弟猶歸器猶歸也言子弟仍歸器用於宗子不以世遠不共財下衣服等明其實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下而宗敬謂齊戒而在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廟則用二牲之下者

飯之品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稷上蒸提

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數熟而後之則曰精生養之日然燕是飲縮之名以牛獲故其物縮飲也此請侯

膳之品

膳目諸膳臠香臠臠臠醢牛炙柘

膾牛膾臠羊膾臠豕膾皆香美之名也醢字從當刪牛多豕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

醢牛臠反 醢牛膾

醢肉醬也牛臠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膾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臠豕炙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

醢豕臠芥醬魚膾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雉兔鴝鴒

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之品 重醴稍醴清醴黍醴清醴梁醴清醴或醴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十

以醴 為醴黍醴梁水醴 倚 溢力皆反

醴者稍黍稷三者各為之已涉者為清未涉者為醴是醴各有所謂也清與醴相視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食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醴為醴醴為醴也黍醴以黍為醴也梁醴以梁為醴也醴醴和也

酒清白

清酒也祭禮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糗 起九 餌 二粉醢 反 自 私

周禮羞羞之實糗糗粉糗此醢字當讀為糗記者誤耳許慎云糗糗也秋木槁之粉糗以豆為粉糗糗上也糗炒乾米麥也糗之為糗蓋先屑為粉然後後之糗之言堅潔若玉珉也糗之言滋也

食 嗣下 蝸 力 戈 醢 而 煎 食 雉 羹 麥 食 脯 羹 雞 羹 折

徐杜 犬羹兔羹和去參思散不參子

此言進飯之宜。蠟與蝶同。其難制也。肺羹折肺為羹也。徐稱折稱謂細折。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麥。故云和糝不麥也。

濡而豚包苦實麥濡雞醢醬實麥濡魚卵醢醬實麥

濡讀為肺。烹煮之也。肺豚者。包裏之以苦菜。而實麥於腹中。此四物皆以麥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腥醢醬桃諸梅諸卵力管鹽

腥脩見前。醢醢以蚍蜉子為醢也。謂食腥脩者。以醢醢醢之。食脯羹者。以兔醢醢之。餘做此。鹿鹿之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十一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鳥卵故名卵鹽也

視冬時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凡和去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

牛宜徐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菰上云折徐犬羹兔羹此云牛宜徐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脰梁續搜膳膏臠秋宜犢

麋膳膏腥冬宜鮮仙羽膳膏羶

牛膏。麋。犬膏。腥。雞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前之以牛膏。故云膳膏。羶也。餘做此。屬乾。雞。鱸。乾。魚。麋。鹿。子。鮮。生。魚。羽。鴈。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及。方。氏。燥。濕。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畧。之。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俱鹿脯鹿田豕鹿皆有軒意雉兔皆有毛

疏曰。麋鹿田豕鹿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兔皆有毛者。為雉羹兔羹。皆有毛菜以和之。憲謂藿葉切也。

李梅杏楂側加梨薑桂瓜桃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十一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者次錄

老不徒食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載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解。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菹胡介三牲用菹殺和去用醢獸用梅

芥。芥。菁也。肥。疑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殺。菜。羹也。和。用醢。以醢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

反胡介三牲用菹殺和去用醢獸用梅

也歌

鷄羹雞羹如釀尼亮之麥防鱖序蒸雞燒雉雞

無麥

鷄不為羹惟蒸而巳故不曰羹此二味皆切麥以雜和之故曰釀之麥防鱖二魚蒸而食之故曰防鱖蒸雞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雞燒雉則或燒或蒸或以為羹皆可謂香草若白燕紫燕之屬也言蒸防鱖燒雞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麥也

不食句 雜繁狼去聲 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苦

反 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蟹去醜

此九者皆為不利於人雞蟹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醜人也醜敷也或云頭下有骨能毒人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須究之桃曰

膽之粗 梨曰擗 杏官之

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饒一說作猶新也謂削其鱗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廣之者橫治其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膺 羊冷毛而羸 羸狗亦股而踠

羸 羸鳥羸 旁表 色而沙鳴 羸豕望視而交睫 羸馬

黑脊而般 臂漏

牛之夜鳴者其肉膺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羸結者其肉類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膺惡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豢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脛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班也漏讀為臂謂其肉如塊結臭也牛至馬六

物若此者皆不可食

雜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鶉鶉 干嬌 胖舒鳧翠雞肝

鴈腎鶉 與 郁 鹿胃

舒鴈鶉也翠尾肉也胖舒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鶉似鴈而大無後指與脾毗也鶉之深與處也此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或曰麋鹿魚為滷膾為辟 雞野豕為軒兔為宛 脾切慈若蕤實諸醢以

柔之

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用慈或用蕤或云切慈若蕤肉與慈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疏曰為記之時無蕤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西

羹食 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謂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焉矣以皮飲食之物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 丁念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樓故亦於夾室而二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站以度食五者二牲之肉及魚膳二者不魚膳也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樓故亦於夾室而二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站以度食五者二牲之肉及魚膳二者不魚膳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齊亦如

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煎膳

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連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父給其鳩

衾冒死而棺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

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

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去聲七十不俟朝八十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五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去聲服

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反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上聲

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醫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

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榻而祭綱衣而養老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一節並說見王制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石梁王氏曰此一養字家上

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

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樂音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終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敬所敬則終孝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六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

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

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王於法其德行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

之禮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徵其禮然亦皆有惇史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

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

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淳淳煎醢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於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

淳母一也煎醢加於黍食嗣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淳母親煎醢加於黍食嗣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也

也

疏曰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象也蓋凶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肝封肝之剝肝之實棗於其腹中結

崔九以苴子餘之塗之以謹芹塗炮之塗皆乾干摩

之灑手以摩之去上其賊展為稻粉極息酒搜

之以為醢殺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鑊戶郭

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二夜母

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詳牡羊也剝之剝

之殺而去其五藏也崔盧華之類且裹也謹讀為

謹說文黏土也擊之者擊去乾塗也灑手以摩之

去其賊謂擊泥土不淨又兼肉熱故必灑其手然

後摩去其賊膜也極與前章滴瀉之滴同以稻米

為粉滴瀉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七

解折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講所

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

析之薄如脯也鄉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

小鼎則置在錢鼎內湯不可沒也殺沒鼎則水入壞

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

又以醢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也

擣丁珍取牛羊鹿麋之肉必服每每物與牛若

一反捶反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去其賊柔其肉

豚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

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既熟乃去

其賊膜而柔之以醢

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自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滫諸美

酒期春朝而食之以醢若醢倚

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滫亦漬也期朝今

且至明且也醢擣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賊編崔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

上而鹽去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施麋

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

食之

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各曰熬生沸而去其賊膜然

後布於編崔之上先以桂薑之所灑之次用鹽

謂以水潤釋之也

此八珍之七也

糝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

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

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臂取狗肝一臠象之以其臂濡炙之舉燻其臂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八

舉皆也謂炙臂皆熟而食之不用麥也此八珍

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問雜在糝食醢食之間

取稻米舉極溲之小切狼臠解膏以與稻米為醢反

狼臠膏狼臠腹中之膏也此蓋以溲溲稻米之粉

而煎之以膏証讀醢為膏者以醢是粥弄豆實也

此即周禮

禮始於謹夫孀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孀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矣故禮始於謹

夫孀也。鄭氏曰閨守中門之禁寺守內人之

禁

男女不同梳柳桀不敢縣立於夫之禪柳不敢

藏於夫之篋笥四不敢共沐浴夫不在欬枕篋簾席

褻獨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機機見曲禮植者曰機橫者曰機機機同類之物
機以竿為之故云竿謂之機餘見前○沐日男
女即夫婦他人不待言故
又曰少長貴賤咸如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必與去聲五日之御將御者齊側音漱平澣浣慎衣

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
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機縱以下說見篇首節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
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編五日
之御諸侯制也請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嬪各有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形何使姆茂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

復扶又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側加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
旁室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
子男射女否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如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

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絜弧蓬

矢六射石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衷
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嗣子

按以太牢者以太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
掌其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
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
承意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毋
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
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其具故以醴禮負子之
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
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
母使補虛強氣謂接為接而訓為勝其義迂方氏
讀如本字
今從之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

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禮記疏畧卷之九內則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

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

其次為保母皆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鬋柔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

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

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

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去聲妻抱子出自房當楹正東面

者所存留不窮者也夫因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

髮者謂之負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

負髮氏云夫曰曰角午達曰鬪三髻也賁人大夫

以上也出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

朔食大夫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

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左階西階出

自房自東

房而出也

婦先相去聲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形句孺子夫對曰

欲有帥去聲父執子之右手咳戶才反而名之妻對曰記

有成遂左還旋授師子師辯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

適寢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三

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需推也欲敬帥循也

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

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

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師

也請婦同族卑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

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一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諸父可知若諸侯

絕宗則不告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諸侯朝服玄纁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

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

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

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

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為外也

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

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三

說見

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夙齋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餽遂入御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

次則君之燕寢次則夫人正寢次則大夫以下前有適

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室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室

經 95-642

擴者傳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與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

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三

大夫之子有食，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士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註讀旬為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按按經文，似以爵尊者見遲，爵卑者見速。為義，蓋爵尊則子不敢以禮見，其父爵卑，則父可以天性早接其子也。如此，則旬當如字讀，不必改均。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

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子能食食，嗣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整，草女

盤絲

食飯也。唯，命皆應辭。盤，小囊。盛饌巾者，男用布，女用緞。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上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禮記疏畧

卷之九內則

四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為襦袴，亦為太溫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後一說及。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舞大夏，惇行孝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敬人也。內而不出，言盡其德。

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去聲友視志

室猶妻也男專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
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
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

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
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此方
以窮理○沐日尚左手拱手而尚左
加左手於右手之上抄手法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茂教婉婉曉聽從執麻枲治絲麻

織紵女金組紉巡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

禮記疏畧 卷之九 內則

酒漿豆菹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
言語婉謂容貌可馬公曰柔順貌紵猶帛之屬組
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紉之制似
緣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
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抗禮也
尚左尚右陰陽之義○沐
曰女拱右手加左手之上



禮記疏畧

玉藻

上蔡張熹分註

篇內所載衣服飲食辭受之節皆有
切于涵養之功不可不知不外一敬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衰以祭

天子二字貫下五段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韠
采繅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
藻遠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
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遠延在其上也龍卷
畫龍于衮衣也祭如
郊社宗廟之大祭

玄端如而朝潮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東門日出
之方南門明堂聽政之處門皆謂圍門玄深遠不
可知之名端端正嚴威不可欺犯之名日之爲物
最深遠而難測又最端正嚴威而不敢欺故宜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用此色服以朝對之朔者日月合會以日爲主日
之初生也更宜用此以聽一月之政何必論尊卑
攻端作冕又合朔無定方則以日中向明
爲方必于門外者所以明其親向之也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閏月餘月也有月即有月朔月政故至月亦聽朔
焉門明堂當月之門闔門左扉者正月兩扉皆闔
故餘月則闔其左扉左爲陽爲正則右爲陰爲餘
用門之餘所以象月之餘也立則仍于室中以聽
朔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移

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
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餽亦
作樂則正食作樂可知日常日朔月月初也上水
以水爲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于朔言饗于朝言

視者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此下二節皆存養之功最細密處前數節其大者也

卒食立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

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立者幽陰之色冥息向晦而服之于義為得也御養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聲當作人聲與上言字說人君言語之聲音有高亢運抑之不同御者以此察政治之得失焉蓋心神隱深在言語之外此不可餘年不順成是廣面而人

諸侯立端冕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禮見公衰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立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者侈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聽朔于南門示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受之于天諸侯聽朔于大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入常先亦不必早君出常後亦不敢晚分有尊卑其敬事一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大夫退君乃釋服臣無事君乃即安不然不敢臣勞而君逸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牲祭肺夕深衣祭牛肉朔月少

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朝服敬也食必舉樂和也一食而敬和具所以養君德豈但口體之奉哉先儒此處多無釋文夫禮義矣三俎特牲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深衣燕居之服也羊肉即特牲之餘也牛羊豕為大牢

羊豕為少牢諸侯月朔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或羊或豕而已五俎加羊豕為月也燕黍稷之器

常食二簋月朔四簋俎薦魚肉天產也故用陽數

之奇而五簋盛黍稷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而四春秋傳曰辰在子卯朔之期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士喪禮朝暮哭不避子卯禮弓云子卯不樂皆謂此日故飲食宜約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梁為上而稷次之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醢而菜為毛耳今食止以稷羹止以菜警日以自貶也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視賓客及饗食之禮祭禮有射殺之文此弗身踐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忌早時也殺牲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盛饌食以樂曰舉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有辨禮也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薦本闢梁不租山澤列而不

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示儉不敢以華自美士竹筴以象飾其本摺摺也摺本示財不敢以君自居闢謂門闢通陸路梁謂澤梁通水道不租不收其租謂列當通運運過之義四年不收山林川澤之賦猶必遠避其非時採取者二者所以寬民財土功之役不興作所謂司徒荒政弛役是也所以寬民力大夫不得造車馬造新有製也示不敢耗財以求矣此皆為歲之凶故君臣節損以寬貨其下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

也史定墨者凡上必以墨畫冠以求吉兆乃錯之
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
岐細出謂之墨折亦謂兆登墨音問破而未離之
名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尊
者視大甲者視細按舊註如此然如何畫
如何鑿如何拆其制已失存卜意而已

君羔裘鹿盧直大夫齊車鹿幣豹飾朝車士齊車
鹿幣豹飾

幣者虎之皮植絳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
絳以虎皮也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
齊車故知上
為君齊車也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聲若有疾風迅雷甚雨
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禮
四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
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

日五盥沐稷而磻梁櫛用櫛櫛髮用象櫛進
襪進羞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髮以漸覆之水洗髮也磻梁以洗梁
之水洗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櫛乾也象櫛象齒梳
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櫛乾則澁故用象櫛浴而飲
酒曰櫛羞則運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
新浴氣虛致其養也此曲細處皆存養之道非小
道也忽此則無所不忍矣非止
為適公所見君而見君其大者

浴用二巾上絺管下綌反出杆于履刺快鹿痺

凍力用湯履蒲麻衣去聲布疇身乃履進飲

何反用湯履蒲麻衣去聲布疇身乃履進飲
杆浴盤也履踐也刺麻刺草之席也凍流也履刺
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酒
乾潔其體乃著履而
進飲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筮書思對命
既服習容觀聲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
光矣

既服者朝服畢也容觀容觀儀觀也玉聲佩玉之
聲也習之者務令容貌端正動必中節玉聲所以
驗之右中徵角左中宮羽是為有度乃出適私朝
也揖私朝必令輝如以登車必令有光如是則
敬德可以感人然後適公所總是
致敬功夫習熟容貌不可作效

天子摺薦珽他項方正於天下也

摺揅也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
也以其挺然無所謂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禮
五
道示天

諸侯茶前誦屈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前誦者圖
發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方正也以其讓于天子故
如此

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讓天子下讓已君故
笏之下角亦殺而圍如此也

侍坐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
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身却坐於
君親黨之下亦不
敢以疎而間親也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

席不設筵是徒坐席或講席也可以由前殿而登之是為講席無禮容之甚也故不可不由前或由左或由右自有當然之禮賓主之次第舊解太概提入上下升降混不清若那飲禮皆設筵之席不由前不

徒坐不盡席尺

徒坐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按此謂讀書之食席簡器豆不必前陳齊豆者坐與豆齊離席盡處一尺是豆在右齊在前為便于食意在書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上辯

嘗羞飲而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六

客之禮以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後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殫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壅今君未殫故臣亦不敢啜而先嘗羞嘗羞卑而啜飲以示君殫臣乃敢殫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上飲而俟君命

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

此謂君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羞近者但于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備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與不客皆然故云是也

君未覆手不敢殫君既食又飯上殫飯殫者三

也君既飯執飯去與備乃出授從者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覆口之兩旁恐有微粒汚著之也殫以快洗飯也食竟更作三殫以助飽實故君未覆手則臣更飯殫也三飯並是殫也既殫畢也君舉食則臣更飯殫也三飯並是殫謂三度殫也故曰飯殫者三飯也君食竟既殫臣乃自執已之飯與備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已候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備其于備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微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微飯齊以授相者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

俛虛涉甲

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食大夫禮賓祭梁與備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比若祭之則為太俛卑矣已太也俛厭也謂太厭降卑微如有所畏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七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先典如也一爵而言言屬斯禮已三爵而油

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

左

灑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聞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跪也隱辟而后屨屨者不敢向人著屨也跪左足納右履跪右足納左履此納履之儀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人背酒大夫側尊

用於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不念古也。若生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若尊之也。宴野人如晴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祭樂見禮器。○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始冠 去聲。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王之制。故既用。即敝毀之可矣。

玄冠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會緇。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茶其組纓。

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繪為纓。纓為尊者。纓耳。非古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請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丹組。茶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色赤也。燕禮記疏畧。卷之十。玉藻。八。

編冠 玄武子姓之冠也。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編生。編也。武冠。卷也。以編為冠。因服也。武則玄。作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紕。編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編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編。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

垂綏五寸 惰游之士也。

此言編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為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謂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編武。亦以耻辱之。

居冠屬 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禮服之冠。則曠者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器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也。

五十不敢 送親沒不髦。

喪禮。祭。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統。此。言。五。十。始。衰。不。敢。麻。以。送。葬。也。髦。家。幼。時。剪。髮。為。鬢。之。形。父。母。在。用。之。故。親。沒。則。去。之。詳。見。內。則。

大帛不綏 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綏也。玄冠之綏。不宜用紫。非正色也。後世用之。自魯桓公始。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牛肉。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九

袷。袖口也。尺二寸。圓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袷。齊者。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齊倍要者。謂袷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袷。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袷。旁。袷。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二尺二寸。故可以回肘。

長中繼揜尺 袷二寸。袷尺二寸。袷去廣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于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于外。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練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因。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袷。口。而。揜。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嚴陵方氏曰。長中衣。繼袷而揜。一尺。此其異于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揜。奇。合。則。者。三五之分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志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請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纁玄裳。

衣正色裳間去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上絺綌不入公門

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故紅色。赤白為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為西方之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黃克水黑故駟黃色。黃黑為中央之間色。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十

襲服振讀為袂。袂也。禘則見體。表上必有袂。衣表裏是無袂。衣而袂在外也。襲裘謂掩其襲衣而不露袂。衣也。表與襲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續為繭繆為袍禪丹為網苦帛為褶廉

繭新綿也。繆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為兩用。舊絮為袍。有表無裏者為網。有表裏無著者為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變禮之自如此。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纁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曰承上文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盡合道則亦不宜克盛其服。若衛文公是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息非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羊裘也。天子郊服。國君可以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而備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備禮自見。

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士不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曲禮。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推君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綌衣以裼之

君子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以豹皮為裼。以立色之精為衣。

羸裘青野豹野衣以裼之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

十

羸鹿子也。野胡也。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凡裘衣象裘色。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以裼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現美也手則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手則不盡飾。惟小飲後則然。盡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乎。主於京。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祔弗

敢克也

克美猶云弁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不敬故襲執玉之禮有祔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祔以也無事請執玉執龜之言耳非謂執玉龜無祔之禮也君之所非君所則石弗敢克者以見敬為美也○疏曰凡敬有二禮以質為敬者于父母之所不敢袒視以文為敬者臣于君所則視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畧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如文竹士竹

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十一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

不說笏當事免問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

有盥矣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摺茶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摺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摺而已所謂見于天子無說笏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廢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凡在廟摺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于朝則亦不再盥為其已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反七到受命於君前則書於

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言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造受命言若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之為

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反色介六分而去

聲日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蕤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辟讀如批錄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而素帶終辟而朱裏終辟也終竟此帶並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十三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純屨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緇也士以緇為帶單用之而練緇其兩邊故謂之練屨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居士道藝處士也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

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結三齊

并並也總上文自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紐者帶之交結也合並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

腰而下為稱也。士如此舉甲以見尊也。有司欲便
于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
腰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
也。紳蔽膝也。結即組也。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皮一

寸再練了四寸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綠也。朱練者
上以朱下以練。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
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
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腰一匝則亦是
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
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律無箴功

凡帶有率律無箴功。凡帶當率練之處箴線細密
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攤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攤之

肆餘也。詩伐其條。楚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墨
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歛而持於手。若事竣而不
容不走者則攤
抱之于懷也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圖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圖。鞞色介直。天子直。諸侯

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

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鞞下廣去一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鞞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
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鞞。若皮
弁服則皆素鞞也。凡鞞皆為之。故其字從甫。甫又
以著衣畢乃服之。故各鞞之言蔽也。鞞常色
之鞞也。在冕服則謂之鞞。字亦作帶也。圖。鞞直。三
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鞞直。四角無縫也。無縫也。物
為前上為後。請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變于
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則圖其上。變于
君也。正。即直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
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

二寸以繫于革。故並言革帶之博。○詩疏曰。古者
御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
之以布。鼠而猶存其皮。蔽前者重。古道不於本也。士
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帶。鞞之故。知冕
服謂之鞞。帶鞞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鞞祭服。故
異其名耳。○今按鞞鞞者。以茜草染。常為赤色。作
蔽膝也

一命緇。溫。鞞。幽。上。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蒸。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鞞佩之制。鞞即鞞。鞞。上。瑪
也。以言其高。之以為覆。則為鞞。以言其積。之以為
平。則為鞞。緇。赤。黃。色。幽。讀。為。黝。黑。色。鞞。青。色。周。禮
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
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一。命。其。鞞。用。緇。以。見。雖。有。所
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
以。發。見。而。著。明。矣。
故。共。鞞。用。赤。焉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王后祿。衣。夫人掄。狄。君命屈。關。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鞞衣色。玄。掄。狄。靑。屈。
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鞞。讀。為。遷。掄。狄。讀。為。攝。靑。
鞞。皆。皆。維。也。二。衣。皆。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州。
讀。為。關。刻。形。而。不。畫。故。云。關。也。王。后。和。衣。夫。人。掄。
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子。子。
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

再命祿。衣。一命。種。衣。士。祿。衣。

鞞衣黃。種。衣。白。祿。衣。黑。子。男。之。卿。再。命。妻。得。服。鞞。
衣。子。男。大。夫。一。命。妻。得。服。種。衣。子。男。士。不。命。妻。服。
祿。衣。
唯。世。婦。命。於。奠。薦。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獻。也。凡。妻。貴。因。夫。故。得。各
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其。畢。獻。奠。而。命。之。服。乃
服。他。皆。從。
夫。之。爵。位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容願霽垂拱視下而聽上
視帶以及袷劫聽鄉去任左

立而聽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
如履之也願額也霽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願
之垂如屋霽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
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曰
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
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
之右是以聽向
皆任左以向君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

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召臣有
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一節事急故走
一節事緩故趨官朝廷治事處也外者其
室及官府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六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
之拜則走

此士尊大夫之禮大夫詣士士不敢迎拜恐答拜
也去則拜送者禮實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
拜禮有所止故也士若見于大夫則先拜于門外
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趨之
士卑故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
名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雖死于君前猶稱其名也大夫亦尊
故亦名士大夫則尊故稱字所稱皆謂死者舊解
雜入生者不似
沒字直下文義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敬學

臨文不諱

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
之諱也凡祭祭群神也餘見曲禮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專角為民其在
右者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其在左者
君主靜物主安左為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商為
臣君子之位幹事治民正君理物皆於臣乎求之
故不言且西方肅殺之
音平居養和不宜聞也

趨以采齊 行以肆夏周還 旋中 聲規折還中矩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
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僻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
以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七
夏之詩以為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周旋者直去
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者直去了
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進
而前其身畧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
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
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
之車則和在軾鸞在衡也心在內而言入者往日
因物感在外此時心存於內鸞和鳴玉周旋于外
故曰非辟僻之心無自入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不佩玉在君所也非去之也但結佩
其左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示不敢表如玉之德
于君前也右設佩者此謂事佩屬之屬設之于
右示有服役以奉事于上也居謂退而燕居則設
佩玉如常也下二句申
言上意此皆謂世子

齊 齋則結佩而爵鞞

凡佩玉者遇齋時則精結其佩，精屈也。請結其纆而及屈上之也。爵，轉爵色之常為轉也。士之服但齋則請侯大夫亦服之。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喪無飾，故否。佩玉必上繫于衝，下垂三道，穿以纆，下端前後以懸，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環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玉請德俱備，所以為美。于玉比德，何申言玉不去身之故。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以玄色之組為綬，故曰玄組綬。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六

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乳充，玫，民，而緼。

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瑀，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也。此謂燕居之佩，非禮服之正佩。愚按孔子佩用象者，乘至信主忠信之義也。環者，圓轉不滯之義也。其廣五寸，備五行也。綦，雜文，象文明也。此真孔子之佩哉。質文備矣，蓋忠信而好學者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去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

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愚按制如此者，親在致飾，非以繩童子也。故質多

文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

正主人之北南面見，現先生從人而入。

不裘，即不衣裘裳也。不帛，即不帛襦袴也。不屨絢，未習行戒也。無總服，總輕而父在故也。但在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冕而深衣，不加絰，幼未能勝，從人而入，不敬，煩長者為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客殮，孫主人辭以醯，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

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童子已者，異爵者貴于已者，後祭，示不為己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七

盛主人之餼，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殮，以主人自設，客亦自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

婦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婦人，不徹，主閒靜也。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棗所操

致，謂委棄之也。弗致，所謂掩其核是也。上環，橫切之圓，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為，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故俟尊者先食，火熟成，自人功者，先君子

嘗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如係君賜爵命士田車服之類則賀之以君賜為榮也如非君賜則不必賀

有憂者

此下

孔子食於季氏不饑不食肉而殮

為客之禮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薦次撤至肩乃飽而殮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殮之禮此禮之變孔子必有為如此得毋亦丘未達不敢當之心乎其不與辭或不以客自居而其殮也示有終而已耶要之此聖人心事人不得而知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子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絕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請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承前節此謂已拜賜之後因重其賜不敢褻用必待君命之用然後用也不然不敢即乘服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敬之至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荊列於大夫去聲於士去聲皆造七到反

於膳宰

大夫使宰不親往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又皆再拜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列苦帶也皆防不祥之物有干於膳也純以其性重以其氣刺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以為貴賤之去數惟桃不可去造膳宰者以不專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去聲君之答已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子

大夫往君門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答拜也君不答士拜故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者終不答士拜也弗答拜兩承上文大夫退矣不得答士又無答禮是總弗答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

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敵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此即賜貨所借以奠孔子未見之禮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于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承賀者相見而親承受其慶賀也士卑遠於大夫故不敢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賀設有來親賀者聞必辭之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克其服與此克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約之以文為敬則不敢克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圭

父命呼唯上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走而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投

親老出而易方復不過時親癢才細色容不盛此孝

子之疏節也

易方則恐名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癢病也疏節大節也皆父母生死所關皆大節非是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

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杯圈厄匱之屬手澤汗之所漬口澤津之所漬口有氣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於

而澤猶存所以不忍也此非謂不讀不飲乃每讀飲則念手口之澤而心思為割隱痛悼所奪遂不能飲也此謂之不忍若謂不忍讀飲而置之不讀飲反不似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介拂棖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拂拭也介副也闕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闕之中主君在闕東賓在闕西主君上賓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闕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闕大夫之為賓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闕二者之中士之為賓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闕也闕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闕西用賓禮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入自闕東從臣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 玉藻

圭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踏于半不得各自成跡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踏相接續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徒之間容一足地乃躡之士極卑故與士徐有趨而皆用此三者廣狹之步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履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其常度也

圈舉遠麻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麻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以羔裘為喻似與不舉足不合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于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

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于席上亦圍豚也愚疑圍豕牢也豕久於圈中習爲倦行懶于舉足之狀故以形此徐趨之法而因以爲徐趨之名

端行 顧雷如矢 弁行 剡剡起屨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顧如屋脊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立端素端弁謂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 蹠蹠縮如也

蹠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蹠蹠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此如

凡行容場場

場場直而且疾也謂行于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情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玉藻

舌

廟中齊齊

字如朝廷濟濟上翔翔齊齊收持嚴正之貌齊齊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 見所尊者齊 齊速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菱菱齊探之齊速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則改容加敬不可舒遲也齊則不舒速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睜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高聲疾呼及咳嗽不寧皆不靜也直者不傾頤動搖也

氣容肅

似不息者

立容德

德者得也立時敬而不強若有自得于心者大概是外正內和之貌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不褻狎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燕居家庭無事之時告猶示也溫溫不剛不柔示以和自養觀此則所謂申申天天亦是孔子中禮變而不齊如下文云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玉藻

玉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其功在思思在豫

喪容暴暴

力追反 色容顛顛 視容瞿瞿 梅梅言容

論

此皆居喪之容暴暴顛顛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懼之貌梅梅猶昧昧瞿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論語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此容非有意爲之哀思深篤自合此禮

戎容暨暨言容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言容言容清明明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整放而勇奮

立容辨

正若傾側柔媚則流于詭而爲人喪矣

頭頸必中

中猶直也。特為頸言。頸在兩肩之中也。

山立

巖然如不可動搖也。

時行

和時而行。緩急中節也。

盛氣類田實揚休

類讀如填塞之填。實滿也。揚發于外也。休美也。言人當養氣使克盛。實于內而發揚其休美于外也。

玉色

禮記疏畧

玉色者堅潤明厚。蓋蓄深醇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二之稱。而孤寡可畏之義亦寓焉。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

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曰守臣。某土其國也。臣某其名也。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屏者藩屏之美。所以蔽內而捍外。故邊國之臣稱之。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寡者。

此稱與曲禮小異。此據自稱。為辭。彼則摺者之辭也。

上大夫曰下臣。摺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摺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摺者曰寡君之適。

此明自稱與摺者之辭不同也。

公子曰臣孽

孽讀為枕。木之旁枝。喻非世子正適也。故以為諸公子之稱。

士曰傳

驛傳之車。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故以為稱。謀言備車馬之役使也。家臣稱私。非本國大夫故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摺則稱名。

禮記疏畧

私事非行聘禮之類事也。私人屬臣也。隨入鄰國不謂之介。而曰摺者。非有君命。行禮于主君。主君不設摺。則已亦不言介。處于賓館。則已有主道。若為摺以接賓者。然故曰摺也。此無問上下大夫皆稱名。言無君命。故不稱寡君之老云云也。

公士摺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摺。其下大夫往行小聘。則摺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則摺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

舊說賓讀為摺。介也。方氏實如字。摺雖為賓執事。其實與之同為賓也。今從之。

禮記疏畧

明堂位第十一

上蔡張燧分注

明堂者王者明其所事於此堂也。宗廟文王則以明祀事。行王政則以明政事。朝諸侯則以明朝事。此主朝事之明。朝主辨位。故謂明室位云。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斧依。說見曲禮。舊以天子為周公。因下有明文。近說天子為成王。無明文。只欲避嫌強解。不知古人深遠。按周公當年。何必讓天子位。止因成王幼。斷不可以不知世子。禮而驟為君。是讓之也。故之。故游之。遂其蒙養正。聖德成。二十而冠。服備禮全。然後南面。以臨天下。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矣。此周公苦心妙用。禮以義起。不取執柯以伐柯也。若定如後人之論斤斤臣節。不顧其君之將來賢愚。使禮記疏畧。卷之十一。明堂位。

其強抱而。天下漸至。欲長傲。縱毒。痛四海。此與陷君以桀紂何異。故周公以爲一日之分小。終身之德大也。後人只是立於禮地。步若與。則便似天上人。說話矣。天子仍主周公說。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首。南面而東。上者不然而。方氏以爲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按南上。或錯誤。若以右爲尊。諸伯如何。要之。朝君皆以東北爲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九州之牧也。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貢天子也。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應門。但有應門。

四塞先代。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應門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乘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按此位。對君爲尊。側君爲卑。近君爲尊。遠君爲卑。故曰明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

禮記疏畧。卷之十一。明堂位。

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脯敎鬼侯。以爲薦羞。惡之極也。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按則公踐天子位。亦如而今。署印。坐正堂。行正堂事。人亦稱爲正堂官。其實只是署印耳。如舜。或朝。羣后。輯瑞。祭視。巡狩。一皆堯位。亦避不得若一一避了。便行事。不得。雖曰。踐天子之位。觀此十一字。語氣。正說周公以困。攝。處。非真天子也。又王世子。相。氣。正說踐字。文正相同。小序。魯頌。正亦不容。世說。而爲之。諱。文何。益。又不知魯隱。攝。政。踐。諸侯位。否。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天子

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 戴 弧韞 獨 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地七百里者百里為正封蓋封六百里半天子之
畿不敢千里同於天子也若他禮樂則與天子同
大路殷祭天所乘之木路張所以開張旌旗之幅
其形如弓以竹為之轡則張所以開張旌旗之幅
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也勳勞即制禮作樂踐天
子位以治天下也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郊祀
公爲天子不得使其子孫用天子禮樂也郊祀
后稷用天子禮樂又是周公居此位行郊祀禮
使其子孫世守之以存此制舉之典禮使不失
傳如祀宋之事守之存此制舉之典禮使不失
攝此位便不得終以臣禮臣之如魯隱將營菟裘
以終老亦終不能比臣禮臣之如魯隱將營菟裘
拘拘難通則舜爲天子堯宜以臣道
終乎魯頌詩序明堂位不得全非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三

白牡股牲也諸侯宜用時王之禮天子通用先王
之禮魯用白牡成王之賜故也六月今四月夏祭
也與祭統夏祭曰禘合禘之盛也故特舉夏祭
以該三時下文復總結之曰是故春初秋嘗冬烝
云云而曰天子之祭也其文甚明但此文是周賜
魯策書之文言夏六月實四月也祭統是後人追
述之文春夏秋冬皆夏時非周時也况
殷周改正朔而朝聘祭享猶自夏焉

尊用犧 象山壘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尊牛形象尊象形山壘刻畫山壘之
狀于壘也犧尊尊也之酒尊也黃目黃藥也古壘
之類以黃金鑲其
外爲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 大圭薦用玉豆雕篋 爵用玉琖

仍雕加以璧散 璧負俎用琮 厥 厥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而又以
大圭爲瓚柄也薦祭時所薦酒醢之物也玉豆以

玉飾豆也瓚也瓚其柄故曰瓚鬯行酒之
器夏世爵名瓚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鬯
之故曰仍瓚如者夫人亞獻于尸也用璧負俎
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俎
散俎皆以璧飾其口虞祖名琮夏祖名琮琮形四
足如榘厥則加橫木于足中央爲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湯祈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 南蠻之樂也納

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于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
下也管匏竹也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
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
若衮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
弁見湯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
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味
任皆樂名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
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四

君卷 冕立于阼夫人副褻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
于門夫人薦豆籩俎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褻衣也本王后之服成王以賜魯夫
人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
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服大刑
師于祭日誅其大慢者是也前天下大服服周公
之德也此天下大服就賜魯重祭說也服成王不
念周公之德其禮稱也周公聖人之德成王不
復政一毀即堯舜禪讓之德成教化于成王又若
過之制作以爲法于萬世即堯舜放勳重華也設
若成王念此大聖之德終以臣道處周公而等魯
于列屬天下亦無所大服矣後人反以成王爲不
宜賜伯禽不宜受恐當
日天下不服此言也

是故夏禘 秋嘗冬烝春社秋省 而遂大蜡

天子之祭也

此節因前止舉夏禘故補出三時之祭及省社以見皆用天子之祭非止禘也夏禘當是春禘與一也與祭統同○春社主祈秋省省飲也大禘所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犬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幸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門幸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幸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梲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五

復廟重檐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刮楹達鄉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窓牖也每室四戶八窓窓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坫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而近南蓋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凡物在內爲人在外爲出以坫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坫出在尊之外也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其坫以安康其圭慮有危墜之失也疏屏刻鏤于屏使文理疏通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路與輅同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曲也車床謂之輿輿之前關曲故名鉤車大輅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輅也言車言路各從時代之所稱也

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爲旒綬黃爲綬以旄牛尾注於杆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大赤赤色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頰

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明堂位

六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字從玉琖爵名也斝禾稂于其上周爵卽爵形飾之以玉故曰玉爵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

夷讀爲藥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夷刻畫雞形于其上故名雞夷餘見前章

其勺。是若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為龍頭。疏勺刻為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為兒頭之形。其口微開。三者皆謂柄頭之飾。

土鼓。黃堊。桴。浮。韋。籥。伊耆氏之樂也。

以土為鼓。未有鞀。韋之聲故也。以由為桴。未有新木之利故也。以韋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搏。搏。玉磬。措。八。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或拊搏。或措擊。皆言作樂之事。若玉磬。若琴瑟。大小中。皆作樂之器。差池言之。皆互見也。不必泥。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世室者。世世不毀之廟也。魯公。伯禽也。即此文王之世室。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即比武王之世室。皆禮記疏畧。卷之十一。明堂位。七。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類。判。宮。周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做虞庠。序。做夏序。瞽宗。做殷學。判宮。做周學。米廩。燕黍盛米之廩也。者。半也。半于天子之辟雍也。

崇鼎。賈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越。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越。越也。此即周禮天府所藏。大賈。鎮賈之類。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立。鼓。垂之。和。鍾。叔之。隴。磬。女。媧之。笙。簧。

立。鼓。垂之。和。鍾。叔之。隴。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樹。實之以柱也。縣。縣于篋。篋也。垂。舜。臣。叔。皇。氏。請。無。句。女。媧。相。傳。謂。上。古。女。君。

夏后氏之龍篋。筭。處。殷之崇牙。周之璧。嬰。

周官。梓人為篋。處。橫曰篋。植曰處。所以懸樂器。而籥。然。殷。人。以。施。于。篋。處。之。上。以。挂。鐘。磬。周。人。又。于。篋。上。畫。繒。為。嬰。獻。之。以。壁。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丁。角。焉。

有虞氏之兩敦。對。夏后氏之四瓊。華。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實。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臠。殷以楨。周以房。俎。

梲。巖。見。前。章。楨。者。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楨。之。形。如。楨。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尊。刻。畫。鳳。羽。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教。者。祭。服。之。蔽。膝。即。鞞。也。虞。氏。直。以。韋。為。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水。殷尚。醴。周尚。酒。

夏。后。氏。尚。水。殷。尚。醴。周。尚。酒。

明水者取于月之水淡而無味。禮則漸致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此酌四代官數而節取之。以賜爵。非盡四代官數也。然雖賜之。而未必用也。

有虞氏之綬。而追夏后氏之綱。練殷之崇牙。周之

璧。娶

此皆喪葬之飾。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娶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舊註皆嘗此記之非以為誣。按此篇自是誇大魯國。故每段結以天子之某事。云云。然實推原首段。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一

九

周公踐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天下大服而言也。故下文盡將周公所制天子之禮樂。一一陳之。以

見唐虞夏殷之制。無不明備于我周家。如此其盛。皆周公之德能如此。故成王一一命魯為天子之。事守而皆得而行之。誇魯所以誇周公也。至未嘗相弑相變。自是說春秋以前事。魯公武公之間。此書大約孔門所述。不然。誰有此學識。故居春秋君臣相弑。禮樂刑政相變。時而念周公未衰。天下宗魯之日。蓋深嘆魯之壞。周公禮制遂不復見于天下也。儒者何多管焉。

禮記疏畧

大傳第十二

上蔡張熒分註

此篇記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大義。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有四目。以非四時常祀。謂之闕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謂之追享。以此常祭為特。大謂之大祭。以

猶事生之有享。謂之肆獻。禮名雖不同。通謂之禘。祖之所自出。始祖之父也。今按經意。本為王者明

分而言。謂此禘唯王者得行。侯國不得而僭之。禮制如此。而禮之義則廣大深遠矣。故孔子曰。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蓋枝之茂者。根必深。流

之長者。源必遠。王者統一四海。將傳繼子孫。世有

天下。而追養繼孝。豈可自近代而止。故必遠推。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一

通豈能來格。故曰饗者。向也。向之然後能饗焉。先

王此禮。蓋教子孫以逆水法也。果能逆流而上。則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

高祖

上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禘祭之

禮。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

侯之禘。固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禘祭也。大夫三廟

乃得行。而其禘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而上

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于禘。禮說見

制王。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此說專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追王

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告
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遠
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為不可以子孫
之卑臨祖廟之尊也天子於天下曰臨自上臨下
也祖廟皆加
王則不臨矣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考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講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
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天序族人以昭穆
之位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
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

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大傳

二

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一物紕篇夷反

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謂未及治民也治親上治下治旁治也理
而不亂謂之治各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
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怠之謂存終及存
愛者謂四者若不仁愛根心而發則與道無
異存者所以養此仁愛之心之功也一得備皆得
也贖罪也物事也紕繆外疾也民莫得其死言五
事有闕國家之治亂也人道申言
上文之意五者又以治親為先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稱錘度量尺量斗斛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
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徽號旌旗之屬
徽之號亦隨所尚而殊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之類也器械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械衣服各有

章采時王隨時異尚雖與民變而革
之無所損益於人治之大故可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

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四禮人治之大者變而革
之則大亂興矣故不可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

別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
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
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
尊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
之禍也蓋婦人尊卑隨夫定位故所主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大傳

三

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

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屬也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
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為宜
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
之母以素昭穆也故經為訊言以証之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問殺色介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彼列於上而戚單丹於下昏
姻可以通乎

此據服窮親盡可通昏姻也四世高祖也同高祖
者服總麻服盡于此故曰窮五世袒免謂六世則
祖之父母相為袒免而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則
共承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矣
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故魯姬姓
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

上也戚親也單盡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于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謂服窮親盡昏姻可通也

祭計之以姓而弗別綴反之以食嗣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此言百世不通昏姻惟周道為然也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懸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百世昏姻不通者百世不廢其同姓之禮故也禮通故昏姻不通此周道也後世同姓變延千萬里之外萍水相遭世系渺不可譜而昏姻亦不相通後世蓋尊周道也記者言外見此禮恐難行于後以非有繫姓綴食之禮同姓猶異姓也云周道然者見先代不然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禮記疏畧卷之十二大傳四

曰長幼六曰從服

疏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各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穉從服詳下文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之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

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節專為祖言也世有重親輕祖者非等親于祖也等者上升之階順者下進之勢仁主殊厚薄義主別先後人之於祖必由已心之仁之行處從親身上逆推而上之於祖必由祖之於此則名曰輕人之於禰必由相生之義之遞處從祖身上順推而下之於禰必由禰之於此則名曰重夫祖義原介在一輕一重之間非謂有輕再不可言重也舊詩親仁祖考均有輕重失其指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禮記疏畧卷之十二大傳五

君思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皆臣也族人不敢以族屬之親而上親于君之位於上下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去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說見前篇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之所自出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

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餘并說見前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大傳 六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也

絕族無移 服親者屬也
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為施在旁而反之曰施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

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 洛詩云不顯不承無斃亦於人斯此之謂也

總結通篇引前四語重率親上祖之遷者遠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敬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禮故外重社稷之事知社稷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恒產者有恒心舍廉實而知禮節故匪心邪念不萌而百志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樂哉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而尊承干人人無厭敬乎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于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敬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二 大傳

七

禮記疏畧

少儀第十三

上蔡張斌分註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有說
是言此儀皆少時所當學者

聞始見現

君子者辭意連下文
姑斷爲句

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初見
有德有位者之辭如下文云云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敵者曰某固

願見罕見曰聞名亟器見曰朝夕誓曰聞名

曰見者之辭云某固願聞名已名于將命者之人
固如固辭之固若主人不即見已而必請之辭將

命者通客主言請出入之人不敢徑言主人故也
階主者主兩階賓主升降之人也蓋賓也下文有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所謂階主也則曰
辭讓進退之禮儀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則曰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某固願見于將命者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
聞名于將命者蓋疑疎闊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

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于將命
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若誓者未

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于將命者無目故不言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姓童子曰聽事

適往也其辭云某願比于將命者喪不主相見來
欲比方于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其辭則云某

願聽事于將命者謂
願主人以事見使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族歸四布則公卿之喪
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

司敵者曰贈從去聲者

他適以有事他往也馬資道途車馬之費謙不敢
質言本物玉藻曰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
謂是矣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買祭人敵者曰襚親者

兄弟不以襚進

以衣送死者謂之襚稱廢衣者謙言將廢棄之不
以敬也賈人議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服者不

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致襚若非親者必由擯者傳
辭將進以爲禮若親者兄弟之類則直入陳不

待擯者而以襚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
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

命臣爲去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謂芳風

馬入廟門謂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納甸也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
故云納甸也謂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馬與

幣所以助喪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并
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於君有嫌故亦不

可入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
以此爲期者亦或本國自有之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
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予立者之物皆不跪皆隨人爲禮
彼此相安其當然也若直情徑行而不顧人或有

跪者非
禮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

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
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不待言也

卽席曰可矣

及賓主升堂各就席。換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卽席不須再讓也。

排闥說反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

否

闥門扇也。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最長者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則後入者皆不敢總見屨。

問品味曰子亟器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

子善於某乎

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棄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三

不疑在躬不度反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各重器

在躬者。凡躬所見任之事。不疑。謂不疑所任之非其事。而專心爲之也。不度。民械。謂不度民間兵器之利鈍。恐人以非心疑已也。大家。富貴之家。有願心。恐人以僭竊疑已也。重器。謂國家世守之器。與凡人祖宗所傳之物。皆是嘗。謂毀之也。嘗之人。所深怒。故不可也。

汜埽去聲曰埽埽席前曰拊糞拊席不以鬣獵執箕

膺擣葉

汜埽。廣埽也。拊。除穢也。糞。帶也。席上不可用帶。膺。也。擣。箕舌也。執箕而拊。則以箕舌向已。膺前不可持向尊者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平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者謂問之龜。義。吉凶。已有兆矣。吉則謙而從之。凶則懼而改之。不可再。謂不貳問也。此

問者之禮。問卜筮。問來卜筮之人。義者。事之可否。志者。心之隱謀。事可問。以命者。龜心不可問。但爲卜筮。吉凶。不欲知人之隱謀。此卜筮人之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理不將命遇於道

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特弔

踰等。祖父之行也。問年。婦若齊。燕見。私相見也。不使。換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若遇尊長於道。欲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隨。若遇尊長於道。不請所之。不問所往也。若于尊長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慮尊長特爲已勞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侍坐于尊者。若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

不畫地手無容不嬰也寢則坐而將命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四

案前侍坐。言手無故畫地爲不敬。弄手作容。亦不敬。揮扇亦不敬。皆謂手容宜恭也。若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前言之。不可直立以臨尊者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必二人爲耦。耦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式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一耦。則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

侍投則攤矢

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于地。故悉攤抱之也。

勝則洗盥而以請客亦如之不擻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壺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飲也。若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

常獻酬之爵也。馬者按壺之勝算。權者進而取之也。制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勝得二馬。今甲者雖得二馬。不敢擅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徒反諸臂。覓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劍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僕則僕執之。申之面者。言垂綬之末於前也。拖諸後步者。防馬之逸也。朱子曰。既言以散綬升。則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綬。而擲綬末於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綬升之後。君方出而執車。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取綬而施諸轡。誤矣。又疑綬制當是以素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于帶上。君升。則環身向後。復以覆帶。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綬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綬。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音誤。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五

禮記疏畧卷之十三少儀五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見不見。由人故。宜請退。不退。由已故。不請。朝廷寵榮之地。人所競進。以能退為賢。故於其出曰退。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故也。師役勞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罷。讀如欲罷不能之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屢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此因上節不請退。而又記請退之禮。如此。運轉動之也。示欲退而起。澤。玩弄而生光澤也。示欲佩而行。還。謂轉而正之。示欲著而出。曰。早。與。欠。仲。說見曲禮。要皆君子倦已之容。故已罷。請退。不為非禮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去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去罪也。

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進可行。而身不辱。入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后行。

不窺視。不旁視。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視。人隱密之處。恐有伏姦也。不旁視者。不正與相狎。而浪言飛語。從旁嘲刺。氣深人心之掉。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相惡。如陳勝。賈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戲笑侮慢之容。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六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諛。所諫有亾而無疾。頌而無諛。諛諛而無驕。意則張而相去。之廢則墀而更平之。謂之社稷之役。

此於為人臣。獨增一下字。正見此節。皆下字中義也。諛。以止君之過也。諛。則毀其非而棄之矣。有美則公頌之。而諛則自獻之。私諛。君受諛。則已宜。忌之。而諛則沽直。以自矜。諛。諛。皆非為下之禮。故曰無事。弛而不力。為息。張而相之。則君無失德。事弊而無用。為廢。墀而更之。則國無廢事。張相墀。更。此皆為下之分。故曰役。

母拔。蒲末來。母報。往。

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起。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

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
急歡喜去彼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剛則速
去之矣所謂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神宜敬而遠之語端求福則愚矣邪枉之事宜更
攻將就違備則懦矣逆料未至應亦不幸而中不
應則作聰可耻
人以爲偽矣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德謂常德如至德誠德孝德之類藝謂六藝五禮
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依者守其常而不
離游者適於用而不滯工匠作也法謂規矩尺寸
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後余之所由
與有說說蓋講論變通之道焉

毋嘗 衣服成器毋身質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七

嘗者毀其不善也嘗衣服則志鄙嘗成器則材壞
言語之際宜有所本疑則闕之不可以已身硬正
其言語之
是非也

言語之美 五美字皆讀爲儀然 穆穆皇皇朝廷之美

濟濟 上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 如 皇皇 音在方 車馬

之美 匪匪 翼翼 雍和之美 肅肅 雍雍

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
人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
皇有求而弗能也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
有稱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此即保氏所
教六
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
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

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
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社稷之事如祭視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
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樂人之事如用禮樂德樂
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上者正其善否
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此與曲禮一
義特辭異耳

執玉執龜笑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

者不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

喪主則不手拜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八
肅拜拜低頭如今婦人拜也手拜手至于地而頭
在手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
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爲尸處祭爲禮始之尸也爲
喪主謂夫與長子之喪爲喪主則種禮故不手拜
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矣或
曰爲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葛經而麻帶

婦人遺喪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
而腰之麻經不易故云葛經而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取俎就俎上取肉也進俎進肉於俎
也俎有足立而取進爲便故不跪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皆敬心之所寓無事
不敬無處不敬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既蒸則有之

既脫屨也。凡祭通君臣上下為言也。祭主教或于室中。或于堂上。皆不敢脫屨。屨者燕安之時。屨履坐而相親。故燕則有既。拔屨經天子諸侯。有生尸于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屨升堂。

未嘗不食新

嘗者謂薦新物于寢廟也。未嘗則孝子不敢先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旋。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後還旋

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氏僕之禮。并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車。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視之副車也。朝視尚。朝視不式。式。僕尚武。故不式。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九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買嫁。

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與命。命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服車所乘之車也。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則所佩之劔也。弗買。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也。曲禮云。齒路馬有誅。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

乘壺。壺也。束修。十脔。也。單者曰賜。尊者曰獻。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肉之已解。別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加者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於門外也。

犬則執纆。息列守。去聲。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名

纆。率犬繩。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充庖厨所烹曰食犬。

牛則執紉。直軫。馬則執鞿。皆右之。

紉。鞿皆執之以率者。右者以右手率。由便也。

臣則左之

臣征伐所獲民虜也。左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十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

無以前之則袒。乘。奉。上。聲。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常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乘。發也。甲之衣也。袒。先登也。請。開也。乘。出甲而捧盾以將命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屬。獨執拊。蓋。輕便手執也。屬。弓衣拊。弓把。左手屬弓衣。并于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

劔則啓。橫蓋。羹之加夫。扶。疏。與。劔。焉。啓。開也。橫。劔匣也。蓋。者匣之蓋也。羹。祭合也。夫。禘。劔衣也。開。匣以其蓋。祭合于匣之底下。乃加疏于匣中。而以劔置。疏上也。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京領杖琴瑟句戈有刃

者楨何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笑授

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修膳也直藉而苞裹之茵稱也穎警枕也笑者也
箭如笛而三孔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
陽之義也授穎穎刀也削曲刀也拊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先刃刃向前也後刃入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
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為尊其行伍皆尊尚左左
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
尊尚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

賓客主祭祭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許軍旅思

險隱情以虞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少儀

十一

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軍行宜
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敵情不可
洩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上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

飯而亟棘之數嘍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先飯猶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放飯流
歎見曲禮小飯則無嘍嘍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
或有見問之言也數嘍嘍毋為口容言數數嘍之不
得弄口以為容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
辭之則止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俱隨爵皆居右

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莫酬于薦東
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莫酬
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
居右也介賓副也酢客酌還答主人也俱鄉人來

觀禮副主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
并俱爵皆不明奠置之所致記者于此明之。今
按賓坐南向故
以東西分左右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膾

孽濕魚從後起則膾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
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膾在脊冬時膾氣在下
夏則膾在上凡膾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
食也祭膳者朝魚腹下大得以此言尋常蒸
食進魚者如此祭祀
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
器于左則以右所執者調之為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
傳君之辭命于人則由君之右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少儀

十一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
右軌范乃飲

此一節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軌之宜酌尸僕如君
者當其為尸則尊也軌轡末也范軌前也其在車
以下尸僕受酒法也左執轡者尸位在左僕立于
祭軌之左右及前范欲使其神
助已不傾危祭畢乃自飲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羞在豆則祭之豆鬪之地俎長
而橫于人之前則祭之俎內也

君子不食園葵腴

周禮園作葵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
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愚按此有三義一避穢
以養潔也一不貪肥以養廉也一
不忍食其所養之虞以養仁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小子不敢與尊者並禮故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

凡洗必盥

洗爵也盥洗手也凡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

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必手絕以祭也不言豕事同可知

凡羞有涪泣者不以齊

涪太羹也太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

充苒祭耳象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

禮記疏畧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爵在東嚮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西而向東以右為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為上二人俱以南為上也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

尊與壺皆有面而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尊壺者面其鼻言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也

飲酒者襪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肯羞

襪沐而飲酒也醮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于俎也襪醮小事為甲折俎禮盛故醮醮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庶羞若正羞屬醮則飲酒之前得嘗之

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

反泥涉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

為軒皆羶而不切麋反為辟雞兔為宛脾皆

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羶而切之者謂先羶為大羹而後報切之為膾也餘見內則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為之燔燒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凡飲酒

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

燭不讓不辭不歌

禮記疏畧

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燭未奠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畧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兼為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

凡奉進洗盥之水與執食飲以進之時不可以口氣直衝尊者若尊者有問則偏其口而對仍勿氣也

為去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為人祭攝主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曰膳則善味而已

耐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

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奴道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

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膳告承上文而言臂臠肩脚也九箇自肩至上至踵折為九段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國家靡平敝則車不雕幾祈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

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靡敝者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蓋師旅飢饉之餘雕刻鏤之也髮漆飾之畿限也漆者縛紉之名不用組以連明及為給帶也以穀食馬曰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三

少儀

圭

禮記疏畧

學記第十四

上蔡張沐分註

學記者孔子之書記古大學教人之法也若大學則言其道也學記教人學此道也故篇中備述大學設科之法及教者學者相資之益施受之則雖似粗述而實妙道於器者也教若失其法則道無由而成與大學實相表裏為一書而異其篇耳漢儒失其大宋儒重道而遺器則遺為虛說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小開去不足以動眾就賢體

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

憲法也即大學明親之法則在上立法曰憲在民能之曰善良善良出眾曰賢我偶與發思慮而在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於古憲乃即以已之所思求民者為善良此足以小有聲聞不足感動眾人為善之心也蓋在已未學故無由感動也若民有善良出來而為賢者就而尊禮之賢有與我疎遠者亦體而親近之此求民之心較前為尤誠矣然足感動為善之心又未足以化民之不善而實為善也蓋無造就斯民之實故無由化也如欲變化其民為賢良而成風俗其必由學乎設立學校自學以教人學自不容不化也學即大學所學即明親之道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為先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

乎

不學則不知明親之道不知道則無以為善成俗故古王立國以君其民必先設學校教民為學知道所先者此而化民成俗則其後焉典常也商書說命曰人君一念自始至終唯常在於學念則必

實為之非徒文也終始則專一無二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允命曰學 學半其此之謂乎

雖有明親至善之道我弗自學亦不知其所以善將何以教人是故必學然後知已之不足也必教然後知多所困窮也知已之不足不容不自反求為人所困益不容不自強以求通矣是欲教不可不學欲學益不容不教教學故相長也允命曰教學半教學之益各居半缺其一是一兩不成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當作有序國有學比志

年入學中平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業樂五教反 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而民間八歲入小學皆於此受之也五百家為黨黨有庠教問塾所升之人也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教黨庠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鄉學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似即周禮三年大比之期入學國學也此就升士之期言之若元子輩則難拘三年也中間一年即下三五七九也一年所視頭一次考校也離麗也經載籍載古人明親至善之事也離經附麗於經以為業也辨志學以立志為始先辨明學者之志使一於經然後可以習此經之業也三年所視第二次考校也敬業則業有所麗而進德不孤而業不能遷矣樂羣則業有所輔而進德不孤矣五年所視第三次考校也博習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養其德不止敬業矣親師者師嚴而親之

則心有得而所養者醇於樂羣又進矣七年所視第四次考校也論學辨論得失以窮其理不徒博習矣取友博訪四方高遠之士以資論辨則益窮事理之廣大矣謂之小成者三年立志五年通藝七年窮理識力已卓然矣故為小成九年第五次考校也知類通達凡窮通得失不齊之類又能知其一致之理則通權達變而不滯是知天矣強力不反理趣深則力日強力行所得終身可不失也

故謂大成拔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升學樂正掌之崇四術立四教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

辨論而後爵祿之此謂小成者就俊士之有造言之也此謂大成就造士之秀可升於司徒司徒之也大成則皆官材而將爵祿矣又按王制司徒之也禮節民性以七教與民德以八政防民淫以道德

同民俗當塾與庠序中未嘗無詩書禮樂乃至入學始離經辨志蓋初一次考視正即驗其鄉學中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所習之得失以漸求進耳又按周禮學制與此未盡合蓋周禮周公所作合當如是之貴當日亦未

耳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

學之道也記曰蛾魚起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化民就自成言人各自明德修身也易俗就統成言則已變為齊治平之俗矣蓋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為塾師為黨正為州長則其實學又各足以典起實教民被其教者自化為善良而成風俗也近者得與教學之中幾何之內是也遠者不得以為大學之道也蟻子鼠穴街學述也蟻子見大成之士本學於人及成而人又學之甚相類也

右第一章言立學設教之大義學制考校之大法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先聖先師之道也道即明親之道常服立冠今加皮弁服制以嚴古為尊皮弁是也芹藻之菜備質而潔至敬也

宵小雅肄異三官其始也

富祭菜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華三詩而肄習之二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始有為君任使之勞既有為君燕樂之樂故於學肄之以勉厲誘諭其初志也凡立學教人皆為選拔官才使之異日為君教化百姓也其始本有官之意故曰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入學時大齊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所習之業如詩書禮樂之器物也不鼓不敢徑進退之也鼓之不敢退樂之也每於入學必擊鼓發篋示循節以進為遷其業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四學記四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楚也楚荆也梘員楚方以二物為朴刑以警惡忽虞書朴作教刑是也收威收威威懼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必能端謹嚴饒則志常一心常存然後可進於學不然則隨所得而皆放弛矣故七倫獨於收威用刑者學於此為重亦獨此為難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夏祭也五年大祭之說誤禘而後視學其期然也視君親考校也每中年考校時必於禘後行之蓋春夏之後人將倦矣學者之心志有優游有餘之意然後視之恐其一被促迫則不能有成此為人君言也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時常令其有所觀感而不即告之以所不知如遇事遇物則指示考問之而不告所以恐告則心浮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

幼者於師之所傳疑信總宜聽受考信實疑皆後日事不可輕便逞聰明以肆為暢達之學如此是交躡等級將來必由奔流裂裂偏執執成是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倫序也以上七事皆教人之大倫序何謂倫序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言學所以學為官也官先事而學之時未為官而為士士之所志即官之事故先志也此七者皆官事未形而先存養其志故為倫序若不先養以志而即命以事則失其序矣

右第二章教之大倫

禮記疏畧卷之十四學記五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操縵不能安禮不與聲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時教四時之教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如春誦夏弦秋禮冬樂之類正業正所教之業也春秋非誦不事詩書冬夏非禮樂不事禮樂但一時必專教一業以為正而其則以餘力旁及可也然則心法用而力不專學無序而業鮮成矣退息燕居不在學中也居學凡時教之正業正須於燕息時習學之也弦詩禮即時教之正業操縵博依雜服即退息之居學安者心與理相通通於博依而安適不忒也必退息時常學習不厭乃能至用而安適不忒也必退息時常學習不厭乃能至操縵時常操弄琴瑟之絃也安絃則於絃調熟矣博依似是二義詩人與此與之辭其於物極博該

曰博其於理極貼切曰依則不可不於退息學其
博依也安詩則於詩無危疑之辭理矣雜服見弁
衣裳之類各有吉凶賓軍嘉之殊制極爲繁雜學
者不於退息時考稽古文詳明時制而於行禮之
際必有彷彿而退息時不自奮與以息其業更
日藝樂學好學也退息時不自奮與以息其業更
於何而求好學之日乎則終不能矣上三者本學
引以例其餘故又以此泛語完之故君子之於學
也藏於學中則有所修治之正業焉其所習者專
而志不分息於家則有所遊藝之居學焉其所養
者純而業愈熟二者不偏廢而退息若重者進有
嚴師退易廢也大學不言詩書禮樂學記不言身
心意知道寓於器也舉其器而道
在矣故有大學不可無學記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
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學務時敏厥修乃來

其此之謂乎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六

義修息遊無時非學則所業者熟而志氣日親自
不以學爲苦而以學爲安也師爲學之宗自不容
於不親友爲學之輔自不容於不深道大學之道
也安學親師樂友於大學之道自深有所信而不
惑矣不可拘文作兩對講也道既有得是以雖離
師友而業自有進而無退矣敬則心專一遜則進
有漸時敏則勤不輟厥修乃來則其明德修身之
益如有源之水來而不窮也兌命本作遜志務時
敏即志也

今之教者

呻

其估

畢

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
其求之也佛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
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
之由乎

呻吟諷也估視也畢簡也訊考問於人也言自講
說也今之教者但令學者吟諷所佔視詩書禮樂
之簡牘不實習其藝業如是則與退息之居學異
矣口耳之習自是食多所以一時相乘即多發問
辭以考究學者而自所陳說亦一時遂及數端多
數皆詩書禮樂並及無待也如是則與時教之正
業異矣多與數是欲學者驟進而不顧其安一藝
未諳又參衆藝自不安矣徒呻佔畢而不令操履
博依雜藝以與其藝是使人不山其誠不從實習
學欲以虛文求得是不誠矣學者各具材質安而
進之誠而使之自足以盡其材而有成如是雖有
長材皆以荒博浮誇了事豈能盡其長乎其施之
方也悖於常理其求之效也拂於人情故隱廢其
學不願自表見疾惡其師而不相親苦其學之難
其轉而背去之必速亦不以所教爲可法矣

右第三章明正業居學之益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

也

禁於未發之謂豫不待私欲之既萌而早施禁戒
於平日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於幼時教之象以養
正之義也先正有說不必以年歲斷所見者狹下
文勤苦難成說不去矣陵節雜亂施教難以特備
漸進也相觀彼有善則此可效互相摩切也未發
便是豫當可便是時不陵節便是孫相觀而善便
是摩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升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遊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

者教之所由廢也

力能他說曰：「力上一意曰格，不存者於平日待發而後，雖有善者，弗能勝其打格矣。時過然後學，志已就於卑弱，力已成於頹廢，然後為學，雖自能勤苦，亦難為成矣。壞乖也，務此失彼，則非求則亂，無從而修之也。無輔曰：『無聞曰陋。』故寡聞也。別曰：『無聞曰陋。』無聞曰陋，故寡聞也。曰：『則自安，則遂至放惰。』邪後，全廢其學之成功矣。」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教喻，教人而使之曉喻也。以四典之法，道引之，使自進，弗即牽之，以強速其進，如是則和樂矣。有不能者，然後強教之，使進，又弗遂，既抑以為不足，教如是則猶易之而不畏難焉。又不能者，然後為開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八

其從入之端，而亦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是則足以發其心之思慮，可憤興矣。和易以思，則既不危阻，又起發其志意，有不喻教者之意，而相從者乎。故可謂善喻。

右第四章 大學之法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失多者，為浮廣，失寡者，為固陋。失易者，為務進取，失止者，為一得。此四者，各人心之隱隱自是，若不可與同之人，而實不自知其失也。故曰：心之莫同也。處難見而可知，知之乃可央其隱，而使失其是，以救其失也。如此為失，反此為善，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欲長善者，教其失，善自長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

而達，微而臧，率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學者之失，在也。教者，教失，即無事，直揚其隱，既有感，則不可明也。亦以我志之所在，隱示之，使默思而從之。繼之耳。故善歌者，使人繼其聲，為其失在聲也。若善教者，則使人繼其志，為其失在心也。繼志奈何？其言也，備約，似未明我之意，而學者已達其意之所在矣。其言甚隱微，以無教於學者之失，而已潛發其失，而之於善矣。臧，善也。約，與微，猶賢言耳。若并未可以隱約得者，則用比方他物，他事以喻之。如此不大聲色，而我之志明，學者自繼我之志，而為志焉。殊民救失，長善之迹，故曰：可謂繼志矣。

右第五章 言教失繼志亦大學之法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九

難易，學有精粗，精者至之難，粗者至之易也。美惡，學者氣質不同也。博喻，多方善誘，即上文不一之法也。長，一官之長也。師，長君，皆行教之人，而皆當博喻。但學而後入政，未開以政學，故必自師始。故師所以學為君也。擇師，即所以擇君，可不慎擇師乎。師來也，總眾曰師。三王四代，謂虞夏殷周之君。舜禪禹，以禹文，教敷四海，克總朕師，湯武天與人歸，亦以此而已。雖擇君也，實擇師也。

右第六章 言為人師之重且難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尊也師道猶君尊師自同尊君學之道正此為難我嚴師則師乃嚴師嚴道乃尊道尊民方知敬學若不嚴師則師亦不嚴道亦不尊民亦不知敬學矣故君有不臣其臣之時為為師也大學中有師道天子不以北面臣之禮有定制所以尊師也此見擇師固難而尊師亦不易也

右第七章言事師不可不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如下介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春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十

皆進學之道也

庸功感師之有功也怨師之無功也先其易者大綱也師定靜安慮格致誠正之次中庸所謂未發五子所謂存養是也夫綱既明節目雖有未曉久而循綱以理之可以不事多言而相說以通解矣此所以師逸而功倍也不善問者反此直在節目理會終難通貫如先修五達道而後三達德先三達德而後所以行之一是也此所以師勤而功半也然學雖有善不善要存乎師之善耳善待問者如所問者節目姑師就節目告語之所問者大綱亦即就大綱告語之不必拘大小為先後待其從容而後有所明大亦有所明但於大小之問不能辨漸添實然後盡我所欲言而助其不達此雖功不必倍或不亦不至無所得而與怨也不善答問者反此所以不免無功而且怨矣此皆委曲造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聞

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問誦記古冊以待學者之問也如此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限於小則不能言大限於大又不能言小即大小皆能記問亦難貫通必不能從容以盡其聲聲則我自所得本末精粗一致之所發也故不足以為人師必也聽人之問因而語之不拘典要也即小鳴大鳴從容盡聲是也若有不能問者然後我自語之而不必因其問也語之不知不日知之何亦莫如之何矣雖舍之可也

右第八章明師弟問答之宜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治陶鑄金鐵使之合一裘補績獸皮使之合一陶治角使之曲直箕柔治柳條使之曲直治角之技難治柳之技易而類可相求也良冶必使其子先學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 學記 十一

為裘良弓必使其子先學為箕先其粗者易者以學夫精者難者學以漸而可成也始欲駕馬者不驟駕之必先繫於車後使相觀習不疑漸可服駕而閑與衛矣人皆無志於學者徒以學迂遲而無捷效豈知其必成者正在此迂遲耳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古之學者無非迂濶為有成也物本不一連比而使之類本不同醜校而使之同故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終不和其聲矣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終不章其色矣學五聲者焉能以鼓木為迂而無當也而舍而不用乎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學以修之則耳目口體終弗治矣師無當於五服之親五服之親弗得師以講習其義終弗親矣學治五官親五服者亦安能以學於師為迂而

無當也而舍而從事于如是而學為必成之道不如是而學為必不成之道而志學可決矣

右第九章明教授之有漸戒欲速成之弊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君子孔子也孔子記古大學之法已畢而附是言以明其本大之為言者本也所學者本故大人以心性為本無事不自此生焉得大德大信不約得於心也專知一職曰官學大故德大無理不備於心自不止一官之長道者德之發德大則道大所用皆通自不備一器之用信者人之信從我也相要曰約心性乃天下人之公理此修則彼效故學大則信大不待要約人盡信服矣所謂化民者也風俗之所成曰時信天故時亦大信不待約而自信則時亦不待齊而自齊矣所謂成俗者也人

禮記疏畧

卷之十四學記

立

欲速見小往往貪節目而無志於本察乎此則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故又取河海以譬之河為海之源海為河之委河源混混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故三王祭川皆先河後海不相變真以其或為源故先之或為委故後之也此之謂務本本之實在大學明德其功夫在定靜安慮致格誠正皆心性中功夫故為本於此可知學者若不於本是學而節目之是後則曲細之儀不足取矣

右第十章歸於務本

禮記疏畧

樂記第十五

上蔡張仲

樂記一篇乃孔子反魯正樂所作也通於人心之微達于天人之故而歸於治化之神其義理深遠文辭闢博非聖人孰能信之至各物度數雖關焉不詳特其形而下者也而有王者起召藝巧之士好古之儒考故府遺器搜天下疑文自能為之儒者又謂雅頌得所為正樂之實其見淺矣亦牽強無切者粗通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此論音樂之別音則自生樂則有作者也音者民俗之歌誦樂者人君之制作後文總發揮此節之意陳澧氏云凡聲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明之體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所謂詩言志也聲之辭意輕重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所謂歌詠言也變而成歌詩之方注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樂記

律節制其官商角徵羽五音所謂聲依律和聲也此合其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子成武舞也羽旄文舞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色介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此論樂所由作起於人心非強作也此音而樂之固由音所生也然樂之本源則起於人心之感於物

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失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樂則欲，於所怒則憂。唯其心竭而無澤，則誠而不信。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嗚則則而無聲，絃則絃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則生而不窮，故則施而無積。順其心聲，又如氣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心有所畏者，聲如此。觀未二語，可知世儒癡認性中有物，誤矣。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二
人性中何嘗有出於六者之異。祇因世間有此六等感耳。性本心生之名，虛明之物，感善善生，感惡惡生。慎其所感，一歸於善，則無不善之性矣。是故先王慎其所以感人者，乃有禮有樂，有政有刑。四者之作，所以同民心而使之於善。出之則為治道也。可知作樂之本，原為人心之感於物也。劉氏曰：禮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故一其行，刑以罰不率，故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事雖殊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論音生於感之實。凡民間歌謠，發於人心之哀樂。人心之哀樂，由於政治之得失。故聲音之道與政通。而慎感固有不待言者矣。聲成文者，五音和以十二律，則成文。亡國將亡之國，其民困苦，而思治也。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規、壺、昌、制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陟，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宮商角徵羽五聲，皆就人聲說。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和聲。是聲本歌聲也。歌本于言，言此人之出聲，必由內而發外，有自然之次。彼一一定而不可移。始曰宮，喉音也。次曰商，唇音也。次曰角，舌音也。次曰徵，齒音也。次曰羽，唇音也。聖人作樂，本其自然之次，而命以是名。又遂以宮為君，象發號出令之景始也。以商為臣，象人臣承宣君令也。以角為民，象政令之所被及也。以徵為事，象民應上之所徵求之事也。以羽為物，象事之所用之財。

物也。夫人聲那有君臣民事物處，而聖人因慎感作樂而放為作之，遂有此義矣。欲以感人，使人觀此口中之聲，歌居然有此五義，不可陵犯。要使人重此君臣民事物耳。於是又恐其易於陵犯，故在揚在口，無以正之。又取天地自然之聲，制十二律，應十二月氣候之管，吹以成聲。以人之五聲配合成調，然後五聲可以不紊，而順其敘也。故曰：無怙。王田憫感作樂，使人相習之久，即一言一聲，無不以君臣民事物五者為心，而不致姦亂。其大此聲音之道，與政通之實也。故宮亂則音荒，知其君必驕何也。君而治，德於君而驕焉，不以荒知其君必制其身也。商亂則音陟，彼偏也。知其臣必壞何也。臣知君也。商亂則音陟，彼偏也。知其臣必壞何也。臣也。角亂則音憂，知其民必怨何也。民而怨，德於民而怨焉。君若臣不欲行先王之法，以樂其民，又何則哀。知其事必勤，何也。事而怙，德於事而勤焉。若

若臣不肯遺先王之法以省其事又何徵音之足惜不哀而亂乎故聽徵可知事也羽亂則危知其財必匱何也物而枯澁於物而置焉若君臣既棄廢其先王之法不欲節其財物又何羽音之足恤不危而亂乎故聽羽可知物也若宮商角徵羽五者音亂高下清濁無有倫次送相陵犯謂之息慢先王之制作棄法敗律而乖天地之和其不以君臣民事物為心又可知也如此則國之滅亡無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引作亂世之音之証此近也証其為不敬則亂也鄭自五公子爭國大亂禮義廢而淫風行衛自宣公淫亂淫風大行所以二國之音廢棄先王法度信口任情聲調極其淫濫不敬之甚桑間濮上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四

地名史言衛靈公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奏之音平公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濮水之上也是師延逃在彼其者有流傳耳君臣皆不理政事故散失而民流蕩無所統治也無理曰誣無理於上而任行已私乃將亡之情形也鄭衛桑間之音皆起民間一時淫聲所向殊為新開厥時君之聽故被之管弦登之朝廟耳猶後世優戲朝廷或尚之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宋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總結音樂見樂中有禮而禮樂所以並重也倫理君臣民事物之倫類各有其條理次序也凡五音生於人心是謂言志歌永言聲依永有宮商角徵羽自然之文而美聽者也樂者先王此音商角作以十二律之文而美聽者也樂者先王此音商角其條理也知聲而不知音耳但有所聞而不知清濁高下之音知音而不知樂耳但知清濁高下而不知有君臣民事物之次教為不知樂若知樂必通倫理之君子審聲知音審音知樂審字有力審樂知政即前文五者亂不亂之說政者正也而治道已盡於樂矣是故聲音樂皆相因而可進知者也至於樂從禮制禮從樂成樂成於禮禮者倫理之節文樂從禮制禮從樂成樂成於禮禮者倫理之節稱故必禮樂皆得而有本有文體用相循乃謂之有德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餽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字如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

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去羹不和去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

以教民平好聲惡聲而去人之道之正也

以下多並言禮者禮樂本並行未有不行禮而作樂者樂之聲謂天子祭禮之樂食享之禮亦謂天子之朝聘有享禮有食禮也雖極隆盛究不奇極其音盡其味清廟謂文王之廟瑟練朱絲以為之則聲重濁疎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遲緩聲重而遲是質素之聲倡同唱和也一人倡三人從而和之言唱和者少也此非極聲音之美遺者首不盡於此此外尚有遺音也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膾太羹無滋味謂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此非致味謂味不盡於此所欲而好之過感於非所欲而惡之過先王制禮樂以節之則好惡之私心為之一平而歸於人道之至正人道即倫理倫理所在不致以私惡是

之倫理不在不敢以私好好之
豈非平好惡而返人道之正乎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

性者心之生也人生有靜時方物感未至此心生
機含虛在內而未動此天命人本然之性至善者
也道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本生生之理感物
未有不生欲即性之生也此由天而得之人正至善
之發露處下文言其實方物感至善自惡自知覺自
足以知之遂生出好惡來知善自好知惡自惡知
在內性也知惡形於外亦性也此即所謂性之欲
也何嘗有不善乎知字最有力量知在靜中天性也
主於此知以知物則天理為主而外感之物受裁
於內故無不善也若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入身內以節制外感天性之理乃滅公矣是
生好惡者性節好惡者亦性也得其半而失其半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六

天理
故滅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
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家
者暴寡知去聲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
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下又釋好惡無節而天理滅之實物之感人無
窮句最重人一日間不知多少物感好惡無節任
感而行日漸月浸豈復尚有本來之我哉人化物
人化爲物也所好所惡皆非我之本心誠是物感
爲主而我爲所化矣悖逆不順詳偽不實屬心淫
泆縱欲作亂反常屬事感物而動即人心惟危注
躬節內即道心惟微物至人化人心喪矣誠理滅
欲道心沒矣天亂之道起於人心之無節欲以

亂反治則亦不
難得其要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
男女也射鄉食餼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
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
王道備矣

人爲之節者人不能自節於內則以禮樂感之於
外而節之意自生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故故爲衰
麻哭泣之數以節之禮而樂存焉因其好逸樂而
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而
禮存焉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
冠笄之禮以別之而樂存焉因其人相與有交
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餼之禮以正之
而樂存焉節和別正皆節之意政刑以輔禮樂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七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正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
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
民治行矣

此論禮樂相須備用則樂主和和無異故同禮
主序序不一故異非同不親非異不敬故相須也
樂勝則和不以禮節之禮勝則序不以樂和之樂
以合情自去離之樂禮以飾貌自去流之樂禮曰
義事之宜樂曰文音之雜禮以義起不能不別貴
賤之等級樂比衆異以爲同自通上下之和睦故
於禮樂者爲賢則好之梓於禮樂者爲不肖則惡之
故好惡以禮樂而著而賢不肖之別亦於此而別

不肖刑之賢者爵之政均即在是矣要之禮樂刑政無非仁義而已仁以愛之於內義以正之於外而民治有不行乎治者所以治其亂者也人自不取有悖逆詐僞等大亂之行矣以上畢人生而靜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

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

此論禮樂之要妙樂以合情此全是心性真摯處故由中出從不觀聞中揆情度理故其靜也禮以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八

飾貌此必須著見於外故自外作以可觀美為尚故甚文也大樂必易只在靜中存一念之和故甚

易大禮必簡雖尚文而不繁只在一念之敬故簡

乾道乾則易知禮有坤道坤則簡能易則易知人

亦何難知此理故樂至則自和而無怨簡則易從

人亦何難行此事故禮至則自敬而不爭揖讓和

敬之事竟舜相和相敬於朝廷之上而即以之治

天下此便是禮樂之謂也禮樂豈不大乎暴民不

作諸侯賓服自然兵革不試五刑不用不試樂不

又自百姓無患於下天子不怒於上如此則樂達

相序推此以敬四海之內使皆親親

長長天子如此則禮行禮所以大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 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 如此則四

海之內 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 禮樂之情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 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倍

此承前大禮大樂推言其大處無所不包舉也天

地之和愛無物不生天樂同其和亦不使一物失

所因其所生以遂其生焉天地之節制無物不成

大禮同其節亦郊祀天社祭地因其所成以報其

成焉是明而可見者為禮樂其幽而不可見之中

有天地屈伸之理存焉天地生物之氣伸曰神天

地成物之氣屈曰鬼明從禮樂之化幽感鬼神之

德四海之內焉得不合禮樂愛乎同猶合也禮本

殊事合敬之物樂本異文合愛之物明王制作雖

有因革損益而於禮樂主敬主愛之情則不能不

異故昔相沿也若其禮樂之事各因其時禮樂之

其時禮樂之名各因其功不必同也

故鐘鼓管磬羽箭干戚樂之器也 屈伸俯仰綴 絃 兆

舒疾樂之文也 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 升降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九

上下周還 袂 袂 袂 禮之文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聖

者述作之謂也

羽箭干戚四者皆舞者所執 屈伸俯仰 絃容也 綴

舞者行位相連綴也 禿位外之管也 情敬愛之

實也 黃帝堯舜之造律呂 垂衣裳 禹湯文武之不

相沿 襲皆聖者之作也 周公經制 盡取先代之禮

聖述而不作 時也 原無優劣 此與前節為一段

樂者天地之和也 禮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 樂由天作 禮以地制 過制則亂 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 然後能興禮樂也

此論禮樂法天地也 劉氏曰 前言大樂與天地同

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 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 此言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
言也聖人之禮樂與天地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
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
之動而生物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而生也天
地之序樂山天作者法乎氣而有秩故羣物皆別
而成也樂山天作者法乎氣而有秩故羣物皆別
動而屬陽聲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
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
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過
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
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與禮樂以贊化育也
按禮樂有兼效天地處以用言有分效天地處以
禮不以和行過作樂不以禮節也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十

與民同也
此論禮樂貴有自得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
音其辭之足論者有倫者主和而無患此樂之
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
乃與樂之情實相稱中心之無邪正行之無邪此
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
宰制乃與禮之體實相宜此人君之所自得也若
夫施於器數發於聲音用於祭祀則衆人之所同
知也方氏曰金石特樂而已統禮以為言未有用
樂而不為禮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
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就亨 而祀非達
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
則憂禮粗則備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意

其唯大聖乎

此論禮樂本於治功之義樂象所成之功而作之
功大樂自不容不備禮因所定之治而制之治既
詳辨禮自不容不具千戚武舞也自舜有之熟
人之所用自周公而有之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
也其各因所處之時功不同樂自不一至舜征有
苗班師振旅之事象之作樂自有千戚之舞所以
昭謙德非強作以備樂也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
意後世至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治道隆盛飲食豐
多又念熱烹之美豈獨不可共之祖宗於是熱烹
而祀以致孝享非強設以達禮也若不知此義凡
奏樂必備設器數以自娛樂樂極則生憂而患害
將至凡行禮必舉具粗迹以循儀文禮粗則偏枯
而情意日離至於敦厚其樂而自無憂備舉其禮
而自不備必是功大治辨者之有所本非大聖人
妄為樂極禮粗之舉即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十一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
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
備天地官矣

此論禮樂效法天地之實以天地萬物論其序有
自然之禮制其和有自然之樂情以四時論春夏秋冬
自然之禮制其和有自然之樂情以四時論春夏秋冬
生物之仁近樂之發散秋冬斂物之義近禮之斂
束流行之化氣之和也春夏之仁陽氣之神也
皆天之道故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高下散殊禮
之宜也秋冬之義陰氣之屈鬼也皆地之道故禮
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之作樂乃天以此理
相感而作樂應之其制禮乃地以此象示法而制
禮配之及禮樂明備天生地成人成禮明備
得其職是天地得禮樂以有助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君臣之
禮因天地而定貴賤之禮因山澤草木之卑高而
位動陽靜陰也顯大陰小萬物能動者其用大不
動者其用小此又不論形體之大小矣而經曲之
禮由此殊焉物各產於一方其類本不相合則聚
而合其類又有同為一羣之物本不相離則分而
異其羣只因天地生物本有不同之性命有合異
為同方送其性命者如夫婦朋友君臣之禮以此
定也有分同為異方送其性命者如嫡庶異為君
臣大小別為宗族父為大夫子為士其禮殊用以
此定也在天日月星辰行度參差而序自不亂是
即禮之象也在地山川草木錯亂無數而文自各
成是即禮之形也如此則禮之別
非強制乃天地自然有此分別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地氣上齊 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

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上騰下降
故相摩蕩雷震之鼓風雨之奮四時之動變日月
之和煖則相摩相蕩之處降降摩蕩皆天地之氣
所流通終古不息合同而化生乎百物者也樂之
主和不剛不柔不燥不烈柔相摩尊卑上下相
蕩其鼓人之剛志如雷震發人之柔志如風雨變
人一偏之實如四時煖人親悅之心如日月如
此則樂之和非強作乃天地自然有此和順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總結上兩節之意樂之教化不時則怨怒日起人
不得遂其生全禮之節制不行則必先見於男女
之無別淫濫日生禍亂必有見告此與天地不和
不節被氣為災之情一而已矣鄭五公子爭立國
無生氣衛宣倡淫卒
至亂公是可見矣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切 太始而禮居成物
著如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
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天地之間無非禮樂和序之理充塞流行陰陽亦
禮樂也鬼神亦禮樂也參贊之高功悠久之遠業
可以禮樂居之深厚難測之風俗人情可以禮樂
測之上下七句即明上三句之實著猶居也居物之
最始者樂也居物之終成者禮也太始者稱氣也
和氣不可一時有息者明此不息之象者天也成
物者定體也定體不可少有移動者明此不動之
象者地也是樂之動禮之靜充塞天地之間故聖
人稱功化之極
必曰禮樂云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玉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杭 緩 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緩短故觀其舞知其
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此論賞諸侯之樂琴制七絃無五絃之說此五絃
蓋七絃所彈者不過宮商角徵羽五音故曰五絃
猶言五音之絃云耳時解懼之意切於舞心而形
於聲歌以自宣暢也夔非別制一樂乃即就五音之
者皆得自宣暢也夔非別制一樂乃即就五音之
絃而制賞格如下云也德盛言以和序自修之德
教尊言化行也五穀時熟言德教之徵也勤於治
者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遠於治者則德
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短於治者則德
侯六大夫四士二每倍八人故古之人生則觀舞
可以知德死則聞謚可以知行樂
以賞諸侯可以觀德豈徒觀樂乎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

矣

此論名與功借之義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其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也韶繼也者言舜之德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武之大漢武王之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按湯武之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入豈不盡極乎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西

此論古之教法即治法天地之道以寒暑變化物之氣質故能變人之氣質故為民之寒暑變化失時豈不傷世寒暑中各有風雨之宜教中各有事之宜故為民之風雨事宜無節豈能有功總言教法治人也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樂不離禮時不離節言樂而禮在矣

夫黍禾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

洛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

著其教焉

此論樂以禮節乃教法也酒合歡而流則生禍樂和情而極則生悲一也惟禮首可以止其過故止淫過也大事委事也有一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則哀有節大福郊禘祭祀之事受天地祖宗之福故曰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則樂有節哀樂之分皆以禮得所終不然不能終其哀樂焉樂必有禮故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即以之善人心感人是深而移易風俗皆以禮終故也故先王著之以為教不然徒樂不成教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此下大闢教法之義必先明夫心性之源心性之理明而後教法可施也血氣心知者性也人心本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五

血氣之物血氣為心其中更無所有惟含有知覺而已知本至虛之體含至實之用此即名之為性性字從心從生中無一理無理而不生焉中無一物無物而不備焉其虛也并無有喜怒哀樂之常法在其中特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心知足以知之遂動為心術之不同術法也雖似有常法實皆感之故耳感善生善感惡生惡慎所感則無不善矣總之性是學習學則生善不學則生不善此所以貴乎教也

是故志微嗷殺色介之音作而民思憂

試以應感起物而動者言之是故感有不同而民心因感而變則其教之速化之神固莫甚於樂矣志微者樂之聲有思深微細之意嗷殺者有唯希殺滅之意而民亦即動思深憂慮之心術

擘切 擘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擘寬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采而少節制也民亦動康樂之心術康安也音俱指樂言

粗厲猛起奮末廣黃扶粉之音作而民剛毅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起威盛於始奮末振迅於終黃憤也廣憤言中間金石絲竹八音之聲俱怒也剛毅民亦動猛厲奮怒之心術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辨別直不回也勁堅強也正無邪也肅亦敬也肅敬慈愛淫亂皆就心術之不同言

寬裕肉而教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琬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聲通滑耳順所欲以成和其情以動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辟偏也狄遠也成樂之一終也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音也滌洗也蓋侵借也言其音之泛濫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侵借如水之洗物浸漬無分際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憊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悉升切其文采

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去聲比毗至切終始之序以象事

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現於樂故曰

樂觀其深矣

情即喜怒哀樂之情性即血氣心知之性先王知民情性無常於是本之情性而以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有常者道之稽考於十二律之度數黃鐘九寸以五分遞減至蕤賓六寸又以五分遞增林鐘

六寸五分至應鐘八寸五分遞至黃鐘九寸是也

又制為君臣民事物之禮義使貴賤上下不失其序焉此非欲民人保合此生氣之和而無失也又所以疏道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流行而不滯也

陽主施陰主斂人性陽者好施而易至於散陰者好斂而易至於密人氣剛者易過於怒柔者易過於嗚退便之各歸於中和如是則陰陽剛柔四者暢滿交錯於吾心中而發之於事無不得其倫

理皆安於當然之位而不相爭奪也先王既如是其節奏之教使學者多所習也又省察其樂音之調和如文采之可觀則樂乃和矣又以繩約其樂

之實得於心和厚於中而非徒文也小大宮大羽小之類旋相為宮則十二律之宮大小又不同始

終視始故終其中全聲玉振之類亦不同以六律律五聲之小大以稱事行之小大此樂之終始以序作事之終始使學者於一切倫紀之理皆於樂焉形見之故樂之為樂其所見甚深復矣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士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

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瀆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論亂世之禮樂士敝地力竭也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鱉不得自如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思淫淫過也世亂則人皆壞禮以行

其私故禮廢人皆過樂以縱其情故樂淫樂淫故失其情欲之聲哀思而不莊敬得其情欲之聲歡樂而不安樂思故息慢輕其禮而無所忌故流瀆忘其本始而不知報其人廣大者則皆容納姦惡其人狹小者則又多思多欲處於一時條暢之氣遂滅人心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當自立焉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而當自立焉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去聲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此論樂之感應聲樂聲也逆也順正也聲故言
妄正氣故言順也人心因感而動不持以志節以
理者謂之氣也象者聲音也樂者比八音舞踏而
作者也倡和有應者聲聲正聲感人是倡也逆氣
順氣應之是和也上倡而下和以應之下和而
上又作樂以應之是倡和還相為應也如此則邪
不能復為正正不能復為邪是各有分限矣故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於是人之邪正反於萬物而
萬物之理各以邪正之類相感動而無非邪無非
正矣回違邪偏曲不直也萬物之理者萬物原供
人之用人為邪則用相從
而俱邪理之必然也云耳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去聲聲亂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大
色不留聰明淫樂愚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

義

此下四節論君子不受物感之學由已及物之教
反情正情有所感而生必反之心以求其是非邪
正所謂反躬節內者也正則應之邪則否焉以和
其志使志得和平之正而不至於邪比類分次善
惡之類以成其善行而不入於惡不留不接不設
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內外官體皆
由順正以行其善物感日至而我自有主無非學
功而已樂記起於人心中心間發揮性字純是功夫
下文開展說去究不外乎心性之理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前內外官體無不順正行義是即德之至也然後
發而作為樂所以發此至德之光也四時之氣為
最和君子有此和氣亦於樂發動之萬物得和氣
而生君子之於萬物皆以和氣愛養之亦於樂者
見此生理也是故作樂者有極明之心集天之清
明其和氣於物無所不包象地之廣大樂之終始
有序象四時之不紊周旋遠近也樂每作時樂音
齊奏極其周備旋遠而後止止而復作象風雨之
亂節五色之相雜龍之皆成文理而不亂也八風
八節之風律十二月之律四時有八節以節制氣
候之變形為八風風有聲故十二律之聲亦應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大
聲從陽而漸進不至於驟聲從陰而漸退不至於疾風從律而漸遠不至於驟風從呂而漸近不至於疾

度得數者十二律起於黃鐘九寸以五分遞減大
呂八寸五分太簇八寸大鐘七寸五分姑洗七寸
仲呂六寸五分蕤賓六寸大呂六寸老呂五寸五分
蕤賓六寸又以五分遞增林鐘六寸五分南呂七
寸夷則七寸五分無射八寸應鐘八寸五分至黃
鐘九寸此十二律之度數也八風以冬至數起四
日清明風立夏四十五日景風夏至四十五日涼
風立秋四十五日閏風秋分四十五日不周風
立冬四十五日廣莫風冬至此八風之度數也樂
聲雖有百度歌聲無窮得此數而五聲自有常處
不至變亂淫佚也小大終始見前小大相稱則相
成終始有序則相生無窮也經常也以清音獨衆
更昔以為常是故樂行而事皆以清和清濁通相
數有以小大終始有倡和清濁無不各有倫理極其
清明亦與樂同也聽樂而理以明故耳聰觀樂而
理以見故目明心知百體由是妄動故血氣和

平人之可以移風易俗
天下安寧事在此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恣道則惑而不樂

君子君臣也小人民也君不驕臣不墮是順正之
學積於中得於樂焉發之故樂其道之得也君子
得道小人自得欲民不怨事不勤財不匱故民聽
樂而亦樂得其欲也上下皆樂其所得故曰樂云
以道制欲以順正之道制其驕奢淫佚之欲則上
下皆得其欲而不至有亂凶之禍若以欲恣道縱
其驕奢淫佚之欲忘順正之道則民怨事勤財匱
而亂凶繼之豈不惑感而不樂乎非所云樂也此
歸其責於君子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鄉方可以觀德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是故君子於此有學焉反情和志結首節不受物
感之學廣樂成教結次節移風易俗之故鄉同向
方道也先以反情和志之德發為樂後廣樂成教
而民向治首心德之自微而顯者也故德雖微而
不可見於此亦
可以觀之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此下又發明德字即性字之義反情和志之德其
發端亦心所自生之理故為性之端也由此德性
廣之為樂則為德之華樂之器其志亦德之志聲
亦德之聲其容亦德之容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
性所發故為德之華也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宣
洩之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情深謂德也文明

謂樂也情深文明故氣盛和氣既盛故化禮謂樂
之感人成教於民也總之和順之德積厚於中而
和順之英華自發於外樂豈
可以假偽外飾者為之乎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鼗戒
三步以見現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
拔蒲末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
不私其欲是故情見現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
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此承樂者樂也以疏其義樂字俱全樂意有樂者
和順之心之所發動聲者即此心動之象也文采
節奏言舞也舞又所以文飾此聲者也樂以心為
本和順之心無所發動則無自有樂矣故必動其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本乃樂其象而有聲樂其象然後治其飾以盡其
樂也下言治飾舞之將作先擊鼓以聲動衆聽
故曰先鼓以鼗戒舞者先三舉足以示其將舞之
意方者法也言此猶未舞特舞之法宜然耳再始
以著往謂次乃始擊鼓以明其進而舞也亂治也
復亂飭歸又復擊鼓以治其舞之末而飭歸其退
也拔蒲末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
始復亂則自不拔也三鼓再始復亂樂之意極幽
深似不可知而見方著往飭歸其意亦不隱也君
子以此道自得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言學不厭也以此道治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
不私其欲言放不倦也其初也初樂之情志可以
共見而天下之公義亦於此立焉其繼也樂成而
民鄉方天下尊君子之德使君子聽之可生好善
之心生民之道樂豈不大乎

樂也者施去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
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此下推論禮樂之精義天地以和樂之氣生物是樂者施也而後有祀天地之禮是禮者報也祖宗以至愛之德生子孫而後有祭先之禮是亦樂施禮報也樂非以報而作乃樂其自然之生禮因有報而制乃反其始初之所施也無因自生者則德盛故作樂以章之反始所以報其情故制禮所以報情反始也即如人相遇則施愛而承者思有報焉是樂之德盛禮則報此而已故孔子曰先施之未

能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黃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贈諸侯也

此訓樂者施也之義而報禮自此起焉天子以車旂寶龜牛羊之羣贈諸侯此先施之盛德也請侯何敢有求於天子而天子自樂為此是從至愛厚中自生出此意是便不謂之禮只是樂的意思若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三

因報而起雖甚和愛已有規則在不敢不稱其施只是禮的意思是可知禮樂之精義矣按天子賜上公及同姓諸侯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子男五旒也黃龜未詳或襲龜之器則以青黑為之緣飾與牛羊之羣則從他物以賜故曰從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此承上文言之樂發於本情非有所依效而起故為情之不可變禮因施而報是起於有因或厚或薄自為理之不可易樂原不為報自無厚薄之迹故統同大如天施有厚薄自求相稱故異辨而不異也禮因所施施有厚薄自求相稱故異辨而不異同如地受天之雨露如何則生物稱之自相殊異此二者非人所自主而情理實主乎人如管攝一般故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聲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統同樂之本而有不同樂極生悲則當變有施無報則當變皆節之義此樂之情所自生也如天以春和之氣生物而有秋冬之變也禮辨異則尊卑貴賤等殺自不可易乃至實無偽之理此禮之經也故先王作禮樂為依儀天地之情而為之也儀依也以同異行於天下便是將天地至神至明之神通達於天下也上下之神統天地祖宗一切之神而言祭也祭聚也以下之人神則與而起之降其體於精以禮聚聚鬼神之形而合其體於粗鬼神本無情而若有情之體曰精鬼本無形而若有形之體曰粗此何承外神言也若宗廟先祖之祀在死者有父子君臣之分位在生者有父子君臣之分義忠孝之大節於此如提綱挾領而成教化於天下不難矣故曰儀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三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反呼句姬反於何覆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

區勾萌達羽翼奮角絡格生螽蟴昭蕪羽者姬伏反扶毛者孕鸞育胎生者不殖漬而卵生者不殖吁闕

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君子而有時位也大人舉禮樂天下之人皆明理義尚施報自以仁愛及物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此章自樂者施也領下以樂為盛德而禮從之大人者主施以先天下故為樂之道歸焉耳訢同欣欣合和氣之交感角以氣應物地以形應物天地之清澤也昭由暗得明蕪如死更生姬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鸞妊孕而有子也殖胎敗也殖嬰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此舉禮樂之粗以著辨正見前文所言之精義乃為真禮樂也宗祝禮官司祀事者商祝亦禮官司喪禮者喪禮以質為主故尚質故兼用殷禮而以商祝名其官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故喪禮之官在尸與主人之後德成則上章樂之情是也而上下者居南面樂也藝成者上章樂之情解之辨也而下者北面而弦也行成祭尸喪主王行禮者也而先者在前面也事成有司及宗祝商祝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供事者也而後者在尸與主人之後也先王有上下先後之辨然後可為天下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聲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也其義又廣大無所不包也弦匏笙簧之器雖理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拊形如枕革為之實以楛文謂鼓也謂金鏡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

鏡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以木六片為板以繩串之所以節樂也相之義故云治亂以相二亂字不同賦治也雅樂器也圓形虛中有杵以撞之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語論也君子於此節節皆有可論說之理皆可追述古人脩齊治平之義子按文侯端冕聽古樂是古樂春秋時猶有存者而特失其義理耳故聽之可厭也孔子反魯正樂為正其義理可知矣則樂記一篇即孔子正樂之書亦可知矣如謂後人作固不能謂古有是文義理已明又何正之又何數孔子子之言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奏聲以淫濁而不止及優侏儻優乃刀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其曲折行列雜亂也奏聲不和不正之聲淫注無定聲也濁而不止沉溺於私欲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而不知止優侏儻也優謂睡材之人侏儻短小之人二者皆辱人廢職之輩優猶猴也優雜子女男女相雜戲如猴耳有父子同作樂者亦相雜戲不知其失也樂自始至終無可論說之理無古人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可道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去聲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反丑刃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賞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

順克俾讀為比皮又反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且施

異于孫子此之謂也

樂通倫理音則聲之美聽而已知音而不知樂者
家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相近而大不同四
時當請不失序也祥亦妖也大當大化之均調也
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以紀綱天下以紀綱二字
足成句是父子君臣紀五倫百行而言先序之以
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德
音者有德之聲音也聖人有和敬之德位育之業
發為聲音乃謂之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
詩本作豸照臨四方曰明勳施無私曰類教詩不
倦曰長慶實刑成曰君慈和編賦曰願上下相親
曰比俾當從詩作此比於文王及於文王也
悔愧也克績前人而無愧悔禮福施延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天

促數速煩志齊音教去辟反力喬驕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溺音沉溺於淫邪之音也溺音何從出皆出於志
也鄭音好色貪淫及非已之色由於志之淫宋
音晏安耽樂於女色由於志之溺衛音迫促煩數
於女色無忌無度由於志之煩齊音婁女色而騷
傲於人由於志之騷當此時此等新聲獨
不敢用之祭祀猶知鬼神之不可欺也

詩云蕭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蕭蕭敬也雝雝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替之篇和鳴合諧而鳴也新聲不以祭
祀蓋為不敬不和先祖之所不聽神之所聽唯敬
和之音故古樂足尚也夫敬以和又不
但悅神何事而不行乎以下皆子夏語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

行之財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音溺音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
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陸柎丘塤喧篪池此六者

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
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鞀小鼓持柄播之旁耳自擊柷柎柷也塤塊土
為之口吹有聲篪竹筒六孔大者尺四寸小尺二
寸六者皆黃素之音故為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
後用鍾磬竿瑟華美之音以質其和干戚也旄狄
也舞人所執旄虎尾也狄翟尾也不舞人所
執此皆和敬之音容所以用之祭祀而神聽也獻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毛

醜醜醜之禮行之廟中所以和人亦用此樂也廟
中有序爵之禮而貴賤明亦用此樂也此樂傳之
後世使尊卑長幼之序常明於人心
是誠無事而不行古樂豈不可貴乎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舌橫以立武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

子夏既言古樂大義又就樂器而言其各具之義
鏗然有餘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
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
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上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

磬同聲磬聲然辨別之意辨者知之明而不可易
辨之極者雖死不能奪其志故以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

志義之臣

廉者廉則方剛之義廉則無欲方剛則有守廉者有欲則無義廉者無欲則有義

竹聲淫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

聲則思音反聚之臣

竹聲泛濫汎則廣及於眾而眾必歸之故可以立會聚眾容民畜眾養民者也非聚飲之謂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

亦有所合之也

謹謹器也其聲謹謹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武臣泛言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軍中將帥口鼓八音之器非為人君用賢而立但君子以天下治亂新民安危爲念心無二用則因類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樂記

无

致思故於樂音不徒聽其鏗鏘而又寄此選賢任人之意有如此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賈姓名其人殆樂官失考孔子問武王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不得士衆之心先多爲誓戒久乃會戰於商郊今欲象此故先鳴鼓警衆久而舞者始出也按泰誓三篇及牧誓一篇皆武王恐不得衆之意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咏歎長聲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也不逮事不濟事也觀泰誓下云于克受非于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于小子無良可知雖天與人歸武王終不敢自信此忠厚之至也按病不得衆恐人心未歸也恐不逮事恐天命未改也觀咏歎淫液其思昭當不止在人事之間

矢貫此二對皆是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舞而發揚足蹈而發厲何其大蚤乎賈言樂武王及時成討敵不可變此答非也下文孔子又明之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古人坐法以右膝畫屈至地曰致而左足稍軒起伸之曰憲賈言非武人坐無法無坐也此答亦非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

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請其弘亦若吾子之言何

是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樂記

无

聲淫及商商即商爲臣之商淫過也言武樂之商聲太過是不安於臣有貪取天下之心故爲志荒請以臣犯君武王聖人也本同文王既無此志自不肯使商聲有淫之弊故知有司失傳之誤其弘周樂官孔子嘗問樂焉謂其弘所說亦如子之言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

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

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賈既言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則所問遲久非始初備戒之久可知蓋謂武樂六成每成俱有遲遲而又久之意不知何義故問之也下夫子一明告之樂象功之成而作觀武王之成功可以知其

樂矣初舞之時鼓人擊鼓一人總持干盾如山之
立而不動咏嘆淫液是象武王不敢輕舉之心不
敢謂人心已順天命已歸而故遲久之是武王之
事所當然也至於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志非武王
之志也至於武終舞者皆坐致右軒左則象周
名之治以武功始以文德終此皆遲久之故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天子

此即舞位之義而明之成者曲之一終舞位有四
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始而北出也此是
樂之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
商也二成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將反乎
南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
位象伐紂後疆里南方之國也五成從第二位至
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以輔
治也綴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復於南之初位象大業成
而四海尊武王爲天子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去夾而進事蚤濟
也

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夫
擊刺爲駟伐駟四也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此
始而出之事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俱夾
舞者而進此再成滅商之象故爲事蚤濟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此節似
宜在夾振濟事之前錯簡在此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前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商容而
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此下皆明所以遲久之有事故野之語相傳武
王克殷之語也即武成篇所載甲子昧爽以後之
言後者從置之辭武王封微子於宋以其賢未爲
殷後後周公黜武庚乃使代殷後耳其曰未及下
車者下車者特言其先後耳總見武王公天下之意於其
無容待者不俟再計於其有可待者詳審之也行
商容使箕子以賢諒賢也弛政解其苛政也倍祿
紂時官士祿薄以聽貪取所以官多不職故倍之
也此皆三成之
事在殷所爲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蚩蚩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鑿囊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鑿以血塗之也建鑿也囊韜兵器之具建鑿勿當
在虎皮之下倒裝而包固之其名爲建鑿也此四
成而南國
是疆之事

散軍而郊射左射石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脫劔也視乎明堂而民
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
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
之射騶虞首之詩以爲節右西學也在西郊西學
之射騶虞之詩以爲節革甲鐘也軍中射但主
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禋見
曾子問搢插也脫劔解去佩劔也此與下節相連
皆五成六成兩名之所以治天子之所以崇也

食嗣 三老五更平於大 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

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也餘俱見前篇

凡皆養老之禮天子降尊以事高年而諸侯於是

知盡事長之道與前五教同例而專言之者文偶

錯落耳此六者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皆周名輔相

以文治天下之事所謂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六

成復繼以崇天子者此也周之成功如是之遲歷

時如是之久則樂之象成亦

宜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良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君子孔子也此下八節又孔子嘆美之言致樂以

治心之功最細微致盡也即前文音生於人心以

下諸說人能盡了這樂之道則心漸習於易直子

諒故治心者也平易直子諒作慈良皆就心言

樂安入以下又言治心之效不言而信即天也今

夫天養暑往來日月往來亘古若茲天不言而人

無不信君子之易直子諒不自言而人信之亦然

也鬼神不怒而人無不畏君子之易

直子諒本不怒而人自畏敬亦然也

則以過慮而生機變矣故詐也易輕慢息也斯須

不以樂治心而鄙詐之心生斯須不以禮治躬而

易慢之心生是內

治外治皆心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治心故曰動於內治躬故曰動於外不鄙詐故極

和於心不易慢故極順於理顏色發自心故從樂

容貌整於躬故從禮瞻顏色容此未相接以事特

心神親感耳動於內發外此皆以事接人承聽承順

而人奉命趨事矣舉而措之

天下又推廣言之無二理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五 樂記 三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

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如

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其義一也

禮自外作非中心所樂人常憚為而意欲省畧是

主減也減故須勉而進之則經曲可觀故文也樂

自中出人所喜為而意惟恐不足是主盈也盈故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就人情以論樂。首二句作員下詳其始末。人之道言自然之道路。性術之變。言即無常之性情。亦盡於此。形而不為道。感物生變。失其正也。雅頌之聲。謂歌雅詩頌詩之聲。調非詩辭也。所謂發鼓柷。柷。德音之音也。樂而不流。其聲足以宣樂無淫。失之音。則不流。放此。發於聲音也。文。舞容也。舞之容。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

所以文飾此聲。故謂之文。其文中之義。理又足。講論而不息。此形於動靜也。曲聲之柔。曲直聲之剛。直。雖出曰繁。單出曰瘠。廉有辨。肉員好。此言聲也。節。止奏作也。此言容也。容有節奏。故謂之文也。感。動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是因人情之不能免者。而道之以正。此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宗廟主敬。鄉里主順。閭門主親。而和則無之。有二也。樂而莫不然者。從前文來。樂不流。論不息。足以感動善心。故莫不然也。朝廷邦國家庭之地。不敬順親之道。不一而情。總不可不和。則一也。故

審其一而定之。以和樂是也。比。嘒。次也。物。樂器也。飾。脩也。節。舞節也。比。衆不齊之器。而合和宣暢之。又恐至於淫。濫而和不至。則脩飾其舞之節。度。成。有作有止。及節奏之容。合於聲。而威文則聽者。豈猶有不同之聽。不一之和哉。自莫不和。敬和。親。和。親矣。所以合和家之父子。國之君臣。附親天下之萬民也。兩言立樂之方者。前言樂所。由作之法。此言同聽一情之法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志意得廣。心和樂。故志廣大而有容也。此雅頌之聲。感人如此。俯仰。身容。詘伸。手足。容也。執干戚。有法。俯仰。謂伸有則。執習之。久則氣質自變。容貌不覺其莊。敬矣。要。合也。行。列。尊卑。長幼。之次序。進退。相。接。之。禮。文。亦。言。平時。也。舞。之。綴。無。可。亂。兆。無。可。越。樂。作。則。舞。不。敢。止。樂。止。則。舞。不。敢。作。節。奏。純。乎。禮。法。行。習。會。合。之。既。久。則。禮。義。自。嚴。節。文。自。熱。凡。有。行。列。不。覺。其。正。進。退。不。覺。其。齊。矣。此。雅。頌。之。容。感。人。如。此。命。教。令。也。紀。法。也。聲。使。人。能。和。猶。天。氣。之。發。散。是。樂。有。天。之。教。令。存。焉。容。使。人。能。敬。猶。地。氣。之。凝。聚。是。樂。有。地。之。教。令。存。焉。容。使。人。能。敬。猶。地。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和。以。會。人。倫。是。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是樂者。又中和之法。紀也。天地中和。樂之為道。不亦極大矣乎。然推其始。由於聲音動靜。人道之自然。而發非矯強也。是正人情所不免。人何可以自外乎。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樂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造禮樂。可謂盛矣。

此就喜怒兩情。分見禮樂之義。人不能無喜。樂所以飾此喜。使得正也。人不能無怒。軍旅鈇鉞。所以

以脩飾此怒使得正也。類也。喜得樂以為類。怒得軍旅。缺之禮以為類。助成其志而不失正。天下焉得不感德而畏威哉。軍旅缺。賦所以為禮。今為凶器者。失其故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樂師各乙寬而能容。常靜息自處。柔順於物而不說。隨失正。此與鬼神合德者。故宜歌頌頌頌者。告神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美。

明之詩也。廣大無不包。靜存而不務外。事理通達而惟末誠信於已。此務積德而不急趨事功。故宜歌大雅。大雅者。大政之詩。有厚積之德也。兼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好禮則制事精詳。而物得其所以此多成功。而勳華外著。故宜歌小雅。小雅者。小政之詩。有發越之功也。正直無邪。而喜靜廉。辨是非而能謙讓。此有感人之德。宜歌風。風者。風也。故也。美善刺淫。聞者足以興起焉。氣直遂而心愛人。此剛得正。宜歌商。和善而能果斷。此柔得正。宜歌齊。凡言歌皆兼詩與聲言。直正也。陳列也。陳列於樂前。倚衡之意。夫歌者。所以正己之德。而陳列於樂地於此。應四時於此。和星辰於此。理萬物於此。有無往非已。此德之昭著。此歌之益人。有如此。若後語功效。非對子貢問所宜之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志。故謂之商。齊者。

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商即商頌。齊即齊風。自是見存詩章。但其聲調則商而通之。故有是稱耳。因二詩非時所專。向其宜歌之義未明。故又及之。臨事慈愛之事。屢斷其肆直也。人見利難斷。而讓其溫良。能斷也。人有勇義之德。遷變有之。常歌商齊有直已陳德之學。則可以保此德。無失矣。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陸。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禮記疏畧。卷之十五。樂記。毛。也。于貢問樂。此又明歌之法。與歌之義。知此法與義而歌之乃能直已陳德。而取益焉。抗。舉也。如抗。盡力以上之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

此又明歌之法。與歌之義。知此法與義而歌之乃能直已陳德。而取益焉。抗。舉也。如抗。盡力以上之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也。隊。墜也。如隊。用力以下之也。如折。意有所轉也。

禮記疏畧

祭法第六

上蔡張斌分註

祭法即書肆類于上帝建于六宗望秩于山川
編于群神之義疏也。上只增禘郊宗祖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真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舜而宗禹商人禘魯而
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劉氏曰若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則經文書
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契而
其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按古制已不可攷大抵禘郊尊崇其功德也宗祖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六 祭法

師法其功德也凡德隆一已功在天下者即得列
四典之內不以親私不以遠戚或古者禘郊宗祖
之法原無一定有如此也虞氏不出於帝舜而郊
魯者不以遠廢也國語有虞氏郊竟而宗舜非也
虞氏止于舜又誰宗也晉賈想亦私有祭不列之
典以畧無功德及人聖人不可以私親欺天下也
治水而殛死其得郊者功雖禹官則鯀也子繼父
成功不可以二言故郊可知也其以水死有功故亦
可知如此說庶與篇末義有合大約禘郊亦不能
功德為言不得已功德取一焉可也全無則不可
以于若拘祖功宗德則文宗
武祖又不可行矣故不拘也

駢積

燔燔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燔之使氣
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圓丘泰者尊之
辭燔埋性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第折
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並言折

燔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燹於
埋於泰折祭地也用

積者以周人尚赤而
所謂陰祀或他祀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祖近迎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如祭星也雩宗祭水
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
雨見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
則祭之亾其地則不祭

泰昭祭四時之壇名昭者春夏秋冬昭然明白也
相祖祖往也近讀迎寒暑謂過寒過暑或不寒
不暑皆寒暑之變故設二祭以迎之非每歲常
祭故在四時之外亦在雩宗之外日為天主有王
象宮又因王為義尊其處也月明于夜故曰夜明
幽宗無月之時義中幽暗而以星之明為宗主也
吁而求雨之謂雩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無旱也
幽雩皆謂之宗者尊之也四方東南西北之神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六 祭法

東南為陽祭以壇西北為陰祭以坎神者陽氣盛
極於陰中而所生之物可以為人災祥者也亾
其地謂見
削奪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立者禘
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人物命無殊稱見天地生物無貴賤大小其命同
也物死曰折言折之則已不問人死而生氣猶有
所歸也故人死曰鬼蓋萬物有魄無魂人有魂有
魄也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嘗為七代不變
者名當其實也各為之所而已更立者更立其所
祭之日也禘郊宗祖世異則人易也其餘如天地
成於堯文明漸起也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

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分地建國重都立邑所以尊賢也故廟祫壇壝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廟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疏之穆有祖有考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壝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壇曰鬼

七廟三路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壝各一起土為壇除地為壇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顯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廟為祧言三路三穆之當也遷者其主藏于二祧也古者祧主藏于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後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之祭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于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于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壇然此壇壝必須有所祭之享則行此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名之曰鬼而已遷按舊註深取經文為有失章末錄馬氏說以之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

為壇壇壝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也

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禱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于壇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壇壝于壇今二壇而無禱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當遷之數則亦不得受祭于壇祈禱亦不得也及

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

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四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禘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于祭也王制云庶人祭于寢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大小不同要之不出于孝養也說者以為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于享嘗而已有文武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說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為從祧者則以禮示之如天子所謂為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去之壇壝為禱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于壇壝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壇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

常數止于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毀則祖有可毀之禮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為有功德者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按馬氏說從之

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社者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以下皆立社所以教民美報有反本復始之意也或曰太社在庫門之內右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黍盛也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藉田置社者大夫至士庶居諸百家以上得立社為家特置故曰置社是按太社者天下之大社也故傳之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曰太國社者一國之社也二者皆公社王社侯社者私社也所謂自祭以供黍盛者也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可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五祀非一說此七祀及一祀亦可疑或四代禮制不同而此或孔子之所修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

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來孫者謂其來淵淵不窮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五者所當祭祀詳下文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義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

禮記疏畧卷之十六祭法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

以為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

鯀郭章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鄭壅塞之也修者繼其事而補成之也愚按剛有
郊祭之說人所難信故于此言禹修成父事即
之功也父子一人也治水一事也子之功即父之
功不可以二言因以見父子相繼其義如此若
先朝水後能改過導
水者然可謂非功乎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 恭 財額頊能修之

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
共財財出于物名正則因名致財可以供公私之
用矣

契為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
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立冥也月令冬之神水
死未聞或以水官終職與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六 祭法

七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除虐
故桀南巢不使害民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 上 民之畜 此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

自農齊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于民者也舜除
冥以死勤事者也禹平水上以勞定國者也湯除
其虐文武之去民畜能禦大患者也
見四代神宗廟皆為天下非為私親若為私親
餘郊曠亦可郊拜豈獨忍于
禹非聖人其孰能制祭祀哉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
祭祀之典籍

禮記疏畧

祭義第十七

上蔡張熒分註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有祭法不可無祭義故曰
祭義祭義大約皆孔子之文故時而載其時事
而見其言時而不見其言特書法偶異
耳然亦不止此一篇一部禮記皆然

祭不欲數 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

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 秋嘗霜露既降君

子履之必有悽愴 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

哀以送往故禘 有樂而嘗無樂

煩與怠人心必至之弊不敬與怠皆如不祭故先
王斟酌於數疏之間而定其制天道人心恰相合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一

也春禘秋嘗禘可不改禘蓋屬文之意時取重干
春秋夏秋則無義祭取重于禘嘗禘則無義
順大辭順小遂成此文不必泥也觀下只言春秋
不及冬夏只言禘嘗不及禘禘可知前文非有誤
也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則謂親其與物而俱
來故樂以迎來而禘用樂霜露既降萬物感陰以
死則謂親其與物而俱往
故哀以送往而嘗無樂也

致齊 於內 散 於外 齊之日 思其居處 思其笑

語 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 齊三日 乃見

其所為 齊者

散齊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致齊者心齊也先思
其相後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唯慶慕容
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
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
視若有所見無聲之中聽若有所聞皆其思之所
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

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
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者如見其
存微之顯誠之
不可辨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優愛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旋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愷反苦代然必有聞

乎其歎息之聲

室廟中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
神位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
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儼揚之貌容聲
舉動容止之聲也愷然太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怠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去死則敬享思終身弗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祭義

十一

辱也

致愛則耳目心思常欲依乎親致怒則聲色心志
嗜然常欲不違乎親存者未死之義著者常存之
義不敬則養與享
焉以辱親而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所以不
用非以不吉祥而避之也夫日此日也私已事也
偏親之死而念之
不忘故不暇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去也鄉之

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怵君牽牲夫人奠

盥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去君命婦相夫人齊

齊如平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

聖人孝子一人也聖人體天好生孝子體親制行
時時相鄉而不相背此以平日言者鄉之義臨尸
不作以下以臨祭時言平日相鄉故臨祭時不悞
作也况君與夫人同心敬忠以行禮天親能不饗
乎故曰能饗云莫容說齊之莫也齊齊整肅之
貌愉愉其忠和順而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講詳祭
尸之意亦可知後人廢尸之意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其文王與平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

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祭義

三

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
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
之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
之時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
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
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
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怒其行也趨趨促以數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也漆漆切然今子之

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

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

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忱見惚忽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聲

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于尸也親躬自執事也恐專謹親趨趨行步迫狹也數奉足類也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蓋怪今之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告之曰濟濟者東盛之容也遠言與神遠不相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遠言與神明乎何有也若及也言此二者之容何能以交神明乎何有言我今自祭無有助祭之人而親自執事則當以誠怒為貴也若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入而設饗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羞之俎先時則致教以交于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向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怒而趨數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四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辨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此時及時也謂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候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洞洞屬屬見禮器奉承而進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論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敬而慈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慈者信之始信者慈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不過失進退重在退退易失敬如親聽命是孝子終身得力處使謂父母祭是無中生有事若一毫不認真便都是虛文其實那討祖父在上故曰敬日信曰敬曰禮皆實意也故言之諄諄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謂屈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如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謂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五

可知言不難知也敬者尊親之心也謂者身首微折而可觀也愉者相親相近之喜意也欲者汲汲然願親之食之也如將受命者恭順之容也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追念敬愛之無已也直道謂之固相見無情謂之疏如不得已而與之食不愛莫大焉無小心承奉于祖宗之容謂之微事畢而無眷戀不置之念謂之忘本失者失祭之意如不祭也退立少退也已徹而退則退而去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聲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屢威儀格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道者嚴威儼格使人望而畏之
是成人之道非後視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
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

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

至孝近乎王去聲至弟近乎霸雖請僕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
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請僕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

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有德貴老在我上者故皆曰貴長等于我故曰敬
幼卑于我故曰慈以全備無缺言曰治天下以綱
紀不亂言曰定天下道者充塞宇宙變動不拘以
活物德則固守不失之節行也故曰近于道貴以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六

爵位言皆有治人之義故曰近于君老則尊同
故曰近于親年長則位長故曰近于兄齒弱則待
養無二故曰近于子家尊一父猶之天下尊一王
矣曰至孝近乎王家長一兄猶之天下長一霸故
曰至弟近乎霸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
之言小之乎觀孔子矣論語稱管仲之力如其仁
桓公之霸到今受賜者皆非孔子之言矣王之世
有兄王霸雖異治天下之五教因之以留而不失
是皆天下國家之領袖又天子必有父者神宗宗
祖是也諸侯必有兄者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是也普滅王以天子之禮樂重魯有欲魯爲諸侯
之兄之義焉奈後世微弱不振弗能霸矣使用孔
子爲國則天子必有寵命孔子必有能專征伐修禮
樂李諸侯朝共主非霸而何惜乎
不見其事也後世之論乃紛紛矣
子曰立愛自親始敬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

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出子曰孔子自言也其無子曰字皆孔子有所
述末有不出于孔門之文者此言立愛立敬知其
所始則天下莫不親親長長而未治矣
可見愛親敬長爲平天下第一急務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
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去聲既入廟門麗
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去聲取脾律骨

刀潤乃退燭徐康反祭祭醒而退敬之至也
祭謂祭宗廟父爲昭子爲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
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大夫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七
在牲之後故云序從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
繫也以牽牲之初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
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
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爲上故曰尚耳鸞刀脾骨
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脾骨畢而暫退也燭祭
祭湯中所燭之肉也祭醒祭生肉也燭醒祭畢則
禮終而退矣此皆
敬心之極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
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功用之可見者莫如日故報
天以日爲主而配以月焉主之義猶王燕飲則主
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以諸侯之類配之義猶祭社
則配以勾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之類祭以闕者夏
尚黑也故于日沒之後祭以陽者故尚白也故于
日之方出祭以朝及闇者周尚赤也故于早朝尚
也祭天而日祭日爲其主日也

也祭天而日祭日爲其主日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如以致天下之和

壇繫土而上最顯明坎繫土而下最幽暗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此言祭日月之處其取義如此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此言祭日月之方其取義如此日出于東而為陽為晝月生于西而為陰為夜晝長則夜短夜長則晝短一長一短而四時行歲功成終而復始始而復終終行不已以致天下和氣均調而百物生生不已也此言祭日月為其功化之大

大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聲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反居衣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祭義

八

禮雖多不外此五者之義禮起于報天地有恩于我無不能報初所施有德于我無不能報推之凡禮皆反其始初所施不能不報之義所以厚其本也禮不外于祭祀凡祭如天地祖宗皆在我上不可不尊之也禮有品節制度皆于用物行之節於物中立法以爲民紀禮以義起定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分禮以讓爲主所以去爭舊註曰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不從治者言微少也前言其用後言物用者禮以物行言其事和從禮生言其德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按此鬼神以人死之鬼神言舊註所集理張朱子之說皆陰陽屈伸之大理與下文不合下文賦明合云者鬼依於神此先言鬼神生於氣魄之盛下乃詳言之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歸于土陰野土其氣發揚于土爲昭明煮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按此節宜就未制祭祀之禮以前說看古時鬼神無所歸着之情狀最爲可憫爲下文制祭祀等禮伏案鬼無多義只死而歸土便謂之鬼也神則深微怪異不可測故詳言之骨肉歸于土者魄體也其氣發揚於土者此魄體又借土氣以爲作用而發達宜揚於上也昭明者赫然全見生時之形體甚昭明也如影生伯有之類唯氣之見盛者能然若蒿者蒿蕭蕭屬蒸燎也蒿性易燃而速滅言火光流布於郊原草木之上作明作滅如君蒿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祭義

九

燐火之類此氣之夫于昭明而靈能透越以火也悽愴者其氣又不能爲火風寒露冷之時但悲號愁嘆不勝哀感而已故曰悽愴也天下鬼神情狀無過此三者然三者之來皆天生百物之精而人更極其強壯靈異或強死不能散去而其神復借地氣以昭著于人間故曰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昭明者蒿悽愴者一爲字是從死者身上說下此六字爲通章之綱領下文聖人事鬼神之禮一從此生出或曰此理怪異何必以爲說不知惟其怪異夫子所以不爲而僅於宰我一語之然究之非謂神也由此以明祭祀之禮則大有功于人心世道者矣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極則也至也魄是骨肉死斃之名死則休矣這無理會處即從死斃處理會出箇道理來便是因神氣而骨魄亦不得畧故並名爲鬼神所謂合鬼與神精粗不得爲二矣按前後文此節專主初名鬼

神為義前昭明焉... 亦懷不安而又不能... 若人也先王乃因此... 歸于此明明白命其... 百姓可守之法則焉... 尚有鬼神之大可畏... 神之大有功也黔首... 子之文言也泰遂以... 聖人以為是為未足也...

遠邇教民反古復始... 故聽且速也... 前是立箇名目民已... 此是因名制為禮儀... 又言宮室宗廟以述... 禮所自始而民皆欣...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十

以蕭光以報氣也... 心間去以快氣武... 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鬼神與神也... 所行之事也必以朝... 相交之時又潔誠也... 炭使通香之氣上騰... 明者所以報氣也至... 字通肝肺首心四者... 謂非獨薦羞為報魄... 言報魄之禮故祭反... 祭之所以反乎其始... 情者生時祖宗以恩... 愛祖宗用情于上此... 悽悽之氣皆釋然自... 快而始散矣自此以...

祭祀時子孫積誠... 鄉求賜而後陽以至... 得所誠無論于此矣... 親至切而非泛泛虛...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 情竭力從事以報其... 為藉在亦千畝冕而... 冕而青紘躬乘素以... 酌齊盛成於是乎取... 藉藉田也紘冠冕之... 至一語中謂却並天... 因孝親說起而兼舉...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十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 月半君巡牲所以致...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六牲馬牛羊豕犬雞... 弁素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有三尺棘牆而外閉...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公桑公家之桑也豎... 神也棘牆置棘于牆... 上而閉則

公桑公家之桑也豎... 神也棘牆置棘于牆... 上而閉則

公桑公家之桑也豎... 神也棘牆置棘于牆... 上而閉則

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二宮，在天子則謂之三夫人，在諸侯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采桑也。其乾也。蠶，桑之濕故菜乾乃以食也。

歲既單，丹矣。世婦卒蠶，奉_上繭_反，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

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_如用此與？

單，蓋也。以蠶之歲言。副，之為言。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禕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率，如字舊讀為類。

及良日，夫人纁_燕布_反，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十一

良日，吉日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掩之。每掩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此義猶天子之耕三推而人為終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

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躬則莊敬，莊敬則

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

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

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此與祭義無涉，而重出在此。只因禮有報禮得其報則樂之義。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十一

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尊親如嚴父，配天是也。弗辱能敬其身也。能養養志也。先意所以開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論父母于道而不至父母之有過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_去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菽及於親，敢不敬乎？

親身與父母一體，子身便是親身。五者不遂，便是辱說尊親不可必得能養人。

之所能為故君子重此焉。

亨 孰羶癘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家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去聲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去聲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烹謂天產故其臭為羶孰謂地產故其臭為蒸當祭也凡泛言祭皆曰孰當庶人不敬言禘止曰嘗前仲尼嘗禘而進亦言嘗可知古人最重嘗祭以其時物既備而霜露之接情更感人也嘗說只似嘗食之嘗恐無先嘗後薦之禮亦與子雖齊聖不先食食有持也幸哉有子如此還就養說祭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七
禮亦只是養但國人皆稱其願如此曰我有如此之子則幸也則養又即是孝矣非徒養也是孝養本無精粗本非兩事我誠於事親感動衆人之心皆孝其親此我所行足為衆人之教便謂孝而其行是孝者何能外於養故其行曰養也是養即孝也特不敬徒謂之養敬則為孝耳敬而至於安至子卒則養之中已有不辱之義仁禮義信見舉在於此又按樂之實樂斯二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樂與刑亦在于此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置監說溥橫說施下說放外說準者心理皆同不差毫釐也此言樂之本教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又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即此義全觀孝經之文俱是此意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夫伐木殺獸不以時便是不仁便是無禮無義無信無勇之人何也其不敬之心無大小精粗也如是辱親極矣故非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去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七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七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七

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崇于仁安行乎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大辨厚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大孝尊親之事也上三者俱是禮下四者是仁不以變故廢禮必求仁者之意只慮已之粟或出于不仁而父母或不我享云爾則其自勉可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查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

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

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道正路也徑提出邪

徑也游徒涉也忿言不反于身者我不以加人

自不以

皆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

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歷叙前代而及周則必周末之人之文也非孔門

其誰與歸謂禮記為孔門之書信不虛矣故凡無

某人曰之文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

也君問則席謂布席於堂使之坐而後問也不俟

朝揖之即退不待朝事

畢也就之即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併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

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此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肩而不併其肩差後不

敢齊並長者之肩也

不併則隨謂年與兄等則為

馬行之差錯若年與父等則直隨其後矣乘車貴

者徒行者賤者貴賤皆避長者也任所負戴之物也

不以行者幼者

為之負戴故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

者蓋艾耄之類謂之老

寡也謂皆以長者禮之弟讓道也故強犯弱眾暴

寡皆為不弟一鄉

者五州巷猶問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須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蒐狩矣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

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頒滿分

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

于少者春搜冬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為伍

二伍為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復於修

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自朝廷至軍旅孝弟之禮無處弗達民寧死

而不敢犯越可謂人人視其親長其長矣

禮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

泰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

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勤所以教

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方氏曰先賢謂樂祖西學謂瞽宗樂祖有道德者故以敬德。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以刃冕而撝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

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

者也

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爲俎實也饋進食也酌食畢而以酒虛口也撝干撝持干盾立于舞位以樂老更也君子之德風故上感下效而弟道自行于鄉里即此是教別無教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天子齒謂與同學序齒有弟道也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天子巡守去聲諸侯待于竟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

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弗敢過謂必駐行以俟不敢超越竟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

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以年爲序曰齒齒于族不齒于鄉里可知三命不齒則並不齒于族矣然族之七十者猶不敢不讓觀下君待七十者之禮其孰敢先之族者即周官所謂父族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曰世族以主祭言之曰宗族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上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讓善則受過可知故下文並出○成諸宗廟詳在祭統十倫章言于宗廟中命之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

天子卷衣冕北面雖有明知去聲之心必進斷其志焉

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理雖變化無窮其中自有情實如何爲吉如何爲凶也然不可見故聖人建植其情立以爲易使人卜筮而得之易掌易之官抱龜南面者象天將以至明者告人也天子衣冕北面者居禮記疏畧卷之十七祭義

臣子之禮自早以待命也進斷其志者進而求斷其志之可否以決其行止也自智則愚所以不敢專本天則智所以尊天也過則歸己所以教不伐善則歸人所以教尊賢也

孝子將祭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

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

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屈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如字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

違心思去聲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息井之反

孝子之志也

顏色必溫將與親見也行必恐恐其不得見也此所以如懼不及愛也容貌必溫若相親也身必誦

若將聽命也此所以如誦焉而未之然也宿者皆出謂奠既畢助祭之人皆出而其立也卑不敢敬靜不敢譁正不敢邪肅然如親之將去而不可以久留此所以如將弗見然也陶陶言思親之心積乎內遂遂言禮親之心暢于外其事若可已若不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神無方也為之位則神主于此矣社稷土穀之神陰也右為陰位故建于公宮之右宗廟祖考之神陽也左為陽位故建于公宮之左

禮記疏畧

卷之十七 祭義

國全統
參不備
國全統

禮記疏畧

祭統第十八

祭統者總統祭之始末大端而言之也此亦孔子述古而略訓釋之

上秦李德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禮以報本反始故莫重於祭祭者心有感而動也如雨露既濡必有休揚之心霜露既降必有悽愴之心是也禮者祭之文心者祭之本必發於心而以禮行之祭之義始全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也此孝子之心也

祭必受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不可必也蓋已順道此則賢者之所謂福也忠孝本一即盡已順道即以為福者也鬼神順君長順親順備此之謂備即謂之福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故謂之必受其福致誠敬忠信內盡於已也奉之以物將其誠敬道之以禮道其誠敬安之以樂安其誠敬

措之以時禮以時為大物禮樂皆有時之不同不
疏不數外順於道也明薦之者明其薦於神也不
求其為者非有所為而求於神也

此孝子之心所謂祭祀不祈也

祭者所以追養去聲繼孝也孝者畜反也順於道不

逆於倫是之謂畜

不忍使養輟於沒後故祭以追之不敢謂孝止盡
於生前故祭以繼之畜者養也而又非物之謂順
於鬼神君長親之道不逆於鬼神君長親之倫曰
以此意蓄聚蘊藏於心而不忘以是為養是之謂
畜故曰孝者畜也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聲沒則喪喪

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

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去聲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二

養喪祭皆孝子之事親處養以顯為本喪以哀為
本祭以敬而時為本失此三者其餘不足觀也已
時者以時思之即下四時也盡此三道為孝
子之行則不盡此三道者其為不孝可知矣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去聲夫人之

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

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

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求助不止於祭而祭為求助之本禮莫重於祭故
也女曰玉者取其有貞潔之操溫潤之德也夫婦

親之者婦助夫也如君制祭夫人薦盞君制牲夫
人薦酒是也卿大夫相君外官備也命婦相夫人
內官備也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
具備水草之菹言道地產之微者陸產之醢言醢
天產之微者故曰小物備三牲八簋物之大品故
曰美物昆蟲即醢之屬草木即道之屬特推廣言
之故曰陰陽之物備又總之以天生地長之物凡
可薦者莫不咸在以見具無不備而能盡物也盡
物所以盡志故曰此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

共純編作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

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

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

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三

純服冕服皆謂祭服制上左下纏緇以色言冕其
正名也非無可耕之人而天子諸侯必親之非無
可蠶之人而王后夫人必親之蓋親身以致誠信
致誠信以致敬敬盡然後可以通神明必可以此
心通達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

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齊音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齊

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

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本文極明不用解多要言謹齊之義以見其故且時也

是故先齊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

大廟君純作冕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東房君執圭

瓚祿尸大宗執璋瓚亞祿及迎牲君執紉赤紉卿大

夫從去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句夫人薦浣詩畏水君

執鸞刀羞才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富為肅猶戒也致齊於內外敬其地也會於始祖之廟敬其事也純冕副祿敬其服也立於阼東房辨其位也圭璋瓚祿器也以圭璋為柄酌也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四

殺牲用以薦藉宗婦執盞從同宗之婦執盞齊以從夫人宗婦執之夫人奠之地夫人薦浣水者浣即盞齊以濁用清酒以浣之浣是明水宗婦執盞齊從夫人而來奠盞齊於位夫人乃就盞齊之尊酌此浣齊而薦之也

言之也以此尸之所嘗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夫人薦豆者若羞嘏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此之謂夫婦親之祭上文祭必夫婦親之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

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長樂陳氏曰古者人君之於廟享籍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

與天下樂之者樂皇尸也所謂得萬國之權心

以事其先王也與竟內樂之所謂得百姓之權心以事其先君也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升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有九獻故曰屬裸以降神歌以頌神舞以樂神故曰三重裸所以求陰而尚氣臭周人先求諸陰特重裸清廟文王之詩武宿夜武王大武之曲名故曰周道假裸以增其降格之志假歌以增其不忘功德之志假舞以增其權事之志故曰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然所重在志志輕則三道可同

禮記疏畧卷之十八祭統五

婦戲志重則鬼神實式憑之故曰與志進退若內輕其志而重求於裸歌舞恃以通神失其所通之本矣故曰雖聖人弗能得身自盡者齋戒致思如見其所為齊之類此志也故曰所以明重也禮統言祭之儀道者達也所以達其志奉者特加敬持之義也以此云薦志重在內三重在外鬼神自來

格款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循言聖人一疋之路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

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

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食餘曰餼餼易苟且故餼之禮所以善終也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祭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

親于餼之禮則可以知為政之道在施惠矣

是故尸諫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

是故尸諫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

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餽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餽為徹之下餽上之餘也凡餽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謂起也君卿餽尸之餘大夫起士餽大夫餘士起執具以出其即所餽之器具也士以上分貴賤百官分上下人數每變而眾貴少而賤多也即此以辨貴賤之等與施惠之象也四簋餽之品數也天子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諸侯之祭也留二簋為陽厭之祭單言黍則稷在其中也施惠之禮尚脩於廟中可知施惠之政必備及於境內故曰廟中者境內之象而可以觀政也言諸侯天子可知矣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六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平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眾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祭終於饒是祭者澤之大者也澤必自上而下但自先後之序而無不及之人故澤大地以此施惠自上無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凡上有大澤民待於下即知惠膏之必將至也於餽見之矣

餽者留其餘以及人也為政何獨不然故可以觀政也以此見祭之為事大而所具順以備正教之本在此何也教諸臣不外於尊君長教子孫不外於順孝其親但此道此義必本諸人君之躬行而後諸臣子孫之教從此以生是故君果明於上諸臣自無不服從焉又能崇事宗廟社稷子孫自無不順孝焉何者道盡於上而感深義端於上而範明其教自生故也此所以祭可觀政與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七

夫祭有十倫焉見現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色介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十倫十類也禮者如此故為教之本
鋪筵設几使神有所憑依同几者考妣共設一几以鬼神無形體可以合而無間故古無女尸自不可有二几也詔告祝祀也謂祝以祀事告尸於室中也出於祈者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鋪筵設几欲其有定祝室出於祈又恐其無定有定無定之間此交神明之道也
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廟門內始屬神，廟門外尚屬人，人則有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王父，祖也。尸，主也。尸以主神，孫為王父尸。卿大夫以下之禮也。行，列也。孫為王父尸，則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而事之，行，非事子也。事父也。故曰以明子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此父子之倫也。用尸之禮，終有未安者，故後世廢之。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八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此節舊註難省，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云云。又有謂君禮助祭之臣云云。何以與酌尸相間而行？是正祭時行，否不明也。余謂此即餞餘之禮也。必非正祭時禮。尸飲五，飲七，飲九，曰飲者，包獻酬而言。省文也。君為施惠之主，尸為至尊之位，故以尸飲括畧言之。君獻尸，是尸餞鬼神餘尸，主人是君餞尸餘飲。玉是五次獻酬也。君乃洗玉爵獻卿，卿亦先獻尸。尸酬卿，卿酬有。是尸飲七也。君以瑤爵獻大夫，大夫又先獻尸。尸又酬大夫，大夫酬又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也。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士以下卑賤，故不獻尸。以次而餞者，是臣餞君之餘也。皆有禮而不備至，群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故曰以齒。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大抵餞餘之禮，即旅酬之禮。不然，旅酬更在何時乎？更用何物乎？不過即祭之所餘酒食也。以其祭之餘物享用之日，故餘以其象序尊卑相酬。酢曰旅酬，祭有燕享之禮，亦

此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祭有昭穆，兼神人之昭穆言。王制所謂三昭三穆也。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故總謂親親之殺，群昭群穆以人言。祭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若餘廟之祭，惟有富廟尸王及所出之子孫亦耳。昭穆以神為主，故其子孫於廟中亦各稱昭穆，發者倫之序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義

九

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賜爵祿必於太廟，如祖父賜之而非由已賜也。故曰不敢專。必一獻始命者，以祭為重也。不俟獻終者，以實為重也。必史命者，非君命也。祖命而已。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廟者，歸美於祖父之功，德非已能自受爵祿也。亦示不敢專云爾。

君卷，覓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校，豆中央直者，醴醴醴齊之人。此人兼掌授豆。釐，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醴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於東房，何耶？蓋婦人貴

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不相讓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此亦前惠術觀政之意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豆以肉為主骨陽也肉陰也故俎之數以奇豆之數以偶骨有貴賤存乎所尚故尚質貴髀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前貴於後據周言之貴者取貴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十 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分義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所以均惠仁也行於上者為政通於下者為事上下均適而各得為功俎所以明惠之均均政所以行惠之均故曰見政事之均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賜爵族酬時賜助祭者酒也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自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族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凡群有司亦以長幼為序而族故曰長幼有序司士所謂祭視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也

夫祭有昇輝 胞庖 翟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庖

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周以前制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上下恩義相接也上與下勢分懸絕以至尊不忘至賤則明君雖尊居在上不忘民之凍餒在下可知此專就惠下之道言故與前惠均為少異別為一倫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祈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十一 四時以夏時言非周時周改正朔而朝聘祭饗教授人時猶從夏焉周禮春祈夏禘秋嘗冬烝禘氏謂夏殷之禮者非禘為禘之祭用物薄主於權獻物為養陽故春祈夏禘為順陽之義嘗烝之祭用物多主於饋食食為養陰故秋嘗冬烝為順陰之義然言其盛止及禘音而不及禘者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以其為陽陰之盛皆莫重於禘嘗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爵以命貴服以彰德皆屬陽故於禘祭時發爵賜服為順陽義田邑皆地以養人秋政尚肅以刑人

皆屬陰故於嘗祭時出田邑發秋政為願陰義然
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
薄刑大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
賞故記曰以下偏承嘗一違言為出田邑一句未
明而申言其示賞之義與古秋嘗時發公室同又
言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專見秋不但有
賞即刑罰亦且薄而緩之也草艾刈草也
墨五刑之輕者刑人刈草見同一慎發意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
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
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
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
子之祭也必身親粒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十一

以為民父母矣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益申其義之大何也以治
國之根本在此故大也孔子於成人謂禘而謂之
於天下如指掌不獨禘也嘗亦然故於此合言之
明其義何最重所謂本也治國之事皆從此出夫
義者以下正言明其義之實義者如前三重十倫
之類皆是志者平口治國之志濟者助而有廣之
謂德者如三重十倫之實體諸身者皆是故曰諸
德氏祭中之義皆從此發其志貴於積厚志之
積者既厚則義之蘊蓄者自章義章則禘嘗之時
非僅虛文而不敬矣廟中者境內之象廟中
為泰格無言時靡有爭則境內為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故子孫莫敢不敬也一國禮敬感以禘嘗
而有餘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必身親
泄者敬不能使人代也使人代而君不失其義者

義自明於平日之心敬故也志輕則義無由章故
疑祭而不敬則事事不敬本亂末何以治故曰不
足以為民
父母矣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
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
者能之

忽入鼎銘一段為下賜周公郊社禘嘗張本稱揚
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子孫之心也唯賢者
能之然則周公之勤勞方且稱揚之明著之不使
天下後世長滅不傳豈可當吾世而不使享有重
祭乎成康之賜伯禽之受皆孝子孝孫之用
心而可謂賢也自名下文自成其名是也

銘者論譔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十二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
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反焉順也明示後
世教也

謂恭矣
誤錄也積於心曰德宜於事曰善王功曰勳勞力
日勞慶賞出自君聲名出自民酌酌輕重大小
也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
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銘有三義孝也順也敬
也正見賜魯重祭亦有三成王伯禽之孝一也
不誣而仁且智順也傳之後世使觀禮焉敬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
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
仁足以與之知去聲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
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所謂謂祖考之善所為謂後王及子孫作銘之為明足以知死者之行曰見仁足以體死者之善而與之銘曰與智足以知作銘之有得於上下曰利三者可謂賢賢而不佞者作銘直述先人之已事而非自矜夸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格于大廟公

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並去聲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

難去聲于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亦啓右獻公獻

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者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翹民咸曰休哉

公曰叔舅予上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

揚以辟璧之勤大命施於烝鬯鼎此衛孔悝之鼎銘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古

孔悝衛大夫公衛莊公廟也悝立已因祭而賜之銘事見春秋傳然不盡合六月夏四月也假至也叔舅謂悝也異姓大夫故謂叔舅莊叔悝也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難於漢陽後難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實諸深室故云即宮於宗周射厥也獻公成公之會孫名衍啓開右助也晉襄十四年衛孫文子能佑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烝錡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爾祖舊所服行之事文叔孔文子各謂悝之父孔子稱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與舊嗜欲者先世愛君愛國之心文叔能與起之也慶同卿作美也對揚至烝鬯十二字作一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孔悝鼎銘之大義勅於烝祭之義尊及鼎也此孔悝鼎銘一說不人臣受之不見有功國家者人君必當酬以重禮而成康不知賜重祭伯禽不敢受重祭是反不如

贖孔悝之君臣矣寧不為君子之所恥乎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論譔其美孝也明著後世教也此大其身顯也重其國家此前更進一層按誣與不明不仁三語起下周公勳勞一段則鼎銘一段正見周公受天子之禮樂為不誣而成于康王伯禽之明且仁也

昔者周公曰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

禮記疏畧 卷之十八 祭統 古

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郊社祭天地故曰外嘗禘祭祖宗故曰內禘嘗並言時祭之禘即天子之大祭也諸侯所無非五年大禘之禘曰大者用天子禮樂故大象文舞也管象者以管播其聲也大武武舞也舞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以應八卦故每佾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康周公者猶魯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魯後世後淫非所賜受之舊故非之此言至今不廢者大概說猶所謂猶康周禮其國未可動之說也

禮記疏畧

經解第十九

上蔡李範世分註

經解者孔子之所以解經也蓋刪述六經之後而箋為此解以明其義後儒有不信者誤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

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類志事春秋

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

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

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經解

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後世行習既久視為

高遠難行之事而不知為日用常行之理人之所

不離者也故作經解以明之曰入其國見其為

如何如何便是某經之教豈高遠哉溫和也柔順

也敦不虛也厚不薄也疏通知遠博稽

往古廣博度量寬容易良平易善良絜靜性潔靜

不貪汗精微細密不相齒深蘊不顯露恭不暴慢

於人檢不多事煩擾莊持身端謹敬居心兢兢屬

辭即日用言行必記之以考得失比事即按年願

非長於此則長於彼六經之教不外於此皆各異

焉但六者各有所學詩之過鮮條理失愚學書

之過易失之索隱而賦學春秋之過易失之貪

褒貶是非而亂六經本無失但其國風尚此一

者能好學者也好學則諫精見廣既知經意之所

至又知經義之所止雖專一經而五經之理亦無

不貫通互為節制矣故曰深也○端按先君子

較正同人分註稿至此節學易之過易失之索隱

而賦句此為絕筆之處業未及卒疾作矣嗚呼

哉憶初病時猶謂端曰經解首節內吾思得有一

轉意甚佳而語未融及病篤嚶嚶語喃無非經解

也醒則謂人曰方病無甚苦只經解義淺難難

為累耳嗚呼樹尚先君子竟以經解終矣又以

經解之不終其解終矣其亦經之不幸歟端以

成父志錄稿至此所謂一轉者亦不可復知聊

以已意參合舊註而足成之且悲且歎不能無

云吾友範世李子亦於先君

子次年八月卒更無商確焉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

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

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

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

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六經莫不尊天子此解其所以為天子也與天地

參以天子之位言下四句言其實德配天地仁配

天地也故曰與天地參仁聖禮義各有序聖即智

道者循之而不亂朝廷政事之所出此處謂天下

皆亂矣故於朝廷為急燕處閒暇休息之時雅頌

之音和平正直行步堂上堂下之行環佩右徵角

者與天
地參

發號出令而民說 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
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上聲天地之害謂之義
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法 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

器則不成

凡君所出之號命適當民心之可否其中毫無乖
戾故曰和上下相親是情意流通而無間也故曰
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謂順時行政如四時之扶
節以至歲歲不與非信而何物害人害亦天地之
所生能乘至公以除去之此正大剛斷之作用也
非義而何器者適用之物義信和仁能適治民之
用如器之不可缺有意無器猶之徒善不足以爲
政故曰不成謂非假仁假義之謂霸者伯也長之
名也天子有道天下賴王以生如父道焉天子無
道天下賴霸以存如兄道焉如共工氏之霸九州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經解 三

也上古已有霸矣豈必桓文方爲霸哉學者何見
之狹也昔黃帝征蚩尤時固以諸侯而行霸事文
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亦諸侯之霸也霸
固美稱也時至春秋桓文未稱其職耳然孔子亦
未盡貶焉猶天下之有
兄而未大盡兄之道爾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
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立不可欺以輕重繩墨
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
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此見禮爲正國之重器所謂君子之衡也繩墨也
方圓也人情之變不啻輕重曲直方圓之無定惟
禮明於先而後有以待之則姦詐之徒雖欲
欺君子而不能欺禮是故惟禮足以正國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

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
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
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此正以禮正國而不可欺以姦詐也蓋懸一禮於
此則巧言令色姦詐益見隆禮者崇尚此禮於
由禮者率循此禮於事方即前所懸規矩之義也
言此規矩準繩之士也此無規矩準繩之民也禮
者何內敬外讓之道而已能敬能讓則又何所處
而不當乎故以奉宗廟則敬祖先而不慢以入朝
廷則貴賤有位而不援上不陵下以處室家則父
子親而相尚以齒敬讓之道達之上下如此下以敬
讓奉上則上安上以敬讓治民則民治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其此敬讓之謂乎按凡用孔子
語作結者則上文即古經之言凡不分爲何人之
言者多是孔子自書已意或述舊傳雖已意亦必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經解 四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
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思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
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來
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 之者必有水敗以舊
禮爲無所用而去 之者必有亂患

承上文莫善於禮以明敬讓之道又通於朝覲聘
問長祭鄉飲酒昏姻者如此總見無往而不可以禮
禮也禮則治無禮則亂故禮禁亂所由生之本
猶堤坊止水所自來之處也故朝覲之禮常行則
尊卑之分明而君臣之亂何由生聘問之禮常行
則輯睦之情在來不絕而諸侯之亂何由生喪祭

之禮常行則追養繼孝哀慕不忘而臣子之亂何由生鄉飲酒之禮常行則人皆知尊年尚齒而長幼之亂何由生昏姻之禮常行則夫婦各以時配而男女之亂何由生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雖然禮常行則人以爲舊禮猶坊常存則人以爲舊坊人情止見無亂之患不知皆舊禮爲之禁也猶人祇見無水之敗不知皆舊坊爲之止也若壞舊坊水自以無所止而爲敗若去舊禮亂不以無所禁而爲患乎可知禮之立法最善而天下萬世不可一時去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

禮記疏畧 卷之十九 君之慎始 若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緊承上文去舊禮必有亂患之實廢一禮則一禮之亂作若諸禮盡廢則天下大亂矣禮之教化也微者言其妙處全在暗裏消磨人心之邪念遠屏天下之罪惡日遷於善而不自知覺也然則禮之爲教其功全在慎始起頭不錯後來自不會錯故又引易辭以明之今易無此語蓋文王以前古人斷易辭辭左傳多有異之與今易有同亦有異

禮記疏畧 哀公問第二十 上蔡張端分註

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焉時常諮問古今此其大者而孔子開引曲盡禮致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君子謂古君子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君前臣名故自言丘自謙小人對君子言不足以知禮謂小人德薄位卑無由識大禮之精義此見聖人謙下與君應對之節文最宜留心潛玩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

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曰丘聞之見非無稽之言亦告君之禮也節事者不疏不數祭祀以時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言昏姻之道尤宜節事民所由生此句最重蓋以民所由生其道多端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生民之道惟禮爲大也非禮則德薄分亂而乖乖人類傾危實在於此故君子不得不尊敬之也尊者崇尚之也敬者慎以存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君子之大禮百姓有能而不能故以所能教百姓會者行禮之期會節者禮之文爲制度也彼雖不達禮中深義使不廢墜其及時宜行之節度而已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禮者何即事之治也使百姓不廢會節則事成矣故曰有成事雖饋餼器文章輪轅服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言既有成事而禮器禮服未備恐禮之器服常存則此禮不民絕矣孔子不去餼羊蓋此義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願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計也喪算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序宗族使昭穆不混親親有殺也以上言禮用之詳即安其居者然後即安處其居家之禮節儉也醜惡也雕幾見知特性器養器也此言身用之儉專言喪祭者禮莫重於喪祭也昔之君子禮事用豐養事用儉故其行禮也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二

君不因民不病上下同利有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聲淫德不倦荒息教慢固民是盡于其求以伐有道求得當聲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即下荒息教慢荒亂於行怠倦於政教驕於民慢棄於神四者皆言無禮也固者取之力也蓋者場所有也牛與迂同連也迂連衆人之心哉伐有道之性求得當欲德以求獲稱其欲也而止以用也所理之所安處也用民者用民財也由前言省財以禮禮由後言場財以逐欲此見禮以財行今之君子場財以逐欲此見欲欲盛則禮衰禮之所以莫行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楸

七小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臣於君侍立禮也命坐則侍坐君之禮臣也人道者人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通謂通無謂之理路然棟動之貌作色變色也君推問人道悲憫之懷不覺惻然相觸故其容如此德猶言爾聖人對君一言一動純乎禮於文章見性天過化存神之妙也至於此邦必聞其政此是真社讓一齊並到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 哀公問 三

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公問為政疑政在百姓身上為不知政字如何取義孔子只釋字義而君身之重已明夫婦父子君臣為政之大綱庶物果事也無似不近道也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夫昏為大大昏至矣夫昏既至冕而親迎去聲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總之道猶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故推至大昏則甲邇之至矣夫昏本為親親又本於敬故歸本於敬愛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二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

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或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安能無亂故曰所以治愛人
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
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大昏為
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見
而親迎也己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
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見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與
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
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變故
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
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
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
本與

政之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哀公問 四

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公曰已重公蓋自尊大也故孔子以禮抑之則既
也不得其辭言已不能為問難之辭下文三遂言
皆不待問而進言之
此亦是問答之禮處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
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
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男女合而後人道成故曰大
昏萬世之嗣也大昏之重又不止萬世之嗣公既
不能問故遂自言以發明之內以治宗廟祭祀之
禮必夫婦親之如君率卿大夫以獻夫人率命婦
以獻之類治治之而不敢亂也神明著言心也君
之心足以配天之心君母之心足以配地之心

然不作天地神明之義出以治直言之禮出即從
宗廟中出也直言者祝嘏告神之言皆言善行
之言以之出而為治即直如其言儼然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之實出之則為政治之則為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上如此以禮自敬下自不敢不以禮自
敬也故物恥謂國恥皆足以振興之物恥謂事物之
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弱振興之物恥謂事物之
微弱三家專政哀公恥之在在欲借強大除之不
能故因問政而隱敬以端本蓋禮莫如行禮又莫
如從閨門而禮席中振起陽剛之氣於宗廟朝廷
則習敬之心庶乎可以一旦卓立
而起三家之敬也故其告之如此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聲子也者親之後也敢
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哀公問 五

傷其本枝從而亾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儼 乎天下矣大

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因妻及子因子及身因三者及百姓及家國天下
皆義之進也故亦不待問而遂言三者百姓之象
猶言其則不遠也身與身子與子妃與妃其情同
其重同也而天下之百姓做法我之敬其身與妻
子者以自敬其身與妻子夫義婦敬父慈而子孝
豈不一正君而國定乎昔者大王去郊爰及妻女
敬身以保妻子也而從之者如歸市故曰君能如
此則國家順矣儼字從心從氣心至氣即至言速
編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讒
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在上者言有過民即以爲辭動有過民即以爲則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差百姓不待命命而自敬恭其土方謂之能敬其身斯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此明敬身所以成親之實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哀公問

六

不能有其身言不處君之身也不能安土言國勢危亂也不能樂天言心理不順不能與天同其廣大內外交困名實俱喪故曰不能成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者物則也物必有則故曰不過不過即禮也凡愛與敬皆物之實理天之則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問人道已畢故又更端問天道意以人道足貴如此君子又貴天道何故君子之德成於學故貴其不息之功如日東出月西生相從而不已便是天道君子之學又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不致久而閉塞終身以之者便是天道無爲而物成君子止自成其德若無所爲於物者而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百姓不命而敬恭是即天道之不見其爲而物自成也已成而明功業巍巍又尊自煥然於天下是即天道之萬寶告登而景色燦然也君子貴天道如此

公曰寡人蠢反愚冥煩子志如之心也

蠢愚憚於心冥暗於理煩心竟亂於事也志心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不安貌敬也避席離坐位也君言過謙故心身不安此聖人動容中禮處不過物是要言不煩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哀公問 七

後異恐後日又忘而有過乎物之罪此公有恐懼之心正反求之實君造聖則臣受福故曰臣之福仁人愛物者也有物必有則過則即非愛故不過物孝子愛親者也有物必有則過則即非孝故亦不過物不過物即禮矣無違悖於禮斯至愛矣則而悖禮事天如事親事親至愛而日嚴亦不助過則而悖禮事天如事親事親至愛而日嚴亦不助此則天親之實理全而吾身之敬愛兼得自不至虧體以辱親矣故終之曰孝子成身仁人孝子一成人也事親事天成身一理也

禮記疏畧

仲尼燕居第二十一

上蔡張熹分註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不知何據仲尼與孔子無異燕居閒居亦無異特以別篇爾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

汝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

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遊子曰給奪

慈仁

居命之坐也越席出席位也此師弟之禮師嚴然後道尊也縱言況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勇以力言心敬而不中敬之禮文則疎畧謂之野貌恭而不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中恭之禮文則便殿謂之給勇而不中勇之禮文則以力而為亂謂之遊天子於三不中禮獨言給

之為害野與遊猶是直情徑行而然然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

本心之德則以故不可救治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

中也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母道有餘父道不足也下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師商

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亦有過有不及中者無過不及也禮乎禮實而決言之先王制禮所

以制中也以禮裁制之使中

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

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

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餼養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領惡猶言統領衆惡而去之也全好猶言保全衆好而有之也即論語克己復禮之義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祭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為仁也鬼神昭穆死喪祭賓客之禮

主郊社禮行而百神受職亦遂推而享祀之而仁愛鬼神之義於是得矣春秋祭時夏祭禘陽之而仁

也當陰之禮於是得矣四時之祭昭穆言死者之昭穆蓋乎先祖之謂也死者未葬以前仍以生

時饋食之禮奠於柩前所以仁死者未葬以前仍以生尚賢崇德故曰仁鄉黨也食以養也養以養也

以仁愛賓客之禮也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饗而心是仁之周流者也

吾仁愛之中是仁之周流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治國如指諸掌 掌義見下文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闔門之內有

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

獵有禮故戎事開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居常居之地處暫處之所室有與附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闔門也三族父子

孫也故父子兄弟夫婦夫婦所謂闔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封土所謂朝廷有

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也

以禮行之則兵戎之事於此開習矣前進而退有度

左右有節也軍旅有禮即戎事開習矣前進而退有度之際也故武功成以上言自天地祖宗以及一身

一家以至朝廷戎
事武功天端盡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
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
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指於前凡衆之動
得其宜

此又推極細微之節目國治即在此矣宮室有門
庭堂與之別皆有制度量五量之器備合升斗斛
是也鼎造飲食之器鼎象之類是也二者皆取
象陰陽有方圓大小高卑奇偶之形焉易曰以制
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
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
氣不怨柔氣不攝所謂樂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
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
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
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三

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
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
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
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
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
不及克已復禮爲仁則博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
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三百三千無一事之
非禮也加於身動由外感也錯於前動由內出也
凡衆之動似
不外此二者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與平聲偃偃目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
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
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
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
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
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
無以祖洽於衆也

此節一反上文而言之更覺親切觀此則治國如
指掌更無高論祖始也洽合也言舍禮無別有可
以制始協合
於衆之道也

子曰慎聽之安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苟知此矣雖在吹噓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立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四

樂闋缺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
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去聲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慈容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
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
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請侯相朝也
樂器之懸於筓簋者也與作也以全爲先此禮
之一節也升堂而樂闋者升堂樂作及主人獻賓
酒賓卒爵而樂又止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
則樂又止謂之樂闋此禮之二節也堂下以管
吹象武之曲此禮之三節也夏籥再大夏之樂
曲以爲吹之此下四句似是饗畢燕賓之禮以夏

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廢興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難荷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室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乘車之法尊在左賤在右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賤長幼即一立亦必有序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蓋以有物必有則此古人制禮之義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二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燕居 七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爲政者可舍是而他求哉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發矇矇自之人忽開而明

禮記疏畧

孔子閒居第二十二

上蔡張熾分註

閒居猶燕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禮之原序也樂之原和也致盡也橫者廣被之意四方將有禍敗以能審禍敗之幾如父母之憂赤子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至者慮切而無所不到情盛而無以復加之謂也真心爲民父母必欲曲盡教養之道謂之志至志至則情生故因物感時無非吟詠斯民之專謂之詩至詩至則緣情制禮爲之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使民安燕而不亂講之禮至禮既別則又不容不播樂以安之其文足論其聲不流足以感動小民之善心謂之樂至樂者樂也樂極生哀如父母於子樂之極即憂其有不樂而哀生焉曰哀至憂哀之至事防禦整頓又足生樂此哀樂相生情狀最切目無他視耳無他聽唯此之視聽而卒亦不可得見聞如此志氣不齊充塞天地之間然後足以盡其憂樂之志氣也此與參前特齊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閒居

一

意同故
曰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
三無既得暑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其基命有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
篇言文武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
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
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
作棟榱也選擇也郵風栢舟之篇言仁人威儀
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
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匐以行
為匍匐風谷風之篇言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禮居 二

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
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
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
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及四國無聲之
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
邦無聲之樂曰四方無體之禮曰就月將無服
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

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失也無
所失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
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聲聞
於外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
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息故繼之以威
儀翼翼威儀得則無乖矣之心故繼之以上下
和同和同而無乖矣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
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者言其
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
及人則所養者愈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於
外則澤足以被於後世故終之以施於孫子其序
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二 禮居 三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
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
不違至於湯齊如湯降不違聖敬日齊 賡 昭 假 格 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詩商頌長發之篇引詩之意以上帝無私之命亦
有奉而不違者至於湯則竟與天之無私覆者相
等齊湯之謙抑自降下者又即地之無私載甚敬
而不違疑息慢也因而聖敬之德日日昇明昭明
也格至也明至於日月之無私照而遲遲詳慎也
其意一推上帝無私之命永遠祗敬而不違也所
以帝命作法於九圍以勞天下勞功也
湯無私之德參於天地也言湯三王可知已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釋前文帝命不違之義以見奉宇之實春秋之氣同一平和冬夏之氣同一嚴峻風雨霜露同一無私是天以無私示教於人而聖人奉教無違也地承載天之神氣風氣順物運氣震物是風霆流而為形則庶物即露而為生同一無私於庶物是地以無私示教於人而聖人奉教無違也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

兩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

此節言有無私之君必有無私之臣清明在躬猶脩身以道氣志如神猶取人以身言奉三無私以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附居 四

自治必有三無私之賢與我氣志相通如神言莫知所以然也嗜欲如欲治其國之欲我欲之所至方有開端而必有先我之人以嗜欲相應者猶天欲雨山川出雲不期而然矣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無私之德天為之生仲山甫及申伯為周室之翰翰四國則於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於以宣布其德澤此宣王詩孔子引之以為推文武無私之德足以如此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聲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

夏蹶去聲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聖人引詩不拘原意只用詞合此令聞只說清明在躬善聲所聞言感動賢人言先自治耳三代大約如此弛如字後也施文德協四國又說賢人助成後大其文德以協和四國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退後背壁而立也承者奉順無違之意二詩亦皆先王之詩謂為三代大王者取類言之

也之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一 附居 五

禮記疏畧

坊記第二十三

上蔡張熾分註

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用之義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

子言之君子之遵辟管則坊防與平坊民之所不足

者也夫為之坊民猶險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

淫命以坊欲

辟為譬坊與防同坊民之所不足坊字當為句坊水之坊民往住失之不足每日增土使之高大而水猶險之故曰不足君子之道夫為之坊而民猶險之其不足與水坊同故君子以禮云云不使不足也德性之生理生之太過無節為德之病非禮無以制之淫者湯佚之情亦性之生理生而太過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一

最所難制非刑無以畏之欲者貪得之心亦性之生理往往無厭唯命有不可強者足以化之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

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

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口筆於上

故亂益亾

小人上學之人約是氣數驕是氣盈盜竊人之有亂犯上之專凡此皆人之情也貧富不同精極皆有驗出禮法之意故為節文以坊之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不使之約也伐木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不使嫌也嫌滿足之意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尊者天下其幾

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乎乘都

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眾而以寧謂家族眾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三者皆能以禮自防者故曰天下其幾言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荼整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也故寧為荼苦身警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都城大夫都邑之國其地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乘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二

疑者或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則有別有別則廷有所依循以讓而不至於爭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

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玉喪禮君不稱天

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彼盍謂且尚猶

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

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天而有土無二王小而有土者故無二主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楚越之喪不稱王嫌有二王也國君不稱天子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嫌主遊國君也詩逸詩也盍日即曩日盍何不也何不且是求日也其聲似

之故名以此人患之者以欲反夜作晝也君南面
向陽臣北面之向陰晝夜之象也其可反而亂之
乎故引逸詩以况之不同車遠害也纂弒之禍常
足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乘車之法君在
左僕在中央
勇士在右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凶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凶
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假檀之素餐君子所
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
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

子云鴈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
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公子云君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三

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受惡受酒肉之不美者爵酒器也小雅角弓之篇
本為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引作泛論言凡
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此之
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
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凶其身亦可念
矣禮六十以上運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二命
不齒席於尊東故社席以犯齒言族人不得戚君
位故朝廷以犯君言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
後已則不爭
故民作讓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亾者而後
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

民民猶借死而號平聲無告

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若士則
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借於死
者謂身為國家事而出亾在外存謂存於國內
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亾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
此化民方且不忘死亾而况生存故可相付託也
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曷勉也畜字說莊姜言
歸妾戴嬀以思念先君最勉我恐忘莊公之死也
寡人莊姜自謂也是不借死亾之意以此坊民民
猶背棄死者其生者老
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
班祿則民興於禮讓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
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
能而不吝於所予耳君子謂有國家者小人謂民
也君子貴人賤祿尚技賤車時并不明言使民興
讓興藝是約言也約禁約不言之義小人先言者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四
是民已興於君子不言
之先也言感動之機神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聲上不酌民言則犯也
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

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輿論之可否
如此則政教所加下民尊戴之如天所降施否則
上不酌民言則犯眾惡猶犯上天也民不讓上施
則亦敢犯上天而作亂矣信者不欺於民讓上之禮
特乎已即酌民言之意是上有禮也民報上之禮
者必重雖親其上死其長可矣即下天上施也詩
大雅板之篇詢於芻蕘問於取草取
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
稱已則怨益亾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衛風張之篇履當依詩作體書曰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而父且
人不怨已也引詩謂卜龜筮者卦兆之體皆無凶
咎之辭以明難以此
卜之著蔡亦無過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

度徒洛是銷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讓之義也故民亦感而讓善
引六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卜者武王也謀度
銷京之居武王之志已先定矣然必以吉凶取正
於龜後武王乃從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
功而讓之龜卜也故
引以為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五
惟我君之德於乎 是惟良顯哉

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
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子克紂

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
善則稱親之義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尚書說命篇謹今周書
無逸篇作雅意同謹敬也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
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引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證弛過敬美也引尚書說命三年無改之說又有

過宜速改有美不止三年宜終身守之故記者復
引高宗三年居喪不言言乃謹可見三年無改
期也過三年當改改之
不當改終身守之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矣之
色蓋命不順理強我從之當忿而亦不忿則違
諫焉過未形而先退之曰微已露而善諍之亦曰
微不倦寧無諫不令得罪鄉黨州里也諍之不從
或怒而撻之曰勞勞者苦也寧苦在已不敢怨父
母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匱乏也此即舜事親於道不
陷親不義道無乏孝亦無乏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六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
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
之貌瘵病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去其衣君子

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
乘衣不可衣廣孝謂因孝父以及父之友則孝廣
矣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
者所以厚敬親之道尚書太甲篇辟君也言君不
君而與臣相養則辱其先嗣以喻父
不自尊而與甲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

歎君子以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父母在子雖有年不稱老慈親心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父母在子雖有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戚而不歎凡作樂喜之事曰戲或足以娛親心恨歎不已之聲曰歎或致親憂虞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尸故為主以寓其在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示民有事也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故宗廟久而廢壞則脩以安主而致其庸敬之孝祭視立尸以致其斯須之敬之孝皆所以教民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如是而坊之猶忘親焉况不然乎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七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 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志義

以祭器用之賓客者示敬也敬者禮之本也義之所從出也故君子不以物之非薄廢禮本至即禮至不相物之非也物之美薄廢禮本至即禮至即禮不至不在物之美也故食享之禮主人親饋是敬至也各祭其饌答其敬也主人不親饋是敬不至也各亦不祭報其不敬也故君子苟於人牛之無禮其食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謂不在物之豐儉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謂酒之中有德也物利也敬義也以賤利貴義之意隱示於行禮之中

民猶爭利而志義况可廢禮乎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七日戒三日齋解見禮器郊特牲承奉一人以為尸至敬也過之者趨走言祭祀時若臣趨於君前必加敬不敢稍怠緩也禮如此所以教民知敬也醴齊醴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過貪於味淫過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宗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卿羣穆成在也聚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八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墳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僭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堯而不葬者

賓自外至惟恐不入故禮之以讓喪自內出有所不忍故禮之以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弔於墳在葬後即墓上弔也弔於家在葬後反哭時也說見檀弓示人不背死夫死民之卒事言不復生矣生有戚識之情死不可僭於此不肯方人情有始有卒也孔子從周此亦卒事之義主人之

哭於此卒賓之
亦於此卒

子云升自客階受手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

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

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升客階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於客位不敢居
主人之位蓋避父之尊蓋為子之孝父既往而猶
未忍沒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畢喪雖
即君位而不稱君則推讓之心可見矣故曰示民
不爭也春秋魯僖公九年晉獻公卒里克弑其君
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子父未葬不稱君也葬畢稱
君書法之嚴如此以坊民猶有子
弑父者故追孝教不爭可不嚴乎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

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九

推孝親之心以事君則不敢有貳於君之心推弟
兄之心以事長則不敢有貳於長之心凡此皆所
以示民一心事上也君子人君之子也君君在
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
君貳惟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巳代之則自稱曰
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圍止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
二當為
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賜民則疑君
不尊今與喪父同所以教之使不疑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身任父母使財聽父母用若是則
士之勢不分於下故曰有上下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

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

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而貳其君

作階主階也堂主位也示民不敢有其室皆天子
之有也自此遺彼曰饋自下獻上曰獻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若賜且不敢受况專以遺人乎示
民不敢專皆父母之有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
之道故總結之曰
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

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

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反不苗畝倉

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
情也蓋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坊記

十

賄後行禮則民必化而貪財利若無辭讓之節而
直行已情則民必化而相爭人有饋於已禮也巳
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及見其人則不受其饋
視猶受也此蓋不以無禮而受人之饋也易無妄
六二爻辭曰未富也三歲曰畜不耕獲不菑畝
故孔子解曰未富也二士位而陰柔既不耕田無
故不富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易本無凶字
孔子自增凶字
是未富之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穧反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

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

爭利以匹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爲把者穉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穉彼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耳伊詩本作遺仕則不稼穡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四時之賸不闕也不力珍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夫食而坐較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不盡利者義也詩衛風谷風之篇對憂蒿菜也非亦菜名也引以爲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莖而并取之斷章取義非詩本說引此以爲不盡利以遺民之喻如此則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親其上死其長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

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橫從茲弓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三 坊記 十一
父母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柯斧柄也克能也橫從其畝言橫從耕治其田畝也文與今詩小異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上聲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下其吉凶也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繆侯兩君之諱也鄭云其國未聞大饗兩君相見之饗禮也古者夫人亦與大饗而有交爵之

禮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似之繆侯饗陽侯夫人交爵以致禍故自此行大饗者皆廢夫人之禮而男女交爵雖祭禮亦廢之不行也此亦古禮之可廢者沐曰祭祀亦有樂禮故知並廢交爵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現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避遠去聲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自前章夫禮坊民所淫至末皆言男女婚姻之事雖各爲一節意實相承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去聲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大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也於色則絕網猶民之昏庸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亂常也餘并見曲禮問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去聲見現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猶有不至者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儀禮父死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亂作禮壞多有男行而女不隨者夫婿齊禮故互謂父母曰舅姑但婿外字耳

齊禮故互謂父母曰舅姑但婿外字耳

禮記疏畧

表記第二十四

上蔡張熒分註

表者標也。以一身立標準於天下也。蓋盛德積中而英華發外之義。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在陳歸魯不仕也。隱者藏其道於一身顯者明其用於天下。此一句。冒下三項其道烏在。如南面端冕矜而莊也。軍旅斧鉞厲而威也。象魏詰誓言而信也。皆顯此之事聖人道不行於世退而加信以表率天下。德盛於中道形於外故無待於矜厲言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而罔有擇言在躬

不失二字大有功夫。作事時定要遠暴慢所以不失於人。發一顏色亦必以敬畏出之。所以不失於人。出一辭氣亦必酌義近信。所以不失口於人。不失足則無妄動。故貌足畏。不失色則無妄貶。故色足憚。不失口則無妄辭。故言足信。其功全在敬忌二字。甫刑即呂刑。忌者敬之甚而心有所惡也。此三項玩之。即上節不矜不厲不言之實功。安得不隱而顯乎。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楊襲見曲禮。應氏曰。楊襲以示文質各有宜異。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異服從事。各行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襲。不以楊衣而因為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釋其勞。則無相襲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禮莫重於祭。莫嚴於朝。臣子當甫視事之時。未有不極敬極辨者。然歷時既久。精神易於漏洩。容貌

易於昏惰。則樂以散其敬之聚。倦以簡其辨之繁。者有之。如是則禮不成。而義不立。而德不盛。其何以表率臣民。興起教化乎。故君子不繼云云。見古人慎終如始。是在講心學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

避禍為以不揜恭以遠

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義同。蓋田呂氏曰。慎為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死於禍。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其行則誠者何事於揜乎。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為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至於不揜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儂也

莊者貌之屬。敬者心之一安者。體之適肆者。意之蕩倫與強對。薄弱無力之義。莊敬日強者。身心收斂。則肌膚因筋骸束。精神聚。焉得不日強。安肆日偷者。身開曠。則肌膚懈。筋骸散。精神散。焉得不日偷。儂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觀君子不以一日如此。可想君子法天行健。終身整齊之樂。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

鬼神與君皆先王管攝人心之大端。故不可以不敬。此處不敬則無往而有忌憚矣。齊戒擇日月所以作其敬也。而民之觀而感之者。自皆興於敬矣。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好狎侮之人。常至於死而不畏。蔽其所襲也。習以成性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棄

也易曰初筮告拜三瀆瀆則不告

狎侮有死道所以交際之事不可繁數無辭不相
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
之類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名也如鄰誼大
夫馬士雉廬人之贊匹之類有名以正之有文以
章之豈有相與者乎不交則敬久而交全矣引易
以証初交未有不慎而再三必至於變
瀆也觀此可知朋友往來寧疎勿親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
下之利也

仁之體大而真摯摯摯柔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
曰表義之體方而嚴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
畏故曰制報者禮也有施無報則禮絕有報則交
際往來遂有不斂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
思以相愛故莫利於報三句起
下九節報者一節起下一節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表記

三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
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
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勸者相勉以德施人也懲者相戒不可以怨施人
也不特大德大怨之必報也引詩以見無言無德
之不報也不特小怨之必報也引太甲以見
君后小民之亦必相報也此皆正報也引有正報即
有反報以德報怨雖未合禮然使身寬裕無害不
失自愛之仁也以怨報德不特忍心害理而刑戮
必及其身可不畏哉此以補
報者天下之大利其說乃全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
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欲而好仁則智者利仁之平也畏而惡不仁則畏
罪者強仁之仁也若無所貪欲而自好仁無所畏
惡而自惡不仁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
人而已是故君子皆學聖人者也仁與不仁直從
自己心中辨是非講存心而論所不論是謂議道
自己已之所能也若小民質分可使由不可使知
使必待好惡從心生則天下之亂久矣故於仁置
賞法不仁置刑法使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
仁則民之所能也而上下同歸於仁矣沐曰仁生
人之物則美德也而上下同歸於仁矣沐曰仁生
一人只盡得民性之本然無異也故君
子議道只於此議之可知性是功夫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
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
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表記

四

仁尊而不親

仁有三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也與仁同功謂及其成功一地異情三者所以為
利勉之迹矣未可知其孰為安孰為利孰為勉也
與仁同過者即親過斯知仁矣天地大而有憾聖
人之道大而有憾如舜不告而娶以全仁有憾之
大非聖人不能然後知為仁者安仁之仁其精與
乃可知也若智者之利仁畏罪者之強仁受過而
不利而免美則必直道仁而不受過矣其情異
也謂知也凡願便之方白右不願便日左仁者右
力而成者仁者出也右願者左也謂脩之為道用也
日人也道者義也道者不願常情而必耐手義
如鄭子皮以子產之政嚴猛為不願而以寬愛為
尚是厚仁薄義也而盜遂起是親而不尊厚於義
者薄於仁如子產之為政火烈人畏之是厚於義

者薄於仁而誘言以與是尊而不親前言仁有不
同之仁君子亦仁而已矣不必同後言仁義有難
一逆相繼以為補救皆是道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

失

至道即安仁者也渾而無迹故能過化存神而為
王義道即利仁者也嚴而有方故能裁制斷制以
為霸考道即強仁者也先王法制其在方策畫稽
考之事而事不輕舉亦可以無失矣總之聖人平
易近人不棄一偏不似後人
說大話執全德而無一成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楷反七感恒多八

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

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聲世之仁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表記

五

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言不止一端其數多不同即義也何也仁
有宜長宜短宜小宜大皆仁之分數所在惟仁不
同所以宜於事者亦不同如中心楷相愛人之仁
也惻隱休揚由中而動不容強制此固是仁矣然
此愛人之仁有宜長宜短宜小宜大既有不同之
數則有同之法率循其法而強勉行之正所以
資用於仁者也故又謂之義義即仁之數也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遷豐勤苦若若菜也故
以比之武王豈獨無勤苦之事也言武王所
以亦遷鎬也遷鎬以遺厥後人勤苦之謀所以燕
安翼輔其子耳此數世之仁也王者繼功繼伐故
宜長大而不宜短小此義也國風邯鄲谷風之篇
言我身尚且不能容閱何假憂慮後人此終身之
仁也夫婦離絕之時止宜及短小不及長大亦義
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升也行者

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
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

可知已矣

仁者何天所與我之全理根諸心而生生不窮者
也其體無不具其用無不周存之無須臾之違發
之無物我之間常與天地萬物相通而心存則
俱存心外則俱亡一日不死此志不容少懈其機
如此故曰為器重故曰為道遠惟其為器重故曰
舉者莫能勝惟其為道遠故曰行者莫能致凡以
其取數多故也如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慎之地寬
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言談之文歌樂之和
分散之施用雖不同其取乎仁則一也論語言管
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行雖不同
其取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
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位雖不
同其取乎仁則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
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
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表記

六

非取數之多乎唯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為
難也是故君子不以仁之全義度量繩東乎人雖
堯舜猶病况於桓流則人皆難為仁中之人矣若
以人人各具之才德貴望人皆難為仁中之人矣若
責望人則必各有心安理得因時制宜之道而與
仁有合者則賢之大小亦從此可知也或謂夫子
嘗言我欲仁斯仁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我
未見力不足者而此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
何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即心即仁其在我
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非一身之動容
周旋中禮而天下無一夫之不獲者未足以盡其
量此則勉之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

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去聲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飢第君子民
之父母飢以強千教之第以說悅安之樂而而毋荒
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
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
此乎

雖千仁者以仁不備以思勝也故引飢第之義以
釋之強故者以道驅之也說安者以思撫之也樂
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
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
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飢第之難全非至仁不能
兼而有之以見君子之所謂仁甚難也強教悅安
言凱樂弟易之
所用非二訓也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十一

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
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備則
押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
而不親土則利於人而人故親而不尊天則上
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即人也凡人皆
稟天之命而為人無不希幸於天之命者故親
而不尊人生為鬼無形無聲難測度
故尊而不親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
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去之近人而忠焉先
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反意尸而愚驕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

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
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去事鬼敬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利而
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命即人命其道主於生人而不忍輕易殘傷也三代
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敬夏之道惟以
愛惜民命為主如母之慈子然遠神近人後威先
祿後罰先賞親而不尊皆其忠實之過而拘於近
也近則有慈慈驕傲鄙野質朴之傲而失之玩故
商而不親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
尊也遠則有流蕩不寧好勝無恥之傲而失之尤
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拘人崇尚施惠
以為恩遠神近人亦暑如夏道其賞罰無先後但
禮繁文勝其俗流為便利而多机巧美文辭而言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十一

子曰夏道未演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演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民未演神而賞

演者繁數之意夏道親而不尊近人而忠不事文
誥之繁瑣故曰未演辭其未演辭者以其不可求
責備於民也其不可備於民者以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而不過望於民也其不過望於民者以親其
之意勝也惟親民之意勝故民之於君亦未厭其
親至於殷人雖無繁數之禮以範民而有苛求責
備之意故其道為尊而不親若夫周人則制為三
千三百以禮強教乎民而使務民之業鬼神則敬
而遠之禮多則實得刑罰亦多
法律悉備無以復知故曰窮也

爵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傲子
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傲虞夏質之至者也雖非無文然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雖非無質然不勝其文蓋至者無以加之謂也三代所尚非苟為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於無加之文而愈有以加之并失其所以為文而去忠實益遠矣秦全去文則速亡固矣漢唐以後知文之文不知禮之文而誤以文為禮之實復何益哉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三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怛之愛有
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
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
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
其孰能如此乎

虞帝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懼怛之愛如慈母之愛子非責報也非要譽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衾舟楫官室棺槨之類皆有教人以善之誠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禮故無驕奢之患愛所親故威而愛敬則富而有禮故無驕奢之患愛則惠而能散故無偏黨之私由是其君子化之皆為全德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費則奉已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也

所以抗節而不失於犯上義以順而不忤於物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寬則易至於太難而有辨妄皆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傲也非有威明之德其孰能若是乎故引諸言以證之自庶民大德而下凡三竟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帝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後稷庶幾近之自亂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竟有所偏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

罪益寡

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後拜受君命以自獻其身所以成其言之信也非貪位也君無為也故有所責任於其臣此拜獻之由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此成信之義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比故受祿不至於誣臣能勿死則無致罪之由故受罪益寡人或以忠獲罪所以不言無罪止言寡而已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四

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故君
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吉
事君者以大言入告於君則望大利於君國以小言入告於君則望小利於君國不以小言受大祿懼貪廉也不以大言受小祿懼不足用也易大畜之彖辭曰不家食吉以家食者人之常足日用而已出仕於君不食於家而食於君則足用已過半矣不啻其吉也以見大祿小祿稱用而已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于下如曰吾君不能之類伊尹使君為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

辭利口捷給也如大言小言之類皆有拜獻之實
學是也非其人小人也自所以進身也小雅小
明之篇以下達之其事其君則賦其君者也尚辭
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非其人而自枉已以事
君者也三者皆不正不直非所謂安靖恭敬其職
位也神聽言陰陽自然之理也式用也教善也以
與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
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位遠於君而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調位近於
君而不諫懷祿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尸主也
適臣近君侍御也守和者同寅協恭守此以為臣
道宰天官冢宰之職百官之長曰正大臣六卿之
位四方兵凶水旱之事近臣調養君德冢宰表正
百官大臣慮四方禍敗此謂人臣隨分盡忠之序
而不相侵者也石梁王氏言遠而諫一句
非孔子之言此後世氣節之弊大害道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去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諫為愛君忠也陳
為棄君逆也詩小雅隰桑之篇陳詩作退今從本
字瑕痼累也引言心一於愛君故於君之瑕痼則
不稱謂於人即不欲陳之義也然此瑕痼却藏之
心中而不能忘所
以又欲諫止之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
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聲亂也

其進也以禮故曰難其退也以義故曰易難進則
不至於偏上位易退則不至於蔽下位當進者進
當退者退則位有一定之次序矣若夫易進則必
資緣奔競而驟進則上位之人為之不安若難退
則必懷祿固寵而久戀下位之人為之久蔽而
壅則是小人常在上位君子常在在下位故曰亂也

試觀君子賓主相見之禮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
升而其退也二辭而出主人拜送賓法不願難進
而易退也若主人敬未至而強進主人意已辭而
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其義
也一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上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
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孔
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
齊三宿出竟翼齊王之極悟也然
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
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在物者有
命故無所不可在我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去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

軍旅處患難之地正不可避難朝廷之上貴役賤
賤事貴正不可辭賤若避難是處軍旅之位而不
治軍旅之事則軍旅必亂若辭賤是處賤事貴之
位而不治其事則朝廷必亂所以君之使臣與臣
志合而得不敢自滿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
末而從事焉及卒事則致為臣而去可以自免而
又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之上九處君外
之位不事王侯之事乃得脫然自事其高尚之事
以見既處其位則不得不履其事除是隱居高蹈

耳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勗之姜姜勗之黃黃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凡命人宜順理不宜逆理是故受命者皆為順命無有逆命天子受命於天者以天之命有順而無逆也臣受命於君者亦以君之命有順而無逆也臣有順命謂從命也臣有逆命謂不從命也引衛風鴉之奔奔篇言宣姜與公子頑厥倫逆理雖不以此命人猶不願以為君况命人而人不逆命乎此可以為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證勗之強強也士不言臣公卿大夫皆由士出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聲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七

不以辭盡人不可以言辭而盡信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枝葉者辭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無辭莫說以飾觀聽而無實乃辭之文也故曰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餽

以下九節申上文枝葉之義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讓賊之言也餽進也如水淡而可久故曰淡以成如醴甘而不可久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

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謂盜言孔甘亂是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

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辭之

譽者揚人之善也不以口譽人揚人之善必有以用之善則所揚者不僅虛辭而有實事忠之屬也故民化之而作忠君子問人寒問人飢稱人善以口譽人之類也而即衣之食之爵之則一一有實惠而不僅以口譽人矣國風曹風蟋蟀之篇詩人憂路公之無所依則曰其於我而歸說于漢為稅舍息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筮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六

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有求而不許始雖嗚人之意而終不失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傷於欺故其責大蓋以虛辭誑人而人恨其誤已也故怨筮必及之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日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証怨也已怨猶怨已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爭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而愉色婉容自見於外也若夫情本疎遠而外貌則親狎在小人則猶穿窬之盜情本盜賊而外貌則良善也其偽甚矣然則當何如情欲信實辭欲文

巧而已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皆巧於辭說而忠君愛母之心則各發於至誠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天太虛耳地塊然耳然自有不測之神不爽之明在其中不可欺以是非善惡也故曰天地之神明三代明王皆見此而兢兢以事之所以無事而不用卜筮者不敢以一己之私心褻事上帝之事也是以凡事不敢犯日月之忌而從卜筮之日月不敢違蓋以凡事自祭天而下皆有上帝神明在焉下文見之下筮不相襲既卜不筮既筮不卜不相重襲也舊說費解可不從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成是以無害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九

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大事有一定之時日者可不用筮如郊社禘嘗是也若小事如百神之祭無一定之時日臨事筮之皆有卜筮也剛日甲丙戊庚壬之類外事如祭外神之類柔日乙丁巳辛癸之類內事如祭內神之類皆用卜筮故言不違龜筮子曰以下是即祭祀以明大事小事外事內事之類一聽於卜筮故鬼神亦無害而百姓無所怨也龜筮亦互見之文牲牲禮樂齊盛是卜牛卜人卜物皆用卜筮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備也后稷之祀鬼神也不難備物何也其祝辭恭敬而已其當時之欲好儉約而已故易富足也敬儉遺之所以子孫庶幾無罪悔迄今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光詩作肇始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去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下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天下者天子之大器故曰大人之器威敬猶言神器也威然不測而可畏敬天子無筮者不筮其祿之長短也在已之敬畏不敬畏不可聽之數若諸侯之有國為天子守之得失黜陟在天子故有守國之筮宜卜其長短以威敬乎天子而已天子將出行在道則用筮如憲守征伐田獵之類卜吉凶也非其國不筮謂諸侯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若天子出至侯國則居大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按遠天子有九筮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易之道大矣豈用卜不用筮借以文舊說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四 表記 十

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乘用有燕器則用祭器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各有一地故敬則用祭器不廢日月者有朝夕不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上不瀆於民者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為上所褻也



禮記疏畧

緇衣第二十五

取篇中緇衣二字為名以見一篇大意以好善惡惡為主也

上蔡注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為上好善惡不善故易事為下好善惡不善故易知此人之性也順性而發不待矯揉紐曲豈不易不然上欺則下枉下枉則刑煩故曰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一 之誠則人心必警惕於為惡故不必刑罰之屬誠而民自中心之畏服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動則變變則化自然之理也故文王好賢惡惡出於至誠自為天下之所儀刑而萬邦用作孚信也愿謹也乎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於心有得謂之德敏以動其本心使不失又以禮齊一之以約束其外此顯其性命之理而以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格至也心至於善則無事於政政者率人於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也

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遜心遜逃去也先王為治亦未嘗廢政刑蓋有德禮以為之本刑政特助之耳故君民者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以親父母之心親君矣信結者內以實心固結之則民自用情而不敢違信恭泄者外以敬容臨泄之則民自謙遜而不敢抗違甫刑則書呂刑有而動惟作五等虐民之刑名曰法是以民有惡德書也言王道定苗民無世在下是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緇衣 二 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顯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其俱也大雅下武之篇成王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字信也式法也總言百姓豈能盡是仁人如詩小雅南山之篇又如甫刑大雅之言只在一人為民之表率而天下自觀瞻賴藉以式法之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導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悅其上矣詩云有枯 德行去 四國順之

爭先人急言好仁人性所同而又以投上之好章志章明吾好仁之志以貞正其教導斯民之事也

欲尊尚其仁則以此為愛民之道此明上好仁之實民致行已致力於行已之仁且以悅其上人好仁之心此明民爭先人之實詩大雅抑之篇橋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德行仁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綵弗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

綸綵也疏云如宛轉繩引棺大索也危不安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譽過也天大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為人上者慎之以誠懇篤實之言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不可行過量之善言也可行不可言敗類之惡行也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三

上不以此倡而民自所言皆可行不至有危矣不安之行所行皆可言不至有危矣不安之言上之言行所國如此所以詩戒謹爾容止不可嘗過於儀也嘗同愆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做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鳥緝熙

敬止

道謂引導之禁謂遏止之君子道人為善非言無以宣明已意故以言禁人為不善非行無以使人親法故以行所以君子將言必慮其所終而恐有不可以道人之言將行必稽其所做而恐有不足以禁人之行君子謹言慎行如此所以民風丕變亦謹於言而慎於行惟言行關係如此所以詩言慎言敬而文王之敬念無間斷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千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不貳服制有常不可易壹者專一不變也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至也狐裘黃黃法服也其容不改敬容也出言有章法言也行歸於周德行周至也長民者即衣服之不貳而民德用壹可思上人舉動無一不關於民心如此長民者可不慎乎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鳴鳩之篇可望而知則君之表裏如一臣何惑焉可述而志則臣之先後如一君何疑焉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一德之義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四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瘳惡以示威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善厚道也惡薄道也章昭而著之也瘳病而惡之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雅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去不重辭不擾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詩大雅板之篇板反與之意卒盡也趙詩作病也小雅巧言之篇病也君德不一故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不一故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故君民者必章明所好之善以示小民成風俗敬慎所惡之不善以防禦小民淫僻之行如此則民皆共白於君上好善惡不善之心而又何惑焉若夫臣引君當道其即身以感君者求吾身有可儀之行而不以辭說為重其即君勉君者不以力之所不能及而援其君不以智之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如此則君不至有難聽難從之處而又何勞焉引詩證君道之失假上帝以言幽王反與常道使下民盡病引大雅證臣道之失謂讓臣不止於教徒為王之叩病耳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編衣 五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也政不行教不成謂當不行不成之時雖爵祿不足以作其勸雖刑罰不足以生其恥可見為上者刑不可棄用惟不棄用或偶一用之而足以生其恥心爵不可輕與惟不輕與或偶一予之而足以生其勤心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棄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者先播布刑罰條件於民而猶不迪進於善見必播布然後刑之亦不可廢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毗志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失法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

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夫卿士

大臣君之耳目股肱也見疎於君即不得聞百姓之安危而整教之故不寧也忠者盡心於百姓敬者盡禮於大臣二者不足而君唯過於富貴則長傲縱欲故大臣無權不治事而近侍小臣相與黨比作姦矣所以大臣愈不親而百姓愈不寧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亦不可不慎也是民率由之道也敬慎之道何如君毋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無怨乎不已毋以疎遠間近臣則近臣不至疾惡防賢毋以內侍嬖寵之臣圖四方宜力之臣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矣疾者妨賢之心蔽者壅賢之路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之刑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嬖寵也御人侍御之女莊后正妃也御士侍御之臣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編衣 六

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賢遠惡人心所同若君不親賢則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專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蔽舊作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

不慎也

小人民也君子士大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溺陷於其中而死也皆在其所棄句最重惟養所以易陷也德指水費煩皆易於繁多之義開如字言民閉於常人之情不能有所開通而有野鄙之心所以大人於此慢心易見敬道難生不知其可敬而不可慢而易以溺人也慎字正養字對症之藥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箚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違于亂尹吉告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承上不可不慎而言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天之所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緇衣 七

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道事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箚者戒輕于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逆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忠信為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子曰民以君為心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牙曰夏曰晉雨小民惟

曰怨資與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亦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推言君民相問之重上八句重在上之感下四句重在下之問上語益凜然以見君之當愛民而民自保君不至於溺也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下文缺一咨字言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過正雨暘失中民猶怨咨為民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

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五 緇衣 八

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臣之事君也原非天性之自然乃人事之宜然義也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即不專壹而有二三矣而行自時善時不善無所類似矣謂不類下之事上之義也言有據曰物行至正曰格如此則義壹矣是以生則不可奪事君之志死則不可奪事君之名其義一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猶不敢自信而質正於人守者服膺無失也親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言義壹行類之功也君陳書言人臣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眾人共慮度其可否而必求庶言之同也蓋多聞多志六句詩曹風鴈鳴之篇淑善也儀容止也證義一行類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如小人毒其正如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去其惡烏路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

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字如仇

此見君子好惡有定向立一正人於此惟君子好之若小人則欲毒害之所以君子之朋友有向必正也所惡有方必不正也適者遠者就君子之朋友言君子之朋友在適固無可惡在遠亦不必疑必皆君子也何也詩不云乎君子好仇君子之匹仇自好也見當因君子以求賢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儀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以禮義相規勸扶持不在貧賤富貴也於貧賤不察其真不賢而輕絕之於富貴不察其真賢而重絕之此人之常情聖人則不然好賢之堅惡惡之著乃大和於生平之成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編衣

九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

字如

言人有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故引小雅鹿鳴之篇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可知私惠人不宜予而不宜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謂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地引葛覃見君子但當服習所學而不厭數將必見其有成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舊讀為顧今如字

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

于厥躬

言將有以行之則念其行之難而自不敢為文飾之言行將有以言之則念其言之遠而自不敢為文飾之行二者言易繁行易偽故君子寡少其言而并力於行以成其所言之信君子如此則下民化之自不得虛張其美以小其惡蓋亦知言行相頭之義也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與周書言昔者上帝降罰於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吉之遠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五 編衣

十

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為卜筮求占於卜筮也與求也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類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先儒謂引說命有誤當以書為正某謂非誤也句讀差也爵及惡德言無恆也無及則民立於正矣事純正可以祭視而通鬼神矣卜筮則難故易曰承羞云又云恆其德貞者果能貞正其事亦丈夫之制義也

禮記疏畧

深衣第二十六

上蔡張熹分註

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制衣連裳而不殊自上下垂則曰深衣蓋古來私燕之服取義多而服之便故經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袒裼深衣則是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故特詳其制以垂後世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

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平聲縫去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上下相連則其被於體也深遠故名深衣規員矩方繩直權衡平也袖員以應規領方以應矩背背縫直以應繩齊在下取平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襲長毋被土則其物不汗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言上下合縫也既合縫恐上下不堅固將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六 深衣

其縫合之邊鉤而屈之再覆縫之使其堅固而且貼然也謂之鉤邊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潔所謂縫齊倍要也如要縫七尺餘圍則下齊一丈四尺餘圍也將布幅交邪裁之自如此

格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屈之及肘帶

下毋厭反甲鞞上毋厭脇當無骨者

袷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肘臂中曲節處也格之高下取其可以運肘而已大畧用古尺二尺二寸近之袂袖也袖之長短自手末反屈之及肘而止袖口亦漸圓殺至袷廣尺二寸許至肘以上則不袷也深衣之帶下不可壓髀骨上不可當脇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此言深衣袷袂帶各適緩急上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商袷袂如

矩以應方負繩及踝反以應直下齊

應平

上三幅下五幅兩袖四幅共十二幅袷袖也員應規者自袖口漸殺作員樣曰法如規也至肘止肘以上不袷也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袷末緝處也欲其齊如繩之平此言十二幅及方員平直之皆有所取義也亦嘗為之不合十二幅之說命工度之袷領亦於十二幅中取其餘不然不成領想布用十二幅未必正用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

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

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

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六 深衣 二

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

衣之次也

所以袷圓中規者欲使行步舉手皆可以為容儀也繩在背曰負繩背為一身之主正故曰以直其政方領至胸前止故曰抱方取以方其義也當前之事無不宜引易以証直方之義此物時輕時重則志不安而心不平下齊如權衡取以安志而平心也十二幅以下為五法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準故聖人服之也端冕不可以為武介爵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深衣也故文武皆可用之文雖不可以對敵臨祭而擯相之類皆可用武雖不可以對敵臨祭而運籌講武之類皆可用完全制其德完全於此也其質布其色白故曰弗費衣善衣之善朝祭為上其次則無善於深衣者矣故曰次也

具父母大 父母衣純 以纁會 具父母衣純以青

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去純邊廣去各寸半

深衣既成則又緣以飾之而衣制全矣繪畫文也
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
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三十以下無父者可
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其
父母父母俱在也父母祖祖母具在也孤子父
母不在也○深衣言制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
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
裁衣各以人身長短為度而自取之自無不稱也
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積而為
尺自相稱也周尺七寸五分大畧近之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六

深衣

三

禮記疏畧

投壺第二十七

上蔡張熹分註

投壺者射禮之遺意蓋必古者燕飲之間庭之
修廣或不足以張修而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
備官比耦故舉席間實酒之壺置之席間投以
七箸以角勝負而飲酒焉先王因為之禮耳亦
以人事日生勢不可遏但有禮以行
乎其間則樂而不至於流斯可矣

投壺之禮主人奉上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

曰某有枉矢七笑反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岳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不得命敢不敬從

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兜或如虎或如間闕
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
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算杆杆不直也
哨口不正也此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

投壺則諸
侯亦有之

賓再拜受主人般盛旋還曰辟避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般還曰辟

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
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
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
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
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徒洛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

八算與

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中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庭中日中則於字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欲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二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氏射人各四矢一矢為一算一賓一主為八算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毗志投不釋勝飲去不勝者正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七投壺

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

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請賓司射執八算請賓也以矢本入壺名為順投乃以為入而釋算以未入者不釋算比類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為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類投是為比投雖入不釋算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一馬從二馬為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若偶得二於是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二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告主人亦如之謂算為馬者馬威武之用義取勝故故曰馬算與馬一也執之為算以計多少為義釋之為馬以得雋為名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犬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狸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飄葉兔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驕也其詩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問者樂之節若一則雖有節而非斷絕樂和而後然故司射屬之太師應之按投壺大夫率與射禮同射禮太師歌詩為節射者循聲而發可知投壺歌詩一闋則投者發一矢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其劫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

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士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士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七投壺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上二算為純全一

純以取一算為奇居左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二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曰某勝於某若干純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去者皆跪奉觴曰賜

灌勝者跪曰敬養去

命酌司射命勝黨之子弟酌酒也請行觴行酌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盥洗觴升酌坐而奠

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
賜灌灌者祭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者也謂家賜
馨香降神之酒尊之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
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比鷄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
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惟禮行如
此所以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禮曰一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止爵既行請

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
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
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
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
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
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慶
馬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
則行無算爵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四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膚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算長去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
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
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上其皮

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籌
矢也扶與膚同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
其皮質而巳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嘸呼毋敖傲毋偕立毋踰言偕立
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嘸毋敖毋偕立毋踰
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去士立者皆屬賓黨樂
人及使如者童子皆屬主黨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
或相褻狎故令戒之權亦傲之意偕立不正所向
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
酒汎於外也以浮罰之示踰禮外地庭長即司正
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
人弟子之屬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

鼓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七 投壺

五

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如此鼓圖
無可考或謂圖者擊鼓方者擊鼓或謂用半鼓節
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要之
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矣

禮記疏畧

儒行第二十八

上蔡張熾分註

此篇乃孔子自衛反魯初與哀公問答之言。宋儒多疑此篇有於大勝人之氣。孔子不為。又謂稱說多過。非孔子之言。公以試問。孔子以實對。言所宜言。雖大豈夸乎。孔子自衛反魯。哀公設館以待。刪定贊脩之業。借以相成。此孔子終世一大節目。學者字字詳求。可以得之。宋儒未免過求聖人也。觀首言丘聞之。君子云云。領下。何常自於。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丘少居魯衣。聲逢掖之衣。長居宋冠。去聲章甫之冠。丘

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逢掖大也。肘下曰掖。言肘掖之所寬大也。逢疑可作縫。郊特性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名章甫。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八。儒行。

猶言表明丈夫也。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未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規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即於儒服之問。而誘之。使君問儒行。故謂君子之學博。啓之也。謂其服鄉鄙之也。謂不知儒服。絕之也。總欲引君以當道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述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述。卒遠也。物。事也。悉。謂細也。僕。旁侍之人也。更。相代也。命。席。使設席。欲孔子坐談。儒行也。侍。侍坐也。席上之珍。喻儒者以道自貴。如珍之不容於地也。而必承藉於席上也。夙夜強學。其知能無所不裕也。懷忠信。抱誠實。不欺之心。而不敢有失也。力行。策力於德行之事。而不敢有遺也。待聘。待問。待舉。待

取皆儒者自盡其事。待人相求。非有求於人也。惟其待故曰自立。如植物於此而不動。以待用者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

容貌有如此者。

中。中禮也。勳者身動作者。作事慎。心之敬也。大讓如讓國。讓位之類。若不屑有之。故如慢也。小讓如飲食辭遜之節。瑣然若不出於誠。故如偽也。方其不自棄狎而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也。其謙卑自牧而小也。則有所不能為。故如愧也。三揖而後進。故若難進。一辭而遂退。故若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脩而道之所形著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

禮記疏畧。卷之二十八。儒行。

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

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居處。閒居也。齊。心齊一不放也。難。如有患難。而憂思也。坐起。恭敬。總是存養功夫。照下備豫二字。是。中肅未發。大本孟子存心養性之學。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得之矣。先信是。未言之先。有功夫。疑之而後言也。中為未發。正為已發。議之而後動也。道塗。寧自由險。而以易者。讓。人。冬。寧自處陰。夏。寧自處陽。而以和讓。人。以不利。不和者。自養其堅忍之力也。皆動心忍性。增進不。能之學。若不於平日。早自存養。異日。遭大投。難。將。何以當大任。而不辭乎。齊。難。恭敬。言。行。忠。信。豈徒。然哉。憂思。敬慎。恐致咎。罪。所以愛其身。不死也。不。死。所以待用。小節。不爭。所以養其身之力也。讓。力。深。厚。所以有為。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

土地不祈多積反 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

祿而難畜許六反 也非時不見現 不亦難得乎非義不

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

如此者

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皆人情之常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教反 好見利不虧其義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蟄攫搏不程

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

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

者

淹浸漬之也劫脅之也沮恐怖之也驚蟄猛鳥獸也攫搏捉擊之也見利不虧其義所謂富貴不能淫也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威武不能屈也驚蟄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有犯難不顧身之時然也引舉重鼎不程其力又况儒者有見義必為不量力之時然也往者不悔酌義而往故不悔來者不豫意外之事來而素志已定故不必豫而自當耳過言亦或有之而心即於此存學於此進故不至再過也流言出於人之毀自反不咎聽之而已不窮極其所由來也不斷其威有所備謀就其義理之當然謀之而已不占占求必得不舍置也特立只是不循人於常情之外特然自異耳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者之行要在自立剛亦自立之強矯處教亦自立之不變處劫奪也迫挾也儒者雖疏必親豈不可親雖遠亦近豈不可近若欲以劫奪迫挾之意而使親近之則反不親而疏不近而遠矣故曰不可也遇節義所在發之可也而以無禮辱之則不服淫過侈也薄過厚也其有過失而不自知只用人微辨而已攻之不吝矣不待面數此攻過之勇凡皆以義命自持而不苟且以徇情慾者故曰剛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冑冑先登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忠信則誠實自守而天下之欺詐不能入故如甲冑之衛身禮義

則敬直接物而天下之威武不能傷故如干櫓之捍患行則尊仁故曰戴居則守義故曰抱雖有暴政使人忠信禮義仁皆不能守而儒者不稍更其所素處也前自立以出處言此自立以時變言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窬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

誦其仕有如此者

一畝徑一步長百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墻垣也墻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筆門以荆竹織作門扇也圭窬穿墻為門上窬下方狀如圭也窬穴隙也即門達戶端蓬為戶院門曰門屋門曰戶甕牖也甕甕者以敗甕為牖也易衣而出者家共一衣出則更着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其貧如此難以自守然出處之際却能以義命自持上答之道合也即以道信必盡其忠不敢懷疑厭之心上不答道不合也即安義命守

古貧賤不敢有誦求之心
其於仕之道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藉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
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誦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
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聲有如此者

今人與居者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也古人與藉者
誦詩讀書以論世也後世以為楷者行而世為天
下法也適弗逢世偶不合時也下文不合之實上
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
我以進也小人讓言以毀君子諛言以媚勢位比
同也黨眾也危作難也身可危志不可奪故起居
不得安寧也雖危如是而究竟必伸其志不變其
居今稽古之學猶將不念百姓之疾苦而思拯救
之是終身憂思而已始而學古憂思也既而
危身不合時憂思也終而不忘百姓憂思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五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樂之故不倦幽
困苦也淫有出位干人之意上通不因困於君臣
不得行其道也儒者尚禮禮之體嚴而其效則和
未有行禮而反乖者所以為貴也忠信禮之質也
故忠信以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優游以為法慕
賢而容眾汎愛眾而親仁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
之事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為
方合其方而復圓蓋嚴辨之中未嘗無優容舒快
之意也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
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援平聲能有如此者

儒者存心公直寬裕故其舉賢援能但知為君為
民而一切私意自計盡皆忘之所以內稱不避已
親之嫌外舉不避夙怨之嫌一味程算其功能積
累其事實推舉其賢能而進達之朝廷而已不望
賢能之有報於己也君果得遂其成功之志國家
得蒙其福利亦不因此以求富貴上不求報於國
下不求報於人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
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
待其朋友也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
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則推讓以相先患難則
扶救以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
在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
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六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麤而翹之又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
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
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所以正已使不自汙以為格君之本也
陳言而代者入告嘉謀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
之者平時於君舉動未形之先窺其有不善之意
而早微言以匡正故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靜正
或不見知然後顯然舉其過而諫諍之翹猶舉也
然亦緩不失節不至犯君之怒故曰又不急為也
如是其行自高不必臨深以為高也世治常
其功自多不必貪功強作加少以為多也世治常
自持重邦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矯世亂亦不自沮
喪無道不變塞焉強哉矯矯世亂亦不自沮
會非公也異弗非恐不得聞過知非非公也其特
立於朝廷之上獨行其正不隨眾人唯諾之行有

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
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如此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慎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尚寬者。寬裕以有容。待入之道也。強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博學所以廣其見聞。知服則有以知其服行之要也。文章何言乎其近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厲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刊方以為圓也。算法十黍為絛。十絛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鎰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為。有如此者。儒行篇中辭義多有重複。然皆意自別。如前節與此節一達則兼善。一窮則獨善。迥異矣。而自有同者。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七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去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合志以所向。言志向在學。可與共學也。營道以所習。言可與適道也。術者。學習之法也。並立則樂。可與立也。不見異而遷。則悅樂也。相下不厭。彼此虛受。學而不厭也。流言惡聲。播傳也。不信者。以素學相知之深也。其行本方立義者。謂義以方外也。以義方為本。而立之固也。與我同此學者。則進而與之。交不與我同此學。則退而不與之。交。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

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溫順良善之端。可知其中作根。處純乎溫良。故曰仁之本也。地者。生物者也。敬慎仁之地。一念敬慎。則本心生而仁矣。不敬慎。則本心荒蕪。而不生。故為仁之地。寬裕者。仁之能也。敬慎則拘室矣。而仁又極其寬裕。如地貴耕。作開墾。使廣大悠久。故為仁之作也。作者。勤於力而能者。則又善於用也。謙孫接物。可謂能矣。恐過謙足恭。亦非仁也。禮以節之。不致太過。仁之貌也。禮貌不塊於力。行而將有行。必先有言。言談者。仁之文也。仁之實。以和為貴。發之詩歌。形之樂舞。仁之和也。仁有和聲。必有實政。分放者。仁之施也。夫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人之所以為人。非以上八者。不足以盡其心。仁道難名。無適非是。悉數之。差足以盡其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自信為仁也。其尊仁而讓善為何如乎。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八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胡困君。王不累。長上不閉。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

隕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誦者。吝氣之歎。恩猶辱也。德尊道貴。不至窮。蓋犯義為君。王之辱。甘食樂道。不至奔。謂語求為長上之累。不見矜。闕於有司。能自食其力也。儒從人從需。為人所需。而無需乎人。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以為妄自尊大。故語之。毀以言地。病之疾。其行也。是以篇中著其實行。不憚瑣屑。非自矜大也。將以破其妄之說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此節記孔子與哀公問答。來歷孔子至舍者。哀公十一年。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始至家也。哀公館

之者設館具饋以致其養備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誦也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也言加師事之意也終吾世云者終哀公之世也戲者假歸也敢以儒行之言為假歸也故卒而誅之曰鳴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也而後儒以為誇大稱說多過非孔子之言是反命儒為妄而誦病之且戲之也沐推篇末之語是館孔子於公所以終哀公之世則剛定贊脩之業蓋皆賴哀公以成之者也孔子沒後春秋尚有傳終哀公之世門人猶在館可知是儒行一篇乃孔子終身一大節目何可無文以留之况家語並載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八 儒行

九

禮記疏畧

冠義第二十九

上蔡張熹分註

世傳黃帝造麻冕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男子二十而冠儀禮有冠禮而此詮釋其義謂之禮者禮之儀節謂之義者禮之義理也自今論之儀節為輕而義理為重禮可以義起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容體欲其端正顏色欲其齊肅辭令欲其從順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脩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義之肇禮之始也一身之舉動言之則容體由此正顏色由此齊辭令由此順而一身之禮義以備以國家之倫理言之則君臣由此正父子由此親長幼由此和而國家之禮義以立古者聖王重冠其義深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筮而不卜易道深遠冠非淺近之事所以敬冠事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二加之禮先加緇布冠是太古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固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發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念古也。冠禮既畢則撤棄之可矣。此設者在郊。待牲不梁。王氏曰宜附冠義從之。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成人之道也。

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傳子所以著其傳代之意也。醮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南面。客位也。以賓禮禮其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所以曉喻其立志上進以稱此服也。此適長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既冠而賓字之。敬其名也。亦所以為成人敬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纁莫擊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見者既冠而拜見之也。母亦答拜者。適長子代父承祖故也。其不及父蓋於醮位拜父且答拜之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玄冠齊冠也。玄纁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擊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或致仕之人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

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承上以成人見也。正其名曰以成人見在已不容不以成人自責在人亦不容不以成人相責也。所謂成人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將責成人禮為也。禮者何禮莫重於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成人也。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聖人本重禮冠為禮之始。嘉事之重豈不尤重乎。行之於廟者祖廟也。自卑而尊先祖則重冠事益可知矣。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 冠義

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皆緇布冠也。但三代名各不同其形制或亦稍異。要皆有制之道。故曰道也。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語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舊說如此。此以下俱見郊特牲附之。此

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三代再加之冠服同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布色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曰皮弁素積也。

周弁殷冔夏收

此三代三加之冠蓋冔弁也。而名制不同。舊說弁名出於樂樂大也。冔名出於櫛櫛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

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

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言有德乃有位故無生而貴諸侯繼世似生而貴亦必能象前人之賢而後立之若大夫國家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為隆殺總以脩德為貴無生而貴也即如死而諡今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亦必據其一生之積行以諡之若古者生無爵即無德死亦無諡古今無異道也故一以士冠禮齊之觀此可知生安質美之說誤矣以誤成誤可不變乎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禮記疏畧

卷之二十九冠義 四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結冠義義字義者事之宜理之精細不可易者也禮之所以可尊尚者為此也故冠禮無貴賤皆以士禮齊之天下無生而貴之義實必待賢賢必脩德德必待學學必由士故耳

禮記疏畧

昏義第三十

上蔡張熹分註

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凡禮皆言義者禮以義起得其義節自由之生焉若主儀節則強飾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首二義極見其重故不可以苟合必行以六禮示敬慎重正也納采者納馬以為採擇之禮也納吉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先使媒妁通之也氏許之然後使賓行采擇之禮焉問名者問女所出及行次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昏義 一 之名也納吉者陳著下筮之受命於鬼神然後以吉卜告女氏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

上古以儷皮後世以束帛稱家之有無請期者男氏請告昏期於女氏也皆主人筵几於廟者男氏主人告廟而在女氏主人先布几筵於廟賓至而後拜迎揖升乃告廟而諾之皆聽命於先祖不致自專也凡此五者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敬慎為其重重之必以正若苟而合之則非也非嫡為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男先 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

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 而酌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既昏期則親迎矣禮無醮酢曰醮不言告廟也文筵几於廟女氏主人也筵設酒饌几以安神也

拜迎迎婿也奠薦取其順陽往陰來之義也其年則不異食合香則不異飲一氣分兩獸曰香皆令體之義同尊卑之義體合尊卑同則相親而不相離無二姓之嫌矣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男女之親天性也不敬慎則不重不重則不正不正則男女亂合而無別而夫婦之義即立不定矣故必自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則男有定婦有定夫辨別極嚴而夫婦之義立矣夫婦有義則不亂而后有君臣之正君臣正則禮無往而不行故昏禮禮記疏畧卷之三十昏義

者禮之本也故冠昏祭朝聘射鄉禮之大體備矣皆由本出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現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
頰棗栗段丁亂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俟見舅姑也贊相禮之人也并之為器似宮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緇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贊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者婦於戶隔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上執解右祭脯醢說以酒祭醴二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組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組東面南上俟亦如之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

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姑共饗婦者其說不一按疏曰舅酌酒於阼階婦酌酒於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酌舅酌酒以階上受酢飲畢乃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子始冠著其代父之義婦始見著其代姑之義明所以冠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賈疏云奠酬舅酌於阼姑酌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與王氏曰此一節難曉儀禮亦不明沐曰真難曉姑如舊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蓋藏是故婦順備禮記疏畧卷之三十昏義

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重責婦順者即下文所云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當於夫成絲麻布帛之事審守委積蓋藏也皆以責於婦故曰重責數者皆所以明婦順故總承以婦順備者一無所闕也如此而後闔門之內人和事理不致乖亂生禍害而家道可以長安久享也故聖王重此昏禮焉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以下三節引古天子之禮以明婦順之義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廟也則於君為親故於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廟也於君為疏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於君也容則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
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亦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
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
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
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
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天下之內皆家也皆
有男女則皆有內外皆有內外則皆有陰陽之道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昏義四

天子以一陽倡衆陽后以一陰倡衆陰陰陽家
家和則天下皆和天下皆和豈不爲盛德之至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責見於天曰爲去之
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曰
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
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
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
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
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適之爲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天子以男教率
天下者也主脩陽事子孝父臣忠君妾婦從夫子

君子役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此皆理乎陽道者
也日雖當食而不食不然而日當食則必食天子爲
之素服自責以狀陽道陽道父道也崩而服之則
其服父服也是故爲天子服斬衰自始至終皆以
陽事爲義也后以婦順率天下者也主脩陰事一
身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他如抑宦寺禁女
誦草苞苴暮夜奔奔請託之類此皆理乎陰道者
也月雖當食而不食不然而月當食則必食后爲之
素服自責以狀陰道陰道母道也崩而服之則其
服母服也是故爲后服齊衰自始至終皆以陰事
爲義也男女所關之重
如此而人可不重乎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
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昏義五
以下五段皆特指今附於昏義末石梁王氏曰
當附昏義從之陰陽交合而生萬物所以萬物興
起于無窮上古聖人體此理而制昏禮使男女交
合而生人於是萬世蕃衍無窮皆自昏禮始也取
異姓爲其遠也附合也合遠於近所以厚其別也
別辨也辨別其某爲某之夫某爲某之婦而不可
濶亂也若合於近則親狎之中恐有濶亂不辨之
嫌故必附遠所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必誠者先
納采問名納吉而後納幣是必誠而無一毫之不
信矣辭無不騰厚也六禮相將之時其辭命又
皆厚於誠信凡此皆告戒女子以直信之義也信
之以正曰直信唯信可以事人婦者事人者也故
實節至末皆申前義未盡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

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剛女柔剛自倡柔自從執擊莫厲也擊者相見之禮也行敬以明章其有別也男女不溷則父子真而自相親矣養生者父自宜親子子自宜親父情理之不容已由此推之凡事皆有情理之宜而義由此生矣先王因義而定之為禮則禮作矣禮即義之制也禮遠分定故萬物安不然男女一亂父子不親義無由生人與禽無異大亂之道也

塔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

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親授綬是親愛之義也敬承前執擊說敬而親之先王以此得天下而况不感女子之情乎夫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 昏義 六

倡婦隨之義由此始故女有三從不自專陰弱之性智慮短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智慮帥人也者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親迎之禮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配合之事也禮以王社稷之祭承承先祖之宗祧而不可不敬也禮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祭三王作牢用陶匏

牢俎也此明共牢之義所以同尊卑後又明牢字之義以陶匏為之實禮之容也先王作此共牢之禮原如此至今尚之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厥明前註昏禮之又明日此註昏禮大日或者亦可通變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愛也餽舅姑之餘示私愛其婦將以所餘之家私之也西階實位也東階主位也示授之室而使為主男以女為室也男女之合本幽深陰晦之事故以昏為禮樂陽氣也發揚宣散之義故不用也人之序父子相代之序若賀子婦陞代之序則有妨於父姑退謝之序矣故不賀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 昏義

七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聖通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虛文鮮實不成禮矣故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學術道二字重學者效也術者法也道者通也古人制鄉飲之禮總欲人效此法習而行之久自通達成得身之益無有阻礙是故聖人務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三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才又肺嘗禮也啐取內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去飲食也為行禮也

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尊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噴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噴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纒始入口

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賜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黨正屬民飲酒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四

正齒位之禮非賓與賢能之禮也政正也彼使也行禮之事故曰政役也年愈高則食愈艱加豆以備用故曰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養老以下正學術道之實此特行之於學中無家至日見之勞言易也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二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觀於鄉鄉飲酒之禮也賓介與眾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與眾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酢惟拜送不

齊肅不醉酒不告且不自酌酌按主人酌主人不
舉則省於賓可知矣及舉賓升而受爵惟祭酒得
坐飲酒則立而不醉其拜受者舉賓之長三人餘
則不拜省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復又省焉此
所以辨
隆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乃立

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入而升堂歌連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
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
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
人亦酌以獻之也問者代也笙與歌皆聖則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
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
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
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琴及笙並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五

作也工歌闕則笙吹鶴巢合之工歌專則笙
吹采蔡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
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蓋樂正
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
也此人舉解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
旅酬時有怠失饋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
不至於
流歎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
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前言介之無酬眾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
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者既歌之後行
旅酬之禮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
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
此所以知其能
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 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

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
亂也

前此皆立而行禮未敬粗故未脫屣至此敬粗之
後乃脫屣升坐而坐燕也情舉也情舉無數無算
爵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能方行是
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脩治明日之政令鄉飲禮
畢猶可以脩治是暮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則庶
人之禮雖一國若狂可也節文終遂者言禮畢猶
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 去聲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六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儀以象
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
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
經也其次立介儀以輔之者經也其次立三賓以
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參然後可
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儀三賓然後可行故
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儀象陰陽此言象日月者
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
之也儀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三
大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
教之所
出也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
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於東方焉東方陽氣之盛也海水之所歸也天地之位南前北後故以東為左而曰左海焉洗之在阼其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義潔敬之至也世以細事而特言之正於此小節見先王皆有大義以為之本其禮故可貴也

尊有立酒教民不忘本也

酒以水為質其色玄故曰玄酒上古無酒以水行禮教民不忘本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

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

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

聖鄉仁右義備藏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鄉飲

七

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望人德合天地故曰產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擊欬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美擊之以時察守義敬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故曰中者藏也大子南面而立則是東祖聖南向仁西法義北同藏也今坐賓亦南向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

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日月

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

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飲食之養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特大參于禮之間以廣政教耳

禮記疏畧

射義第三十二

上蔡張端分註

射之來遠矣易繫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皆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設無文至周而禮始備其義則取天下無事則用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諸侯之射大射也歸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二 射義

一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去聲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

行矣

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上有耦下耦皆執弓而扶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揖拾發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兩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決央拾加弛引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登荷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賊苟欲安佚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供而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射不後論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

最當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養用志不分之心然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

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

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

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射義

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所謂其節比於樂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以畫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以聽五節者一以聽也四節則推狸首以騶虞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之人則官備可知其詩曰彼苗者猗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犯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虞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狸首詩也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魯孫侯氏疑首詩首詩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皆食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時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期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

循法也采芣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要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是為節者即將以是為志也以是為志者即將以是為事也以是為事者即將以是立功也以是立功者即將以是安國也以是安國者總欲以是立德行而免天下暴亂之禍也然則明乎其節之志所謂詘不大故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則

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亦世爵居多非專以射而選也先王蓋欲考其德行特以辨其藝之高下非謂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

狸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一 射義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

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

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

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

習禮樂而以流亾者未之有也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二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不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微三比於禮進退周旋必中禮也節比於樂以采芣為節也必曰此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

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不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習禮樂三字是教諸侯主意免於流俗又是習禮樂主意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

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

為正之具也

魯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則曠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其皆也四獻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眾士無問大小之燕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也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言君臣上下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射義四

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諸侯習禮樂亦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具也此先王以禮樂維封建之微權而後人不知也

孔子射於矍相去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公國之大

夫與聲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眾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延進也警眾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積同覆敗也公國公其君之國也與為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為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公國之臣不忠求為人後者恐親而負利此三等入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輝而語公罔之裘揚輝而語曰幼壯孝弟者盡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

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公罔姓表名之語點也序點名揚舉也序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輝於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輝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類靡而守礼善道今眾人中有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去半矣

序點又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勸僅有存者

八十九十日言百年日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誤故云稱道不亂也勸有存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矣子路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人乘點之揚輝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一射義五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

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

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釋者思釋不已之謂也舍者止其所也下文鵠之義如此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謂之鵠者於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雉平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君為人臣之道必各有恰好難合之處如鵠之不易中每常釋思於心功夫全在平日

先王命各於射時肄習此功制為此禮期與相合而舍止之發而中則如合其道而猶其發而下中則如不合其道而猶其平日之遷善改過其用力之實有如此也惟用力如此則智於此蓋生方於此蓋勇而不患父子君臣之道儆不到恰好處矣此射之本意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澤宮名所在未詳或謂於野外寬闊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紕地者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退則爵輕於地故先退爵而後益以地退則爵輕於地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二射義六

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食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毋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射何以爲仁之道爲仁由已志正體直已也此禮比樂已也其求正諸己同也不中則不怨勝己反求諸己又同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大射之禮稱進三揖而後升堂射也下而飲下而復升以飲射畢也詳射禮射雖有爭勝負之名其實爭爲禮讓而已爭相敬養而已故曰其爭也君子爭相敬養而已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射之容與樂之音節相應乎非習熟養到者不能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書布曰正樓皮曰鵠賢者志正體直禮樂闕然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酒之爵中則免飲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養病辭飲皆敬讓之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二射義七

義也故射禮之爭爭相敬相讓爭相敬相讓爭爲君子不爲小人也

禮記疏畧

燕義第三十三

上蔡張熹分註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燕飲者諸侯來聘聘禮畢天子與之燕樂飲酒以慰勞之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

士之庶子之卒取內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

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

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子忽伍置其有

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

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三 燕義

一

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為倅副職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庶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任之征役也治脩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為上下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天象紀天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任天子役使之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有司統領率伍者也司馬弗得而征役之者以屬於天子故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倅之未仕者也小事庶民所為不使此游倅為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其所學之藝而為之等以進退之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倅階之上又有則執燭於倅階上故因陳其官之所掌如此云

請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

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

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邇同邇之者親之也少進稍前也亦與卿近也定位定君臣之位也適讀為敵自此以下皆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

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抗禮抗行賓主之禮也宰夫王膳食之官也早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為賓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專大夫於君復以之為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偏上也大夫位卑則無是嫌既曰疑又曰嫌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三 燕義

二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

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

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

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

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

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

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拜以君辭於禮未成故云成

拜也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臣以竭力盡能為
義其效至於國安君寧若以正道道民為義其效
至於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今燕禮君飲臣而臣必
再拜稽首者所以明臣禮之當竭盡力盡能於君也
臣拜君而君又答拜者所以明君禮之必當以正
道道民也民和君寧萬義於此此燕禮所關於君
臣上下之大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

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

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

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賓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上卿在賓席
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夫
夫又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
階上退立作階下庶子受獻於階上退立作階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三 燕義 三

庶子次於士是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者
主人酌以獻也公取饔餼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
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後獻卿者亦
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於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
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
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獻之
也公又舉奠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之
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主人獻之於士不
及庶子矣而後獻庶子者主人獻之於士不
牲物也必有等差以明貴賤者以燕飲
合歡養於貴賤不明故特於食饗明之

禮記疏畧

聘義第三十四

上蔡張熹分註

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有聘
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親遇會同皆朝
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
諸侯者大行人歲編存三歲編類五歲編省是
也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歲相聘是
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歲相聘是
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之
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
九人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此皆以
卿聘言故各減之古者實必有介
介副也所以輔賓致文於斯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 聘義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
介傳上介上介傳於賓故曰介紹而傳命也質正
也正與主君相對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
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為
序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
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
大客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
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
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
故三讓而后入主君在東賓差退西相向三讓乃
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
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階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
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

此者三王君先
升賓乃升也

君使士迎于竟境大夫郊勞去君親拜迎于大門之

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

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

相侵陵

郊勞勞之於近郊也用來帛賜也北面拜賜主
君之拜也拜君命之辱釋拜賜之義也侵言自此
以侵彼陵言

自下以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

私覲致饗餼吁既還旋主璋賄贈饗食嗣燕所以明

賓客君臣之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 聘義

二

卿主國之卿也承擯中擯也紹擯末擯也賓聘畢
主君親執禮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賓私
以已禮物覲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謂賓私以
已禮物覲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饗生者曰餼
致饗饋者聘覲皆畢致此禮於賓之館也主理賓
來所執之信圭也先受之而今使卿還歸之也還
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
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則無常
數使臣之義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
義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曰所以明賓客
君臣之
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

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制諸侯者以禮節制天下之諸侯也此年每歲也
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禮節錯誤也蓋先王封
建而後慮列國不能相安故制為聘射以極致其
彼此相敬之情使君臣日習禮樂以行於比年三
年之內遠使列國諸侯非我禮人則人禮我方何
旬就業之不暇而暇侵陵之想乎此先王以善養
人而兵革不
用之大道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

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聘行禮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行享禮於君則東
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獻也禮畢還其圭璋而不
還璧琮與幣者圭璋重器也而用以行禮重禮也
故不敢受璧琮與幣財而已故可受此為輕財而
重禮也重財輕禮爭之所由起
是故輕財重禮讓之所由作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 聘義 三

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

五雙群介皆有饋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

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

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出既行也人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
屬其來與去皆三積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饋客
於舍謂致饗饋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年五
牢之具陳於內謂能一牢在賓館西階屋二牢在
賓館東階屋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芻薪並
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薪從米禾車設於門西芻
從禾倍禾倍其數也米禾芻薪皆在門外乘禽乘
行群匹之食馬鷄之屬也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
荒殺禮札喪殺禮禱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豐厚也然聘則如此豐

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人君果能以財盡禮，由內言之，君以忠信重祿待其臣，臣以竭力盡能事其君，何至於陵由外言之，彼以禮來，常以玉帛相見，此以禮往，常以尊讓相接，何至於侵利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 聘義 四

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先王盛設聘射之禮，此節乃道出主意，乃使君臣強有力，耳。惟強有力，則文武皆宜，足以致治，勸亂而餘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

玉之寡而磬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磬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屬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如尹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磬石似玉，縝密也。栗，堅貌。剌，傷也。越，揚也。詘，絕上。瑕，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字，信也。尹，正也。子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爲信。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欲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爲物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四 聘義 五

禮記疏畧

檀弓上第三十五

登封馮子

孔子定禮本有此篇名漢儒採集分上下乃孔門舊書非創作皆曲禮之屬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

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頤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

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之知禮者祖免本五世之服朋友之死于他邦而無主者亦為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一

之免其制以布廣一丈從項中而前交于額又却向後而繞于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仲子乃舍孫而立其庶子喪主不定故為過禮之免以議之何居惟之之職門右客位也伯子言文王之立武王微子之立衍古人亦有行之者子游疑而問孔子曰立子否立孫為是蓋適一而已立之所

以一人情庶則眾矣足以起乎武王微子事不可考或殷禮或有故要以立孫為定人有失禮而不顯諫反自作非禮以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

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

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凡盡心承事處皆是子之事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事師如事父故

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臣之制

君但各盡職守故有方親者恩之所在故有隱無

犯若犯則責善而傷恩若者義之所在故有犯無

隱若隱則阿容而害義師者道之所在故有犯無

故無犯過則當問故無隱孝經父有諍子身不陷

于鄉黨州里舉我諫似于此大有異起卷曰隱者

私言之雖諫而人不聞也犯則公言之雖隱事君

不顯諫或亦公言于朝但不自顯白其能諫以沽

直名耳致盡也盡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此方于親

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

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

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于人之墓間不仁不改葬而又合焉不孝皆

非禮也入宮不敢哭杜氏又盡禮于武子武子命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二

之哭武子又盡禮于杜氏皆於非禮中求禮禮之

賊也孔子記之不加貶居其國不非其大夫而其

義已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

從而污彼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

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

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但言其父祖所行無所失道而一準乎道以為隆殺道可以加隆則隆之道可以加殺則殺之為猶殺也我則安能但恪守其常禮為父後者不當服而已沐謂二者必有一非何以皆是可見有有定之禮有無定之禮在人自心然存各求其當變化不失其正微矣微矣是以古有不同之禮皆是故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頽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拜拜實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實來而先有先出禮實而後稽顙以受弔者有先稽顙受弔而後出而禮實者頽謙下之極頽尊實之禮文也願自伸之意情之極至無文也三年之喪自宜從其至者他喪則可從其順矣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有三句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喪以合葬掘坎以葬曰墓封土為塋曰墳東西南北言宜遊無定也識記也為塋所以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孔子先反為奠祭也門人後董封築也雨甚不得堅築故防墓崩也來遲之故不為是也告之者三請議再修也不應者三有疑而思之也泣然流涕者思親之與有不安于地也也曰古不修墓者則今之修墓可知也修者修其壞謂重修也古不修墓雖壞不修費陽而壞陰也魄陰陰為野土故委之魂易也陽為神故尊之此孔子所以語門人謂當從今而舍古防墓直重修也古禮朴畧偏重魂氣而輕形魄不如今之魄魂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并重斯可以盡人子之心矣不必古盡是而令人盡非也此亦孔子變禮之一節

孔子哭于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死孔慙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弟之禮也聞使者之言時家用醢即命覆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子路仕衛之失夫子屢言之而不改故由知德者鮮矣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附于身者製斂之具附于棺者明器之屬誠謂謹之于心信謂謹之于事要之循禮始無悔當有者不可吝惜如棺槨衣衾之類不當有者不可入如後世金玉幣帛至有盜墓之患此可悔也喪莫重于三年親雖已公而人子之思慕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忌日俗謂週年是也年年有此日孝子每值而哭之斯痛之矣而服喜樂乎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四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聯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之所在也殯于五父之衢者殯

母喪也慎如字不敢輕合蓋于防亦不敢送別蓋故殯以俟知之真乃合耳非先不聞防之說也古不封不樹久不祭蓋婦人無故不出門且春秋莊列國征伐無虛日以及水潦陵谷之變一有疑則節難以輕議矣孔子焉得以輕合之說而殯類蓋亦葬也但欲以俟後有遷之時則曰殯耳情遂不識終殯而已不復葬矣世議紛紜豈無故而遂傳此文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

不相不歌哀有喪也亦鄰里相恤之義詳見曲禮冠必有筭以貫之以茲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于前謂之綏不綏者蓋喪尚質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饗

瓦棺始不衣薪也聖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葬而周于坎也殷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飾棺之具牆槨亦也以此飾棺猶牆垣之障家娶如扇狀有畫為飾者有畫為飾者有畫為雲氣者多寡之數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引上五

各隨貴賤之等喪葬之禮至周大備也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蓋長殯以夏后氏之聖周墓中

殯下殯以有虞氏瓦棺蓋無服之殯

此周人葬殯之制前諸古而有厚薄之不同十六至十九為長殯十二至十五為中殯八歲至十一為下殯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殯生未三月不為殯

夏后氏尚黑犬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

白犬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騶牲用白周人尚赤犬事

斂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驛

三代所向之異色各因時以取義耳所以水功得天下故尚水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騶黑也驛白也易曰白馬翰如驛音元赤馬黑驛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慕魯也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繆和曰魯自天子達于庶人無貴賤一也則以此自盡其禮而已此大節所係幕以覆于殯棺之上繆者天子之幕也衛合禮魯備禮晉旃音旃音旃音旃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引上六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必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此事詳見左傳獻公將殺其世子驪姬之謀也重耳申生與弟範即文公蓋如字明其謀則姬必罪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重耳又勸其奔申生謂無父之人行將何往如猶往也狐突申生之傅初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畢落氏狐突嘗諫之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不若致孝而安民蓋以避身為致孝不戰為安民也申生不從觀其告使之言倦倦以宗社為念而屬望甚殷惜其知輕而不知懼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從父之令焉得為孝親舜殺之不得是小故受大杖避也則逃為孝蓋為當申生自經而死陷親不義不得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行祥祭之禮而其節改焉固為非禮特以禮教
衰廢之期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
路之笑然終非正禮也故于路出乃正言之曰此
去可敬之日又豈有多乎哉踰月而改則善矣蓋
踰月乃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
勇力者為之佐車副車也授綏以登末之卜者
言卜因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闕而死國人掌馬
者見流矢中馬股問之肉此馬之所以病而敗績
非二于無勇之罪也因違其赴敵之功而誅之以
致其哀傷之情有誅則有益士賤不應誅莊公以
義起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
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
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
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疾甚日病于春曾子弟于元與申曾子于也贊草
也華者文飾也贊者先聲乃常用之物也止使童子
勿言也懼然驚也呼者呼童子而究所問也童子
于再言也華也贊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以曾
子未嘗為大夫何以用華脫之簣季孫以是賜所
以優士也曾子以便用之不虛所賜也未為大夫
而既經童子請出節宜受過以示正斃之善也扶
而易之古人讓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如此說呼板反
贊音責華音丞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滿
填塞然如有所窮盡不復生之容也瞿瞿懼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八

日知錄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八
鄉妻復之以矢蓋自職於升陴始也

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陴魯地也此復
乃招魂歸家與其用矢來依故復者用矢邾人自
此以後始死復之皆用矢聖人記此見禮之變往
往有因而遂為俗非矣釋云邾人呼邾聲為復故
也

魯婦人之髮而帶也自敗於臺始也
吉時以細髮為凶則去髮而露善故謂之始臺謂
為狐狐貽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時
家家有喪惟不及為服故臺而相帶也
臺為喪用非為甲用因之弗改則非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

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紉妻夫子兒女也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笄笄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婦為舅姑用榛木為笄束髮謂總以布為之束其本末而餘垂于笄後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大祥後則一月而禫縣而不樂但懸樂欲作而不作也此及也及當御內而猶不入也此有終身之憂而不忍忘親者也乃人情亦難故夫子之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引上 九

記孔子之事以見餘哀未忘有子未免變吉太速而忘哀也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祥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家語十曰下有遇禫二字所謂踰月而禫也禮既祥日屨無纓冠素紼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屨解以組為冠之纓豈不急乎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戰陳無勇及犯法畏刑而死不用若為國而死于兵無不弔之理視齊莊公于祀梁之妻是也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孝子舟而不游陸死溺死此不能謹守其身之故故先王制禮皆所不弔以死非正命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先王制禮自有中正之則不得過亦不得不及姊之服齊宜從輕若日不忍離獨忍之變以子路之剛勇亦不得不行其私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

仁也

太公封于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于周子孫不忘其本亦自齊反葬于周以從先人之先焉至五世親盡後乃止樂生與葬本禮樂之道也故人生樂于此死而即不欲倍于此不忘本也丘乃狐所窟窟之地雖無知而亦然可知人之不忘本者仁也天性之謂仁沐按古人不盡然隨所死而葬之肯肉歸土魂氣無不之也故葬於蒼梧之野三妃不得從茲特舉其異者見各有其道君子亦仁而已不必同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引上 十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

曰鯉也夫子曰噶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禮則無至期猶哭未竟過厚而葬猶未竟過厚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附

南巡而崩于蒼梧之野遂葬之從三妃皆不從此古人不合葬之一証也引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附葬也附附也合葬一穴為附與穴同光未為附周公死于成周命葬成周成王欲以天子之禮葬周公故葬于畢與文武同光城故云爾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十喪禮浴于適室無浴于愛室之文先儒謂賤其親不信此語五典曰經爲登于西階下累土塊爲窆用黃漆水以浴致其潔也曾子之喪或以未便而別爲愛室以浴事之無害于義者沐日凡單請前後無文者非駁辭也

大功廢業或曰犬功福可也

大功服重不可忘家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忘哀也論者尸所習習即經藉以質疑致用可也言在可行可止之間

于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之子也人生有理盡之曰道君子有始有終故曰終小人有始無終與物同朽故曰死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引上

士

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關上所餘爲奠舊註以脯醢醢醢就尸牀而奠於尸東當死者之肩膺所以度置飲食蓋生時度關上所餘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而巷猶言陋巷編民所居不見禮儀而野無文言當爲位也位者所以敘親疎恩紀之差故也記者故又引二子之事以証之子思之哭嫂本無服也而必爲位令婦人倡率衆婦人以踊以其有辨別之義也申祥之哭言思無服亦如子思然無服之喪猶必爲位况小功乎位哭者之位也言思于祥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衞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衞衞衞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衞衞衞後一直縫之衞衞也衞衞衞多辟積

不宜緘多作禱而升橫從之若喪冠質猶疎而直縫與吉冠相反記者釋之云非古也見周制如此是吉凶有變禮宜然也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先王制禮得中才智之人多有過情之舉亦必俯就才智不及者亦能勉力及三日中道也杖而后起則已哀毀矣至七日不幾于戚性乎此子思之言能無體而中禮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開其死迫而爲之服也時有小功之喪而不稅者故曾子據禮以斷之曰若小功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引上

士

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闕之恒后時而終無服也其可乎見不可不稅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家語使子張往弔時冉求在衞早爲孔子攝之攝代也十箇爲束乘馬四馬也冉子但知不私于師而以財爲禮不知聖人行禮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異哉惟其出于不意也不意其行而行則此禮雖行亦徒物焉而足而禮豈徒物乎哉是謂不誠徒空也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于貢爲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赴與計同兄弟出于祖故哭之廟。父友聯于父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所親非朋友之比而交者也故哭諸野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明交之有由也其審慎于哭泣之地如此為子貢而來則野生之禮在于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居喪而遇疾飲食不啻乃飲酒食肉必加草木之滋味以助之焉恐不勝其喪之故也以爲薑桂之謂一句曾子稱禮之言而自釋之如此一味可以助氣血而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喪明則哭之曾子哭于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哭甚故表明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疑女于夫子謂似夫子民未有聞是不能盡哀喪明則過哀故曾子毀其罪而責之其忠告之道也子夏亦可謂勇于受過矣求散也久不親師友故有罪而不自知

夫豈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古人居處有常不敢怪異而居內必疾夜而居外必有喪故君子慎之家語孔子適季氏廬于魯居內

高子卑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

子皋名紫孔子弟子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出不由聲也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非有終身之憂者不能笑以為人所難君子孔子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八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節數也不當物則壞先王之法不如無衰而禮雖不行猶不至亂其制邊坐偏倚也喪服宜寬坐正齊衰不倚則新衰可與大功雖輕亦不可着衰服而為勤勞之事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聘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舊館人舊時館舍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有所感既動于情而無其志恐以示仍故必購之以釋而已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真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其如慕者不欲親之遠也。是總其形體也。如疑者疑其親之未反也。是總其神魂也。子貢以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此禮。之意而夫子所說。正就其速反時。見其中有此一。反意思。如疑也。故教然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豈謂彼不速反而真乎。此見善如不及之心。非聖人不能。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

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

禮有又手法曰拱拱者立之禮也。兩手當心。以左手加右手。上曰尚左。以右手加左手。上曰尚右。平時尚左。喪也尚右。陰也。此可見孔子之一身舉動無微無不皆推之陰陽本之天理人情。而看制之。此所以生民未有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作起也。負手反手却後也。消搖自適之貌。家語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仗句。此似備遺泰山梁木爲衆所仰。猶哲人爲衆所仰。望而放效之也。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是主與賓夾之也。孔子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發語詞昔之夜言昨夜也。夢坐于兩楹間。而見饋奠之事。以殷人而享殷禮。知是凶後。故自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而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五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

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觀孔門人于夫子之喪。築場以居。真情同父子。余雖爲之。哀服三年。亦宜也。但先王制禮。如是不敢。過也。則亦準之于禮而已。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鬻置嬰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旆夏也

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爲志。猶言爲主。非表章之也。備棺以榮夫子。言酌三王之制。不隆不衰。精飾承也。諸備之所聚。所以陳棺如飾也。車邊置嬰。恐柩車傾。而所以綢左右。維持之。此周制也。其送也。蓋旌之竿。以素錦。于杠首。設長尋之旆。乃夏制也。練素錦也。旆長八尺。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股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帳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蟻但似幕形耳以丹質之布為之及于褚之四角回蟻結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設士飾棺之禮也者蔡先生云經禮不易其中曲折之故難以預定在後人臨時變酌度行之務情理曲當耳檀弓一篇故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審度之禮有當有未盡當皆著之篇簡俾後之學者審度其至是也而禮豈可易言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訃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七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不反兵不反而求兵常以兵器自隨也兵特佩刀不必是才戟市朝猶不反則無往而不執兵矣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遇之不一關者彼就不仕者言之耳魁首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孔子之喪既若喪父而無服也此皆經而出者蓋謂甲服加麻也凡甲服不得稱服經謂環經五服之經皆兩股惟環經一股出而不免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儀禮註云朋友有同學之親相為總服之經帶亦甲服也故出則免之

易墓非古也

易治也謂交治草木不使荒蕪敬親之魄也古者不封不樹墓上猶施耕鑿無容治也今禮義詳備

治之不猶愈乎非古也華今禮之意也觀禮通一篇可知定禮非專從古而事日變禮文日增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水之論求尊儉寧戚之意禮到此等處有不合禮之禮反是至禮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六

墓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負夏衛地葬之曰曾子往時主人已遷柩于庭祖奠矣填池池即掘碑于西階之上陳尸之坎柩出則坎池已填柩不可反而曾子至主人榮之推柩而反以受弔示若主人將出行還賓至而為之警反也降柩退也柩反則婦人未因而退曾子乃行甲禮焉祖者且也是且遷柩將行未是已行何為其不可以反也飯于牖下者尸浴之後以米實尸口也斂於戶內大斂於東階之位也殯於西階客位也置棺于牖中而塗之謂之殯受弔在此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于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尸內而作而容位而庭而遷柩一節連于二節此所謂有進而無退而還也豈可柩而反乎曾子語已說之矣乃嘆子游之言勝于已之所說出祖者與按後君子大夫將葬弔于廟官出命引之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此禮似當弔于廟弔于

東大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褻裘此褻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素服而加武以經朋友又加帶焉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曾子始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尙從吉此所以各有到有不到而能自知非此所以為賢故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弓上 尤

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商本不及者也學于夫子而加勉焉以及之所以除喪而哀未忘曰弗敢過學之力大若尙有餘哀而俯就之制也師本太過者也學于夫子而俯就之所以哀可忘也曰不敢不至俯就之學若有忘哀之慮而亦不敢也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可見學能變質從禮學者可委之質而不學禮乎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也惠子廢近上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過禮之服以諷之未極弓免公儀氏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壯麻經以雄麻為經也弔服之經一版而環之今用壯麻教經與齊衰經同矣文子辭曰游曰禮者蓋朋友死子他邦而無主者故為之服今惠子廢適立庶主喪之位不得所主矣故為此禮以諷之文子不悟也以其役而已此不成禮又所以諷也文子不悟又辭于游至此乃明言曰固以請請正主喪之位也必正主喪之位而後已就客位此所謂請也文子感而扶適子以正主喪之位焉子游之委曲以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禮弓上 尤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淡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下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故不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哀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之言庶幾乎無于禮者而能為之禮也以其舉動也中夫天型之節此即可為除喪後受弔之禮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廢以上有生而仍為死者之稱。如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人少小時以早幼承尊長故名冠則成人而字之也。五十則年漸尊長凡卑幼稱呼不敢字之。惟稱伯仲而已。如今人曰幾丈類之。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首日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之哀。厥有忠實之心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指是掛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子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冠子。以一頭串于中而束之。

掘中霑而浴毀窆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

廢道也學者行之

中霑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承架坎上浴尸令浴汁入坎也。死人令強足辟臭不可著。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弓上。主。故用毀道之變以復其足。欲尸之溫使直可著履也。廢人窆于廟至塋。掘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陳行壇上而出。今如生時之出也。行之。故毀道也。家語。孔子在衛相司徒敬子之妻行之。按浴之說不一。蓋古人亦有葬者人有病穢汚者可浴。不然似不必浴。人生時浴不欲對人死而可對誰乎。皆有至不便者。有日適室有日尸右。又有變室似中。當為爰然亦有難說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弔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罍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物。何以言無其財也。粥賣也。爰。賤取之曰賈。嫁。

之曰粥。布錢也。君子不治家事于喪。惡因死者而為別也。且。雖即凶以或吉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仁也。班兄弟之貧者。義也。子柳可謂賢于人矣。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全在謀人二字。原有担任處。不然自有推變。宋死而已。不忍獨生。因危而身不可獨存。謀之故也。所謂臨難毋苟免也。君子即孔子家語于路問于孔子曰。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師過敗焉。師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歟。孔子曰。凡謀人云云。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誦贈無詩。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後請前。

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務伯。玉名蘧。樂哉斯丘。言其山川形勢之環聚而可為宅兆也。伯玉請前。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五。禮弓上。主。其欲奪人之地。以為己也。遂讓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與問其事也。

齊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升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哀痛思慕之節也。可傳可繼。謂哭泣亦有禮也。故哭踊有節。則可繼矣。可繼。故可傳。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句。袒。句。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始死。將新衣者。并纓將。齊衰者。素冠。小斂。舉而後。始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墜于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尸。然後袒而去冠。括髮。無為也。夫禮節矣。故詩以子游之言為。禮之地。乃不非其大夫之義。按家語。武叔尸出。

戶而後視子路奠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
敬則變服今乃出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子曰
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此作子游之言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傳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
手故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隨射人之長扶其
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
及其死也遷尸則仍用此二人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夫二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養總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俗謂喪夫身
之妻俗謂於禮皆無服夫與婦二人若有相為
之恩則亦為之服但君子未之言為何服也或曰
比于同養之人總服可也為通于禮矣夫二人
夫字習本誤在下
語辭也今正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五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給于趨事之貌折折曲折中禮之貌喪事急
遽易於陵蹙其節大吉事寬緩為止易失之怠惰
皆以逆力治之若騷騷大恣則亂矣鼎鼎太安
則小人矣猶猶得後急之中非君子存養之功預
不能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喪具冠衣履屐之屬君子耻于早為畢具者嫌不
以久生待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特制八十月
制九十日修蓋慮夫倉卒之變而難以精堅也一
日二日可辦之物君子不豫為之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
者也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然在恩為可親故引而
進之與子同服嫂叔雖同居然在義為可嫌故推
而遠之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共居不似
期出適人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
為之重故也言其夫受我而為
之杜期故本宗皆降一等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取有喪仁人
之用宜然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太曾子北面而

弔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五

其徒曾子門弟子也出哭于巷謂喪未及奔喪哭
于他人之室為可嫌也夫其所寓之舍也彼為
位以哭于巷得申其哀禮也曾子弔之
所以盡師生之禮以恤之也弔恤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者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
筭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之往也謂死者已往而死矣致蓋也人于極盡其
死之之心以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不可為
也極盡其生之禮以待之是無罔聖之明為不
知亦不可為也是故先王為明器以待之竹器則
無漆而不成瓦器則粗質而不成黑光之漆
木器則樸而不成漆飾之夫琴瑟雖張絃而不平
不可彈也筭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鐘磬而
以懸挂鐘磬無則不可擊也凡此諸物而不可用

者欲曰明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亦不致生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子曰問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
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蓋
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
然吾聞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夏
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司馬即桓魋靡後也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
孫聞也家語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復
之載實以朝欲行歸以復位也定公九年孔子為
中都宰定棺槨之制豈欲速朽將適楚先使二子
往蓋欲謀其可處之位也豈欲速貧孔門諸賢
凡一切有所可疑必審問以求其當類如此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縣子曰古之大未束棺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

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
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
日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
是與哭諸縣氏

大夫計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
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其赴棺也千
庭為東門遺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交政于
中國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會盟之舉以與國君
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時為之也禮時為大
變之舉出于不能已畏之舉出于不得已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夫
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仲憲原憲也示民無知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故
以不器用之器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祭
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也蓋三代所用不
同者乃時王之制文質之不同各有所變也非為
其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夫明器鬼器也以鬼神
事其親也祭器人器也以人道事其親也皆不忍
死其親也古之人指夏后氏胡為
而死其親謂示民無知之言非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
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
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
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公叔木魯公叔木之子同母異父之昆弟大也
禮經無交子游以同父之昆弟期際而言也魯人

服齊衰三月齊衰重服三月葬期想既葬而除服
記者因依儀之問而云今皆行之也大功無文齊
衰太重齊衰三月
在總衰之間其宜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
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怕魚宰其妻嫁于微慎盡其喪葬之禮
也無其財實不可厚葬其時母為出母而子思
為父後無服故也此又以
時不得為而不為以為禮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
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毛
縣子名瑣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遞降庶殷世以
上自不降也上謂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
孫之疏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為之服不以已之
尊貴而降之也滕國之伯名文虎是文之叔父文
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
著齊衰此其事之可證者然觀中庸期之喪達乎
大志則大夫降諸侯絕矣此周公禮制
之宜載在經籍以垂訓後世降之為是

后水日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浚長思也買
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水魯孝公子也惠伯葬之後易治也夫喪不可不
浚長思說得甚重及買棺外內易又落到甚輕處
指要精好雖重於禮無甚長思處也此人子事
非父母康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此真不知喪
禮之輕重者也縣子之言為喪
禮之制難以言盡未必專言棺

會子曰尸未設飾故惟堂小斂而徹惟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惟堂小斂而徹惟
始死未死承用斂余覆之以俟浴而尸猶未變也
也故曰未設飾于足設飾于堂不欲人之觀之也
仲梁子魯人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夫
室原為死者非為生者也會子之言者其本仲梁
之言者其末
也皆不廢

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于東方奠無席魯之喪末
奠于西方而魯禮之未失也
于西方而斂之時即于席上設奠忘記者正之云
小斂之奠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未世夫其義也見
于游言是而
曾子非也

縣子曰給聚總裳非古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天
方氏曰給之粗者謂給布之疎者謂緇五服一以
麻各有升數若以給為裳以總為裳取其輕便
體而已豈禮也
哉故云非古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自不可呼名野言
其部野而不達于禮也子皐孔子弟子高矣家
語野表下有孔子
惡野哭者一句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疏曰沽粗器也孝子喪親悉進不復自知一切禮
節皆須人相導而行杜橋母死宮中不立相作
君子識其于
禮為相畧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

夫

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衣衾棺槨反壤樹之皆所以藏之不以令人見也反壤反其原土而封之不更加別土足以藏可耳樹之哉言宜樹也亦掩藏丘壠之意此非古也是禮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合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背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令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聖人之葬人者皆合禮則有可觀人之葬聖人必合禮諫言其不足觀又在墓言墓述夫子之言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封土有四者之形而從若斧者焉見其較上三者功皆而易也若堂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者如坊水之堤高而長也若夏屋者如大屋之形也若斧者馬鬣封之謂也上肉薄如刃形也今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而畢而止矣其法側板于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于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于所築土之上又實土于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尚行夫子之志見其制皆本于夫子而從儉也

婦人不葛帶

禮婦人之帶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易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男子除婦人除帶婦人經首重要故也然此居齊新之麻如此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禮如朔奠之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後五服之親各隨其服之輕重而隨時以除之除者如變麻衰之類以變之也

池視重霤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于屋簷下水霤其中又從中蓄于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清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但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及時柳車以象官室即設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皆各視其生時其制漸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如今棺單之制

君卽位而為禭歲一漆之藏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當卽位之初卽造為親尸之棺蓋棺棺也漆之堅強變然故名禭每歲一漆示如未成也

復榭齒綴足飯設餼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閱得舍飯時不用爨用蒸几柶尸之兩足令直使者履不辟天也餼實米于尸之口中也設餼環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並作言此六事雖有先後而實則始死之日一時並作也禮亦總見一圖生時與他人有親識者死則使人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祭

君王侯也前日廟後日寢室有東西廡曰廟寢室有室曰寢小寢寢也大寢正寢也生新居處之地小廟高祖以下廟也大廟天子始祖之廟高祖大祖之廟也生所有事之地天子之廟門曰庫門

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之庫門生所出入之地也四郊野外生所寄遊之地也復必于此者以魂氣之往未離生時習熟之虞故祖之無所不至也

喪不割奠也與祭肉也與

割者不巾覆也喪設奠猶以人道事之昏熟食巾覆則不可食今則有不割用巾以覆之者豈奠也與抑祭肉也祭肉牲肉也而神靈之用氣與而已故不割以避塵燭此其俗之不通禮意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材梓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車遠日及日未落也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及奠以象夕時之食未葬親猶在故也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處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然哭之者使親之靈知已未嘗離側雖有往而必反也庶幾慰矣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練練衣黃裏練絲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湯之可也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衣以黃為裏正服下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淺絳色練謂中衣領及袖之緣也小祥男子去首麻絰惟餘要葛故曰葛要絰父母初喪皆履屨哭受齊衰漸屬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謂履頭飾也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君用上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以角為之冬時吉凶皆用裘吉則黃賤有墨夜則同用鹿皮小祥前衰狹而短後又無祛小祥則物作備廣長大者又設其祛也祛袖口也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祛湯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是也質未

有廟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三年之喪在廟不得出弔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必當往哭若非兄弟雖鄰之近亦不往倘非居喪者當往弔所以成往來相與之情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二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社每束一柏梓以端

長六尺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棺木亦耐濕故次于革即前章所謂梓也梓木棺二一為屬在內一為大棺在外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而也惟梓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不用釘惟以皮條重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社如今之銀定于兩端大而中小喪時呼為小棺底蓋其木為之承之總合處為社以小要連合社底蓋之際亦名社先膠木置社然後束以皮每社鹿皮一束也梓用柏木之根頭為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三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承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不以樂食

兩侯冕而赴于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紼承本土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紼承絲承也周禮王中諸侯弁絰總衰此乃進哭之或曰使有司蓋有故也既為之哭則哀存于中而自不以樂備食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魯哀公諱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知予位焉嗚呼哀

哉尼父

作識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諱大聖之行豈容
蓋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相助我之位者
以寓其悼傷之意而已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諱也
我孔子自衛反魯哀公館之言加信行加義終沒
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有師事之義故切切如
此而諱之也廟定費後皆哀公館之事

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亡大縣邑為人所侵奪也厥冠喪冠也說見曲禮
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君舉之舉猶舉行也或曰
君舉行此禮不但哭于廟而且哭于后土后土社
也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于后土者傷土地
封疆之
險削也

孔子惡野哭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五 檀弓上 壹
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皆野哭也使人疑
致驚懼故可惡也孔子曰所知吾哭諸野必設位
而帷之以成禮
與野哭不同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如喪禮贈之類未仕者身未
尊顯內則不可事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
情義之所當遺而不得已
者則稱尊者之命以行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大居位
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皆
入則無不在矣故舉
士為單而後踊焉

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

祥大祥也縗謂縗冠縗月大祥後周一月也是月
禫則徙月樂徙月過禫之月也乃可作樂以爲樂

難禮有終止而情不容以驟已
故孔子過禫十日乃成笙歌

君於士有賜帛

帛幕之小者置之饋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
有司供之士卑不得自為故君有賜以優之也
檀弓下第三十六 登封馮五典分註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

長殯車一乘

此送殯車之禮君公皆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
十九為長殯葬時柩朝輿畢將行設遺奠以奠之
牲體分析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謂之遣
車車制甚小及葬特置之棺內因謂之中殯從士
適長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木
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下及庶長無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受命于君者其名達于上故謂之達官凡官皆有
長杖此言長則不及貳以恩賜有厚薄而分諸有
隆替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

者三君退旬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宮頤宮也出柩行也孝子舉號不忍行君命引志
奪其情便盡禮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
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去君不必恒在頤宮或當
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出大門至待賓客次舍老
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于此亦如之總之孝子不
忍離親之情而君制之以禮至再至三而始成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衰老之年不以筋力為
禮有車則或可行也

季武子寢疾瘳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

且矣士唯公門說齊義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儀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風也婿因人姓名人見則疾
也點字皙曾子父也大夫之門不當釋內服惟君
門乃脫耳此禮將以欲以救之故武子善之言失
禮之顯者人皆可若夫禮之微細者惟君子
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事人所尊畏固據禮而行
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
此記蓋善婿固之存禮而訖會點之廢禮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是日不樂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大夫弔于士當主人小飲大飲或殯之事而至則
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事之時則孝
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
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以哀存于中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二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殯皆執紼

引引柩車索也紼下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以力
疏曰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
從柩至下棺定時則不
限人數皆為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日寡
君承事主人日臨

此謂國君弔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而
或哀毀不能必有代拜者或伯叔兄弟或以次疏親
往拜若無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
舍之人往拜亦可也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
損者傳命之辭主人
日臨謂厚障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黃尚畫官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于
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庶人之喪

婦者耳蓋國之庶民皆吾赤子也不遇之
則已既遇即當盡一體之情而不得漠然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非庶子也他故不在則庶
子不敢受弔以卑賤不可為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
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
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此謂妻兄弟之喪而遠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
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疏曰女子適人者為昆
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也故其夫為之哭于
適室之中庭命子為主者甥服舅總也凡哭哀必
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冠冠必先去之故也夫
即哭妻之兄弟者入門右仍有主道焉右東階在
賓右也狎則交遊習狎之
人哭諸異室者輕之地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檀弓下

三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

右同國則往哭之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內也上篇言有
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歟方氏
曰哭于側室遠殯官也于門內
之右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
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齊衰聞遠兄弟之喪則哭曾子子張之為友也則
親兄弟焉若不往哭不亦虛乎故二章相連可見
禮以飾情有此情則為此禮以飾之我弔也與哉
但往哭而已以孔子之喪推之曾子子張宜若來
兄弟而
無服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遊擯由左

悼公魯君猶贊相禮事也子游由公之左公仕右無敢為君主者則亦不敢以君為客而與君敵體也凡言損相皆入門之禮其言左在左實而右在右實東左左為賓位右為主位也齊毅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公二年莊公為之服大功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姊妹之服天子為之無服嫁于王者之後乃服之或人知此而以魯君為服出嫁姊妹之服是也又或人不知以為外祖母之服則非矣蓋外祖母小功而王姬又莊公舅之妻豈外祖母也哉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四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且勸之復國恒于斯言當在此死生交代之際喪失位也舅犯重耳舅犯隱字子犯也天下其孰能說之謂卓之又見其所謀者大觀公子對客之辭亦謂卓

然能自豎立而言動合禮矣他志謀國也摩君義憂恤之義也亦不與使使有私言也使者公于繁字子襄顯讀為觀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所以謝平客之禮也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其父也亦不與使使言是不成反國遠利也此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日仁穆公可謂有禮能知人故終納之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小飲非徹帷故曰帷殯非古也敬姜哭其夫穆伯乃設帷以掩其柩恐人褻之亦所以別男女之嫌也後人做之以為禮可矣敬姜本有別義而後人取以為禮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哀戚之情發于天性之極至而不容已者也聖人制為哭踊有數之禮及卒哭禫禫之禮以節之變者人死為大變變則非常之禮必有毀傷身命之憂禮節其哀所以順其變猶可以漸而復其常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引下五

也始猶生也父母始生子之心豈欲其受傷哉君子念此亦自不容不節哀而順變矣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聖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美也

人之死而復生者絕無僅有人子愛親之至不得不如此是謂一段禱祠之心於不然也求其然也死者幽冥之事望反諸幽豈人力所能故惟求諸鬼神于不可知之中耳復者北面求諸幽陰之美與鬼神同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拜兩手相交伏地稽顙兩手以頭觸地也拜與稽顙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實未與目于死者之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
是用飲食之道而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其
所以實之之義求之不得其實確處所以後儒往
往欲除之後世至以金實口有致盜墓之害除之
似未為不可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士喪禮銘曰某氏之柩初置于簣下而階上及為
重畢則置于重而卒塗樹于殯坎之東疏云士
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愛之斯錄
其名而不忍忘敬之斯盡其道而不敢忽此所為
旌以識之而朝夕哭踊如或見之乃發
于受敬之誠而不容已者也寧徒文耶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鑿木為重以依神雖
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暨成虞主則綴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棺弓下 六

此重而懸于新死者所殯之庭綴連也周人虞
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夫廟無二主埋之是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畫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凡物無飾曰素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
以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唯祭祀之
吉禮主人得以自畫其飾焉爾然神之所饗
亦以主人有齊敬謹之心而不徒飾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疏曰痛心為辟踊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
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數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
跳三踊九跳為一節不使過也士三日三踊入
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

袒括髮變也溫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有所袒有所齋哀之節也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顏色溫志哀情之變
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是去華美也去飾多端惟
袒括髮為甚也有所袒小斂也至卒哭後練禭
皆有所變也哀甚則袒哀輕則斂乃哀之節限也

弁經葛而蕤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

殷人冔而葬

居喪時冠服皆純內至墓而托其親體于墓中當
以禮敬之心接山川之神于是以素棺為先如爵
弁之制以葛為纓經在首不取以純凶之服交神
者示敬也是始卜宅先以開塋域之時弁冔皆吉
冠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疏曰親喪歆粥之時主人必者之子主婦必者之
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
大夫之家貴者其歆粥病困君必命之食疏飯之
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棺弓下 七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

也

卒室而反哭前堂後室所作生平時動作行禮之
處也所養所饋食供養之處也堂室猶在而不見
其親作養無所
施哀能已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慈吾從周

疏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此時
並將死之公失之而不復見矣哀痛于是為甚
故曰至也可不弔乎此周禮也殷室畢禭
墓所而弔太質慈少詳齊故孔子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葬于北方北首者北陰死亦陰也以陰從陰也
猶南首未忍以死待其親葬則終死矣故北方
北首二代通用此禮
之幽之義也幽陰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既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至主人用此
玄纁贈死者于墓之野此時纁先歸而肅虞祭之
尸宿請為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主人迎神而返
祭于廟官以安之也立尸而若死者之衣使孝子
之心有所主也禮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于
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奈此尸後世去之尤宜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
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

易奠

士之禮虞牲特豕先時孝子先反而虞牲別令有
司以几筵釋奠于墓左以禮地神為親之托體于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棺弓下 八

此也凡所以依神筵席也席數陳曰筵乃迎神而
返日中行虞祭葬之日即虞者弗忍一日離親也
始死小斂大斂朝夕禘月朝祖遂奠之
禮皆喪奠也此日乃以虞祭代去喪奠

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爰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服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周制葬後三虞而后卒哭哭止也此日以前哭無
時此後惟朝夕哭耳日成事者成猶終也事喪事
也言喪事終于此故哭卒于此也卒哭之祭為吉
祭虞祭猶在吉凶之間至此全以吉祭易喪祭以
神道事其親不以死待其親故為吉祭也明日卒
哭之次日耐才祭各稱送新死者之主于祖廟告
祭于祖父使知而後行也尤其變喪祭而之于吉
祭也然雖變因為吉而耐與卒哭之日相接連無
間者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按此不忍無
歸之文明是即以其地耐入廟祭未免太速故批

于善殿善殿者正謂三年之喪未畢所以後儒皆
以明日之耐祖父特告知祖父告畢仍還新主于
廟官以終三年喪禮而後遷主于廟會孔子之意
可謂得矣以耐還為兩事甚當按舊本卒哭日成
事句屬上節末今五典易在此節
首大是不然虞與卒哭同日矣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蒞者帝也所以除穢巫執桃
祝執茢小臣執戈惡之者以人死凶變異于生也
故人死斯惡之矣故先王制喪禮有死之禮焉
所以飾死使人親近而不之惡也如衣衾棺槨哭
泣辟踊手膊拜稽之類皆是也君臨臣喪亦此意
也先王之所難言不忍明言此故則亦但言其喪
禮宜如此使人相
忘于禮中而已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棺弓下 九

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而朝則順死者之心亦
必哀離其寢處之室至祖考之廟告而訣別也殷
大斂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于廟周殯于寢及葬
則朝廟為中禮也家語孔子答子罕之問言此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

孔子善夏之用明器而非殷之用人用之器備物
而不可用明器也用生者之器人器也死者可以
用生器亦可以用生人不幾于用歟乎哉甚
言其無禮而為用生人之漸也人從死日殉
其日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
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謂之明器者神明之也鬼神之道虛而明非實則行故曰神明以泥為車曰塗車草為人形曰人從衛曰芻靈明器之道如是而已中古人欲孔子有面目設機發而能踴躍曰偏太似人家欲孔子惡其不仁以其與用人殉葬相去不遠後世遂有用人殉葬者其不仁當何如以惡之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哀公曾孫戎首冠帶之首也子之告齊宣

本此觀思孟之言可以知禮尚往來之情理之自然明大祖惟孟子寇讐之言則子思當亦不免矣反服者報舊君之禮也見儀禮齊衰章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十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二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三家情哀戚之真情也食常食也常食菽粟菜蔬亦不設酒肉夫禮以飾情亦以致情敬子亦能知非悔過致其情實直朴而不欺飾者也敬子武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飲繼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飲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子游之弔聞于夫子故中禮孔門人往往無定儀其他不合禮多矣子夏曰大德

不論開小德出入可此小德也豈傷于夏之賢乎古今一也可知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不能然不可不折衷以求其是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以禮

晏子齊大夫禮以恭敬為本晏子有焉故曾子稱其知禮有子就事節處言辭其儉不中禮也夫禮原無定有斟酌隨時以維俗為禮者是亦禮也晏子之儉正以視齊國奢靡之俗而以身立之準也又可謂得禮之本矣非恭敬不能真抑禮一裘三十年儉于已也遺車一乘儉于親也豈訖即還儉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十一 于肩也每遺車一乘或牲體一包謂之一個七乘五乘因各有定制然亦視乎其時耳時有奢儉而能變通不拘以行之是亦恭敬之心所形而為之也禮之本也此二說皆禮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廣為賓焉主為主焉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主人之南女賓在主婦之南禮也昭子嘆息而曰母曰易之使賓主攸分焉于是昭子之家婦人與男子同居主位西鄉則女賓與男賓亦同居賓位東鄉矣此但執賓主以為分而與內外親疎遠近之禮不合乃變而不得其直者也後人可以知

所從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禮身婦不夜哭遠嫌以為禮也哭子不分晝夜終情以為禮也敬姜哭能中節故孔子稱之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

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

多曠於禮矣夫

不哭將以責之也公室猶今客廳未嘗就公室以

觀其所行好德而遠色此賢者之禮也文伯死朋

友諸臣未有出涕者必其不能取益友臣而罕進

于德而多狎情于女子小人敬姜以斯決其曠禮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季康子之母死陳爨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

姑將有四方之賓來爨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 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墓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不

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未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碎斯踊

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皆之

矣

矣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有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

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嘗也

見孺子墓者見有喪之人思慕其親如孺子之墓

然者言質朴無文也喪之踊者謂禮踊也禮踊有

品節一踊三跳九跳為一節士三日三踊大夫四

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為有品也

欲去之者謂踊不踊聽其自便準之為禮似情

也情在於斯者謂親之真情即在此質朴中其是

也夫言是禮也有微情者有薄其情以為禮者是

吝財儉親者也以故與物者以他故與起文物之

盛以為禮者以喪而致名譽財利者也又有宜情

之行以為禮者如孺子之墓不顧品節但任野

道則不然下言禮道之原委本於人性之自然禮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喜氣含于中也味喜而發為聲歌也猶同游喜

而動于四體游然不止也舞手舞足蹈善樂之

極也舞斯極一句是人性中樂哀悶頭惱者極也

悼心之憂極最法也戚哀戚悲痛也歎者戚痛

之餘聲長也辟極心也踊勇也跳不惜力哀之極

也由樂極至哀極皆人心因感自生之序所謂性

也原非矯強而然言人親生之日喜而至于舞者

親死則亦必哀而至于踊喜極不節則越分致禍

踊極不節則變傷滅性故先王因人性而品節之

斯謂之禮矣品階格也節制也生事有尊卑貴

賤之品級制而定之喪事有尊卑貴賤之品級制

而定之然後喜哀之性各得自伸久而不至于弊

矣此喪編之數非矯強可知矣人死斯惡之矣惡

畏忌難近之意人死則無能為能猶為也飲用饗

余以飾體也帶用御也食謂祭物也此皆有品節之

禮文若謂必如孺子之質朴無文則惡而遂棄之

吳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竟音境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伐祠祀之本殺傷病疫之人不仁不義甚矣太宰嚭言能言也師必有名名是夫言此人指儀言也多言能言也師必有名人乃服之不斬不殺厲不獲二毛二毛班白之公但舉殺厲言其甚者爾子爾民也反其侵掠之地歸其俘獲之民夫差可謂近禮矣師與力莫美之詞既婉詞以動之又如其言以稱美之故能救敗亡之禍亦不愧行人之禮者也太宰嚭行人儀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古

反用誤也 今借更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願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始死猶望其生故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既殯無望其生猶見其生故望望如有所見而追從之卒不及也既葬則無所從矣故慨嘆其追而不及也其反而息息者力乏而息也追之力乏反而歇息仍欲遠追之也此迎精而反將以奠祭求神之意也故為善居喪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言者不出政令也言乃謹者三年之外乃出政令而人心皆喜悅也冢宰下有成湯既歿太甲聽于周公見古者皆然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髮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妻臣也為一飲一食公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遇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古 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悼子晉大夫名也平公晉侯也凡三酌者既酌二子又自酌也樂以乙卯日既葬以甲子日既葬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在堂在殯也飲酒作樂非待卿大夫之禮樂紉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蕢大子子卯也宰夫職在刀七乃不專供已職而敢與知防爭防開之事是使官也故罰者可謂善于進諫平公任以為過命責酌罰又欲以垂戒亦可謂誠于納諫矣揚解舉爵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天子為芻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天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天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

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支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

文子衛大夫名也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故曰有時死則諱其名為之諱以易之魯昭公二十一年魯殺衛侯之兄繁時齊豹作亂此衛國之難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修之也進退辭讓有禮故不辱也此蓋禮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若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人以龜為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也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便若沐浴佩玉以聽卜兆也于是五人皆沐浴佩玉祁子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大

駘仲之子獨否守喪禮而不貪爵位真可為後者也蓋人從禮則吉違禮則凶此天地自然之符應龜者效靈于天地亦準之于禮而已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以其能知吉凶之所以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于亢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於是弗果用

子車齊大夫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時不在家未受家人之養故莫養于下也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稱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三性之養而不能歌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陷于俗禮之罪者此可以知孝可以知禮矣而忠貧乎哉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

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

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好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屬所以絡馬勒所以整馬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宜獨

實從者而柳人忠君之志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六禮弓下七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

邑表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

也

當祭必告雖我正祭祀之時必告我也及其死也果當祭時遂請于尸不釋服而往遂以祭服脫贈死者而禭之邑表縣潘二邑名子孫莊之後世也莊固社稷之臣公以其賢而尊之則亦從容以盡其禮而以國之享莫大于祭而棄之不終服莫重于祭服而以之禭臣邑以酬功書以傳後乃納之棺也皆任行已意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

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乾吉

屬合也聚也以人殉葬不仁而非禮也况又同棺無男女之別不義而非禮也尊已可謂能以禮葬親而不從父之亂命也

仲遂卒於壬午猶纒萬入去衛仲尼曰非禮也卿

卒不釋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魯魯觀垂齊地名祭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釋昨日之祭謂之釋家語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纒萬舞文武之總名武舞執干文舞執籥因仲遂卒但用無聲之干舞去有聲之籥舞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舞不用樂明日不釋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纒而萬人去衛聖人以為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禮弓下 六

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氏若名為醫師方小年佻幼也斂下棺于梓也般若之族素名技巧見若掌事年勿欲代也而以機轉動下棺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嘗用天子之禮故魯之也疏曰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木為碑穿鑿其中使空于空間若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穿之一頭係棺緘一頭繞鹿盧繞而人各背碑負緘未頭擊鼓聲以漸却行而下桓楹形如大楹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鄭亭衣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兩柱為一碑而遠度虛音試也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已之巧豈不得以已之母試已之巧而姑試之人母乎不然則病者乎此刺之甚也彼言甲復既而實傷之見下棺時當從容審慎以循禮而無患也豈得粗畧取捷便以行巧此小人行險

侍之事非禮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禺人昭公子公為也遇魯人避齊師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彼役雖不能堪賦斂雖過于重吾上之人協心同力猶可以禦寇今卿大夫不能畫策士弗能盡死力以禦難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踐乎于是與其隣童汪錡往而殤之焉其忠也故孔子善其禮禮之當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禮弓下 九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不言廟言墓者去國則載主而行故不言也哭墓哀丘隴之無主展省也恐有所損壞也式墓哀死也祀下敬鬼神也心無往而不存自無往而不敬二賢之相查求益朋友之禮也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輶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拊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道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執
弓也。蘇弓衣也。掩日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擊。有
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秩薄。殺三人可以反
命。是殺人之中亦有禮也。儒者每疑于此。不盡思
於因君而私行小惠。沐也。儒者每疑于此。不盡思
已殺三萬家。盡忠于君。莫如禮。惠人臣者不盡如
商陽也。孔子不曰仁。而曰有禮。仁則偏
于不殺。禮則足以反命。上下兼全之矣。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舍使之。環

伐秦曹伯卒。事見春秋傳。魯成公十年也。桓作宣
襲加衣于屍而斂也。諸侯請舍。請于盟主使襲盟
主使人襲也。皆同。盟相恤之禮也。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荆楚也。魯襄公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王之喪。襲
乃人臣之事。楚人欲卑公而強之。以非禮。魯人以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二十

君臨臣喪之禮。先之使巫。故荆人悔之。此以
見以非禮卑人者。人必卑之。以禮尊人。人亦必尊
之也。人。可以知
禮而尚謙讓矣。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

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
不將公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
叔弓也。惠伯。魯公六世孫。于世大敬。叔稱惠伯為
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進
書。進君之弔書也。介。副也。忌。作忌日。適及郊。而遇
懿伯之忌。日。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以禮。惠伯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
入焉。此不以私事緩公事人。
臣敬君之禮。言皆有禮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

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
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
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
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哀公魯君。辟讀為闕。謂闕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以
受弔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人以輕兵掩
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梁。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既且于莒。邑名。梁。即。殖。以。戰。死。故。妻。迎。其。柩。
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也。無。所。辱。命。無。禮。位。以。受。
君。命。也。于。是。齊。侯。知。其。有。禮。弔。諸。其。室。曾。子。之。言。
禮。與。非。禮。
並。可。見。矣。

孺子黃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

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椁。諸侯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三

而設。轉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猶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此明魯禮之非。魯哀公少子。不宜設撥。以。蓋。有。若
先。開。以。示。之。曰。君。之。三。臣。猶。設。之。况。君。之。葬。子。何
不可乎。復引顏柳之言。天子之。輅。用。輅。車。駟。而。而
書。輅。為。龍。椁。者。棗。木。為。椁。形。而。覆。輅。其。上。諸。侯
有。輅。無。龍。而。設。輅。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搗
地。取。其。引。車。不。顯。決。澁。滯。也。設。撥。以。手。撥。散。榆。汁
也。無。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
既。知。輅。不。可。用。而。仍。設。撥。何。為。乎。是。從。有。稱。禮。之
罪。而。無。中。用。之。實。君。何。學。焉。
見。禮。不。可。越。孺。子。不。可。用。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妻齊衰。禮與。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惟大夫為。貴。妾
總。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通。之。

辭耳非禮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葬妻犯禾為成宰時事庚言慎也成孟氏邑故言孟氏不罪不棄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若為宰而買道以葬後以為例必難乎為繼者矣不可以常久通行不可以為禮夫子嘗曰柴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堯弗為服也

仕未有祿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不受祿故賈之而弗臣君饋不曰賜而曰獻蓋賈上之詞也將命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使于他國不曰君而曰寡君為將命代攝不得不同于臣之辭也遠去而君死為服也以其未受祿為臣也若居國之時亦服可知矣觀此則孟子在齊之所以自處者益有本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

立尸以象神則有几筵使有憑依也若未葬以前奠依殯無尸自不設几筵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幸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卒哭而諱其名生事之禮已畢事鬼之道始矣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于宮也其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而諱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舍故而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警眾使之皆知所諱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

稱在

二名二字為名也不偏諱一字引夫子母以証之此避諱之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棄輶

戰勝而還謂之禮賈謂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庫門外以向師也凡告喪曰赴同訃車以告敗為名與素服同義棄甲衣報弓衣甲不入棄弓不入報備再用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哭三日哀神之失所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公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焚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記疏畧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虎也

式聽與見齊衰雖狎必變之意同重有憂重疊有憂也苛政之害人使民避之甚于虎夫子令小子知所戒也并使仕者聞之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唯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以見之豐不可者古者不為臣不見不敢當君之臨見也何施而得此于民哀公欲求之民也豐對以但求諸已不求之民也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何施之有而人自哀敬者以其中可有可哀敬之實在也禮者理之文義者事之宜忠者心之存信者心之發誠懇者心之存存發功積久而篤實也嚴人作盟誓以求民服而民畔周人作會盟以求民信而民疑是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泄之雖已固結之民且解散矣禮義出于忠信忠信由于誠懇誓會雖有禮義而不出于忠信雖得出于忠信而不由于誠懇故周豐之言可謂知本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三

居謂家也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為無後也無後不孝之大者也此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而使節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瀆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遷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贏博齊二邑名葬者藏也本宜瀆待不及泉時服隨時

暑之衣也封築土為墳也其寬如車輪長足以於坎高可以隱避人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歸土命也言死齊葬齊有力不能致蓋于吳之意若魂氣則無所不至可以隨父歸家也故隨號隨行速返而

邦妻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禮引下 五

疏曰凡行含禮未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使人含斂後至殯葬有來合者親致璧于柩及願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謂之不親含進侯玉者徐自擬天子以邦君為已諸侯也其使容居以含有司即行含禮也稱有司拒之人臣之事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人君之事迂太則行迂大之禮于猶迂也君臣之禮相雜未之有也况侯國而雜以天子之禮乎容居又對前是奉命于君不敢忘後言先世禮謂不敢遺蓋居乃徐之公族也西討濟河于晉強大之國猶無不用此稱之言况邦弱小乎又言我乃魯鈍之人非諸詐者欲邦人之信其言也徐小國居東夷行夷俗自侈其疆土廣太入已行王者之禮而不知其僭自其先世而已然故記此以懲戒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孺于衛之庶氏鄰垣于廟絕不得哭于廟而哭于他室禮也賢者不能無過而勇丁受

過期過速
改皆禮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

此節終費講姑從舊解祝大祝商祝也掌喪之官疏曰服服杖也近王佐合飲先病故先服也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謂畿內民也服齊衰三月而除也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也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

祀勿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焉用木不多不欲取之民間畿內百縣之祠祀其中木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下

有可用者使虞人自斬而致之非必盡斬之也君為百神主義富哀君之喪而致之木不至者是無主之神故廢其祀而虞人亦有常刑刑刑也非必死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解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斂其屨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嘆問而使來食也從而謝焉敖可謂能改過之君子矣乃終不食而死也何哉曾子聞之曰此特微細之過其嗟也無禮固可去其謝也有禮自可食未免執小節而傷生害義奈此硜硜之小人聖門所不取也

邾婁定公之賤有獄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

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

其室泐其官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懼之貌在官諸臣也在官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于此故殺無赦豬水聚也殺之不足以盡其罪故及其室官焉君不舉爵踰月而后舉罪人不足以盡其恨故罪已之教化不明所致以自貶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下

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獻文趙武蓋也諸大夫皆發禮往奠張老者晉大夫輪輪困高大也奐奐羣衆多也歌祭作樂哭死喪也聚國族蓋集國屬及本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也要同慶領首也皆言死罪之刑九原晉卿大夫墓地文子以是為前所見兢兢自惕不敢侈肆之意故君子謂之善禱此見頌禱之禮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庶毋使其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于人故特示恩一狗也而命子貢埋之必詳其制曲盡其心此聖人待畜亦以禮焉

路馬死埋之以帷

路馬君之乘馬也以帷包而理之亦敬惟也。
善昭公欲為乘馬作棺子家子諫曰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聞人為君
在弗內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

入關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關人辟之涉內雷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

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修容後作盡飾蓋入廐更弔服也一子早知君在
故不着弔服將欲入而更之聞人不識為誰弗內
既着弔服則非時人之服乃聖門之禮服也乃共
知為聖門人也始得入而君臣皆起敬矣行遠循
言感動之大也此雖言盡飾行遠亦可見
當時之備服盡禮者少也內雷門屋後簷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覩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引下 无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家語晉將伐宋使人規之陽門宋之城門名介夫
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規
視也規國者弟規其強弱而已此却從得民心處
規可謂識立國之本矣故孔子稱其善詩邯鄲風谷
風之篇內二語雖微猶豈微言不止晉而已
天下無敵矣甚言為國者不可不得民心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
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公時年八歲葬
畢即除凶服于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
不入也士大夫仍麻經直依卒哭乃不以麻經入
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慶父卒哭之祭故羣臣

至卒哭而除記禍亂
忍禮禮所由廢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絜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

失其為故也

沐椁言已治之椁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
與季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精膩也壞之廢
敗禮法甚矣夫子伴為不聞而過之已猶絕也其
人既不可教親戚故舊未可達絕其情此聖人待
愚不肖者之道然也今夷俟叩門之求而觀之人
之惡小不可不教彼易受過而可漸改也惡太剛
不可教彼不受而且走危化何益乎故曰小人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不威不懲聖人而有時位斯德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引下 无
之矣大義滅
親况故舊乎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叔譽叔何也晉卿大夫死多葬
九原文子與叔譽設言以論前人之賢否也處父
晉襄公之傅并兼家事于已見專權也植者剛強
以自立而行如此為孤射姑所殺不得善沒其身
是不知也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
之際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投璧以辭此
蓋為他日齊滅之計故以此要君而不慮其君之
安危是不仁也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左傳言夫

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公私兩利人已兼
得此仁知之足稱也蓋不忌其身而謀之知也刑
其君不遺其友仁也晉人以是服文
子之評論皆當而謂其有知人之明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
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
不屬其子焉

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謙退也其弱如不勝衣
呐呐聲低緩也如不出口似不能言者庫藏物之
府管鍵也即今之鎖此士賤職也知其賢則舉之
用恩于人而生不與之交利死亦不以子託屬之
國而忘家
賢何如之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
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三十一

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仲皮死子柳竟不知禮其
妻魯鈍婦人猶知為舅姑者齊衰而首服繆經禮
也衍皮之弟子柳之叔告于柳請令其妻身著總
衰首服環經于柳退使其妻易之五服皆用麻經
兩股相交為繆經繆經也惟平服之經一股環經
繆衰布之細而疏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仲衍沿襲
已久而不知其非故曰吾喪姑姊妹服亦如是而
無人為我禁止也要之齊斬粗惡正所以使人感
動而念親也而履
欲忘之豈禮也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幸遂為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魯邑匡背設似匡也范蜂也絲之績者必由匡
以盛之乃委無匡蟹有匡欲資之以為蠶用也

首之冠者必資綏以飾之乃范無綏而蟬有綏欲
資之以為范用得乎兄死者必為之服衰乃成人
不服衰因子臯而服衰欲借之以為己之禮用亦
不得也以見無忠信而假飾以文過者人自謙之
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
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子春魯子弟子為過制之禮而不準禮以行即
為不用其情于母也三日而食此先王中正之制
禮之實也五日不食不幾于
過情而夫實乎悔之是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母乃不可與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六 禮弓下 三十一

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
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者瘡病之人其面上向欲暴之以冀天之哀而
雨也則酷虐矣豈所以格天至能接神然特愚婦
人耳暴之以求雨毋乃太迂謂乎徙移也謂徙交
易之物于巷也故言巷市此庶人為國之大喪
感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于偏僻之處
今早而行喪君之禮以自責此不求人而求己可
也然先王之教災尤不儘自責而已有
實政以及民如城武仲之告僖公是也

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志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
耐合葬也生既同室死亦同穴故以魯為善離志
謂同穴不同穴合之則同穴也鄭疏同字之說誤
也來子曰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棺也
父母之喪時有先後安得一棺而合之

綱目

禮記疏畧

曾子問第三十七

上蔡張

此篇皆記喪祭禮以多係曾子問則以禮記之
喪祭所遺變故不齊曾子委折設問而孔子隨
事答之皆有以適乎天理之則而協乎人事之
宜遂使千百載下遇變知禮而不失其經皆其
問答詳明之功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

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

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

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

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禱

冕少師奉子以表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

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

祝聲三下同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

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

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

命祝史以名禱告于五祀山川

攝主上卿代主國事者禱冕天子諸侯六服大裘
爲上餘皆禱服禱衣著冕曰禱冕等階也祝爲
噫歎之聲者三噫歎也歎欲其衰也先以啓神聽
乃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取幣
而埋諸兩階之間此告生之禮也如初位如告
子生之位次少師主養子之官亦其傳也奉子以

哀以衰服藉子而捧之執事宰宗人等官下某子
名也太宰所立拜稽顙哭皆捧子者代爲禱凡踊
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也降東反位堂上人皆自
西階降而反東及堂下各反其朝夕之哭位踊而
襲衰杖朝奠而出遂告名於
國之百神此告成子之禮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
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禱告及
社稷宗廟山川

告於禰告於殯宮之禰主也
名亦立於此示猶父名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禰冕而出視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制幣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反亦如之

告奠一禮經蓋互文莫者莫幣爲禱而告之也祝
朝聽朝事也遂命祝史告羣祀仍戒命五大夫格
供職事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
而后出行也五祀行神在宮內表禮毀宗顯行行
神在廟門西若祭道路行神謂之較于城外委土
爲山形伏牲其上其神曰彘牲天子大諸侯羊卿
大夫脯酒而已祭告禮畢乘車轅
之而遂行也制幣長一丈八尺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

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

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上章言冕而視朝此言朝服視朝前義取視君此
非君臣也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
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
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並有喪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其禮先後之次當何如葬乃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道奠不於殯宮爲父設奠也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則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以父故不得爲母伸哀於此大而行也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既出遂修營葬父之事也虞亦莫類故亦先重按此爲父母同穴故行於明日若不同穴之喪自別卜日於人遭父母喪同日葬雖疑於哀不專亦簡而得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于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而能代攝一切禮儀者則七十可不再娶矣按孔子如此重言宗子之主婦爲祭祀也主婦失配於七十不亦可乎而廟中遂缺祖宗之養故不可也非宗子則不主祭又何不可觀下二句益見是重祭祀之意

曾子問曰將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去聲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者齊與齊禮之人也內大門內也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故吉內不可同處若大門外

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三加之後宜以酒醴冠者今不醴之也初設禮賓俱具一切徹去而更掃冠處令潔淨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

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去聲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

形句 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孔子因上文而及此曾子因問除喪之後不改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曰諸侯大夫有幼弱遺喪未冠及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于太廟中賜冕服弁服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時惟有冠之醴無冠之醴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四

醴醴爲冠設故可醴則用禮受服之人恐沒君賜故不可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新喪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醴者酌而無醴醴重而醴輕者醴是古之酒故重醴之所以異於醴者一加之後總一醴之醴則每一加而行一醴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舉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逮及賤者使伸其敬故旅酬也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爲然不行

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
不舉賓不舉以旅酬也禮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
賓不可舉而行旅酬此禮也夫
解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去
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
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

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
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
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

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曾子問曰已有大功之喪
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新喪所為者斬衰自斬衰以
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五
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
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

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
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侯皆斬衰故云
斬衰者莫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莫士不以齊

衰者莫避大夫也故朋友莫人不充數則取大功
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按此二節非常
禮所謂斬齊皆非父母之喪正見有喪者不與人
祭事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
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
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
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
祭又何助於人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與執事否孔
子言已有總服服之輕者也尚不祭已之宗廟何
得助他人之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
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去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
曾子已知方除喪服不可與吉祭疑可與饋奠也

孔子謂如此忘哀太速非禮也不得已擯相事輕
亦或可耳○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

始者蓋以斬衰服重夫不可為人執事大功稍輕
或可與他人饋奠孔子則以但可為所為服者奠

則知不可為他人奠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于
大功或可與他人祭孔子則以止可為所為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六
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為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
總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孔子又

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禮夫小
功大總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為人則先饋奠次

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而吉也曾子既知此遂疑
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為不可

而但許其可以擯相可者亦畧許
之辭則知不若并不擯相之為得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
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上而後嫁之禮也

吉日期日已定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以男，男以女，女不在，死也。稱伯父、世母、家尊也。某之子某者，伯父、世母之名。子者，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得嗣為兄弟，言繼此不能為夫婦，不言夫婦，未成昏，嫌也。致命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使人請，請成昏也。嫁，嫁于他族也。詳玩末義，婿之免喪可取，而猶弗取也。女亦不强求於婿，而婿之皆禮也。此何以謂子蓋亦以此女之不吉於其父母為嫌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亦皆為父母而死，然也。故禮所以別嫌明微，至於在塗而父母死，不盡然者，以其在塗也。

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取，婿亦不許，婿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七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遠，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反其家，以喪父母，婿不得而奪之也。其服則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齊衰大功，婿喪也。婿改親迎之服，服深衣于門外，之次，婦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小功總。

不廢婚禮，禮畢乃哭。如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復昏禮者，謂親迎未畢之節，目不再舉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反，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言來為婦也。擇日則擇廟見之吉日。成婦者，成盥饋之禮，如生事之義也。此禮行而後婦乃成，不然未成也。觀下節可知。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反，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婿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婿齊衰期，但女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喪有二孤，喪之所主，廟有二主，神之所依。一孤二主，當時或有之。上，天止，臨一日，下，土止，率一王。禘嘗所尊，惟一太祖，禘祭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八

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婿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婿齊衰期，但女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喪有二孤，喪之所主，廟有二主，神之所依。一孤二主，當時或有之。上，天止，臨一日，下，土止，率一王。禘嘗所尊，惟一太祖，禘祭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八

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婿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婿齊衰期，但女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喪有二孤，喪之所主，廟有二主，神之所依。一孤二主，當時或有之。上，天止，臨一日，下，土止，率一王。禘嘗所尊，惟一太祖，禘祭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故曰無二上。禮者，

理也二孤一主
則其理素矣

昔者齊桓公亟器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
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
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手廟是二失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

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

哭康子拜猶額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

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為主
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九

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
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不言始而言過

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說為靈公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去以遷廟主行載于齊側皆車言必有尊也今

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一主也齊車金路也
又名公禩亦有齊敬之心不敢自專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

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貪曰天子

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

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
者為凶事而聚集也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稱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去禮也

君去主從不敢
棄其先祖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

云

祫合食祭也迎高曾祖廟入太祖
之廟也蹕止行人不欲其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去奠焉而後

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十

貴命也

既以幣玉告祖廟則奉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
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
之不敬喪

子游問曰喪平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
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

謂天子諸侯也按慈母有二其一如僕禮齊衰三
年章云慈母如母是也其一國君子生擇諸母使

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是也子游所問如母之慈母
夫子所答如

傅之慈母也

昔者魯昭公少去喪去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

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蒸毋無服。今也

君為平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

有司將書之以遺平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

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

自魯昭公始也。

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未沒，則其母厭屬。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者，為其母。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句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上聲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兩活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十一

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

與兵。

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

兩霑服失容，則廢。

太廟，本國之太廟也。大人，小君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

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祭法，言七祀此為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捷也。速疾之義。減畧節文，務在速。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

三飯，上不侑，又醕，以刃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人不可闕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十二

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醕，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醕尸。尸飲卒，醕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醕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若已葬而祭五祀，則哀稍衰，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醕則至獻。祝飲畢，則止。不獻佐食以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界至于

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及也。奉帥天子，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之禮亦如天子殯後所祭之禮。既葬而祭社稷五祀之禮亦如天子既葬所祭之禮也。

亦如天子既葬所祭之禮也。

亦如天子既葬所祭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上聲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矣。大功，酌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不侑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酌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酌尸，尸酌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人獻尸，尸卒，酌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尸，則止不舉，蓋奠其尸，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表服殺禮，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之禮，賓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為主，人設席於戶內，主婦酌爵而致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於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禮。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祥，亦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眾也。新，立。旅行，恐忘哀也。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其衰絰，徒為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傷，傷矣非虛而何，或謂曾子既問是禮，而櫛弓乃記其以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何也。蓋子張之喪，不得以異姓比，如下臣有親喪，有殷事，則之若所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君重親輕，以義斷思也。若君服在身，忽遺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向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為親行二祥之禮，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禮，又次月行大祥之禮。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子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承上節，曾子以適子除君服，猶追祭二祥，庶子雖除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除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以事四時，至夏則惟行夏祭，不追補春祭也。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始大事，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如君所有期望薦新之奠也則往適之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

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于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有君喪互推之君親並重故觀此可以知彼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五

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莫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士卑故使子孫攝也內子婦大夫之適妻也為夫之君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殯啓有殷事皆一行不再之節故不可失朝夕哭故可暫廢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

誄之為言累也誄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諡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尊無二上故假天以稱之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喪以禭從去君葬其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

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於是親身之柩棺隨行慮或死於外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曰時在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經疏衰而薦屨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經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凡君大夫士之卒於外者無異節制也其制也一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六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引柩發引也遂遂送君柩也既多而歸下棺即歸也下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衣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某薦其常事

某薦其常事

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甲賤之稱介則剛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

綏虛規祭不配

介子非當主祭者故曰攝主不厭祭以下謂其禮畧於宗子也以祭禮先後之大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其義未詳今依大釋之來曰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其妃配也不綏祭者綏當從周禮作隋滅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七

減黍稷牢肉而祭於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為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不階也不假者假當作穢尸錫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冬福無資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直稼于田若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不綴避宗子不旅不厭祭也詳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神醉飽也亦有陰有陽陰厭者逆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拜辭于神效其歡享此時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三陰厭也陽厭者尸設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義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厭厭也今避正宗亦不為陽厭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彼國使某辭

此即不旅之事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祖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祖

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為不旅也不歸肉者宗子主祭各歸俎肉於助祭之賓今攝主不行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我宗兄或宗弟或宗子在彼國不得親祭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罪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而去廟雖在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廟當祭之時但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先告墓而後祭於家亦不敢稱孝子稱子而已又不同有爵者稱介子也身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大

沒而已庶子身死而庶子之遺子祭于廟稱孝可也若願也今世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稱見誣罔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疑立尸無益死者故以為問若厭祭亦可乎謂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若此何如成喪謂已成人能立威儀而死時已備喪禮也必有尸所以像其威儀必以孫昭穆同也取于同姓亦孫列也祭殤雖必厭祭而不立尸者以無成人之威儀可像也若祭成人而無尸不幾於以殤待之乎故古人祭必有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謂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性祭殤不舉無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陰厭厭于幽陰之處室西南隅謂之與正當備下不受陽明陽厭厭于陽明之處室西北隅正當備下對交陽之明孔子本謂祭殤之禮適殤陰厭于祭之始庶殤陽厭于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未達故疑殤祭之禮不備而子何以謂有陰厭陽厭也為殤而死死在殤年之內也殤無父道故不可以為後也吉祭備用特牲者以成人禮之宗子故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今無尸故不舉也凡尸食之餘歸之所祖所敬也今無所祖無尸故也凡祭尊有玄酒崇古道以備禮也殤祭者故無之不告利成利養也謂供養之禮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九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者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無子孫者此必當室中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其專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養起也馬氏曰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為成人者從祖耐祭而已

曾子問曰葬引去至于壙反曰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椁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

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莫大夫使去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尸占患

吾聞諸老聃云 壙道也有變且不謂變常禮與否也道右右屬陰凶事尚右之義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日食既而星見昏暗中恐有姦惡也病病也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也按禮可知今人葬信術家言看日時多以柩夜行不顧其死者之禮記疏畧卷之三十七曾子問 十

曾子問曰為君使去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凡公命停柩之處則卿大夫之家亦公館也私館不復何也其有嫌于主人乎且生無入人私室之理死亦如之何俟復推此可省亦多矣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竈故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聖周也。說見禮記。成人則葬于墓。此葬于園。園之中。與猶抗也。機者。與尸之具。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聖周之。所棺歛而葬之。塗送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歛。下殤于家。而葬之。于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與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遺車者。亦不與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

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聲下衣棺同歛於宮中史佚

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

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豈不可者。何為不可也。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歛于宮中。此禮之變。始於史佚。臨用。吳氏曰。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歛。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上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內喪。大門內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

前驅

尸。服死者之上服。今弁冕。何也。弁。士之爵弁也。或君之先世。有大夫士。故尸弁冕也。皆下者。遇尸而下車也。必式者。尸之答禮也。必有前驅者。以先驅辟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

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

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

無辟。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與抑當初有司。逼遣之。歟。致事。致還其事於君也。與。七十。致事。同。義。彼以老。不勝事。此。以喪。不勝事也。君子。謂人。君。臣。有親。喪。君。不可以事奪之。雖君。有命。臣。亦不可。以君而。遺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去聲為之也今以三年之

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七 曾子問 三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成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

禮記疏畧

喪服小記第三十八

上蔡張熹分註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斬妻括髮以麻為去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斬妻為父之服括髮以麻者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猶言束髮為髻用麻也蓋親始死下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笄縱徒洗深衣前冠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縱者素冠斂訖去素冠乃括麻以髮也為母亦然與父同免而以布專言為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小斂後即不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笄縱說見內則免見擗弓○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堂婦人髮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齊衰惡笄以終喪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一

婦人若齊衰之喪以榛木為笄以卷髮謂之惡笄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

男子冠平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莊加其義為

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髮

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為冠女則榛木則前條為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髮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髮其首也髮有二斬妻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皆名露其首也髮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髮者言其義不過以二者分別男女而已

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竹杖固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直者黜也必用竹者始喪慮其無節時久又慮其改

變竹有節而又無改變故先王取以為杖以扶孝子舊說似遺節意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適孫無父既為祖母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為母期也子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者言之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於士是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喪論也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移天於夫傳重于長子故其喪皆稽顙其餘謂父母也以上二節稽顙之禮喪非至重不稽顙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二

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士對接賓言也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無男女主而使入攝主男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女必使喪家同宗之婦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出母母為父遣也適子無服非為後者服期禮如此者身為父後專以承父為責若親父所疎是使父志不行於後也舊說似未深體後字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反下殺旁殺而親

畢矣

已身一也上而父下而子為三因此三者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由祖以親曾

祖高祖由孫以親曾孫玄孫是以五為九也山父而殺至高祖由子而下殺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如今人家廟祭四代本此服止總麻凡有服之親同是一輩祖親已絕矣推之何止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四廟謂高曾祖禘四親廟也此節承上文而言因服有五等而祭必四代雖王者大禘祀始祖又推所出共與似亦極遠而必以立四廟為主特以王者尊無尚故又特推之也雖庶子之子孫得為王者而庶子為其高曾祖禘亦得立於四廟中亦如其三五九上下殺之親而不少減也要言王尊不外四廟庶子卑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三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禘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禘也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一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二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也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禘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親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

弟之適是繼禘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禘者初皆繼禘為始據初而言之也○嚴陵方氏曰此皆論五世則遷之小宗耳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為愚謂凡為始祖者未出前三者之外人亦何自而獨為始乎皆別子也不得三為始矣又知別子為祖則知繼別子為大宗矣知繼別為大宗則知繼父者不一人各為小宗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

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禘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四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禘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祖廟在宗子家禘與無後者其主皆耐於祖廟庶子無廟故此二者亦不得祭或謂禘惟適河祭餘皆不祭似與耐子問篇所論陽厭不合其文云凡禘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曰凡禘可知非僅宗子之無子孫者也又曰此必宗子大功內親可知太疏則不耐其主矣

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

庶子非適士并不得立禘廟故不祭禘禮如此者所以著明宗法使親親有統而不紊也

親親尊尊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舊說謂此論服之華殺詳味此語似不專指服制言似從親親以三為五之下而總結之親親者如前三五九之親皆宜親之而不疎也尊尊者如前所論祭禮隨分敬祖而不棄也長長者如前大宗

小宗各有所統而不亂也男女有別謂閭門有禮
凡男貴於女如下數節服制之類也四者皆人倫
之大道所關天下所由治
亂也道字自兼服制在內

從服者所從也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服制有六其一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人
而為之服從服有四一妾為女君之黨二子從母
服於母之君母三妾子為君母之黨四臣從君而
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
之黨餘所從既亡則止而不屬者骨血連續以
為親也亦有三一子從母服母之黨一妻從夫服
夫之黨二夫從妻服妻之黨此
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妻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謂女君之姪婦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
君犯七出而妾與同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而妾
不為服義
絕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五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曰不王不禘
石梁王氏以為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不降殺其妻父
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
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
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

士服

祭用生者之禮蓋子道
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愚按祭從生者與前一例而尸服從死者不與前
一例何也天子諸侯君也君至尊也為見在之天

子諸侯避嫌也子既不世則父從子降君臣不疑
禮之大者也若父為卿大夫子為士祭以士尸服
相安謂之禮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舅姑之喪而為夫所出
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父母女家父母也其喪未期而為夫所出則終父
母三年之制義與夫絕故情與父母可重也若出
在小祥後則已之期服也除不
必更同兄弟為三年也巳正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於父母
仍期服若反在期後則遂終其三年蓋巳過期喪
不可中廢也以
上三節為一章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六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一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
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
除喪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感時思親祭
以報本之禮也若夫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
帶則居喪由凶趨吉哀以漸殺之道也故祭與練
雖同時并舉然祭從天道起見重在死者其禮大
而不練從人道起見事在生者不可不分別觀也
恐不達禮者誤以祭為練而設則失其義矣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三年而后葬或以事遲也此時練祥兩祭缺而未
行服猶未除故禮猶必追舉練祥之兩祭焉如此
月練祭次月乃祥祭其祭也又必隨練祭易首經
要帶隨祥祭除喪服不可同時一次除之若急於

趨吉勸於忘親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大功者如從父兄弟之親而來主此死者之喪也
有三年者謂其有三年之服如妻子等也祭妻不
可為主而子又幼小此大功者則必為之主練祭
主祥祭以終其喪若朋友則虞祔既行可以止矣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總士卑
故有子則總無子則不總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吐外喪已則否

時過而追為之服曰稅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
諸父昆弟之在本國者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喪而
時已過父則稅
喪已不服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七

去聲 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

禮如此者君已返
齊臣不敢復凶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此何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
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殯則
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殯以大功降而為總也
從祖昆弟之長殯以小功降而為總也如此者皆
追服之禮弓首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
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從君而出從君而返
君喪期已過君稅則小臣亦從君而稅也其餘卿
大夫從君出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
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則不從君而稅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奠祭在寢故言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故言不
以杖升堂凡祭屬吉禮不入室不升堂皆喪哀之
節而漸即
於吉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去聲君母之黨服

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為後者即上
章從服者所從公則已之義也
緋殺色介五分而去聲一杖大如經

喪服傳曰首經大攝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
經大攝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
通減之則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
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
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
一以為小功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
分一以為總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
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
如經如要帶也攝者猶也○朱子
曰一攝只是指與第二指一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八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
為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
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
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
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
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變葛經葛經之
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
首經皆在麻經麻重於葛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
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
不能

無事不辟賦亦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開也廟門殯官之門也鬼神尚幽靜故有事則
辟無事不辟也天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

皆即門內之位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

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銘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奉天子復諸侯則曰奉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與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殷禮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為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九

麻同皆兼服之

上章言經殺皆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尊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制如上章男子易要經不易首經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

報赴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謂為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緩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父母之喪借句 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借者父母同時喪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者母也先葬者父也為母設虞祭耐祭也蓋葬母之

即治父喪葬父畢虞耐然後為母設虞耐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父未葬不敢變服從重也愚謂註訓可疑耐可待虞不可待也喪借則葬亦借先葬特先下棺耳棺有不能一口同下者先下母棺木宜速反而虞且反虞將主耐於父耐待父事竣同反虞謂之不虞而耐也耐同耐非耐祭之耐備祭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此大夫與士有親屬士死無主後而大夫不主其喪尊故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所不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十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耐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妾祖姑可耐則易牲而耐於女君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

祖稱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母再嫁而子不隨則繼父路人也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為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皆同今異二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繼父自有子則為異居異居者有異齊喪三月而

已此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向者為主以待弔賓也

耐葬者不筮宅

宅筮墳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耐葬則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

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

耐耐必以其昭穆

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不得耐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耐亦耐宗族之疏者上言上易姓而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姓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八 喪服小記 十一

而耐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耐於妾祖姑言妾死則耐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耐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甲孫不可耐於尊祖孫貴而不耐其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甲其祖不可也故可以耐於士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

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父命妾子之無母者為妾無子者之子是之謂為慈母後者也觀下二可也便是為慈母後之實為庶母後為之子為祖庶母後為之孫也石梁王氏曰二母皆妾故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服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禫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不世祭者子祭孫不祭也上章言妾耐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當是為壇以耐之

丈夫冠去聲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禮記疏畧

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非及年之冠既冠矣冠則成人矣此不可以殤禮處之婦人亦然冠則成人已要可知曰婦人已嫁可知未嫁未嫁為殤可知不以年拘之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藏以俟葬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前章言齊衰惡笄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笄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箭篠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思之輕九月者思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者麻繩為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聲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練小祥也筮日筮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經而要之葛經未除將欲小祥則豫著此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日筮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古筮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實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朱子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古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此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執杖進昨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喪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上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此以節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或來而適遇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體敵故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

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經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落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未喪服主人未成服也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古

養去聲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疾者於已有親屬而已往養之則必釋已之喪服惡其凶也若疾者死而無主後則已遂主其喪然亦不著已之喪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前不曾擇服來養既死乃入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無妾祖姑又無高祖妾則易牲致敬而祔於適祖姑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若士是宗子宗子尊使大夫可也說大夫之喪士不敢攝若士為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問而為主

兄弟親屬尚質故不免若君弔於葬後則不免不可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器陳明器也納於壙中也明器有定數即多之亦須省納如其數若如數而陳即如數盡納之要言明器當如數不可多納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五

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禮如此者兄弟來奔仍是喪禮有喪位且親重骨肉神明次之故其禮如此所知來在葬後便是祭禮尚賓主且交重神明骨肉次之故其禮如此玩本文自明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適長子親之後也其義重故父為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已子也則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記者恐疑本親兄弟之服故以諸侯明言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君而言諸侯明在異國也

下殤小功帶深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為小功故云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深麻為之謂要治其麻使之潔白也絕本不帶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料之故云屈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此言耐婦之禮三人或有一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之母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夫牲

妻卒時夫為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耐於妻其耐止用今牲不得用大夫牲若妻死時未為大夫死後夫乃為大夫而死其耐則用大夫牲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有廟則耐於祖矣惟宗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六

子去他國以廟從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禮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已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若心喪則固可以自盡矣非為後者期而不禫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

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為父母杖者無男昆弟而同姓為攝主也母削杖者長子為母削杖報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問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問後皆前雖有事不免及虞卒哭則必免不以服輕而累於後也

既葬而不報赴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歸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皆免愚按既葬不報虞自無此禮然未必無其時如既葬而有盜賊水火家園之禍變起倉卒豈可得虞人情過時未必虞虞未必免故先王又制此既葬不報虞之禮以備人用也山陰陸氏似仍執常禮而推其過緣衣親下節又言不報虞可見不報虞亦事之變亦事之常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在四郊之外者反哭既葬而反哭也二者皆冠而行蓋送長禮解且道路不可無歸也及至郊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七

請葬之郊然後去冠者免反哭亦然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

免也親者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也不散麻糾其要經不散垂也雖異國之君亦免且大功以上皆免要言君至尊不敢以時過略其禮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

玄謂玄冠玄纁也縞無與卒哭及練之變則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纁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縞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

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經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不言并纁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即麻括髮於殯宮之堂上袒去上水降左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纁所袒之衣而者要經於東方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以異也著免加要經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經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也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禮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此言不為後者以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

禮記疏畧卷之三十八喪服小記 大

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禮記疏畧

雜記上第二十九

上蔡張熹分註

此篇多記喪禮謂之雜者以下篇兼言三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去車之左轂以其綏而復

館謂主國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

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

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讀為

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耳凡五等諸侯之

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愚謂綏可

如字冀其復升此車而授之綏也以下三節為一

章

其鞅千見有被尺占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精駁極之車上覆飾也輶象宮室蓋說輶用染赤

色以薄而名者輶者輶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

者輶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

錦以為屋者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

此飾乃

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鞅為說脫於廟門

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墻謂不拆去裳帷也所殯

在兩楹間脫鞅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

之精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

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鞅而行至於家而

說鞅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

阼階升適所殯

布鞅以白布為鞅也鞅讀為鞅音與船同說文有

鞅及至家皆用鞅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鞅則惟

尸在輕車上耳故云載以輕車凡死於外者尸入

自門升自阼階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

於西階之上推死於外者殯在兩楹之中蓋不忍

遠之也觀古諸侯大夫士死於外皆得還入於家

殯之則後世外死者往往絕之俾不得入門是自

親也

士鞅蕭帝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士甲故禮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

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

某死

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

辭也敢告於執事者不敢直指君身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

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

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訃於士

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

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愚謂

實讀如字亦可言

死之非訃傳也

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
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
居廬士居聖室

此言君喪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還家也若邑宰之士期而小祥易練服時許得還其所治之邑邑士分甲情疎而外治急也若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其職近君而情親故不可遽也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聖室朝大夫士皆斬衰而大夫居廬內士外士皆居聖室者士卑不敢擬大夫也劉氏謂朝士亦居廬者非親父母之喪子皆斬衰惟適子居廬庶子居聖室可知辨分亦禮之大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三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如士服者降已之大夫以就於士服也

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士謂大夫之庶子為士者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大夫適子或為士或未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適為父後故特別於庶子蓋生者貴于死則服從死者嫌若臨之也生者賤於死則服從生者嫌若借之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

與未為大夫者齒

庶子固賤于家分然于國爵則既尊矣故禮即以所服尊其國爵焉然喪位仍齒於庶子則於家分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
子則為之置後

父士而大夫之子死其禮如此者尊國也務使大夫之禮著于國中大夫之喪國喪也若將有禮卿大夫士將有禮列國君卿皆將有禮國家所以尊大臣安內外不可廢也父母主子惟有謙焉何以重國且父母為子匍匐積額于人尤非所以尊父母惟已以故謝以子主之則大夫之禮可以行而無碍矣此等禮制蓋義以斷之所見者大所安者多石梁王氏反以為齊東野人語耶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裘布帶因喪屨緇

布冠不蕤而追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卜以貴者重事也有司治卜事之人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裘者以三升半布為裘長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四

六十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為帶也因裘履因喪服之繩屨緇布冠吉服也緇與緇同古者緇布冠無綬後代加綬占者卜龜之入也皮弁吉服也天子以視朝諸侯大夫士以視朝蓋卜所以接神故宜吉服卜在喪中凶服又不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緇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薦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極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說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其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附于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曰附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也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附于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附于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附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附則配而女附則不配

公子附於公子

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若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傳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七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此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之無杖屨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何於

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也說辭稱又當耐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說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殯則祭於室之與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足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會嗣其死

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會祖之嫡孫為之立壇而附之若已足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後殯待耐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殯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耐謂小功及總麻之殯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為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

兄弟異居而計至唯以哭對其來計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絃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

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若聞計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禮記疏畧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八

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其散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

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為主妾死則君主其喪自耐至練與大祥則君命其子主之蓋始死至虞喪也君念其攝而哀之故可以主其喪自耐至練與大祥祭也君分至尊不宜下葬故不可以主其祭而命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者避正適終不敢以攝借禮也

君不撫僕妾

僕與妾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畧於賤也曰不撫亦哭可知今或不哭則失矣○按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婦仕於家曰僕僕賤下室老妾賤下姪婦故思不及也

女君死則去為去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

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不敢背死之義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則行女君之行位稱尊體衰不以為為主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于正服

適如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適字如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九

小功總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而已主其喪則當為畢虞禘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在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經也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總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經而往不以葛喪之未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于總麻兄弟也○疏曰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著錫衰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下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為親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不以辭害意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承上為妻節即母在亦不稽顙也贈謂人以物贈已助喪事或以制幣贈死者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亦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此也之往彼也己本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十

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于前之尊君也亦且嫌其卑新主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往為他國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為新君之臣亦且嫌其驕舊主故亦不反服若二君等則為舊君反服或違而未仕則為舊君反服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

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縹冠立武之類是也吉冠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麻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縹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縹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總麻之服輕故縹縫向左而同于吉

總冠纓早纓大功以上散帶

總服之縷其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縷之布則加以灰潔治之耳故曰總冠縷縷乃讀為縷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朝服十五升去聲其半而總加灰可錫也

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總服總三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潔治之則謂之錫所謂錫服之錫衰也錫者清易之貌總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裏衣不以禭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緇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裏衣說見前章相禭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為正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十一

遣車視牢具疏布鞞四面有章去聲置於四隅載擗

張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粗布為鞞鞞蓋也四面有物以障蔽之章與障同四隅擗之四角也棗米糧也遺奠之餼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糗為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士無遣車人持之而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故視詞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為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韡委武玄縞而后韡

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韡然玉藻云緇布冠緇縷蓋諸侯之冠則此不韡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冠也緇縷冠也玄縷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也玄縷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士弁而親迎去聲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

冕紳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要之私必降于公所以尊君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而祭於已然親迎之弁誓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十二

暢曰以柳 杵以梧 柢以桑 長三尺或曰五尺

單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暢鬱也柳柏也擗鬱也者以柏木為曰梧木為杵柏馨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獲用柢升之以入鼎又以柢自鼎載之以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單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單之柄與末加刊削柢亦必然也

率 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與緇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率皆但爾帛邊而製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

醴者稻醴也甕無武 笱思交 衡 實見 諫 間 平 而后

折入

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稍醴以稻為醴也... 器夔盛醴醴醴醴醴醴酒竹器以盛黍稷也... 此言木為之所以度事變之屬也... 形如床而無足木為之直者三橫者五... 重既虞而埋之

重既虞而埋之
重既見禮引虞祭畢
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
尊卑為等級無異理也

小飲大飲皆辨徧拜

小飲以奠其形大飲以籍於棺... 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 死者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鬼神向幽靜處帷室朝夕莫時孝子見殯如見親... 為故哭則去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葬後也... 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

出待反而后奠

君為何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棺已朝廟具載在柩... 車君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不... 敢居主位弔君也門右視廟門內之西偏也於門... 內西偏東面而哭謂為禮亦不敢居主位弔君也... 廟畢先出門以待君反而后行祖... 奠禮請不敢久留君亦尊君也

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素衣縗神而古為一素縗

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白不襲婦服

子羔子子子子高柴也... 衣裳相連而縗為之著也... 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布衣素縗素縗素縗素縗... 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縗裳衣無文而縗... 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縗神而言會子非之... 於禮也

為君使去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陳註以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飲凡七次... 也三日而殯凡五次... 又以此婦人居間者請居男子與賓婦之間... 七踊則婦人五踊大夫五踊則婦人三踊... 則婦人止一踊不以少為嫌故曰皆居間婦人尚... 內故以內數為言也若夫動尸舉柩哭踊無數... 者不以每踊七跳五跳三跳為三踊之數也

公襲卷 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縗裳一爵弁

二玄冕一裘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襲尸者以早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 故上服親身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燕服士以... 祭服大夫士以素縗皮弁之服朝服縗裳公日... 視朝之服也素縗皮弁二者玄衣縗裳二通也以其

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立見見
上章裏衣者君所加賜之衣冕在上榮君賜也諸
侯襲尸用小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
朱絲之采也申重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
時所用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
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

小飲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一版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飲不可
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
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飲公升商祝鋪席乃飲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飲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飲
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給等物聞君將至悉徹
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
為飲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立二纁廣尺長終幅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五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梓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
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雖用玄與纁而短狹
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
訊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
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

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

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
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
其長者在西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
主孤西面立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之
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
須待也函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階階

而升也降反位階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
禮云升降不由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合聲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合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合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合者坐委于殯
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舍之禮舍玉之形制如璧者註云分
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
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
後來致舍者降出反位謂合者委璧訖降階而復
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為正使此合者乃其介耳
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禮
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
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表不可純變
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

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大夫字衍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 雜記上 六

弔者曰寡君使某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祔者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平聲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

祔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

爵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

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祔者降出

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祔之禮祔衣服曰祔委於殯東即委璧
之席上也領在上為陽故左執要以下為陰故右
執且左執領則領向南為便於舉也此祔者既而
冕服前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爵而
將命子拜如朝服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
出取皮弁服及朝服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
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舉祔者乃降出
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

如禮者之西而焉

上介賜反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賜者入告反

命曰孤須矣陳乘去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

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黃西兩宰舉

以東

此言列國致贈之禮車馬曰贈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轡車之轡轅北向也容使上介所役使

之人也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陳車北轡畢賜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容之從者率馬設

在車之西也車亦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賜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

藏於內也又按觀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賜禮

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七

凡將命鄉去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

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甲舍襚賜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

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舍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

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賜者出反位於門外

此句當屬前章上介賜節之末

上客臨如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去執綵弗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

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

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

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

位客對曰寡君命使去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

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

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答拾其劫踊三客出

送于門外拜稽顙

上客即前甲者之正使也甲舍襚賜皆畢又代君行臨哭之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

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甲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八

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賓位也宗人以客辭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

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

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甲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反給其鳩羹士

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馮之踊夫

人東面坐馮之典踊

喪大記重出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療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八使人執引也專道秘行于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三十九雜記上

九



禮記疏畧

雜記下第四十

上蔡張氏注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而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而不一而難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沒德終也除也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一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篤親愛之義也若禮君喪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反其練祥皆行

顛草名無葛之鄉以穎代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顛者既廣受服之時以葛經易履之麻經也○愚按以上三節要言一喪自有一喪之終不可不以禮成之也首節言父喪固不可為母不除矣二節言諸父昆弟之喪亦不可為父母不除也三節亦言後喪受葛之後皆得為前喪行吉禮如此說則陳註所論首節母喪一段為可疑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塚必附祖故祖死雖未練而孫
又死亦必附於祖昭穆同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
卽位之禮

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如兄弟之喪任遠者哭
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其哭也入奠者既哭明
日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
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卽昨日他室
之位如昨日始聞
喪而卽位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葬祭於公既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
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於門外哭而歸其他如

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潔濯也前是與祭者猶是在吉
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何言大於異宮耳以吉凶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雜記下 二

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
告者反而後哭父母約之已父母必不敢爭禮於
國君之祖考也
故其禮如此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
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

宮

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
家之祭以期以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于異
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情又較切而必
次于異宮以別之也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
有東宮有西宮
有南宮有北宮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
衰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平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

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
妾葬而后祭

以下四節爲一專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
適有異宮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若係同宮則
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故喪服傳云有
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愚按古人制禮
如此者吉不奪凶也吉常也故可止于一時凶變
也故必伸于一日僅以吉凶不可相干爲言其義
猶平分也恐失
古人制禮之義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祭字象上文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
祭則栗階二祥吉禮宜涉級聚足而今栗階者以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雜記下 三

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執事亦散等者主畧則
從而畧也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時
而行父母祥祭執事者亦皆散等也禮從主人不
敢以虞附已屬吉祭而已卽涉級聚足也燕禮云
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運步
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噲之衆
賓兄弟則皆啐 七內 反 之犬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

飲之可也

自諸侯達諸士亦象上文父母之喪以下至此上
下同禮也至齒爲噲入口爲啐主人之酢噲之謂
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而主人受而
噲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未受獻之時則啐之
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侍祭喪請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者雖告賓祭脯醢而賓不食之也。若古祭賓則食之矣。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和無獻賓之禮。凡嘔碎不食皆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

情戚容稱其服

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敬足以盡禮如附于身附于棺必誠必信之類是用在父母身上者故為上。哀足以盡情如擗踊哭泣與其易也。率戚之類是用在自已心內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如三日不食不飲酒茹肉之類。然又曰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是用在自已身上者故曰瘠為下。齊斬之服制有輕重然必稱其情稱其服乃可謂中于禮也。人子不可以不知。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四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使不得盡想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人所奪廢孝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也不怠謂哀慟之切心也。盡哀盡禮意不懈散也。期而小祥周一歲也。悲也。盡哀盡禮意不懈散也。期而小祥周一歲也。悲也。猶悲切而哀慟也。三年大祥終喪之時也。憂謂憂戚心不自舒也。贊以東夷之子者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彼俗也。此時蓋有中國君子而不能行者矣。故贊之如此。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現乎母也不入門

言自言已事也。語則為人論說對答人也。問則自問于人。倚廬聖室說見前不與人坐不在外室與門也。西者皆恐忘哀喪不專矣。

疏聲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聲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新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天功有帷帳總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以。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五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小君服輕其哀比兄弟之喪然於酒肴珍醕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反。聞各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

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免喪三年之服既除也。見似貌類親者也。目瞿目感而心驚如將見親也。聞各名同親者也。心瞿耳感而心惕如將見親也。弔人死因傷親之死。聞人疾因憶親之疾。故顏色戚容不覺發見而與恒人不同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者謂免喪尚如此其不忘。則三年之禮皆虛文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但循喪禮已合禮矣。君子曰道藏心性之

徵禮豈
易言哉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除除服之節也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
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
也又而著此明旦祥祭遂因而服之故謂前夕
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
祭朝服緇冠一也祥說素縞麻衣二也禘祭玄冠
黃裳三也禘說朝服緇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
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縵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縵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既祥大祥祭之後素縞麻衣時也此時如有來弔
者雖不正當縞冠之時主人必著此祥服縞冠以
受弔然後反服素縞麻衣之服也蓋縞為既祥之
正服禮也素縞麻衣不忍遽變情也禮以接賓故
不可以情掩如此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六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

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喪斂竟高袒
而踊之時大夫來弔主人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
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
始成踊尊大夫故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
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畢也若當主人
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而
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
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

虞也 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初廟也愚按卒哭喪
之變初廟祭之始皆禮之重也虞以安神較輕于
二者故其牲異下大
夫各降一等明分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

句弟曰伯子某

初虞則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祝辭云哀
于某卜葬其父某甫孫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
夫云乃夫某卜葬其妻某氏弟為兄曰弟某卜
葬其兄伯子某兄為弟曰兄某卜葬其弟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

輶胡罪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此記庶人廢禮之由輪人造車輪匠也闕穿也輶
迴也謂以衰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杖與
不杖同故廢之故
曰禮不下庶人

鑿巾以飯上公羊買為之也

此記士失禮之由巾覆尸面者也飯舍也公羊買
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親舍穿鑿巾之當口處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七

胃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胃則形

是以襲而后設胃也
胃說見王制襲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
已著衣若不設胃則尸象形見是以襲後即設胃
不令人惡是敬
愛其親之至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

與平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

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

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遺遺奠也包其餘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遺奠
以納于壙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于人而又包其

餘以歸為傷于廉也。曾子以大饗喻之曰：大饗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入賓館，中猶此意耳。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

非為人喪，門與賜與。

舊註謂此上有關文，愚謂此上無關文，非為人喪為句，言已喪也。如父母昆弟之類，不隔從者，禮皆不遺人，哀痛迫切之時，此而可以問人，與可以賜人，與與疑詞，言皆不可也。從問人賜人，如從父昆弟以下，此謂為人喪。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

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八

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也。

三年之喪，不尚往來矣。人以酒肉相遺，或饋恤其疾病，毀瘠也。受者不却其情也。必三辭者，禮辭也。受以衰經，以哀為敬，示受而不食也。君賜不辭，尊君也。受而薦之，以君榮親也。以上言受遺之禮。喪不遺人，喪尚哀，不尚禮也。若人遺之，雖酒肉必受，不阻人情也。卒哭可以遺人者，服輕而哀殺也。以上言遺人之禮。

縣立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斬齊也。剝，削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

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猶不弔人者，以剝鉅痛深故也。如有五服之親而往哭之，則去已功衰服，彼宜服之服而往，不參已情，以敬人也。二者貴賤皆同之。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

弔。

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為父在為母。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訖，往弔他人之喪，弔哭畢，即退去，不待主人襲斂等事。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

事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上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九

弔但哭而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至功衰時，可以弔而待襲斂等事，但不親執其事耳。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擯相，相人之威儀，故輕服可為饋奠，則威儀自已出而哀戚之念消矣。故輕服亦不可。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安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遲速相過，以趨進為禮之人，其情輕故極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已嘗相見，友讓者待極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造者洽情款，通往來待空畢而退，相見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祭禫祭而後退也。五者各與情稱，不可不知。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弗鄉人五十者從反哭

四十者待盈坎

言弔喪者為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實曠以効其情五十始衰之年但隨主人反哭可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

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

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

皆為去聲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嗣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十

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適人往人家也黨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

功衰斬齊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羊則浴首有創平聲則沐病則飲酒食

肉毀瘡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問於壙

壙路也路中不可無輪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若免而行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

首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也

凡喪小功以上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潔飾所以交神澡浴可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

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避涕泣而

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贊同輕服不見人者情殺見人則奪禮也重服反見人者情至哀人不能奪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事也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十一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哀痛之極無復音節也或曰孔子不取奔人孺子泣何也曰孺子泣質也而常聲文也如始死哭無時動極舉尸雖孺子泣可也如朝夕哭相弔哭辨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

則子亦不敢不諱也故曰子與父同諱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

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

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請其側與從去祖昆弟

同名則諱

母之諱其親之名也子為諱于一宮之中非宮中不諱矣妻之諱亦其親之名也夫為諱于其妻之從祖昆弟之名同雖他所亦諱之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

去聲者三乃出

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就次所詳見會子問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十一

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未服之將除也大功之末已大功也下文非已故以父別之此禮諸者紛紛說見陳註愚按此大功小功俱以正服言不同降等之服中含深哀者也故于將除可以冠嫁取婦不然試觀下文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可知中含深哀者必于服闋禮盡之時而後可行吉禮也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之服乎服也首着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裘總裘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反琴瑟小

功至不絕樂

此皆言已無服而待有服者之禮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于樂謂雖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異宮則否聲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之服者將未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其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

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喪必有主女已嫁則成外族故本族不可主其喪兄弟族人前後家東西家以及里尹里尹蓋屬胥里宰之屬皆係于夫者也故皆可主之或以為妻黨主之而附祭于其族姑此非也故記并著之宋子以為古禮既廢外姓決不肯祭亦可從宜而祀之別室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十三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麻者麻之經也紳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經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立纁也總言吉尚異道不可相干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禁喪者不敢哭然非禁其所不哭之禮也朝夕之奠卽階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自許國人行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則杖者雖不能病存其為後之禮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母叔母義也其情淺姑姊妹骨肉也其痛深喪服重而踊不離地大功服輕而踊離于地無他

使文稱其情而已故孔子贊此禮之得宜曰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

泄柳之徒為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上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舍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於笄周禮天子飯舍用玉此蓋異代之禮乎愚按飯舍解者謂不忍虛其口是矣然此中猶有不忍言者觀用貝可知矣體潔而虛中故古人有取爾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西

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次如此也

禮見上篇恐人疑事或異日故又記曰此異其非異其日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與卿大夫比界

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算禮不可致矣然古君臣疾病死喪一體相關如此則禮之大者也誠不可不以不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柩司馬執鐸左

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將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輿輿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紼紼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

五百人皆以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

以令眾係形如蓋以羽為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

若道塗有低昂傾軛則以所執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引即紼互言之耳茅以茅為

麾也觀古婦人銜枚陰者主靜今人喧譁梓矣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

稅拙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此言僭上者之非禮管仲齊大夫也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也道也樹屏也立屏當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反爵之站也土為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藻攬蓋藻于梁上之短柱也賢大夫言能相桓成謂不以兵車也難為上言為之上者無尊以為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五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

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晏平仲齊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

俎不在豆此但論其極小併豚兩肩不能揜豆賢

大夫言能盡忠顯君省刑愛民之類也難為下言

為之下者無以為禮也君子者才德兼全能中禮

者也不隘而偏能使上下各以禮相安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

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

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

喪禮然

婦人主靜守非禮不出閨者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除封出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請假帶禮王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禮尊則禮不變也國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于女賓以入父母之室不敢自待以賓也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不迎教居喪位不敢狎也奔喪請哭滿屋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學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

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

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夫

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恥言為政之君子聞者聞于人學者學于身行者行于世弗聞則學不明于

心弗學則德不尊于已弗行則道不達于世故君子皆患之有位無言則無學可知有言無行則無勇可知既得又失則無守可知地有餘民不足則無養可知與人衆寡同而人之功倍于已則無效可知故君子皆恥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鷩馬祀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駕其最下者性有太牢少牢特牲特豚年凶則祭事以次而降如常用太牢則降豚少牢是也陳註引王制云凡祭豎年不備凶年不備與此不同愚意二者其孔子之變禮欲示後世者不必定依古禮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

時人禮尚備傷士之喪禮廢已久矣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今儀禮士喪禮是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二國之人皆

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

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今僅使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下明言之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

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張絃也弛落絃也孔子以弓喻民張似民之勞苦弛似民之休息張者義也弛者仁也常勞則民將不堪上將不能強民之人從常逸則民將廢上將無以厚民之生一張一弛有道存焉非文武之心其孰能知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七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日至冬至也至也至也上帝郊祭也此定禮也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也至也至也上帝廟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非矣或亦一時為之故不曰自獻子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娶吳為同姓諱而不告故無命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疏曰外宗者謂君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為君服斬衰為夫人齊衰此云循內宗也則齊斬皆同若夫人者國人之稱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占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于國內大夫為妻是其証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若無服而嫁於諸臣從夫為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庶人則亦從其夫為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註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一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一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註謂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廡焚孔子拜鄉人為去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六

廡焚一事論語載其重人之禮此載其敬人之禮聖人言靜動作其不可畧如此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過盜錄奪盜時也公臣公家之臣大夫也稱邪僻之人也可人堪用之人也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此有君命可

以為服蓋不忘其舉賢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失言不自安起而為敬之意也諸臣名與君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內亂本國禍難也言難大夫在國若同僚作亂或官內作亂方能討則討之不能則謹避不可干與

其中保身之哲也外患如隣國來攻或外夷侵擾則不可逃避盡力捍禦忠君之節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子男執璧非圭也或稱從尊號統謂之圭橫曰博旁曰厚剡上剡殺其上以遷于天子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漆畫朱

白蒼三色為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此見對君之辭謙而有文台乎禮

成廟則舞之其禮視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

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九

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扉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去聲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

面既專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某廟事

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宗廟初成以牲血塗墀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先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潔也宗人祝

之祝辭未開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

廟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先三雞也亦升屋而割之

解者未到羊割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耳主

聽被神聽之也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

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

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

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

主反命于寢其時

君朝服在路寢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其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考成也謂盛饌以落成也庚蔚云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舉之以殺加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殺豚牲豚也按周官羊人羴共羊牲將以羴廟也雞人羴共雞牲將以羴門與夾室也若宗廟之器羴以殺豚則羴牲不特雞羊而已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界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

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

不敏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

有司亦官受之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子

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諫言寡君不敏云云不明斥夫人之罪厚也前辭不敏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以過自任也須待地謹待其至而受之不敢致辨也器皿嫁時所齎之物也并以還之主國不各其有也陳器受器皆以官明付受各皆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供粢盛使

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

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

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

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此言諸侯以下出妻者之辭也某不敏云云者自謙以為妻隱惡也某之子不肖云云者亦自謙敬

受使如之惡不彰也主人稱拜送使者罪在如正于人倫之關者乎稱舅稱兄無然後稱夫命必出尊者出居家之禮也姑姊妹亦皆稱不肖故在男者有罪皆不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詞我以禮吾

祭作而辭口疏食不足祭也吾殮孫作而辭曰疏食

詞也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之孫也之後作而辭起立辭謝以致敬也疏食諫言粗食也殮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助飽實也不敢以傷者恐強食以致

傷害也皆自謙遜極其敬愛孔子之意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雖聖人能無飽乎觀此可知人各有禮

可行兩行之則情文互暢不然則禮由已出可也強人乎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 雜記下

王

納幣一束束五兩如兩五尋

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

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己過其前即此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

見之也按此禮則見諸父時諸父之兄弟姊妹亦宜立于堂下西面北上不復特見之可知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

率首

五許嫁而笄禮也若未許嫁至二十亦笄以成人禮之也然止婦人執其禮者許嫁而笄則主婦

及女賓為笄禮未計嫁故不備儀以別之鬢分髮為髻紒也謂既笄之後尋常燕居時仍髻其首以少者處之也

輶長去三尺下廣去二尺上廣一尺會去去上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旬以五

采

輶較也會領縫也輶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紃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詳見玉藻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雜記下

三

禮記疏畧

喪大記第四十一

上蔡張熹分註

周官以喪禮哀死凶禮有大小此篇記其大者故別之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瘞去君大夫徹縣去士去去琴瑟寢東

首去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

服屬去纊去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病疾之甚也以將有賓客之事故外內皆瘞以致潔敬君大夫徹去樂懸士避去琴瑟以將行喪不復用也寢東首向生氣按儀禮官廟無北牖室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北牖或指此千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於地冀復得地氣而生也及死則復舉尸置於牀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以効屈伸男女皆改屬賓客之末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以驗氣續不動則知氣絕矣男女各以男女事其終有別之義至死不變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養焉又曰門弟子啓足啓手則曾子之死惟子與弟子侍側而已可謂不死於婦人之手矣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喪大記

一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的寢內子未命

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寢以正而寢之義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大夫之名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即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士之妻皆死于寢寢謂士與其妻也云皆也皆死于寢以士處無寢故也士表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

附記天子適后之次爾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

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夫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夫歸為適妻之前遜降一等也丙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丙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丙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始死升屋招魂曰復虞人掌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職者階梯也死者封疆內有林麓則使虞人設階梯具卑賤無林麓者則狄人設之梯用木枕又升高故使虞人從所掌也狄人掌奠奠或有書材便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家夫人以屈闕狄大夫以立頰赤貞世婦以禮知彥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豕

衣皆升自東樂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平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樂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二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二 小臣君之近臣上公用交服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夫人用翟衣侯伯夫人用榆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衣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頰赤色立頰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則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齊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樂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蓋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天一號於地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也其辭則幸某復也幸長聲也號畢乃捲此衣自前投於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小臣乃自西北樂而下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宿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去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禭如占凡復

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去復復而後行死事

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云不衣尸不以篋也以絳緣衣之下曰禭時盛服復各以祭服以求

神故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見父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踊

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

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子姓子所生謂眾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姊妹之妻也外宗謂姊妹之妻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姊妹之妻也如此者男

東女西男女有別也子坐於東方夫人坐於西男女各有所統也子獨坐於東方主位則又一國一家之主以統于男女內外而莫敢與

敵也如此則喪事雖遽而不亂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

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

東方主婦姊妹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

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夙具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

其尊

甲

君之喪未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歛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

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桓弓云大夫死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歛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編而拜之者亦謂歛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

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

門外

徒跣者未着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兩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禮云升階不由阼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四

階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於西階下東而不歸也迎送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

歛則為命婦出

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小歛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歛卒歛主人馮

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髮括髮以麻婦人

盥反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檀弓云小歛於戶內故即位於此焉之踊者恐尸而踊也髮幼時所翦胎髮為髮成人猶垂於兩邊父死脫左髮母死脫右髮親沒不髮謂此也髮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謂婦人要送徹帷

小歛畢徹去先所設帷堂也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歛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

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

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

君謂遺喪嗣君寄公與國賓入明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歛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眾賓則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五

襲加武帶經與主人拾其切踊

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踊士喪禮先踊乃

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至大歛乃成踊也乃奠

者謂小奠弔者小歛後則掩襲上之裼衣加

素弁於吉冠之武冠下卷也帶經者要帶首經

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經無朋友之

思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為薪以供爨也蓋冬月恐漏木水凍也角狄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瘞故以漏器分時別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

哭不以官者親疎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禮代哭之義深且遠矣。

君堂上一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

一燭下二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燭，至曉滅燭，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燭，燭呼火炬為燭也。

賓出徹帷。

小飲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飲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

鄉向。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向南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六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

人不哭。

室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室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飲後，男女主去，趨送弔

賓之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若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喪，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門，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則女

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

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為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

弔賓及門，其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無主。無

也。出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高殯，即殯當葬，即葬也。無後，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關於賓禮，蓋無後存乎天，天不可為也。有主存乎人，不可以死棄之也。故喪有無後無主。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

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集之。夫人世婦在其

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杖，國君

之命，則輯杖。聽卜有專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

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杖也。舉之

不以拄地。子大夫，蓋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並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

則大夫輯杖。子輯杖，大夫去杖。下文云：大夫於君所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七

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

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隣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下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卒哭，禘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同在門外之位，故並得拄杖而行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

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

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

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如大夫，請去杖，輯杖授人杖。士與大夫無異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短而棄之於隱者

子凡庶子不獨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卽位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不令人見恐賤喪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嘯呼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反先結茵用角柩四綴批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病困時遷於地既死則舉尸於牀上幃覆也歛衾疑爲大敬之衾也先時微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而去死時新衣也楔批也以角爲柩長六寸兩頭屈曲恐將舍口閉以角柩柱齒便受舍也尸應著屨恐足辟炭以燕几拘綴令直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八

管人汲不說 緇 緇 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

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主浴用絺巾拒 震 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

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供浴事緇汲餅上索不脫緇不解此繩但屈執以授人轉運故也水從西階升盥等而上堂授於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絺酌盥水以沃尸以絺爲中懸水以去尸之垢拒批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如他日如生時也爪足屬尸足甲也坎是甸人爲之爲窀所掘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 七何 泮于堂上君沐梁大夫

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 後 于西牆下閭人出重 平兩

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 扶朱

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 乃亂濯 棄于坎

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以新梁浙稷之潘汁沐髮也君與士同用梁者士卑無嫌也室魂實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墻下之土爲塊置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高懸重之壘瓦餅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室上之御者而下往西墻於梁室中煮之令溫甸人爲甕舉卽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爨甕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扉是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扉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拒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甲也翦須濡髮之荒者濡頰潤其髮也濡不淨之汁

君設大盤造 七到 水焉大夫設夷盤造沐焉士併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九

反瓦盤無冰設牀禮 第 有枕舍 去 一牀襲一牀

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大盤造水納水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于上禮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簣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舍襲遷尸各自有牀此謂浴浴以後襲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

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 暮 一溢米食之無算士

疏食 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

食之無算

納財謂有司供辦此米也一溢一十四分升之一也無算者食食雖食但不過此一溢之米也疏食

粗食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其人之飲食與大夫同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

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不盥食

於簋思管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食先食乾干肉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盛杯圻之器也簋竹筥也杯圻盛粥飲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簋須手取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十

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

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落之

不與人樂言酒肉可以自養不必共人為歡樂也

○疏曰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

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嘗時所事大夫也大夫稱主合上節曰三日再曰壹皆言食非

言日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

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

不辟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辟

君與大夫與父之友並是尊者食畢者故梁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簾席大夫以蒲席士以

菅席

簾竹席也

小斂布絞父縮者三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

衾皆一衾十有九稱主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

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其鳩不在列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十一

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東尸使堅實者縱在橫之上縱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折為

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故十有九稱也

稱給單被也不在十九稱之數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

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給

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百給五幅無統都敢

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製作六片而用五

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給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今按斂制以意揣之小斂錦縞縞之衾在絞

上繫于斂外近尸而文衣類也恐人誤以為衣縞故特註曰不在列大斂布衾則用以舉尸故五幅

寬大兩頭不分裂故註曰無統謂不用以結束也
二食者小斂一食此大斂又加一食也如朝服布
如朝服十五升也統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
分爲三段而中不擊裂也給五幅用以舉尸者無
統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臨川吳氏曰
給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
衾直鋪布於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給以包裹斂衾
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
之五也又按士沐梁陳衣與士
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祿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
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士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
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祿謂悉用已衣
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然後用襚言
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
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纈者祭服無算
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祿者君
衣尚多故大斂用袂衣衾大夫
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禪 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衣之有者者乃裳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
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
陳衣不訕 非列采不入 絺綌紵 不入

陳衣實之篋者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
者所委之衣也不訕舒而不捲也非列采爲間色
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
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
以取便遷尸入棺其事易夫故不袒
君之喪大 胥 讀如 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 胥
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原註胥讀爲祝謂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今從臨川
吳氏解太胥作太祝之胥周禮太祝之下有胥四
人喪祝之下有胥四人衆胥衆祝之胥也侍猶臨
也太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皆非能
親執斂役故雖身臨之而各以其胥服勞侯國之
親執斂役於天子而胥各四人當亦如于朝之數
視雖降等於天子而親斂衆胥二人佐之祝官臨
國君之斂太胥四人臨侍衆胥四人親斂士
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蓋太祝也大夫
之斂則衆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自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袖帶便也死則襟
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
禮記疏畧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士
使易抽解今死無復解義
故絞束畢結之不以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去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齋
不食凡斂者六人
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
生共執事則不至喪惡死者故以之斂亦可從

君錦冒黼殺反 綬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綬旁五士
緇冒黼反 殺綬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
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 猶冒也

冒者輅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輅足而
上後以質輅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
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
縫兩囊皆然綬旁七者不綴之邊上下安七帶綬
以結之也質自上而下長與手齊殺自下而上其
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

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目尸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見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兩畔。廉。稜之上也。楹。兩近。廉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鋪席。絞給衾鋪於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絞給衾之上。宰告。告孝子以斂畢也。馮。馮尸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西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釋菜。禮門神也。率。告亦告主人斂畢也。撫。撫尸也。拜。稽顙。謝君之臨也。升。主人命主婦皆君命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

絞給踊

此踊之節。君大夫士一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送。婦。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不撫。室老。貴臣。姪。婦。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大夫內子。亦有姪。婦。姪。兄之子。婦。女弟也。婦。尊姪。早。士昏禮。雖無婦。先言姪。若無。婦。猶先。騰。士有婦。勝。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尊者先馮。卑者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五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聲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俱。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撫。當尸心胸處。撫按之。執者。持其衣。馮者。身俯而馮之。奉。捧持其衣。拘。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謂君所撫處。必少避之。馮尸。必踊。哀情鬱切。一不容已。一以泄氣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始。占。枕。去。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展。之。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苦。臥於苦也。枕。由。枕土塊也。宮之。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也。禮。袒也。袒。露其廬。不用帷障也。

既葬。柱。主。楹。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柱櫛者先時倚木於墻以為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櫛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雖非喪主亦子道也故於東南角隱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實葬後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避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并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六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

祥黜於糾 聖 烏故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故也

至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黜治聖室之地令黑室塗至室之壁

今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禫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御職事陳註謂杜說近是愚意若謂御職事則既練謀國事謀家事固即治其事矣下與復寢連文必是御內之御

御者治其內事也房中私事皆可治耳猶寢於外

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吉祭之月則除月而吉祭

乃復 寢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葬衰期者

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

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後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所治士則卒哭而歸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七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

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言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喪畢故不居其殯宮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

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外命婦乃臣之妻其禮輕故君待其既大斂加棺蓋之後而後至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殯而後賜大斂別大夫

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

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以上言君夫人視之皆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

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

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負墻南面君即位于

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

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六

大夫士之喪君或有故不及斂殯後亦往先戒主人使知焉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則入立於門東北面巫止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墻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拜稽顙者於庭中北面拜君之臨也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乎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君視祝而踊踊畢主人乃

也踊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

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於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於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上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

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殯後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者殯時未成服之服直經免布深衣不散麻蓋不敢謂君弔之後時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

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

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

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世子在爾導引如祝之導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主婦已拜且男女異禮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九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

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

四隣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若弔其臣之喪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此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隣國卿士遣使來弔此大夫君皆代主人拜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使主人在已後已先拜而主人乃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此言君弔之常禮必見尸柩而後踊若既殯而弔則視祝而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 六寸 椁 四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 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 屬四寸 士棺六寸

君國君也 犬棺是在外屬在大棺之內 椁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 寸數以厚薄言

君裏 棺用朱綠用雜金鐸 大夫裏棺用玄綠

用牛骨鐸士不綠

疏曰裏棺以緇貼棺裏也 朱緇貼四方 綠緇貼四角 鐸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綠著棺也 大夫四面玄四角綠 士不綠 悉用玄也 亦用大夫牛骨鐸 〇臨川吳氏以兼用綠色無義 以二色貼四邊四隅亦無義 恩按夫南方之色屬陽 貼四方象君陽明 及於四方也 綠草木枝葉之色 上以承陽 下以接陰 貼四角象君蔭庇萬物及于四隅也 故君用以裏棺 玄北方之色屬陰 貼四方象臣北面事君 盡忠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於四方也 亦用綠貼四角 象臣代君蔭庇萬物 反於四隅也 故大夫用以裏棺 又石梁王氏以用牛骨為釘 不可從 似矣 禮如是者 一為別於君 一為鞠躬盡瘁 竭力公家 如耕牛之苦也 骨賤義貴 故有取焉 士純玄不綠 其位卑 止有北面忠盡於上而已 不敢言蔭庇也 未知此說有合禮義否

君蓋用漆 三衽三束 大夫蓋用漆 二衽二束 士蓋不用漆 二衽二束

蓋棺覆板也以漆塗其合縫

用衽之處 衽束說見檀弓

君大夫髻 爪實於綠 中士埋之

髻 鬲髮也 瓜手足爪甲也 綠 舊註音角 愚謂宜如字 角義是矣 必言綠者 卽前貼棺四角皆綠言 綠易於別 蓋亦以髻爪亦人之枝葉也 今人亦謂髮為綠髮 此髻爪生時積而不棄 死為小囊盛之 實于綠處 士則以物盛而埋之

君殯用輓 春 橫 反 至於上 畢塗屋 大夫殯以幃

積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 士殯見衽塗上 帷之

君諸侯也 輓 盛柩之車也 殯時以柩置輓上 橫積最也 蓋木於輓之四面 至於棺上 畢蓋也 以泥盡塗之 此橫木似屋形 故曰畢塗屋也 大夫之殯不用輓 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 而橫其三面 上為屋形 但以棺衣覆之 帷覆也 故言大夫殯以幃 橫至於西序也 塗不暨于棺者 天子諸侯之積木廣而去棺遠 大夫橫狹而去棺近 所塗者僅不及于棺而已 士殯輓狹以容棺 殯即坎也 棺在肆中 不設其蓋 縱用衽處 猶在外而可見 其社以上亦明木覆而塗之 帷幃也 貴賤皆有帷 故惟朝夕之哭 乃褻舉其帷耳 所以帷者 鬼神尚幽 閤故也 此章以檀弓參之 制度不同

熬君四種 八筐 大夫三種 六筐 士二種 四筐 加魚

脂焉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熬 以火煎穀令熟 熬則香 置之棺旁 四種 黍稷稻粱也 每種二筐 三種 黍稷粱 二種 黍稷也 加魚與脂 筐同 異未聞 舊註謂熬置棺旁 使蚍蜉聞香而夾食 免侵尸也 石梁王氏謂棺旁用熬 穀加魚 脂不可從 恩按古人制禮 一禮一義者 少一禮兼數義者 多 余謂熬禮 其義有三 一神嗜飲食 置熬數魚 脂于棺旁 欲神之聞香 相依 庶幾魂不離魄也 一穀肉馨芬 使人樂近也 一尸氣或漏 人或疑穀肉腐敗 不即疑尸 可有言也 此非孝子敬愛其親之至此禮焉 從出哉 舊註王說 得無淺窺 聖人乎

飾棺 君龍帷 三池

飾棺者 以華道路 及壙中 不欲眾惡其親也 君諸侯也 帷 柳車邊幃也 以白布為之 王侯畫龍 故云龍帷也 池者 織竹為籠 衣以青布 掛于柳上 荒邊 爪端象宮室承露 天子四注屋 四兩承露 柳亦四池 諸侯屋亦四注 而柳降一池 闕後 故三池也

振容

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綉長丈餘如繒。畫為雉，懸于池下。車行幡動有容。故曰振容。

繡荒火三列，蔽弗三列。

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繡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又畫兩已相背為三行。故曰火三列。蔽三列。

素錦褚加偽惟荒。

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惟荒者，惟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惟荒於褚也。

纁紐六。

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白為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如五采五貝。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齊者，勝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大，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繡翼二，蔽翼二，畫翼二，皆戴圭。

翼形似扇，木為之。在路障車，入梓障，極二畫。繡一畫，蔽一畫，畫氣六翼，兩角皆戴圭玉。

魚躍拂池。

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容間也。

君纁戴六。

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標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二束則六紐，令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曰六戴。

纁披去六。

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人牽之，每帶繫之，故亦有六謂之披者。若車登高，適下，歛左。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蔽三列。素錦褚。

繡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蔽翼二，畫翼二，皆戴纁。

而退。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畫帷，畫為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為雲氣。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纁者，用五采羽作綵，綴翼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

一貝，畫翼二，皆戴纁。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布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掄，翟也。雉類，青質五色，綵青黃之縵也。畫翟於絞，縵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三

君葬用輅，春四綈，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綈，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綈，無碑。比界。

出宮御棺用功布。

此章二輅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軛。音然，以檀引。諸侯輅而設，精言之，則諸侯輅得用輅，豈葬不得用輅乎。今讀大夫葬用輅，與國字並作軛音。君葬用輅，音春，愚按輅者，有喪專為之，喪車也。君至，輅不可苟也。大夫亦至，輅或得同之。若士則不必專為，但用國中輅車而已。如是則輅國各如字亦可。天子之輅，用大木為輅，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桓，碑綈羽葆，並見前。功布，大功之布也。

凡封。

用綈去碑負引。聲。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讎，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謂下棺也。下棺時將紼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以紼謂別以大木為柩，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頓頓也。以緘者以紼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母諱止其諱也。以鼓封擊鼓為負引者縱捨之節也。母哭止哭聲也。士則未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天子栢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櫨也。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此言棺外椁內。謂狹之度。柩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故須所容如此。按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一 喪大記 五

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禮記疏畧

奔喪第四十二

上蔡張端分計

此古禮要亦孔子述之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速故倍之。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為驚眾也。尊君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纒。小飲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已殯者。位在下。此殯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壇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位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去。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

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

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問麻于序東即

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

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

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疎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於首加經於要也。上文言襲經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端之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

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

哭不括髮

父喪襲經於序東此言襲免經於序東即加免經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側反

即位與主人拾其反 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作階也。婦人入者由闕門闕門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髮說見小記東髮髮於東房不髮於房髮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地。婦

人貧弱不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

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

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象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謂之墓之事

畢也

遂冠平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

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

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日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

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問以終事他

如奔父之禮

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父母不同陸殺之禮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

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袒行成踊於三哭猶免袒袒行成踊二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親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主人代之拜此言免麻於東方卽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袒而稱襲者答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與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總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又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義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相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相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二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奠成

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卽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着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
與之哭不踊蓋時過服除禮為之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卽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此言居喪哭位之禮非親喪言期以下至總麻之親多不同居一處始死皆奔來喪家卽位者各有輕重大第之位卽其位而哭也此其一節也及免經後又卽位袒成踊二節也又襲而拜賓反位哭成踊三節也又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就次退所居宿之處也此四節也三日五哭卒者始至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是為三日五哭卒終也此五節也第四日主人出送賓主人孝子也衆主人兄弟卽齊衰以下之人皆出送賓此時也此六節也相者告事畢言始死之事與當成服拜賓也此七節也若所為位之親其家遠者則歸其家成服而後往喪家也八節也分八節看似明舊註釋前半為在外未究難省未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

即位而哭

服有輕重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言齊哀望鄉下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雜記云大功望鄉而服大功與此不同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惟凡為位不奠

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按檀弓與此不同古今之禮不無小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親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為位者為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莫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割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六

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莫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天夫哭諸侯不敢

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

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做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君君也不敢拜賓寢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曰以往不祖矣山陰陸氏以朝暮哭大論九七五三之數以為殯期不知何據

所識者弟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

北面而踊

此以弟於殯後者言先哭於家者若猶將過之於家也且以告主將之墓而後哭之墓以成禮者與

姓不得入於其廟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捨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開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

尚左手

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二 奔喪 七

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袒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甲服而加總之環經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甲服加麻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為位焉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禮記疏畧

問喪第四十三

上蔡張熹分註

問喪服問二篇要亦孔子答人問之詞

親始死雞筭斯色反徒跣拔上衽交手哭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

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去食嗣之夫悲哀在中

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為筭纜筭骨筭也纜韜髮之緒也親始死幸子先去冠推留筭纜也徒空也徒跣無履而空

疏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

厚者以食之也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一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謨本氣盛故袒而踊

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悶也觀袒踊之義可知喪禮欲人毀又欲人不滅性其制之善如此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上田田如壤怪

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婢踊哭泣哀以送

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

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上矣喪去矣不可復扶見

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苦代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

宗廟以鬼享之徵幸復反也成墳上而歸不敢入處

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去塊哀親之在

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

人情之實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二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愴恍惚也悵嘆恨也心絕絕所望也勤謂憂苦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

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

故曰三日而後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

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

丁亂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始死而不歛孝子之仁也三日而必歛聖人之義也斷酌五義而後為三日歛誠天理人情之極故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

體也故為之免問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於

者不袒跋反補火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

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

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先役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

子不踊男子錮疾皆可以哭泣盡哀以哀為

得其本他猶末也冠謂首也袒謂露也首尊不可

露也禿則不免免則頂露矣當別以素冠之不

袒跋不踊則竟廢可矣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

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

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三

此童子本初未冠之正也若為孤子而當室雖童

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

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去父直杖七須杖

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

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力垂

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

杖辟聲尊者之處去也堂上不趨其不遽慮也此

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竹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柄者同也言同於父也示不遽恐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免服

禮非強作本乎人情不得以天降地出高遠視之則不為禮矣道不遠人之意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三 問喪

四

禮記疏畧

服問第四十四

上蔡張熹分註

臨川吳氏曰此有人問喪服而不知禮者援據禮經逐節答之如此沐曰知禮者誰孔子也當時有素王之稱知禮之名孟僖子使二子在學禮焉可知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有屬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安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問

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不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沐曰此解太委曲殊於文義不也似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

敘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以其人情有所嫌而縮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為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

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沐曰為繼母黨服義也為其母黨服天性也故繼母死可以舍義而從性天矣故鄭氏云外親無二統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愈細正同而以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紉為帶如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既練遇麻斷短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

既練遇麻斷短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

必經既經則去之

斬衰既練之後遺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廢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吐外

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總小功者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間 三 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

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總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異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有之本總服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雖是上殤亦非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小功帶濕麻不絕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濕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為天子服者遠釋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主者王其喪也三者皆正故君主之夫人妻適云適妻太子嫡子也適婦太子妻也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如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間 四 唯君所服服也 君母是適夫人則群臣服期非夫人則君緇故群臣無服也近臣閭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總 則此等人亦總也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則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其事若大夫殯將葬將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亦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緇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經其上 凡見人無免 如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脫

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在見於人也凡者一切之辭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謂卿大夫士也雖脫齊衰亦不脫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脫大夫以上不脫據士唯公門脫齊衰凡所謂服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舖裳是也

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字如也

刑五墨劓剕宮大辟也服五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罪重附於上刑罪輕附於下刑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疎列等上下親疎等級分明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四 服問

五

禮記疏畧

間傳第四十五

上蔡張端分註

間傳者以喪服中間瑣細之義有不可不傳者也故孔子皆作為文以傳之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現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服苴苴經與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為苴經竹杖亦曰直杖惡貌者直是黎黑色人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衰經杖俱備直色也首者人內臟所藏靈露於首也泉壯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衰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容貌可也如時常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間傳

一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儗於豈反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聲音者也

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無回聲也往而反氣絕而微續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儗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可也

斬衰唯上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不可焉應後而已言則命物焉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主於事也樂則勞及若忘哀然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

麻再不食土與去飲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
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謂水飲不
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
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喪大
記云土之喪土是飲飲焉則爲之一不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如月而禫禫而飲醴
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謂爲間二十五
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孝子不忍發初御醴厚
之味故飲醴酒食乾
肉此又附飲食一條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間傳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脫脫經帶齊衰之喪
居聖室下下葛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廬小功總麻麻
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聖室見喪大記羊蒲之可爲廬者
但葛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主檜葛屏羊葛不納期而小
祥居聖室寢有廬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
而麻

柱檜謂倚廬之木柱之於檜使稍寬明也男屏者
謂法戶旁兩扇屏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
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
所問之異然皆古禮故並記之地此又附居處一
條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纓無事其布曰纓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五服三升纓服三升半齊
衰四升纓服四升正服五升纓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
正服八升纓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
纓服十二升總麻十五升者制服之布其幅之闊一
升半之纓蓋今總麻用其半六百縷爲纓是去其半
也其事其纓者事謂者治其紗縷而後纓也無事
其布者及纓成則不加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纓也
若用爲纓則不加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纓也
也然則總麻是熱纓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纓以
織矣此喪以哀爲主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
禮有是哀則不得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哀
是哀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間傳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
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期而小祥練冠線七春去緣去要平經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
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
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
者三升以下之布爲衰之甚如未成布然六升以
下則漸精細成布矣故曰成布也去麻服葛者葬
後男子去要之麻經也婦人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
而者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
要之麻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
也蓋單紉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纒是二重三纒
合而用纒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纒爲領緣也
纒今淺絳色一入謂之纒禮有四人說亦漸漸
加深色耳要經葛經也凡喪有受有受有受有受
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

七升受之去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練練祥先素縞大祥彌去教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

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

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括重喪而遺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服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

禮記疏畧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

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着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着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經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者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者期之葛帶是重葛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葛要帶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

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愈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謂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五 問傳

五

禮記疏畧

三年問第四十六

上蔡張端分註

問問孔河地因問而有此篇故以名篇而實重
在答語一部禮經總作自孔子故相傳孔子
詩定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

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平鉅

者其曰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

為至痛極也斬衰苴苴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

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

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丁亂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問 一

生有節也哉

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疎貴

賤之等殺各有定制可損益故曰禮乃不易之

道也此包五服而言下言三年喪者大者其日必

久痛甚者其愈必遲三年之喪痛甚者也稱此痛

極則也斬衰以下六節所以為至痛之飾也不然

不足以抒此至痛之情也三年本三十六月也先

王制以二十五月為三年者何也此時哀痛實未

盡思慕實未忘也然而服必以是斷者豈非為送

死必有窮已之期而人子恐至毀傷不復生而制

禮以節之也此尤為至痛之飾最密

者也節之二義解見下文孔子之言

踴直六焉踴踴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
雀猶有啁周喙喙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

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鳥獸知愛其親類而人不愛其親是人而不加鳥
獸矣然鳥獸知愛其親類而不能制禮以為簡人
則稱情立文尊禮以致哀又豈不

減性此禮所以用之而不窮也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

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

乎

由從也思猶害也邪淫害性之人不可與群若信

從彼禽獸不若之人必為亂臣賊子孔子曰喪思

哀思哀則哀生不思哀則不哀矣

學習性也由從二字是勸學之意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問 二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若馴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

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脩飾習禮以自治也馴之過隙言二十五月為速

遂者順其哀痛之情則是無窮已之期矣立中言

衷度至當也制節有一定之節可循也一切足

更始皆窮極之象所

以制禮以期象之也

也

問既以期斷為至極父母即宜從期何以三年也

答謂加隆厚於父母耳生我之恩罔極將何以使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

小功以為殺反色介期九月以為間平上取象於天下

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

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間

三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也

問大功九月何取弗及言降殺也何以使降殺之

三年為至隆總與小功為至殺故期喪一年大功

九月以取於至隆至殺之中間而已取象於天

者陽氣主和運行不滯而有節序取法於地地者

陰氣主形一成而不變象天故有三年期九月

五月三月之節序五服之黨所以相壹而不離也

制一定而不可易五服之衆所以相壹而不離也

取則於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乃人之本性故

人之所以群居和焉壹焉之理本諸天地者盡于

此矣此下又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至矣

言理路密細無所不至如食粥寢苦枕塊固為文

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而畢哀慕未已而以是數

之尤為文之至必如是乃謂之隆不然使人于數

身滅性猶薄道也百王所同古今無二究不知此

禮來目何時蓋亦疑二十五月為三年之喪未詳

也孔子則以子生之年數釋之可明矣如人於顯

月並生子至明年臘月則曰二歲子又明年臘月

則曰三歲子此時可免父母之懷矣是子生三年

而數其月數實為二十五月也先王欲人子盡三

年之至隆而又恐久而何已於是節取子生之月

數可以報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斷截之以為禮

故曰人道之至文者也此所以為天下之達道無

貴賤可通行者也不然不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六

三年間

四

禮記疏畧

喪服四制第四十七

上蔡張熹分註

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

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漢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

制以權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父最恩深故特舉之此以恩釋仁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此以理釋義門內主恩故常揜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
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資猶用也
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同也故何以同貴貴尊尊
義之大與恩之大等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五服皆有義此舉重者言之
三日而食二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

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此以節釋禮食食粥也三月葬而奠祭始沐也
謂瘠不補雖破不補也不培成壘之後不再益土也
也祥大祥也素琴無漆飾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玉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

見無二尊也

此以權釋智母之愛既同於父而何以爲母齊衰期也則以天地國家尊無二上故也其制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此以權制之大者也故下又言其細有八共爲九焉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七 喪服 二

士杖或曰擔 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

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

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

髮偃者不袒跛者不踣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

者以權制者也

此又以權釋智爵也者言有爵之人授杖日期之不同也蓋以有爵之人必有德其受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也無爵而杖者何也或曰擔主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非主而杖者何也或曰輔病謂庶子以下皆杖故曰輔病也婦人童子不杖何也婦人未成人之女子童子幼少之男子不能病故不杖也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已行故許子病深雖杖不說起以人扶之而後起可也大夫士必須已言而後起事行則不許癭病杖而起可也若庶人自執事

不可許病雖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而已于於
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無髮
女禿不髮男禿不免袒者素履偃則可指故不袒
也踊躍也跛人足蹇故不踊老者病者身已羸瘠
又使備禮必至誠性故許以酒肉養之八者謂應
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
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六也跛者七也老
病者八也此皆以權制宜不拘恆禮之類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
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七 喪服 三
此下數節總釋四制故曰中庸始死哭不絕聲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
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
夕哭此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
則哭此三年憂也自三日以至三年其哀漸殺而
輕故曰哀之殺也諒古作梁禮謂之梁闇讀如鵝
鵝之鵝庵闇謂廬也廬
用梁者所以柱欄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
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
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言者謂臣下也
君不言以不言而事行也臣下必
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
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開傳其義
自明樂謂喜樂

父母之喪衰冠繩紼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
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祭焉

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仁者可
以觀其愛親之厚智者可以觀其理事之精強者
可以觀其志力之堅且此居喪之際在在有禮以
治其事事事有義以正其情即所謂孝子弟弟貞
婦其情實皆可得而察識也何也喪禮憂戚不安
之專時久則息非情之厚理之明力之強而於此
可得為孝子弟弟貞婦始終守禮不渝也
者難矣難矣故喪禮極可以觀人也

禮記疏畧 卷之四十七 喪服 四

禮記疏畧四十七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沐於易詩書春秋皆有完書此經則但有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四篇其餘乃武進王涓登封馮五典上蔡李範世及其從子熾所分注而沐總其成書內又有張燧張斌所注者內則一篇則又全用陳皓註自序謂他經皆疏畧五經闕一不可又謂耄矣倦於勤不得已會同志而屬之以分注云云夫註經本著所心得何必務取足數乎